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八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八六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海樵先生全集二十一卷
（存卷一至卷十八）
（二）

〔明〕陳鶴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陳經國粵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樵先生集二十一卷》提要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八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律詩

寄唐荆川太史

毘陵別去幾經霜，海內新詩盡說唐，憂世秪看天上宿，避人常閉市中房，南徐立馬三山近，陽羨乘船一水長，鄉信還能相寄否，秋風正有鴈南翔。

江上與許茗山憲副話舊

一燈江上話心期，把酒看君意轉悲，縱是官清能致譽，秪緣才敏不宜時，十年遠別無書達，萬里賢勞有鬢知，我獨端居戀山水，不堪貧病益支離。

武林遇傅丁戊云徃名山訪仙因贈

憶昔吳山寺裏時，重來又是廿年期，人間混跡名常泄，市上求酤貌共疑，興遠秪将雲作伴，心閒惟與鹿相宜，明朝伏劒辭余去，渺渺寒山任爾之。

送施虎泉北上

吳門學武早稱名，淪落逢當鬢雪生，靖世每增三尺

短劄恩自覺一身輕楚庭今已知和氏巴蜀從來重
長卿君去武關承上遣飛馳當使九邊清
看君上馬負長戈北去關山路幾何世變文人輕武
甚時平國士向邊多西河未可淹吳起南海終須遣
伏波
明主憐才比推轂莫因霜鬢嘆蹉跎

武林送章三洲僉憲之廣西

憲節翩翩向法堂遐荒萬里瘴烟開
聖王化久文身盡尊服人和白雉來膏嶺日寒峰似

雪牂牁雨過水如苔斷腸極目他鄉外冠冕何年送
上台

西湖雨中與周鳳南話舊席上兼呈諸春江

旅遊六月滯臨安短褐經秋覺漸寒知已不因舟裡
聚群山那得雨中看離腸且託樽罍盡
聖世休嗟宦路難三載萍逢知不易一燈重與坐更
殘

送程洧溪還歙

觀吳長入萬峰行江路還家十日程楊柳晝帆曾載
酒石林寒寺半題名苦吟白髮先催老多病丹砂未
見成他日黃山尋隱處與君開閣聽溪聲

武林逢王九嶽自言來自雲中觧所佩劍贈予
感其知已遂酧一詩

問君幾月下滇池寶劍含星萬里隨憐我壯心能觧
贈自知明世已無為佩歸江口龍先識匣向床頭鬼
或疑安得大娘筵上舞却於醉裏悟書機

楊雲岡明府宰龍泉遇余武林客舍賦詩為別

龍泉舊邑抱重山君去為郎定不難鄉寇但聞刑自

化居民元與惠相安升堂曉日隨書案行縣秋霖逐
馬鞍料得桃開多暇政高吟長倚一琴看

過沈虹江新遷城西宅

從來高士尚安居避跡城西且晏如況有新花能送
酒豈無涼月照看書千言積案長邀謝一榻懸雲只
待徐我獨相過懸幽意出門分手又躊躕

古意

十家砧杵亂城頭新月微明江水流床外鳴蛩偏出
夜風前白苧不宜秋愁連天漢無鴻雁夢到關山見

戍樓芳草不青蓮子落征夫何苦好長遊

宿莫水部官署荅蔣南泠張既江見過

北風吹雪滿征鞍西度關門歲欲殘越國雲山千里
夢官亭花竹幾迴看天連海上明河没霜白城頭片
月寒深夜逢君論世事酒酣重把劒珠彈

卧病雙溪山館見月寄張有功

溪邊桑柘映雙流病裏蕭條賦四愁坐雨幾宵方見
月別君一日已成秋山深倦鵲猶依樹風靜飛螢自
上樓託跡文園須共遣莫因鄉國難羈留

越居苦俗因入蕭山養病張子成郊園

炎天殘病厭逢迎借爾深山且避名偶對野翁忘出
處暫隨農侶話陰晴林猿乞菓時穿木海月窺人夜
過城賴有流泉能灌圃隔窓又見藥苗生

武林荅張文東見過

雨餘落日滿臨安病况逢君得暫寬抱玉已經三獻
後還家又值一春殘時違自覺
君恩遠客久方知世路難國事于今用長劒鏡中綠
髮未須看

月夜再過陳謙山官署小集

故人雅義轉無涯來往傾歡每當家下榻併將門盡
掃倒樽長見月西斜書幃半染峰巒氣草徑全栽荳
蒄花幾日不唯聞道論野情兼得遠紛譁

新安詩友孫壷天程小樵邵四水王十嶽程雙
潭蒲溪少山雪溪李雙洲載酒追訪江上酒酣
乃各賦詩訂會余漫荅四韻

載酒清江一舸輕旅遊千里幸聯盟與同閭滔人俱
美才愧陳遵座不驚山色遠分袍袖綠水光倒映屏
花明萍蹤到處元無定莫怯籃輿又入城

新安旅舍簡同鄉陳謙山倪霽谷諸紫橋憶西
湖舊隱

客居新傍郡城阿深巷柴門掩薜蘿山水有餘風土
陋家鄉雖遠故人多閒吟恰喜幽禽至獨酌剛逢片
月過忽憶西湖荷正綠短舟何日泛烟波

送江荊石使君守廣信

秣陵相別兩經春旅食新安又見君千里分符初入
郡十年為政舊邀群時危嘗澤先憑食歲旱蒼生正

望雲五馬明朝更何處黄山西去客途分

東方坌山

當年館掖舊馳神千里仍霑坐裏春嵩廟撰詞全遏
謝縣林作記更凌陳池中别有荷傳酒亭畔催詩雨
濕人遠道逢君承欵慰酣來忘却亂離身

新安遇陶四橋使君話舊

久居城市厭風塵賴有賢聲滌耳新畿内已垂驚世
業天涯獨愧失途人烽煙尚走中宵檄花竹空懷故
里春旅巷感君停皂蓋一談鄉國轉傷神

新安旅舍漫簡胡龍江少郡一首

蕪關殘病歷春深乍入新都暑後臨野性不堪諧薄
俗孤踪今喜伏知音慚無白璧酬恩德賴有清池鑒
客心幾日卧醒兼肺渴解煩欲借馬前霖

午日訪鄭龍坡明府聞有客在署退而寄此

蕪關相别歲華長世亂逃踪遍遠方今日尋君過花
縣恰逢留客醉端陽一庭白日時方午千樹朱桃葉
正芳多病炎天難滯跡且停征騎話同鄉

雨中喜方少岑入城見訪

道人更有故交情風雨迷途又入城默坐共傷時事
悪一談轉覺客心清堦前細草全生色屋上疎雲半
漏晴今夜不嫌同旅宿與君聯榻話朸盟

休寧聞陶念齋太史丁内艱還越因寄

君構新廬墓道傍我披衰経走他鄉盡心抗禮爾何
異懷土思親総一傷日落子規啼亂嶂月寒烏鳥泣
枯楊誰能排却家園難歸隠重開舊草堂

贈陳六水社友

故人離亂逐秋星市上逢君若夢醒半世著書頭盡

白十年論舊眼猶青忘音獨以乗懸壁好友長開榻
在庭握手燈前莫辭醉江關到處跡如萍

蔣羅溪招飲程篁墩宗伯祠漫賦

先朝名宦舊祠存畫壁年深上蘚痕地静無禽啼永
晝庭閒有客醉清樽花催豔曲時迎扇風動踈篁自
掃門歸路更憐吟思發城頭涼月照黄昏

何侍御赴南道余還浙中故里臨岐賦別

三載論文頗不疏而遏行色又沾衣君趨白下乘驄
去我憶山陰放棹歸近浦散衆慚草色隔雲紅葉避

霜威殘冬尚有王猷興泛雪還來訪戴逵

李東麓話舊

久別重經離亂時關河更覺鴈書遲百千萬事有誰說三十四年惟我知詩句盡爲人所誦素心元與道相宜只今婚嫁無身累騁足名山任尓之

李雙洲過草市訪余松石山樓話舊

越山曾寄旅遊身廿載重逢是故人世亂秖携孤劒在別深惟見二毛新天南烽火懸愁切江上田園入夢頻細雨山樓好同坐傾談且酹甕頭春

金陵除夕與金平淵金横溪林雲峰徐野雲聚飲

長安久客逢除夕燈下開樽集故人柳色暗催分歲酒淚痕偏積未歸身鄉書此日將傳鴈白髮明朝又見春近喜江關烽火息不妨爆竹滿城闉

元夕卧病天戒禪房奉懷城中諸元老

藏身山寺且逃名望入星河滿鳳城戚里共看燈不斷上方自有月長明楊枝競作千門色歌鼓遥傳五夜聲却憶群公當此夕手調玉燭贊昇平

送孫鶴峰入燕就試（鶴峰乃宗伯中子也）

過庭隨宦早聞詩萬里雲霄是去時已及南山騰豹日況當北闕獻書期賢才合應
明廷瑞高鳥偏栖上苑枝簪組一門居鳳沼不妨染翰近親帷

贈何柘湖內翰致仕居金陵次文太史韻

三秋撰史滯南京一疏歸田跡轉清白髮向人方說老青山行處盡留情溪邊種藥長邀鹿林下移花不礙鶯適性更憐能大隱棲閒偏是住都城

春日禪齋雪霽有懷城中諸宦遊

逃禪漸覺客心清盡日身閒伴鹿行雲影併成嵐樹色雪光翻借佛燈明因尋藥草時穿澗爲製春衣嬾入城自笑觀空難却相聽鶯當動故交情

再贈何柘湖致仕疊前韻

解綬初離白玉京草堂遥對萬峰清新花聊作閒中色舊事都歸象外情共說鼎烹輸木食自知山鳥勝宮鶯揚州不是無梅樹何遜於今在冶城

寄陶四橋使君再疊前韻

乘驄當日侍神京、一守新安四境清、豈爲輕肥遨世
譽、秖將平易近民情、禎祥已見渡河虎、遷轉方如出
谷鶯、遂道漂零君莫棄、鄉啓同是會稽城、

寄胡龍江光禄月譽前韻

去年雲裏出留京、走馬衝寒思益清、鴻鴈東來猶斷
信、雲山西望倍含情、羈愁昔共樽中酒、春色今歸柳
上鶯、宦跡長才人所羨、知君不久作干城、

長安春雨奉懷孫季泉宗伯臥病兼聞壽期在
即寄詩見懈

春曹玉署隔宮墻、禁雨千門暗綠楊、伏枕暫閒常案
牘、休衙聊檢舊時方、新分藥草青連穴、昨看詩書積
滿牀、聞道極星今直度、知君爕理壽無疆、

朱東源使君新建柱天元閣詩

黌宮元閣倚天開、坐見洙流接地來、萬里河山皆拱
護、八囱星漢盡昭迴、南昌宴客徒傳藻、燕北求賢浪
築臺、個裏縱多攀桂客、仙根還賴使君栽、

金陵送黄江沙還燕湖

與君客舍幸相通、來往都門興頗同、覓句每行孤島
外、看春長醉萬花中、過橋値友聞鄉信、出郭登舟趁
便風、草綠江頭人漸遠、天涯何處話途窮、

正月八日喜葉龍山至金陵賦此

移居聊傍帝城隈、深巷門閒書未開、卧雨每憎鳴鵲
至、懷鄉剛得故人來、共驚眼底星霜換、無奈天涯歲
序催、春日杪花撩客興、期君南陌醉新醅、

官道院分韻得江字

聖代衣冠集舊邦、公餘邀客酒盈缸、堂中列席人剛
九、醉裏呼盧數每雙、談唔珠璣鳴靜院、歌飄律呂度

寒江、亂離賴有諸曹在、客路歸心日漸降、

金平淵陳横厓姚秋澗余少峰盛雲浦邀余同
吳之山何柘湖王十嶽黄士雅周幼海集永寧
禪丈分韻得磬字

香林窅窕入層巒、風物蒼涼近歲殘、勝地謾言張宴
易、殊方偏是聚星難、嵓邊曲韻穿雲細、樹裏泉聲帶
雨寒、明日萍蹤各分往、不知何地話重歡、

與吳之山金平淵王十嶽黄士雅姚秋澗陳横
厓周幼海余少峰盛雲浦集飲何柘湖官舍因

贈得津字

廿年滄海舊馳神、白首猶憐混世塵、東閣梅花聊遣興、漢庭金馬暫藏身、聽歌漸轉三山月、作賦欣逢四海人、今日天台遇仙子、胡麻何必更迷津、

與青城澥十洲杏嶼竹士雅幼海之山橫崖少峰雲浦集市隱園席上贈元白分得燕字

姚氏芳園繞帝都、花傳黃品尚存無、曲梁遠跨藏魚沼、幽室全遮宿鳳梧、高卧主人非傲吏、滿堂詞客半潛夫、自知地遠春長在、歲晏還留一徑蕪、

冬夜孫季泉大宗伯招飲漫賦

乾坤離亂一身浮、避難依君何石頭、千古孟郊逢吏部、三冬王粲在荊州、烽烟蔽日迷歸鴈、氷雪吹寒上敝裘、時事只今堪涕淚、綠樽安得盡銷憂、

許石城太常招飲漫成

江南兵甲尚紛紜、歲晏都門又見君、兩鬢星霜仍對酒、十年塵土歎離群、清宵絲竹音如玉、亂世賓朋跡似雲、自謂故交難聚首、鷄鳴天曙亦忘醺、

席上與朱射陂使君話舊

當年萍梗別揚州、鶯老花飛又幾秋、世亂秖餘塵滿面、宦遊無柰雪盈頭、遠心且以千杯合、感德聊将一劎詶、海内羨君名業貫、山川到處有詩留、

許石城太常招飲話舊

一從禹穴賦離筵、十載音塵隔楚天、世事傷心惟涕淚、乾坤多難尚烽烟、庚同甲子頭雙白、志共文章譽並傳、歲晏都門重握手、百壺連夜且陶然、

張嚴亭兵憲疏乞歸田重逢白下作此嘉之

從來車馬戀風塵、一疏誰能早乞身、芳草盡爲行處路、青山都入醉中春、養生每共談玄士、灌圃長隨種藥人、莫道重逢情益厚、余今亦是避時民、

過盛雲浦蒼潤軒漫成

聞君繪事與神通、小構文軒貯化工、竹杖疑穿青嶂外、石床如卧白雲中、八囪畫鎖千林雨、四壁晴吹萬壑風、此間主人名近遠、石間記載是楊雄、

荅毛青城儀部

藏身金馬儼如仙、咲裏浮名相外禪、爲了世緣逢

聖主郄脩功行混風烟齋深已續參生悟心定渾忘戰伐年連日幸叨山寺飲馬頭長得共論玄

與謝瑞峰話舊

二十年來一見君天涯真愧跡如雲音書迢遞偏難遠世事閒關不可聞山谷有誰求隱逸侯門猶自滯參軍故情惟有燈前髮羸得星霜伴醉醺

寄方采山民部

民部風流舊所知乍逢京國鬢成絲飄蓬偶值閒關日握手都傷老大時藻譽豈因軒冕重閒心惟與野

僧宜年來時事應難定變姓同爲避地期

送江荊石司馬

長安宮樹暮含曛司馬旌旗動若雲白髮滿頭簪始合流萍千里跡重分青徐山色逕袍綠淮海潮聲到枕閒世亂出兵勞算盡天門掄績揔輸君

爲愼侍御題山泉卷

君於故里結衙扉門繞岩林靜可依雪凍泉聲寒到枕雨晴山色綠穿幃宦遊每自懷幽響馬首還如挹翠微他日功成歸晝錦開堂重看練長飛

蔡鶴田中丞席上話舊兼致壽祝

金陵城闕昔同遊今日金陵共白頭野老家園悲斷梗中丞法令肅清秋開樽偶值天池會紀壽新添海屋籌盡說君才似方朔百年永贊漢庭猷

馬石渚司農留酌漫賦

開閣論文酒不空羨君白首德如龍十年尚紀陳無已四海皆知馬相公淮北帆檣今得水江南民業盡還農漂零且醉金陵月阮籍何須哭路窮

金陵逢滁君山話舊

與君陽羨日聯樽廿載離遺幾夢魂自謂荊花分別院豈知萍跡聚都門兵戈此後難全料弟妹今來秖半存共醉長安且休眺城頭風雪亂黃昏

寄葉沈湖儀部

儀曹才譽本超群家出洪都舊所聞一遇金陵長對酒每過禪院共論文時危遊宦身如梗夜半談兵氣若雲愧我南州同出處豫章千古又逢君

朱小雲宅遇鄭曉山兼詢令兄梧野消息

憐君歲晏會都城一語田園淚盡傾異苑商居全被

火新安農業半爲兵花間暫買紅裙咲燈下重驚白
髮明今夜朱門談夙契偶因池草問難兄

過全九山學士話舊

莫恠分携歲屢遷知君綵筆侍經筵翰林文字流冡
内學士聲名在日邊對面未須驚老大懷鄉且共話
烽烟天涯謾問田園事避亂藏身一釣舡

喻吳臯府丞邀酌話舊

吳苑分棠歲屢移重逢都覺鬢成絲居官君已登三
輔避地余方寄一枝豊業即看天共徹閑身惟與世
相遺莫疑遠道猶爲客故里年來值亂離

金陵雨霽旨徐嗣軒王孫携酒同鄧梅溪王孫

謝次扂公子過訪鎮上人禅房漫呑

上方花雨净蓮臺竹下行厨綺席開爲愛王孫能進
食非關野客戀餘杯燈張四座光珠箔曲度雙林落
絳梅年少仙標元絶世淮南當見八公來

奉次全九山學士誕筵自述韻

漢庭方朔本仙才大隱金門玩世來曾竊蟠桃經幾
度復爲文曲映三台手調天露成靈瀣坐把龍池當

壽杯他日玉堂傳勝事永將國史寄清表

壽武橙墩六十

羨君才質本清奇解組還山不受羈種藥每留春在
圃題詩惟待月臨池心因好道門長靜貌漸還童世
盖疑六十光華今過眼西桃初是綻花時

孫季泉宗伯招飲席上論詩漫賦

窮途誰復惜流離高義惟君念舊知展席每傾官舍
酒論詩偏趁月明時三千古雅宣周樂一代長楊見
漢儀共說天台有詞賦與公才藝本清奇

夜集喻吳臯京兆署中

王署張燈話別離高簷殘雪映芳卮廿年交義又今
日滿眼世情非昔時夜久麗譙遷刻漏天寒落月傍
官池長安聚首同萍便莫厭停鞍數訂期

答王穉川太常雪中鵝酒之惠

屏跡文園卧辟蘿感君分惠雪中過淵明垂老難忘
酒逸少臨池獨愛鵝夜抱綠樽開暖閣朝看白羽泛
寒波真慚旅食無酬報欲寫黃庭柰醉何

毛鵝山明府繫獄寄此

宦途何事轉風波，歲晩憐君尚網羅。阮籍命窮惟酒在，虞卿愁苦著書多。郎車未見稱明月，射斗終看出太阿。身賤愧無排難力，傷心徒有淚懸河。

長安寄薛方山學宗

文驂西去隔風塵，兵火艱危又幾春。旅食偶逢京國路，藏名因作亂離人。窮愁不覺年將換，奔走空傷雪滿巾。旦晩綠樽休惜醉，長安門巷幸爲鄰。

仰止堂詩爲方戸曹輝山作 戸曹卜舍得鷲峰寓所即先範涇野呂公故居也公昔爲留都尚寶日講學爲事四方之士從游者甚衆時戸曹實爲公之高

弟也今寓其室而公往矣因名扁以述思撰文以彰昔簡余索詩漫爲賦此

華堂如舊歲頻移，弟子登堂仰舊師。池水尚存春浴事，庭帷那復說經時。滿門桃李開無主，一代斯文幸在茲。莫訝覩微多相業，河汾性學昔曾遺。

朱秋潭以數術贅軍東返會余於蕪關索詩漫贈

軒冕東歸入宛陵，闗人皆識棄繻生。笥中舊秘青囊在，木上新懸血劍明。接眼風波難繫足，全身烟水且藏名。從今靜裏占時令，爲究江南治亂情。

禪齋對雪聞奚后岡莊居未返黯然興懷

天涯遊子正思歸，風雪無端傍歲飛。高逐亂雲迷客路，靜穿雙樹黠僧衣。烟深海國兵猶競，夜半山陰興已遠。梅蕊漸開新酒熟，柴門何事故人稀。

留別陶泗橋使君鄭龍坡明府

荒城客久益思歸，歲暮辭君更拂衣。山館卧痾勞問訊，萍途旅食賴相依。難中守道知無愧，馬上聞謠覺有輝。分手不須嗟聚散，百年高義豈終違。

發休陽留別六水東麓羅山諸社友

山館衝炎日往還，無端秋色動離顏。路穿紅葉到南國，心逐白雲歸故山。貰酒每常留敝褐，題詩多半在禪闗。客行今夜定無寐，倚馬憶君明月間。

題汪東原夢仙卷

聞君少日好神仙，夢裡常時見偓佺。頂上三花非幸聚，闗中一竅更難傳。邪魔偏出無防後，妄念都生有象先。君使回頭揮慧劒，即從虛靜得真玄。

吳嵎菴判府靖海還郡巡院復命視篆山陰毋夫人年當七袠因遣人奉迎爲壽余時客休陽

亦聞曷滋半百之年、毋于同慶、其事亦奇矣、漫
賦四韻以代登祝云爾、
吳毋遐齡臨古稀、賢郎五十舞班衣、王喬已接西池
駕、寶婺遥連南極輝、碧海烟清歌玉樹、黃山草綠照
春暉、遥前莫道無方朔、我欵山陰泛雪歸、
客館坐雨喜朱新川同子子譓携酒見訪感而
賦此
旅居閒寂自爲歌、感尔携樽帶雨過、燭蕋漸隨歡後
吐、簷聲偏入夜来多、一身避亂名常隱、廿載分燊鬢

已皤、莫訝山城居未穩、眼前無奈世情何、
送諸紫橋遊白嶽無簡潘雲麓明府
禅門方喜醉南薰、又囑玄宮白嶽雲、孤鶴九天鳴獨
和、流萍千里跡仍分、花封重叙同年宴、洞府新留頌
德文、聞說潘安擅詞賦、可能下榻待陳琳、
贈瑤石翁
瑤山石屋郎仙家、中有高人卧紫霞、七十光華歸綠
鬢、三千歲月到桃花、静來訪道過禅宇、醉裏留賓卧
釣槎、今日過逢開至論、頓因殘病乞靈沙、

月下與吳峴麓話感
與君酌酒夜忘眠、新月依人亦皎然、千里客愁雙鬢
裏、百年鄉論一燈前、經秋歸路猶兵火、幾處孤城斷
暮烟、身世只今迷去住、故山音信若爲傳、
秋夜與俞亭川集太傅祠席上漫呈謝汝湖天
曹龔鴻洲使君一首
夜深落葉響祠門、燈下羈愁共一樽、君以永嘉千石
吏、恰逢康樂百年孫、杞傳王謝新題在、草綠池塘舊
夢存、客路萍踪幸相聚、眼前離亂未須論、

玄妙觀送楊后峰使君還嚴州
閒過仙院正斜暉、又得逢君坐翠微、幾樹鳥聲和法
語、半樓山色上人衣、時遠自覺藏名好、世亂還愁見
面稀、握手樽前同是客、使車何事却先歸、
武林九日同吳峴麓王南塘董見山陳見齋丁
你石蔡龍濱朱南陽陳雲衢三弟雲谷婿朱葵
庭登瑪瑙山述感
去歲中秋在故鄉、今年爲客見重陽、人生去住元無
定、亂世歡娛得幾場、水落湖汀鴻鴈集、日斜山徑菊

花香醉餘歸路無燈火賴有銀蟾出上方

九日登馬鞍山有懷龔瀛洲使君

經年爲客滯天涯九日登甚怨別離吊古恰當騎馬地懷人偏在插萸時風塵命面猶難上世事傷心只自知落日湖頭思更切白蘋洲畔一鴻飛

谷林秀海見贈

知君隔歲下京華千里漂零興轉賒醉酒每聞無定市看花不記是誰家空門覔句秋題葉亂世懷鄉夜聽笳客路幸逢談國事共拚一劒任天涯

贈劉望陽入山鍊道

嗟君述作廿年多五字吟成兩鬢皤一自入山聞至訣便尋真境學維摩花源漸與塵緣隔藥圃惟容道士過舊日天台仙分在挼之東去莫蹉跎

武林遇庚四谷話舊兼送入揚州

東來獨棹泊吳城歲暮風波見客情水國悠悠萍再聚霜天杳杳月重明衰年每念遺雙壁舊日曾聞賦兩京世亂身孤難自定臨期安得別離輕

送沈叔成入保安覲親兼赴都試 叔成乃青庠子也

別君偏值亂離時親在邉州去不辭策馬自應驅遠道步蟾還擬得高枝雞鳴塞上踰關早月暗天西度嶺遲此去山川懸萬里風塵握手又難期

聞謝與槐潘參卧病署中賦此見問

休衙伏枕近如何日滿薇軒候吏過淡養已忘千石貴苦吟時覺二毛多謾聞僚長談公務且許兒童背拱摩豈是官居厭紛擾遷人原只愛天和

贈友

尋君昨夜渡錢塘君復辭親返故鄉流水故從愁處咽寒山偏入望中長神仙玄酒應千盞雲雨陽臺定幾場莫道所思南浦隔夢魂常在錦衣傍

挽友人母

一夜悲風動北堂錦萱零落揔堪傷鏡中漸覺鸞行遠閫内空遺手澤長雲冷玉簫春寂寂烏啼華表月蒼蒼人間莫道音容隔猶有賢聲滿舊鄉

悼唐荆川中丞

學士何堪作武人匡時請難策空陳占星未奏三吳捷立帥先殂百戰身謾道街亭存馬謖徒聞淮海得

張巡千年名譽誰能似開府詩篇句最新

永慶禪舍得梅規峰見寄漫答

殘冬初集草堂時春日芳花漸滿枝路僻不聞新歲信詩來方見故人思清才早著三吳望遠志終令四海知近日栖禪少塵累待君同訂白蓮期

敬亭山中答王嵩潭使君

荒村積雨水盈陂策馬衝泥興亦奇半日始躋千仞路一談深慰廿年思人中麗藻慚難並琴裡高山幸見知世路漸逢離亂事更從何地話幽期

姑孰遇朱少陽話舊

十年相別隔風塵千里重逢江上城舊學已推藩博士新齋初聚魯諸生時危莫歎身名滯客久翻憐世路平對酒看君才力壯飛黃終擬奮雲程

過楊石岡侍御草堂集飲時倪十洲在席

三年重過子雲亭又見烏綦舊栢青石上猶鐫羽獵賦牀頭新著太玄經因留春色開花圃每展文筵聚德星今夜驪駒正千結燈前莫遣酒杯停

景上人禪齋與倪十洲社友叙舊

禪房花木愜幽襟林鳥無聲地轉深爲客一身聊遠俗與君三載獨知音年荒到處多凶歲世變何人尚古今白首難逢同調者酒酣那惜奏清琴

午日楊石山叅戎邀同梁與靜倪十洲金逸軒鮮見田宴集園亭

五月名園蔡蕚芳主人邀客醉端陽新蒲細雜金樽綠角黍微含玉碗光豔曲至今能振木笑談何必盡成章燈前野興如雲發安得良宵代日長

住萬壽沙門贈景竹菴上人

天涯旅跡本悠悠偶爲高僧駐日留竹下談空知世幻池邊觀相覺身浮煩愁車馬時填戶不厭曇花故滿樓白首松梅心尚在逢君當結歲寒儔

發太平留別楊石峰臬使倪十洲文學

萍蹤來往每無期江上潮鳴又別離白下暫爲羈旅舍太平却當故鄉思山川迢遞看雲切世路間關託雁遲此去悠悠身未定天涯草綠是游時

再贈海陽諸友

羈栖深巷閒如村長日文軒幸滿門身世衹餘孤劒

在亂離偏喜故交存每因跡遠名俱混翻訝途窮道未尊一住孤城難遠別詞林花月繫人魂

過岑山訪方少岑兼懷先令南岑先生

客行岑野暫停車訪舊還尋隱士廬看竹不知何處宅入門先見一池魚且無長額題名字賴有空床疊道書欲把龕燈吊賢令雲山無地覓丘墟

奉答海陽杜中諸詩友二首

逃炎山館傍松蘿却喜群賢且晚過一語亂離生涕淚再談文藻動星河時衰敢謂知音少道遠偏憐故舊多清賞尚嗟殘病在攀岩無計欲如何

其二

海陽城郭萬山圍客舍蒼涼映翠微詩酒有儔堪寄興家鄉無信苦思歸雨過樹色當庭綠夜靜泉光入戶飛覽勝幸叨群妙待天門不久振緇衣

休寧送潘雲麓明府赴　召北上

逢君握手在天涯一論鄉園又別離治邑久傳藜集樹立朝重見鳳鳴岐澤承潘岳桃增艷惠比羊公路有碑他日臺垣書諫草救時先爲論閩夷

夜飲友人園亭

山畔茆堂結構新地深花竹尚延春主翁出酒愛留客明月在窗如戀人道合言詞皆叶調機忘童僕自相親樽空興盡出門去星斗半沉殘漏頻

仲夏月夜同陳六水蔣蘿溪邵雲岳徐思竹小集汪羅山伯仲草堂漫賦

愛君道隱市爲隣袒跣邀賓見性真却暑共傾河朔酒談詞同是竹林人水涼荷葉吟風細夜久燈光待月新世事間關思變姓雲岩何地可藏身

次答汪羅山

林壑雲逸散微涼月色憐人漸滿堂世亂尚遺安石卧途窮不礙阮生狂殘兵累歲滄青海飛捷何時報未央憂國懷鄉兩惆悵把杯安得更徜徉

答金粟齋少府見寄

逃炎孤館傍山城幾夜懷君夢寐驚使者忽傳雙鯉信開緘宛見廿年情青山遠害長藏跡白首歸田尚避名聞道閒居撰家乘小當宗派盡分明

秋夜同蔡大參劉憲副宴胡青岩學宗外甚留

贈

海上風高吹戰塵、逃名江閣且藏身、臺中偶爾從文讌、燈下頽然郎醉人、話劇漸低南浦月、才微猶愧豫章賓、旅遊不謂秋衣薄、道義偏生坐底春、

寄懷趙東谷明府

舊羨姓字荀君知、十載猶傷識面稀、蘭草谷中思毎切、暮雲江上憂長飛、廣陵遠見傳書至、剡水曾聞泛雪歸、世亂為官更何處、風塵憔悴變舊時衣、

九日舟發豫章匡南國宗留登滕樓不赴隨值颶風大作遂寄此詩

九日發船風打頭、孤踪時復滯南州、江濤亂捲青天色、野菊微含異國秋、仲舉反懷徐樨榻、（匡南隱有徐亭在焉山）岐王偏愛滕家樓、（引滕王事）登高擬上匡山路、醉卧香爐聽瀑流、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八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九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瑤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律詩

武林重九前一日寄懷表兵憲定山

余方逃難渡錢塘、君獨提兵鎮括蒼、江浦月明人共望、海天風急鴈分行、身孤寢食依三市、世亂音書滯一方、安得明朝同戲馬、無能縮地愧長房、

輓送孫仲泉尚寶旅櫬歸葬姚江

靈旗日彩爛封章、旅櫬東歸路有光、詞苑共傳風雅士、内臺空憶秘書郎、山寒落日啼烏鳥、天遠悲風動白楊、亂世謾嗟麟不來、紫霄今見鳳毛翔、

寄友人

三秋逃難傍窮途、風物荒涼故舊無、賴有虞卿能拚相、何愁季布尚為奴、山城亂後鄉書少、江閣天寒旅夢孤、但得妻孥知舌在、定須秋策上秦都、

遇友因贈

三秋漂泊客途荒、又得逢君在道傍、青眼共傾吳市

酒錦袍新染鳳池香別長霜雪盈雙鬢世亂兵戈滿
故鄉更擬論心在湖上畫舡載月醉紅粧

寄友

十年相別歎蹉跎歲月悠悠鬢又皤避難一身爲客
久懷恩雙淚積衣多窮途且自藏名姓亂世惟君念
薜蘿綵筆只今逢
聖主恩光漸滿鳳池波

乙卯冬袁定山使君招入荊州避兵舟至袁州
病急而返

一舟卧病宜春道風土荒涼骨肉稀夢逐江雲鄉國
遠望迷秋月楚山微擬乘王粲樓中興翻作山陰雪
下歸衡鴈滿空書未達天涯念舊倍依依

寄友

孤城亂後客重過偶向空山寄薜蘿念土始知身是
梗感恩偏覺淚成河人稀虎跡當庭見林靜猿聲到
枕多聯榻幾宵成骨肉別君一日奈秋何

入楚值病還家又聞袁使君遣從者至山中候
久方去感而賦此

兵戈滿地世情非久別真憐見面稀彩筆又勞從者
至青山難得主人歸越江木落秋偏遠楚國天長鴈
獨飛一病還家霜雪遍歲寒空自念綈衣

懷張甌江尚寶兼得所寄檀經因答

早特檀藻叶初唐近復逃禪尚法王千里看山常駐
馬十年爲吏半居鄉行臺月白金樽滿相國春多錦
瑟長結社竹林君莫棄亂離余亦學高陽

聞趙侯齋方伯乞病還甌因寄

一從書札達市州隔絕雲山又幾秋值此兵戈遍滄

海不妨衰病卧林丘一春燕草栽庭上長日方書展
案頭在道閒居生白髮亂離常抱廟堂憂

寄王九嶽太守

浙上分携歲屢遷風塵會面尚無緣當時贈我滇南
劍今日恰逢離亂年避難不堪家似磬從軍無奈雪
盈顛秋來欲放山陰棹直把東甌當剡川

春訪袁定山兵憲抵東陽旅舍俄聞兵憲入省
惻然寄此

高天落木正淒其旅食東陽值亂離自擬陳琳充記

室豈知哀紹出旌旗南來紫氣留雲島西去秋聲動
海涯野客清遊偏愛雪歲寒莫負鴈山期
睦州江上遇張石川獻納
君從白嶽遊初返我入東甌路始通千里共遭兵火
後一年兩遇客途中向來攬勝詩如畫老去耽玄貌
似童今夜暫酣江市酒片帆明發各匆匆
余自東陽入金華病中阻雪簡顧東齋明府
荒城旅客歲將殘雨雪漫天道路難抱病展轉思顧
况閉門擁枕學袁安天邊雲隱千峰靜城下舟停一

水寒故舊蕭條風土異共誰聯席話辛酸
入永康邑漫贈史禮齋明府
陟巘凌梯逕漸通清遊未必是途窮山程雪後如天
上世路年來似蜀中入境喜聞賢尹政高談真有古
人風明朝策馬孤城外回首寒雲萬萬重
永康道中雪行奉懷袁定山秋憲
百折雲山一客身天涯何處可通津擁袍上嶺風推
馬踏徑穿林雪打人路出烟村長問酒地無梅樹懶
尋春東甌猶有高眠者誰道袁安是逸民

旅館病起奉寄金近山太史張白厓明府吳泉
亭大叅王霽山曉山伯仲金湖亭劉望洋李岣
嶁王箕泉周近湖諸友
新橋客舍俯橫塘柳色千門路轉長却病且須辭酒
伴習閑還欲借僧房日高花氣蒸書案風過潮聲到
石床巷陌春深芳草綠故人車馬在何方
送朱東武春試
伏劍忽為千里行出門自覺別離輕幾年長泣荊山
璧今日始成和氏名黃葉渡邊帆獨桂青山郭外月

孤明知君得意正春及騎馬上林聽曉鶯
寄荅張王亭法部
憶昔別君溪水頭春城楊柳送官舟久遊兩見鴈歸
塞殘病又逢花近樓遙道有書因使阻閉身無侶任
僧留凶年到處多亡叛疏草何妨諫縱囚
春夕鑑湖寄張思楓
山城[illegible]燕初飛正是張郎臥病時為看方書知草
性田[illegible]靜榻得禪機三槐歲久陰籠座萬竹風多綠
到[illegible]別履春猶未面澄湖幾見月生輝

百法寺圃中卧病奉懷臬司諸老

久居園圃懶稱名、來往人疑是列生、跡散自同嵓下鹿、心閒不厭樹中鸞、偶因身病知方藥、長與僧言覺幻情、莫道懷君成間阻、客星今傍法臺明、

發京口留別諸友

五年長憶見君時、千里重逢又別離、短劒帶星行壩外、孤帆隨雨宿江湄、東關霜白晨鷄早、北固山長客夢遲、莫怪匆匆更分手、本來萍跡自無期、

雨夜徐奇偶陸復泉仲氏南門携酒過訪

與君連日醉殘更、却喜携樽爲解酲、歲暮旅愁催白髮、雨稀寒漪出孤城、一徐海上初聯榻、二陸雲間舊識名、莫惜殷勤戀杯酒、自知遊子即浮萍、

太倉旅舍卧病奉酧周仰峯法部

荒城旅舍寂如村、多病長時早閉門、藥裹每尋方士乞、世情惟與故人論、十年宦況餘雙劔、千里鄉心共一樽、不是交歡反多淚、古來遊俠念深恩、

余自春暮入燕城夏半方得過真州問舊時子羽仲開已就禄在燕沙南跎西芝泉藍田又皆奄忽泉下愀然感昔含淚賦詩因呈席上蔣南泠姜鹿樓諸公

兩月燕城醉酒樽、逃炎復入海西村、去年芳草又重綠、舊日故交無半存、風景秪添江郭樹、月華還認旅人門、逢君且誦別來句、時事到今難盡論、

白沙留別莫水部中江

楚江秋盡塞鴻飛、越客孤帆掛雪歸、淮海北來鄉信少、雲陽南去故人稀、沙邊立草迷青磴、篷底看山入翠微、世路如君多古意、好因歲晚定交期、

病起窓前漫述

一春旅舍廣陵西、病起窓前草又齊、獨坐正憐啼鳥至、閉門不問畏途迷、城頭風急沙籠樹、江口潮平水到溪、三月無書寄淮海、更令清夜夢吾閨、

鹿園萬公向耽禪理今復拜　命鎮淮臨岐賦此

向來衣鉢自周流、又見旌旗指石頭、轉餉不遠施飯性、渡淮聊當折蘆遊、漕河正苦三年餓、胡馬猶懸八塞憂、莫爲歟名捨功行、道成自古勝封侯、

嘉靖己酉郡守江村沈侯復蘭亭始成攜酒邀余同王進士遊觀其中時當重九因命山僧採菊英釀酒飲于曲水之濱和歌相樂歸途漫為三詩以記一時盛事云

郡中無事日邀賓蘭渚登遊進酒頻地僻欲忘重九節亭新如見永和人繞田曲澗初分水照檻崇山舊是隣行樂豈堪傷往代且將酩酊荅良辰

千年蘭渚舊亭荒禾黍離離向夕陽賴有賢侯能復古豈無詞客共流觴衣裳半染秋山色澗道初分野

菊香勝地幸叨重九宴醉歸爭笑孟嘉狂

皂盖翩翩過隴頭幾家父老拜諸侯千年復見流觴地九日聊同戲馬遊谷靜白雲生古寺山寒黃葉下高秋期君歲晚蘭亭會世事都歸醉裏休

飲南關官署漫贈趙虞部鈍菴

湖畔逢君夜正深一燈閒酌坐禪林山前風急梵鍾斷門外雨長城湧沉為國不忘桑梓志及閒空有棄繻心旅遊自幸知音在且對高江聞素琴

中秋周明府邀同曹新昌徐諸暨集安稽山書院分韻得中字

夜深山館綠樽同雨後開簾月在空清逐泉先穿石上淨分梧影入樓中一輪遲渡天河水萬戶潛飄桂子風今夜萍逢須盡賞明朝鞍馬又西東

戚龍淵遊閩八載歸乃移家武林冒暑過越訪予山中因留半月別去

八載遊閩今始歸形容半是語全非萍踪已有妻孥託旅食猶憐故舊稀鵩去衣裳孤月滿醉來圖書亂雲飛與君山閣逃炎熱臨別還留壁上題

九月三日同孔文谷憲副萬鹿園總兵董南衡侍御湖上分韻得飛字

旅遊江國正思歸又入山樓坐翠微勝會未傾黃菊酒閒心先赴白鷗磯池荷浥露花初落堤柳含霜葉半飛四海萍逢古難得與君延賞醉斜暉

載壽謝天曾汝湖

典文西掖廿年餘一卧林丘日著書喬木舊知丞相府紫薇新種碧山居巖中得興非因酒湖上陶閒不在魚聞道南星降東閣早來佳氣滿庭除

楊二檀聞人北江二廉訪過山中值余他出乃自移二石坐竹下待之少頃余還鄉草陵亦至遂開樽相樂日盡而別

海上初乘李郭舟東來又作北山遊自憐散跡隨雲出却喜閒身爲竹留日轉菊籬花未吐江寒梧樹葉先流廿年歲月交遊在共對清樽半白頭

送周横山張石洲二明府入　覲

九重元日列朝儀令尹仙帆帶雪移天上祥雲連拜舞江南明月照相思書同萬國衣冠聚漏隔千花劍佩遲聞說

君王崇道術襲黽須遺尚方知

送龔子勤赴北宮

書生不愛南山住早歲承恩侍北宮短劍暮浮江色外高帆晴出柳陰中城頭草綠人初去天上雲青路始通此別自知懷遠客旅遊萬里羨冥鴻

病後登樓寄懷譚少峒僉憲

吳山相望樹千盤燕子初飛杏又殘別夢遙迷江上月幽心長對谷中蘭官清書札偏難寄病久塵冠尚

原缺第十一葉

驛路孤亭含落暉綠楊風暖燕頻飛城頭潮上酒初歇江畔月明人獨歸才滯莫疑天道遠路貧方覺世情非淒涼十二年來事臨別惟添淚滿衣

送張甌江北上

王途萬里直如絃使者征車去若仙入國又逢燈火後題詩多在杏花前丘園習懶惟高卧綵筆承恩正少年我有張華舊藏劍今朝還爾學防邊

秋日答季彭山使君

到處僧房漫作家豈將六藝混三車心存禮樂廣廷遠身歷風塵客鬢華三計尚堪存定海一官何意老長沙因君忽憶他年事搔首無言對菊花

曹娥寄懷京口諸友人

曹娥江上浪如花數幅蒲帆過浦斜烟際亂山明落日樹中古廟帶殘霞乾坤故舊勞魂夢客路星霜換歲華鳴雁滿汀無信息相思一夜遍天涯

贈張有功尚寶

少年栽詔侍金門雨露偏承

帝主恩走馬每酣三市酒看花長過五陵園館中佳

客聯芳藻社裏逌僧覔至言奉使荊藩皆下擲元知
不爲大夫尊

蔡白石使君夏居矓上因訪賦贈

經過白石道人房四壁圖書竹映床緣澗引流全灌
藥繞村開地半栽菓車聞五馬非辭祿劍鑄雙龍欲
請纓已識中郎擅詞賦更聞廬墓得禽祥

建康簡湯練川通政

青春無奈別離何廿載光華兩鬢皤故舊始於羈旅
見間關方覺世情多草深旅巷人長靜柳暗銀塘鳥

自歌即擬藏名陽羨去釣竿垂老弄烟波

龔瑞山比部話舊

天涯握手淚成行風急無端散瀟裳別久不堪論歲
月身存何必問家鄉西曹秉法心如玉南國逃蹤鬢
似霜兩眼世情皆夢幻對君那復歎行藏

園居對雨得郭麓池黃門以詩慰寂

園亞方得愜幽心風雨無端入夏深向晚故人傳大
雅臨風三讀即開襟開皆幸見鳴金玉清廟還看奏
太音避世自慚居下里才微難和郢中吟

哭楊升菴太史

滇南謫戍意何如乖老窮荒只著書天上忽徵長吉
賦蜀中空說子雲居一朝名冠傳臚日三疏忠成折
檻餘道遠旅魂招不返斷腸惟有淚盈裾

奉答匡南宗室見寄

多才好義趙平原珠履如雲日在門爲愛野人同白
社遙傳詩句向江村寒泉出谷和幽響飛鳥臨庭聽
至言愧我茂陵常病肺無能染翰侍梁園

仲春六日見雪簡唐荊川太史過村居一首

潛夫習懶朝慵起日晏開樓雪滿谿風亂暗隨梅共

落天長翻與海同低寒生野服添春酒興繞山橋任
竹藜此夜憶君須放艇村居正在剡川西

避難攜李寄孫季泉少宰

一身逃難住孤城巾櫛隨時且遯名賴有朱家藏季
布空教梁老望虞卿秋霖偏入江南少天日惟懸薊
北明念舊懷鄉兩行淚今朝盡向畏途傾

袁定山兵憲密約余同王中白水部過江心寺

阻雪歸途漫述

法臺政暇興多詠出郭尋幽秪雪知倒屣但令狂士
共談時潸與大夫期臨江褫席千峰近秉燭乘潮一
棹危扶醉分裳歸路黑揮鞭上馬各忘誰

山中喜逢吳穀溪話舊

雲帆二月發江西千里迎親赴會稽纔就儒官頭半
白一逢故友淚雙啼新齋苜蓿初承露舊日梧桐盡
映溪十載離群仍對面開樽何用惜分携

送李源野觀察轉任江右方伯

西南重鎮獸稱藩時事紛紜近亦難秪爲王師八塞

去故令賦役萬家殘梟庭舊法存書記江國新禾望
歲寒此別山川分楚越匡廬明月共誰看

泖南塘博士暇日偶得贊官後隙地一丘叢木
蓊鬱漫草交蔽遂乃刪繁治穢開成林圃頗見
幽意余與吳穀溪過訪南塘因邀四僚佐同宴
林下酩然賦詩

憐君官懶好幽尋偶得名園闢舊林鋤草漸開三逕
路移樽長散七賢襟城頭山色晴方見竹外陽光暮
始臨夜半酒酣眠石上淵天明月落清陰

見溪桃寄懷劉南郭黃野塘二使君

憶昔往來湖上時事歸流水逝如斯廿年雙鬢我先
白千里一書君未知跡隱秪令林鹿見調高常使世
人疑別離久負芳春約愁覩桃花又滿枝

餞八山法部養道雲門山中近聞參禪吳下寄
此招之

雲門學道久離禪又向吳中結淨緣賣藥每穿三市
路乞齋常度六橋烟身俱大化渾忘旅道在長生未
記年我欲去家遺世累問君何地可居仙

張石洲明府邀同徐芝南沈青厓禹廟陪宴翁
夢山憲副席上贈別二首

十年相望路猶迷一夜逢君鑑水西燈下歌長樽屢
換簾前話久月初低稽山雨後晴雲出禹廟春深暮
草齊萬里爲官向巴峽思家莫聽嶺猿啼

其二

開樽終夜坐青山海月川雲得共看神與十年方見
面宦遊千里又之官傳書惟有[illegible]易秣馬無如蜀
道難知爾中心能戀闕好因紅[illegible]望長安

宿郤金館書壁

何公郤金事已遠孤館流風千古清對客未須論得失吾心原自斷虧盈庭留片月聊開酌地近飛泉懶濯纓亂世虛名難久駐欲從塵外學無生

仲冬廿五日宴集括蒼郡署座上呈高四溟使君

郡多賢績地長寧永夜邀賓集上庭家遠但知身是梗時遠敢謂客爲星堂含水色歌偏麗席映山光眼倍青莫道子昂初識面治家高適舊齊名

登石門尋謝康樂隱跡時閩表定山兵憲遊此還永嘉悵然有作

兵臺憲節幾時回尚有文光被草萊綠酒秪應君自酌寒花不待我來開千年靈地嚴爲戶百丈飛泉雪作堆康樂遺居更何處夕陽啼鳥有餘哀

與王東華諫議話舊

當年避地入揚州變姓爲農淮海頭千里感君求物色幾宵列席淌官舟鄉書每恨雲山遠霜鬢空嗟歲月流自謂亂離俱散漫豈知聚跡在東甌

送沈青門遊閩

從來達士尚清遊閩海茫茫一客舟入寺偶因明月住度山常爲白雲留幾家延論稱才子到處通名識故侯若問舊遊何所在多應雪裡到泉州

夜宿窪村有懷莫月樓兼寄嚴小石

霜天獨夜宿孤舟沙岸無風水暗流碧漢行雲猶入夢寒林落月自穿樓情因念舊方知着心爲傷離始見愁但恐嚴陵臺上雨還隨神女過湖頭

寫雪圖送梁南塘郡博寧連城

官居門巷日爲隣來往看花不厭貧典學三年方化越爲郎千里又之閩路通梅嶺瞻雲近王入連城得價新寫雪遺君豈無意乾坤誰是歲寒人

過李岣嶁村中話舊

旅食年深厭市諠豈知郭外有烟霞水邊紅樹全遮屋谷口長葉半雜麻錦里自能收芋栗漁郎何必問桃花相過共宿霜林夜醉剔寒燈話歲華

醉步湖堤漫述

堤上行行日漸曛身間偏得狎鷗群水邊好寺全藏

樹、天畔寒、山半出雲、滄海烽烟猶入夜、故園鄉信幾時聞、只今世事難求逆、且向湖中作醉人、

李克齋司馬招飲署中話舊時值北行悵然賦別

把杯不覺淚如絲、二十餘年在別離、南國飄蓬雙鬢老、中原端難萬方知、才清素挾神仙氣、貌古終成杜冶資、燕關得君爲內障、胡塵從此靜邊陲、

劉勿齋席上贈沈劒南

余家先世出毘陵、西望江陰亦舊隣、對酒莫辭今夜

醉、與君原是共鄉人、旅途值亂身難定、風雨懷歸夢轉頻、世難早聞徵國士、今猶何事在風塵、

贈李葵陽內翰北上

十年才譽動吳、南千里新承翰苑官、聖世恩波隨地至、青春冠盖有人看、班聯鳳沼趨常易、曲倡陽春和共難、北去長安紅日近、高堂晨夕好承歡、

武林過施南石話舊

看君不覺涕成行、十九年來兩鬢蒼、鄉社皆燕隨吳水

去、所思惟共越天長、才高時命偏難遇、世亂田園又漸荒、岐路幸逢留一酌、酣來不記是他鄉、

武林遇程西橋言別

人間時事日紛紜、滿眼干戈蔽夕曛、避地有誰能問我、他鄉何幸又逢君、南看吳樹連烽火、東去閩山盡海雲、此別悠悠當亂歲、音書無處得相聞、

張南屏僉憲席上贈龔鴻洲使君二首

高天涼月散清秋、夜久明河漸近樓、座上作逢人似王、花前那厭酒如油、關山十載長飛夢、雨雪三冬欲

放舟、歲晚論心更何處、與君相約鴈峰頭、

其二

清歌一曲酒千卮、正是中庭待月時、花下且停山簡馬、草邊聊當惠連池、龔黃事業今能繼、李杜風流復在茲、只恐天王思近史、即看染翰侍彤墀、

江上追施子明不及因寄

廿年相憶路悠悠、一日逢君鬢已秋、蘭舫今朝又何處、雲山依舊是離愁、銷魂舟坐斜陽盡、念昔空傷綠水流、歲晚萍踪莫相失、山陰雪夜好乘舟、

四心芙蓉爲惠泉作

木生連理古或有，花發四心今始聞。艷臉獨含秋色異，淡香不與衆芳群。水邊紅亂疑霞散，枝畔黯黃繁似蝶分。已見嘉祥徵晩歲，不須垂首怨斜曛。

和梅宛溪大叅乞歸得報韻

滇遊萬里厭風塵，隱興非因白髮生。廿載馬蹄還故里，一溪山色盡含情。門無俗轍心長靜，地隔風波夢不驚。養性久知明聖學，延年何必問初平。

訪梅宛溪大叅話舊疊前韻

漂泊頻年混市塵，且因病後樂餘生。看山每作歸吳夢，對雪長懷訪戴情。濶論豈隨千載盡，道心忽爲二毛驚。燈前夜半悲歌發，感事哀時兩未平。

宣州禪院避俗喜梅宛溪大叅騎馬冒雪見訪

卧雪藏身野寺幽，故人遥念歲寒游。入村不憚衝泥路，騎馬何殊泛剡舟。脫累已無塵境想，談空漸遠客途愁。自知法乘元無住，敢謂仙踪頃刻留。

醉梅九溪園亭

溪園別館俯清波，春日邀賓列綺羅。巧舞自能依掌動，艷歌偏是出花多。風流絶調惟君共，天地今宵奈我何。但得百壺長到手，任敎星斗盡沉河。

吳復坡携酒同孫泉山侶山弁姪龍潭邀余城東看花醉中漫興

異國逢君即舊知，携樽偏趂早春時。初從宛水攀楊柳，又入秦樓聽竹枝。芳草故隨行屐綠，流雲惟向月中遲。爲憐高義長相近，一笑分途不問期。

金陵宴西曹公署

鍾山積雪映長安，集飲西曹坐夜殘。野客自無金玉句，法官惟有水晶盤。屏前月色籠燈淡，樓上湖光蕩海寒。離亂有誰能好事，看君轉覺世途難。

季冬月夜餞桐陽董約山同飲葛王濱幕舍

越上曾逢葛稚川，金陵握手又殘年。法庭初啓中丞際，豸服長行侍史前。滿面風塵同是客，一身霄漢已如仙。寒宵莫放杯中物，朧月惟餘此度圓。

夜集張滄江法署兼懷令弟甌江京兆

世亂逃踪歲又殘，一樽相聚在長安。詩篇合調人爭羨，兄弟聯交世所難。客夜話深燈落艷，官庭霜白酒

生寒因憐小謝猶京兆春草池塘夢未闌

方遊白嶽諸山道經南陵明府周與鹿見過湯

賦

去歲逢君客路中殘冬鞍馬各匆匆誰知今日經花縣又見春風送落紅離亂且須談故舊乾坤那復計窮通黃山白嶽看將近西望祥霞滿碧空

題江藩宗室匡南冊子

江藩邸第接封疆別有吟臺俯豫章榻倚清風迎孺子林栽叢桂學淮王匈含山色連雲碧樹帶泉聲入幔涼近道求仙功漸滿塵車尚逐八公翔

奉贈梅林胡司馬平夷二首

捴藩節制動星文靜裏神機九地聞風挾兵聲先渡海山含殺氣盡成雲共施妙畧清夷穴獨以精誠報主君奏凱還朝頭未白永將勛業並曹彬

其二

幾年戰伐嘆無功海上旌旗帳望中司馬提兵開幕府

聖明宣典錫彤弓西驅夷馬三吳靜東掃狼烟百越空料得太平清宴裏捷書先報上陽宮

贈甬江趙司空平夷二首

皇朝元老握天兵一掃群夷四海清漢室陳琳惟掌記曹家儲子慣從征千年銅柱仍分域萬仞燕然再勒銘奏凱定知承異

寵永持忠膽輔昇平

其二

大帥兵威撼海涯指揮八陣走雲沙天邊旗采翻龍甲日下刀痕吐血花南將獻俘千艦集北軍出馬萬人誇

大明一統疆場遠東極扶桑捴是家

暮春送徐古石明府北上

鄉家吳國本才賢一宦東遊越嶠邊郎署已成三載績鳧行又上九重天華簪芳草迷江口片片飛花落馬前他日

明庭問民瘼好將章疏述凶年

送謝瑞峰還奉化

故交長憶謝玄暉六月相逢共袒衣舊業止存耕隴

椽閒居惟有讀書㡌清談未盡樽前酒短棹仍從海
上歸水國悠悠三百里思君終日暮雲飛

送張石洲明府入　覲

寒日江城飛暮烟會稽仙令欲朝天銀鞍遠度千山
外寶劍高懸七斗邊到處自聞民頌合入
廷須沐
聖恩偏相逢又見春風至花滿高樓月正圓

送袁定山推府北上二首

城北殘潮喧驛門孤舟送客共開樽半村江月夜初

照幾樹海棠秋正繁官歷三年無路值身餘一劍答
君恩相思獨坐空山夜短閣清燈勞夢魂

又

郡齋半在越山頭日日清泉送暮流法案惟同僚長
斷釣船時共野人遊三秋奏績登金馬萬里相思望
斗牛歲晚南來無朔雁不知何以慰離憂

風雨遊三江席上餞別鄭梧野

京南才藻衛𤣥雄千里看山到海東忽下雲門問蘭
渚還經禹穴駕樵風白帆獨掛秋江外綠酒遙傾暮

雨中歡賞正濃君又別楚雲吳樹路重重

發江口留別諸交游一首

夏日郊居風滿林一堤楊柳半溪陰清歌未盡樽罍
興孤月長懸弟妹心素鄭未隨脩竹在新盟當與太
江深別離認取夫容路短棹穿花得再尋

奉答孫季泉冢宰立春後一日旅館論詩見寄

早梅情色動芳枝旅館論文對酒卮卮會恰逢開泰
日合歡忘却亂離時輿公才望原如昔伯玉風流豈
在茲

朝內於今重元老燈前莫惜鬢成絲

孫季泉天曹避兵越里期余過館中論詩夜半
喜而賦此

君猶避兆在山陰門巷蕭條草木深入座便留今夕
醉開談真見古人心天空落月全依水夜久寒燈漸
出林莫惜樽前彈綠綺人間難遇是知音

新春雨中過孫仲泉符卿季泉天曹巷館留酌
用來韻

頻年漂泊覺身浮近歲探玄性始幽帶雨偶過賢者

巷說時仍動野人愁一宵遣興憑新釀廿載知名郎舊游自分微才非郭泰姓名慚附李膺舟

病中寄送陳潚洲北上

聞君策馬赴彤墀伏枕重添萬里思入夢不禁風雨夜離群偏值亂離時吳門兵甲仍連海上苑春花正潚枝執手論心竟何處長亭多負柳垂絲

伏病寄送章雙渠服闋北上

風塵相別數年前白晝看雲夢裏牽亂世交游慚我在同鄉冠蓋羨君賢三春廬墓青山裏萬里趨朝采日邊多病蕭條無所贈閒窓愁見柳含烟

贈會稽吳尉二首

烽烟遥接海西營各郡材官浪出兵失我尚藏江上姓以君獨當越中城三軍敢死心長壯一劍酬恩命已輕手斬髑髏隨地擲島夷無處不知名

其二

時危介冑益沉淪縣尉翻能作武人突險秪憑占太乙出師常自問星辰幕中已得三千士馬上惟存百戰身歲歲總聞膺上賞有誰飛檄報楓宸

謝汝湖少宰誕辰以他出不及稱祝補詩用翁韻

昨聞南極照東山又見春田滄海間豈為名隨天地在豈居身與水雲閒洞邊薇蕨含佳氣湖上桃花映醉顏何事當筵無太白酣遊采石未曾還

雪中寄友

屋外風狂雪滿天知君此日正高眠思家不必瞻秦嶺問友何須是剡川野水盡冰膠斷浦山城饑雀下寒烟賀家湖畔堪乘興莫尒店門開竹逕邊

送何明府入　覲

千年戶口稅方平又作朝天萬里行已見雙鳧向霄漢獨留孤月照山城花間待漏鶯初集闕下傳臚日始明

聖主若詢東海事越中農業半為兵

隱跡吳市答謝諸友

往來吳市且藏名乞食空門學野僧晚泛獨先湖口日夜歸長傍酒家燈時危有憂依山谷身病無書問友朋世路茫茫何處是關河西望涕重增

章江旅舍寄懷白賁匡南二殷下

章門客靜暮停車、風物蕭蕭落木餘、家遠每憐書有鴈、途窮那愧食無魚、天香縹緲淮王樹、畫閣岧嶤帝子居、十里灘聲半囱雨、有懷西望正愁予、

泊章江城下簡蔡白石大叅

日斜旅泊傍江灘、病況蕭條覺未安、流落幸逢知己在、亂離誰問客行難、衝舟急浪時生險、近水秋衣漸怯寒、千古豫章風不泯、可能聯榻話辛酸、

南昌逢萬思默思默乃楓潭子荆川徒也秋試於省中見之

風塵相憶十年時、千里萍逢耶舊知、坐裏咲談猶似父、人中文藻更如師、出山矣玉原希世、得雨蛟龍不在池、三世通家人所羨、與君延戀莫相遺、

寫東方朔題壽季彭山使君

君是人間快活人、陶然杖屐不知貧、千言著述存金石、廿載身名列縉紳、已有兒孫延永世、豈無册藥駐長春、偷桃但說東方朔、誰識先生是後身、

寄大綸兒守備滇西

乾坤父子歎離居、南望關山涕淚餘、三載猶淹萬里道、百鴻難達一封書、提兵繼髙師諸葛、蕩緝吳門呂子胥、兩地風塵俱是客、白頭何日聚鄉廬、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九 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瑤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律詩

次許石城太常元日立春韻二首

献歲逢春序亦新風回東谷換芳辰園中置綵歡如昔陌上尋花迹未陳萬物得時皆動蘗三陽應律總咸均律書五聲二變為一均故鄉楊柳今猶在定長柔條待主人

又

春光恰與歲元臨萬國皆生育物心日映綠樽偏易醉風吹白髮似難禁江梅燕臘花全褪巷柳迎陽色漸深此日知公賀君鄰暫因騎馬帶朝簪

聞葉沈湖儀部奏績還南昌消息賦此見懷

獻績纔聞調帝傍桂帆又報入南昌三年已結相思癖萬事都成戲劇場儀部近傳新制度詞林爭誦舊文章何時策馬還京國共瀉離懷醉夕陽

重入金陵漫簡全九山太常

遠遊多病滯遐方千里懷君道路長兩載都門重握手一談時事各霑裳文章過漢稱遷史禘祫宗周羨太常朝內久知才望著定登喉舌佐明堂

建康客舍簡文五峰

吳門握手廿年春迢遞山川入夢頻海内共稱詞賦客天涯同作旅遊人間關漸覺身名混老大徒傷雪

髩新避地昔聞陽羨好期君垂釣弄絲綸

重返金陵舊邸簡社中諸故舊

園館荒涼夏日長薰風樓檻映垂楊相逢舊客皆知已來往都門即故鄉陌上花容愁品藻城頭山色待壺觴間關世態俱非昨混跡同君學楚狂

周祠部邊水部過舊邸論昔

遠涉歸來白髮新逢君且醉鳳城春一身江海同羈旅三載燕關是故人篋裡綈袍懷范叔天涯敝褐愧蘇秦只今世路難停足欲向梁溪理釣綸

江干寄梅使君宛溪

故國龍山一水分羅江沙月夜紛紜天邊鴈未傳緘字路上人能頌使君廿去胡塵連塞日東來烽火照江雲乾坤世事猶難定歲晚相期且醉醺

荅沈青門見寄

離屈江上歲華新迢遞雲山病裡身白屋余爲廬墓士青門君是種瓜人藏名秪許漁樵識混跡從教麋豕親獸立秋風生涕淚關河西望又胡塵

日暮餘杭懷王南塘蔡龍濱張霞石

塘南泊棹日初昏石逕霞開見寺門一岸青山郎過馬幾家黃葉是前村交游有道惟君在索醉無錢秪劒存欲帶中郎焦尾去千年雅調向誰論

送葉龍山東遊

吳天忽有西風色才子東遊得所之帆挂錢塘秋雨後路經嚴瀨夜潮時成詩徧是逢明月觧劒還須待故知愛尒旅懷多坦蕩海鷗因得共忘機

悼蕭雙洲

昔年曾作蟾宮士今日那爲黃壤人流水不隨西去日開花空佔幾迴春青山古檜風能泣落月啼烏夜始頻過客何須問脩短乾坤誰是百年身

送朱東武遊吳兼吊史玄洲之墓

城頭潮白日初曛越客揚帆傍海雲江上流萍難自定天涯寒月暫爲群幾家故舊迎行騎到處公卿叩所聞北去平陵烟樹渺還知掛劒吊徐君

哭史玄洲

長安一病赴冥扉旅舍荒凉故舊稀楚璧秪添泉下恨家山惟向夢中歸北宮舊業今何在南國浮雲世

已非我欲招魂重作賦西風吹淚又霑衣

聞沈純甫言事見竄口外今保安州

故人抗疏承嚴譴抱鄭何曾見苦心竄遠不知親舍在身存猶念

主恩深出關惟有胡天月傍海聊爲澤畔吟萬里荒城無可語秪堪流涕洒窮陰

哭譚子羽

總聞端簡列朝班柒翰時從鳳沼還一自仙軺歸世外秪留詩句在人間天寒烏鳥長啼樹日暮愁雲自

湔山海内故交零落盡斷腸惟有淚潸潸

陽至前五日寄童合人蒙山兼懷雪峰上人

故人西別向蕭然歳序重經至日前聞鴈恰當書在案乘舟不待雪漫天山中謝客惟求靜老去題詩更入玄却喜居連江口寺每從惠遠學逃禪

若耶溪上與錢八山謁徐龍陽問道

九途混跡久隨緣一夜逢君始悟玄身外但知爲世網眼中誰識有神仙浮雲散處花明水石檻開時月在天莫道廬能無法相從來衣鉢授真禪

聞張有功謫兩淮運佐因寄

別君無奈歳如流舊約蹉跎愧海鷗未見長沙淹賈誼秖聞何遜在揚州天涯戀主惟雙淚夢裡還鄉半白頭千古淮南遺事在好因桂樹且淹留

送徐龍陽還括蒼

藏名吳市日餐霞又趁寒潮到若耶滄海葬山穿虎豹空門留月卧袈裟偶逢道者開棋局因與樵人駐歳華歸去松陽雲路杳好從谷口問胡麻

送錢八山法部同徐龍陽入揚州訪道

中年辭禄學眞脩心似飛霞愛遠遊一入青山遇徐市共騎黄鶴下揚州水邊投飯尋僧舍市上藏名卧酒樓此去便應經歳月問身多爲白雲留

寄壽魏淺齋司寇七十詩

通曹建法列三台朝野都傳柱世才昨見星軺還舊里早聞南極照中臺七旬榮壽古難得千歳碧桃今始開但願一門長宴笑乾坤於此是蓬萊

補壽聞北江侍御二首

去歳逢君猶昨時秋風回首又成思兩同客部過姚水一上烏臺對酒巵恰有五千言在壁始聞六十壽臨期當時自笑東方朔醉倒瑶池却未知

又

大夫不以壽爲賢自有功名入汗編緑酒但須傾十斗蟠桃何必更千年北江釣艇人難老南國書生道尚傳從此願君無世累青山吟到月中天

寄懷管石峰諫議

憶君晴夜泛江霞一渡曹娥隔歳華峰頂尚存千丈

石園中今長幾庭花著書已變鄉人性習靜當尋道者家青瑣豈難兼吏隱幽情終是厭紛華

贈王先生鄉飲

青山一卧白頭新雲水陶然得性真聖世幸逢鄉宴事布衣猶作廟廊臣黃花笑接籬邊主碧眼酣生鏡裏春豈是官司尚耆舊由來典禮屬高人

送王仲嗣赴　召入太學讀書

燕關迢遞暗胡塵

聖主憂時憶舊臣鄉土百年重得慶高平千里又封陳虎闈習業尋常近戚里鳴鞭例正新自古書生能建策訓恩莫負少年身

奉寄梅宛溪使君二首

江南郡邑近多虞青瑣詞臣復外除署傍越臺常見石思歸滄海又還珠幾家赤子春風裏滿路甘棠夜雨初寂是公餘能問隱高談終日對樵夫

又

人間到處有風波白首甘貧卧薜蘿琴裏官清民事足山中歲久世情多身安不厭三家市腹飽那爲五袴歌二雨又添兼柘綠湖頭正好着漁蓑

春來避俗山水園喜董竹亭唐雲峰過訪相招信宿而別

一春避俗閉荒園幾日留君不厭煩坐傍水邊同引釣行當花處一開樽十年尚抱山川癖兩屐長霑霧雨痕此去悠悠何所往掛帆今夜下吳門

寄王久菴司寇

尚書第宅傍嚴阿旦晚歌鍾出綺羅朝裏名存爲政

久山中頭白著書多百壺酒在花能送三弄琴清月屢過我獨幽栖成傲吏從君無地欲如何

送朱爐峰上舍赴銓曹候選

青袍墨綬會諸生太學曾經刻姓名一住南山成皓首又騎白馬上燕京王途到處堪通轍時事于今用請纓聞道錢塘風萬里遨遊正好掛帆行

寄送蔡鶴田方伯北上

聞君三月過山中歇掃柴門步落紅白馬幾時馳北闕綠樽無那醉東風天邊赤日行方近海內蒼生望

正濃迷道所思何以慰中宵明月在長空

雨晴梅使君招登越望亭因賦

山徑雨晴啼鳥頻竹嵐松磴轉鮮新亭無片翳迷清眺官有餘閒俠隱人綠酒每能開笑口幽花偏自戀殘春由來郡裏風儀在豈爲沉酣倒角巾

江上喜姜對陽駱仰塘見過

君於何處遂遊歸帶月重敲江上扉云自霞城方渡對坐看雲霧尚留衣半園野竹樽初集一榻山燈夜共依相對莫疑無語笑十年心與自忘機

周都峰諫議神交廿載今始入越訪余於山中清樽未展遽尔言歸悵然之懷聊傳此作

知名猶記廿年身執手仍爲千里人明月不留良夜賞白雲惟戀故山春三閭既放那忘楚四皓遺榮已避秦溪上夏來蓮正綠愛君高隱道情新

題滕桐陽生香不斷冊

名園一曲鑑湖通四序惟多爲卉紅月到林端方積影蝶歸香處却迷叢交枝坐鳥音頻入綺逕迴環酒不空豈是陽和長戀物主人元自有春風

又

把酒問春春不歸曲欄橫逕轉芳菲經年狂蝶亂人眼到處落紅霑客衣林響却疑風乍至香深未許燕頻飛一園好景千場醉如此高風似尔稀

送羅外山之南京法部

抱病酌君君亦憐況當離別倍悽然向來閩郡已三載此去金陵又幾年霜落吳江楓似火月明揚子水如天只今四海傷多事惟有西曹法冣先

憂居隴上時事驚心見月興思愀然遐望曰寄張石洲陳見吾二侍御 時在白下西臺

鍾山月出映南徐故舊傷心北望餘補衮君爲柱下史盱苦余結隴頭廬三年時事凋雙鬢千里雲鴻滯一書海內徵輸此爲劇西臺諫草近何如

送譚少嵋少參轉任徐州兵憲

從來要路得人難君去徐州境始安坐見軍儲通上國即看城郭下狂瀾六年在浙民心便千里提兵寇膽寒南北關河此爲別越山何日又停鞍

南關月夜送趙虞部鈍菴

問君何事忽相離宦海流萍不可期半載交游猶夢
寐十年王事尚驅馳路通河北迎親便書寄江南待
鴈遲縱說爲官似明月清光入夜幾人知

贈別皇甫百泉法曹二首

分曹擅藝早知名一遇吳門黌學生才古尚爲時輩
忌官賢何負
聖君明殿庭上疏心猶赤建鄴栖禪賦寂淸千里無
能排難事百年終是愧虞卿

又

人間聚散本難期老大逢君又別離窮達一心惟戀
主風塵滿路更憂時吳門鷄唱踰關早淮海潮喧過
浦遲入國莫辭驅厲策長才自古係安危

姑蘇遇王十嶽還歙因贈

逢君酌酒不成歡爲客同嗟世路難布褐經年猶落
魄鄉書何處覔平安燕天杳杳邊烽急秋夜漫漫畫
角寒國事關心憂未已臨岐那復話辛酸

荅贈皇甫華陽

君才不忝帝鄉賓底事年來尚隱淪造化毋疑先達

夜同鄉猶作別離人郊寒星月依南寺天遠台衡傍
北辰極目長安書未至西風鳴鴈倍酸辛

重七夕喜得石渚司農見寄漫言奉荅

常年七月今逢閏重夕重看雙宿懸人世更添千秋
巧鵲橋再結一宵緣少微遠桂天河外台輔長明
帝座前忽見紫霄鳴鴈下兩曹恰有尺書傳

燕閑南寺吳小陵使君見過話舊

青春爲別總堪傷出處蹉跎歲屢長客裡乍逢如夢
寐燈前覧鬢各星霜吳門兵甲連滄海越水田園是

戰場避難得君今在郡行藏何必問他鄉

燕閑寄送馬石渚司農自南部奏績北上

遥聞奏績上長安東望鍾陵幾罷餐歲暮莫言行邁
易旅遊偏覺別離難恩添雨露燕天潤鄭隔冰霜何
日寒海甸只今銷戰器好将戶口報
金鑾

避兵江上偶值誕期黄江沙張滄江陳石江蔣
蘿溪潘一洲鄭黄池奚后岡夏仰峰載酒見餉

醉後成詩

四十九年非已知、嗟此又過六年時、近來入世都云
是、身外閒非更問誰、駐老不須卅作藥、縱形惟賴酒
爲池、天涯兄弟團圞夜、一醉渾忘在亂離、

燕關九日與潘在滇鄭黄池奚後岡聶紹山夏
仰峰携妓集飲廣愈禪樓兼懷張滄江邵醴泉
二卿友

高秋日暖菊花新、樓上欣逢四海賓、展席共酣重九
節、分萸獨少故園人、間關難掩天涯淚、歌舞空囬座
底春、心賞已忘更漏盡、殘星半落大河濱、

姑孰送鈕石溪使君入　覲

他鄉送客獨悲歌、萬里朝
天意若何、路出鍾陵依日月、舟行淮海慎風波、關山
此去
君恩近、郡署年來宦績多、榮陟定留清切地、黄扉舊
樹待重過、

夏日寓愈上人禪房書壁

一身無住寄招提、日日參齋禮愈師、秘跡但令江鳥
見、藏名猶畏世人知、雲開慧日光懸座、雨後天花散
滿池、恠道炎蒸俱不到、香林雙樹正低垂、

沙門伏枕聞喻吳阜京兆提場得士喜而寄此

一離京兆度關來、半載抓蹤託梵臺、聞說選闈推大
手、定因世難得真才、風雲九道從龍會、桃李三秋奪
侯開、俊乂即看成
聖治、白頭何惜混塵埃、

燕關旅舍張淺齋明府見過聞將入　覲悵焉
賦贈

天涯握手暫淹留、明日蒲輪又遠遊、細雨殘燈岐路

酒、清江紅葉寺門秋、時當離亂情偏戀、話入肝腸淚
始流、料得
大廷朝會裡、譽聲應滿鳳池頭、

南寺懷胡龍江光禄

風塵出處歎離群、野寺逃禪傍水雲、亂後懷鄉長作
夢、天涯多病益思君、關前黄葉鳴秋雨、樓上青山掛
夕曛、一去新安多政績、聲聲特向路人聞、

李見竹將軍入楚徵兵因過旅舍言別

君行幾日到天涯、鐵騎停風汗血飛、楚塞徵兵千里

去舟山接戰一身歸軍中命將心全改海外酬恩志
漸非莫怪當樽多別淚亂離偏是故人稀

寄賀喩晴江中丞令子遂川秋捷

歸田未必一身輕有子登科萬事成且把詩書傳堂
訣定多清白繼家聲池中水綠魚重化日下松陰鶴
共鳴雨露滿門長是足休因江月論虧盈

登凌歊舊址有懷包三溪使君

古臺淪落物華新對景因懷郡裏人明德祇餘江月
曉遺恩惟見野棠春天台夜冷啼烏鳥海國風高起

戰塵避亂只今身未定與君何處話酸辛

風雨夢金陵諸舊社

亂離漂泊滯天涯託跡空門不當家病裏音書思故
舊夜深風雨夢京華褰裳覔句行南陌並馬看春過
狹斜睡醒滿團寒漏斷半庭蕉葉雜江沙

聞宣城梅宛溪大叅疏乞歸田漫寄

王途誰肯念初衣一疏惟君早乞歸白社自能邀道
侶青山不厭到柴扉靜中見性知身幻谷口叅玄覺
世非散適田園休謝客孤踪無住欲相依

贈王中白水部

愛君塵性已超然晚歲論文更入玄胥室茂先原博
物吳門梅福本逃仙藏身每卧東山月採藥長穿碧
海烟我獨避兵無定所欲傳直訣愧無緣

與族四谷話舊兼報令兄二谷大叅出永康消
息

與君爲客在塵埃旅館挑燈共酒杯一去山陰經歲
久不知鶴駕幾時回兵戈滿地書難達日月催人鬢
屢衰憶昨鄞亭遇康樂蹉跎偏惜惠連才

重會鮑鑑泉漫贈 鮑精棋術

十載逢君鬢又皤年來奕興復如何人情漸覺千盤
異世事難加一着多白日偏容狂客在青山不惟醉
顏酡潜夫已得樵薪意今日枰前莫爛柯

冬日集溫州郡堂座上呈賀少龍使君

使君邀客宴黃堂滄海無虞樂正長深恩獨慚陳伯
玉清風重見賀知章話添銀燭潛分夜歌逐微塵半
入梁歡賞已深人盡醉不知萍跡在他鄉

仲冬廿八日始入永嘉夜酌袁定山兵署漫賦

遠乘羸馬出山陰雲物荒凉歳序深踏雪未因千里興把衣先㑹十年心話長斗酒偏難醉世亂高蹤豈易尋不向燈前開綠綺更從何處對知音

賀使君招飲官署席上贈楊震陽進士

殘冬海上嘆離群郡裏開筵得見君永夜高談疑唾玉青春豪氣欲凌雲旅愁且與樽罍共歡賞從教曉漏聞明日江頭又戍別寒山回首客途分

同袁定山兵憲張甌江尚寶集宴王中白水部池亭席上漫賦

海天無雪地長春池館花繁列宴新酩酊莫辭今夜酒亂離難見故交人流風自叶歌中鄭孤月偏隨客裡身佳會謾嫌無好句王維詩賦舊通神

荅王海壇兼簡張甌江尚寶

高人詞藻昔曾傳一見猶疑十載前正喜玄談延永夜不堪鄉思又殘年城頭畫角催寒月海上狼烽帶遠天杜秉卻憐張旭在與君同作飲中仙

荅徐東皐少郡

南州徐穉病經年郡裏陳蕃榻尚懸好句獨傳風雨夜遠遊偏值亂離年溪邊藥草連雲瀧市上荷衣帶酒眠白首歸田塵慮少千秋鄉社見君賢

真華道院寄贈陳一泉

旅棲地僻半成村幸尒菰堂接巷門四海弟兄今日是十年故舊幾人存每憐饋食隨潮至更喜携樽對竹論雪齋好來仙院坐月橫梅影正黃昏

寄贈王陽谷

神交十載隔烟霞歲暮相逢在永嘉愧我亂離新定足與君兄弟舊通家陳蕃一榻今能下王氏三槐世

所誇不惜歌兒催綠酒春來還看後園花

永嘉客舍與王東谷大夫對談

海國頻年值亂離殘冬漂泊任天涯一千里路見君處二十六年知我時愧把文章談歲月喜看冠冕列門楣子真自有凌塵興谷口躬耕却共誰

早春永嘉送張甌江赴順天判府

江天日暖靜風濤長咲登途氣倍豪學富五車多播誦官居三輔見清高混形豈厭酣春釀憂世偏宜佩寶刀宰國舊勳恩寵在致身報

主莫辭勞、

同朱南濵王海壇王九嶽王陽谷庚四谷王玄洲宴集項爲齋秀溪伯仲宅

羨君兄弟似機雲、藻思翩翩更出塵、今夜共余花下宴、相看俱是社中人、雨深山館潛移漏、草緑池塘欲媚春、歡賞豈堪論遠別、江雲山月倍沾巾、

避俗西山值立春漫述

深山迢遞隔江城、變姓藏身意頗清、乞食野僧疑異語、窺窓幽鳥似知名、忘機每逐猿猱侶、達化何嫌虎

豹聲、隱性由來無節候、不知春色到簷楹、

王東谷陽谷玄洲昆仲携酒遍訪西山得余隱所遂同出山酌於護國沙門僧人始識余名天明主人入城余復移遯城東水鄉詠留寺壁而去、

一住春山懶入城、往來散跡似雲輕、偶因朋舊携樽俎、又向禪房卧月明、竹外風清流枕語、床頭夜靜落泉聲、咲余已爲僧人識、明日移居變姓名、

入永嘉場訪王東華諫議

經年浪跡任途長、每到春來憶故鄉、高士遠栖滄海曲、好山偏入永嘉場、門前雨過雲長白、堤上春寒柳半黄、散跡久無青瑣念、京華玄夢隔西方、

送高四溟使君擢薊州兵憲

問君鞍馬欲何之、薊北關山尚鼓鼙、行省且須談武畧、長才偏是係安危、書圖麟閣非難事、勒石燕然正此時、壯歲提兵誰得似、臨岐揮手不須悲、

聞趙侯齋潘伯喪母寄此弔之

錢塘一別歲經春、又向金門乞病身、海畔始開番鉤

地、隴頭仍作卧廬人、天寒烏鳥啼偏切、月落空山夢獨頻、聞說君能厚鄉里、多應原是舊遷隣、

再送甌江之順天

臨岐揮手別交親、疋馬遥馳薊北塵、雨露豈因三輔薄、官居況與九天隣、訟庭半雜諸曹事、班伍惟多舊日人、此去上林風日麗、莫耽花鳥屢酣春、

黄池石岡仰峰三友期余看春不赴乃後從樽見餉感而賦此

春到天涯倍客愁、出門羞逐少年遊、不憎柳色舒青

眼只恐韶光咲白頭雪盡祇園鳴鳥變日開江島凍
雲收感君載酒遥相慰千里鄉心一醉休

寄吉龍潭椎府

烽烟迷斷故園書水國藏身借梵廬靜榻每留方士
履香林長迓使君車江梅冉冉春將至雲物淒淒歲
漸除深夜有懷清不寐一天寒月石樓虛

徐野雲同余金陵過歲偶躡齊雲遂成分跡寄
此見懷

攜君避亂住留京偶爲看山又出城一卧禪門將送

臘每聞鳴鴈益含情論交自許心如石爲客同傷跡
似萍殘雪半樓寒夜靜大江東望月孤明

卧病見月有懷黄江沙陳石江潘在溟鄭黄池
奚後岡陶江野張見田王若川

旅踪每爲病相留一卧無端忽到秋風急殘潮喧浦
上夜寒紅葉響床頭屢親藥裹時虧僮久住禪門漸
入流故友只今言面隔月華空照竹西樓

七夕奉寄季泉宗伯

殊方七夕卧江濱頭白蕭蕭一病身隔水尚逢歡會
者山川偏戀草玄人已多詞賦流名姓且共漁樵適
性真風雨相尋谷口路酒酣忘却未歸身

過訪顧九華草堂寫懷

千里尋君舊草堂蹉跎歲月轉悲涼不因天上遨遊
久那識人間別恨長一語漸添燈下淚二毛初換鏡
中霜年來世事休相較且對溪山醉羽觴

胥江遇顧九霞載酒見訪因同宗瓠川黄質山
諸君泛雨夜至楓橋而別

胥江落木正蕭蕭畫舫清樽遠見招三載雲霓隔渌

水二更燈火泊楓橋沙邊鴈侶寒偏集雨外漁歌夜
轉遥歡賞方深又爲別不堪回首客魂銷

過王仲山使君

湖塘歸卧歲將深手種蘆芽漸作林老去萬言留四
海醉來一畫比千金因憎濁世藏名姓偶入青山見
道心白首知音惟我在請君拂石奏清琴

過渌溪訪周横山少岨寫感

宦遊千里歎離群隔歲音書總未聞海內故交惟悅
我山陰孺子盡知君才高早見淹朱紱性懶終堪卧

白雲今日孤舟尋舊約可能開榻一論文

過假紫峰顧霞山舊居

寒林斜屋帶荒原幽遯人歸雀自喧過客但能書玉笏舊遊誰復駐高軒青山有主還藏骨流水無情只繞門千里交游慚挂劍臨風聊為賦招魂

聞顧九華還山因寄

長安為客屢經春共說文章滿縉紳傲世豈隨彈鋏士還山并作灌園人名藏寶籙探玄理門有安車問隱淪江上別來無鴈至思君幾度柳條新

宴白省吾司馬園亭

司馬名園舊所聞森森花樹畫迎曛飛泉作沼時通棹亂石成山盡出雲千里旅途猶浪跡十年鄉國又逢君相留燈下論心事盡倒清樽坐夜分

信宿蔣移齋地曹園亭醉中留別一首

為山築圃傍城阿知爾幽情在薜蘿流水自能縈樹綠歷堂偏是積書多三春好鳥啼晴竹六月香風出芰荷千里看花幾宵醉歡來無奈別離何

武林送趙侯蒞大參之山東

廿載始逢吳苑畔殘冬重會浙江西清時君自為僧去白首余還學豹栖瓜步凍深朝度馬魯郊霜落夜聞鷄旅遊且莫忘兵事近說燕山尚鼓鼙

訓侯四谷惠永嘉竹燈

蘭燈高吐百枝斜才子携來自永嘉羅月每能當夜挂珠林何必待春花玉光恍惚連瓊宇星彩分明隔絳紗懸向亭中照書案却疑富貴屬山家

別魯山人

麻袍久矣去人群秘跡壺中歲屢分山谷有緣常得縱江湖無地不知君蓮舟東去全依海竹杖南來半是雲明日閉門又分手却從何處憶清芬

壽沈秀菴八旬

山中杖屨日翩翩白首清平八十年三世通家成骨肉一身無事即神仙巖前春在芝長秀池上桃生海又田令子新承五馬貴蜀川終古見翁賢

再送王推府繼津北上

郡中良吏似君稀明主求賢尚未知天上銜曹雖藻鑑眼前世事只如

斯孤城今已留恩澤一劄聊将贈別離此去功名應
萬里何年山谷結幽期

鑑湖舟中遇薛方山學宗漫贈 薛與余同晉籍

逍遥林壑久藏身混跡漁樵習性真鑑水偶逢應訪
棹白頭重見故鄉人網羅已得三千士桃李初歸萬
戶春共說清風到滄海百年頹俗又還淳

山水園居感事

幾日閒居懶出門身安秖覺道心存月穿虛榻夢初
破春入早梅香漸繁定水始能窺有象青山惟有觧

無言幽林却喜人稀到抱甕行歌且灌園

寄王遵巖大參

昔日逢君江口驛悠悠歲月至於斯霜林桂晃心初
遂時事闌愁鬢又知藻譽已如風漸遂閒身惟與鹿
相宜望窮閩越懸滄海白社青山未可期

再送王繼津推府壮上

三年膏雨動隨車月滿中庭照簿書法案對天民有
頌官居傍海食無魚燕河水漲還家便越地棠開憶
政餘浙上年來多事甚掖垣疏草莫教疎

王箕泉大理寄詩論潤次韻奉訓

潽道兵戈信息稀湖山舊約悵多違宦途自覺詞名
重客路時驚世事非蓮社有緣休見阻萍踪無伏欲
相依逢君莫負登遊興荷葉方生燕子磯

許石城奉常過園館漫答

三春不見故人顏老去丰神逸若仙林下冠裳長秘
跡山中著作更超玄頭因憂世惟添雪心為離塵顧
引年時事只今難料理不如同作竹林賢

王毋孺人榮封詩

永嘉聞說孺人賢獨抱氷心二十年閨壼風霜身漸
老詩書世澤子能傳一官禄養方三載萬里封章下
九天明日南山開壽域萱花綻滿北堂前

端午夜宴陳譙山郡博官署話舊燕贈二子

高情午夜當留筵把酒論心各黯然計拙俱傷老大
日途窮兼值亂離年官居且寄千山裏時事休論廿
載前別久羨君雙鳳美雲霄指日看聯翩

午日同諸紫橋宴劉梧峰元戎草堂賦詩見謝
兼呈令兄松峰元戎

端陽宴客酒盈卮好事如君四海無百代簪纓文武共一門聲譽弟兄俱洗杯屢換花間席出饌時傳竹下厨世亂郎今求將畧肯容衣馬滯新都

端陽前一日雨中同王十嶽過讌管同溪樓上時花竹一庭雲山滿戶恍惚坐南宮畫中酒酣主人索寫壯冊乘興賦此

風塵長揖道人顏今日登樓意始閒庭雨金龍管氏竹溪雲糕出米家山他鄉値節樽頻倒亂世飄蓬鬢已斑自笑酒酣多豔思名花寫滿玉屏間

孫九野溪亭竹澗入城見訪無期同過黃文蘭翠館

羨君家世著新安樂善憐才世所難浪跡自慚隨地着高情不厭冒炎看一樽市酒聊相款千里羈懷得暫寬郎向西岩逃暑熱再期同看谷中蘭

答鄭龍坡明府

千里間關一病身每勞陋巷駐車輪心多道義長加愛跡共天涯倍見親花為陽和皆笑日草因澤至更生春明朝拂袖辭君去河朔逃炎作醉人

正月十日發太倉留別周仰峯法曹

殊方離別且休悲隔歲淹留更有誰病酒怕逢燈火夜挂帆偏趁暮潮時故情惟見綈袍在宦況多應海月知北去燕城猶作客瓊花開處陪相思

渡楊子漫贈李晴湖總戎

元戎家世出燕畿坐鎮江東四海知一自樓船清水寇至今草木盡旌旗百川魚鳥晴隨陣萬里星辰夜對綦野老無能籌世務聊因無事話瘡痍

哭張文東

人中意氣獨君多中路其如永訣何管仲豈能忘鮑叔相如無復諫廉頗空山日落啼烏集華表天寒片月過賴有文章在人世九原不用怨蹉跎

退菴道者

紅園清路隔紅塵綠草踈林入海濱半世已忘遊宦志一菴甘作退居人因探靜理從方士為覓知音過遠隣千古淮南風尚在小山桂樹又逢春

趙司空督兵吳越詩

內曹上疏乞行軍手握兵符四海閒法震三臺驅虎

豹地開八陣動風雲經年勦寇空傳捷指日成功定報君白首潛夫無寸補聊將綵筆記殊勲

楚遊歸泊睦州水驛送王瀛溪二守代覲北上

西遊愧我初歸越北覲憐君又入燕今夜城頭同旅泊明朝馬上各風烟荒村戰壘吳中路遠道氷霜歲暮天聖主若詢江浙事為言民業已蕭然

贈王東白判府

蘭渚流杯事未陳風塵一别又經春才淹白首聊為郡吏隱王途且避身應淡尚能分禄米亂離偏自戀鄉人明朝客路堪回首江上相思月正新

以上七律三卷共選○○首一篇○首十篇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 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五言絶句

醉中為莫水部寫小景

雲照亂峰黑江迷高樹空古今多少論都付水聲中

問守泉過建業舊邸

多君念遠人涉水到京國對酒兩無言一咲一俱足

答陳譙山郡博惠扇一首

開處月光瀜動時炎氣清知君克己意不使一塵生

漫書張生扇

昨別心猶戚今逢懐未開君身似潮水朝去暮還來

為項子漁寫文川圖

知子在川上長歌秋水吟還將川水性默契仲尼心

題曹原田郡博紫陽吏隱卷

道宏不礙宦心閒即成隱羨君軒冕流不減烟霞性

又

朝采泮水芹暮憩紫陽山縱浪風塵表白雲同往還

又

有冠長挂林無酒且咀道勿生外慕心聊從吾所好

又

在山不着山遯心非遯跡心跡兩能忘進退自安逸

感興十二首

客心厭天涯總憂郎還家睡覺天未白萬山秋月斜

又

居人愛幽林行旅喜通路所貴在適宜那復計脩阻

又

稚抱隱人性聊爲沮溺耕車馬久不至漁樵知姓名

又

夕陽返溪口暗水鳴竹根坐久道心寂青山正在門

又

睡起倚庭柯幽意對禽語忽見苔上花方知夜來雨

又

雲籠山不開山推雲不去風過見青山白雲又何處

又

倒樽酌月華醉抱嫦娥寢睡醒覓嫦娥月華過西嶺

又

北風布同雲寒雪遍郊野忽聞敲石聲必是尋梅者

又

顛風斷復發落葉散還集山黑行人稀白雲生亂石

又

我有綠綺琴泠然太古音一弾人不識流水知余心

又

夜靜萬慮澄欲弾尋心友聊因半溪月酌此一壺酒

山冷流夕靄林空見野燈月出偶閒步剛逢門外僧

寫畫寄謝蘭阜符卿

採藥那因斧樵元不在山請君尋舊路覺處是玄關

題王仲山禽畫

北風走江沙寒藤挂茅屋早起不知晴波光上窓綠

寫山水襍咏

知尔曹娥住因多孝子心堂前恩未報腸斷夜烏吟

又

海上有佳人高樓結綺新相思一片淚弾濺越堤塵

又

知尔逃真色空門自作家聽經有露鳥長至济金波

又

月落青山寐啼鳥伴獨愁思親日夜涙都作漢溪流

又

寒江一片石倒影斷霞紅風落孤雲外秋生雙樹中

又

平江留晚照高樹落秋聲獨坐虛堂際蕭蕭沙鷺鳴

又

樹綠影在水山高青到天停舟秋思好明月滿前川

又

樹裊青雲色山移白日光道人伊水上看易啓舟房

又

山靜秋聲遠天清樹影稀日斜江水綠人與鳥忘歸

又

日轉山容斂雲陰夕景移臨軒就讀易秋至不曾知

又

雲出千山動風回萬樹喧花隨東去水不遠是桃源

又

郊樹凍猶綠水雲寒不飛道人幽興劇獨坐已忘歸

又

千山暮雲出一湖春水流地偏無俗轍落日野亭幽

又

夜來風雨急落葉打柴關曉起敞溪閣亂雲猶滿山

又

叢木蔭遐甸流泉激崇岡日暮主人返白雲飛滿床

又

殘月迎煙舫長風鳴荻花得魚不入市換酒向村家

又

一湖春水流千山白雲暮悠然濯足歌漁人遠相和

又

日落春樹寒山空暮雲走折柳貫白魚誰家熟新酒

又

因看山上雲偶度郊西樹忽聞漱玉聲尋到泉流處

又

曉行路未分日出天漸晝緩轡度長林山光落馬首

又

山色度空林灘聲激亂石落月半沉江漁人夜吹笛

寫牡丹樵咏

君有看花興牡丹栽滿林白首穠香裏而無富貴心

又

千里人猶別兩春花自開幾番花下酌不見一書來

又

君家富貴種不似牡丹花白首書千卷綿綿度歲華

咏紅葉

寥繞年年夜心含日日春從來此紅葉獨寄有緣人

咏薔薇

百越客將返雙溪人未回薔薇不待主先放一枝開

咏桃花

盧子惜芳春看花問四鄰今朝桃樹下不異武陵人

咏杏花

帶雨香如織凝霞錦作堆雲衢堪託種何必日邊開

又

越國千峰曉燕河萬樹春忽逢牆上杏却憶日邊人

又

風吹杏花樹開滿竹林西誰家雙紫燕來借一枝棲

咏玫瑰

東風吹急雨入院發玫瑰向晚酌花下幽香落酒杯

咏海棠

二月海棠春芳華入戶新如何花月上長照別離人

咏荷花

虛中探道妙直處得真心悟出清香外從他綠滿林

又

花結同心瓣荷生並蒂枝從來不污性惟有水曹知

又

蓮幹虛且直使君心頗同移栽曲池上長得被清風

又

曲池荷葉生遙憶黃山隱何日向花前同爲碧筒飲

咏芙蓉

色併朱樓艷香乘綺陌塵那知江上種不是日邊春

咏菊花

不作清香色偏於歲晚開東籬新酒熟陶令未歸來

又

獨抱歲寒節每栽三徑花年年列樽俎處處說勝家

咏竹

山亭別君久老竹幾生孫安得蒼林下清風對酒樽

又

當年別君日霜樹正凋零今日重逢處岩頭竹又青

咏梅花

顛風急夜流片月收殘雨笛罷人未逢梅花落孤渚

又

吹笛向山阿松清韻轉和月明人迹靜滿地落梅多

寫花鳥襍咏

江風到西莊吹破芙蓉蘂日暮幽禽來穿花浴秋水

又

春雨望不至乍雨飛亂沙知時惟布穀啼上海棠花

又

君家伊水上小閣近垂楊日暮春風起飛花滿石床

又

酒酣涇不穩啼鳥滿庭柯何處夕陽至一簾花影多

又

日暖花如霧風清鳥似簧恰逢堤上女兩兩踏春陽

又

鳥有同枝樂人多異地思將書托飛翰報與子真知

又

沙鳥能求友哀鳴向水湄自憐孤寄處不是共棲時

咏兔

日落郊草黑風高林葉暄山空無臘騎騁足向中原

又

逐獵遠林外求群平野間天寒雪欲下日黑好還山

又

天黑雲初斷風高兔正蟠遥憐江上叟倚劍望中原

咏雪

江行多苦寒得句不能續日暮前村昏雪深沒驢足

王維一卷書跋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絶句

寄馬孟河彭少白

千里逢君溧水隅寒林坐對一燈孤還家又値春花發欲寄音書鴈已無

送張伯紀還關中

憐君獨棹渡黄河西北山川入雍多料得到家春未至馬蹄半在雪中過

武林送蔣山人遊越

越山春樹映千花百丈雲門挂紫霞今夜月明堪遠泛畫船還是泊誰家

寄金子坤

高樓明月暗秋燈望入雲山思萬層一自楊州託魚鴈三年無信到金陵

再宿段子良石樓話舊

尋君遥宿萬峰頭寒月踈燈共一樓世事從前不須問毘陵城下水悠悠

眞州訪譚子羽

海上尋君路半迷畫船如入武陵溪橋廻流出桃花水應有人家在樹西

送許老還蜀

秋月如霜映大堤白頭相別本無期君歸西蜀蚕叢路可似江南陌上時

題畫贈姜明府

暮雲春樹路千重雪後看山到處同夜來燈寒無客過月明江色滿樓中

宿沈溧陽沙棠舟中

風廻城闕夜開笳水轉南橋萬柳斜忽見沙棠舟上月却令遊子怨離家

送陳見吾明府赴召北上

三年為郡政猶存又捧徵書謁至尊豈是仙姿戀軒冕漢庭方朔在金門

送程廣文之永新

幾年論道絳紗幃一去西江信漸稀惟有杏花壇上

月令人千古憶清輝、

送蔣湘厓明府遊仙

王喬令尹本神仙混跡冠裳了俗緣今日雙鳧向何處明朝相望滿人間

其二

南山學道歲華深石竅成丹砂萬金一曲清琴半瓢水人皆知尔不貪心

送王龍臣諫議北上二首

東去春潮到驛門半江風雨近黃昏自來知己難為

別不是殷勤戀酒樽

日暮仙帆度海門眼前烟火幾家村襄陽釣叟頭將白空有王維在掖垣

柳少明遷居

卜宅新堆滿架書鑿池先養化龍魚半庭綠草千竿竹來往人稱君子居

送蘭應可

郎君少小別揚州十載隨官越水頭此去吳興還作客月明長照兩鄉愁

訪周明府聞聽政不入作此戲之

幾樹寒桃挾滿池縣庭無事日初移滁郎近更勞民事不似閒居作賦時

咏梅

黃沙萬里寒雲閉臘盡交河戍未還但見梅花飛落盡不知羌笛滿關山

送謝蘭阜尚寶使楚藩簡王一山

星軺兩度歷湘潭土俗王風日漸諳聞說衡陽有鴻雁音書莫惜寄江南

寄山海關方十洲兵曹

扞國防胡節制尊喜無烽火照黃昏于今綠草盈邊壘始覺春風渡玉門

題謝汝湖冢宰美人卷次金太史韻二首

內國名色本羞花早夜含恩望翠華旋整新絃寫新調知音還自待官家

隔花按曲月臨墻欲覓知音懶閉妝撥盡相思不成調御溝流水亂人腸

寫畫寄費民義

宮墻紅杏是君栽去後新花幾度開江右鴈鴻長不斷傳情那惜一書來

送李雲

去年長約看花時待得春來病又侵今日病強君又別一春多負看花心

送何山人入洛陽

憐君歲暮復離家遠道冰霜信漸賒到得東都春又至何愁不遇洛陽花

過韓氏山莊

莊居閒寂樹爲隣綠野青燕四望春一自陽臺夢醒後前山雲雨尚疑人

登金山

瓜州霜落鴈初飛鐵甕城寒樹漸稀南國興亡在何處金山殘月夜潮歸

武林遇張有功因寄徐龍陽

臨安爲客望山陰湖畔看花憶上林一見張卿問徐幹可能詞賦說陳琳

贈陳粹陽二首

半生衣褐望燕京空有文章愧聖明未得乘槎向天漢且將時命問君平

測晷占星二十春餐霞那復厭家貧白袍不蹈金門路甘作城西賣卜人

題畫贈長谷

天台春雨發胡麻一片丹山萬樹霞但見落花浮水出不知谷裏是人家

訪張白厓不遇

經年不食洞中霞門外山桃又放花明月半簷松露

滴道人今夜宿誰家

送張舍人還永嘉

幾年相憶在京畿一遇吳門便拂衣君似舟前夜潮水繞臨江口又西歸

宿曹園謝彭夢濂太史看病大佛沙門漫寄

空門得病好隨緣嘗藥多應借佛錢世事身名君莫較閒樓且對樹頭泉

送王九嶽之曲靖二首

十年江國歎離群一日逢君又送君把酒城頭看行

邑海天南去即浮雲

爲郎萬里向南中天遠山寒樹正紅欲盡一樽論遠
别月明潮上又匆匆

爲孔文谷學宗寫聽風圖

山畔道人秋思清竹樓八月傍溪流西原日暮海風
至幾樹亂雲殘葉鳴

送姜廣文之長沙

洞庭西去水漫漫官况惟餘苜蓿盤自有春風滿庭
戶爲官休歎一氊寒

登龍山望宋承山舊館寫懷

一去邗門歲月新桃花縣裏自行春越山舊館生新
竹何日重來問主人

仇家山逢南橋老人邀飲

夕陽驅馬渡林塘望入南橋一水長正喜山家新酒
熟隔籬野老喚人嘗

寄林少峰春卿

憶昔與君花下時燒燈終夜倒金巵幾年不見燕河
鳳每見花開怨别離

送楊月山參將之湖南

三春樓櫓出江東萬里風雲入掌中明日旌旗臨楚
塞蠻王應拜舊元戎

劉梅野遊燕道入雲間因致問徐長谷

劉生俠劍走燕臺馬度雲間花正開乞爲陳蕃問徐
穉幾時下榻豫章來

送俞生

昔日曾爲吳苑遊逢君同醉酒家樓今朝又逐山陰
棹明月長江是别愁

送金少府丁憂還家

一片孤帆鑑水西秋風芳草正萋萋傷心千里桐江
路月落青山烏夜啼

送東武赴初泉講館兼致問沂川王子

山陰獨棹問初泉紅杏花時坐講筵三月知君試春
服遙攜童冠浴沂川

别周麥泉通府

寒月初沉江水深片帆欲動别離心望京橋上重回
首惟見甘棠滿路陰

別胡桐厓二守

問宇方從滄海過、別筵又唱渭城歌、酒杯欲盡放歸棹、桐影澌厓殘月多、

留別章三洲侍御

兄弟情親已十年、相逢重扣雪山禪、歸舟夜出高橋路、夢覺鷄聲月滿川、

攜樽過王越崢太醫宅

十年醫國住燕畿、千里長懸見面稀、今夜須酬杏房月、幾人榮祿得南歸

題畫送宋伯貞明府入燕二首

年少爲郎氣色除、青袍白馬入京華、知君才藝如潘岳、特贈河陽縣裏花、

其二

十載交游是故知、相逢長恨看花遲、今來正值春光好、纔見花開又別離、

寄陳梧岡使君

三秋吳地識君顏、五馬仍從海上還、仙郡爲官多暇日、案頭長看赤城山、

春日寄懷吳受齋史元登龔應峰三子

一住長安信漸稀、離心付與鴈同飛、出門愁見垂楊樹、長盡新條尚未歸、

贈堵味素

一壺長挂市中闌、採藥時登海上山、甲子不須教鶴算、仙家歲月異人間、

寄孫石雲

綠樹青霞畫不分、水邊書閣淨迎曛、知君正在山中住、雨過長生石上雲、

寄送華補菴主政北上

聞君三月上長安、千里春花馬上看、西望東風無可寄、相思聊折谷中蘭、

郊行謾興

山橋野店酒盈卮、挂杖無錢欲典衣、日暮楊花太無緒、隨風却自渡江飛、

寄壽袁定山推府兼送膺取北上

遙憶元宵開壽樽、正迎册詔下天門、願君飡盡蟠桃實、歲歲年年奉

至尊

送汪秀卿春試

浪遊滄海識君稀一宿山樓又别離北去關河幾千里亂峰孤月是相思

寫海山圖贈陳侍御

君於海上築書臺瑤草金芝隔幔開披卷不知過夜半萬山寒月送潮來

贈朱子潔

南國惟君友道存遠煩移棹過荒村林亭雨過好開

坐江上亂峰青到門

豫章劉初泉憲副同酌胡學宗官署寓感

逢君千里在章河一問鄉園淚轉多不必重題海中事江南隨地是風波

贈王昆岡都閫

將軍聲價本連城一鎮天南萬堠清閑向昆岡開洞閣案頭時有陣雲生

送江廣文

三年越海振斯文十里清江路又分莫惜杏花壇上

别故園桃李正迎君

過韓氏山莊

花落風斜江雨昏野田茅屋數家村客來下馬忘歸路盡日看山對酒樽

斜溪訪徐省時

青山古樹帶蒼霞訪友時沿浦上沙孺子書堂何處是斷橋殘雪一溪斜

貴溪泊遇周少岡

看盡千峰到大溪城頭泊棹日初低逢君莫問兵戈

事越上田園非舊時

閩嶠尹吳半村築城拒倭寄此

東來海寇日縱橫刻水風多戰馬鳴境内何須重設險君才萬里是長城

送倪象峰入龍游傳學

海寇西奔未解圍君今獨棹復何之遥知高弟談經夜時有烽烟照絳帷

代送桐陽北上

亂離時事日艱難两浙儒生盡出師君有長才當萬

早北遊專待請纓歸
時危兵甲遍郊墟村落無烟是戰餘今日送君耶水
上不堪哨馬雜驪駒

送陳省軒郡博轉任襄藩

與君同志復同宗三載交游在越中今日驅車向藩
邸自憐無地坐春風

亂離從宦任沉浮湍路風塵變素裘君自安心學王
粲懷鄉千里賦登樓

寫春軒圖

高人築室學龍蟠綠樹清流繞石欄聞道春風到芳
草開軒時展太玄看

送王子明還山陰

天涯分手各霑巾東去關河柳正新詩酒債多歸未
得煩君傳與故鄉人

旅夜喜王問川來訪因寫詩圖贈之

君發婁塘趁晚潮訪予不憚海天遥寒衣燈下咲相
語心事兩年如昨朝

再題楊雲邑草堂

萬仞雲中是尔居開門延月夜披書移將蜀嶺楊雄
宅聊當匡山太白廬

夜半同周使君陸南門過陳僉憲宅漫賦

永夜天街燃炬新殘冬五馬當行春與君弄笛青溪
上不是當年看竹人

再贈陳午江僉憲次前韻

江上愁多鬓雪新廬邊樹老不知春凄凉一片寒宵
月長照空山獨淚人

發姑蘇留别胡南芝

我居東越尔吳西父子同庚世所稀回首不堪江上
別斷腸愁見鶺鴒飛

吳江寄懷周仰峰使君二首

獸客懷人夢正迷野橋殘月亂峰西怪來冬盡天無
雪短棹何由到剡溪

歲暮覊人傍海雲長林下馬對斜曛三年不見東來
雁到處逢人問使君

送周鳳南太守扶喪還姚江

麻冠白盖出倉州父老臨江淚盡流更有澂潡數烏

鳥送君啼滿暮城頭、

王方湖民部留酌舟中漫贈

吳關東畔乍逢君江上開樽對夕曛醉罷燈殘又分手自知身世即浮雲

畫船列席酒生春落日澄江水照人莫惜傾談醉深夜與君俱是客中身

雨夜與秦子登樓賦感

東來烽火接江天風雨登樓淚泫然安得與君長對酒醉中同過亂離年

京口送許劍泉之徐州二首

南徐風暖百花明正好看春又遠征北去淮河路千里片帆十月到彭城

城頭把酒唱驪歌風靜潮平奈去何莫道相逢易分手人生自古別離多

贈漁隱

君作漁翁釣海濤我爲樵父在山林相逢自覺心相契共醉斜陽話古今

燕城遇童南衡侍御贈答一首

客裡逢君復送君臨江折柳又斜曛從教日醉長安酒世事于今不可聞、

燕城旅舍送祁蒙泉節推之保寧

星軺暫駐廣陵西話盡鄉心到會稽此去爲官向巴蜀相思莫聽嶺猿啼

端陽邀姚江門小酌

兵戈滿路又端陽村落無烟艾葉長小酌莫辭今日醉幾人爲客在他鄉

題方朔偷桃圖壽陳少府

西池桃實已三偷大隱金門又幾秋君壽惟期似池水年年長繞漢宮流

題曹紫峰廬墓圖

空山秋露晚淒淒獨結衡廬傍塚西一枕思親夢初覺半林殘月夜烏啼

夏日沈樟亭招同沈五雲許石屋丘玄麓張芹洲蘇眉陽顧省亭宴王小亭園中乘醉和歌既夕而別

園亭集宴引杯長五月風多白苧涼旅食頻君長作

件醉來不記在他鄉

座客如雲半故人對花恨惜醉餘春興狂不覺高歌
發月轉雕梁落暗塵

雨中寄吳珠川使君

池上花香酒欲醒雨添草色上中庭與君未踏西湖
路幾夜春山入夢青

送人還蜀

久遊江國草萋萋萬里家山落日迷幸有歸心似明
月今宵先度蜀川西

宿潤州半月再入金陵留別姚麓居道紀

山人道者本同清來往天壇若弟兄他日金陵憶君
處城頭愁見七星明

半月齋居道者家碧桃千樹吐春霞今朝送別江邊
市馬上停鞭看落花

大水寄懷童侍御南衡

同君五月別楊州一病南徐又隔秋千里還家猶未
面洪濤正滿大江頭

夏夜寄懷金內翰

千里辭君出武林三秋旅食傍蕪城追傷離別不能
寐夜半月高潮水鳴

遊無相寺

王輦曾經野寺中宸書猶在翠華空斷碑世遠無人
識落日鶯啼古殿風

壽徐少府母夫人八十

工姜清操出天真歷盡冰霜八十春有子為官能涖
政千秋民社說夫人

奉寄徐東園世長三首

西園喬樹昔曾遊一去山中十二秋千里雲鴻看不
至吳天北望思悠悠

風落孤亭池竹秋曲濤終日看觴流檻前更有如山
石竇水能飛十丈毬

南望藍田數畝居仙人種玉廿年餘隴頭尚有梨雲
贖几上惟餘掛角書

席上贈陳六木

廣陵一別隔江天楊柳春風又八年莫惜紅顏酹板
酒青樓明月幾迴圓

芙蕖六月又生花池水風多蕩晚霞記得當時醉歌舞不知閣裏是誰家

贈張月峰封君

七十康强見者稀白頭況復着朝衣閒居恰好長江近夜夜潮聲到釣磯

已酉七夕旅集蕭山張南園庭館因思去秋是夜客眞州赴西莊之宴感懷賦此

去年七夕滯眞州月滿西莊集讌遊今日蕭山重乞巧南園歌舞看牽牛

越城東市送馬白峰太守入燕

日暮見君東市邊坐揮白馬入幽燕匆匆别思不能道心與海流應到天

石屋敬所二君約入玉泉禪寺不見書此以歸

盡日空門紫翠微短林幽鳥靜相依故人車馬何何處滿地野雲閒自飛

送表山人還廣陵二首

月出潮生江倒流别離無奈又逢秋吳江楓葉紅千樹一夜隨風滿客舟

吳閶日照暮城頭紅蕖風微放客舟君到南徐問歸路斷橋明月是揚州

懷王君冉山

昔懶丘園與病宜知君看竹自無期相思不覺過殘暑新雨初來又滿池

輓鶴江俞君二首

思君長望大江西草樹荒凉舊路迷月落山空人不見斷腸惟有夜烏啼

君昔閒居江上春青黎白鶴日隨身于今騎鶴歸何

處江水悠悠思殺人

胥門遇趙侯齋大叅漫贈

與君相遇客途遥屈指星霜十五年歡笑不殊雙鬢改燈前把酒各悽然

贈美人

小卿十五住吳西楊柳樓中學舞齊夜半筵前開一笑能令月下萬花低

蘇門贈胡之南二首

野客茆堂江上開捲簾時見水鷗來杖藜何必看花

去自有芝香入酒杯、
郭外山光蕩水處臺邊花草憶吳餘五芝南向青雲
裏知是仙人種玉居
留別俞子亨
同君寒夜宿江皐江雪堆蓬二尺高千里飄零在窮
路相逢無可贈綈袍
我尋舊籍向毘陵尔爲從官憶紹興千里重談十年
事一宵別淚盡成冰
天涯霜雪遍歸途一去寒江旅跡孤念尔相知如骨

肉誰云四海弟兄無
客武林寄謝可山擇賓山
別來江栁幾廻新旅食吳門又見春莫怪頻過藏竹
戶與君元是故交人
聞姜處樓至武林因寄
囊琴千里覓知音猶自看花滞武林只隔錢塘一江
水問君幾日到山陰
題畫送馮禹山令子
郵亭花落又殘春疋馬長鳴萬里塵入國君爲定省

示故園誰是舞班人、
送姜對陽之祁門
問君何事向殊方日午江頭水似湯我獨相思對芳
草夢魂一夜繞池塘
寄史大梅明府二首
與君九月別揚州江上芙蓉幾度秋三載卧占雙淚
眼鏡中惟見雪盈頭
去歲吳門逢對陽說君同甲巳爲郎只今又是朝天
日應有賢聲到帝鄉

沈青門移居四首
築室偏居萬栁源穿林時聽野禽言雖邊正近西湖
水恰好分流灌藥園
大隱塵寰不問憐一瓢深巷且安貧知君名重難藏
跡門外時過問字人
參玄長著養生書混跡聊尋市上居世亂只今求異
士知君不久卧茅廬
青門爪長緑初肥小巷花深燕子飛近說休文啓東
閣高談還待謝玄輝

席上贈張封南明府

嗟君濩落在風塵一榻蕭然客裡身名賤愧無排難
力閉門空作著書人

泊蘭谿寄唐雪岡二首

谿上霜寒野菊香家家壓酒喚人嘗聞君恰在谿南
住喬木千章映雪堂

水碧沙明天倒開旅遊多病鬢先衰懷人夜宿城頭
月耐可溪聲上枕來

月夜與汝言大綿携酌滕王閣席上聞警

携樽高閣月當天坐對江流仰昔賢半載離家腸已
斷那堪海上又烽烟

舟渡漫述

山影籠江晝作陰石牙如戟水澄深縱然此地風波
險不及行人朝暮心

挽王梓沙少郡

傾蓋逢君意已親風塵一別又經春誰知東閣論文
伴翻作青山掛劍人

客路南州世已非干戈滿地故交稀山深樹老更誰

在獨鶴夜寒何處歸

坐東武明府官舫寫懷二首

章江城下水頻流千里林宗入楚遊惆悵同心不同
往相思愁上李膺舟

逃踪千里泣途頻一棹秋風共此身昨夜無端作鄉
夢今朝恰遇舊遊人

瑞洪舟次別王竹厓印山伯仲

江行桂席幸相隣雲水仍從此路分十載懷君初識
面不堪今夕又離群

柴家渡中遇石湖以別久容變彼此相顧而去
後詢家人始悟其為石湖也悵然寄此

少日別君今老大忽逢江上各生疑却憐對面不相
問何及昨宵飛夢時

送滕桐陽往吳興授業

吳興山水昔稱奇君去登遊正及時明日携徒試春
服不殊點也浴乎沂

送劉生入天台

清遊到處是仙家何必餐丹駐歲華若見天台採藥

路莫因谷口問胡麻

送張伯祥掌教萬全

年來胡虜犯燕京八郡材官盡講兵君去萬全為博士當今高策作長城

送王繼津推府入燕二首

少日曾聞經國才一官聊寄越王臺朝天早献安邊策坐見胡奴入貢來

琵齊高傍海城西庭下人清草自齊萬里銀鞍向燕闕千年明月在耶溪

送陳紫岡廣文

十載交游鬢已華一朝分手又天涯自知此別無窮思歲歲春風在杏花

尋友仲不遇

盡日尋君不見歸淡烟踈竹鎖荊扉立殘秋月夜方靜燈火隔簾人影稀

龍原王子以父勅赴召今且讀書太學後典司待因其行為詩寫送之

江右藩城百戰餘将軍封爵近何如君登國學齋居日莫向燈前獨父書

送劉子臣之安慶

遠遊一劒挂君衣便有龍光動少微萬里獨憐江月在年年惟共客帆飛

送錢龍川入吳門授業

越水春來漸滿溪送君延論日初低明朝回首錢塘路一棹東風道又西

寄題王龍溪表叔池亭二首

一春多病念君深每自看山坐竹林為問道情何所

似今宵明月到池心

丘園歲月未蹉跎手著詩書日漸多莫道閒居心太寂由來池水不生波

送武三從軍

仗劒投戎膽氣新登途何必問迷津關山明月依然在今古惟多出塞人

夏日寄蔡伯安

長日高樓別所歡寂寥孤抱若為寬莫言我以日為歲誰似君心臭若蘭

送徐思聰北上

白草萋萋燕塞秋吳山行盡是鄉愁莫經北海停帆宿恐有人疑范蠡舟

寄馮敬叔令尹二首

久遊京國歷寒暄雙鬢驚時雪漸繁莫恠閭人來未授君猶無夢到鄉園

一從衰經謁燕畿歲久多應換色衣共說川流終到海君今何事不思歸

寄友

閒君幽避傍江干天畔群山入座看長日客來無俗翫一盤中惟有數株蘭

送朱東武春試二首

中年才譽四方知獨上金門氣益奇斜日渡頭風始靜扁舟正是濟川時

驅車萬里度天津雪盡都門又見春君到長安騎馬路鶯花應識舊遊人

別友

與君一日定交新回首仍爲千里身獨得長存近來意慇懃憐取未歸人

綠竹林中醉別觴青山郭外是他鄉還家檢取林中竹只恐新枝又過墻

贈錢菊潭

一壺聊向市中懸施藥功多不索錢莫泛玄洲拾瑤草君今無事即神仙

送葉如齋入望江授業

望江寓館月長輝城下江流繞帝畿夜永客心清不寐潮聲偏到讀書幃

贈黃山人

淮海懸壺秋又春衡陽無信鴈空聞長天一路斜陽色極目楚山生白雲

送張栢嵓丁少微之海上授業

談經海畔集時髦共說師賢弟子高三月浴沂天又晩絳帷月落聽歸潮

送劉子臣之望江

望江耶水各天涯來往年多共是家千里風濤半帆月相逢不覺鬢都華

送周泮峰入金陵

片帆西去大江遥落日長風送暮潮若到金陵歌舞地好因芳草吊前朝

題美人踏青

踏青行趁落花風桃臉酣春粉半紅相見陌頭回首去無言一笑意千重

追送蓉洲漫寄

霞袂香襲自作群錦帆一片逐行雲莫疑江上尋蕪見兩岸芙蓉盡是君

過諸元岡博士公暑割鶏留飲以事辭歸賦此見謝

山人禪性與雲閑偶爾乘風暫出關自是無心縈去住却隨倦鳥又還山

海樵先生全集卷十二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瑤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絶句

贈孫用晦道人

道人心契三天餘寄跡空門日晏如江海一身何所在杖頭惟挂九籌書

千里相傳數術真十年雲水寄閒身會稽道上俄逢汝說我窮通似買臣

寄呂老山

海上王師剿制新書生盡是幕中賓知君素有安時志莫戀青山老却人

發嚴瀨留別王瀛溪二守

片帆曉發睦城津殘月孤雲共客身他日如過釣臺路知君還憶避時人

戲寄吳珠川使君

海國秋風吹戰塵逃蹤江上且藏身聞君舊在嚴州任今日相逢是主人

雨後寄陳一敬四首

春溪雪棹興難乘獨夜山窗帶雨憑東望高樓知不
遠飛雲睐處見書燈

短閣空床夜漸過相思咫尺恨填河君如知我經年
淚還比連朝雨更多

山亭相對讀書臺暮雨行時夢未來坐盡孤愁方着
枕芭蕉吹響落空堦

吳中一別已三秋萬里仍懷楚水遊日下若教歡會
少他時空有別離愁

送姚皐亭使君入惠州

使君五馬鐵連錢東入羅浮駕海烟聞說甘霖隨馬
足惠州明日是豐年

答謝尚寶蘭皐來韻

杖藜日暮看山歸樹色雲光尚滿衣却憶賞花人不
見夜深和月夢柴扉

柬寄袁荆州定山二首

使君爲郡在荆州夢繞湘江萬里流聞道近來威已
震行人疑是漢亭侯

當年同醉越山春海國無虞化日新今歲亂離君在
楚閉門甘作獨醒人

蕭山旅夜有懷楊嚴州使君

夜半錢塘潮水生蕭然一棹泊孤城夢回不覺相思
發耐可嚴灘月正明

送秦子登入金陵三首

日暮逢君在路岐短篆臨水立斯須休言江上相思
否今夜月明君自知

金陵西去路漫漫酒盡長亭別更難十載交游千里

道請君細把柳條看

別君偏易見時難明月惟能識肺肝他日孤舟有鄉
夢隨風先到寶林山

送張舍人北上

聞君却憶十年時一日萍逢幸見知滿眼干戈身未
定道傍分手益凄其

旅中遇許近山少叅漫贈

海國兵戈聚若林逃踪誰復厭山深荒城旅食無相
識岐路逢君抵萬金

與君爲客共天涯兵亂年荒更憶家何日西湖聊蕩槳暫將愁思寄秋花

曉起漫興柬謝與槐大參

長途久已慎行藏世慮全消興味長酒債萬家詩滿案青山莫訝道人忙

市上逢王亮卿

吳苑分裳又幾春干戈無處不烽塵相逢市上休相棄與爾同爲失路人

題鄭靜竹卷

人間無處散煩襟爾圃猶存舊竹林奏轉瀟湘風乍歇半窗寒月夜生陰

武林道中遇呂尚賓因贈

吳天鴈落日西殘市上行歌遇呂安下馬莫嫌留戀甚亂離爲客見君難

旅食吳中歲月多風塵歸路歎蹉跎因君一問家鄉事江上田園今若何

送趙方山使君還永康

流落天涯值亂離風塵阻絶賴相攜明朝忽作江頭別一路寒山送馬蹄

送宋石門山人入餘杭兼問周明府二首

嗟君十載尚遠時囊裡焦桐未見知歲暮干戈猶在眼更從何處問鍾期

十月東遊興轉多餘杭山水雪中過煩君爲問周明府官况吟情近若何

旅病寄周液川明府

途窮恰與病相宜客館蕭然更對誰縱有交游滿江國所思多在亂離時

寄沈劒南

春暮同看越上花吳中六月又還家不知秋後尋真興曾度天台洞口霞

戲寄吳昆麓

聞君向曉發歸舟明月圓時過虎丘若到昆陵舊栖處桂花開盡故園秋

寄金子坤

秣陵西望路千盤海月山雲幾度看莫怪年來無鴈至亂離偏是寄書難

陟岵詞

憶昔登山望嶺雲每從雲處即思親如今淚眼登山望只見雲飛不見人

寄沈青霞明府

萬里憐君只此身黃沙白草屢經春如何東閣論文客却作邊州久住人

送吳疋山省親還江右

平明一騎發錢塘潮落嚴灘路渺茫親在會溪家在楚不知何地是君鄉

病起寄懷朱水樓

花飛草綠又殘春病裏無聊怨信不聞知爾遠來耽靜樂一溪流水半樓雲

題俞漁隱卷

近海烽烟日夜明野田農畝盡爲兵官司更有徵求事且託漁竿隱姓名

一從江上着漁蓑山月川雲思轉多穩坐釣舟休遠發乾坤無處不風波

武林記夢

錢塘東去水悠悠山外千峰是越州客有同心不同住昨宵空作夢中遊

江國風塵百戰餘青山何地可安居秋來每恨長離別夢裡逢君當寄書

別來不覺換秋衣浦路干戈信漸稀猶幸君家共鄉閈一宵一度夢中歸

寄張思楓

相違一刻若離群消索楓陰又夕曛行盡長林猶未見相思只隔半山雲

戲寄王瀛溪二守

歎客三秋出武林停橈雨醉睦州城日斜東發無人共惟有青山解送行

玉山市與章陳二生集飲

與君同里復同遊短劍孤琴共一舟千里纔登玉山路停車且醉市中樓

題項秀溪半華山房

溪上道人幽思長堂開東郭引清陂日斜開戶看山色千里泉聲半在床

鉛山輿費石湖話舊

乾坤一別信音稀世事悠悠值亂離廿載故人千里會燈前愁見鬢成絲

兵戈兩浙半瘡痍千里逃名只尓知莫問山陰舊遊客人情不似廿年時

交道驛口逢侯二谷大參二首

歲暮逢君驛路傍停驂相對鬢俱蒼日斜無奈分途去回首寒山各斷腸

傾盖相談意氣新臨岐無計戀征輪揚鞭一望千峰上路轉雲深不見人

題張甌江所藏唐寅寫授轄圖

英雄意氣本綢繆車轄何須更强投今夜主人交已舊百壺照眼自能留

永嘉雪齋簡賀使君二首

海天飛雪北風頻剪巧呈祥傍早春西望山陰不知處夜深愁殺欲歸人

散玉搏風萬羽輕亂飄雉堞滿層城曉來一片氷蟾影照入官庭分外清

答趙竹川

殘冬飛雪暗江天獨客鄉心日夜懸知尓高情能訪戴酒舡時度竹中川

除夕憶綸兒

殘冬漂泊大江濱憶尓還家及早春今夜燈前分歲酒把杯應念未歸人

村中主人携酒過訪問余姓字不答使贈此詩

自得王猷看竹心主人何事更相尋當樽不解通名姓一醉惟歌伐木吟

竹賓鍊師携酒索余蹤跡乃遇余水莊飲罷復還城中作此嘲之

道士携壺興頗清須臾酒罷拂衣行塵蹤自愛村中任却怪閒身更入城

懷東谷

尋山變姓學藏身谷口看雲憶子真今夜清虛臺上月流光還照閉門人

出山賀使君招飲不赴寄此

樽俎流連夜未停鏡中漸覺鬢添星如今暫作全身

訃不是逃塵愛獨醒

王少府喪偶寄詩鄧衣

達人觀物見玄真生死惟同晝夜身看得破時俱是夢臨喪𪗋歎鼓盆人

題五氣朝元圖

一陽在天長化春五福於吾能壽身看得個中無極破囬頭即是大羅人

為王九嶽太守寫浦東別墅圖題此

一住江村百慮輕且隨鷗鳥結閒盟年來已得龐公

意獨戀青山不入城

題畫贈宿槐亭使君

荒村行盡不逢春十里田園一片榛忽見桃花浮水出山中應有避兵人

城南舟中送王東華還山二首

知爾逃塵雲水間偶逢禪子復東還道心去住如雲水纔到寒江又入山

廿年書札託雲鴻千里看山到海東一夜孤舟又分手人生能得幾迴逢

贈王玄洲

爾憑雲水結衡廬牀上惟堆三島書遯跡莫嫌城市遠玄洲元是海中居

訪王西野侍御

每憐好事念幽人時有新詩寄入城今日相過無覔地野西耕叟識君名

二月三日有懷陳見齋誕辰二首

君家壽誕我長諳正是今年二月三我在東甌君在越南山綠酒共誰酣

憶君今日是生辰往歲余常作主人此際誰能開壽宴一庭蔡葉正含春

清溪留別汪壺雲二首

聞君少小擅書名負笈金門入鳳城今日藏身顏子巷齊停驥足待風雲

舟行江浦草萋萋落日青山別望迷獨羨君心似潮水西流一夜到清溪

又別谷鍊師

東遊久住鹿城西二月還家草正齊爾是真華谷道

者不妨送鶴過清溪

再別鷹闌谷

停帆江上各牽衣一片鄉心對落暉君返東嘉余返越可憐同客不同歸

舟遊栝蒼劉白厓同乃兄象陽陳西華呂中泉携酒迎余舟中適李株山明府後至因談中泉籍系始末乃知發源余山陰獅子街中遷栝蒼今以祖宦遂居京邸也乃詢其父則爲省齋內翰又余三十三載舊游耳相看不覺涕下合坐皆感歎不已傳觴燈下漫遣二詩

聞君先世出山陰獅子街西舊有名千里栝蒼重託籍宦遊今日話燕京

尒父當年早見知栝蒼猶恨識君遲燈前莫怪頻相戀兩輩通家世所稀

栝蒼夜泊留別鄔汝脩二首

多時不見玉人顏楚水行雲漸各天今日歸舟仍聚首雙溪明月咲重圓

憶昔長酣花下春一朝江上別離新他時重過看花

處只恐春光不待人

送金面山還汪溪

君住汪溪面好山偶隨流水到燕關今朝又逐東流轉一路青山棹裏看

贈梅江劉生

尒住東吳海上家避兵新傍大江涯茆堂寂寞無喬木只有寒梅一樹花

寄李春林藥師二首

心系藥理已稱王跡遍名山得秘方幾日不過南寺路樓前綠草竝簷長

早聞騎鹿出無閑採藥應穿萬里山飛盡白雲門不掩丹華長待主人還

度關懷周鳳南水部

一去京華又隔春燕關民業尚如新更憐江畔清秋月長照碑前墮淚人

寄杏臺郎

杏花臺上月華新見月長思花下人今夜莫孤花月意明朝風雨又殘春

醉贈劉燕如

南國朱橋跡已陳夕陽江草暫栖身夜深掌上翻珠
態疑是昭陽舞裏人

寄左橋軒

聞尔南橋敞藥房林頭半是越人方别來不覺秋将
老霜落軒前橘正黃

寫壽贈醴泉

爲愛江邊百尺臺支藜聊作看山來殘潮半落夕陽
没隔水柴門帶月開

謝西堪鄧一源聶松峯三文學各贈一詩酬之

遼遊冠幘半縣蘇且傍郎官列絳紗今日過逢論世
講不知君是舊通家

禪居原與市門遥訪隱何煩過野橋才度似非人下
者飛黃不久遍雲霄

清才何事尚淹留却傍孤雲作遠遊江右昔聞[illegible]
又看君今日論如流

鄧一源索五桂詩詒父漫焉賦贈

髙尚匡廬閟歲華年栽五桂發天花共誇仙質來處
府不數燕山竇十家

秋夜呑曾少默彭如軒裕吾橋梓陳心易諸友
見寄二首

秋林颯颯水潺潺月色潮聲滿竹關両地望君惟一
水相思如隔萬重山

殊方多病憶同群下榻高樓待夕曛空爲音書恨鴻
鴈祇緣踪跡似秋雲

發新安留别陳謙山郡博四首

廿年遠隔路漫漫千里逢君别更難縱使情高青眼
在人生能得幾迴看

人間謾說故交人客裏恩多始見真試看雪中松栢
操即君廿載歲寒心

畏途旅食賴君多歲暮懷鄉奈别何發棹不愁溪路
涸酒邊揮淚欲成河

君才用世衆皆知何事沉名在泮池他日重逢霄漢
路定應雲錦換朸衣

贈程簡齋

君通數術世稱奇曾問筮中書萬檥今日菆名烟島

外一身惟有白雲隨

題畫贈李東麓

山光一片日沕西訪友逕穿九曲溪忽見杏花隨水
出知君家在石林西

荅汪龍山

隱居參道樂幺眞梨栗漫山未當貧屐跡不登城市
路白頭甘作灌園人

汪六峰六旬潛自出城避處踰月還館戲寄此
詩

六十年來日日閒醉時潑墨寫雲山聞君昨往仙源
路偷得蟠桃返世間

荅江萱南見寄四首

隔岬垂楊拂水平青山一片鎖雲生仙人正去雲中
住鷄犬時聞天上鳴

越上歸來值亂離十年變姓隱江湄白頭咲傲蒼花
畔閉戶吟詩到處知

道書多向異人傳瑤草盈堦自引年來往名山無定
跡雷溪市上一壺懸

君家壓酒賽流霞隔水邀余醉月華終日病來猶滯
跡柴門閉老一庭花

荅吳二嶽四首

長髯三尺亂如虬曾挾千金入趙游萬里歸來頭盡
白一壺長日挂溪頭

平生抗俗獨求真曾向山中遇至人貴藥不居芳草
市亂離無處可藏身

終年參靜暫開關到處逢人說大還安得從君出塵
世扶藜同入萬重山

布袍草食遂爲名醉後題詩寓道情市上贈余金玉
句一吟轉覺調尤清

夏夜程衡原過松石樓居話舊

廿年三度過山陰回首光華十四春身外田園休更
問與君俱是亂離人

水市逢君醉酒巵愁來雙鬢獨成絲乾坤莫恨分離
久亂世人人是別離

飲汪惠泉秋園

吏隱園扉向野開清池倒映讀書臺把杯正値芙蓉

發一片秋光入座來

寄徐長谷明府

乾坤離亂憶君頻草綠花開又幾春即擬移家若水上白頭同作偶耕人

弔南原

南山風木日蕭然淚染愁雲泣杜鵑此念悠悠無盡極長隨孤月挂青天

送從周

十年湖海憶君時一夕聯床又別離今夜沙頭鸛獨

棲竹關霜月照相思

戲貽尹相

尹相清歌半繞梁欝袍宛轉換霓裳庭前一樹梅花落散入春風滿畫堂

貽岳沂

銀箏古調出西秦滿指春風落暗塵彈入明珠淚滄海多應愁殺望鄉人

書汪少府冊二首

精誠貫日蜀天開聖世生祥孝子來一代姓名歸實錄千年風化見真才

群宗有祀百神歡一孝躬行九族安禘祫已明昭穆正永留儀範後人看

過一峰茶亭貽天涯上人

久遊法界得禪因萬里天涯不住身歸到青山頭盡白孤雲惟識定中人

舊剎曾聞根郡南茶亭相望作支菴主禪已廢茶亭盛身後輪迴又幾番

寄別蕪關鄭七三首

當年見爾夢中來雲雨朝朝在楚臺今日相思又何處斷腸惟有暮猿哀

久住江關當故鄉青樓一舞醉千觴當年手種章臺柳今日多應向路傍

別久長因歲屢驚身單愁見月孤明都將三載雲和雨散作斜陽一片晴

答楊石嵒參戎見寄

細柳千行映戟門身閒尤念主君恩長呼斗酒俄看劍淚雜當年戰血痕

重逢喻晴江中丞話舊

別久頻驚世事新道高轉覺面生春今宵燈下重酣酒不異并州故里人

當時潦倒醉君家一去新安隔歲華不識莊居行樂處春風又長幾庭花

眼前聚散本難期他日重逢又未知不獨年光傷老大乾坤況值亂離時

旅遊萍跡每如雲幾度聯裳又拆群待得重逢仍隔面所思猶似未逢君

楊石岡侍御園亭與十洲雲岡鶴汀諸公再集

灃浦山堂花夜然珠談四座盡文賢琵琶翻出陽關調恍惚今宵是別筵

石竹山梔沸漫新百壺長款四時春亭中即是談玄者座上俱為問字人

燕湖答張貞峰燕簡邑中諸故舊

水店荒涼一病身漫天風雨暗前津為言邑內交游者不是逃蹤更避人

留別蘿溪壺岳

自覺萍蹤似水雲倏然聚首又離群明朝相赴秋風去落葉千山更憶君

送吳桂亭

儒風古樂遍留都君去長安貧好竽到處侯門能下士鋏歌休嘆出無車

送汪佳山

秦淮花柳廿年離今日都傷老大時歡賞未終還又別雲山依舊是相思

買溪亭小府席上作

相逢千里在天涯一話鄉園淚若麻莫怪燈前頻戀酒與君元是舊通家

黃彭灃幕府席上作

新安郡裏昔曾逢今日相過酒不空莫道論鄉俱下淚越州兵火萬家同

送謝汝湖天曹避寇入吳

烽火連山照海雲江南農業半從軍此行但恐難藏姓無處深山不識君

暑病奉寄邵圭山使君二首

天上火龍樽赤霞山人病渇日長嗟羡君自有冰壺
水不必青門圃内瓜
世亂家園信息無欲将時事問堯夫披衣然度出門
去耐可火雲當道途
送顯上人還天竺二
一身天竺是皈依千里還山戀翠微去住本來無相
着青宵惟見錫南飛
題思竹
尔昔嚴君愛靜脩手栽緑竹抱軒幽如今竹在嚴君

死每見空林涙輙流
贈何中洲
聞君隠跡住中洲碧荇黄蘆映釣鈎到處青山看似
畫白頭正好放扁舟
贈鮑雪洲
屏跡亦堂傍淺沙繞門山色半烟霞無端一夜飛寒
雪開遍洲前萬樹花
贈五松鍊師
東陽院裏五株松歳久柯長欲化龍夜半月斜秀鳥

罷數枝清影落前峰
留别汪東漁
曾記西湖載酒時緑楊堤上醉花枝十年兵火長分
跡繞得逢君又别離
寄贈林水雲
白沙河畔歎離群南國看花又見君不是労心逐流
水自憐旅跡似浮雲
再簡邊少微水曹
一病支離客裏身且隨風雨渡江津自知不是鶏鳴

客聊作藏名出隘人
聞金平淵卧病雨中漫寄二絶
憶君伏枕掩衡茅林上翻書檢舊交落盡梨花無客
過一園春雨樂苗長
雨深門巷過君稀新水多應上釣磯病裏久無蒼竹
興池魚俱欲化龍飛
與陳太華姚秋澗飲許石城太常宅二首
閒居仙吏愛芳春花底開樽集咲頻莫惟重談廿年
事座中俱是舊游人

雨晴山色滿城頭展席時臨淮水流倒盡百壺人欲
去出門仍被月華留

飲姚秋澗隱居夜歸值雪有作

淮水無聲寒漏稀亂風吹雪洒春衣誰知今夜山陰
客不似當年興盡歸
獨行長路儼如僧水滴簷牙半是冰歸到空園人已
靜雪花穿戶打殘燈

馬司徒惠酒

一片寒雲萬樹微柴門寂寂故交稀今朝雪裏傳春

醞遠勝籬前見白衣
一樽同聚草堂春斷雨殘燈共客身莫怪夜深頻戀
酒與君元是故交人
經年漂泊向江東亂後相逢似夢中今夜且須窮一
醉明朝岐路又匆匆

送陳雲窩之燕湖

經年爲客滯金陵今日那堪又送君此去孤舟風雨
夜片帆何處宿江雲

金陵逢周幼海話別二首

遠遊京國歎蹉跎白首逢君恨轉多岐路匆匆猶欲
盡攀留不住復如何
長安冰雪路重重千里還家馬又東客裏衣裳休放
盞與君況值亂離中

訪金橫溪藥師

風急沙黃溪日斜過橋來問隱人家廿年不到亦堂
坐紅杏又添千樹花

都門雪夜寄謝次虛

山陰有客棹難乘雪滿禪關見佛燈今夜玄暉樓上

景應增疊嶂玉千層

翁悅崖重會海陽即走黟邑賦此

却笑君蹤似水雲天涯一見又離群挂帆明日黟江
外雲白山深更憶君

送友宿州訪舊

白袍長劍訪交親遠水孤帆萬里身異國風光君莫
戀宦途誰問故鄉人

贈友

看君執扇月光新寄卷從來只在人安得皇風隨手

至一揮東海靜夷塵

別內

洞房纔見結朱陳機上那堪錦字新香閣秋多休對鏡春山留待畫眉人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七言絕句

題画寄孔文谷學宗

歲晚柴門松竹幽期人終日坐山樓北風夜半飛寒雪一望前溪凍不流

題画寄李青霞明府

郎官心跡本清幽退食閒臨溪水流眈卷不知秋夜半月明正挂萬山頭

題画寄徐魚山評事

魚山有客住長安綵筆長隨太史班聞說上林花似錦秪應騎馬自相看

題画贈戚龍淵

牡丹開時長見君日酣樽俎卧香雲向來湖上逃炎暑病裏音書漸不聞

題画贈楊紫溪

溪上初成楊子亭案頭惟有太玄經秋來偶爾看雲

出萬壑泉聲隔樹聽、

寫映雪圖寄錢子

千秋風色捲旂頻、河上書齋絕四隣、繼聲資胄君莫
怠、孫康映雪是何人、

題薛戶曹所藏赤壁圖

黄州赤壁照江湄、猶記周郎破魏時、千古興亡在何
處、秋風烏鵲使人悲、

為薛戶曹寫雪圖

雪滿千山獨鳥歸、幽人猶自扣林扉、長風一夜吹嵓
壑、百道寒泉凍不飛、

寫玫瑰贈張文娥

縞帶冰環結束新、含悲終日苦傷春、花間相見休相
訴、不是長安薄倖人、

為金陵謝與槐司直寫六子社圖、

憶昔曾為六子社、同遊詞賦動京華、杏花村外城頭
路、日日騎驢向酒家、

為李源野觀察寫雪圖

江雪半晴飛鳥稀、長林寒霧濕貂衣、騎驢恰好尋詩

去山寺月高僧正歸、

題長春圖

萬卉都從一氣生、偶因節候寄枯榮、如今已會長春
意、懶向芳園問品名、

寫仙樵圖贈江明府

伐盡玄方惡木枝、却從煅煉反成離、于今且秘純剛
斧、只待丹山產藥時、

寫雲麓圖贈潘明府

曾聞雲麓結書樓、喬木千章洞壑幽、今日離吾更何
處、天門日下鳳池頭、

寫舉案圖賀陶四橋使君

荊布時遷風漸移、有誰舉案更齊眉、使君莫道無良
偶、千載孟光今在茲、

題篁南小築圖

篁墩南去有人家、石室幽深閉水霞、終歲不聞離亂
事、杖藜吟盡萬山花、

題竹沙圖

主人元是竹林賢、君傍鷗沙擇地偏、盡日倒瓶邀野

客酬來不記亂離年

贈程雪漁

雪洒空江入夜聞萬山玉樹半同雲郎今鳥絕無人跡獨釣寒流只有君

題羅山圖

大羅仙人石作居餐玄草就淵床書山光不動樹長綠溪上時過道者車

題竹友圖

世道風波變古今人間何處覓知心爭如文綺堂前竹長得清風滌素襟

題四子圖

雙洲夾樹帶山家谷口群山壓逕斜暮犬忽鳴林雪墮籬前有客問梅花

松下當年值早春雪飛四野凍雲新今朝開閤瞻平野只見青松不見人

雪野主人人所聞一旦仙遊與世分草長閒庭花自落斷腸惟見萬山雲

地靜居閒過者稀天寒江色上漁磯三峰只在高樓外林雪隨風入戶飛

旅困雪夜陳東渠姚秋澗徐樾亭見過四歌生隨至遂轉樽聚酌歡樂移更東渠索寫雪圖漫成二韻書之上方

高樓積雪映空林共酌燈前夜漸深醉裏莫嫌歌白雪與君元是歲寒心

題馬石渚司農三公五爵圖

桓履白首作三公鄧禹登臺拜五封但看珍禽喬木上禎祥又報大司農

余旅寓燕城得一鵝甚肥擬入真州欲遣虛樓作午餉耳及入即病臥沙門明日移居文山祠晚起作書餉鵝家僮則云鵝已亡去不知所矣適虛樓陽湖至語其事俱發笑余偶就案圖一鵝補之嗟嗟物各有主雖區區一羽類亦莫為虛樓取耶圖成復繫二韻于上爲後會作笑談章本云

世間萬事有得失一鵝亡去何足嗔不如貌入冊青裏也得花前長傍人

佇停問立渡頭沙疑是山陰内史家獨宿不知天欲曙芙蓉一夜盡開花

瓊林醉歸圖送諸南明春試

曲江仙宴棲春闈紅杏飄香拂錦衣日暮長安歌鼓競行人都說狀元歸

題加冠進祿圖

乙卯之年是貢期挾書萬里對彤墀老成德學清平世正是加官進祿時

余婿朱少欽久客彭澤聊寫一畫并書二韻

玫瑰花下夜焚香燕子樓頭拜月光忽見春山消黛懶臨妝惟恨畫眉郎

寫方朔圖

方朔求真已入玄隱身偷向九重天蟠桃今日三偷矣滄海多應又作田

題羅漢入定圖

空裏圓光身裏身一拳打破箇中春若教到處心無住即是金沙見性人

舉案圖賀婚

河上睢鳩比翼齊梁鴻今已得賢妻是知舉案齊眉樂猶勝洞房花燭宵

思婦吟書王龍原羨八圖上

月冷蛩鳴秋夜長石欄花露濕衣裳良人近有防夷役昨日書來在海昌

題張仙

手控桑弧意若何心田福地要經過莫愁鳳鳥終難得錦繡囊中彈子多

題寒山仙子

大化作業身作家一笑禾丁穆歲華青天在上月在水山中之樂當無涯

題達摩像

西來三乘不離禪更有心禪不在言要識祖師無住相空潭水定月升天

題月尼像

十載青樓着舞衣一朝打破箇中機如今獨對松間月一任行雲隔夢飛

題僧

石橋流水四無隣綠樹重生古寺春不是山僧戀空
寂名途無處可全身

雲深盤谷路千層葉盡高林見野燈天柱峰頭吐秋
月清光唯伴夜歸僧

贈趙東谷題枯木竹石

幽花嘉樹本相同底事年年是舊紅今日春歸花又
盡惟餘老幹耐秋風

寫山水圖寄贈樵咏

屋後高峰青入天開窓長與翠微連知君宦業流家

宇不用臨亭草太玄

村落無人堪獨行野橋霜白月微明滿汀鳧鶩江欲
曙隔水寒鷄時一聲

野興平生在竹林清風動處日開琴只今秋雨柴門
夜一片湘江龍獨吟

歲晩村居遠市塵南山當戶即成隣悠然偶得亭中
趣却笑山陰雪夜人

長林高樹亂參天日日孤亭坐晏然悟到水停山動
處性中方見本來玄

幽栖來往鹿爲群一犢長耕隴上雲西海久弛深雨
望於今世難正思君

江畔虛齋近釣磯開窓時見水雲飛人情已覺分朝
暮世事何須說是非

道人心與世相關長日憂時未破顔安得相隨樵者
去藏名遠入萬重山

歲歲春風不可期秖餘花柳自無私世人莫笑眈山
色何處人情似舊時

年來世事日堪憐白首藏名向釣船志不在魚隨地

樂半江落月且安眠

四野茫茫綠樹春日斜一雨萬山新移船晩泊湖西
岸閒論聊同濯足人

愛君居傍南湖近暇日長多竹林興澗道行行日又
斜馬前忽落千峰影

青山萬疊樹千章綠水平沙照夕陽獨上南橋問春
色見君芳草滿池塘

十載樵居海上山始於今日得新遷逢君且向林中
坐莫說人間行路難

賀家湖畔是君家山下泉寒桺未花但見鏡中生白
髮自臨流水十年華
逢君江上眼能青燈火相淹共醉醺但恐今宵楚臺
夢還隨風雨過前亭
郊居漸喜俗交稀每日青山坐不歸心靜偶知流水
意便從動裏覓玄機
濕雲消山樹長綠斜日千江天倒開隔水野翁期未
至遠風吹月到高臺
塵途多事且藏脩避俗先栖海上樓夜半展書無客
過潮聲月色滿床頭
獨客孤踪尚未還短藜再入海東關瓊花憑是維揚
見山色還如鄭圃看
黃山白岳錦千重海日光懸玉樹紅何脫隔山聞石
磬玄宮只在采雲中
樵居遥與十洲通紅樹青山照幾重一片白雲滄海
上杖藜何處問冥鴻
仙人謫住卧龍巔上府銀臺共日連弱水蓬萊三萬
里相思相望隔風烟

斷渚長林白日烟晴山半挂浴沂川知君久抱經天
術按劍悲歌只自憐
移家萬里向吳西寄跡高山學豹栖來往死疑天上
路雲霞長入袖中飛
石樓遥結萬重山一片雲飛滄海間南北相思無信
息長安白馬幾時還
道人兩月不出戶幾樹桺條青過橋見說湖頭山色
好行吟何惜杖藜遥
咲傲山林與絕群眼前世事底須聞有誰似我無拘
束長向高峰弄白雲
曹娥東望海東關姚水檀山雲霧間百里音書無日
對三春鴻鴈幾時還
楊雄元住蜀亭間萬壑雲中草太玄近得莊周看泉
意無言終日坐青山
承天一柱削初成掌上芙蓉映日清向脫踈林雲霧
起隔簾時見翠微生
飯牛歸去趂東風桺色山光綠映紅世事興亡在何
處夕陽江畔笛聲中

一住蟾宮歲月遊廣庭幾見桂重秋鄉當呈瀉天河
水却向人間洗別愁

白雪蒼烟萬里迷寒山半出海天西茅堂今夜且休
閉恐有扁舟到剡溪

江路尋春日半斜蹇驢穿盡萬山霞寒梅只在橋廻
處不遇東風未放花

三友

松筠獨耐秋風肅梅蕚偏憐春雨遲從此相期延歲
暮却因氷雪結同心

雪湖寫梅歲頗久海內相傳名不朽我圖短竹與長
松歲寒共結同心友

題牡丹寄王太宰尚書

名花富貴至今傳萬卉叢中色更妍不是此花能富
貴芳名元在萬花先

馬石渚司農索寫牡丹花漫題

南國名園似洛陽東風不動錦雲凉春光正在尚書
府兩種芳花共一香

題牡丹寄謝與槐少參

逢君千里在吳山一寄音書隔歲寒却喜爲官洛陽
道名園春色幾廻看

寫墨牡丹寄諸南明狀元

聞君撰策鳳樓前一奪宮袍四海傳却似牡丹春色
裏芳名獨占萬花先

寫牡丹粉毬寄陶念齋榜眼

素質成毬本絶奇月明翰死對偏宜自知壓盡名園
色只讓花王第一枝

寫牡丹贈曹明府

風落齋居萬竹斜半簾池影淡籠霞春風已出河陽
縣又放姚園富貴花

贈王繼津推府

三月名花壓衆芳東都富貴獨稱黄知君久布陽春
澤別有甘棠滿道傍

題袁定山推府牡丹圖

上林日暖錦雲披騎馬看春興頗奇一種名花開鳳
沼芳菲遠勝魏家時

龔春坡遷石鄉寫牡丹圖賀之

移居幸與野人隣隔檻千花錦照人一朶牡丹開正好知君富貴勝前春

題竹賀朱鄭菴判府乃孫入泮

凌霄翠葉障天門歷盡氷霜到竹根賴得春雷從地起庭前又見出龍孫

寫牡丹寄揚州何大尹豊里

河陽桃樹幾經秋又見甘棠說召侯不是春光長富貴牡丹元只在揚州

寫牡丹寄王汝舟太醫

憶爾當年西入秦江花堤柳送愁新十年騎馬長安道把酒曾看富貴春

題牡丹粉毬二卉贈汪禹東

禹東才藝世曾誇本是休陽富貴家不與牡丹爭氣艷素心惟契粉毬花

寫並蔕牡丹賀婚

和樂能開並蔕花洞房瑞靄護囱紗從今雨澤俱調燮富貴明朝說爾家

寄懐鈕石溪僉憲牡丹花

當年春色滿書堂見爾看花載酒來今日別離春自至牡丹一樹幾番開

愛爾清標逈絕塵牡丹帳底坐生春年來更有氷心在不枉人間富貴人

題花寄謝潮溪僉憲

春色隨潮夜到溪名花開滿法堂西不因玉質凝霜淨那得丹心向日低

寫海棠贈段子良

青山十月起寒雲落葉千林到處聞今日且歸耶水

上海棠花發又逢君

題荷寄施虎泉

三秋湖舫話離群百里還家傍海雲今日耶溪秋又至抽殘荷葉未逢君

寫荷寄王龍溪表叔

暮春官舫惜分携雨月覊遊浙水西此日荷花開正好所思多在若耶溪

寫菊寄徐龍灣使君廬墓

聞君廬墓傍松楸月冷烏啼哭淚流江上故人勞問

訊相思多負菊花秋

題白司馬紅梅圖

臘雪初殘蜂蝶稀早梅清映竹間飛隨春開入長安路偶爲蓓麗染素衣

題韓雨亭推府雪意

萬山殘雪一川雲臘盡寒梅欲湢春道上謾憐騎馬客亭中還有草玄人

漫寄林陸華

水中雲跡本輕盈月裏梨花分外清映日朝霞元有

色廻風舞雪自無聲

寫牡丹贈李曉蘭

昔年同醉牡丹前一去春風又八年今日重來譜鳳侶名花依舊對君筵

寫牡丹與李京京

三月吳宮萬卉新香風吹出綺羅塵獨將魏紫花中艷恰比京娘笑裡春

寫牡丹題贈樵咏

右有名花人共知一春長送酒千卮武林今日俄經眼不異毘陵索醉時

千里分根別洛陽一枝移種掖垣傍自知天苑非凡地花朵猶含御爐香

玄江閣前春日紅春風吹入牡丹叢芳心自與凡花別一朵開來便不同

春色年年到上林香雲縹渺玉堂深太陽正照尚書府一朵名花值萬金

閬苑庭上牡丹花日出屏前吐絳霞富貴從來人所愛君今何獨厭豪華

春入園林萬卉芳姚家名品只稱黃從來富貴君舊物獨把冰心待豔陽

千古揚州白牡丹一枝斜倚竹邊看清標艷質元難並頭保冰心共歲寒

君本人間富貴人且因林莽更藏身東風不日還姚院斗酒仍酣萬斛春

三月春風滿洛陽佳人踏醉綺羅香姚家亭院春如海惟有名花是淡粧

歲歲思君鬢漸華昨聞京國始還家何時過我山亭

坐把酒同看富貴花
愛尔深紅間淺紅萬花叢裏獨稱王乘風一夜開千
朶[illegible]賞今年似洛陽
白石林中春正濃清香不數洛陽紅一枝折向山亭
去較比凡花自不同
牡丹花發絳霞新吐艶長迎富貴人恠道年年分種
盡知君別有杏林春
魏紫逶迤春正芳萬花叢裏只稱王明朝騎馬携樽
徂千里看花入洛陽

深院名花裊絳霞洛陽春色到君家城西車馬紛如
蟻來看名園富貴花
澗西茆屋水粼粼日暖芳園草色新昨夜東風過深
院一枝又放洛陽春
三月名花開正新挼紅弄紫此憐人狂風入院太無
緒吹破錦雲千片春
憶昔同酬故里春牡丹宗咲鬪鮮新如今漂泊天涯
路不見名花見故人
故園自有牡丹花三歲開來不在家今日對君聊寫

色幾翻彈淚滴窓紗
姚家院裏昔曾栽千古芳華尚未衰何晩一枝何處
好無言偏是竹邊開
一朶名花傍石林綵雲團艶葉生陰誰知富貴繁華
質更有傾丹向日心
牡丹一樹在叢中歲歲春風發故紅欲把芳花那可
得半窓落月意千重
名園自古說花王千里分根向洛陽若使回頭呈一
笑從教萬卉盡無香

南郭名花說尔家動人偏是一枝斜東君不愛穠香
態特散輕烟暈絳霞
幾年園館少名花昨見春光返舊家何事東風無意
緒日斜吹亂一庭花
粉毬開處惱春寒又見和風綻牡丹不是氷心求富
貴要傳香艶與人看

題粉毬

高林寂歴石巑岏萬疊群山雪後看半世爲官頭未
白氷心偏耐玉堂寒

年年春色到山家桃李參差照晚霞忽憶巖廊人似
玉開樽正對粉毬花
東院粉毬西院香月明樽影夜茫茫繁枝未可交瓊
樹清豔還宜照玉堂
三月粉毬能幾家與君延賞日將斜爛醉獨憐心似
玉開襟不爲貌如花
瑤華爲樸玉爲肌明月來時望正迷恰似當年楊伯
起歎留清白在關西
首夏園亭風日涼粉毬花發滿簾香閒居陋巷無塵

俗一段氷心傲雪霜
年來習靜厭紛譁自抱氷心對月斜塵世只今無可
語不如吟對粉毬花
粉毬花發又春殘月淡香微露作團半世爲官清白
在氷心休厭玉堂寒
粉毬花開春欲歸東風吹影落薔薇無端花下懷人
切夜半停觴待阿誰
與君留月醉流霞又上長風萬里槎合念秪因心似
玉所思不爲貌如花

西園日暮綺霞深幾樹名花值萬金愛爾偏能忘富
貴獻含清質向芳林

詠杏花

苑墻新杏映春霞發盡幽香滿狹斜莫怪芳心厭塵
土知君元是日邊花
宮墻紅杏是君栽去後新花幾度開江右鴈鴻長不
斷傳情那惜一書來
吳女春容似杏花青樓晒起淡含霞偶因日下凝冊
艷不是迎人傍酒家

詠桃花

喬木森森附女蘿雙星已會洛川波春風庭院桃千
樹惟願年來結子多
涇水桃花相映新花前對酒憶君頻當時慮節過東
越曾入桃源問隱人

詠梨花

去年逢君虎丘寺一別又經春到時獨立空庭山月
上梨花開處正相思
望幸年深淚積痕盡將歌舞負君恩年年三月梨花

夜風雨來時只閉門。

寫海棠花題贈樵咏

溫泉宮中罷浴來，沉香亭上宴初開。夜深酒酣呼不起，落盡海棠紅幾堆。

閑居長憶李膺才，多病時懸杜曲哀。南國別來無信息，相思幾度海棠開。

萬朶香雲簇絳紗，一池春水浸紅霞。山中昨夜東風急，吹破溫泉睡起花。

亭前春雨夜初霽，岩畔海棠舒絳雲。江上美人何處所，花邊獨酌正思君。

寫花鳥題贈樵咏

岩畔海棠開不遲，曩風垂露曉離披。花前獨酌懷知己，愧殺幽禽共樹枝。

昨夜沉酣歌舞場，曉來獨棹下錢塘。自知千里輕離別，不及斑鳩戀海棠。

九龍岡上晚霞蒸，斜日低懸百尺藤。一樹海棠無潤色，鳴鳩正好喚甘霖。

曾把楊妃並海棠，溫泉千載尚凝香。只今花發山中路，啼鳥猶能訴國亡。

王家有女稱奕娘，東風吹動海棠香。隔江欲渡無舟楫，爲托幽禽訴客腸。

三月名園花早芳，凝霞結綺襯垂楊。鳥聲忽到青松樹，爲促春風上海棠。

歲晚移居傍市鐵柴門，正繞內橋西園榴恰好。承朝日，樹裏鳴鳩莫漫啼。

鸜鵒鳴時春正芳，魏家園合共飛觴。鳳凰橋上看歌舞，一片紅霞襯曉妝。

春日清江開遠山，長風入野亂雲翻。數聲幽鳥鳴自得，一樹粉毬花正繁。

江城三月日初輝，草長南園燕子飛。春酌已闌風忽至，杏花吹滿醉人衣。

一樹春風鳥亂啼，淡烟芳草露凄凄。五更樓上相思發，楊柳池塘月正低。

梁鴻溪畔放舟時，把袂曾爲海上期。九十日春都過盡，越山花鳥咲君遲。

春日東生海燕飛，幾枝紅杏隱薔薇。山人正行尋芳

與花裏斑鳩莫漫啼
三月春風滿御堤長安紫陌萬花迷知君此日堪乘
興五色香雲擁馬蹄
花下佳人愛曉妝折花微露滴衣香林邊忽見雙飛
雀喚起離心復斷腸
君是當朝富貴人冰心長抱玉堂春鷓鴣已厭低枝
宿安得乘風到上林
萬壑嵐光初破暝流雲滿地春山靜鸕鴣鳴時日正
高青天倒挂蒼龍影

炎天病暑傍山溪擾擾參玄畏鳥啼夜半偶懷徐少
府捲簾明月在橋西
蹉跎歲月漸無書谷口躬耕白髮餘幽鳥猶能戀枯
樹君今何事苦離居
憶爾玄都觀裏居豪歌劇飲近何如深秋北去無鴻
雁縱有山禽難寄書
海上魚書久不聞杜思相望隔秋雲病來朋舊如星
散愁見寒林鳥作群
陳王堂上醉春多燕子樓前見月過縱使芳心通魏
苑紅顏無奈別離多
休園松樹歷年多石壁蒼崖桂薜蘿歲歲期君桃樹
下臨池長玩右軍鵝
萬山紅樹襯殘霞十里芙蓉又放花衆鳥已歸漁盡
返海天落日滿晴沙

寫蘭花題贈襟味

春風早到九華門幽草先抽玉女盆今夜別離須折
取明朝紉珮佩君恩
浦月初生楚水虛芳蘭香裏話斯須請看今夜花心

露郎是離人淚下珠

題玫瑰

玫瑰帶雨一枝新却把芳顏並美人頓得東君早為
主莫令飄泊混風塵
首夏玫瑰花正芳倚風照日似凝妝無端落月夜深
至幾處淡陰猶自香
五月玫瑰吐絳霞薔薇庭院美人家芳姿縱與薔薇
異別有奇香勝萬花
五月玫瑰花自紅幽香不與衆芳同半簾斜月南風

起一片殘霞入酒中

寫荷花題贈樵咏

風靜湖光綠似苔三三越女棹歌來含情日暮不歸去一朶白蓮當路開

偶來池上得天工正是荷花六月紅靜裏分明見圓象始知虛處是吾中

夏日園居綠樹深滿池荷葉靜生陰坐來漸覺空香色朶朶清虛是道心

翩翩越女若耶遊偶爲花香到盡頭忽見溪邊蓮並

蔕斷腸日暮自回舟

憶昔與君長晝歌別來書札又蹉跎今朝獨過芳池曲耐可秋風落芰荷

越女雙描眉目新若耶溪上蕩舟蘋羅裙荷葉元同色棹入香中不見人

西齋盆荷十尺強灼爍真同越女粧風來忽動垂垂露坐久潛飄細細香

八年兩度坐清齋柰可霜花照酒杯今日重遊當六月池塘始見碧荷開

一別水曹今八年芳風藻思每相憐聞君又作祠官去好把清虛對上天

百里音書惜未聞高樓長望海東雲綠槐江上相思發兩朶紅蓮正似君

四載重逢歎二毛溪邊又見綠荷高知君不愛花前酌自有河陽縣裏桃

兩旬殘病尚支離六月荷花又滿池直幹總令人共識苦心惟有法曹知

春時過我桃初子今日逢君荷又花且共池亭作筒

飲莫因久客便思家

蓮花舊有六郎名今日看君貌更清此夜溪頭一爲別碧筒何處再同傾

西湖六月水雲涼水上新荷十尺強安得逃炎入花裏共將綠蓋當飛觴

病暑經旬戶不開離腸飛遶日千迴池頭荷葉高如蓋那得同君當酒杯

別君榴樹未平墻今日逢君十尺強且共開樽坐池上聊將荷葉當霞觴

寫榴花題贈襍咏

别君不覺萬花衰池上新榴又盡開床畔酒缸今正滿問君還是幾時來

時危兵亂緒如麻偶爲端陽感歳華多病家空無鄰買寄君惟有檻前花

兄姊離群隔楚臺兩邊難寄一書來蹉跎歲月君知否榴樹花開十二廻

獨酌花前傷别離山榴兩見實盈枝思君幾度嘗榴子萬種酸辛只自知

君於二月過荒園碧水桃花相映門今日牡丹開已過且因榴樹倒清樽

咏菊花

江上秋風吹白蘋越南游子望鄉頻遥知黃菊東籬下獨抱幽芳待主人

陶令之官尚未歸東籬黃菊自芳菲芙蓉開遍秋風裏俛首無言恐阿誰

紅菊今年開太遲石邊先有兩三枝幽香冷豔盈籬落陶亮之官却未知

江上逢君話歳華芙蓉黃菊幾開花把杯正值風波靜爛醉沙邊弄釣槎

白菊花栽白石傍竹陰樽翠菊生香明朝相約陶彭澤共向籬邊醉幾場

夜寒霜白葉初飛月出柴門過客稀三逕黃花一樽酒却憐陶令未曾歸

飛觴採菊向東籬幽意如君我獨知領得歳寒長自保貞心莫讓傲霜枝

殊方初見菊盈籬新酒床頭是熟時正好醉花君又别相思空對傲霜枝

菊花偏自傍陶栽三徑秋風萬朵開他日若爲彭澤令莫因五斗賦歸來

年年令尹賦歸來不見黃花照酒杯今日西風瀟林壑野人亭上一枝開

山中黃菊傍崖栽一夜霜寒忽倒開興盡荷裳君莫笑今時誰遣白衣來

咏桂花

吳中歌舞正當場一片秋容帶月光堤上一逢攀桂

士衣裳猶惹廣寒香

天漢風生月殿寒露華飛滿桂花團誰云萬里清虛府此夕知君得共看

潭上桂亭涵白波花間時有客車過天邊早見飄香遠月裏還期結子多

詠茶花

寶珠出火少人知故向寒林弄化機自有純陽能鍊質迎春偏耐雪深時

詠芙蓉

錢塘江上見君時兩岸秋花記別離今日樽前皆老大西風雙鬓不堪吹

新城爲客不思家白日談經坐絳紗望得秋來書未到芙蓉江上又開花

毎怪千花鬪艷忙却從江上吐幽芳秪因晚節同松菊長得含貞傲晩霜

題水仙花

美人臨別意躊躕翠減香寒望漸迂更有廻腸似流水芳心不共洛川珠

仙子氷心厭綺羅月明偏自愛凌波昨宵獨赴天池會環珮遥從鳳沼過

詠松

雙松樹老不知春浪說移根已八旬從此願期天上日年年長照白頭人

詠竹

壯歲移居向越城幽懷偏與竹同清多時不踏章河路毎見脩篁便憶君

老樹查牙蘚作皮叢篁白石是心期山中歲久無人

識歷盡氷霜只自知

寫梅花襍咏

玉人性潔愛梅花萬朶千枝繞碧紗十載貞心能自保不隨踈影過東家

文姬元是可人憐貌比梅花色並妍一片寒心清似水孤標迥出萬花先

六橋殘月淡含沙臘盡寒梅未見花最是今宵風雪裏過墻惟有一枝斜

早梅開傍曲池幽月出黄昏水暗流歷盡氷霜心不

政任他吹笛滿城頭
羅浮仙子五銖衣海上乘鸞逐伴飛偶入蓬萊醉丹
液霞幢遥度赤城歸
孤山西畔草堂梅歳晩含香獨自開夜半長風吹月
至一枝踈影上窓來
寒雪滿天溪水長梅花千樹冷含香山家茆屋孤村
夜不見踈枝過短墻
向晩梅花傍竹籬短橋横過兩三枝朦朧幾朶輕烟
外恰似羅浮夢破時

黄沙萬里塞雲間腸斷交河戍未還但見梅花飛落
盡不知羌笛滿關山
殘雪初消春滿庭夜歸姑射月冥冥仙人已醉霞城
酒倒卧白雲酣未醒

寫衆卉襍咏

萬古乾坤共一身四時花木亦同春吾心生意元無
樣懶畫葫蘆更問人
尚書國裏昔年遊記得花王對粉毬只恐重來醉歌
舞紅顔應笑鬢毛秋

粉毬開時月滿溪牡丹又放石闌西君家富貴人皆
識一段氷心獨我知
風落齋居萬竹斜半簾池影淡籠霞春風已出河陽
縣又放姚園富貴花
持身素有濂溪愛齊盛先移魏死根他日黄花娱晩
歳却同陶令醉芳樽
齋中倐尒見春光竹裏東風破海棠蘭草玫瑰開欲
過如今富貴到花王
牡丹先自得春風蓮逅偏於六月紅莫道黄花秋意

晩有梅還在雪霜中
憶昨花開對酒巵於今花老又分離明年京國看花
日莫忘今春對酒時
巖畔杏花開不遲竹間吹過兩三枝山翁索醉滑歆
死何處春風颺酒旗

寫雪景襍咏

雪滿深山路半斜月明林齋見人家夜分忽有敲門
者恰好寒梅正放花
野田寒木夜烏啼雲白沙明雪正飛一棹高吟耶水

上寒驢何必覇橋歸、
江行正苦北風斜日暮山寒雪又花十里溪聲林逕
杳早梅香處是人家
越客長居淮海頭讀書惟愛石房幽朔風萬里吹寒
雪一夜山泉凍不流
日落江城暮景懸獨凭林莽望前川寒風朔雪人何
處腸斷南湖萬樹烟
夜靜長淮月滿陂山寒白兎出郊次只今雪凍無遊
獵騁足中原是尔時

花間集咏

秋來長作泣途人不道吳門尚有春今夜王家逢四
妹說余前是少陵身、
江東艶質壓千芳一望銅臺幾斷腸傾國從來人所
愛風流何必戀周郎
兩中相對轉精神素艶穠香更媚人若此芳心能款
客不須重問洛陽春
嫦娥月裏種天香金粟千林映曉妝西髻朝雲猶不
散霓裳昨夜侍

明皇、
市上看春興頗長千門羅綺映再相誰知跨鳳吹簫
處一朶新花分外香、
朱氏樓中見小雲懶將蕣質伴襄君夜深忽逐楊花
起一片珠光掌上輕
十五年前聽此歌洪家堂上月如波今宵燈下重傾
耳不覺青衫濕淚多
夜深傍月按清歌萬里流雲度絳河不是曲長翻楚
調愁人偏自斷腸多

迢遞雲山客裡身停舟暫醉市中春不知風雪城頭
夜一朶寒花更媚人
十里湘江兩岸沙幾枝新竹淡籠霞無言獨立秋風
裏却勝樽前解語花
梅花開過海榴紅四月河西水正東夜夜雙星在銀
漢不知何日鵲橋通
三年西望夐空馳萬種相思君未知不信但看書榻
上淚痕猶消舊時衣
緑霧為鬟玉作容舐於掌上慣乘風生來清豔誰能

似一樹天香出月中
二八珠身巧更圓語中多是可人憐月明夜半清歌
發一片流雲度舞筵
當年秋月在樓前長伴銀箏照舞筵今日海邊重見
月不知清魄幾迴圓
夜深霜月照天涯江上相思鬢易華那得淮南早爲
客夢魂長逐莫愁家
新歡未已又離居獨棹空床恨有餘頻把芳情託鴻
鴈幾番臨紙不成書

月落潮鳴夢覺時半窗燈火淚成絲秪緣歡賞無多
日翻恨人生有別離
吳姬樓上見垂楊忽憶征人在越鄉隔水卻傳書一
紙開緘惟有淚千行
一春幽思獻花芳兩處離心苦夜長明月猶能共孤
榻鄉今何事隔殊方
一片春雲近復低穿花長伴醉人歸今朝又逐東風
去卻向陽臺夢裏飛
芍藥屏前見嫩娘舞衣行動百花香座中莫唱江南
曲越客思家已斷腸
歌樓曾續未完緣草綠花香又幾年若此人生有離
別月華何必更生圓
風雨高樓怨別離好姻緣是惡相思誰言百歲恩如
海一夜猶同夢裡時
燈宵侍宴玉堂深一語相貽比萬金何日從游湖上
路參禪聊悟本來心
城上淒風吹白楊洞門花落不聞香斷機人去青春
老殘月半山秋夜長

吳下人稱小燕名向人問燕始知卿還能記取當年
事好把無情當有情
大喬艷色冠江東曾侍吳王入後宮舊國已亡年代
改還留歌舞萬人中
素鈿高髻掌中身花底彈箏滿面春二十五絃千種
恨夜深愁殺望鄉人
江南芳草日萋萋白首王孫路尚迷旅夜相思夢初
覺杏花殘月曉雲西
少日常隨兒女群調箏學律夜相聞于今長大能粧

東綠鬟雙垂楚峽雲

與君連歲聚鴛行一日離群役斷腸此去君能懷舊侶定隨雲雨覓襄王

一身離合總由天千里恩情亦是緣今日風花且分散他年秋月又重圓

張四娘家玉樹春千花萬朶鬬鮮新非宵開入長安路莫道芳心不戀人

金陵自古有名娃映日塗霞幾萬家惟尔幽心誰似得半庭踈月浸梨花

何郎十五玉爲人一片輕霞掌上身宛轉欲歌聽不斷暗風吹落畫梁塵

流雲影亂欲凝空楊柳絲柔不曳風調入春林人不見亂鶯啼出萬花中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四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序

送太平二守鈕石溪代 覲序

士有居要路者榮聲赫赫人則驅軒候門日往來其途皆恭且畏也而在上者心切切存念敦禮以親之上疏以引之故有朝臺被而暮爲館閣者其士之遭遇何如耶然或有循直道盡職業而往往犯其在上者之意間有立抗疏不顧朝事宜違惟求無愧于身心斯二者皆不免於遷謫之患落落下位淹滯歲月雖有民社之績而在上者終於棄置寂若無所聞者僅有碍於公道而與之一轉移其官亦未見其君始之要且榮也吾友石溪子青年登甲榜拜官諫議遣事以忤忤遂出僉江西臬憲尋謫常熟丞陞福清令判常州今爲太平倅車所到皆有惠澤于民民亦頌于石像于祠也雖然政譽日彰而其官不過數百石當道者禮遇日隆亦未見其有引而上之者噫是足

以觀世矣明年

大廷朝會今冬九百僚長吏當入

覲太平郡守以例至例宜石溪子代焉吾知此行必

有以知石溪子者嘗聞百僚之朝于

天子天子必臨軒命冢宰考百僚之賢劣而黜陟之

然皆詢于長吏長吏直則所賢之人公賢之也長吏

曲則所否之人私否之也是一應對之頃而長吏之

終身曲直賢劣係之也曲直賢劣一彰不惟知其僚

屬而亦可以知其長吏矣石溪子以明哲之才素多

藻鑑今登冢宰之堂而曰某官賢冢宰亦曰吾嘗聞

其爲賢也曰某官劣冢宰亦曰吾嘗聞其爲劣也予

以一賢劣之公而終身爲仕之心已盡白於冢宰之

前矣冢宰以予之舉事確舉人公則曰其心必明才

必達而政必優也如此欲求滯於下位者不可得矣

故君子曰石溪子之代

覲是天道之使然者他日秉風紀而公天下未必不

由此耳石溪子其重於行哉

贈吳醫士遇例加冠帶還蕪湖序

夫人之處仁里精術業豐田産孰不欲致貴顯以安

享其身者然哉限於時命視順舛不能畢如人意人

將如之何亦必於崇卑異趨之間一承乎天之所與

也夫旣安其所與則惟脩德集義日夕駸駸無敢少

抗其所以與人者之意天必曰斯善亦積矣德厚矣

將必有以報其人也小於身者大於後始於術者昌

於道也故曰窮達禍福非天之降人自致之爾蕪湖

吳仰峰素業醫遇例來京師春官授以冠帶乃請言

於余余交於仰峰有年矣仁厚誠信知必有以持其

身者然將來進取天必不以今日事限仰峰仰峰或

進之吾恐不能終始其仁厚誠信以大其後昌其道

故書此告之仰峰其勗之哉一皆京師交游之士皆

善余言遂録於軸送仰峰以歸

送滕桐陽應貢北上序

古者庠序之教存而師道之廢落久矣故儒生始業

弟子輙行負奇氣其所爲學不過章句文字以希

寵榮院録其名於

國庭已耳得一榮其身則思所以闢田土第宅而出

入凌厲其黨閈之人人避難求白非詩珍重寶雖直義切憐不往也反有得於彼復置其人於破業而死者比比然矣故人風日剝物欲漸滋因循苟且不復知有中正仁義之教彝倫倒置以至棄妻子而遺其親厚其異姓而薄其同胞者有之矣是皆師道之不振弟子無所模範而貨利勢位之談紛列塞聽嗚呼孰從而聞中正仁義之說哉然則人心風俗之壞誠不在弟子明矣楊子曰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夫七十子之衆殊才雜質似難乎為教矣仲尼惟以中

正仁義統率之包含鎔化各成其身使一無異趨蓋歸於神道化育之中千古至今稱其賢以廟享於天下孰非師之力哉桐陽應貢北上過山中別余臨岐問言余因其所感而告之蓋亦有望於桐陽者桐陽與余遊三十年嘗見其青年負才入學宮日多聲譽每考試學省輙列名人上凡所事其師者一皆中正仁義之道師亦重其人故不敢說以貨利勢位而進退論議亦惟以中正仁義之道告之桐陽蓋因其言而所學日益篤其所處於家而及於黨閈者亦皆以

中正仁義之道為之也今桐陽之行為庠官必矣知必有所為教也今人倫之不明於世亦已甚矣而父子失其親兄弟失其敘夫婦失其別而君臣朋友惟知其利不復知有義之可事也苟能以向之事師者而及其弟子則仲尼中正仁義之教在是矣仲尼之教行而貨利之風息黨閈之間豈復有闢土宅蕈琛贄施害於直義避難者之事哉惟桐陽弗怠余言幸矣

送朱東武之彭澤序

余嘗謂陶淵明官彭澤以不能折腰於督郵輙自引去乃賦詩滿酒終其身每竊咲之曰此特傲世僻見抱樂以自貴者之所為也夫士苟欲行其志雖至樑鍛器習枝弄施巧於尺寸亦未嘗有不可者況民社者之寄哉誠以忠信仁義遇乎民縱或居荒厲要亦人性同好惡則無不可感而化之者矧區區一督郵已哉仲尼曰雖蠻貊之邦行矣且彼蠻彭澤獨何以不可行哉是知淵明之不聞聖人之道者亦明矣吾友朱東武博古而檀譽其所為舉子業又振枝流輩

一時上選利達之士多出其門者是春試屢數奇沮輒以毋老求祿養乃得彭澤令時将之其官矣余謂東武抱經濟之學才多豪軼宏遠視科甲若物掇中乃竟遭齟齬固其氣似有不得其平者余恐此行或砂忽遺落昂然無所顧念懷寶卷德尚淵明之清節将使民遑遑而無所賴焉者故憂而陳其說送之昔東武每論詩至淵明未嘗不拊膺歎賞蓋平生才性亦非有所强合者此又余憂之深者也東武其念之哉

送梅宛溪使君北　覲序

宛溪使君北覲将行余既爲圖洞元錢子序其事送之然余之心悒悒未能已若猶有所言者乃復出於末簡曰在昔

天子朝會諸侯與圖天下之事必先考績巡功功豐而績懋者與焉吾越郡實諸侯之國風澆而民詭當曹每校守者往往不得上績得上績惟漢劉寵宋范仲淹二老耳我

朝有劉公麟乘荒劇之餘出寬平濟之故去之日民

含淚留屨且像而祠焉嗚呼人心易感若是耶有一政之善尚可以生命存業亦莫不戴父母而無所忘焉者况其守若劉公哉劉去越不百年而蜀篤齋湯公吳江村沈公皆相繼至蓋湯主宣博沈主勤密而各有惠乎越故越至今無潦憂而絕海販之禍實自二公始耳時皆值朝考得績今已進秩歷顯途矣庚戌夏我宛溪梅侯以諫議出守越中不三月民和朞年境祥而暴物化民皆曰侯德其至矣余曰未也又半載獄虛而民業豐民皆曰侯德其至矣余曰未也言無何而海夷冦甬東掠台陷黃岩焚戮殆盡時将逾邏而西越亦動搖民多徙市上叫號日夜侯乃下令建拒守之法輯城濠以禦外侮嚴巡邏以防遊奸足行陣以募義衞鄉農以徵兵製戈矛諸器爲戰具充倉餉庫貯爲久資始夷每入細無不就擒得狀境中遂定遠近知奮惟恐不得先者夷聞之懼不敢犯而城得以完我侯之力也於是四境之民扶老携幼向余泣且言曰若非侯吾越無噍類矣余曰然矣侯德斯至矣因謂民曰侯以磊落之才早擢時譽仕當諫

議抗疏大庭士論歸重今以外補之命勞形郡署蓋才非所宜也有若龍之伏澤中偃甲卷尾無能上下雲雨然神采外炳故其靈異有不能盡掩者人視之曰此龍之能也然觀其所處而豈龍之志哉今侯之與越越固有得於侯侯非得於越也櫽案而折法含哺而命言鯁者順而屈者舒民視之曰此侯之能也然究竟其所蓄豈足以盡夫才哉余聞之志屈者積必深機秘者發必銳故知今日之能存越者不有得於立朝之後耶宜其有駭人㫰俗之業也使轉而措

諸天下其亦無不善矣非獨化郡完一城而即為侯能哉雖然傳之後世觀風者采豈功而大懋績則當在古諸侯之間又非劉范四老者之可等耳且四海岳牧于其朝也考績巡功恐無有以右我侯者吁嗟我侯以是而往也可謂不負朝矣

王弘宇繕部榮壽齊芳序

夫世之人有登仕籍請封章衣采婆娑於堂陛之下者則曰我榮其親也壽其親也然親或心有所不慊事有所不堪而口體玩視不能盡如其所欲則終日慼慼焉雖坐衣冠而臨讌几弗樂也或綺繡貴其身事物遂其欲憂患遠其心又子多才𡍼功譽大其門以顯揚其親親雖藿食豆羹居衡宇而勤耕織無憂也何也蓋親必以志從而後榮身安而後壽又不在口體玩視之奉而已弘宇王先生舉進士始官繕部以常典請封其親於是蔗江老先生得受本部員外郎老夫人杜氏受安人今年春三月壽皆五十有七時先生方守桂林還謂宦路每南北無期自茲以往又不知捐節何地乃開壽域陳樂張讌壽二尊於上

庭鄉之才彥雅幣相續文咏交頌遠近相傳以為一時盛事夏四月先生以非累復左遷越群因得一聚首於賓林山中偶出長谷徐伯子所為壽序讀之有所謂先生孝友出常輩家庭樂事妻孥同德所以慰藉二尊者甚至余以是知先生之事其親矣夫既以綺繡貴其身能復樂以事之則親之憂患遠矣至於妻孥同德是又事物之欲無所不得遂者則余所謂志從而後榮者非耶然伯子又謂蔗江翁多文學灌園嘯歌形形役猷紛華而務善行夫善行壽之基也

戎役猷紛靜之德也壽以容福靜以致道吾知翁他日訪侄佺而驅松喬不難也則余所謂身安而後壽者又非耶人之言曰隱身色養者不若揚名以顯親卓行絕群者不若後先以濟美今先生擅才蓄德多休澤於民祿位當日遠其所以顯揚其親者固不止今日論也而親之能養高樂善使先生無憂於心以成一身之槳是又生人之至樂而不可以幸致者猗哉先生斯可以榮壽其親矣豈若余所謂世之人請封章衣采婆娑於堂階之下已哉

送何豐里明府擢任職方序

嘗聞鰲之混於河也游必隨群所食必常草蹁躚盤迴望若無異也一旦遇雲雨突風雷群魚皆驚且伏矣鰲獨豎鱗掉尾仰天而鼓濤神化上下洋然而入於海何也志與時遇也玉之在沙礫人不知其所貴及其逢卞和得良工去汚而還美使製重器貯貴稀則光彩夜施常恥不得近其視在沙礫則大相遠甚也何者玉得其用也士有韜光於下位者人視之若相易矣至其措事爲建法度則皆有以宜乎民而合

在上者之意上者舉之朝而用之於要地則其功譽赫赫炳炙人耳誠非常類之可及者何則用稱其才也古之言曰物屈則伸才晦始名信乎其伸於屈而名彰於晦也豐里何先生宰山陰居惟非食出則常衣附從不擁列導者不前呵臨民若無已者人望之猶一常宰也及其政出而民和措法而盜化示教而俗遷畫田平賦蓋將以去夫百世之弊遺民以無涯之惠吾謂山陰自有邑以來求其勞已成績閑務無休實未有若先生者也今銓曹知其賢舉之天子廼擢先生爲武部職方主事夫職方武之要司也審才置用寄任非輕況時方多事天子正欲求一士擇一將以掃清關宇者吾知先生此行必有以尉所望也且聞家國一理小大同揆其治山陰者獨不可爲職方哉能移其和民者以安行伍化強者以伐不忠遷俗者以飭令度則邊陲之上豈復有慢軍而失事者哉以畫田分守地平賦公賞罰則中外之兵豈復有越境而怨上者哉夫天下無怨

而境界理則人心和而節制明簞不慢而事寡失則遣督易而接敵勝如此而猶曰鼜虜不寧而世不治吾不信也先生居山陰五載常沉鬱忡懣意若有嗟其無深知已者今銓曹舉之吾復能言之噫亦可謂知已者矣由是而至登巖廊列台鼎其所以燮時而善國者要不外乎治山陰者為之也然則吾所謂藩之遇雲雨神化而入於海王得良工使製重器而貯貴帑者先生其然耶非耶

送王白溪北上序

年來海夷南擾材官屢束手失籌兩浙民業多所殘破閒有幸存其家者又每每苦官理剥索少有不與遂即戶口差役迭下吾越士民之家鮮有不辱已破門者也且今夷害日大而官理剥索時日益繁其民不死於夷則亡於官者舉目皆是也嗚呼吾越將孰從而居其民哉吾友王白溪雅多才義余自齠齔時輒與之遊矣今且三十年而義日篤交日深凡本冠大夫至於鄉黨之人皆碩與之遊者又不獨余一人也則知白溪之為人在吾鄉黨中誠難得者官理與

人無賢愚而剥索之政故無分於白溪矣白溪素恭謹凡有事未嘗不承命盡役而官理亦因是知白溪而多禮遇之也然白溪負清才常好論時事往往慷慨奮發惟限其今外分不得施今夷害在外而官理剥索於其內於是白溪之心始忽然有所激也白溪之言曰余以一庠士肄業於國子垂二十年嘗聞先生之論熟矣丈夫生世間不與名龍虎則當以所學求一仕銜以行已之志苟得其時皆可以長民安土流譽於簡冊之間者況今馳騖者之時哉吾將謝交游而之天曹矣余聞而壯之明日與見山諸君設祖於迎恩門外舉觴而告之曰今海夷延禍四載兩浙及吳中民業殆將盡矣而官司失兵籌徒以庫帑募無賴故兵每見敗而給賞無餘資矣且句讀巷談之士日曳裾軍門不為賓則為督耆出入兒戲目循歲月故江南之事遂有今日若今白溪一旦以佰憤激志拂衣出門若鴻飛冥漠吾知其是非燕雀之志也苟竭其才決一長策獻
天子以請纓南下其必有出群動世之業者其視昔

之官理剝索之人則又當奔走不暇矣惟白溪勉乎哉

送朱少微省親之彭澤序

吾里中有士數人焉其性皆温恭宣亮其才足以羽翼世運致民於無事雖與之論聖人之道亦若有所能體之身而力行之者余甚愛之獨以其年之倍長於彼因引孔融禰衡忘年故事而與之遊毎相聚山中與論文字究道義皆能闡發淵微知予之所不能知城南朱少微實居其一也余嘗爲少微言曰夫君

子苟欲以立身致道者非以其富貴綺麗詞章誇大之所爲也必將行吾本然之性使彝倫攸叙於内父子夫婦皆不失其所親兄弟朋友不踰其所義反求乎心而無愧也然後拂衣翩然遊於四方歷名都探風俗挹賢人之遺風弔英雄之故址窮搜遠覩使吾怡神擴見察古今代謝知寰宇之大亦復反求乎心而質之道義彼之所以是吾從而學焉所以非者而去焉要之可以立其身致其道而無愧者也少微曰善矣使吾人苟如子言將見竹林之賢不徒於酣咏

燕市之客豈事於悲歌而途人巷士抑不可爲堯舜哉吾雖陋請終身事斯語矣明年春仲少微以父母彭澤欲往省之過山中别余余因携里中同志出之西驛陳祖道而餞之見齋陳子執盃而言曰子以一念之感遂躡崇山涉江漢走千里而覲親其心亦至矣然疇昔樵子之論正今日所當事者或得聞言於道傍見性於庭下使不徒爲往也不亦善矣予故忘之耶少微曰夫窮谷之木得春而後萌大澤之禽必乘氣而始化是物之無知者也苟得其所感亦蠢然

而生變然而攺況聞聖道者之人哉吾今日之往正昔之有聞於樵子者也同志者聞言欣然壯其志皆觴之酒酣余仰天而歌曰彭澤之流尚可充其漱彭澤之柳尚可蔽其牖五斗之粟可以適其口介哉陶公兮今不朽少微得其歌可以覲親矣

嵊縣産瑞麥序

余嘗讀漢書見張堪守沮陽麥穗兩岐及又如減有一莖而九穗者皆心竊疑之以爲天下之物豈有易氣而異産者哉是好事者之爲說也或曰將以勵有

民者余夏日病暑池上偶嵊庠君周二文學過余請曰吾嵊自半村父毋來善績種種民多被澤還業且盗者化頑者良遠近熙熙風雨時至近者田野之中麥生二岐或一莖而三岐者有之非善政所感而然乎子有言者爲我述其事以載嵊之禎祥余驚而起曰噫有是哉我知之矣夫人心與元氣周流意之所動天地亦未有不感而應之者况善政之及於民乎民心一感元氣通之矣物偶相値稟靈而出異此岐麥之所以生也由是觀之他日仁聞四流上炳天日

將見青鸞巢於樹彩鳳集於庭虎北渡而珠還浦亦可以是推而致之者則其視岐麥又不足異已半村先生與余交且善玆喜其爲政之能感乎嵊又得以釋余沮陽千載之疑故樂書其事噫若後世之有疑者不有賴於余文哉

玄宗内典諸經序

自功利之途開而性命之學漸塞荒淫之忘生而神仙之流日寡是非天道失常而人心之變幻成之也夫生人在世惟斯一神神聚而生神散而死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故聖人立教必以性命爲說示範後人不過重其生也秦漢之季常有長生之人藏名山大澤麋眉鮐背陶詠天真曾不以頃息之光易萬乘之貴迨至唐宋詞章機彀爲事片言而奪科甲一謀而陟崇階肆情遂欲富貴安享不復知有脩性延命之論嗟歟斯亦謬矣且性命之理本諸吾有苟得其訣易若探囊未有不得物者但方士立說多門而凡途肉眼之群尊傳迷繫死無所悟余謂亂人心而害大道未有若此甚也死溪先生集道家諸經數篇名曰

玄宗内典意將闢邪説而務正脩救世立命以復其所謂秦漢之民者亦以先生内多靈異夙有仙緣故究心虛靜之中耳此書一逢達人耶將内契盡掃多門之說物物相化當見輕祿重生遠欲愛道事高尚而厭紛擾握造化而延壽年者是先生之力也

壽懷養孫公九十序

夫生人之得壽誠不易也夫有其質而不能致心於孝弟弗得也有其質而不能樂善好德弗得也有其質而不能知素保真弗得也三者能之則太元皆助其基鬼神皆庇其禍山川靈異神仙

秘技一皆歸之於人氣通精感默契於至道之中雖
天欲奪之不可得矣吾嘗謂世之人身繫於榮利而
心混於六慾級級無頃息之安則曰我神完德積矣
天與其年以之而爲仙不難也及其災疾繼至身莫
能支乃禱其天求宥其罪頼脩其德養其神以全其
壽噫其滋惑亦甚矣草市有隱君孫翁年八十有九
體安而神充食常倍進臥不就枕行優矍鑠言談琅
琅盡爲休寧諸鄉福士也余辱交其子今年偶過市
訪松石雙洲二君因得拜翁於堂上一見而異焉詢

於二君曰翁何爲而致是也二君曰吾父無他能致
壽也且生而值逆徑既失父母復喪二兄孤立于家
心哀痛日夕思欲養其親事其兄弗得乃自號曰懷
養子然生多羸弱瘠癯五尺走貿吳興閒內甘疏粒
外屏豔容絕貪戒妄日惟以藥餌自隨然慕義嗜善
一念雖造次不能去有若饑者之就炊飲者之求酣
也一時吳越名士故皆得遊其門石因諸君尤爲客
跡是皆吾父之所能也然亦不可以致壽也余曰佳
哉有是乎夫失父兄而懷其養此孝弟之行也薄味

而遠色茹素保眞之道也慕義以親賢樂善好德之
事也余所謂三者而翁皆有之其所以致壽豈惟今
日哉雖神仙冲舉可待也翁明年九十矣計余即遊
江漢度不可於時復至海遠山長良負其祝乃聊爾
撰文登堂預賀之及壽之期懸余文於座右諸客讀
其言可否其人則余亦與斯會矣何必食酒肉列席
視樂而後爲壽哉其孫溪亭竹沙諸君乃進而謝余
言

劉南園七十壽序

夫士之志於世也豈榮利聲譽云哉在先明乎出處
之義耳義明也出而樹其績則巍然隆焉與民則熙
熙焉其或處也則逍遙耕鋤心鮮外慕抱善而樂其
身史冊又書其事廟祀以食後之人指其出者曰某
賢大夫也指處者曰某高尚士也於是考其行想像
其所以人而學焉昔志有所未爲吾繼之而行焉要
必裨補治化豈徒事於榮利聲譽而已也世道日刻
而出處之義溺宦達之士各僻其所能顛頓仕軌欲
求其榮利聲譽不得安望其能績且隆也而日敢之

夫又不重其所趨混跡利網寡樂善之志委其身而不脩棄昆弟而不教一溺於歌舞宴湼之場竭其財喪其精抵老而無所悟如此而欲明出處薄榮利聲譽亦難矣南園劉先生出自聲譽之門而能忘情榮利帶經灌圃以怡其心於凡歌舞宴湼之樂一皆絕而不爲惟于其子則教之以輔世之學庭塾之所施禮幣之交饋雖至倒帑傾囊則亦無所惜也故其子仲緒所業盜精其名日盜振吾知他日樹巍然之績以行先生之志不遠也君子曰處則異其俗出則澤

其時非先生仲緒之謂與是使出處之義一旦復聞於鄉明之於天下則先生之善又不止自裕其身也今年且七十矣神骨泠泠德度崇遠自此以往蓋必有握造化而得長生者則先生之所貴又不俟於教子樹績以行已之志而後爲是也仲緒同門之友徵余文爲祝余壻朱少欽言先生尤詳故嘉其事且重其教子之賢也遂以昔之所論出處之義歸之云

孫貢甫詩序

昔子長務遠遊歷禹門探禹穴而文爲西漢之祖子美客蜀中太白以事淹跡湘楚故皆以詩冠唐夫三子才固卓越而逸情曠度實有得於山川人物之助者休寧孫貢甫世居草市自幼即好爲詩然志高而類寡乃翩然遠遊常寓跡吳興間日與劉惟賢王庚陽宋子明諸君輩結社賦詩以是吳越之人惟知貢甫爲吳興詩人昔貢甫常過越訪余山中而愼卿亦於武林見之其諸君輩亦間嘗見其詩余往往恨不得遊乎其間也今春始有白嶽之遊偶寄跡於草市昔貢甫還居家因得與朝夕論議出所集五七言并

樂府長歌四百餘首讀之起曰佳哉貢甫之詩也意遠而古調高而宏沉而有諷雅而不淫而其格則出入唐之諸名家者噫是非有得於吳興間哉而逸情曠度知不獨三子之擅美於昔也是集貢甫尚欲秘諸家余勸其梓不得故先爲之序以俟後之擅操之士梓焉

序鄭龍坡明府入　覲冊後

余避兵嘗浪跡江淮間而蕪關之南寺則又爲行脚常住也然多歘入往來好爭者則必入寺顧余因詢

有歙者之政皆莫不首稱龍坡公蓋千百而無一二三殊也及余至其歙異邑之士每往來顧余因詢其有士者之政亦莫不首稱龍坡公蓋千百而無二三殊也余以是知公之有德于歙者至矣昔公在越時與余同里閈里閈之士亦與公同交游故嘗聞公德譽而余之一行一藝亦皆為公所知也當是時公之同途之士十數輩與余游而文學言論皆㸌霍炳炫然求其心跡一而行誼恭慤者皆莫能與公若也余以是知他日之為仕必有所稱於世者今果在歙民德之異邑稱之可謂不負余昔之所知矣公去冬當入覲歙之大夫士及山谷之民皆有言頌其政集冊以送公行然遠近至者不一故録言多後先失次公之友陳讓山郡博雅有清才乃復為次第其冊以傳求久余與讓山交至舊因得於署中遍觀其言大夫則稱其治士則稱其化民稱其惠蓋與昔之歙人之稱一也異邑之稱一也余益以信公之昔日之行誼恭慤者不謬也或曰此特公之牣試百里才耳若他日措之天下蓋必有以彌綸治化之業者茲一歙焉足以盡公之才耶余曰不然夫觀神龍者先伺其變求巨材者先探其萌論至治者先察其始余以是知公之他日建宏業于宇內豈不于今之歙邑始哉是為序

金粟齋族譜序

古之言曰彝倫原於父子信義係于宗族大哉言乎之有補于世矣夫人之宗族所賴以一者義而行乎義者則信也信義一立則俗風敦而禮節作文章著而冠冕興使貧乏患難者皆有所賴而不失為顛連無告之人也近世以來人崇勢利而忘根本務遠交而忽近姻以故宗族信義悉委之如浮雲間有外和孫而內若仇讐者其甚至於傷德諎害以潰其名業則天下皆是也故昔子長孟堅作史特以年表為事其先已有今日之憂矣吾浙久不續譜惟徽獨重之沿鄉接境欵延學士無論歲月蓋徵多大姓而源流甚遠故子孫目見者蓋多分處於各邑異郡者非旦夕可考也不由譜録孰通信義如此豈得以不萃精于是哉休寧金粟齋先生雅倡文德淪光下位拂衣歸田

秘跡於山中曾未嘗一及城邑閒居自念宗族日繁譜義缺畧恐後世無稽也乃以輯譜爲已任其欲別族之處其地也故始之以著居處得其地而不忘移徙所自故次之以遡遷恐世遠而辨謬故又次之以序族族有親宗宗有嫡庶故又次之明宗宗族之人屢有功德恐湮没其譽也故又次之以徵賢賢風激内而婦行立欲彰之而有勸也故又次之以表節族固守義然光其姓者貴也故又次之以録仕盛美足以勸族也故又次之以紀載楊善莫先於名言故又次之以裒翰探一鄉之俗可以觀其人也故終之以陳俗嗟乎先生之用心可謂深且周矣是譜一傳使後之凡爲子孫者則曰其居處之遷止如此宗族之親踈如此人徳婦操如此循良廉業如此名言善俗如此一俗言之各鄉傳之則人皆感發而爲善矣一姓化之各邑傳之則人亦皆感發而爲善矣是譜豈止爲瑠溪輯哉

秋溟稿序

余去歲旅食蕪湖嘗交於潘子在溟在溟後以詩往

來余既重其爲人而復稱其詩然未聞其所自也余今年遊白嶽道於蕪值病居禅門在溟則又蚤夕顧余因出乃翁秋溟稿謂余曰此吾先君之言也欲鋟諸梓願乞一言爲叙余展而誦之曰佳哉翁之詩也其情正其寓遠其音宣宏而不詭淡而有章足以風於人矣然以是知在溟之詩得於斯也余聞翁素性仁孝讀書慕義好四海之賢度汪汪無我嘗宦於嶺南位不稱志低昂世途其氣固齟齬不達遂放而爲詩今讀其詩可以知其志矣嗟嗟余嘗觀人之志恒殊也其顯晦功譽不一其類然要亦不失其本然之真可以質於人而無愧於子孫者斯可傳也翁今言不離志志不求榮出入性分彝倫之間一無假於雕飾者其章於人而範於家庭無疑矣兹詩梓而傳焉在溟則後先振風諧聲叶調遂成一家之言使番之求久人稱蕪之有詩則必先潘氏云

補壽文峰季叔六十序

鶴先世以三尺起毘陵家世禄鎮會稽以來凡九世於兹矣前子姓尚落落惟吾祖生吾父及叔氏五人

吾父生鶴及弟者四而叔氏之生各有弟弟兄所出君脥而族因以蕃然叔氏之群亦多相失惟仲與季存其家後者又旅食燕薊間耳吾父凡蚤夕所與論議則惟仲與季也仲叔每苦吾父性簡嚴往往難合惟季叔多所相歡每對飲必深談移日柢醉而後已蓋季叔少時頗穎悟粹志舉子業才譽藉藉鄉閭多重之故吾父所以相得者非獨手足之愛而已爲業不十年尚齟齬未遇世道且日剝非可以馳騖之時也因喟然曰富貴乃外物逍遥實天真况亮柴乘吾

當與歸也遂棄所業隱於鑑湖之西讀書渠翰自號文峰先生心耽山水而足遠城市有鹿門之清風每春時携一二蒼頭耕於畝畝之上秋則刈秫釀酒與野老隣翁劇飲月下醉則拍掌高歌雖身與世若相遺也蓋自吾祖父以來其履仕途居庠屋者雖屢有其人然欲求其識世故尚甘退若吾叔文峰先生者恐亦未之見也去年秋方六十壽矣鶴以病胛伏枕諸弟亦他往皆失所執事乃於今年仲春之月偕其弟捧觴豆具微儀乘舟以往祝堂下鶴頓首祝曰玊

眘蒼蒼君耶之流湍且長惟吾叔之壽昌四弟鳳祝曰草有青精松有茯苓惟吾叔服之以長生五弟鸞祝曰飽而歌醉而卧縱大化兮誰是我其表弟李榮宗聞祝而咲上堂而言曰有心之言以心成有祝之壽壽以祝名余聞太上無言而避名故人年得以長存非今日之謂哉遂謝而退

友竹序

嘗聞任豪華者多愛牡丹樂道之士則愛蓮隱士愛菊散人則多有愛竹者然牡丹以色勝蓮以香勝菊

以晚節勝竹惟四時而長勝者也竹能勝四時蓮菊猶不若也况牡丹乎故有所愛者則知所爲人矣雖然牡丹惟穠艷似豪華豪華之外無愛者蓮惟清虛似道德道德之外無愛者菊惟後時似隱逸隱逸之外無愛者竹惟蕭踈無束似散人散人之外亦鮮有愛者是蓋性有所相近時有所相際於是物爲人愛人爲物主而品類分焉皆非有所擇而愛者也括蒼葉君亦愛竹里人遂以友竹號君余友栁少明在括蒼時君來與之遊今秋少明過余山中爲君索文辭

其獵且曰君性直尚逸坦然不以俗拘平居惟種竹青照八牖君往來林間俛仰內契有君朋好蓋三十載于此矣然竹之外無他愛也余謂葉君是亦散人之流歟宜其愛夫竹而友也嗟乎世之人苟欲求富貴莫不附炎近勢售已從幸惟圖位高而金多君余所謂豪華之愛牡丹者天下皆然也安有逃名山谷之間怡心幽素若葉君者哉是足以觀君矣人之言曰牡丹多穠豔故其盛衰亦不常則豪華固無長存者竹惟蕭疎故能禦霜雪歷歲寒而不凋然則吾又知夫葉君之得以永其年也

送張子遠入燕序

余嘗論士之生天地間服華乗氣本非以一方尺土為之家故斂形而為學則其志已欲行諸宇內而範之後世之人者如曰地相宜也時相值也則吾學行之矣如其不可則易其地雖遐陬僻壤亦無非吾所生之內是以宣尼不以周流為非是以為凡躅之所及之處皆吾之家而吾所當統責而經理者也故龍之困澤中而不忘乎滄海得滄海而神化始通於天非天

之能神夫龍龍志近之也賢人非故欲遊於聖人之門然舍是而之他則將固口箸足不能頃刻居耳何者志非所在也鷦鷯棄枝巢而宅乎大林必驚飛而徙羽彜迷旁而入屏幄則雜鳴而巡簷何也無高大之志也人之稟慧能飽德學志高大而不得值時命以見知於上者則何異於龍之困澤中而賢人之不得遊於聖門哉不得遊聖人之門則賢人一庸夫耳澤龍亦魚耳龍之終於澤而賢人之不得聖人之門安望其能明道輔世兩澤其下士者也張君子遠蓄總擅才習學於郡庠有年矣當司較其文每先於群試於鄉而群或先之也人莫不為子遠惜子遠獨欣然若無所與於身者再試而人再先之亦復欣然若無所與於身者既而歎曰丈夫不能友天下之士以會理博知惟斯守株待兔齪齪井閈間豈吾之志哉遂假粟倒援而遊於燕業於北宮且附燕之人而試之海樵山人聞而謂其友曰此行得之哉夫北宮文之匯也道之樞也子遠以其志而往為凡所與之人以皆天下之髦俊貫百家揚六藝會衆理子遠必耳

得而心悟首允而行歸其昔之所試於鄉而棄之者一旦見嘖於京之學士大夫矣其所後於群者亦復先而上之有若龍之得於海賢人之得於聖人之門者也嗟乎于遠於此亦快矣豈鷦鷯之與蜂所知哉友皆然余言請書之爲子遠別叙亦因其別爲詩於册歌於耶溪之濱

霞海篇後叙

陳寉曰詩自周篇三百而下迨及漢風皆能陶泳性情陳喩政教平紛而反俗蓋有以興邦國之化揚世

時之風也故詞貴旨意非以章妍體尚含元非以宗藻聲求叶律非以宣言言勝聲則塞而無味藻過體則媚而近昔妍奪詞則淫而忘正此世之觀風者不可不察也魏晉之士傷亂防禍故聲多悽憤而意在適寓六朝淳風不還綺麗日娠國祚漸短人情乖適不足取也盛唐聲律務本去華故能建旨超逸承音宣暢小可以悅情大則能諧樂然雖振響于一時實追芳于上代也宋元之季新聲四起而古調遂忘雖我國初言猶襲弊近惟

聖化風行人文雲變四方搢紳之士始循舊軌郁郁洋洋錦張玉響可謂千載後見漢唐之世嗚呼盛矣但事雕者則失氣崇意者則淪音遵體者則寡思綜理者則近質間有齊梁混流鉛素交眩使同聲之流未免因疵以惜才求全而增嘆也今讀文谷孔公霞海篇簡淡温厚其得風人之旨哉且格不踰古詞皆契道遠及天下國家近取之性靈物理喜慕神仙于恍惚探山川于杳冥託跡雲霞忘機魚鳥是雖公之曠踪退與所致而亦物緣仙分有在也寉竊論其詩

曰簡淡之思可以養情温平之調可以致政寬厚之氣可以善俗故知台甌之士得以求執其範而吳浙之俗不有化于斯乎嘗聞謝康樂治永嘉既美文詞又多善政于今人傳其言而懷其惠千載以來而公實爲之後焉他日流風八埏冊休后杞當使通者蕲民處者樂善頑則易其趣愚則釋其惑爲臣則懷忠奉親則盡孝而閭閻之間雖婦人小子亦莫不感心懲行以慕其義也如此則吾所謂泳情敷政平紛反俗以興邦國之化揚世時之風者否耶

祝柴老孺人九十壽序

余自丙申之年始遊於終慕柴于終慕尚垂髫從余社友張華山業舉子時華山在社惟與余爲最善故終慕亦得常往來見之閱文辭沃道義日且親愛以是終慕亦與余善也余嘗與華山坐終慕舍中論詩見其內往往供湯茗具酒饌不倦明日又往論詩其所供具又不倦雖連月論其不倦若一日也余怪之詢其所主則曰有老孺人以老孺人能禮賓供具如此其教孫可知矣不亦賢哉其時年已七十餘矣終慕亦弱冠遊邑庠聲稱藉藉故老孺人之賢益著後華山死社遂漂散余遊翔江漢幾廿載歸武林故交已落落若秋星矣惟終慕對面如昨回詩謁老孺人則又鮐背鶴髮目瞳炯炯其所供具余者與昔論詩時猶君一日也余又怪之詢其所主則曰有終慕毋某孺人孺人少失所天苦心抱節垂三十年寒暑奉養則惟一老孺人然老孺人之康强無恙孺人之力也以孺人能奉姑如此其教子可知矣又不亦賢哉今老孺人年已九旬矣終慕之友鄭后峰劉東林來索余文祝焉因往三獻其觴上堂而言曰夫天之靈異豈易與物哉草木禽獸萬彙類耳惟松檜能延秀鹿長生人故多状惟德操能壽然皆出五行而秘之保嗇充養遂至長存也今天之靈異萃老孺人之門矣惟脩德樂善以保其終故節孝詩書之事漸致其稱自此吾知其家氤氳和樂壽且無疆矣今之九十又烏足爲老孺人祝也哉諸賓請書此爲後日証也

送劉望峯明府奏績序

夫神物困淵志則存漢良璠隱石價昔盍于窮匱是以賢髦具命世之資必俟明德之主然後事可濟時言可光國雖遺海之珠因人復出安林之羽乘風皆騰況乎身遊道林政宜名邑者安能屈來陽之驥足淹孝義之鸞翼哉故懸犂垂棘非爲常玩之珍清角金繞終作宏宣之器是以虞詡拔左雄之節諸葛重公琰之才況名踰一丘德驅四長惠結千夫而芳傳百越者也濠梁劉君生自名都神遊上世抱西蜀子雲之學負南州孺子之奇流譽江關錄名皇國龍霄對策鳳沼聽臚領銅章于燕甚馳朱輪于越里

蒞政之月四民樂生重垂顧子之簾復立蕭肅之木平田賦以還貧張禮樂以敦俗援斧虎渡四境號為神明役省刑舒萬戶戴其父母治稱第一政曰無雙誠周庭之靈器齊都之異寶也茲以考禮于夫朝奏功于銓署群意憂其不返氣獨恐其無歸傷自息生淚從心出援縣折骨瞻幰飛神戴惠興思空覩淮南之犢感遺成憶長撫河陽之桃窪小子有糾德之義解帶之歡合意忘言同心莫逆珠篇續興常流闌渚之觴在燭延談屢稷豫章之榻乃以馳雲結念條動參

辰之悲落月疑顏復悽弦管之喻表臨流而析影單轉道而分塵目逐旌搖腸隨路斷江亭祖帳少延半晷之娛竹簡無言聊為千里之贈序

野言序

陳子曰君子出處惟幾語默惟義道隨時際則朝野延芳心與物遠則嵓林擅僻是以尚父就身于周車善卷辭名于虞陛蓋靈臺之上身旨徙躋窮谷之中樂非外召必有功鑄鍾鼎德喻日月者也然濩身者則意舒而神和抱逆者則忠鬱而氣激和則易于暢情激則難于靜鬱故虞卿述書于愁區杜甫根屈于畏道非和能之激使然也閩李山人者蘊溫惠之德負經術之才學自天傳義由心遺登高則王根金宣臨池則星離雲布誠海國之文流霞林之墨士也然夫野雀之姿惰斂翎于冊閣逸鱗之性欣掉尾于玄淵故身繫滄庭杖屨常通于五岳名流越服神想遠跨乎三湘且以寓志不凡而塵遊鮮契立心少異而俗締無倫故道隱于人思結于獨于是言因激發聲自逆生乃得詩文數千言成帙久之是歲山人遊臨

安邇予于賓館出詩王留展席雕樓乃執簡速題揮翰命序將傳壽梓以永芳聞叙之曰山人尚行居賓樂命忘功凡有動作林林攸宗因題其詩曰野言

送二弟鳴齊會試序

道無行塞時無安危命無窮通事無難易惟人心是趨欲行則行塞則塞欲安欲危欲窮欲通欲難欲易而莫不皆然故君子守經以羈權因物以攝義隨變以立機臨險以從順是以渭川之士可為王師獨夫之年可反聖代飯牛之客可作齊臣嘗膽之勞可雪

吳恥夫欲爲天下之輔立千古之化者不察斯道而可以爲乎吾弟鳴霄志於學三年專焉咏於詩而能言遊於百子而能遷赤手擅文而辭斐然朝領薦書夕離鄉陸翩翩驪駒以征皇國衆賓重義尚行期遂愼端于是設酒通別執冊贈言予聞之而往告曰夫仕以行道道以植時事統萬紀心非一機體之則善措之則宜非已所與也今世之不古非一日也政之不和非一區也而父子失其親兄弟夫婦失其序朋友尚利而失其義禮教偃風榮祿成務賦斂日迫而

民業日危非人之所令乎蓋世無亂本惟悪是生俗無美因惟善是化聖人在上而民用仁齊家尊位而民尚功歷代之政皆有由也吾弟之行也恐以道寒而不能行時危而不能安命窮而不能通事難而不能易處也故言之如此惟吾弟行乎哉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五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瑶石黎民表 編次

序

蜀篤齋湯公壽叙

海樵子曰夫居元抱一出納二光化物走命歲候倒藏是逆天之道也而聖人弗言旋白象之輪開金沙之教道厲三相精亡五塵約理于無生入性于空寂是外世之教也而達士弗求遭世嶮巇行已不時驅

軒于漆園締宇于鄭圃上論玄黃下極川瀆中窮人事啓鬼神之幾定是非之軸綜類編籍昭立后模是失平之徒也而志士弗崇斯三者道固足以裕身名固足以動世而功則無能于物也是故用世之士學成而行光致道而福物所以國安而俗化德音孔著垂法無疆而芳鏤青簡生並日月豈其天哉西蜀湯公以宣亮之才遊神藝苑理貫三墳事周百氏摛華述古而天下嚮風可謂學成矣先以蓄性宏淵建言揮霍敦厚德于周宣抱芳論于曾孟應交無滯與物

俱仁君旭日行霄萬卉皆暢采鳳鳴岡百鳥咸和可謂行光矣且復内含三才外索六樂哀此群黎皤然起作于是對策于明光正冠于法部遂使朝無冤獄民無枉刑百僚師師近遠懷恵

天子乃以東南尚瘕牧佐未力分仝虎符来守會稽可謂致道矣下政惟恕用法惟經五教攸敷四民揔至既務文儀遂復樂典乃訓甲于我庭建利于海曲是使兵衛振風城郭尚禁而萬世之民耕有餘粟織有餘帛旱澇遠害而世安其居可謂福物矣夫學成

者身康行光者隣輔致道者響遠福物者天助具此四者則長生于宇宙之内驅神于造化之間故雖風雷不能搏金石不能越魑魍不能敀水火不能磨蓋將與象緯同輝乾坤並壽也豈可與逆天外世失平之徒者言共

贈寳山李將軍領武薦序

叙曰天炳象緯地張風雷明晦秉權陰陽交濟而文武之道昭矣故蘭蕙擾其芬芳松栢取其條本龍以蓄德虎以挾威山以靜崇河以動流蓋以文質之根

⸻

源治亂之樞稟理象之玄機也是以聖人建文存武而道歸神化賢哲用之以進德崇基寛毅之士以稽譔典章而斬放凶慝故世為是道者居則潤身達則裕物小稱諸功大建諸王然鉛爐相成律呂並奏而内外翕張不可遺也世承泰緒文道唯興而戎胄玩宴兵不振風豈天作之故而地維頽耶盍亦入焉乎爾惟我

皇帝明曆建資傳綜庶物道貫玄黄之精術通陰陽之變文賓既掄武士亦舉四海無龍潜之客八方多

鷹揚之夫于是寳山李將軍幡然起跡一登藝圃即領薦書同遊之士咸喜而賀之山人陳子曰嘻是亦可以賀邪吾于將軍有所告也夫麟鳳出祥文德内燿珠玉成寳而純質含輝是猶道備于人而才承世用者也今將軍始進名途而群豪注目繼躡三宮遂臨九狄九狄者

皇國之藩屏黎元之樞鑰也將軍誠能雅閑弧彎素究符書運以神機行以詭道雲鳥之所出沒龍蛇之所潜昂談笑之頃使狠烽斷焰犬羊歸王金城萬里

求杆邊虞是則　國之所望于將軍者也惟將軍勿取其小而遺其大勿成其始而畧其終勿用其名而忘其實斯則將軍盡大之業也而同遊者能告之乎僉曰吁碩矣吾將以是告也以大將軍之業云

校越望亭詩集叙

越望亭詩者所以記江山之勝繫民物之情君子杞之芳趾構一國之華觀者也亭因唐舊扁創汪新而詩雖適遊實以見政豈若洛陽之九華太沖之三賦黄帝燒丹于縉雲吳筠侍宴于鍾嶺哉誠以降鱣集

鸛檀伯起之嘉林列席褰帷新文翁之儒教率析昌國永以跨靈故凡李尤之臺銘江總之堂賦咸宜與日月而並光入金石而不磨也于是　侯秉公暇檢閱褱奩遂得縉紳秀咏廣士芳言雖無三千之多亦統六義之制後綴以自倡之辭以明賡歌之義標以前名校予後進予承簡命編校既終展卷而誦之嗚呼盛哉政非小補文不在茲足以見覇業之不朽著仁功之無遺然非亭所與也若以望龍氣于燕北采民風于吳東環視山川之寄貌察物華之盛乗春適

性撫石求賢則斯亭也亦可以驅芳于時臺並釆于平望者矣又安得不振夫北海之文發西河之歎哉

奉贈武畧將軍胡公歸隱石峰序

嘉靖十有七載春正月朔越武畧將軍石峰胡公乞致仕歸時年六十矣同寅者皆設祖于道列伕于前送之大寶門外執袍行觴歌詠討誦張衡歸田賦誦既畢胡公將行衆皆悒悒爾不忍棄去後欲既于有司借留之山人陳窐聞之而往告曰夫鳳鳥之德珍于遯世蛟龍之神積于潜淵天地重閉故能流四時

之化章萬物之華通五行之用是以賢人刻意尚行離世異俗上不臣

天子下不事諸侯高處閒曠卑就數澤淡然無爲以觀治亂之幾時進退之義故君子稱其德遂人把其風後世治其事以爲得隱淪之中也是以張良佐漢慕赤松之遊邵平處變懷青門之役蓋功成而身不辱居卑而名益上而降節來榮者詎足以知此哉公性宣而才亮内靜而外潰貞恭之德著于方隅孝廉之行動于鄉俗文實樂其流速士愛其明家人安其

正是亦用道之士也而復撫戎供職敬命崇功洽海
有上官之勸握綬得下士之謡出入冠裳日被賚賷
往來閭閻眇無殘皆是亦擅才之士也夫用道者不
馳神于逆區擅才者不滯情于汚域所以業遂而名
成行全而身壽也公以下命之年飄然退趾高盤石
峰之居怡精釋慮振歌于霞嶺弹棊于花谷庭鶴朝
舞海月夕懸種玉于藍田弄球于合浦駕造物之驂
遊無何之境回思疇昔之役若雲浮太虛星移廣甸
而物我俱忘矣所謂功成而身不辱居卑而名益上

者非公之言乎同寅者曰不然近者武政中衰劣儔
內侮兵旅委地而廉讓不興不有志者作之其孰能
爲哉山人曰非也物代者化退事立者身藏天道畏
盈而況人乎令公進能建其績退能樂其身而天下
之慕善者皆爲公矣烏在其鞠躬盡瘁而後爲事哉
同寅者喜曰偉矣夫山人之善能成公之志也于是
張鼓樂盛旌幟執幣獻醴送公以歸

送方明府入　覲序

南本方公宰山陰之二年朝王如京諸游者皆執祖
餞于西郊山人陳霍曰古之諸侯岳牧朝于天王用
述志業內宣尊恭外供職貢考禮脩德以彰王儀
上乃臨軒德陽示威明義圖事巡功大昭黜陟之法
正班爵之典于是有政者競然自勵善不得淪惡不
得餙君子無栖棘之憂小人無附枝之幸上下相承
刑教流著近張國綱而遠敦人俗遂成世治我
明聖德則天仁風協化賢髦歷振庶績咸施間有執
外之非物中之譽者莫不摘法明權升沉合議以故
近代多貞亮之才建文學之址禮樂回風四方叶響

雖漢唐之盛無以踰也公之久德實出天與故文非
參藻以見道也政非立威以行仁也言非兢靡以達
心也衣非紵綺以適時也民矜皇然自失久則樂其
不亂知其爲愷悌君子者弗疑也以公之才蹟君此
而始可以言朝矣

戣軒先生七十壽叙

嘉靖庚子春正月朔有七日戣軒先生年七十賓客
走幣持酒挾物且舉禮爲之壽先生矍哉神異鶴髮
烜潔安冠榮戒事以前翼逆上下有節有獻幣者曰

先生受性光熙循物不亂綸綍家紀卷舒時紛言之
而合文措之則成色願先生之壽有若此幣以長潤
其身有獻酒者曰鄉有先生素建同德明以涵衆善
以醉人君子合之而歡不肖溺之則變願先生之壽
有若此酒以長樂其心有獻桃者曰幽盤好道則稱
先生化陰以厚根調氣以發榦含元以秘內抱實以
俟時精斜三花芳擅千世龍蟠鳳采匪類可求願先
生之壽有若此桃以長歷其時先生再拜曰僕本質
直素寡文辭最恭立身惟勤敦業夙有胡脩得竊嘉

望然敢墮于祝共陳子曰嘻謬矣三子之祝非善致
壽者也以幣祝者祝盡夫幣則已矣尺寸之外無壽
也以酒祝者祝竭夫酒則已矣盈涸之外無壽也以
桃祝者祝慱夫桃則已矣大小之外無壽也三者非
洪子之可以拜者也夫善觀海者推其流善擇地者
索其支善言人者述其子述子者德久索支者脉遐
推流者淵廣蓋非淵不可以言海然行夫海者流也
非脉不可以得地然章夫地者支也非德不可以尊
父然裕夫父者子也是故班彪之文盛于孟堅內史

之翰神于獻之賓郎以五桂稱其義荀氏以八龍誇
其雄非子之徵乎吾嘗聞諸洪子之子玠矣少起慧
靈長貫玄藝餚以植本宜以用才軒冕無閒嘖鄉俗
無異言茲將領書于南國對策于北廷圖功著業載
範揚休延之萬年永顯父道高繫日宿下帶江河是
洪子之所以得壽于子者故曰裕夫父者子也

菁陽詩集敘

陳雀曰三代之士其性純其言直直則不紆故化人
也速戰國之士其性支其言繁繁則意遠故感人也

危漢人承盛而反徵上述古詞大彰性教亦可以化
民易俗也晉魏去漢尚近言皆宣風惜乎其氣不上
不能拔華以法天情之真耳六朝才人四起身值衰
運率遭不王雖能慱綜百氏而不外乎妍綺一機故
其言皆叛性以建情因物以繪象援侈為氣崇引為
格然或可以模致與思而求其所謂敦本正心者則
已寡矣唐起靡敗挾和洪音律詩大振外多清婉而
內不失諸性情之經嗚呼鴻蒙既散古選遂亡雖有
一二作者不過糟之餘爾宋尚理元尚氣去唐彌遐

至我明林鴻倡之唐風復來李何中興而秦漢魏楚
之士翕然雲從獨孫一元以晚唐鳴于吳于是吳興
施菁陽諸家起焉同其作不同其趨取其中不流其
僻亦可謂善于著述者矣菁陽殁子蒙出其言之存
者編而梓之寉誦之曰嗟乎良德不爾文故經而有
章逸思多玄詩故雅而不激葩風麗致蔚乎有林而
音遺響應是不徒于殁者宜其言傳而不泯也故叙

送陳見吾推府赴　召北上序

夫聖王御極則賢傑宣時紛政移風而紀綱闈俗龍

興雲從陰退陽進理則然也惟我
皇帝定鼎以來圖安大寶曁緒冥合天啓其心十年
之間而俊髦四起綜覈嘉猷率成有道之世閩士陳
公以達道之才明經之學赴鄉薦書既膺首解遂被
殿選
天子以東南未安岳牧寡佐乃命公出推越刑綜正
王法古稱越俗重犯法不以奢侈華麗爲事今則官
刑橫措而聲利成風楑之止古靡能存于千百者也
公方下車亟詢民務而傷其去實遂以敦仁用俊爲
教于是女無淫患婚喪崇禮空東界覆蹤而民業益大
政暇之日文徒雲集開天柱之堂博論唐虞之道發
孔孟之情一百氏九流之言貫三墳五典之旨玄風
外馳儒林嚮附三載以往盜寇歸良野無夕警而又
咨謀同德大建海利永絕潮患三月之間成渠二十
有八沙田萬頃民利千倍公誠以日月同功江河並
澤于古循吏或未過也倚歟偉哉我
皇帝明德協天盧神求輔聞公庶績顯抗内歛以爲
上才不可以卑在廟器不可以外需者也乃檄風使

召公入廷共圖聖治其徒吳鳳陽輩多公道腹服承
恩化瞻戀西郊之旌咸生離慨于是求言乎山人陳
子欲以傳芳于口碑延休于玄石山人否之曰膏澤
在民公之碑也道教在士公之石也士民流頌碑石
何踰

送朱文充北上小序

文充將讀書于北宮乃涉錢塘入寶林之山問學于
海樵子海樵子曰嚱行之哉爾素知夫爾内也猶乎
内索乎外非善致夫道者也今夫水一泆而千里支

分泒注湲湲焉湃湃焉揚流而歸海舴艋承其濤蛟龍神其澤是水之自能致夫力也求其所以力者然亦非水之能也積夫源而已矣子性質而才達致夫力者亦已遠矣致夫力而猶不能得夫力者何歟未求其源而失之積也且天稟亭夫吾內也非有所待夫外者太真靈驅昭曜而不息焉應物也千岐而一致累之而無餘歛之而不著君拙也而通巧適也而彌遐入賢之奧而可以越聖人之藩得其藩可以乘其虛矣是故君子之爲學也不行其行所以篤本也

不櫃其藝所以實見也不竟其言所以保神也不拙其巧所以養拙也不擇其適所以積源也蓋篤本可以善行實見可以蓋藝言非神不貫巧非拙不廣然道之適也非積其源而孰能㦲子行也歸學之滙焉才之菀焉及其致之也非有待于滙與菀也故吾之所告者非吾之所自有者也反而求之其亦有自見者矣吾尚何言㦲

壽王龍峰六旬序

龍峰先生居于種山焉六十載嶁然一廬四壁黍茆獸類混遊人無知名者惟能養性自靜渺參大化氣與物交或時發響音聞之人傳之王府然先生亦無所喜也寶林子自海而樵于種山見先生焉不言而居席相視而笑子恠之進而言曰卬東海賤人也居無重廡食無比骴衣無積衮性鮮外慕惟以樵薪爲適訃以汗漫爲娛形以無辱爲榮祿不習世故不協俗尚泊滄于無朕逍遙于何有茲一聞先生之高節輙委身相從焉將圖其所以言也入見而不言豈不言者有其道乎先生僖僖焉不語而就室子三息而

出戶立于叢林俛首而思之仰而歌曰惟天兮穹窿日月代其功惟山兮崒嵂草木章其德人兮人兮道顯于幽而崇于微匪神之樞兮其誰先生歆然而聽之扣欽而呼寶林子入而見焉先生曰爾名曰發爾憂日彌六行內積五氣外輸始以見我也將否是其察見增損其贍越此造物之敵客吾不能事于斯也故默而退聞爾歌中若有所通也斯可以言吾道矣然吾道也無外能無多識非高非遐非王非覇非功利以用世非智策以網人庸夫可以共轍孺子可以

同生不勞乎勇而可以囬天地不要乎衆而可以排江河然非言語所與者爾益觀諸陶冶乎黃質成矩暘烈內煉二氣中交氤氳烝鬱神工百變鏗然而成器異者可以貢王公上者可以入眞署下者亦不失夫品用也故龜鹿以保氣延其齡松栢以潛華永其紀故吾以含元全其生且今之世也多鬭紛薄機詭狡訐非陶術之富不足以救其俗金張之貴不足以驕其人祝鮀之佞不足以遂其口吾無一于此也安得不避繁守訥以遠其禍式實林子皤然進曰至矣

哉先生之道也而能遠害以壽其身

別叙書送遠圖上贈陳見吾推府

見吾先生推刑越郡返醻崇功道德旣彰小大咸若流風于京

天王乃命書召還將復大任先生輕車便服入海之濱見海樵子而別焉海樵子擲斤于地執袂而言曰道無遠近而疑者玄焉事無難易而弱者爾焉上古之士篤仁而忘己建業而遺勞所以綜於萬殊之緒而安一統之綱也是故龍逢之忠不言剖肝大禹之績豈稱三過惟其行符天矩而政造民禧千世之前不戾其趾百祀之後足立其模而貞耀碩輔昭烈宇宙豈徒剖肝三過已哉先生在越立身道區振綱法苑約變後俗而不還仁風上度其行將入伊呂之堂君孟軻之牖令人元之有繫保天壽于無疆者也不其然乎先生曰我趨君爾子皆言之不敢後也請錄其言于是設祖于道命觴于筵繪送遠之圖歌錡魂之賦乃書其言于圖端

刻三呂集叙

夫聞發性靈括彙物類宣三才之德通八風之和顯章日宿幽致山陵者莫先夫詩也詩之爲道用言以呈聲聲以成音音以合律律以諧調調者倡而有和之謂也故其爲詩者不難于建意而難于用言不難于呈聲而難于合律不難于諧調而難于得和消夫角羽之音而徵宮則不能統而和之必賴二變以倡五聲也然風鳴氣感淸濁交奏固亦陰陽倡和之節不可間然者矣至于總其情之語叶二性之音御萬物之機成一家之製若上天列象而日星縞文震雷

騰郊山谷俱應蓋將近取于身則盡善盡美遠示于世則可興可觀于斯求之不亦難哉若魏庭父子謝家兄弟二王託芳于蘭渚二陸揚藻于雲間殊方易世惟得數人而綜情御機叶音成興皆能創一代之盛而通六律之旨者也嗣此以往代有其人近之作者尤稱捷足鏘珠絡綺先後相續也然升堂入室者幾人而已南明中山呂公久困雲石以詩名之于前二子尚質尚實起而和之于後詞皆典雅意併中和得律家之希聲振詞苑之新調也尚賓為庠士才情超逸興致冲融者功垂範驅馳于八埏者固所自待而摛言繪句厲音而叶調以傳山中之盛者則吾有望乎爾也詩各有集集各有梓今欲萃而傳之以成一家之興遂命曰三呂集

會稽名山圖序

夫言因意求物以形測故麟鳳之生必觀奇知德犁騂之產以采為珍石自根崇水從源遠是以傳通之士不取邇而泄遠探玄之客常窺詭以求真故用理不滯而識物愈淵也龍江王子好古搜奇負觀尚遠因命予寫會稽名山圖譜欲以馳思于鑑湖遊神于蘭渚探大禹之故陵訪嬴秦之封石目辯雲門六寺之奇心吊贊宮九陵之跡西觀若耶嘉贈劉之清江北指塗山知戮防之遺甸東望五湖石帆遥逝南瞻思洛天柱傍嶂盖將展王笥之金書邀陽明之羽客躡歐冶鑄劍之嶺凌葛洪養丹之岩覓謝跡于石門駕王舟于剡曲者也若夫梅山牛首東武卧龍峨嵋白馬彭鮑火珠亦欲以神襲而意收矣時于儞趾南園伏枕舟館賓駕紛來日煩應對常于臨案濡毫屢乏精思不能挽萬化于尺楮運群機于一心故凡吾越山川惟摹大狀若干往古名區咸多隱沒不以盡彰其勝然蘭亭雲門殯宮南鎮則皆在盤峰曲磴之中深雲晦霧之內誠非槩觀所及者且各有圖誌流傳于世欲考其詳當歷玄奧然能燕居就暇定思凝神覽圖意之起伏察形勢之去來則龍翔之處孰非曲水崇山鳳舞之區宛見蓮臺桂殿何必求葫盧于彷彿効顰步于依稀者哉

送王白谷遷任大理序

白谷子令會稽三年天曹善其績遂遷大理評事會稽之民懷其恩士重其義大夫嘉其才不忍子行相與執騶褰旆趦趄于途山人陳寉聞之三嘆乃往告曰夫鳳凰栖于莽中羽類見之喈嚱而過焉神龍飛于天上鱗類仰之掉尾椓身攸游而相賀以其得所也古者舜爲天子以臯陶爲士穆王訓夏以吕侯作刑而君綱國憲遂明于四海今王扃後行而下政紛出一德唯新而五刑横措天下黔黎咸望平法而不可得有或當誣坐獄抵死不能分者往往皆然也吾

聞受天之任者行天之化也懷世之憂者拯世之紛也白谷子性醇而才雅學博而政通會稽之民妥然樂業而近遠之俗皆服法子之任也其將大之若此而留焉則孤天之任徒世之憂而使天下之民抵死而執望于士民聞之欷歔而退山人與子設祖于郊折柳于渠誦楊雄廷尉之箴歌江淹離别之賦白谷子欣然意若有所得也遂與山人分袂上轂駕風而去

史訥齋六十壽叙

鳴野子曰天無常故統四時以延其化地無用故藉山海以厚其形人無本故侊諸善德範諸子裔以壽其身是故四時者天之權也山海者地之勢也善德者人之樞也子裔之所由也然四時之化非天弗行山海之大非地弗載善德之休非人弗蓄子裔之盛非善德無以裕其緒也故君子立誠以見天地之心静幾以候四時之節廣善立德以昭一已之祉以囿萬世子孫之業傳曰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此之謂也是以達士不以齡脩爲壽仁人不以身康爲福智者

不以金多爲富唯其后昆承宗用善光啓外無横憂內鮮悖亂夫然則世延而壽遠人和而福臻家安而富享矣史翁年六十性醇寡連雅事農蚕秉力家紀且能養親悅族禮長睦隣久安江鄉之居不觧司府之應開塾教子頗跕典書孜孜于道欲將取則昔賢卑已篤敬近遠咸善其才蚤志博歷大方務觀上國乃入太學徹其文藪吁嗟是翁可謂德潤其身而善授子裔者也友類稱賢親黨嘉義于其壽辰謀以進祝遂索予文述其盛奕且以示翁后世子孫令其知

所感法也

送沈述之遊燕序

歲惟敦牂月惟仲春沈子述之省考索之無徵憎游覽之未博居無善聞行鮮廣軌乃伏劍擔簦翩然遠邁西歷維淮北極燕薊是時林鶴般霧野烏吟寒萬巘霞收雙溪日暮賓侶張祖于西城郵亭進觴鳴歌聆白楊之蕭蕭感孤鴻之嚦嚦撫景惕情會物生嘆于是皆有戀傳之色乃執袂而言曰夫美玉蘊于石故能輝耀日月而價稱連城神龍潛于淵故能變通

鬼神而靈參龜鳳太上隱德達人避名務光讓榮善卷樂賤是亦未嘗遠蹈求聞而高風碩節至今稱焉子年未艾而聲譽頗彰門無外嘗心無近憂田可以食桑可以衣正宜養正怡善盤桓林泉胡乃託千里之浮踪振九霄之倦翼以爲樂哉沈子勃然易顏進而申之夫守株待兔敏士之所不矜坐井觀天丈夫以爲僻處是以馬遷務觀窮八埏之跡向長忘世飛五嶽之車況桑蓬有四方之志衣冠無九錫之榮者安可以觳然自處棲一枝以爲得哉且燕薊爲天子之都戚里爲賢人之匯越裳交趾有寶皆賓歷室臺無跡不聚上宣聖德下烜人文巍乎難名郁焉有華故欲觀王者之風必于是而求焉況吾德寡芳隣學講迷途謀伐無于大匠微琢器於良工者哉衆賓未答陳子拂袍唯然長噓遂與沈子分裳發道促焉而西

懷仙集後序

夫專功擅技之徒則萃精于紫閣潛道棲玄之客則遊神于青丘所以經綸絲綸延引造化者也然功無

長完之籍道有不靈之樞是以雨師外世柱史出關梅福假以入吳子房因之辟穀誠謂草食羽裳雖貧不辱之房桃谷何地非春岐軒晃爲二途視乾坤爲一瞬飛驂閬風之上厲節天墉之間怡愉光景寧復有形世之戚乎故達變之士棄家遠邁而不旋永樂冥遯而自樂選名山以卜居附飄雲而僑趾以彼方斯良有見也懷仙集者張子文東集九靈之流辭擬五燚之芳語將以君三命之玄關塞九原之織路者也張子才性天且穎悟神通既躐九史百家之書復

究青囊玉牒之旨亦嘗夢登紫府躬受金冊時僞目爲哥流羽客稱之靈器盖知其夙佩道緣命兼仙分者也故能術符遂古緒續上才潛形一竅之中飛嬰五嶽之表遊息之暇纂成是書示傳同志予唯雅好神仙旁求真訣屢逢方士靡不叩其微每閱遺經罔不掇其秘矧庠學苑聯鑣義途締契豈若康烈之殊幾郭索之異造者哉故披卷感情來言貫道受簡摛文詞忘都陋且以爲別日盟仙之符書云爾

冬谿序

夫尚志紛靡者則失踪幽遠悅神緇緋者則喻性玄真盖以至人立命惟道是先達士爲生非理弗取誠爲大化有終玄黃視之一瞬人物若芥進造豈得徒然舛吾之言者皆稱覇敵擬功于談咲許死于斯須君子之所弗圖賢儁名爲異路歷古所耻也然有厲趾靈虛躍軀汙土振袍極淨之衢照心不戚之界並轡儒門開教中夏卑才覩之迥若天外麗質方之渺如鑑中而風前牛馬豈可及哉吳僧方澤含髮靈光巢形枯寂車乘五行行超四流經廻八正之途踵踐五空之路愛衆生于不捨行慈道于無緣且能總藝詞林遊精文圃五經冒君魚群百子積循珠浦觀其吐藻成篇抽思叶韻無非秦漢醇醪晋唐樞紐復以時事更情塵寰撓意故欲屏跡空門遊心五岳遂得近境沿流成谿谿栽松杉萬種盤結雲霞林徑冷然不尚花卉夜半天風四落萬籟清森僧時獨展貝經一部坐對北窓石案飄香定心契道是雖稚室靡竭杜口毗邪拂衣雪嶺之間擴法鹿園之中者焉能踰于此也于是心景交乎情物雙締乃自立扁號曰冬

谿蓋意取群生息動萬化歸元陰氣既舒陽光獨耀譬猶七情未發一理攸俱而外誘斯淪内天自見者也予觀金焦駐錫檇李既僑空界靈丘得入冬谿玄奧與之傾論涅槃若法臺懸鏡展談文藝如學海奔流知其爲釋門之絕駕儒苑之新驅者也因出華卷用索文圖書是芳逢頓忘妍拙

重刻游燕稿序

嘉靖己丑夏四月朔周子允大奉 妣如京秋稌既旋殯逢經思感節旹之異候驚風物之殊情懷黄鳥于

南方瞻白雲于北極且當風雨日湿波濤夕湧之頃莫不遐盼消憂撫景生嘆而千里孤踪三秋獨客豈無言哉于是值感舒衷隨途述咏得詩百首皆能涵泳性情括囊旨意漢風唐骨而唱歎之音俱嘗李軌陳驅而步驟之製非一擲之金府亦可諧聲列在星躔俱能散彩誠天孫之心錦鮫人之領珠也意則猶夫士衡行思浮黃川而作賦有吾北使赴瓜步而成詩班氏擅藻乃作東征江子摛華難忘北逐鮑照還宋都而記懷謝眺望齊邑而成句是亦共履愁區同升情域而四方志士孰能離此者哉且夫言以陳性爲實詞以蓄義爲珍意貴抽玄事慚失實故七子專藝于魏邦四傑吐芳于唐世非若長吉鬼辭彌明性語而意淵旨僻人莫之知也是稿子嘗叙之蕭山來子禹刻之奉新道遠人稀多妨傳閱今復取刻本梓于山陰將使雙龍之劍復入襄流明月之珠仍還合浦非獨吾越文賓可以遍嗜醇醪云爾

錢公六十壽序

夫道啓玄關則形合陰陽之化神通冥鑰則生方天

地之根是以黃帝降節于崆峒穆王馳駿于西極蓋至人抱氣日月羞明靈毋凝真山川失質故物畢觸蔡能引稱靈蓍非獨猴悟言入道是非外珍五耀内守九精者何以達清華之區域游太虛之都宇哉然命先著龜故尼父有罕言之誡理存盈縮故先儒有逆天之譏蓋冊丘玄圃非養至之所白鹿青牛豈托化之群尺楣之内可以窺道于萬機寸舍之閒可以縱神于八表六行滋身可以上達片言壽世可以長生是以啓期守于委順莊周假于寓言顏回求仁于一瓢陶潜怡志于五柳是盖策鞭聖途驅輗道苑體身實德邇心冥漠者也錢公者霞林之秀毓泉峯之鴻材散康衢之芳襟賤箕山之逸足春隴犁雲邑同南陽之客石床卧月復類東遯之夫容隱龍章心含鳳德天經緼性人慶孚倫進退有儀欣百拜于四座慷慨能信重一諾于千金生明化理耻爲鬼乃恍惚之談雅習儒風不作神海逍遥之樂故能統緒于前英燮耀于后哲也然背蝸玄冕未承一葉之封玉醴瑶盤先挨八神之慶龍笙鳳竹僔響三山碧首朱桃

披香四麓南星耀采扶北斗以呈祥東白舒金啓西川而納祚珠冠錦袖舞老萊于風庭豹轄鸞旗降王毋于天漢公方雕闌倚醉咲與花舒玉杖扶遊鶴同雲逸雖蝸田連石而銀燭循燃樂輟咸池而酬歌自振盖有與萬物而忘生倚兩儀而同流者矣故五紀之壽未足符楨百歲之歡尚當戩祉萑葦小子和鳳枝之齊鳴挹芝庭之餘馥共托竹林之契重延蘭渚之風立言榜德非力所能禱吉稱觴于情曷已序

長門四時賦序

夫三墳塞流則九丘失別五典喪度則八索潛錢蹇王殷居明道纘業晋功而五經之化猶日長光六詩之教如川斯逝光者被之則和逝者流無不續是以楚騷嗣經漢詞託興自此遂有建兩京之芳談張三都之儁跡羽獵長楊之盛上林子虛之華茂先博物思娟鷦鷯正平擅才名成鸚鵡富誇平樂之館綺增銅雀之臺哀則莊忌之時命憤則賈誼之情誓安仁樂靜閒居遂成仲宣懷鄉登樓斯作大則天地幽玄之理小則品用物類之情遂章山川江海之奇近記耳目觸感之異枝分節析風遁音遺體非一條名難盡述然皆爲握珠雕玉之文飛兎騕騠之作星虹避彩玉石爭聲蔚然變觀鏗然激耳其制也則以情義爲主事形爲賓假象以畢其辭敷喻以陳其志布條葉之參差以見夫政俗之儁惡發鼓吹之温烈以寓乎時化之興危比不直暴其根興不徒造其址必援小以諷大託虛以証實因功以誦德明正以遷奸善則感發其良心惡則懲創其逸志可謂可興可觀而盡善盡美者也張子某弱冠博學游藝出入諸史驅

轢百家力可知新才能述古文林達士視爲通人詞圃豪賓共稱大手暇日游息于蓮花之館行讀于芙渠之濱目遘相如之賦心感長門之事且憫其有楚聲之哀而羨其得周風之正影以形生聲隨響應于是歷覩前英覽采群藻外遺珍玩内抽玄思遂擬而賦焉辭非一篇廣之爲四目曰長門四時賦猶言春則花有重槃而人難再少夏則庶物方盛而紅顔先零秋則羨牛女之當期悽參商之異軌冬則時已歸成而老將誰倚雲䝉雨袖空承夢裡之歡鳳替羊車

不復望中之幸瑶堦碧草與愁俱生玉殿朱桃顔容
漸落柳腰愧楚難效婆娑之曲慚吳終成嗚咽心傳
緑綺孤鳳何求情託琵琶思惟焉怨弔影荷池之流
感采蓮之已暮比形月宮之女欲竊藥之無由倚團
扇而成歌憶卷衣而增歎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意則
似于感君恩之尚厚恨已德之未脩答庶行于既往
望天眷于復來者也詞匪宏侈制由簡約冀主條章
比興交蓄誠上世之流音近代之奇謨也欲引古以
証今述焉賦于篇首欲存往以考來刻茅梓于山中

且以校藝殊方娛談同志云爾

壽陳王虹毋夫人八十序

海樵外史曰君嘗論夫壽者有三道焉處心康裕樂
詧遠害者其名曰人壽居于名山大川孕靈吸異守
靜而全元者其名曰天壽生于英哲行道流譽以顯
父母者其名曰餘壽得人者心怡得天者身安得餘
者賢遠然世亦未見其能全者也予昔旅食南徐得
與王虹竹區諸君遊今再至已四載于茲矣竹區試
君謂予曰王虹毋夫人年八十有子如王虹者吾黨
得無爲祝壽乎子盍爲我言之予曰嗟嗟予嘗與王
虹矣故得聞毋夫人之賢也夫人生于大江之濱孕
氣弘博建操清貞孝大人而能終事夫子而能順夙
夜惟勤日振家紀是非孕山川之靈而處心康裕者
乎且復相夫教子擅名文學遂領薦書吾知他日標
刃于民社布澤垂休傳夫人之教遺之世世不猶行
道流譽以顯父母者乎吾所謂壽者三而夫人得以
全之夫氣厚者支必繁德備者祚必遠子賢者家必
昌而王虹之後吾知必有光大其業者乎諸君曰是

三者足以壽王虹毋夫人矣遂録之

壽施虎泉毋太安人七旬序

余爲越人弱冠即北遊
明京時蕭山童内翰舜圭尚布衣寓長安慶壽沙門
武林施引之寓御河橋西余寓雙槐衙衕俞鴻臚外
館外館去沙門近因得與舜圭交游以舜圭始交於
引之自此三人往來若兄弟未嘗有一日不集飲論
詩詩日精聲亦日振以是京國縉紳大夫皆知余三
人以詩交後數月舜圭以儒士奉例入内閣余亦與

引之皆南還武林武林余素無與者因引之始稍稍得其人余每與其人坐引之若溪草堂論詩則引之毋太安人躬爲主酒黍羞茶湯往往至夜分不倦旦論日如之尚恐其子不進於詩而余輩之不能盡論也當是時余輩皆以凡膾斷髮之賢方太安人矣時太安人居寡年四十有四余與引之止弱冠有奇光華代謝奔走逢遝倏焉回首而太安人則又七十年矣夏六月廿有八日引之乃開壽域着班裳偕其弟復之祝母壽而樂之余適避暑西湖之濱舜圭亦渡江養病鄞[illegible]山因得具幣與俎躬逢茲會三人相視亦皆蒼顏皓髮追思京國論詩之日則已二十六載于茲矣因持觴上堂拜而言曰世人往往以富貴交游一有衰落輒若參商者不知其幾矣引之惟以詩酒爲社好淡然榮利之外竭衷傾義遠而愈至是太安人之教也今安人居高堂享遐年顏如渥丹髮若懸絲步履翩翩寢食無恙朝鮮外庭之禍夕無內顧之憂是引之伯仲之孝也福躋中命靜養益深抱貞服一身安而神怡山海同性日月並年使引之日聞毋教刻行勵志而益所未能則凡資於余輩者又不止於當日論詩事耳是余與舜圭之祝也是故子非教不足以立身毋非子孝不足以悅老壽非祝不足以致遐余讀太安人無擇於三者

馮禹山詩序

人之言曰世代人文與元氣上下豈誣人哉蓋本實則華聲盈則久天道磅礴推移周流今古皆然矣故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也故我武廟之世則有李獻吉諸君之詩作迨今天朝則有高叔嗣諸君之詩從而和焉者獻吉輩主雄毅而附宣亮叔嗣諸君則皆平雅玄淡而出自性情之中故一時氣運之隆聲律之美於斯爲盛矣讀馮敬叔詩才情格旨當在二家蹊徑之間則又爲作者一變云其間多主初唐間有東漢及盛唐語意皆高逸旨復清麗人一誦之翩然皆欲凌凡污而軼雲漢也後簡槩文章數篇俱出入兩漢庭戶章句之中而古風猶在嗚呼國家世運豈不益有徵乎敬叔與余爲同鄉門巷相望嘗與論詩學交游久矣後乃取

祿滯　京邸京邸之勳戚大夫咸以敬叔爲才賓而結納焉其張有功徐龍陽王九岳諸君尤爲同調君數年敬叔始得尹滕縣縣境當邊省風多鄙陋存心出政蓋無有以知敬叔者敬叔之才於是亦蒙於下僚之內三載遂抱爵以歸庚戌夏四月余方旅食武林敬叔又將入京邸過余館别焉且出詩帙言曰京師之衣冠文藻之士莫不以子爲予友也請爲我序其詩予曰予爲敬叔友知敬叔深明矣今立身而有言也予非彰其言誰爲哉因對敬叔作序贈以行

醉中序野航卷首

海樵子遊吳之明日路逢一客古貌朗目服短葛衣翩翩不群長揖而前海樵子問曰尔姓氏爲誰客曰爲吳氏其名云何曰忘矣曰人將何稱也曰稱野航何籍曰籍于航何來曰真州來尔復何返曰返真州然則來返者孰爲也客不言仰首而笑意若有所自得復問曰尔從何人遊在吳則有伯虎氏枝山氏文太史氏在揚則有南泠氏平橋氏荊溪氏武林則有青門氏岣嶁氏虎泉氏南衡氏十洲氏華山氏數子者皆以文藝遊而以誠相久者也海樵子異之知其爲德人假一航而避其世者遂携至旅舍相語終日心神內交形容外遺瞻戀而不能舍三宿而後去海樵子執衣而贈言曰尔自昔涉江海歷嶮巇推移世故遭得失之變進退利害瘁形彫色流連歲時皆以任夫一航爲得耶予無然乎尔也夫形者氣之積也神者志之媒也事損乎形而根乎神神應乎變而神不有形主乎事而形不與焉尔能遊神于太虛故雖事淹于方土而不敗寓形于一航而自如周遊南北

逍遥于川雲江月之間飄飖不滯萬化與之往來不藉帆檣而兀然中驅不事檝纜而躍焉前邁逐魚蝦引鷗鷺洋洋焉而不知其所窮者是尔之忘于航者也豈不樂哉客乃惕然感悟遂笑歌鼓棹而去

送費民義歸鴛湖序

費子民義少嗜曲謨長通于史內足軻才外章邑藝諗機于書局抽思于雅頌芳詞所衆則花鳥愁春玉履所經則江山愧勝雖日下之鶴難矣先翔雲間之龍宜乎並見者焉茲復心專閔曾之孝義重辛左之

文侯晨昏于宦途締金蘭于旅席于是吳江秀士越里文徒莫不排闥傾談聯裾啓秘張庚床于玄堂羅徐榻于中庭伯子揚絃玄暉論道蓋將畢卅府之靈趨而徹古今之幽議者矣予昔伏枕巖居致虛靈麓者書行志體道求真足無餘履之地目無外繢之色妻奴困頓朋儔蕭條予乃聞風感類因聲求氣爾然顧我于丘壑之中訂心于塵寰之上傳杯通情鳴絃攄積連緘詢耗接杖追歡方之越父逢嬰而無絕交之語仲豪遇范倍有據信之誠雖張范剖心于叔堅

傳幹比恩于張子盟深契固則亦無以讓焉予以青雲馳心屢發滄時之嘆黃槐引興倏動懷歸之思又毋命行實朋戀跡驪駒繫駕僕夫登途予董設祖于西征之岐盟操于北寒之候昭宏業于八方結幽期于三逕乃告之曰夫學無窮鄉神無定舍吾授百齋之禎道遺萬古之澤雖斧鉞在前視為成仁之具金琺盈橐憎若染惡之塵天時靡常物機惟覺惟子是行也序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六終

海樵先生大全集卷之十七

南海星野盧夔陽 校正
番禺瑾石黎民表 編次

記

復蘭亭記

蘭亭在吾越蘭渚之上實晉賢之遺勝世遠人遐棟宇頹落址亦榛蕪曲澗雖存又非昔時觴咏所也余每探其跡俯仰上下悵焉興嗟曰簡毘陵唐太史請倡其事不報值吳江法曹沈公出守吾郡之明年迺

於衷推府撫次告之公博學好古一聞余言即慨然於懷舉廢存遺直以己任於是與余入山遍索其蹟偶於畝畝之中得其故地遂各捐俸構亭復舊制增新流嘉林載茂名山益崇清湍仍激於左右惠風不減乎疇昔余乃從公登亭上流觴而咏焉山川不殊人物非故高懷逸調僅存石中之言而人不可作矣嗟夫內史在求和以清真之才振文倡會一時宦路之賢應響而聚山僧遺老咸能奔走其間遂為一代之高事惜乎止於觴咏而已爾設使出所蘊之學內

確性情外籌世務互詠治道縈紆經濟之事代相模尚永兹諸士之賢則其亭豈得與榛蕪同腐哉所賴芳詞絕翰流播人寰若寶金玉故遐荒異域至今猶傳山陰脩禊事也奈何人風漸移情與亦改雖衣冠接踵鮮有及于兹者公以良才撫越不奪民力一旦亭於榗翳之間四方覽古之人始得有所瞻止豈山之靈必俟其人而啓之歟或者天道進退物理癈興亦固然也其亭公新之越民樂之人遊之後世稱之則公之遇斯亭也亦幸矣

九日登虎丘山記

嘉靖庚戌季秋之初余方旅食姑蘇訔值重九海峰吳公偕其五子駕樓船列酒俎載絲竹招會於虎丘禪林坐見天日高朗才賢四聚清泉鳴於劒池閒雲流於法石金風淨路黄菊競芳於是採菊分萸以延歲祥以記會者之數得一十五人皆一時衣冠文翰之士酒飲半酣廼復攝衣攀蘿共登高山之上捫雲漢以舒襟望山川而懷昔覽興旣窮人情亦暢雖古龍山藍田之醼恐亦無踰此也嗟乎良時可從勝會不常樂極易悲盛者難繼自古皆然矣何況主賓異地出處各途者哉今日之樂又爲他日之思少壯相顧倏焉回首老大隨之矣不益有重於斯會耶四座聞之愀然感歎遂成酩酊主人分韻賦詩即席俱就下山促歸惟殘燭之映窓落月之在水也明日客各錄詩成卷屬余爲文圖以記盛昔故事云

流觴敘別記

嘉靖癸丑之歲弘宇王繕部旣遷越郡之三月即擢建寧倅車鞍馬將行山人陳寉具觴薦蔬於蘭亭而

別焉時涼雨新霽山光益明林鳥不語曲流淙淙羽觴三行寉乃愀然興思抱膝而言曰夫人之聚散豈不各有時哉然惟賢豪之士爲能見幾測變達升沉之故每一有所遇輙遺落身世縱浪大化之中欣然成趣曾不以得失寵辱縈懷及至時移事遷追憶已往之樂皆若夢幻則又感之於思未嘗不攡文嗟惜也在昔永和右軍以一時文物之盛集樂於兹賦詩酌酒遂成曠世奇遊述文記事寓今昔存亡之情書辭兩絕然其間多有祿仕之人故後踪跡漂湞處者

則怡志丘園達者則功名四海雖欲復踐當時之會不可得矣遂使千載之後視此勝事愈爲難及今繕部偶以他往暫得與霍流連玆亭慕前賢之高風泛觴曲水散襟哦言坐見清風生於脩竹飛泉響於崇山即其所遇可云樂也但恐情興或闌別離生緒倏焉分手又成殊方之嘆矣况復長才繫念於廟廊善政非居於一地他日緬懷玆遊又成故事耳古人云萍聚不常勝遊難再信非誣也是知垂遠伏於所聚悲傷生於相歡以今揆古不益有感於右軍之文哉

繕部聞言却席浩歎霍於山僧索紙與筆繪流觴之圖載言於其端爲別

山水園記

越城東南有隙地焉廣不百步蔓草交蕪敗垣四穿余愛其市遠而逕偏人烟不隣惟前傍畝畝後臨古河危橋脩木遠近映帶往來延佇宛然一村落也乃就其中濬池二百餘丈爲三曲若困龍屈蟠水波澄深即池之西累土爲山周栽花樹蓊欝披靡每至秫日半含則山影在水上下搖漾故名之曰曲池山山下叢竹森立若覆若羅支節而入不甚高邃窮谷之中陰寒襲人萬慮俱遠遂名曰竹塢池中有堤一帶傍值栁樹數百株春至則條葉舒青絲垂堤上望之蒨然乃名曰栁堤引堤道爲池梁西穿山麓繞梁有老梅雙峙時則淡香霏微踈影橫月其名曰探梅橋橋通小軒開軒而見池客至軒際魚遊萍間往來不驚浮沉相樂若忘於客也回扁曰擬濠軒軒後復左循一坡乃會於山路而上直躡其巔有亭亢然仰見霄漢平臨黍望天柱諸峰星月之所照耀雲霞之所

吐吞捫危矚遠莫可窮際梁溪王仲山聞而寄其題曰太虛亭而北數十步構堂三楹蒻楣曲梁任其野朴木門土檻僅可栖遲郡守江村沈侯通政甪江趙公訪予坐堂上網魚爲黍摘柑薦觴乃顧其山而言曰佳哉是山嶂若天產排拱中附列八山而俱也甪江手書扁曰九山草堂

了心齋記

萬法無了了之者即道也道本無住住之者即相也蓋貴有抗相富有得相耽譽有枝相耽物有住相埋

有辱相强有逆相如是之相皆名曰着着則礙心礙心則障性由是道因之離法因之岐無致其無住無罣其無了了無從了佛無從見矣是故見佛之人過相即了於凡軒幢衮冕之在前是相也過即了矣珍寶犂棘之在前是相也過即了矣都閑艷冶之在前是相也過即了矣一切鬪狠悖詭皆見而爲相過而爲了何也盖以性内本無一物道内本無不了者然若不了則天地不了其了之也運育無息光耀不了其了之也普照長存河海不了其了之也流行自在

群生不了其了之也反本隨輪一皆無所住無所着也是故見性之佛周天地其無歉運光耀其無窒括河海其無厄度群生其無遺爲其本來之根也夫性根於根覺根於道道根於了是故三乘六旨以了爲宗以其宗外非了了外非道道外非性也微哉貌哉了之爲教其爲法而歸一乎蕪邑之南有普濟沙門其僧廣愈雅累世相久羈孽緣欲求晚年超脱乃建禅齋一所請扁於余因題曰了心盖欲愈僧因之以反覺也他日僧能覺而見心因心以致道則向來世相孽緣千狀萬態一皆歸於了矣尚何佛之遠哉未來相界種種在前惟愈僧之善了其心也

日涉窩記

夫君子之居不因山而静不近水而清清静在心不在山與水也人或善安其所居善務其所學是雖展足之地則堂奥畢見而方寸之心則道義攸歸矣故學孔顔者仁歸之吾居其仁也學夷齊者義歸之吾居其義也仁義吾皆居而樂焉雖身處市塵之内其心亦清且静矣又何俟於山水而後居哉昔莊周居

漆園而見盗跖列禦寇居鄭圃而跡益秘以其人不以其地也一邦陳子嘗讀書寶林山中山每多樵採有妨静養之業乃於宅之南壬李園中構屋數間焉園約一畝餘去市且不甚遠然桃李木交陰林逕宛委日月外照禽鳥不栖人處其下雖朝昏莫辨也陳子愛其幽而居焉其居不事雕鏤亦鮮塗餙惟矮墻直欄環其前竹床石几列其内甕牖洞房混然中處也一日陳子請余題其居余偶記淵明歸來辭有云園日涉以成趣今其園則陳子之所涉也而復攅居其

中日與文人學士相徃來於凡園之所有者一皆屬之君矣因書其扁曰日涉竊陳子能推其義以增益其淵明之所不能者則善也朝涉孔顏之仁焉則仁爲陳子居之矣暮涉夷齊之義焉則義爲陳子居之矣陳子居仁義而有之則聖之海賢之江漢亦在所涉之間矣其所謂漆園鄭圃者又烏足以置陳子足哉然惟陳子之善安其所居善務其所學而已因書此以記其居陳子其能勉焉否耶

江霞館記

平橋丁性宣才毅後汚遠凡出自龍都僑踪沙滸不習時紀頗厭榮祿怡形江上有龐氏之清風實客徃來無表紹之劇飲所居惟竹榭石房不事雕飾四壁烱然圖畫環耀書若花鳥近窓夕有雲霧生案山川變見莫一其時架上古書數千卷皆三五皇九丘之文室中常懸一榻下者惟尹敏休文之侶游士列門陳其藝至入入室叩其玄冠裳式車鄰閈伏義與之稽古今綜述作萬論莫遺及其詢世務縈事諜片言君訥以故君子稱其德小人疑其行也閑居酷嗜風雅諷詠忘食興至就題郁然盈篇以洗宋爲游騷以王孟爲常策對景圖繪咸極精微以是東橋西玄介溪鍾石諸公數董才志荊山水西青門王屋之士各篤情衷海內振風沿望成俗校其出入非中散之列襄陽之儔歟山陰陳崔篤游于海曲訪子于河濆開館鷹蔬互飲終日眺心于大漠之間望輿于長江之上時則九霞散綺三島乘鰲霄漢倒流波濤逐曜若使智者易神仁者改目顧謂子曰竹溪之隱標以清貞蘭渚之豪尚其幽逸巢父厲塵于潁水廣成抱一于

崆峒是豈外性以求適遯異以達名哉亦各有以遂其生也惟子所處爰擇寡曠非清非幽遐入泱漭江湧則文渙霞吐則釆章悠然臨之畜將歸心內炳藻思外紓者矣非徒四子之足以方其所栖明日語諸南泠荊溪二子二子曰猗歟偉哉造物致私靈秀發象所覆非世論者假良然不可以沒其遠也遂命崔題其扁曰江霞館

湖風溯月樓記

𠛬璥者嘉興靈光寺僧也謝髮六十年𦒿然並石遺性

醇朴極力經偈鼓上通淨門統綱眞教惟以境瀕囂
途曰煩禮接乃欲屏迹遐甸丁除刼緣謀于同志嗣
明資工費力于嘉靖壬辰九月朔日遂以本寺觀照
樓改築于嘉善奉賢鄉中樓東去二十里至三泖北
有震澤震澤即太湖太湖去樓五十里然登樓望之
皆在焉旦夕時有高風下天孤月懸戶長洲文太史
因扁曰湖風泖月樓瓛特與明召僧徒集樓上焚香
講法或晝夜誦經鐘鼙之聲達于霄漢倏有所得則
閉戶枯坐釋念入定或一月或三月然後出出則抱

石鉢被衲衣流舫漫浮逍遙四郊神無妄累若飛雲
出岫來往無方者前有査溪百頃縈帶阡陌夏日蓮
花遍發望如落霞風時則香飄樓中人嘗謂如來降
世妙香凝空或曰樓在靈光坂非泖湖之區雲日雨
露亦皆有之而唯取于風月何也且聞釋氏忘物實
神顛倒其視聽若此得無碍乎予曰不然西教尚淨
照心惟光故高王以水月化形阿修以金銀作供蓋
將取物以寓道應氣以定神感變以一性是故湖泖
者道之寓也風月者氣之變者也乘時而感焉神由

以定性由以一故明道莫大乎取物曰有是哉然聞
四時代運故能成其序六位交流故能通其神聖人
授道故能延其緒若瓛也緒孰延哉曰吾夫不漁于
海不可謂淵無斟不獵于野不可謂田無禽不容靈
光之僧不可謂瓛無繼也瓛之孫曰戒言者宣教慕
善明之孫曰方澤者誠敏篤學吾知後之作者必言
興澤也是足以延緒矣瓛請文壽諸石遂録之

說

樵說留梁南塘郡博

崔本樵人也不知官情亦不解官而思退之義緝以
樵事喻於足下夫古之上樵樵意中樵樵山下樵樵
薪樵意者不善斤斧不擇林藪乘雲而入山歌月而
還野得薪不樂徒擔不憂饑則木食飽則溪卧惟求
身安於樵而心游乎造物混形忘途隨時出沒故禽
鳥群而不疑虎豹見而無害何也是忘於樵者也樵
山者上候晴晦下辨險夷行惟幽深止必高朗無沉
嵐而作瘴有流泉以供濯一有棘榛在前則重足而
不進頹崖橫空則抱頸而他往何也是必樂其樵而

未達其生者也樵薪之人向曙而出日夕而返得薪易利利足而身怡以勞膳口口充而心足滿風雪而耳寒稻豺貉而無悔是嗜利亡命之人非二樵之可共語者耳足下青年抱才遭此盛世蚤通仕籍雖所處少卑而賴其多士就化足動爲範出言成經半載之間則懦者自立頑者爲善貪者皆賴其所養上下稱賢遠近一口以足下之才固非遂志以今觀之是亦可爲之時矣縱無可爲則當混跡下僚之内怡然不憂啜粥飲水以咀道腴弄琴咏杏以宣情志薄禄

足以奉親東脩聊可養體使或道傍之人知足下不爲樂嘲之不爲嗔出則被衣冠居則酩然花下惟以樂道遂吾性不頑乎其外耳若古人所謂縱浪大化而無所喜懼者也如此則上不怨其君而下則樂得乎英才之教幼以學道壯以行道出於吏而隱於吏者也崔請足下樵之三者之中而孰從焉

贈沈劒南梅花帳說

余性近清虛一切綺麗玩弄皆厭之獨於息柯亭對萬山張胡床籠梅花一帳倦則就睡夢冷冷游翔無住若與太空造物相往來時或率尔得句於冲漠之中一皆帳使然也毘陵沈劒南遊山陰訪余亭上毘陵余舊籍因欵曲鄉故乃不獨同其地而清才逸調與余無不同也嗟嗟生人知己古今良難延酌分夜遂同卧帳底劒南臨去自云其夢亦冷冷與余游翔耳心憐此帳又不俟其口而知也烈數日劒南翩然欲西去余恨兵戈在途不能隨之以歸舊鄉臨別聊遺此帳隨劒南去此余卧且有年神乎氣合無殊一良友矣今一旦持以歸余之神豈獨留亭上耶

諸大夫人預壽八十圖說

余昔弱冠與姚江邵霖野楊秘圖諸少白諸君游惟少白與余爲同庚時少白毋之年甫五十有六計余親似不及旬歲者自此余遂避世卧山林少白亦業科膺薦二十年來自覺出處異途所適漸遠今春余習靜曲池之上少白過余于九山草堂把衣對面皆已蒼顏皤髮論時問業無復疇昔爾矣屈指余之親亦皆七旬之年少白毋云已八十少一耳俱幸其延景榆林加餐無恙遂各以親壽相慶雖歲月之流邁

不較也明年少白以春試不能壽其母預以今春三月十八臨誕壽之卽索文圖于余余亦抱玄關闡不得往壽少白之母聊寫西池暮景一圖託少白祝焉嗟嗟世俗之交與幾人哉飫情于榮利迎樂于狡詐一遭盤錯卽若道傍之人憂苦不相共者比比然耳其視少白之于余道義終始以善行而保其親者亦難矣不久少白將往仕則當建功以顯親揚名以彰教是毋之無疆壽也其視余之區區抱甕以淪沒其親者又不足與少白同語矣

愼物說贈新庠士

夫出櫝之玉其價必增揚空之鳥弋者必衆登籍之士其責必多何也盖物顯而後用人聞而後責行成而相望者益大也吾儒負上達之資篤學習義亦久矣孰不欲致其道以澤世哉一旦名於鄉居庠序而學焉學成而薦於有司貢於
朝廷朝廷因其才而用之昔日之人士今日之王臣也民俗之所關綱常之所賴治亂之所繫以一身之微而統天下之責而其憂不亦大且危矣苟能致吾之知出所學而爲之大家之所謂孝悌者推而爲國忠義焉家之所謂存察者推而爲國貞幹焉身行而力致曲周而逆施雖至衆口嘵嘵刀鋸在項凡可以舍生而取義者皆吾分之當爲而不可逃焉者所謂一日之所爲萬世之建標也若曰吾身顯而志遂矣旣富且貴矣任其欲而弗窒安其過而弗知如此雖欲止妻孥之訾不可得又烏能障天下之口哉故曰天道致化在於中凝君子建功愼於始進一或足將進而趦趄志將決而齟齬是猶羸馬度叅半至而釋韁未有不顚躋而陷已者復安能望青雲之途驅天馬之群耶

爲陳一敬寫百花圖說

造化之氣出陰陽而用於四旹於是四旹之物皆賴其賦以生惟草木無所知然黃紫殊色曲直異形花者妖實者繁而各施其能無纖微違造化之令是則草木亦未嘗無所知也人禀造化得五行之精其所能又非草木可共語者篤學慕義一五行自然之知亦非人之自能也希賢希聖要必不負造化所出則

已爾豈若草木之所謂妖而繫者哉設或自隊其志荒淫菲汚身僇牛馬而不之覺失其本來之受而負造化極矣又不若草木之所謂妖而繫者也余暇日偶爲陳子寫白花爾倏有所得遂書於圖之上方云

寫三卉說

牡丹色擅榮麗心含芬芳故能臣視衆卉不猶士之値時行志澤流宇内者乎菊惟近幽卉抱節傲世歷風霜而自甘不猶士之完名田里樂善獨立者乎嗟嗟周子何獨愛蓮哉蓮固出淸漪而貞幹者也惜乎遭時不佳而能用直全已其猶君子虛心蓄德尙介居靜者乎故士之窮也當如蓮富貴而牡丹道行而退吾從菊矣是三卉始終而一義者也嗟嗟周子何獨愛蓮哉暇日偶爲東武朱子寫此三卉曰繫其說于上歸之

草木說

五行之氣聚而生人散則生草木草木於人若相異也然人有彭鏗草木有金光長生人有龍比草木有松栢人有顏子曾草木有蘭竹人有毛嫱驪姬草木有

牡丹瓊花之類以是觀之則造化之爲功無物而不有也但人所有而復有其人草木之所有則忘其所自有矣蠢然而相與寂然而歸盡豈與人之世相授受者豈不遠甚哉則造化於人亦厚矣然吾人者當思造化所以厚吾之故明心致知以求異於草木此造化生人之心也少徵持紙過息柯亭索寫花卉寫畢復書其說云

寫荷花圖說

首夏陽老動極而上氣淸以浮物稟焉相從故荷値之雖根盤淤壤孕上升之陽故幹勁而中虛葉多碧以淨花淡不妖遇風雨不蘖其形陽之體也惟君子肖焉及其蓐收改候霜露漸零衆卉萎落荷不能獨完亦隨以衰然其幹猶凌厲流表葉亦癯瘁花雖解有房而實可以爲世用是非荷之能易德爲之者也雖然使荷皆梅杏類則亦畏縮然耳豈復能勁而中虛淸淨不妖者哉天賦靈於吾士亦厚矣設居不自充培以大其用反汩於利欲顚頓作狂無以善始終之節其猶不若梅杏者又何足以語其荷

十卉圖說

余壻朱少欽持生繒索畫予寫花木十種爲一圖與之根盤枝糾紅紫交映望若錦綺客有問余曰花木有春榮而秋落夏茁而冬枯有居四旹而長秀者生各有時性各有稟而堅脆係焉恐不可以一旹俱也余曰子但知花木異種而不知造化一用用一而變品物殊矣故節候有代謝而所用無停倪得令者進而榮成功者退而枯皆一氣之推流亦猶夫因才而篤焉者也子能辨草木之類而不知花木之天惟於畫裡別丹青不知予筆端之有造化也余體造化而生物任無心以賦形總四時而合象此雖尺寸之楮而一天地在焉是豈子之所能知耶客良久悟曰得哉余知子一用之道矣遂書其說於圖

寫七卉說

余嘗論唐五王一被事甚高其義乃歎曰兄弟出同體爲彝倫之親一被非異事也然世道日薄人心支離一遂室好各懷其家物欲漸漬骨肉之念衰雖日對面心已魯衛矣況一被乎吾以爲唐之世若五王者亦難矣余姊弟同體者七人每語食必群聚一所鄉鄰皆羨之今年喪吾母事生多岐意亦稍稍乖別念昔群聚時若一夢寐耳因感五王事手寫七卉懸之齋中出入相對庶不忘連枝之好云

爲龔魯泉贊方朔偷桃圖說

余嘗過魯泉龔君家見壁間所掛方朔偷桃圖因索余贊余曰古今人好仙術豈非以壽哉蟠桃歷遐歲而壽者方朔偷之茹華服靈以延其年是天地假夫桃而欲存方朔耳方朔因得與天地長存魯泉得方朔是天以仙與魯泉矣蟠桃不暇討也他日魯泉感其氣悟其術超凡厲塵以乘其虛魯泉亦方朔耳豈可以寓形寄世者倫耶

別謝草囪說

草囪與余爲同鄉其年最少嘗慕余所爲人以余久客江海未得往來其門也去年余卧病無湖草囪過余榻一語即契然以歲暮匆匆竟未得盡所欲語者今秋余自齊雲歸新都郡館草囪則自山陰至新都復得聚首連夕觀其所作皆清雅綺麗杲不異余且

爲人亦深静素淡綷然不同浮俗也始知向所慕余
者不謬矣余亦愛且重之亦有過於蕪湖所見時也
嗟嗟世之人憐才慕義者比比皆是矣苟得一言一
技輙自矜其能惟恐揞其所自人問之則曰自爲之
也盜名欺世盖有終身不使知其師者噫其滋惑亦
甚矣其去古益遠矣堯舜之道皆相授受藝術諸技
而豈無傳哉草窓以慧才歷江海凡所揮染一本之
於余人問之則曰我慕某效某而未至也今見其[illegible]
日高志意日遠而人之愛敬日益至曾未見有因

其人而褻之者也今余還南國矣草窓亦將返山[illegible]
跡雖分而心則必同於今日耳草窓當終身不易[illegible]
言此詞林之幸也聞吾越之士操觚弄翰日振其[illegible]
茲值草窓歸必有感其聲氣而來者倘見余言其不
識曾有是余說者否耶草窓當爲一詢之

時道篇贈余靈峰

余子爲陳子塾師歲晏將歸別陳子陳子曰歸哉歸
哉吾得尔道而欲喙也夫已以中立心以理存周萬
物而不窒者是謂碩儒然適于用也而有時焉是故

庶工之藝神于適度良馬之能善于循途鵰鶚之翔
也非宜霄則不能振乎羽滄豚之掉足必候颷而鼓
濤焉皆得以致夫力也了之所取者猶經也而不權
遂也而不違約而不流莊而不舉是道之基也吾恐
其不能致夫人矣于其歸故作時道篇告之云爾盖
亦有望于余子

漫題吳君映山卷

予自甲辰歲遊吳遂至京口上金焦乃渡江歷瓜步
而止淮揚時竹區子在揚明日携吳君過予邸乃曰

吳君舊居京口與余隣且善近遷揚而善復不衰其
性静不樂煩穠惟好與文人達士遊每至一佳山水
處則欣欣忘歸中若有所契者余以其性静得山之
靈且舊居江三山之前龍葱之色長在窓几遂與號
曰映山惟予識之予乃謂吳君曰予常有三得焉對
山作文持觴賦咏臨花繪書然非此則雖擁衾閉戶
嘔肺斷鬚亦無能爲矣倖暇與予居撫案對山而文
子之號無難也明日譚子邀予入真州至歲暮而歸
越遂忘吳君事耳今戊申春再至京口屈指已四載

竹區又携吳君過予邸因言及昔年揚州之約即邀予入吳君舊居三人對面追憶昔所言論何異一夢寐耶開樽對山長吞就醉乃見月出天上烏歸樹間欲更為吳君文不能也恍惚記竹區昔所告予者而書之為他日一段故事耳

寫花寄馬石渚方伯小引

古人寫花惟徐熙獸能含形而求其神非當世庸流所可及者至今緗籍稱其藝近見吳中士子多繪花卉抽毫染素雖云究心窮致矣而傳芳漬藍則全無古人象外之神也余向來多病屏跡息柯亭上春時據胡床對景每思古人寫花奥少有醒悟即筆于散楮兩月之間紙留僅似者數本累成一卷因呈石渚老丈賞焉薇樓退食當有品藻也

書張思楓千文草帖小引

僕嘗習書罔究所從積歲以來僅窺蹊徑盍知古人精到難及故雖海內交遊詞文往來不過漫為楷草或大書應之然未嘗為人作佋中法書也戊申九月余偶自白沙歸度錢塘道經蕭山阻風于鳳堰因訪

舊友童舜圭張子成懷玆長老即携飲于子成芙蓉園居子成與余交數年愛予詞文翰繪甚至是夜雄談抵醉乃復挑燈索書然不欲録他藻但云得周興嗣千文足矣將秘于其家垂示子裔庶幾有則于塾庭余聞其言愈重子成之義遂摩眼奮倦抽毫作草纇然不知為何狀也

易孟湖山字義説

湖山孟子講道于陳氏之居一日入東武山問字于海樵子曰子江也或有字之曰惟浙者亦以其域之名于世者云耳是果屬夫義耶海樵子曰然歟非也凡言江者必述其浙是浙之外無江也然江豈止于浙哉縈紆漢泗羽翼淮湘吞沅澧引沮漳嶒嵘分源潯陽散派其至也四海不能匿其宗九州無以杭其流泱漭瀁滃浩漾而弗涯是皆江之所為也求其[illegible]也蓋亦有所從焉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知水德無滯惟東是趨亦猶子之為學也動[illegible]萬[illegible]道是一子一于道江趨于東水流道長變化[illegible]易其字曰惟東

洪夫人九十壽言

陳山人北遊淮揚託跡于三元觀明日集飲映山吳君家始得接洪侯言論乃知侯世系出戎胄而遊心文藝超然矛盾之外因得與侯及小亭諸君就酣逸暱也自此侯往來亦不衰聯燈合俎則亦兩月于茲矣一日小淸水竹諸君過山人旅邸偶言門外無俗轍遂沽酒與論世事因惜侯才之不能見用于時也諸君皆爲之三息山人復謂二君曰夫天地施化必積氣而後形人之受質亦蘊孕而後大故河漢承源于乾根泰華建象于坤軸豪傑稟精于先世今侯之才智則善矣使無上祖作則垂範恐亦不能若是賢也二君曰子言誠是也盖侯有祖母氏矣貞節德流于鄉邦而勤儉之訓述于閫闥然以是而致壽也今年九十矣尚自康強無恙而侯之善德豈不有賴歟山人曰有是哉余因侯又得以知太夫人之賢也二君垂乃錄予言于軸持酒執幣登堂遂祝太夫人云

跋

功膺錫寵後跋

甲寅之秋海寇掠合溫遂及吾越柯橋之野劉侯凱僚屬勤兵相禦之盡斬首百三十人有奇餘無還者捷入軍門軍門報

天子乃以金幣勞焉越之士人咸以言頌侯功德海濱樵人陳寉聞而嘉其事因謂士人曰猗歟偉哉劉侯之功及於越也如此而被

天子之寵命如此寉聞古者諸侯有德　天子以九錫榮之所以表章元功鑒別賢哲也今兩浙夷害日甚吳中版蕩凡一接刃即遭殘戮有土者往往得罪軍門未有如侯之盡獲其寇以全吾越者也而其得

天子之寵典宜矣事聞各邦倘咸然自勵皆思所以全土如侯者將見誓心戮力掃清[illegible]東南爲太平則

天子今日之典又不獨寵榮劉侯而已

馬廉訪所藏草書跋

予觀是書墨色鮮潤皆近古筆法沉逸似唐僧縱橫似張顚淸雋似獻之懸之屋壁郁然成文當令几[illegible]

失俗矣但轉達無圓鋒結構多潦草點畫之間尚少前人意興恐亦後代豪賓醉中書耶

跋祝允明墨本後

祝允明書爲當世推重人欲得片紙隻字不啻入淵探珠耳其窮陬僻邑尤茫然無見者由是允明書益見其希且貴也蕪湖固要地人多涉榮利而躁文翰間有一二好者又不能辨允明書真贋故至于今未聞有藏允明書者獨黃池鄭子得其本而藏于家性固博古好事然亦不能辨也余在蕪與黃池后岡韋

游一日論古今書法因出允明手墨一本示余中間作數體而至精者特小楷耳知其爲允明少時書無疑矣嗟嗟古今書恒多真贋然識者能辨之地無要僻好事者能得之黃池居蕪而得允明書余知後世必有稱其好事者則又知允明書無地而不有之但無辨之人也余自垂齠輒好古人書法臨池四十載而海内之人遂謬許余爲能書而無之士尤許之深者也故余辨允明書益相信耳因跋數語於末簡使千載而下知允明書之藏于蕪湖鄭氏者亦爲真本云

序史氏族譜跋

王子曰觀於史氏之譜可以徵世德矣夫史始望于晉之平陽明興以來自忠公以儒術起宣德中爲兩當令故圖譜衣冠者遂作祖焉間世之後有謫英者尚遊秦隴仍家兩當經田宅樹丘墓迄今百載族日以蕃而人才彬彬矣嗣是輝映宦途者曰介賓曰雲溪曰南埜代不乏人而我康齋公尤早歷青紫歷任有聲卓爲當代之英也按其家世相承敦學術崇禮

信斤斤謹樸有先王之遺風焉故邑里譁然歸重播名太史非其世德之徵愈遠而愈昌耶夫世遠則瀆亂易生族盛則凌忽易搆蔓延浸滋其庸忽諸今康齋公乃謀諸史氏倣通考之例隨分序列而世次本支咸若引貫而弗或少紊其規慮弘遠矣夫聖王尊祖而敬宗正統以收族植人道也故忘而弗識者陋也附而強麗者二本也倚以自矜者鄙也忮而胥雲者賊也噫斯弊也矣是故君子立仁以存親執義以辯分飭行以彰志溥愛以洽恩是故遠而能思邇而

能別纘而能述群而能比君子知此四者自道隆而化敷教行而俗美有裨于述作之勤矣是譜也其殆進於是乎余與康齋公適萍聚于揚之公宇因嘉其譜成而漫識于終篇

跋馬承道友訓篇

夫道本天降而德由己行學有真流而言無僞則故孝弟爲聖愚同軀忠義與死生共節近號家經遠統國紀古今治化由斯路也然大小異條而言者理無殊貫是非萬目而辯者情歸一機斯匪身刻六行心

明九經者烏能追亡羊于岐路化螟蛉于一形者哉是以德貴同隣學循先軌取材于大匠効模于良師則世無失矩之器俗有興讓之風然欲求其人蓋亦寡矣是知馬氏之訓爲斷轍之新樞淪陽之反耀若體而行之則戒驟之頃當檢龍遠轂系輪之時必寵爵羽

謝與槐少叅詩集後語

余與與槐先生交二十年毎見其所爲詩皆慷慨宣和得風人之旨近自廣右來率多冲平之辭承旨括意從後臻玄雅乃知歷宦道途博悟遐遠日多所自得田睇前章似又入室奧而自君是非藩籬路語者所能及也先生固家學法傳又得天授之才注精百典協律六義故一措語人輒難啇今其海內稱名家嚮風退舍豈非宜哉夫詩爲一代之樂樂之盛衰可以高下旹世興移人俗近惟天下事劇風氣就澆邊徼不安民業漸薄士多尚利欲而厭儒素勤怪誕而遺中和使他日奏是詩於廟廷之上近肅百僚遠被庶士淳風四馳當見士俗反善政令作肅刑器不興禮

教日長朝野熙熙復覩昇平之世是不有望於先生詩哉

別皇甫百泉僉憲手冊後語

予弱冠起詞林即聞百泉先生之譽内慕久之然以所居異方出處各志無緣握手遂成蹉跎茲秋偶入吳門先生方家居招予坐雨草堂始得傾論分夜云將戒裝北邁赴曹當政使積悰未暢離緒先縈嗟哉人生會晤匆匆若此良足悲矣先生因贈二詩辭情絕世慚予才劣不能振聲合響然廿載所向千里分

携含悽在中似不能默强賦七言二律荅焉先生出冊索書併繪一圖引其端云

梅使君画冊後語

憂居隴上抱拙自娛造物與游竟忘爾我矣宛溪使君適寄此冊索画画余豈敢專我然竊見上世畫點畫不凡意趣高遠非吳中近所謂畫者比耳余自攀心印積有歲月吟窓之暇會景抽神目物寫意累至三月遂盈冊中不自知為工拙矣嗟嗟古人所謂陶情於物寓象於空者余實有在焉

寫荷寄沈江村使君後語

余去歲客真州避暑于資福沙門前有二陂塘其廣若湖水上皆種蓮風至花如翻錦蓋若凝雲清香習習宛然維摩降世予以煩襟得此聊足披濯故日夕坐水畔自覺身心冷然忘歸也近山居杜門習静久不奉江村使君嘉談其清才勁節儼若在前勤我爾慕追寫資福蓮花一卷寄之中間雖寓盛衰之理而其始終拔汚自有君子挺然之操耳若曰趙昌畫形徐熙寫神是千古繪林絶手人不能及也予故含形神而寫其意云

評俞是堂員外去楚諸集

日讀去楚諸集其視唐之嶠劉無前焉盖題物者不失其情旨玄而有餘言雅而自得非六朝唐初宏麗者所倫耳夫古今詩不難于宏麗而砉于玄雅玄雅之辭出乎情宏麗之詞由乎氣氣養則定定則入理用則流流則蕩情故蕩者之言宏以麗理入之言玄以雅兹非足下善養其氣其孰能撥觚至此哉柰何諸君竟亦未事斯語也近惟唐荆川陳后岡喬蘇

門蔡白石董潯陽施武陵數子各世之才上古之學而能超脫宏麗獨擅玄雅後先起江南而海内響應足下固先巳揚戈入室而與數子羽翼風雅以成一代人文之盛者僅不佞然亦竊同數子之志令復樂閒居尚静理日與方士道者遊音律之文漸成委棄故自亦不知其何似也

題吳画士白描九歌卷前

画家有白描一種其來亦久矣至李伯時趙孟頫始發玄微天下流傳至于今益重焉然白描比册青為

尤難以其無塗飾點潤而飛毫拂穎之頃其神狀宛見於目睫前也非雅能潛精蓄思者不足以語此吾越自古無此派近見吳子能描之每人前掾案隨題下筆萬態迭出亦靡有弗佳者盍知造化在人故能曠世相感無間遠邇耳吾謂子之画必與伯時孟頫並傳矣

題仲昭竹小説

仲昭寫竹學梅花道人而復變之故枝葉多清逸窅窕有似居翰林時狀也此又常人所不能耳大抵寫

画須不失本意爲佳隱人画多幽遠僧道多枯淡婦人多媚宦官之士多崇高曠遠之景能一本乎養心而已心虛而靈靈則化化則神通通則天地之景皆囿於吾心矣仲昭其知此道者耶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終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南海星野盧夢陽　校正
番禺瑤石黎民表　編次

傳

乞市者傳

武林山中有乞市者衣裂屨穿貌舒而心逸索人食獨寬一市人疑以問乞者則曰吾乃從戎卒也主軍陣三歳而不一敵吾卒多被死之者惟吾以善走得存而餉固給不若往丐之爲愈也市人聞而責之曰

尔何不義若此矣今海夷之延禍也民業凋瘁農蚕不時口體而僅遂者百室而無二三在也吾延頸以望戰傾耳而待捷日夜皆是也尔何無以自奮亡命苟延處至下而不思耶乞者俛首涕下匍匐而前曰吁公謬罪我昔者士卒連部運旄而示令者惟主軍一人焉軍令吾進則進之令吾退則退之於凡策畫變見以出勝負者一皆主軍之所施非吾卒之能奪也今府庫之入歳且七八而布於召募者六焉坐飲卧餐曾不知習練之勞奇伏之訓一旦赴江川昧地

道突然夷來亏力自廢當是之時惟知走之爲勝也主軍不能以自罪而歸於部長部長不能以自罪而歸於行伍行伍不能却且罪且死矣吾安戀斗升之餉以寄命於卒哉故寧以乞市自終耳雖然吾乞有年今亦有得於乞者吾自朝至夕經千含而千乞焉然與之者不爲喜抗之者不爲怒多寡亦不爲計也饑而食焉飽而息焉或絶吾乞亦坦然以嬉無富貧之勤慮無骨肉之累情遠鋒鏑忘勝敗逍遥乎閭巷任所寓而爲之家今吾年且六十餘矣以百約之則

來者少而往者多也知其進亦不可以成功拜侯故退而乞市以全其身耳非袖手視敗以苟爲不義哉陳子聞而嘆曰若乞者似亦有道者之流歟余嘗觀上世百勝之師矣必先練兵卒以待其敵一或勢有不可則出奇設伏以收萬全之功今安有不習技而能幸勝者哉乞者知其故且自度師必無終遂乃匿形於汚流以遠禍害隨緣寢食淡然得失之外其較之千金之子勞簿筭計費直爲子孫憂消長抵死而不悟者不亦遠甚耶

庭鴿傳

余舍後有屋數椽歸然環峙楹欄宛委椌引不斷人登而望之不異庭榭然耳守僕性愚無能每客去惟箕踞就睡雖撻之不能改乃置數鴿庭廡下令養之手水穀旦夕鴿或飛翔空中僕奔騰上下掌求而口召之惟恐失鴿所也及至必伺宿與閨籠然後自往畢食夜則夢寐惕惕慮有傷鴿者居數月習勤成性雖欲復箕踞就睡不能矣庭之後即龜山山常多野禽棲樹間有二三鳩每見其鴿出入山澗聽其鳴

同也視其羽文喙爪亦同也鴿因與群隨逐鳩亦無疑也遂同散漫林薄或馴行庭堦含食而吐哺比翼而歡呼意若得其群而樂焉者一日鳩隨鴿亦飛翔空中値野鳩群而過之鳩視鴿覺大相殊也其視野鳩而鳴同也而羽文喙爪同也於是忻然隨其群而去焉於鴿若無所顧念者鴿乃望其鳩而疑之曰彼或非鴿耶否則何遂爾去棲無名之林以自卑耶抑爲群所惑且往之而後返耶山之南有樵者見之因笑謂鴿曰爾何一愚至此哉彼鳩之與爾不過羽文

喙爪之相同也尔見而輙愛之與之共庭廡同喙食往來相樂而不相離者是尔之仁也彼得其群而往焉者鴆之性也似亦有所厚薄其間鴆亦不自知也世有同類之人偶言咲之相契衣食之同情一見之即與之遊然究其心之所謀我則於義也於彼則利也而路之相去不亦遠甚矣雖朝夕共室樽俎嬉嬉苟當利之所在縱死生而骨肉者則將拂衣長往而亦有所不顧矣吁是亦無足恠者夫人之不相遠者性而太相殊者欲也彼溺於孳孳之徇利而忘道義者非一日矣適或值其欲則翕然從之有若火之得薪水之襲土而孰有能禦之者此彼之所以去者亦性之欲也宜也彼鴆之性而猶人欲之不若者今則舍鴿而隨其群尚何疑焉

芝山逸叟傳

逸叟者會稽人也姓董氏居東城溪上性簡淡才多內悟自幼不樂作産業嘗賈人務又不事科選經術超然有出俗之志且憫吾民多疲癃無救意將博濟之不得退而耽軒岐盧華諸書讀三年遂得視病之奧遂近流聲莫不携疾痛來就藥藥之人無不愈者于是門外日多公卿大夫卑叟施藥歲久頗積金帛復開溪南小圃種竹數千竿鑿池養魚構草堂其上静觀物化意興灑然無所縻累嘗與鄉中諸散逸之士往來集讌遊娛其中或談農桑或言養生或歌笑或投壺或奕或舞其他君子事物情不論也叟有子讀書爲學宮弟子且才度清慧后當善其成矣諸散逸以叟之藥人多陰功又慕善樂施而後必獲壽祥遂贈其號曰芝山逸叟云海樵外史曰余世居自吳

徙越故嘗盡通越俗矣人性尚狡詰不好静德每一論量事輙走瀆官府往往傾家紀必求一勝名然後已親友無善惡非官爵利貨不得取貴重于鄉里安有心超世網跡遂禍機假手於藝以博濟天下之民若芝山者哉而鄉中之士謂其必獲壽祥者亦宜矣

逸老園傳

逸老園者我鈍菴劉侯之所建也侯少負才譽弱冠即登甲科歷史館拜臺諫皆直已不撓嘗見世道日渝人漸澆詭知或不可以長民建績也乃預爲是圖

以見志因名其園曰逸老園云園在廣平之雞澤城南廣二十畝控帶川陸遠市衢間島嶼惟長林巨木掩映遠近雜沓蓊鬱幽蔽虧月日林中復結衡爲菴名曰鈍菴蓋翁所自號也菴東西鑿井引水入渠可以流觴可以濯纓與濯足咏歌園左右列五柳中開三徑種黃花百株秋則吐蕋爨爨客有携酒過者花守者亦不問姓字任其飲頹然花下其園内無諸禽玩祇居二白鶴使婆娑往來月高露白或劃然一長鳴聲在野聞守者出必俱鶴或自出客至園鶴亦飛鳴

報守者邑之人聞而稱奇菴中不陳俗具惟架上堆古百氏書數千卷皆翁舊所檢閱者翁嘗讀書不事沿襲每一對案必求作者之旨中或有未當而害義者每爲彈易數字往往妙踰本語以故述言摛藻與漢馬班相雄長顧世之人無足與言者翁按法服崔過署中因談及園居之勝索崔併其號繪爲一圖圖成崔復爲之傳曰崔嘗謂生人在世惟性命之學爲至切身者率其性則出諸綱常全其命則參化永年永年之人能超越物累怡然心度曾不以萬乘之貴而易一瓢之樂若蒙周禦寇身藏園圃而神遊寰間使千古之下至今稱爲達人噫斯亦善矣及讀洛陽名園記知百代豪華流連謳賞古今無以上之然皆去禮法尚情興以悅目娛聽爲是故賢哲弗齒焉其間惟司馬光獨樂一園有先憂後樂之念故後世許光爲賢而並見鄙諸所耳今劉侯以犖落之才適籍金馬日臻寵要乃復進不忘退預爲園圃以逸老自期意將遠煩居靜逍遥乎暮年上與蒙周禦寇相後先也崔謂近世以來欲論人所學而可以言性命者

則當以司馬光與劉侯並傳矣

兩亭傳

兩亭者越少郡西安韓侯藏脩所也侯未第時嘗欲搆亭讀書惜無佳勝所後得先司徒翁所遺園基見其幽偏不諠嘉木蓊欝遂因其宜爲之亭亭去宅不百步門墻屹然南則環堵詰曲林塢陰翳其東闢竹圃圃傍植牡丹數叢春時花吐香散風鳴而竹和皆亭中所有也由竹而入過牡丹蹋臺升容靜堂三軒坐軒東望皆杏花千餘樹卻樹而西則杏花亭在焉

公每披卷暇則散適亭上興至則登臺眺望遠見終南西華諸峰隱見雲表秦川帶其右雍城控其西引鄠杜亘曲江所謂唐鴈塔者亦隱隱在望中公目遊心曠或命酒或賦詩凡詩歌臺上必懷古泣下有古秦賢豪之風焉庚戌之歲公舉進士遂號兩亭子蓋不忘其所自也海樵陳寉閭之而爲傳曰寉嘗讀西京賦至旗亭五里未嘗不掩卷咲之以其徒誇閒閑無切於事功之用者也及讀王逸少蘭亭記其辭雖麗意惟達死生於觴咏遺落身世無復天下爲憂二

者皆過焉今觀韓侯讀書亭中志存宇內其所爲學則皆輔世長民之術一旦出際隆時與司徒翁後先盛美是使其亭屹立千古播幽貞之風則於古之所謂二亭者不亦大相遠矣他日侯之後人必指其亭曰是吾祖讀書處也吾從而學焉鄉之人曰是韓侯讀書處也吾從而學焉吾知宗範相繼遠近成風矣則斯亭也豈不永年已哉

平黎傳

黎者南越苗種也其來甚遠迨至趙佗當秦併天下咎目任囂遺言遂尉南海稍誅秦所置長吏假守其土據番禺之險故矜以自王漢高帝釋佗叛罪遣陸賈持符立之後以呂后禁嚴激而爲帝其所稱制皆黃屋左纛與中國等廣蓄恣驕代沿益大傳之五世而系遂亡中國之幸也今之黎類非佗之餘誰耶蓋黎性直悍治之順且正求安不難近者官司惟恃國威不量從宜一以朝暮之術惑亂所望令既失歸事將無信故叛伏不時侵蝕延蔓分兵合勦搔動遐荒靡有寧歲嘉靖戊申崖東失御黎肆攻掠當路懈

以牛酒其害愈猖於是請命討之時廣臬副憲錢侯實典軍事發籌審勢於衆獨先戈矛所向無不斂手就縛斬黎首五十餘級諸村異醜向風歸化是歲夏四月凱旋嶺內捷聞京師

天子多侯功遂擢忝浙藩政事海樵外史曰海南諸苗本豺狼之性不知禮法文字惟以峻直而厭詭隨官司不究其故往往違所欲得致使土無安時雖屢征之無益也侯以仁義之師秉彼横湯之勢一兜就

戮而萬類委心焉宣喻蒙賵其恩德固已潛入群黎
之心矣玆𢭏也豈獨以軍旅計哉

百花主人傳

主人者姓滕氏山陰人也性好植百花百花亦以人
為主云主人故世家嘗以經術求仕達皆尚推移故
其業亦淹落不進主人志益勵尚益高遠而其行益
不能隨人上下一日主人嘆曰世道何紛更且今昨
即不相似耳然卒相似者非眼底百花誰耶於是主
人始闢圃聚花得名花數百種遂陳列次第為王為

魁者羅之中庭妖而奴者列焉因蔓以為屏聚卉以
為砌高而實者為林短而群者為籬品繁而色異蝶
欣而鳥疑四時一春香艷不斷主人暇則帶書坐花
下琅然高誦四顧落落惟百花與主人傾心相笑若
默解主人意者時或雨霽或月出天上客必携酒扣
主人門問百花孰後先開否主人亦指點一一客一
一皆滴酒稱賞相樂抵醉不復知主賓為誰也主人
常具席邀詞友蕭柱山朱東武陳海樵楊秘圖柳少
明徐天池六子過看花皆秋暮菊綻黃紫萬叢主人

乃携樽集籬傍少明子舉杯謂主人曰天道當春收
造物何復右泄而華彩畢見豈若是富哉主人曰非
也吾種花因得夫造物之理矣凡物生稟氣氣淺者
耐用先之故感於春者皆燦然而興霎然而萎耳惟
吾菊得其厚者焉乃能含元抱貞歷寂待時有若嬰
處胚內混蒙而無覺也一值其候始蠢焉具萌各出
夫造化之所授群聚林立嚴霜不能變其芳寒飈無
以挫其質有若吾類後皆進榮功施而節崇又如善
與之士合久而義著是菊之積於始而顯於終也豈

子所謂遺天道而泄造物耶秘圖諸君皆欣然進曰
主人論菊而闡造物之玄因玄喻道而得成人之義
然則主人之愛花蓋混其形而俱化者夫豈托物而
逃焉已哉主人聞其言拍掌而笑諸君亦就醉別去
明日各為文記主人天池有菊花牡丹諸賦少明有
生香不斷序柱山東武有詩歌吳長洲文太史邑大
夫劉司馬汪諫議聞而皆寄詩嘉其事海樵子既為
歌而復作其傳曰余嘗觀世之人矣一凡性有所之
則好惡不得以並用也樂其玄者妬其素尚其黃者

遺其榮天下皆是也而豈君所謂百花主人哉顧世不恒遂歛跡甘淡逍遙百花之中同風一臭與象而皆春不以黃紫易其視不以盛衰二其心達四時之化與造物相周遊順時候委枯榮樂天真而不疑吁君主人者亦足貴矣吾知風雅後世賢達續作其必有叙述百花主人之事者焉

月尼傳

月尼者姓莫氏武林人也性慧多才有靜德其母向失身花間尼方十二三不能自奮遂從母失然非學士大夫不見及見非道德文字不談一日問潘大夫曰所謂名業者學從孰始大夫曰有志於名則名立於業則業成否則是無志者烏足以言名業耶尼聞之默然良久曰如斯而已以是益自勵凡人至益覓抗不群一日又問田大夫曰所謂文辭者人從孰求大夫曰妙由天導機由人究致天以盡人則文辭之至得矣尼聞之默然良久曰如斯而已以是日誦詩讀書遇學士大夫輒稍稍能撰五七言詩論當世務故吳越間往往有傳誦其詩者後島夷起海上劫掠

兩浙人多說武而學士大夫皆替發棄官門召募之士漸乞塞閭巷尼憂惶閉戶絕跡不面人者歲餘或常對鏡顧容自笑若惜陷其已無以脫而終者乙卯三月望尼入天竺山院禮慈像求超脫因而大慟歸後失路見一樵者倚薪卧樹間尼往問曰孰路歸城中樵者曰路固岐苟致之皆可歸尼曰尔何滯於此耶樵者曰吾逃樵而歸於樵也尼聞之悟因拜樵乞旨樵乃顧所卧新語於尼曰夫新也始出乎中天機莫遏焉但爲類材糾繆而遂上達之性今吾伐之方得脫根株斷萌蘗就收藏煆於烈陽之中變其凡姿反其靜質群妄消融截然寂滅以復於命此薪之所能也吾因憐而樵焉尼因進曰問路知歸聞薪悟脫然吾生營營何求可了樵者曰人性本直流行惟光一有所制則直者屈施光者受昧未有見勇之士力反其元孰得其了哉惟山中之松溪上之月抑之不偃家之不滅初性自如本體常澈人誠求之即可了其生矣尼於是豁然大覺乃臨清流滌鉛粉卸綺靚裝草曳常入家辭其母往清波郭門遂拜老尼爲師削

髮脩補紉其身自號松月尼者鳴野山人曰世傳唐呂嵒嘗度女子孜白牡丹宋蘇軾點化琴操事余每論之未嘗不異其人以爲聲樂之場亦有能回頭向道者焉月尼本肯法失從當豔盛之年一旦斷情欲逐凡歸眞倘日後采而傳之未必非牡丹琴操者之流歟噫淫風蔓地婦道日凋使世之二節者與聞月尼之事得不俛顏自汗哉

李貞姑傳

武林有李貞姑者遷江少府之女也性穎異端簡尚

靜年七歲從母讀孝經解大義父以許配邑之王生生諱曰可爲學弟子雖子嘗愛生之姿慧欲與選良偶後聘得貞姑甚喜貞姑處深閨益秉介自樹平居非吉凶家大務雖姊弟類亦不易與蚤夕惟對烈女傳一書每讀至當義處即喟然歎曰婦人當如是也嘗王生年十九才日發鄉譽籍籍一日患熱疾醫謬胗藥逆延旬日遽逝訃聞貞姑輒大慟擗踊屢絕於地既而請赴生殯所承喪不得遂不食父母以己在哀勸之從令然盡收金玉綺麗服飾還其母乞將貲歲爲運致百日後當有賴此者乃自草覆縞裳據小樓上誓終身不下視他室雖內門至戚亦弗令稱訊閾外里中豪右子弟有慕貞姑賢遣媼徵探母意貞姑知其風又不食父母亟隱之哀勸數日稍食因哭告父母曰夫歿之年兒心已死今苟延其身者以王門貧無嗣將往代夫晨昏且爲舅圖一妾以續夫後耳卽請携向所運殖之資以行弗許哭數日又不食雖父母勸食然痛結迨六載病臨革言盖不可爲矣父母欲迎醫貞姑怒曰女完體而終幸矣安令外人窺

但恨地下不能認王生耳速往取像一識之取未至貞姑卒然逝矣歲甲寅王門請從之合塟乃許之遂墓於石屋山陽父雖手狀其行近山金太史爲之銘云海樵外史曰余嘗與王生父游每對余數貞姑節行涕潸然下至有白咽不能語者余凡見屢止之以爲此貞女盖完節歸從之日所謂定議者之時也矧時方亂離人多母子不相顧設至値難敢失㤥不能知貞姑死所此特天之成全貞姑者亦厚矣

燿[illegible]老人傳

會稽蛾山有爐峰老人者性靜愛遯混形於巷日遊軒冕之途似得上世所授癰腫秘方數卷凡療人靡有弗奇效者隣閈未見療猶不知以效鄉之人尚鮮知老人老人意晏如遯愈密其所業愈精而隣閈愈易老人老人惟優游自得而家固乏終不欲以術售其身常避地遊暨陽山中山中之人異其跡咸以禮遇老人老人心感其遇凡值人有腫疾即密投藥活之於是一暨陽之人益以禮遇老人然老人以是不能遁復還會稽城中一日老人之宗叔鳳山氏背發疽迎名醫治之乃曰非兩月不能潰鳳山聞有言老人術往迎視之則曰是不難但前醫誤萬全耳日後當少潰然不踰十日可無恙果三日潰潰狀若飯粒每出用蠶絲撚之出止三五粒口漸漸肉合後果十日全愈而巾櫛揖務如昨也鳳山與隣閈言始驚異之因詰其故陳隺且請文傳其事因是遠近盡異老人之術莫不走其門以迎藥者如市老人遂不能遁乃仰天而嘆曰吾之道蓋六十載於茲矣不意爲鄙術所泄自此以前吾無遁所矣漸抱欝抵疾然迎藥者愈多而疾愈甚至甲寅冬月忽長嘆而逝老人姓龔氏今子聿傳其術將爲父大彰於世自號淵泉子

海樵外史曰嘗聞沛國有神醫華佗往往能刮骨滌臟收奇效人多不能解余以爐峰老人觀之豈不益可信哉但世之庸技衆矣故華佗之派漸塞其流而視其術漸異耳余觀人業儒大抵多庸技之流設使操文習行一如醫以華佗而止焉則西京之風濂洛之學皆可炳然復振於世矣今爐峰已授術於子子必弗自絕以與其係孫千世授受不已則華佗之術至於今尚亦有相似者豈直絕於魏衍中耶

王峰先生壽傳 先生姓龔氏

先生年六十挺形秀姿任家東勤外親農桑內誨子孫燕居則檢閱經典會理抽玄心有所得欣然忘餐幽吟或發清風時來有遺世之懷無驅馳之近想跡擬紫霄言追草木以庭承爲洞群以泉壑爲安居以雲霞爲友遊以日月爲過客性度宣流氣宇嚴毅鄉黨稱其倫親舊懷其德妻癸于洽化宗族用和不以迂背詩書惟能施儉務本學富而容光日歛譽彰而

進退自如泥視軒途眇觀塵世若冊霄黃鵠飄翩無
羈赤水白紛周遊不繫好談稼穡有嵩州儒子之屆
不負林泉鮮此山移文之誚術習長生道標真訣常
誦三皇三墳之文嘗嵩山寶錄之旨盖欲禪蛻凡延
飛翔八極者矣生有二子郁乎多文系以五孫祁然
發秀自能博古通幽明經立行髦俊與之聯裳冠冕
遇之變色可謂宏擴家紀裕光右先者也孟余之月
丙寅之日實臨縣孤子孫舞采賓客稱觴山人陳雀
上堂而言之曰先生慈懽歡容怡形大小與上無屬累

下鮮私非悠遊宇宙之間凌厲鴻塵之表動合道規
靜含儒德盖將煉砂煮石服草餐霞驅白鶴而遊飛
駕青牛而遠邁如日長升與山共壽而區區六十是
爲海屋餘籌先生聽之欣然高談大賓亦和案鳴歌宿
采中揚風光四發覘王椿之晚秀喜金桃之再實遂
與合歡盡樂盤桓終日贊曰大化不秘廣澤泄靈天
道好善是生至人盤桓丘園萃心典墳宗族用義友
類輔仁家世種種子孫振振坦然無慮永順玄真

城西丈人傳

丈人者越山陰人也姓吳氏率朴少文能言喜訟
爭詰者咸之丈人求其成丈人往往與成之人亦多
平丈人丈人居城西古園中嘗泛舟遊湖南因得與
吾祖游吾祖知丈人行實也凡內務及外置產業悉
資之丈人丈人則盡謀極力必抵其全亦未嘗一自
負吾祖人或謂丈人曰爾唯忠于陳公乎丈人曰人
遇吾不忠耳苟忠之吾何獨一陳公然哉後吾祖歿
吾父竹溪君亦與丈人籌論庶務亦未嘗不盡謀極
力而抵其全也祖世已遠而紀來戶亦衰吾父年四

十輒棄官求曠達不涉世事內外經紀一授之于予
予因是復得與丈人善丈人則無無心于予予益以心
禮丈人或曰吾鄉人凡入公門者皆能用智報幹而
公則常遇之遇之而踰常者唯丈人何也曰凡今之
世紛紛然陵轢以事敗而家禍者皆用智報幹之過
也惟其用智是以不用惟其報幹是以不報報之用
之敗事禍家莫大焉惟丈人無智能無幹才守直而
執經循事事定則的則的枉則枉未嘗以一言欺吾
故得通吾家三世之交而吾家亦賴丈人之輔三世

而不及其且禍也吾唯遇丈人者豈以其用智歟抑
云我今丈人年六十矣骨勁神清鬚鬢黍不枯子孫綿
綿田園繁理非德之徵乎君子曰嗟乎丈人者其括
乎德者也故能骨勁神清鬚鬢不枯其順也夫者也
故能子孫綿綿田園繁理括德者壽順天者昌壽固
矣而子孫其有昌乎贊曰猗歟丈人率真合道安
居不撓鮮言自保以靜養神以和怡老上帝無私有
善必報

海樵先生全集卷之十八終

梅樵先生集二十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陳鶴撰鶴字明野山陰人按浙江通志鶴嘉靖
乙酉舉人年十七襲蔭紹興衛百戶非其志也遂
棄官稱山人則亦孤僻之士矣是編賦一卷古體
詩四卷近體詩九卷文七卷隆慶丁卯其子以世
職蒞兵粵東屬南海盧夢陽番禺黎民表校正編
次明自中葉以後山人還客多以詩遨遊公卿間
然有才者纖詭使氣者粗疎體格蕪穢率同一轍
朱彝尊詩話稱鶴才鋒雖鈍而鑄詞差醇似比諸
家稍勝考盧夢陽序稱其築室飛來山麓閉戶伏
枕手不釋卷足不下牀者七年蓋卷軸較多故與
枵腹拈韻者異也其絕句頗爲清雋不止彝尊所
摘律詩數聯然率筆而出往往利鈍互陳視孫一
元太白山人集尚未足旗鼓相當焉

長谷集十五卷

〔明〕徐獻忠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長谷集十五卷》提要

長谷集序

往予筮仕松江慕郡中文雅得長谷徐子蓋當世有用之才其仕僅止一縣令不獲盡展其志既乃得讀其所爲文關係世教非空疎纖細之作也至與論及時政咸中時弊當機宜可行乃其人深自韜晦不屑自表見故其所論著雖多不耀白於世且不與海内名士通殷勤相結納間有所酬應必施於先及者非泛泛也歲在甲子予出爲郡長吏自謂可秉以諏咨治理顧已棲遯吳興山中且十年西望白雲不可跂及其鄉中諸賢方欲刻其所爲詩文集予聞之甚慰因贊刻焉夫徐子平時所懷抱欲見之行事而未竟者大率槩見於集中且其辭深厚典據平正通達類司馬子長間有穠類東京者固其疏越之才因事觸發未有深晦如昭明所選集也嘗與予論詩五言重魏晉七言止取自高岑而上律止於大曆今其詩沉鬱彩秀與諸名家相出入不謬其所云其賦才尤爲人所重若布賦一篇憫念松人愁苦其情周委詳盡不蹈襲

昔人體裁徒縱肆弘博至肉紛而後奏雅者倫也嗟乎自昔名士無所遇類有老死丘壑無可表見於世或成就一家言不與草木同腐而行不足以將之者甚衆徐子之平生愼守行義安恬有素節而文又足以自華其常存於後世可知已惜乎峯泖之間別無書社可淹其足蓋嘗見其埋骨青山之詞歎其遐然遠意欲使人懷慕之不置也諸大夫表揚其名迹淳風厚俗誠一時盛美事因附爲集序云

賜進士知松江府事前工科都給事中石首袁汝是著

長谷集總目

董君勘刻目録三十有七板恐紙墨大費今省列總目止二板云

刻集記

長谷集十五卷吾師長谷先生所著而諸大夫士所共刻者也先生棲志道林覃思藝苑以文章名海内爲遠近所宗慕諸公序述詳矣宜陽董承命編校始於嘉靖甲子冬越明年乙丑夏告成凡若干萬言先生才大學宏著書滿家若金石文樂府原吳興掌故序唐詩品水品四明半政録先巳梓行若洪範或問春秋稽傳録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及分節參同契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箴三江水利考等書各自爲集尚藏於家是歲八月望門人董宜陽謹識

助刻長谷集列目

松江府知府前工科都給事中澤門袁公

華亭縣知縣前進士山泉周公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南江馮公 恩

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鳳峰沈公 愷

工部營繕司郎中南濱楊公 子亨

吏科右給事中白灘張公 承憲

太僕寺丞同知處州府滬江顧公 應陽

翰林院孔目栢湖何公 良俊

兵科給事中莪涇袁公 世榮

吏部驗封司郎中南洲 士

翰林院檢討國子司業文石朱公 大韶

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公 會

祁州知州芋白張公 星

太常寺少卿仰齋徐公 璠

刑部四川司主事幼海董公 傳策

光祿寺署丞海裳倪公 邦彥

長谷集卷之一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賦 述騷附

布賦 有序

邑人以布縷爲業農畝之困藉以稍濟然其爲生甚疲苦非若他郡邑蠶繅枲苧之業力少利倍者可同語也然天下所共衣被而詳其衷者甚寡于是核其事告諸觀風者作布賦

客有至吳下邑覽織婦之布素歎卉物之流澤

收嶋夷之末計啓閨房之長息迺喟然而歎曰美哉布也是固一匹可以愧盜心不得千金之償約者歟何齋者之逐逐而拾者之董董也下邑之士曰羅紈繡文素綈錦綾長裾交襌流景飛晶此居者之所揚輝而觀者之所凝睇也子不是慕而慕諸貧民之業亦有說乎客曰布通貴賤之服不擇溫凉而適其爲製也疏隔練繒窋殊絹縠有氍毹之毛氄齊縞素之潔白賤靡綺之浮華傷貝錦之徒飾孺夫匹婦可濟其乏䄵通都大邑與千乘之富相埒豈虛言哉曰子

何不傷其勞而徒羨其美不稽其私而徒夸其
會子亦欲聞其勞且病乎若乃鐵木相軋手抱
足壓且鏤且扐出絮吐核張弓柱弦弦急聲噎
牽條絡車咿啞錯雜借光於膏繼夜於日心急
忘疲力疲歌發衾簟空寒漏水寂湓婦子喧鬨
光稱畢力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嫠婦卷袖妖
蠻辭珮合愁入機凝寒弄杼流蘇縮綜一伏一
起踏躡相次上下不已縷斷苦接梭澀恐膩手
習檻匡聲揚宮徵長夜戛然得尺望咫寒雞喔
喔解軸趨市方是時也母聞謗而不暇投杼妻

迎夫而帖然坐起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織婦
抱凍龜手不顧匹夫懷饑奔走長路持莽莽者
以入市恐精麤之不中數飾粉傅脂誤持風露
摩肩擘以授人騰口說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
媢賈師以如父幸而入選如脫重負坐守風簷
平明返顧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婦辭機而望
遂于牽裳而愬饑先潔釜而待米旋汲水而候
炊語少待以相慰既久竚而始歸夫嬰嬰以捐
涕云擾擾者在途索子錢而不釋併布母以如
飛夫狼攫虎噬肉突骨解無一語之抗聲猶三

虢而稱怪握兩手以授之拂空拳而吞欸雖卒
歲之靡從完小信而不怠是豈但一婦織而衣
十人殆所謂一室肥而衆俱瘠者也客曰若是
病乎曰未也海上之民土薄水淺其惡易選捍
腹者未知其稅駕鶉衣徒羨夫長袖夫賡儲豐
積出自農夫之耕一絲寸縷皆從匹婦之手然
而繭絲告成置甕不問耕犁召豐於牛何有是
固天下之同風惟江南為叢藪晦鍾之他稅從
升塗泥之末路計斗是以手不停機而終歲無
衣窮年仡仡而不贍其口客曰何言之過也滄

海變遷化為陵陸禹土塗泥麋注漭漴禾黍芃
芃滿家彌谷貧攜白墮富樹華屋婚媾靡靡徒
侶簇簇顧今日之江南殆海內之樂國雖有布
縷之征亦豈加於穀粟何徒抱杞人之憂損名
都之望乎曰否否不然恒歲之運水毀木饑消
長相代前建後除陽九陰七聽命皇祇今昔庚
甲火仇馮夷炕令爍金天漢飛灰槁土沃焦亦
地拆龜既葵藜之莫釆亦木緜之變衰枝無乖
拔絮罕葳鞋側筐脫負釆掇支離寡夫臃腫哲
婦鴟夷里胥蹀躞督郵喧慼無尺寸之可經況

綱運之崔巍匪凶歲之取盈抑國計之在玆當是時也雖使星槃獻技火鼠脫鬣磬大夏之全產省公儀之百室偪陽不懸於城雉匡廬借練於飛瀑亦何以應之客曰嗟哉下邑之民若是病乎曰未也工以習勝巧自技生傷末路之靡淫變素樸爲華英始力作以助農終縟麗以耀名競良工之巧思幻化國之神能於是飄絮若蓬刻縷若髮積歲成匹累纖敵絨廣倍乎東海之二尺袤齊乎別渚之五虹鑿以團鳳繞以飛龍綴金章以錯綵變猩草之鮮紅爛太霞之朝采奪景烏之晶瑩袪巳浮乎龍水綃何羨乎鮫宮蓋其技巧始於渡海之黃嫗章聞出自戀闕之鉅公忘萬家之膏腴邀一日之歡悰傳觀內近遂入公宮一匹遂抵於千緡聯筐始達於重瞳民巳窮而益偪霜旣結而冰從嗚呼嗟乎蒟醬竹杖天馬蒲萄通西國而開越雋窮異詭而馳臆胸啓皇武之遠略皐臣寱之作俑(平聲)朝權不思其暮落寒灰尚戀夫冬烘竟殘桃之取戾何獻曝之耿衷方今 聖主龍飛問民疾苦諸非著令旼不暖坐首錮玆役卹我隕什尚衣之絺繡有章 進御之浮靡不取免徭征之巨累始息肩而就臥雖紅紗之綱運尚存而貂璫之督課稍妥客乃瞿然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不知民之病苦若是也九月授衣猶以爲晚終歲作勞祁寒不免吾又何敢袖手以向人徒負暄而思暖

吳興品水賦 有序

旅寓吳興周覽洞壑見其源泉泌發流委無際雖雲林深密蘿壁空濛莫非玉液之房滄池之谷也孔子有言知者樂水若予之懵于

玄感昧于素機何足以言知然不能忘情於是也作吳興品水賦

予眷心於澤國望菰城而問津泛清泠以窮輿睾曠朗之蒼垠厥有迴峯北首積岫羣起金蓋耀靈以中聳鷲嶺摩空而左峙倒景印波騰精淊髓散靈華之輪囷吐玄溟之霧甗元曜潤祥鴻泉鬱濔始含涓以濡谷因剖石而出渼刷丹源之窈根湫玄瀨於芳沚陰鑿揚其洞波瓊田激而沸癸於是田畯迎歡遊人結睇飲芳瀾以懷予相禾黍而延竚夫岡巒吐氣騰爲赤標雲

根不衰妙有玄感此乃淵虛之至震形神之大交也然而結氣上停有時而散流泓不息泛景同邁故仙源有朗玉之暉祕潡發流霞之顥標名白雲不亦美泉乎(白雲泉在金蓋山北山多雲氣故名焉)既乃泛駕蒼雲之野回標夏杼之山遵檗澗而逶紆俯鑒流之潺湲修巒綴而谷隱靈石迸而根丹足躡天維珠浮沸瀾瓊蔚生標琅徽振翰嘶琳宮之沉影潤曜玉之閟頹眷洞壑之幽覽擊遐軌而忘還(珠泉在妙喜寺寺東三里飲馬池下一泉更佳)若乃長城獨姥苞結東垂菩峴蒼雲蔚林彌望則有鼓吹

揚靈金沙瀾萍琪巖谿寶玉乳雪漾八景同清三胥接象勺玄洸以渥潤激瑤華以浮浪澄髮理之紫絲含晞光於落嶂此則大塊之希精洊若之祕藏其於金蓋之靈聳節而應符者乎(此長城諸泉)夫靈泉者其來何始始於太素玄道振蒼流雲切景委神不滯妙感無門謂之靈源可謂眞賞故九華絕滓八氣涵清雲根典護仙蓋托靈璈波竦象琳腴生熒紫房分沛太乙含冷若使何毋延軒亦與太霞同咽者也予又何可廢之若乃托跡窮遐搜玄剔祕溘川別渚振步被

幽或興情河上或鍊思瀛丘則鴻翔無礙羽之鄉鶴羽泛騰飈之游五江八澤赤岸神州納吐靈沙含璣孕璆陽侯為之浴德湯谷為之鳴虯鼓長風而拊檝扣馮夷之噴流蓋亦予之長計又何所不至乎故乃東析會稽西連故鄣(吳興東路)(蜀會稽郡西蜀丹陽)天眼朗其南聳具區劃而後洋廣若南嶼董嶺仙溪既溯滈以懸溜餘英芋漾風渚西潭亦漫漭以遲洄夫鴻派介於通津疏流集於咸池既淵渟之異情何澡德之不離遂乃靈潤右揚頩流西漪漭流散波碧浪擢奇勺醴競

甘迴波惜馳結綠潭以靜映揚素瀨而浮澌盼遼谷之閒濟望清漣以興思斯亦川靈之效德波臣之媚義也予蓋有樂志焉

品惠泉賦 有序

叔皮何子遠遊來歸汲惠山泉一罌遺子東皐之上予方靜掩竹門消詳鶴夢奇事忽來逸興橫發乃乞新火煑而品之使僮子歸謝叔皮焉

迺何子之特發探水穴於山椒掛清爽於齒牙訊老羽於惠寮甘平雲之乳寶因起興於瓢採

望徐子以馳神出簡書於下曹侑以陽羨之珍
穀雨之苗走奇芬於鼻觀叅春靈之上苞合二
美於一旦嘉上善之無朝如上客兮在門赴靈
脩之久要發空濛之玄閟辟塵氛於有巢爾則
陶氏之鼎改餘之火既精滌盪遂集文武瀉玉
液於懸崖分小瀑之如布忽變紺寒蒸氣如霧
覺蟹眼之旋生復中起兮如破湧江潮於刹石
沸溫波於洛浦於是歸功茗事頌德玄演出太
素於碧落浮瑤光於上清露華紛其秋澹佳氣
鬱乎春明媚幽懷之無始眷高况兮凌雲游玄

神於顧渚追勝事於南泠興咄咄兮七發心冉
冉而獨醒劣山谷之雙井勝仙掌之金莖奔走
韋公逍遙竹門品上池之獨重追菊水於頹齡
信馳心於空瀨無乃下甘露而清洪河也

白扇賦 有序

客有遺余白團扇者曰願乞一言終身誦之
因授語於侍史綴爲小賦

伊春蠶之繭絲蒙湘山之竹箭集工巧之末技
裁合歡之團扇絢光采之陸離奪玉人之雙腮
渺胎仙之冲漠修羽翮之迴轉皎桂月之夜流

藹蘭堂之秋面竚風軒而結睇覺浮氛之盡捲
方是炎威促息喝心糾纏鬱暑風之清佳謝水
汗之如濺冰盤入谷醴井出坎欣坐飯之可逃
探陰山之不遠禁束帶之狂叫眷禮文之游行
來故人而容與何酷吏之不剪若乃金德吹噓
桐井葉皺動明河之凉思括霜砧之夕蕩當是
時也班女攬棄捐之悲桓公興搖落之感因歲
序之異宜致懷袖之聚散顧斯扇之内美曾捐
舍之不變嗚呼噫嚱有恒懷於曾史達節守於
胥臧諒寒心之恥眩察貞士之幽芳隨卷舒而

操素賤浮情之易凉懷斯人而不緜思比迹以
徜徉韜清風於篋笥曰舍之而則藏

蘆汀賦

方其秋容乍肅遠水橫波風飄飄以吹衣雲澹
澹而度河木欲脫而未下露巳白而彌多江草
謝綠柳如之何于是盪蘭橈問漁父過前溪迴
別浦忽秋聲兮引聽若霰雪兮飛舞既非飄絮
之因風何若愁猿之嘯雨厥有長蘆翳目接岸
迷谷溪屯伴侶水荇牽簇於九夏巳藏秋况一
柝之既遨無乃季鷹因是而思尊湘靈倚之而

奏曲者乎嗟乎水國之人訴求作苦蔹茅蕭剪
林煙空鎖聽不禁其迴風目增悲於芳渚何幽
人之高意懷佳秋乎玆野杜陵韋曲久以無鬪
百粵三吳或拔而起意者其斯人乎

吳中白蓮花賦 有序

予放舟吳門見白蓮盛開諸女郎遊冶其中
蘭橈容與簫鼓錯雜競相採擷以侑觴酌夫
白蓮之房為菂其根為藕榮落有期物有私
分今者芳心未成遂為兒女子所廢靈根秀
朶委為碕壤蕩一日之勝心違芳年之物性

予有所傷之乃為賦曰
若夫白露未零霜砧尚寂啓朱明之晨曦散微
熏於水碧繞園列而無姿思芙蕖之芳澤厥有
姑胥南畔長洲東苑麋鹿臺空鳧鷺水暖菡萏
鋪白雲壑谷迷冰霰則有傷春妓女鬱思妖姬
出綺閣辭蘭帷試綽約揚蛾眉濯木蘭兮迴浦
擊倒影兮江蘺穿青房兮紫蓋擘纖羅兮素鞋
逐芳心兮花轉撲香影兮人來旁睇睨兮山鬼
容搔首兮孤蓬若乃月移歌席花承節鼓俠士
縱歡纖塵隨於是棄菱鞋翻婀娜摧弱枝蹴
秀朶金房兮羽化玉煙兮空鎖朝涉江而采榮
夕變衰而委路夫物有至性假以當時雖一物
之鮮華亦啓榮而有期獲華年以耀秀雖搖落
其奚悲何妖狡之蕩情拂芳時以殘摧甫萌榮
於首夏逢夕露而遽衰棄紫菂之初房廢雪鹽
之靈株嗟乎太華之巔玉井臏朗花浥太霞柯
披仙掌濯瑤池之靈景招洪厓兮散賞配絳宮
之琪樹挺琅玕之十丈苟托根之非地徒自捐
其華燦投仙姿於塵溘阻靈均之遐矚來俗駕
之紛拏恣童心之侮翫遺水澤之歡娛雜萑蒲

而瀰漫予又惡得盡譴夫靡風使之絶芳心而
改盼

靈泉賦

夫靈泉者太上玄津玉宸浮液控晨太素吐華
明碧紫房攝眞青童候息落霞顥蒙矯轡空寂
龍胎曄曄鳳髓晢晢琅花夕散繁露朝浥巖鶴
揚標蘭芬煥泌洽幽人之性靈體上善而蓄德
供妙相之浮清攪雲根而汐穆者乎夫出眞源
于靈阿會瑤池之巽景夙馳神于無際聊寄情
而事茗擬羽林之始芽試玉華之蒙洞散幽襟

于幽谷邃乳泓之初映含曜辰于上霄印空濛之迴影涵內光而出素澄㲊理之縈淨衍川德之彌逝眷谷神而獨醒陟九華之霄覩咀三靈之玉潤扣景房而濯碧柔月支之太徹浮雲輿于空洞馳帝宸之上寢盼八阿以逍遙驂靈螭而一瞬夫濯秀希林采華員嶠此霙臺之別觀紫虛之上遊也予既垂髮而始心懷素顱之幽抱凌絳霄以馳神俯雲林而振藻乘逍遙之慧顏領鬱絕以遐眺欵遨軿而長引躡靈旂以舒嘯馳若木之始津遡玄夷于崇灝神一擊而九

留步欲旋而猶遲心流潤于洞微景浮暉而紆渺揖朱明以高唱控天籟以揚璈開玄阿而縱舞披昆庭而遠蹈掇滄浪之羽標樹涔源之飛葆吐玉虹于丹雲散烟巖之秀草涵洞溟以無極棲玄神而忘老

舊林賦 有序

倭夷寇掠海上諸轉徙入城者故丘咸荒莽不堪返服董君子元沙岡舊業桑梓尚無恙因掃除而居焉作舊林賦

歷通川以迴想望故宮而延竚傷征轡之流年引蒼林而披袂遵兩岡之中阜沛三江以東注掃荒穢而開葘葺舊芙而胥宇悲越石之感亂眷平原之懷土矯江郢之越吟返離禽之羇思莽泰灰之蕪蕩幸靈光之猶峙循芳草之長皐甘董荼之幽砌淒長老之凋謝攜羣雛而延憩顧靈暉以悟懷撫庭柯而結睇

亦樂園賦

吳會之東薄海之隅物業咸豐園林所都雲館聯翩芝原接墟面郊負郭者咸各擅其世美長鋪俯眺者無不自以為勝業也雲山子獨遐然

而遠慕聊小結以成趣僅若野人之廬不厭愚公之鄙池堪憩浴柳足鶯語菊引秋芳竹含冬翠草設堦細苔鋪壁樹魚泳朝京鳥留宵憩蟬有時而咽噪鼃近水而鼓吹雖棠棃之館不設而幽蘭之砌無洋客至時得徜徉興來悠然自寄容身已勝於壺公一枝竟安於巢父牛衣非仲卿之夜棲繩樞異戶牖之少宴何必南陽樊仲之豐西漢王公之麗好時陋越裝之樂河陽恥牧荊之富客有嘲之者曰君侯德門長慶文華廣被才容挺秀拔之表禮度收賢雅之譽家

藏充棟之祕籍門觀重光之甲第獨擲於一隅之構自混於凿夫之比狎鳥不得羣棲鳴雉何堪自縶豐草不藉王孫之足蔦蘿不牽長松之系豈仲長不樂居閒之奉晏仲自甘朝夕之利者耶雲山子嗚然而笑暢然以起曰是何言之過也漢陰重灌園之老廣川薄窺園之樂向秀資竹林之勝遊陶令高守拙之素約會心豈必華林託性自宜短壑獨不聞驪山勝心轉眼消歇樂遊芳原相代明滅故窟室高於甲觀鑿坏崇於積垤予雖不遇於魯侯亦素賤夫中熱結

人境之一廬收物外之寥廓擕客牕閒寄南山之遠心鳴琴膝上取稷丘之永樂牀支一尺之龜夜聽九臯之鶴王子云逍遥一世之上俛仰百年之下意者其在於斯乎客樂其言嘉其志遺世情而長歎惜靡風之末路心罔象以逍遥亦忘其老之將至

賓興嘉會賦 有序

維我侍御鶴坡朱公按蜀四郡作興斯士乃令乙酉仲秋八月應天賓興多士合四郡得五十有七人先生重其始也乃諆于守長修舉曠事作會以嘉之則惟九月丙子大會于蘇盛典象禮多儀象文乃多士在會罔不欣睦先生暢然以嘻曰茲會不可多得也盍鳴其聲以揚厥志焉乃犬授簡及于獻忠獻忠起拜稽首而作賦曰

帝嘉靖之四祀介賓興之令挧羣遐邇以彙征紛髦俊之委蛇咸振衣以聯翩絢光采之陸離揚周造於閶服選詞鋒之朗徹爍列星之昭晰仰斗牛之雕靈東大江以川注羅四輔而區分鬱靈氣以濯秀予實懷此衆英挺魁渠而出穎

表漢俊之明經紛總總其來遊契同道之好朋信如茅其斯拔荷褰修之先容昭 皇路之方隆煕泰階之鴻明劉風教之崇興嘉斯會之令成崇多士以賓筵將嘉重其遐征咨四辟以徘旋樹三吳之風聲進帶冠以環列肅籩豆之周南實德盛之可飽匪椒蘭之始馨軌鹿鳴之遺靈予再拜而稽階奉臨冰之內兢示周行於初服矢德義之烝烝思太璞之未雕惕匠石之倕能況世烈之綸蜀圖哲諠之相承戒周章於[illegible]

宇惕皇祇之性靈畏子生以簡書非詭隨於華
榮願揚足於康逵啓末路之修程出郭門以興
事肅初志而宵征

禍首賦 有序

老氏曰不爲禍首不爲福先良哉其言吾殆
感而悲張君也張君諱仲豫章人少陟甲科
仕更佐守勵志勤民廉平公恕民共懷之歲
維癸丑閏在季春倭夷犯境災我吡庶横被
鋒鏑者數千君先十日身爲禍首悼堂流變
出自非常闔郡悲酸薦紳驚悼嗟靈修之夭
路殞節士之芳年乃爲文而弔之其辭曰
何皇造之不仁兮閞東南之浩劫民膏糜於鋒
鏑兮先横災於良牧方陽春之藹惠兮遽零霜
而搖落闔國門而閧變兮結組績而揚𦕈伏鸞
鳳之德輝兮肆梟鴟之陰蜀跳山鬼而陸梁兮
棄女蘿之芳郁文豹狡而𡰪人兮騰赤貍於鈴
閣彼倭奴之犂䨻兮馳波臣而狂遨紛四郊之
腥穢兮摧蕙蘭於中谷蔓茅不剪而廢兮何佳
期之横促亂曰掬芳椒兮天遠望澧水兮雲冥
青陽冉兮不返長路悠兮窮征懷棠陰兮如蓋

思露冤兮春明扣天關兮九衢籲帝妣兮何門
凌扶桑兮極浦追逝波兮東傾驂雨螭兮爲馬
撫長彗兮如旌

太守何公憫災述 有序

嘉靖丙戌之夏旱暵異常穡人告苦太守順
德何公 鰲 矜其槁苗將爲饑歲齋沐虔禱於
天其省懼之跡目所未覩天地顯赫如響斯
扣甕雨大降遠近沾足眞神明之所祚社稷
之令主也獻忠與多士之末目覩休徵嘉其
誠感乃述其始末以示後世
述曰於維柔兆閹茂之歲祝融司令炎帝降災
乃肆大熯以妨神農之事火蒸氣以糾聚雨不
澤而枯槁膏露隔絶田畯惆悷庶人愁歎賜者
當道日延竚而望雲欲仰籲以無告若乃東南
之疆軍國需給黔首疲於輓賦災凶横於宿昔
復何此以可堪罹不仁之旱魃將展轉於溝壑
殭四體而無策厥有大人先生以牧養爲業負
育爲心憫滌倒之無辜哀恫瘝之我侵惕焉隱
憂且悲且懼食不布吮寢不假寐占或誘於時
數心彌切以訴厲爾乃糾率僚佐悽焉以起介

望舒而徵祜潔聊躬之伊始百猷具作奉心不貳先省罰以勑法寬科條於犴狴布戒石之誨語省曹屬之私鄙懲孝婦之抑情戒弘羊之肆志然後戒屠止殺蔯齋生氣改服輟食矢心虔率日夕憂皇不寧厥處山川無雲肅將其祀變易常度白衣待罪至頓首於泥滓計十步而拜起非再命之傴僂實傾心於田鄙或禋而祉或羣而厲周四隅以奔走信靡神之不舉念民命之須臾横涕淚其如雨嗚呼訊之費蓍耳目未接察之蠍籍翰牘未紀衆庶羣然是驚是喜何

君生之孔棘累慈父以若此口碑雷同蒸爲和氣倏臭味之相感契天心之默喜監臨曰明作爲甘雨𩆷㒸來之㘅㘅馳豐隆以前驅膚寸合於江皐細緼達於九衢始滴瀝以浥塵終滂沱以沮洳既崇朝以沾溉復積日以舒徐於是農吪鼓舞病暍不苦清暑脫服涼風被臥草木蘇爾其改觀禾黍芃芃其忽起布醉背以釀稔含光榮於閭里昔也穌以之而名亭歐詠之以志禱桑林爽於積薪昆明幾以設欒是以神巫不敢爲功實珠布於東畝萬姓同聲稱太守雨嗚呼古者升中上玄以事昊帝納萬姓於仁壽致三神之宣釐信一德之格天契玄黃之浩祉當時賡庭之臣陪侍法位莫不傾心民事修其職業視民疚之在躬極憂傷以中熱用是天地泰和日月光精氛祲不作風塵彌清雖有三辰愆度四序違錯不旋踵而弭消顯和德於寥廓邈求往古俯覿仁君信斯理之不誣聞者庶乎其有興方今　聖人在上深根厚基宣布重光陳錫五福民悅無疆有臣如此民以平康陰陽寄爕理之位其必有以敘彝倫而諧萬國也

返遊

濤南子懷瑾握瑜而淹汙以居晝算履樞遭世明夷蓋慨然而歎曰方今人爲雉兎而枉矢陸離洪河浩馳盡將爲魚予何爲乎予何爲乎予將擔樵負柯縻縶屐綦兮傾筐採拾攬衣首路兮撫叢蘭以爲新採芳藻以爲泥兮于是西度石門南迴禹穴望衡懷湘凌霍拊鄮仰薄清都俯捫絕壁木客叫嘯而幾欲班荆羣猿跳躑而相忘辟易乃採瓊樹掇瑤華九芝生潤三秀含葩方將適志以逶迤忽見皓髮兒齒披黃執素

依稀圯上之丈人托巖阿而藥坐曰孺子其來孺子其來扶四大于空山截六根而奚往夫六合混濁萬象塗泥爾不振衣驅馳而將安歸夫抹撥居身靜觀所嗤蓬累涉途岐路易迷而既解于其徵不潔以趨若乃惆悵卹鄰塞遼揚化時會易乘有機堪藉雖被髮其奚疑何懷光而待價急回前轅無外其舍潯南子聞之茫然自失若寤長夜乃返而為歌曰黃鵠徒高飛不如守其雌良田棄耘苗豐草將蕪萋武溪雖安流莫言渡河危擊翻芳桂枝白首空脂韋

長谷集卷之一

長洲吳曜寫
黃周賢等刻

長谷集卷之二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古詩一　五言

山家月令詩有序

余居九霞山中心無害盈之警業有順時之度宜承歲氣以樂其志作月令詩十二首

元景獻年百神受紀余亦何為齋心靜慮掃除門屏以納歲氣考視農祥雲物見祉乘其化機土功斯起上豐來迎無怠其始

土膏發動氣和而煦迎化自天有孚若惠候禽喧鳴卉甲萌起山深林密悠然靜對撫化無厭

緬焉谷與盆盎纍纍以命農侶

春陽散綠林樾浮清庶草彌繁園列斯榮乃命巾車佩服加輕晴陌是游遷鶯始鳴適彼田農載歎載迓慰寒及暄惠我好懷

暖候舒徐林原茂繁泉聲沸枕時雨成川命犢野際開雞樹頭勞耕及棚樹豎于田言采溪毛蔚其芳鮮靜寄有常安此素年

元陽禪令剛極柔生履道亦遊健以順承遵時平康奉心虛明上德施命下德利貞巽居不惑

坦道是憑育物存存遺世去名
炎暑浮空夏屋斯窄齋心辟俗方病陶寫嗟我
農侶汗浥禾下生計所資非情可假策杖擕壺
言息其左心亦孔勞燕笑無所
炎燠初平新凉在郊脊我中谷蒙露晨飄乃命
佳蔬飾彼唐坳載頖載設靜對非遙與物欣欣
矢心蘭叔斉長息足平皐
爽氣襲人凉風彌戸沃壤生潤微雨時澍園列
再榮蒙蒙被露既穰且好惠我禾黍良多日遠
息心朝市相望依然悠悠延企

落木連林霜郊如雨嗟爾黄菊濯秀無侶抱姿
潔素挺節甘茹含靈騂貞蕭然靜寄山扉晝寂
陶然與語有酒斟酌把玩不去
山空早寒嚴霜易零深居寡出蓀我有生凝齋
天和安詳性靈效法盤類與道合併餌服甘漿
衞守黄庭匪任羣陰濟坤以亨
羣陰欲厲杪陽旋萌養其元始若保初嬰閉關
禁旅篤慎居興至言不誣道利安貞襲常抱素
罷黜將迎大音希聲鍾呂是憑
歲云殫暮慄慄無輝永夕緜邈深雪霏微元陽
隱映靈律潛迴節今嘉平祀爾伊耆藏祕猶嚴
晦默用持下後祥運上奉玄機

詠懷詩十首

歲老惜年晏馳烏易終歇昨朝桃與李蹊路
擀伐嗟哉曠士心居然自彌節崇朝等千祀臼
首如結髮徘徊青山阿婉戀空宵月已復履歡
愛况與酸辛捋
冠裳者誰子來顧衡門廬感念昔所歡意首相
踟躕鶯鳩翳桑鳴玄鵠霄中馳抗志各有適徘
徊終歲期閒房鄉幽思依戀長林湄一夕相聒

言再夕忘所歸
凤慕東陵士鉏荒理瓜蔓蔓長結不解中園穢
彌亂黽勉苦辛子志願懷犀擲棄捐長道側秋
草同凋爛沆瀣棲高林紛綸耀華祭願從高上
士飽食無終日
炎夏如嬰網解衣不得息徙倚高林下飄風恣
探歷嗟哉世中氛賢豪重捐擲排麾咸陽市投
袂燕山側光景逼層漢華名忘過隙視我丘中
人愧爾同沙石
深生無般憂坦惕俱自忘悱惜戀世紛結志投

替荒出門無磬折入門常螻藏朱華傾九秋流
盼如春陽若士北溟上玄覽遺芬芳逍遙寬晨
夕寢息雲霞旁
少小不自持東西恣馳騖擊劍思伊吾探奇披
洞籙傚睨薄雲霓枕書聊適俗亞區命騷雅千
古傷卑促狂狷昔所憐中世嗟予躅遐哉宣尼
父翕耳空山足
桃蟲戀卑棲飜飛化爲鵰文雉辭霄漢深壑潛
幽標氣輿無乖離曠機安用逃遐哉節士心窮
達隨風飄盈虧玄中造感念無爲勞徘徊大化

旁祖裼以逍遙
采芳涉南澗偃息長林側朝暉耀其榮紛綸弄
華色路逢樵山子攜我穿叢棘云有長生藥靈
根俯堪拾雲霞固深蒂雨露滋芳澤枝柯異百
草歲暮亭亭立
寒饑向人門恥無岐路顏嗟哉陶元亮混混溺
世間方朔逃金門玆情良未艱諧謔見知遇散
誕游崇班遭逢非今辰汙辱林中跧大道不厭
垢貞心詎堪攀
濯園東皐下園蔬逐時長蒙蒙晨露姿清渠激

華壤衡門儐佳士采摘辭溪蔣芬芳賤三韭瓜
果羅四象客醉鼓其腹唐園此中央若復咀靈
根替穹苋堪仰

何元朗應貢

帝虛何崔嵬迢迢生紫氣高館肅賢士玄會皆
時羣雲羅及四方翥鳳相騫騰蘭圃無息途瑤
華挺然聞羨此河梁別遙遙天路分遠游賤初
志發仞向金門挾策古所珍吐芬耀時論雲際
發清嘅丘中遺玉文念此平生交憮然馳遠心
匪徒絕人藝匡時吾道尊願子驅前軌慰我丘
壑倫

贈秦和楊虛卿有序

虛卿文貞公裔孫來華亭校館肴其父天柱
君贈其歸云

楊君挺奇邁束髮契神理翩翻弄柔翰磊落稱
佳士志馳皐蘭景道契玄黃緒躡蹤懷遠圖貞
資尚遺美佇瞻冠裳族繩繩世騈麗揭來峯泖
間省視得延企趨庭切道妙頫心象華梓肅穆
晨風翔隱約冥鴻舉焉遊誠洵矯列御何西遼
殷勤太丘側婉戀平原涘群棲眇天末結想凝

徐奉化長出都門作

戒途理晨棹　皇邑肅南翔征騑開首路宛轡接周行秉節行言邁眷念心彷徨遺眦際窮海青澤阻遐荒一組荷黃綬孤心馳　帝旁夙昔秉幽尚頫視結中腸前脩介鴻軌令躅生幽光願言揚末造翩翩勤未忘

剡上遊東山憩停雲館

屣步遊名山褰裳狎時彥岡巒併幽覽迤邐超崇巘堂隍偃芝蓋壑谷迷雲幰行引瓔田溜坐

賞瑤花濺石門樹蒙密小築開葱蒨清輝薄閟泉靜憩解我弁櫝芳散朱夏息影依松灌溪毛薦所欣石髓心尤眷意愜夕不瞑情系歸應戀浮生有鴻迹豈必生飛翰

壬寅請雨雪竇

崇山矜層構復嶺迴重嵎中有大士宮宛若平楚廬垂流挂玉蝀驚瀑濺丹梯犇雷激四壑散雪飛千尋長林宿霞氣木末置雲居雲根頫下谷泉源探上谿千秋開鷹堂萬劫成菩提愧我塵中人空爾闢天雞

既望獻蘸隱潭有序

隱潭在雪竇上方四明山脊以西之水一派下雪竇一派下隱潭兩崖壁立千仞中分爲峽水自高巔下注挂爲飛瀑瀑下有洞神龍所居峽中時有冷風飛水濺衣爽氣相逼遊者盛夏挾纊蓋絶勝地也其下更有二潭幽奇尤甚從小蹊觀之方盡其妙

驚泉走急峽怪石激狂奔數虹受束縛一線趨天門懸壓溜成雪飛瀑挂蜿蜒轟雷生洞壑濕霧蒙氤氳中有少龍子時吐五色文藉此洗瑤

席將下秩桑君玉華開洞府紫氣浮行雲普將生施功解我黎庶慍揭來投簡書報謝義所尊息足千丈巔因得摩雲根

予既獻禮龍君甫回駕即白雲一縷起洞中上貫蒼冥須臾大雨隨予後從者急趨已沾濕不可止一雨二日遠近沾足殆奇應也

危峰裂地軸層岫疏天根行雲出洞谿挂壁作氤氳下有龍子宮深居無垢氛瀑水垂作簾飛泉溜成文瑤華噴空肥霰雪迷人群元氣激奔

壑轟雷走無門寒冬揭冰柱急峽寫流崑地靈
忘息機懸崖如綴輪我來躋其巔自把蘿蔦捫
下探窟中物鼾睡如蟠鱗飛涎灑衣裾濕霧走
綸巾仰盼兩絶壁垂枝息流雲危崖俯欲墮怪
石欹且蹲戰慴不可留攝衣走嶙峋登高息未
定龍氣隨薰蒸初然迷斗壑忽爾升天閽急雨
生三霄盲風驅八神迓客理或有超靈吾未聞
玄神倏以寂惠施渥且均山氓動歡喜合手謝
蒼旻

贈丹徒令茅子順甫

門有車馬客來自朱明方輕輪彌早蓋晨風前
南翔腰章麗白日曜景輝青陽握瑜事 明[illegible]
秉節字黎甿念子當途士礪志登周行驅馳
玉晨結駟賢豪旁仰瞻承明廬彷彿華池陽[illegible]
時遊亨運德聲輝四揚良田植嘉禾坐看成中
穠春予蓬室下攬袂起彷徨俛仰平生交分岐
路茫茫願君珍令軌長途戒玄黃

移耕岡上三首

移居古岡曲逝遐依重阜疎林帶叢薄平衍發
脐秀川梁挂西陸春水縈前牖托迹辭衆喧夙

惟契時遊躬耕有遠慕靜寄無遺垢道心逐[illegible]
長野性從天授平生伯王略為謝中朝偶孤蹤
慰衰寂徙倚欣芳候
夙昔寡時慕貧居常晏然中遺簡書役勉從命
運遷出門多岐路徬徨逐空詮俯仰違道真畏
途甘自捐言尋鹿門約被褐事園田塵心日已
遠拙計分所安抗節依空林狂歌追昔賢離羣
非無悲守雌吾自玄
飛蓬飄岐路冉冉東復西鳴禽諧好音離拆良
足悲束髮事轉徙垂老猶荒迷揭來岡阜間投

足安且爽結束平郊路開耕植東菑息肩遠浮
慕力作勝焦饑造物夙有定巧智將安施聊聽
玄潛理身外非吾知

贈別何子叔皮北上

霜落歲方晏君行欲何之高天鴻鵠翔燕雀空
自嗤念此重離別攜手相踟躕志士感昔心情
深竟無悲君懷伯王略夙與賢豪期久要自牽
纏綣世生羽儀觀瞻丘中人婉戀懷衷私把握
日以疎愁傷安復知

贈別莫水部子良

平生好篇章與子相妮覩擲奇吐文綴藻翰役
紛綸况玆密室廬東西成婧鄰衾夕神宇交咄
嗟蘭氣芬翻飛忽以屆離違愴然開衿念康世
姿久切時髦摩丘樊各有適悲傷中道分明發
巳嚴駕鬱紆安足云

鸑鷟篇四疊贈別林吉士與吉

鸑鷟生海湄九苞爛其翮朝陽耀林阿和鳴鬱
相宜雝雝一見聞師襲有遺歎諸聲入清廟薦
德通上玄
纂修惜長景泰階寡常候至化孚聖玄和鳴契

時遘高岡有遺音姬德與同久威棲離再見漢
爵竟傳陋
楚與昔放歌孔轍厄其馳脅中息長駕刪文衎
皇虞靈苞一以存彩炫竜自虛明明揚道軌萬
古開黃圖
鳳九希降世祥鳥無再音靈景息千禩眷德開
三文覽輝一至止秉素超其群翛然庭中儀羽
服願自珍

贈別郡大夫何述齋副憲河南

朝讚憂民疏募闡微鄰書符方去良牧黎甿走
空途嚴冬背陽候般般天紀虛皇穆敀玄化開
彼溫錐圖擢符登高車失我群吏師瑤琨禪長
道聊以寄悠思

南湖山房雅集

名園何逶迤握覽川途闕危林俯華構長篠媚
清沚悠然豁谷陳鬱爾臺觀麗卉木衍時秀鳴
鶴日來至良朋追宿懽雅集修前禊華池息雲
憁石角鉤霞袂撫化眞無厭超玄陋高躅顧我
飛鴻迹相將未能去

中秋夜集南湖山中

流鴻違前渚感念秋節至良辰契夙好婉戀長
川涘名區攬佳集宵月延華趣憁虛度松蔭石
亂迷山翠寒幃引兔絡岸幘穿龍薜空林慷衣
薄野色淹霽露短歌押群彥遒節思長寄玄會
非陳迹夌晨候羲馭

秋氣忽至蟋蟀夜鳴物候感心時命猶
昨良朋不集延竚興懷

眷此秋節至林塘生夜凉階除蟋蟀鳴相對明
月光清商應時發白露沾衣裳感玆歲華期回
首失青陽動名非金石况我未翱翔墮落良足

悲素絲空自藏悠悠千里思伏櫪豈徒傷丘園
本吾道悵念楚輿狂

玄育莊子子良莫子尚文張子攜樽過
草堂奉　酬四章

蹇余苦不哲矯迹臥蘭林玄雲結深搆綠篠蔽
幽尋此肩洪崖側亦同浮丘盟因之謝世網委
情追鶴生
乃有賓契士眷予端靖心俯駕廣川渚結睇孤
城陰深言惠佳麗清粲對空明長歌動慷慨明
劒握星辰

嗟此鸞鶴徒求曹良苦辛青霄萬里長冲舉精
修翮溷池已堪奮虞水亦清深托身非息途振
藻終長鳴
余本違嘉運抱璞荊山岑悲酸感物候悽惻眇
遐征總轡莫余尚巖阿遺性靈仰瞻青雲上鬱
紆空爾增

三世鄉賓詩爲上海奚氏

大海何深茫中有元氣靈眷茲敦化士抱拙以
長生顧念世業榮令德耀時論虞庠齊八軌三
命羅前楹几丈清末光林丘沛華聲以此貽孫

謀良圖契玄賓彬彬動文藻光塵開上清提璉
諒非迂仰增王路明

畏途

畏途不可行婉戀情尤惻初冬嚴氣凝被服斂
華澤川程一何長千里邇驚急中道不可止慮
懸自地擲眷彼川上人回首浮雲隔吁嗟遊子
心悵念已脉脉娟娟雙飛鴈爲之送目力

苦寒行　有序

甲午之冬復赴南宮行役既勤不堪作苦蘭
圃非遥息途由我此意不決雖悵何辭作苦

寒行

歲晏行朔方羣游良苦悲結軌無息途雨雪時
霏霏高柯散密葉凜風方鳴哀積陰迍平陸不
受晴陽曦朝餐赤秫飯夕頓白茅楹冰漿激沙
渚冽色無華滋況此沙漠場如入豺虎區梟目
生寇攘赤手恣鞭笞齊膂失坦道瀛博故峻谿
日夕動愁懷憂躬生遐思嗟哉遊子情難與浮
雲馳

贈范于中　有序

于中范君吳中之達儒也寓四方[illegible]遊[illegible]

士余恐其遂甘嘉林不篛時用爲詩以道之
髦士徇幽尚超然臥林坰晴雲列華紫碧藻生
霞光青山惠近鑾瑤草麗乍芳雅傳洛中意靜
闕石渠章先憂啓鴻軌遥天切羽翔谷處亦餘
計丘琴徒爾張

俞氏水樓

故人江樓月照見千里心遊子未言歸清光被
滿襟西陵隱簷際南湖澄夕陰持杯向木末捲
幔對遥岑悵望不能去徒令江水深

贈馮少洲四首 有序

少公名惟訥前華亭令間山翁子也間山翁
治邑有惠政去而民思之嘉靖戊申少公來
贊郡政索賦有藝惠施深渥政事之暇以文
章自娛情致曠遠聊以四章爲贈
緬昔馮令公絃歌帶星馳俯遺甘棠化縈我桐
鄉思故老談仁明追感相吁嚱鵷雛下神霄翩
躚多令儀再揚神君化清風被九逵
九逵遺道軌千里成周行闔郡流新謠康哉光
舊章民和感易生恩故思難忘翩翩富文教穆
穆被春陽皇矣弘農後萬石衍餘芳

餘芳復何爲令德紛華英軒蓋交馳道文雅鏘
前楹雕龍一以振威鳳相騫騰剖符向皇邑謁
帝上承明珠輝聯夜光玉潤含華清
華清被山阿瀇滉生朝輝太璞本至文流虹光
太微玄章契鴻造清廟陳令儀上以耀明德下
以華履綦和氏非久生芳言猶並馳

李塔同董子元

秀水東復折長阜滙爲林風湍日千轉寶塔夌
千尋念彼飛錫者靜寄留遺音人天路非遥鸖
鶴摩青冥偕我同懷子悠然生遠心烟蘿夕堪
捫芳徑相行吟開房春寂寂僧梵聲沉沉丹梯
豈須躡被我寥廓襟

餞別子良三首 有序

巳酉之冬莫君子良以儀部謁告南還迎養
太夫人北去故舊睠承未堪離索相與攜壺
出餞系之以詩
仲春啓陽候肅駕承歡娛游衍登平陸羣芳媚
交逵九霞煥龍章五芝羅上廚躋攀海嶽心併
日隨安車
安車御廣陌豐蔚豈足云秉心尚玄造樹德揚

芳芬珍此簡書役藝予雲木羣無能執前轡空
然思後聞
總憶停郊坰舉酒言離索滄洲白雲起離滯遠
行客嚴中寡徒和攪化方悽惻曾城藝以遐爲
爾守雲笈

贈率菴吳翁

仲尼主貞士陶亮懷素心明德昔所嘉況逢人
代今每思吳季賢遺息翳中林簡寂端其居雅
适依長岑太朴本自然良工徒羨欽幽蘭植逕
昧華滋懷好音

降誕日軫核自故鄉來省

廬居復何征守此玄奧宅爾來覓歡候百里望
顏色生死殊途軌俛仰成今昔安得少時樂同
爾如今夕拊念鄉曲故羇孤悵行跡

果兒采蘭得九花者於巖阿絕處

崇山啓蘭徑陟巘探幽芬托根千仞巔寂寂無
氛氛帖石少華滋飽飫巖中雲顥氣日浮游隱
約生芳蕙芳蕙亦何爲攬結辭人聞空遺楚中
歎千里思夫君
幽蘭生九華含芳被巖阿曜靈茁其芽挺然秀
爲柯亭亭藝紫霞淡淡迷烟蘿嗟余芳草性叅
此青嵯峨攜稱升高巔停雲橫如波采擷非盈
筐慰情良自多

寄澤公

思君王舍城轉盼冬溪水禪寂有深味悠然向
無始荒村落日黃忽復明霞起還知太上心澹
泊靡係止

古詩二 七言

琵琶曲 有序

髫年抱藝垂老無聞數上南宮一無所遇悼

知音之寡信傷末路之靡從長夜悠然爲作
此曲

越女彈哀絲流聲激蕭散清商停手揮風情益
悽朗凉州大食古來聞渡落凄凉誰共君一聲
頓落天邊鴈曲罷還留江浦雲行雲不入瀟湘
夢別鴈爭傳胡地寵王嬙深怨曲中論少婦離
愁眉上聳良人北地被繁霜昨夜香閨空斷腸
百子池頭春未信千花會裏夜猶長曾道夫君
志未改秖恐繁華不相待鳴蟬翠羽易虛無玉
飾金章竟安采君不見白頭文雅馬相如空自

當年賦子虛琴心總付東流水那聽琵琶彈紫
居

贈包子蒙泉遊武夷

天南紫氣鬱流光漢使逢持龍鳳章撫地早時
驂玉駟武夷先欲問丹房武夷山色青驄裏杳
藹羣峯掛煙水九曲瑤波天漢流千尋落嶂青
霞起青霞閶闔曜靈衣天漢縈迴玉女扉洞口
千花開碧樹溪邊六草弄清輝清輝碧樹仙人
住竟日搴蘿無覓處深山茅屋幾千家種玉栽
桃盡人世秦代那知赤鳳還漢庭不着綺黃鞭
尋常自毀青精飯荏苒爭傳斵斧年使君遠發
青驄駕玄圃丹丘總傳舍幽探莫少祭經家芝
蓋雲車夂相下洞靈須問紫翁書掌裏飛龜昔
有無眞文玉册千年事莫滯蠻煙廢掃除

相國園歌壽吳白樓先生

姑蘇臺上望吳門西開大苑百花源參天碧樹
千尋起灑錦紅泉百道翻玲瓏石骨移天巧下
有雲根秀瑤草不獨林塘淨九華爭看水谷浮
三島堪將林谷度芳年我亦吹簫向紫烟春風
忽領平津騎夜雪曾過剡曲船平津自昔山中

丈剡曲空多雲外賞相將京洛淨風塵解紱歸
來寄玄想相國當年吐鳳章玉階三尺侍明光
絲綸織就　君王褒館閣猶傳紫禁香功成却
跨青牛去雙闕回看挂雲樹席邊喚起虎丘雲
苑裏閒揮諸葛羽白髮逍遙綠野堂還追白傅
詠滄浪郎君已習騎黃鵠故吏猶多控紫凰紫
凰黃鵠縱橫駕碧落丹霄處其下考福何須却
老方過逢只有耆英社耆英那復數高年八十
今朝是壽筵山中芝草千莖秀不但香山草樹
偏

贈三洲章子游武夷

武夷山色鬱青葱香靄羣峯天漢東九曲迴波
沉翡翠千山落日繡芙蓉瑤華落處飛靈液賓
馬溪邊蹲怪石或逢仙丈自扶筇未信玉龍能
蛻骨漢代衣冠說上皇秦時田陌有空桑只將
花發爲春候不數丹成吐夜光朝來紫氣騰空
宇滿地流雲飛碧樹北望青牛再度關那知驄
馬先驅至驄馬長安肅伏來寵章朝日捧書催
刺非不借權門笑閒俗吝憐傖父才朱門早作
游仙長羽蓋能從雲外賞七香車下侍中裾玉

色雲中高士犖犖華遙送武夷君意氣還飛太華雲山中鶴馭從今重掌裏飛龜定有開祥花八葉開時少大藥千年嘗未了只恐鸞封咫尺書明年又在長安道

清河行

清河迢迢九百里半河魚蝦半河水河水東流無盡時漁人賣魚如賣泥小魚如針或如指大魚跳浪蒼波起小魚人貪買大魚棄不覷吁嗟魚大不直錢何況神龍在水邊

呂梁獨酌淮酒醉作偪仄行

偪仄偪仄何偪仄秋風一月吹行客披衣夜看呂梁水嚙破千山萬山石斷崖倒峽不可支急雨驚雷下飄忽平生磊落不平氣到此不覺生顏色吁嗟長嘯作鯨吼喚起神龍對吟席昨朝丈人送我酒淮陰市上千家有黃金美色照人而放懷便合傾三斗囊中不必問青錢一醉何須論幾千且判十年報　明主慷慨移家向酒邊

贈高卿

天下幾人能將略新鎮遼東說馬永遼東健兒好弄兵前年犄角大同兵□永遙籌十二策一命未試遼東平遼東塞垣猶僻左大同服背胡人庭往時唐中丞出奇剪其翼胡騎北走畔者孤至今　天子猶旰食高侯高侯海內雄文謨武略皆推公　天子錫爾金虎符來鎮南邊無一事日見海氣浮青葱今年移麾向廣內廣內苗獠亦安土十年羅爾江海間空使英雄拊髀坐有時長劍匣中鳴牙帳白日雲霧生坐籌四海有勝算兩眼北望樓蘭寧　天子何不授爾大同城使與馬永左右手共掃妖氣清邊壁

馮御史戍雷陽歌

君不見雷陽毒霧起平地瘴海茫茫晴亦雨況有長蛇兼猛虎天吳四目鋸爲齒試問古來行者誰三數巨公蘇寇李人言嶺表能殺人安得數公還故里乃知天開此窟活正人厲鬼只喫羣小輩吁嗟馮君丈夫士一跪何當怒　天子出身犯難世所恩抗論太高古亦忌執政甘心幸磔君髑髏幾也懸東市爾時彗星掃執法紫微垣中有赤氣満朝失色盡吐舌天意在君衆所指執政口塞不敢動　詔獄三年對彊吏刑

膚剌骨無一完三木囊頭覷者滿中閭再死入鬼錄鬼老不敢容君蛻此時君在人鬼關孺子含悲血爲疏一朝　聖斷放幽囚暫竄雷陽列行伍馮君馮君眞丈夫高鶱長劒危而楚海內聞君不見君雷陽兒女今爭覩儼屋相居願者多他鄉未信非吾土君本吾儕第一流遭逢已偶非奇數壯志能開衡嶽雲高懷不灑湘潭淚海若從今爲爾靈南中暫解風塵袂共幸追陪赤鳳游長留不數青霞計獨有生平報國心白髮知君老不死

吳母壽筵歌

君不見新安江上千峯起寶閣瓊臺走烟霧瑞氣朝騰碧落文靈光夕長瑤華樹鳳扉雲榭結賢門嘉慶偏承季子孫阿母堂前萱草麗仙人堂上碧桃翻碧桃瑤草千秋會那復靈根下昏霞甚德曾傳華胄遙眞源舊啓鴻名在班家不習綺羅綠鄒母能開俎豆先蘭閨窈窕芳春事玉曆依稀栢子年諸郎鴻業珊瑚把鳳孫兄復千金價瑤杯綺席動春風滿握金芝盡堪寫

懷叔皮歌

天寒地凍不出門擁爐獨酌瘦頭鋤呼兒園中剝菜甲白眼醉向梅花根天涯阿皮不見面雞籠山南誰能遣我欲對之心不緩長江何時淨如練我思前時海上游潮聲欲漲先鳴虬阿皮兄弟解人意三更共對扶桑洲扶桑丈人理或有兩螭盤旋蹲吾右爾時天清走百怪咫尺何論犯牛斗人生此樂能幾回阿皮南歸期復來孝廉滋味已如此白髮那能饒我催

伐木[illegible]皋歌

蓊然百榴城東林昔年手植今十尋虬枝古怪苔蘚蝕冰霜慣歷冬森森山久今年作別墅森森立者皆梁柱公輸不喜削蟠根却恐勁節災斤斧用材如此良可嗟山人本意愛槎枒爲[illegible]公輸且留意安居他日看吾家

懷子仁歌

昔年詔獄鄰東市海內稱君眞御史今年大赦及雷陽延首望君還故里前星光芒爛照地跂喙盡被　皇家祉安得南中獨係君萬里操戈落泥滓近聞武定郭侯賢肝腑獨瀝　天顏喜言官落職合蒙恩棘道今番定如砥治世衣冠

立滿朝大者公孤小三事房杜謀成斷亦成大
政於今乃如此禮失求之野豈然無乃權勢危
然峙巧拙殊途兩可憂防微誰合如吾子

壽茈湖李翁

西山鬱佳氣曠昔開靈詮丹光抱虹日五色浮
雲烟旌陽宅裏青溪繞挂壓楓頭碧嶂連層霞
遠帶豐城樹赤水遙分玉竇泉湖南却羨幽人
住蓬草瓊花種成圃共向人間覓火微那知
帝里推玄度芳年令子侍文昌少妙名孫盡玉
堂佩玉朝陪紫芝宴吹簫夕賞白雲房天邊丹

鳥銜書至滿紙金泥緘綠字執法於今列上公
儀曹當日封三事闈飛赤舄步蓬池晚向洪厓
跨鶴歸長生未數姜牙壽椿樹培來定百圍

短歌行

歸來無長策窮巷寡所親白髮名輕世果然自
分老作蓬蒿人壑地及時栽芋栗開門常自放
雞豚無緣北望爽門路猶有劍客相周存激昂
忍負酬知已束縛方欣離磨世肯厭身卑失寵
光番憐計晚多憔悴殷勤爲謝與家生干謁那
能學世情寸心明滅聊復爾白頭難作飯牛朋

春楊曲

城邊楊柳復如昳渡口飛花留客船柔枝曉逐
流鶯語芳草朝含玉塞烟無緣得解湘妃珮空
有游絲挂春樹漢家苑外綠如繅西望長楊無
覓處春風澹蕩染羅衣公子幽閒玉騎飛清平
多少豪華事落日悲笳那自持一年一度花如
雪一變一迴情轉別洛陽年少笑蛺生獨向金
門思如結春堤紫陌總芳年綠野清樽意了然
自笑門前五柳樹朝朝日日使人憐

紫霞仙人歌

紫霞仙人瓊爲裾空濛西來煥庭除飛節十丈
繞雲氣長蟠蟠旋如轆轤丹砂纍纍耀碧落金
露成壑下寥廓瑤華玉樹手中擢置我左右相
揮霍上有碧題生紫烟青霓一線上遙天靈芝
轉盼生三秀玄圃一舉空千年我昔攀霄歷金
闕空同高巔始一至太霞莅苒層城上金青掩
映芙蓉闕九華眞人授我訣黃金爲庭紫玉闥
閉我門戶守我拙我欲出門無可說

緩歌行

對酒當歌悵徘徊出門無徒思者誰秋深細雨

下庭舜空霄斷鴈霜前悲何時總轡扶桑枝紫
霞盤旋光陸離層城鬱鬱相蔽虧手持玉衡運
四時洪厓遨遊樹羽旗湯谷神王御兩螭我欲
從之路逶迤延首長望心踟躕

秋夜命酒歌

東門隱者尋何處空復閑居吳苑尾虛堂燒燭
殘餘光隔屋星河粲高樹夜凉不禁亂蛩鳴滸
露空沾江上城杪秋忽忽催寒氣落木蕭蕭無
數聲夙昔窮愁今謝去滿眼紛華自浮世閣上
功名醉已醒山頭塚土積如雨樽前不惜酒杯

迴天未支離意味真已無白璧酬人意莫遣黄
花閒傍人

採蓮歌

吳城西望水烟多雪白蓮花蘸水波不分藕絲
牽作帶生憎荷葉剪成羅吳姬不識相思苦蕩
漿輕舠泛婀娜折取琅玕的的聲鴛鴦驚起飛
前浦江南烽火數州連西逐烟霞買釣船愛聽
菱歌尋酒伴多情得有次公賢梧桐樹底凉堪
往杜若洲前時擊槳紅粧恰值采蓮歸轉面看
予倒簪裕

松樹障子歌壽顧伯從六十

長松千歲姿枝奇幹亦怪聳壑昂霄玉滿林孫
枝鬱鬱團傾蓋丹嶂烟雲住不飛空霄波浪過
還疑槎牙並作蛟螭舞翠幄平將巖岫圍大株
連蜷參碧落小株競起相揮霍冰霜併是歲寒
心靈奇況有千年藥長年那復羨金丹白石青
霞總是閒斸取茯苓朝作飯挹將金露晚爲餐
傳聞洞口停漁榜不抵樵柯片時爛丁令逡巡
訪故鄉八公轉面稱仙丈黄鶴誰云去不還悠
悠長使白雲閒松間咫尺雲門路障裏分明是

玄圃封榮空憶是秦年無論靈光柱爲會請看
畫史虎頭孫藹藹仙枝令德門已着萊衣娛煥
景又將神氣寫靈根洪崖堂高倚絕壁玄風不
數楊雄宅前身定與赤松遊今來恐是安期謫
人間何必問丹丘甲子幾看一度週更讀黄庭
千萬過便同關令識青牛

顧汝修遺予華陽巾酬之有序

予嘗夢入華山希夷子以石室見授故見於

詩

華陽高士神仙侶頭裹山巾馭雲氣渝露霏微

藥滿罏太霞把握風生羽昔年夢繞華山

草坪西是洞天逡巡授我東華訣一息飄飄

歲年山中芝草千莖秀洞口靈芝種成畝臥裏

經行只片時分明左券歸吾手君侯何自得前

聞遺我青羅一幅雲聯環琢就雙螭木玉縷如

絲細細分明眼前寫出希夷樣玄圃令人注深想

入道年來人未知從今任爾稱仙丈

贈吳山人

山人不識兒女愁結髮從來事壯遊青山到處

題詩遍濁酒尋常大白浮結交海內多豪士不

但平生曾建子騎驢長嘯過夷門赤手狂歌入

燕市五侯七貴爭相迎醉墨淋漓四坐傾黃金

爲壽不一顧白眼相視稱卿卿邊城五月桃花

發直向沙陀采靈藥爲言塞外少鳴蟬杪秋早

已飛寒雪衡南回鴈正如斯物候多從地氣移

悲歌不住湘潭泱華頂還將玉飯炊今年楚返

吳門舊白髮鬖鬖欲底把故傳留爲買田誅

茅結屋聯居爸山人猶復意翩翩華嶽仙壇說

舊緣前身不負希夷約石室終當去學仙

名馬篇有序

莊子玄育計偕北上子重其棻作名馬篇

燕臺自昔多名馬雲錦千群被原野金羈玉勒

繞青絲紫陌香街蓋黃帕金刀剪出赤鬃高品

料增多意氣豪奇毛養就桃花色緩步牽將白

鳳驕西國胡兒雙眼碧自言相馬只相骨歷遍

諸槽索良驥逡巡未肯施鞭策鹽車伏櫪不能

前卻有追風骨骼堅中夜長鳴房宿動高秋顧

影苑光懸一朝騎將逐狐兔眾馬喧塡汗如雨

疾走嶺馳卻獨閑翻飛會使蒼鷹怒始知神品

絕常群縱轡遙看起陣雲沙苑爭傳千里價龍

媒何必五花紋可憐舉世少伯樂坐使良才久

蕭索長楊校獵始稱雄拔出權奇恣揮霍方今

萬里淨胡塵不事騰驤耀紫麟和鸞合引祥雲

駕應節銜圖奉　聖君

贈別吳子齊寰北上

胡天八月飛寒雪吳地猶嫌苧衣熱南北從來

風氣遙千鄉萬縣難爲別君侯少日侍　明光

西曹妙選尚書郎使車萬里清南徼甘雨祥風

滿路傍那堪此日長安道遂塞遙天鴈來早肯

憚盤旋水驛多應憐故土迷秋草吳中重集下

江兵浙上多添紫邏城夷情未測來年事到處旗旛似列星蘭陵市上横枯骨檇李由拳盡蕭瑟專城總付咸陽火列戸曾無萬家邑君侯君侯且莫行匙向江頭駐使旌攙搶掃蕩終朝事况復金陵王氣明健兒已徹蘭西守鄴下黄鬚盡奔走經略雄材得似君何論黄金印如斗

隣婦吟

洛陽高樓臨大道琵琶撥出鵾絃妙就中惟是白頭吟凉州舊進凄凉調聽者人人掩涕歸鄰家怨婦更凄其番身入破聲聲急識得文君心思微當年少妙甘貧賤朝旦雙雙更誰若親操井臼二十年一旦榮華棄如土閨中年少誇娉婷二十年前尚未生當時不學朱家婦今日相看任爾情

顧氏張燈曲

夾城横跨辟疆園巖鼇平臨大道邊綺閣重門開繡幙穠花錦樹寫流年園中物候迎春吐稀草官梅列無數猶道芳華未稱情却從元夜裝春塢歷亂珠燈接棟懸縱横寶炬上薰天明珠錯雜星河動碧玉參差火樹聯烏鵲不但飛雙

爲鶵鶴蟲魚幾千尺前榮况復起潛龍矯矯雲林頭角出廊廡隨處列溪毛三秀靈芝總藥苗星橋月宇移來近瑞靄祥烟見不逐翻疑晝日重光轉那說仙都九霞變始信人間不夜城空傳漢代宜春苑若個遊人不解顔誰家陌上不追歡妖姬共約迎風笑俠士先拚帶月還衡門我亦聞簫鼓跛足踉蹌出牆戸華轂追隨總大夫高筵宴集迷鄉土伊誰幻此錦乾坤浮世爭無覆與翻總然不是黎軒巧工技能將造化捫可憐豐樂年華早可憐化國風光好麗景無如此夜長追歡莫待他時老

烏啼曲爲督學黄御史毋夫人

越王城邊烏夜啼霜清月白天欲低鄰家搗衣聲正急我獨無人寄蕭瑟攜兒起看夜何其浩露翻空腸斷時金陵長望無歸期

寶劍篇贈陳子台錫

凌霜寶劍昆吾鐵出冶霞光噴飛雪龍泉已具匣中芒星氣遙從夜深發陳君少日志飛揚才同此劍光新掣折衝何但比純鉤驅逐妖氛淨胡越舉動能移太乙精指揮定樹青雲節阿翁

煅煉有神鑪　聖世收羅定超絶辟燭今當詔
目看上方斬馬非徒設鼓吹三千擁佽飛令光
承影先驅列

酬張丹石以康山圖見貽

吾愛山居靜不知山居尊屋前樵路行者稀時
有虎跡印其門高林啼鳥呼不去催租吏士聲
無聞地鑪宿火煨芋栗夜寒讀易怡心神今君
寫成圖居然高士樣萬木參天屋數間高峯疊
石雲千丈開門振日無公事只有日月通來往
此中佳處人少知王侯空自縈心想蘇門長嘯

從來慕南陽抱膝分明象不思長者留車轍不
願徵書擾吾黨白髮常如圖畫間碧山處士稱
無上

柘湖六袠初度歌

清平學士愛葳居年方五十焚銀魚今年六甲
週兩轂十倍精神常著書茂先博洽鶩山鬼虞
監待問充行祕海内推君是當家浮沉俗態深
相恥曾言磨蝎是身宮六一昔與昌黎同出門
礙足損眞性乍可潛思游鴻濛滑稽方朔何卑
淺袖刺正平太狂狷金馬門高總拒人古來獨
行猶可傳老夫聞此最關情此君不負多才名
安身立命只一著東塗西抹空勞生名塲舉世
甘韁鎖蟻附羶羶忘在磨物換星移齒髮疎猶
將束縛供遲暮先天有物自光明手搏日月兩
丸輕天容傲客長弭節造物小兒空受驚槽聲
初沸仙人祿今年造得幾千斛醉取名花插滿
頭與君拍手呼黃鵠

長谷集卷之二

長洲吳曜馬
湘潦寫刻

長谷集卷之三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律詩一　五言

龍華寺有懷張玄超

浦上白雲深幽居清道心竹徑鳴風珮蘭階生晝陰山僧忘入臘寶塔舊成林落日青霞外高人何處尋

寄馮子仁獄中

怪爾憂時急雲林阻道風人閒傳抗疏誰復見書空萬死恩方重生還事亦公悲淒老親意悵望五湖東

白洋河與諸君守歲　三首

暮景遠南陸長河生紫烟盤花照寒水綺燭入新年劒氣含春發雲華拂曙懸長征動催宴客思繞鈞天

通夕文軒合中宵淑氣回河光動星漢香霧涌樓臺故國椒花遠芳作客興催未縈鳷鵲夢聊竝列仙才

客歲延華節殘冬謝遠人琴樽麗水夜時序倚江春金漏通三朔絲盤簇五辛巳欣瞻海嶽仍願握星辰

贈寶應仲子長

仲長本奇調河海覓清緣禹穴通幽徑吳門麥紫烟川梁弭遠節江國進高賢眷念芳洲意離情空黯然

贈別李頴叔還京門

李白悲秋老蕭條離故劒長山黃葉起猶道是金陵拂劒虛清眼驅車遲翠層空餘校文處回首肅孫登

雞山同朱射陂子价

鍾皷欲山寺烟花集夜危地靈清禁樂江勢遶皇陵霞氣千林槪雲泉百道絲前朝總陵墓悵望欲誰悲

雪夜

舞雪半寒城房櫳入夜明簷風吹玉玦庭樹集飛英塞路龍沙遠堯年物候生流雲空自遠玄飾慶初成

焦山

隔岸千峯及迴波一嶂收仙禽笞丁令高士只浮丘江勢西連楚山形近帶洲京門形勝合數

嶼障東流

金陵訪玄超叔皮氏

少別動經年離情爾獨憐青山馳宿夢春樹阻華篇淮水流新藻芳洲多暮烟還攜故鄉月千里照君前

九杞許先輩溆上山居

溆水簇花源澄波淨壁門移家藏諫草掃石理文園海甸迴龍氣林居雜鳥言將人代明壁光釆照華軒

衛河道中

衛水紆青徼晴空散紫烟林光波欲上花氣日堪然到海魚龍急尋源洞壑偏黃圖延北極歸思鬱南天

任奉化問俗剡源宿淨慈寺

野寺疎秋葉長溪隱暮林迴峯隨水曲危磴入雲深俗遠千峯合源窮九折岑自慚塵土相多負遠公心

雨後抵北渡

玉鏡穿雲濕銀河掛雨長晴開兩岸樹風足一船凉草露珠猶綴波文練與光聊將剡溪棹為

覔賀公任

少白李君奎總督海上兵防以詩見投裁報一首

幕府行春日仙舟拂曙行赤東方捧日高論未尋盟橫海清玄菟運雲望赤城黑頭弘廟略藉爾荅昇平

同陳鳴野鶴探禹穴有序

禹穴即今之窆石禹得神符於衡嶽始知江河脈絡斂禦神奇功成藏諸此內有神機呵護

窆石傳疑事探符自昔王寶圖陳秘室神迹麗雲蒼越國迷山鬼秦風沒大荒觀河思盛業蘋藻可能忘

瞻禮禹陵有感

夏道今何在玄功此地存穢圖荒薙合鸞道夜烏喧泉水明堪薦山雲靜可捫聲文今海內豐藻可堪論

阻雨西興驛二首

公事越溪來愁雲鬱不開江頭問黃葉昨夜落蒼苔客舍新年飯家山舊樹栟相逢無可語長

望一遲徊
憶昨花源步今朝沙岸行世途眞擊谷無事只
昇平日落吳山遠天寒越水清隔林喧夕鳥獨
坐最關情

吳之仲自鄉中來訪

越海蒼茫客吳亭迢遞歸看山雙足勸訪舊一
行稀大樂連雲採新題帶墨揮羈棲人吏後羨
爾自翻飛

渡淅行蕭山道中

海嶠夾江迴林扉逐水開田家攬秋事日暮挈

舟回柏熟皮初白鹽成土似灰不知陂水外別
有夜潮來

冬日行橫山道中

山寒無鳥喧空谷谷人言落木寫丹壑溪聲送
遠村雨餘沙碓急燒後石田溫問俗歸來晚徘
徊度壁門

宿大堰

天寒風自鳴長夜最關情一枕他鄉思千山落
木聲流雲連壑瞑驚鳥逐林喧華節愁邊度新
年夢處生

公事畢復渡淅水

江水日邊流星槎天際浮春深花柳暗客思滿
芳洲暮色漁歌起晴光野渡留天涯甬水上方
信有并州

夏日雨中督學孔文谷出奉化有作見
示奉次

憲節光南極文星動遠天道華行處有藻識絶
中懸路遶青林雨山迷紫邏烟爲傳滄海使報
道赤城仙

雨後度山隍嶺再用韻奉呈

複嶺迴前嶂空林見午天迎風百鳥笑宿雨一
花懸露幰瞻青海旌旗散紫烟扶桑空處是玄
覽只飛仙

泛舟明州江上回

凌晨甬水去薄暮上江回暑氣微風斷林光遠
日開池臺年柳暗節序早蟬催皎月生華宵流
螢空自來

自小海至西䑸與曹新昌議民事

行縣滄朝雨盤山轉路遲溪聲連壑起雲氣併
峯移候鳥催耕急梯田貼石危農官方在野端

爲有年期

宿小晦罩生家留題

夾岸緑溪轉窮山列地幽數椽儒者宅百代耦耕流嘉穀甘秋飯明經切道謀棲遲見爾輩問俗少吾憂

日嶺 三首

飛蓋上層雲飄然淨世氛危峯開日觀東望紫桑君石落霓裳影山同婺女聞無能學仙侶屏跡吏人羣

石林開寶地嶺閣覽蒼烟海日排林出溪雲挾雨還烽樓淨南望澗磧引豐年一刻逍遙意三生寂寞緣

山中春稍晚獨坐惠風巔花雨侵苔磴林扉淨竹烟空霞雙嶼合景壑一亭懸歸騎傷遲暮慙予未了緣

癸卯應朝北上晚泊清口

野泊斜陽近江村亂水明帆檣千客語鳧鴈一羣輕凍嚙寒沙淺風離古堠平昔年淮上月猶自照韓城

早發崔鎮

風日寒初動川原路稍征鄉關數縣別客[illegible]村迎水宿依泗泝官程計夜更不聞津吏鼓但候早雞鳴

閨怨

薄命攬愁眠征夫無夢牽青春交俠客白髮慕煢然一枕懸情淚三從托爾年星河照君而安得笑從天

寒望

野日滿寒望霜村行路稀隔江雲稍白負渚鴈將飛橫地山川遠當門梓橡非旅行人易老鄉思繞征衣

過魯宿新嘉驛

過魯息征軺燈前汶水遙寒更轉星戶臘樹近雲霄社鼓祠書后鄉笳鎖麗譙先王有餘俗衢巷少疲耄

次東阿之陽穀

魯闕汶田繞齊門穀石開驅車墟市接拂劒使星迴野店霜天近輿人子夜催空遺玄圃月不照管公臺

次德州

濁衛雄三鎮名藩障四鄰風塵通朔氣水陸見
南人客袂淹行役羈心幾問津飄萍百年恨長
望此時身

車中有紫騮混之群中感而傷之

良驥晚蕭條征車路尚遙相隨爭秣侶難騁絶
群驕錦韉天閑冷金羈别苑遥和鸞聊自適綏
節應簫韶

甲辰解官歸承張子濟之何子元朗包
子元蓮吳子之仲張子玄起莫子子良
董子子充過訪

蕭散初歸日經過舊雨人言尋竹裏諾共把柳
條春未厭夷門僻依然范叔貧不須招隱作門
巷已荆榛

月夜有懷中江

無事更前月清光似舊秋蟬聲京始廢竹影靜
堪留河外明星發衣中湛露浮還憐玄圃鶴清
唳夜相求

暑夜有懷元朗

子夜月光寒花間露氣團繁星四野没玄武半
天看角語高城細烏棲玉樹安懷人殊不寐憊

別長愁端

戴貞卿分守漢上兼領山陵

分陝元臣後留都漢水陽使星臨楚分絳節繞
龍祥玉積秋光動雲門紫氣長　帝陵初建禮
莫惜頌　先皇

望太湖用魯公平望橋韻

秋日長湖望瀰天一鏡平吳門含水氣林屋淨
濤聲飛鳥烟光没浮霞島嶼明居然五湖泛不
爲柱頭名

呂塔院餞别茅子潤夫　三首

別酒對秋光清樽集鴈堂晴川沙繞岸林樹橘
含霜治邑江鄉近觀風水驛長青山縈別思遲
晚共蒼蒼

辛苦京門令遥傳使者車章程數縣集苛法一
言除別思秋堪繞民風古不如吳歈難可聽煩
擬著新書

餞别重陽後黃花開尚難沙乾霜始落驛繞路
如盤明府千家頌星郎一縣安軺車過句曲寧
欲問還丹

泖涇别業　五首

客歲滄洲思新年芳樹歸故人驚白髮舊燕語前扉公事書千卷閑門水一園寂寥江上月莫遣暮鐘稀

隴鴈來何晚空庭落葉閒霜天成稻顆寒日散溪雲水落沙痕減風高鳥陣分明霞堪夕望農舍慰晴曛

谷口開荒徑歸來得遂初未堪汙士籍聊可讀農書野竹經霜翠寒梅待臘舒自憐黃髮暮無事可愁予

野色晴偏合寒潮日兩通秋深過宿客風急下雲鴻半舍晞朝日漁梁集晚榛鄰家春競發相率慶年豐

閒居驚物候歲晚惜年華玉樹飄霜葉空林集暮鴉溪寒鷗侶集水落岸痕斜獨倚寒梅瘦亭皐未始花

乙巳人日渡瓜塘訪楊子有玄

桂棹歷通川晴氣散紫烟人辭徵七日物候啓初年沙鳥波中狎征帆樹杪懸鄉關重時令日暮思翩翩

朱仁叔曲水宴 二首

候節迷花霧年光暗柳條禊堂開水際枝客繞芳苕澤氣迎杯潤林風襟珮搖濠梁有真賞共爾賦逍遙

祓濯臨幽賞川梁寫客襟野花開傍節細磧淨穿林水落浮杯影春留候鳥音爲傳長水曲併是會山陰

乙巳夏旱熒惑守箕斗間 二首 自序

是歲旱苦過於甲辰斗米值百錢所糶糠之食通於城市鬻妻棄子死者延道惟吳地爲甚

白髮添愁日黎甿共餒年雲霓天末望熒惑斗中懸赤岸流霞久雕胡望眼穿合悲謝田畯觸淚聽鳴蟬

佃客爭杯水神巫望片雲城陰猶病暍岸谷總如焚厄會那堪老饑人未忍聞紛紛苦形役寂寂掩斜曛

姚子歸武林

念子行將夕推篷望舊鄉門臨越海嶠秋盡武林塘樹樹蟬偷咽尊湖蟹正黃羈心總消歇天末可能忘

出塞 二首

飛騎出西京邊寒夜度兵長驅臨大漠殺氣繞龍城多爭明王馬頻移戰將營攜術隴頭月萬里照胡庭

漢將旄頭出胡星落夜懸候騎通漠北獵火照燕然薄食趨青海輕車逐左賢爭知胡地雪白日暗雕弦

吳興社中賦得白雲臨酒 二首

白雲湛虛影芳酒泛幽標綠蟻浮層岫瓊波落上霄樽前王母下醉裏玉峯漂何似思親處臨觴一望遙

渺渺白雲宴悠悠湛露明瑤池飛羽蓋玉葉寫金莖作雨聊同潤爲衣詎在觥尊前有悵望未興賞心平

贈李青霞

五言逢客卿隱隱一長城作唾珠璣落當歌愁思傾風塵滄上洛劍珮阻華清何日七輿動依然三顧情

雨後寓清容軒

夕氣通蘭若空霞引雉樓湖山初霽雨節序欲迎秋怨復寒蟬變堪憐玉樹幽條然南陸望閶闔動人愁

宣妙寺同左山貞晦青蓮大南

上方宣妙寺一室舊安禪林霽洞霄月聰合滄海烟龍華開法界鳥道近諸天投迹一蕭散升攀非世緣

富子超顧伯從遊武林 二首

君去越門遊湖山春正幽鏡中圍嶺閣樹杪見江流僧榻雲邊借花蹊水面浮磨崖珍重事歲月待君留

絕瀾無俗念遊興晚相侵春在千峯裏幽人併可尋前朝芳草綠古寺暮雲深悵望吳山下空聞說武林

和子超遊甘露寺

空谷江城回帆檣逐水茫灘聲千岸轉王氣幾茶蒼實露迎衣潤曇花拂座香前朝題字客餘柴尚淋浪 延陵吳琚題書妙甚

秋夜過[illegible]枉顧草堂 二首

宿雨早秋生新凉竹院清高人一以過稚子暫逢迎水樹光瑤席星文映斗城知君[illegible]

我白雲情
竹館虛凉夜花源息上才谷聲通鶴夢星氣迷
人來說劍青霞動論文玄藻開登樓更有賦報
玉擬須裁

送客北上

鳳轄芳洲去雲林竹樹荒風花併秋別鴻鵠與
心翔御苑聞鶯早河橋惜柳長何時隴頭水千
里共還鄉

普卷洞

玉洞疎仙宇丹光掩曙雲山含大澤氣石繡碧

霞文東峽泉流細憑虛閣道分高人留外景逢
覲洞庭君

玉女潭

玄水灦秋望青山隱翠螺洞庭雲氣接陽羨雨
聲多月影支機石魚翻織錦梭時聞來帝女未
信阻天河

奉懷射陂朱子

又別烏程令經秋思轉微林光暮烟發菊氣早
寒歸出縣看山近開衙報客稀還將蕭瑟意遙
逐白雲飛

船子道場閒宿同子元

野宿尋蕭寺長林一棹通溪烟不可斷山雨忽
迷空禪味此中寂雲空夙有宗如何石門想千
里問雲踪

婁城晚泊

禹迹久沉堙婁江獨洴淼落雄百粵鎮地接帶
方偏海市晴沙合波臣雨夜喧歡遊殊未適驚
夢已相牽

范子中巡宣嶺外二首

送君嶺徼去把撥意遲留歲晚行人少溪寒凍

雨浮舊鄉雲易白百粵氣常秋忽聽津亭鼓當
歌倚暮愁

相知空早歲離別半浮生燕市雪初盡嶺頭雲
又橫北來無過鴈春去幾聞鶯獨有羅浮月能
懸此地情

辛亥病起

一病經春久無堪兩鬢星庭花幾夜落芳樹滿
簾青買藥家資盡安禪宿念輕此身無住着夢
幻總忘形

呂蓬峯自新昌來訪二首

落日上昏岑寒原慰遠尋十年滄海別猶是越
人吟冰雪漁梁斷荆棘爲路深知君念幽寂衰
白易驚心

一見驚愁與淹留十載過舊鄉烽火近浮世寂
寥多弟自兵間壯君如濠上何相看殊欲老遲
望起離歌

吳少溪夜坐偶成

雨雪遲昏城相憐別後情酒杯消客夢慷慨詭
平生里鼓宵人戢寒更縣宇清館書堪慰藉西
望白雲程

沿北山入太湖遥望

長河秋色裏映帶碧山幽寒入西陵樹光涵玉
硐流岸花遲有約雲氣晚爲樓迴容千峯去相
尋不可留

辛亥九日承大參潘笠江巡憲江象泉
招同唐一菴登眺道峯

霜落湖南樹秋高鴻雁天暫依雙使節同陟道
峯巔海氣丹楓外溪光碧嶂前憂時懸北望千
里遲雲烟

峴山同王沂川俞龍巖宋石樓朱賓泉
晴川昆季

九日澄湖上躋攀碧宇中風光催岸菊霜意屬
江楓半嶺留殘日遥天送斷鴻淮樽空有待鄉
思已千重

壬子六十誕辰 二首

容易歲華晚逡巡江海身中年思入道老日尚
迷津稚子漸爲父新知多所親悲前生感慨搔
首爲誰論

忽忽閑居老悠悠世路違暗中生白髮夢裏亦
荆扉大藥難消受微官易去歸百年傳舍近多

事總成非

暮秋東歸淹雨

日暮寒塘雨遲徊沙岸船歸征阻雲樹野泊就
人烟草市樵爲客漁村水作田鄉心在天末晚
際獨依然

辟寇九霞山中

世難辭鄉易山深見客稀亂鶯聽入夢新竹看
成圍暫得風塵遠仍聞羽檄飛茫茫江海上聊
自掩荆扉

月湖同孫九野方潯南宋石樓董子元

夜泛

暝色對樽酒沿洄沙上塘相逢多意氣不記是
他鄉魚狀夜初静鷗波鏡與光言歸待遲月披
拂有餘凉

鳳林館納凉 二首有序

前溪有孝豐吳氏鳳林別院甲寅六月暑旱
承霽寰見招夜坐

彌棹前溪曲追凉廣院中人將蘭氣合境與竹
林同朗月浮輕幌初蟬落遠風從知茂陵客馳
思少匆匆

阿鳳林棲處高虛敞露扉繁陰下梧葉清露動
蘭輝度水紅鄰近開簾白鳥圍炎宵攬衣帶相
對可言歸

留月居 有序

從周孫君爲密室上開一竅其光常如圓月

一室下嬋娟空明似洞天不隨天上缺常向夢
中圓劒器含秋水琴張淨暮絃消宵衆喧息的
的定初禪

孫從周還新安

千里念離違殘年獨自歸寒光侵客夢詩卷遲
征騑歲酒逝門熟辛盤送臘稀逢知家慶日添
獻百年衣

甲寅東歸

世亂無家日蕭然一舸歸楓江秋自老霜岸歲
全非隔水蠻烟合沿村人數稀空憐舊鄉月猶
照去時衣

自吳興還住泖莊

衰年逢世難遂累向荒村瓜壠迎秋熟禾田浥
露繁宅無山鬼瞰老得里門尊偃仰人間事爭
憐覆與翻

中江園業日豐泰寄 一首

高人不可尋結屋向中林草樹迷晴靄溪光生
夕陰藥苗三過採袟帖幾池臨愛爾沉冥意悠
然塵外心

宿金蓋山家

山家無夢寐幽思繞殘年一雨泉初落長風竹
自顛地爐藏宿火板屋障寒烟漫覺鷄聲早渾
忘欲曙天

丁巳仲夏望後二日聞蟬

吳鄉朝過雨林樾動微凉忽聽寒蟬變令人秋

思長沙田秧馬渌啼鵑㙮雲蒼物候從誰問衰年一倍傷

酬幼海周子 二首

君來問幽寂發棹與秋期一路藕花白片帆山勢移雲迷樵徑遠樹密鳥歸遲夕氣長河合相看露已滋

茅齋連霧靄客路問山川已復投農社何妨買釣船蔦蘿閒繞樹燕麥漫成田爾亦沉淪者相過意已傳

董子直自鄉中來訪

故鄉無際望時復故人來落日川原合晴林烟霧開石田粳作粒草食芋成魁知爾幽閑意歸帆未與催

山居 三首

高林深結宇凝屋有停雲秋至驚黃葉蕭蕭不可聞客從樵徑入泉向石根分日暮牛羊下時同麋鹿群

變節餘殘夏凌晨愛稍凉山中夜來雨秋意在林塘津樹千村綠溪烟一水長嵇康嬾成性散坐或稱狂

拂曙啓簷扉初寒欲授衣隔林遲宿鳥當戶早鳴機行水田渠急迎寒柿葉稀山家朴未散垂老足相依

戊午仲冬自松返棹

朔氣催寒雪嚴程促泛波渚雲連野合江樹入風多買客帆爭汲旗亭酒漫過年年湖上路衰鬢欲如何

笥澤公

芳洲一水隔西望惠休廬未祕蘭亭帖惟翻龍藏書閒心殊不著法性本來如云是西方意中

宵爲啓予

癸丑以來予徙吳與元朗居金陵辛酉八月元朗移住吳門與予相望寄情

茂苑移家近吳鄉慰接聯望隨回鴈浦歸踏帶霜船物外招尋易林深嘯詠便過逢堪信宿發使不須年

城南草堂爲黃子元

生無近俗情怠亂入江城谷口遺芳樹林中憶早鶯到門仍問字閉戶好藏名心遠懷陶令高齋似水清

呂中甫沈嘉則自甬來顧

平生慕呂安垂老得相看海嶽將遊遍烟霞思亦寒著書緗滿帙𠘨迹竹爲冠爲問剡溪棹紆迴路幾盤

雪菴和尚翻經馬嶠寺

已識開函意先翻入品名法從空裏化覺自妙中生印度隨心見津梁逐處成天花應自雨不獨願燈明

同子元訪陸子野不值

杖策白雲村尋幽逕竹門隔牆花欲發洞向客鳥

空言烟火鄰堪竝琴書境自尊何時問流水相約避城喧

甲子歲暮返棹吳興留別元朗子元

寒日不堪別北風聲正喧舊鄉如旅舍西墅有家園溪路愁先凍柴門閉自溫君應念吾去討日到山村

元朗叔皮入金陵玄超北上送別

之子河梁別悠悠分路津翩翩燕楚客悽斷一傷神璀璨行合德蘭芷竝蒙塵蕭節承明館舍徽國肖身總行[illegible]壁終是阻華辰杜若芳欲

歇金芝迹漫陳空懷梁苑雪未憩鹿門春別鶴流長歎遺情贈爾均

秋日度谷㴇有懷張玄超董子元金陵

通川浮太液落日涌流文林密交加樹山迷去住雲驚心一雁度入夢半秋分荇亂牵風帶鷗尋拂棹群山川空有待歸計未能聞

送漕司

江漕分水部國服獻司農旌蓋移南郡舟車肅上宮邊聲爽海急王事計書豐亭宿催津吏人思轉旆風望程占候雁結聯入雲中

乙未之七月雞籠山眺望

南國山河麗中原禮樂長人文煥斗極佳氣藹雲蒼禁籞青龍接祠宮紫鳳翔規模通百粤控制引三湘剏造眞雄略艱難古戰場守文遺後代右治偏　今王師弟聯吾道宮牆肅俊良大江纏秀國東壁映天章振德斯人幸儲才數世光高風猶未泯困學是吾鄉

招隱寺懷昭明太子

景蹔星峯合豐林珠霧流泉聲飛洞樂山氣結雲樓眷燕丘中賦盥心空際浮振衣循鳥道極

目眷芳洲絕嶺闔江観丹岑憶采存猶餘功德
水沾潤及千秋

金陵餞別曹繩之靈谷寺

丹詔天邊下雲驂谷口旋夙游青磴合離思赤
霄懸路入千巖褫情含百澗纏瑤光浮太液佳
氣涌靈泉爲憶髯龍臥相看紫鳳騫林深朱戲
望契動白華篇霞閣羁仙馭星軺速綺筵巖聲
應歌發欲度使人憐

贈江都史大梯

絕巘梅何在青山意轉幽雕甍遺禹迹碧海浮

龍湫稽嶺聽仍極賢門氣亦浮濤華偉勝地列
澤在神州上相開黃閣諸儒倚廟謨名孫饒百
郡世譜動千秋遂羨江都相來分少海流地連
吳楚望心切廟堂憂天路雲霞近黃圖著作優
清輝重吾道實籙振前休

侍御張南墅檢校留都簿書

嶽氣逆三苑湖光接太微星分執法野地列
上皇畿周史新開府秦官舊賜緋霜烏臨戟道
神馬動旌揮武庫才名著文昌御直邁春生直
指鶴花近侍中衣黃道開沉劫瀛洲敞露扉諸
儒分廟略文吏肅清徽國是清南極皇圖陟禹
闉自憐簪筆願何日得相依

別郭希說歸關中

萬里秦中客三秋白下年羇栖淹寶地漫落振
遥天藝圃芳流藻雞山夜攬禪祕書空冊府文
略總諸賢飽業天人際歸心楚漢聯終南雲物
下清渭舞堂前司馬南遊壯懷英雅意懸關河
愁斷鴈江漢動離筵書劒精前騎琴尊麗廣川
相看渾未足意氣各翩翩

贈陳總戎岳生

海國新開府京門舊總戎虎符通百粵豹略走
群公赤手扶黃道偏師掃祝融金戈八陣遠寶
纛萬屯雄指心輝漢業游藝攬儒宗談笑騰威
鳳翰軒俯辟雍傾蓋車書合論心德義豐相看
夜劒嵷篠笥吐長虹

初夏泛賓應湖

轉棹入迴塘平湖泛淼茫遠天空外接飛鳥鏡
中翔淮浦歸雲細金隄漫柳長魚星吹浪出珠
日麗川光荇細初縈帶荷低未散香停橈瀟文
合捲帆風色藏詎知玄灞渚不繞朱明方

迎婚曲為休寧戴子秀

千里迎婚去三星宿會年青春花燭動彩握鳳鸞鶵雜珮凌華吹當采隔少烟宗承合巹夕肅穆采蘩篇霞綺今生色蘭閨稱爾賢

同唐婺野葉淮川張王屋郁虛亭登輿

聖塔望海

海甸紆龍氣江城接蜃樓來尋秀水駕同逐采雲遊寶塔人天際高懷霄漢流丹梯扶地出碧落仰天遊色相空中見坤靈意表收九光清愛海八解淨神州島國沉秋樹桑田泳暮虬明霞

堪作練洞壑總如漚縮地黃圖近彌天青鏡浮自憐空宇內何計附浮丘

贈別蘭谿唐婺野

鳳節高人把星軺際海來先傳函谷氣遙度越門才藝苑華名重花原縱步開鶴心秋夜繞鷴鷴野人精廟略從家授雲籤得自裁三光懸藻思八桂染鐏罍別映雲山袂舟移谷水杯孤絃聊欲展結思未堪回

訪吳山人之仲不值

夙懷嘉遯理來逐少微光泗水依洄狀雲山空恭蒼高秋幽竹尚疎雨淨鬪方鈞渚閟華石絃發生細涼林烏如報客堦鶴竟含章歌隱桐花調嘯掩鹿皮張野游高仲蔚蘿幄藹元長凭高賦招隱余心聊慨慷

訪夷白山人

為理山陽棹來登四水堂星橋緣岸入烟壑引流長竹籞通佳氣蘭櫳遶曲房幽亭麗水靜虛閣抗雲涼奇藻翩翩出清徽把玩光琭琨俱上物松菊况青陽歲晚堪霜露時清總鳳凰霞丘高爾輩釣渚竟吾鄉葆筋堪彌節乾坤非面牆

莫憐紫芝社高絕少微旁

壽毅齋先生七袠

昭代中興運台臣介壽年七襄初應斗列宿又周天（時為嘉靖二十九年）令祉嘉平集真元太乙銓春爾宇宙內頌遶玉樓前進禮群公荷崇恩 特旨宣泰階鈞有慶祺耇若為偏自昔真賢出俱從岳氣遷天南星有極漢曲臺尤玄異頡超章北神奇表坤挺宮牆高踰仞藻翰秀聯翩清廟登殊鼎金華列上仙圖書東壁領柱石上台懸斡運更星紀開符轉玉璿馳神三聖駕鳴玉五更

烟握髮收時又賡歌雜舜絃加餐真爲國步于
少聯蟬天人累世學典訓一門傳懿德年同邵
丹心日共懸受知從結髮報德分非顛位極心
逾下名崇節更堅循牆正父命規寢武公旂肅
肅黃中理悠悠燕翼篇養安辭几丈趨命任劇
蹤洪業須夔契長存擬偓佺舊鄉瞻望切南紀
福星躔

贈督學范于中

學省清資望端居重典墳西京開祕藏上洛啓
人文校士中星動觀風瀚海開菱花澄遠照蘭

沚
氣散晴芬當日天章奏憂時更見君于中爲文正公十六
代孫故及天章之奏

施璉川招過雲上新居

夾岸綠溪入逶山隔樹明幽棲帶長薄隱迹寄
層城世亂移家業心閒近物情圖書盈把握冠
紱廢將迎酒味泉爲出詩題硯欲平更憐爵彩
意搔首共聽鶯

酬方子問候遠來有序

癸丑閏三月九日倭夷犯海上先從門隊宗
吳與獨宗故業遠勤方子

生無逐虜才愁絕亂離懷獨坐衡門下承君遠
道來烟墟里變鼓角戍樓催海氣侵衣裄花陰
負酒杯王師近南下何日捷書回

壽郁母

長世嘉爲福賢門母自尊台珠澤裏潤琮玉谷
中溫苑閑芳傳桂階遲茂有萱上陽開六節鴻
泒啓初源蟠木挺垂子祥麟况產孫合歡開廣
宴連理藉芳樽

長谷集卷之四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律詩二　七言　絶句附

金陵

南朝王氣昔分明盛業千年始作京春樹久迷江總宅寒江長傍秣陵城三山落日明秋練六苑輕風動早鶯聞說　上皇初駐蹕閱江麾蓋定專征

登郡城南望獵場

昔日吳王獵騎歸五茸久已燒痕微沙頭鴈鶩猶成埒天外桑麻似合圍十里孤城連落日幾家秋思動征衣江南不愧稱名郡秖覺風烟淨可依

泛太湖

太湖烟嶂入青溟萬壑千流朝洞庭大小雷峯晴歷歷東西林屋夜泠泠天開澤國非無意禹鑿寒江尚有靈寶帶垂虹俱不細百年誰復問圖經

碧巖寺

碧巖古寺亓山巔飛瀑千尋下洞泉大澤龍蛇時一舞空山木石自千年浮生住近思丹竈落日行吟動紫烟白髮草堂猶夢寐到來不覺興相牽

丁酉北上抵吳門酬子仁追餞 時子仁戍雷陽

仙槎遥曳闔閭城惜别那堪鴻鴈情千片蛟冰同掉發五湖龍氣逐船生陽春北指江關賦化國南通瘴海程此夜相看渾不寐霜風吹動欲宵征

過沛

赤帝英雄太史傳旌旄當日樹亭前一麾巳掃驅除力三傑同依尺五天問訊荒碑猶愛護經過鄉國動愁眠東流沛水千年在白髮遺民誰與憐

宿千佛寺同東溟楊君

千佛明燈照夜寒竹聲遙落梵王壇山中淨業生慙媿夢裏聞心似涅槃滿眼冰霜新臘日百年鐘鼓舊長安浮生去住何容易明日人間行路難

京口陸氏園亭

將軍園第甲城陰碧嶂丹巖四望侵入座千花

春映酒平雲一澗暗穿林茶烟近接南泠水王
氣空遺建業金滿目江山如帶礪幾家勳業尚
銘心

鶴林寺同程竹塢姚長山及澗西江皐

黄鶴招提閣道連空山開闢自唐年巖邊日月
懸雙樹竹裏香花隱四禪老衲不辭迎過客幽
探何必問跑泉蕭蕭海岳踈狂士尚結皈依一
念緣米南宮偶此沒世令爲伽藍神

奉和巡憲黄亦齋雨後行奉化見示

芳夏巡遊逢雨晴嵇山矗矗見華清輕雲漫結

轄車蓋淡日能添憲節明已足澄清川上水却
忘炎熱世中情采詩問俗過山縣得似南中五
月行

巖潭王子以吏計至奉化

芳年南國樹清輝戀闕丹心夢不違滄海一麾
開府節頳霞千丈侍中衣文章早已傳東觀英
妙今猶徹紫微千里不辭巡路遠頌聲高竝白
雲飛

癸卯上計途中作

至後寒光動早烟相推臘候接新年岸容待柳

將春思水色含氷媚客船職貢遠從羣吏後帆
檣聊試惠風前求言未拜公車詔夢裏猶懷
聖主邊

鄭州晚起渡湖

飛雪鳴風路欲迷鄭州城北夜烏啼凌波忽見
千花樹度客遥通五里堤菰對影飄寒水黑駕
鶩聲斷渚雲低頻年夢裏尋常過此日重開野
店鷄

臘月二十五日隨 朝

鳴鷄喔喔動晨光月影沉沉紫陌長凍柳千行

含宿暝寒沙滿地簇清霜宫中瑞氣浮華蓋苑
裏鐘聲繞建章侯牧萬方同上計一封懸未獻
君王

駕出東長安祈穀

羽林飛騎列雲屯紫蓋黄旄拱 至尊萬國烟
花明日月千官禮樂動乾坤三推九節開豐壤
瑞氣春容藹御園銅雀此時呈宇内先農早已
献羔豚

駕幸西山

高天碧樹散晴文上國春光處處分寶刹流霞

隨地起香泉噴玉四山開龍郊瑞色生花霧盤道叡歌入鴈雲共幸旂常過此地慙無藻學頌明君

駕幸天壽山

二月君王駕六飛都門草樹有光輝離宮百里開黃道步輦三霄見紫微春繞長陵花氣合香飄複道珮聲歸太平已慰前星望此樂年年願未違

甲辰七夕後三日入吳興省墓 二首

湖南樹色幾經春迢遞重來覓四鄰落日雲霞開遠嶂空山砧杵動歸人黃姑社裏清樽散烏秈畦中暮雨新野老相將談舊事可堪長望欲沾巾

霅川西畔有墳臺結屋羇棲寄我哀四載薄遊雲樹遠秒秋移棹洞陰開秤松漸過林前屋宿草逢迎石上苔灑淚不堪烏鳥思晚蟬殊復動人懷

白苧山房為潘德輝

幽人白髮著書成苧老山空秋氣淸巢父臥來雲霧合鵾冠門外薜蘿生閒移片石欹寒雨靜

對高雲送晚晴未了人間惟有社竹林時為遠公行

贈別少府年東江僉憲河南

天邊仙旆去翩翩地上棠陰紫蓋懸露冕頻違滄海郡江花爭傍使君船二陵風日行春處三水澄淸攬轡年分陝只看何水部至今江國思依然（郡公何子沭齋先遷河南憲副）

泊姑胥

輕舸遠下長洲苑落日空園鎖夏灣夾岸楓林依客棹一溪花霧暗前山吳宮寂歷風烟外澤氣紛綸天漢間是處捫蘿覓幽徑令人長望未能還

史恭甫玉陽山居

湖上青山洞鑿虛石樓雲榭構仙居瑤池自昔來王母天漢今應度彩輿百澗飛泉鳴鳳曲千峯落日繡霞裾賀公鏡水空遲暮早日多君與有餘

溧上寓開福山房

溧上逶山拱日邊城南法界倚雲懸含風碧柳搓千嶂過雨銀塘淨四禪曲岸盤迴香澗水長

林半入早秋烟暝遊欲遍江東路忽忽相看動
暮年

雨後秋色有感

依依何事鴈堂幽堂外青山翠欲流樹裏晚鶯
聞近客暑中涼雨易為秋中京雲物千峯起別
嶺溪光四野浮禪味澹然吾欲老老來寧復舊
鄉愁

包令修秦淮水政

朱雀城邊王氣葱至今猶下鼎湖龍萬夫鑿地
空餘力三輔通漕此更雄蒼壁已沉秦代迹金

渠合補禹時功傳看赤縣神君政總是　高皇
太上風

贈箬溪顧大中丞

中丞雅意愛林居湖上曾營諸葛廬品水自須
甘上箬卜鄰時復問前墟安危忍負蒼生望動
靜方勞使者車聞說南中多抗疏可忘屬國未
犂鉏

金陵逢陸子潛

黃門御直紫微郎佩佩曾傳國士章壯氣不徒
浮日月華門猶自抱冰霜舊遊已結青山社高
臥空餘漢署香白下烟雲聊共把與君長嘯公
微傍

王淮孫客姑熟贈別

高名藉藉動人群獨往江干慰昔聞青眼相看
聊為我碧山何處可淹君梁王苑裏思殘雪庾
老樓中悵夕曛恨不移家向姑熟相隨西望敬
亭雲

偕學黃公泛舟谷洲

遙持羽節白雲間歷歷山川昔往還積雨入湖
看處潤微風消暑意中閒岸傍桃李陰初重別

後游從鬢已斑為問芳洲舊題字猶將餘興一
開顏

黃翠巖席間見贈奉酬

海上重膺貴使君清朝執法動人聞時髦遠慰
青驄駕舊學能傳北斗文肅肅宮牆高並嶽翩
翩藻翰麗於雲却憐陶令門前樹搖落江潭[illegible]
夕曛

訪范于中昆玉

佳秋水國動微寒廿里尋君路未難作近碧山
渾似隱時臨九日易為歡溪邊草市鱸新美傳

裊芳年菊易看悵望清商初落木却宜斜日遶
林丹

庚戌九日嘉禾守梓石畢公同登毘羅
閣併集州駕汪君法曹殷君

九日登臨秋氣迴危闌曲樹引層臺諸天法象
當空見化國晴雲萬里開稷歲頻添平野色黄
花合近使君杯爲看席上經綸念不數龍山有
上才

宿花上

野宿蕭蕭木葉稀斷烟隨處護林扉寒砧競向
空中落旅鴈遥從月裏歸久客竟忘鄉路別白
頭眞與世情違青山滿地雲爲廓未結幽居樹
已圍

卜築未有定計悵然有作

廿年苕霅爲遥留滿眼青山水上浮老去萍踪
猶泊宅向來鄉思已幷州頻繁不負東鄰意杖
屨聊從社客遊修竹萬竿栽欲遍草堂他日易
爲秋

卜居吳興與宋子明田舍比近承投詩
奉酬

山中草宅始堪歸萬竹深園白版扉鄰舍有君
能作賦世途何處更忘機荒林落日經過近野
水秋風問訊稀六十年來無限事到來今日始
知非

辛亥元夕喬子啓仁宴集

高宴酌君金谷酒明燈初爛寶林花坐深不覺
中宵永老去猶堪歲事華蓀客翩翩森玉樹珠
光搗搗麗文霞江南漫此昇平樂慙媿天邊有
蓀茄

謁陸文裕公墓墓後壘成九山其子 析
念公平生山癖存其跡也

別浦風烟一帶迴仙山移向墓門隈長紆天上
修文路高竝螭頭左史才池水尚餘彤管潤林
扉疑有墨花開　恩光何限豐碑意瞻望還遊
過客哀

馮子喬朱邦憲曉過草堂

寂歷江干雲氣平東來坐使已傳聲不愁遠水
迷仙棹却慰衰年得友生夜雨沙田猶宿鷺春
風柳谷未聞鶯翩翩爲領將詩意自分論心有
步兵

燕坐陸恩豫山樓承朱邦憲有作用韻

浦上逢聯水樹光疎梅猶拂舊林香自堪山閣留何遜不爲前溪問沈郎兩世交游情思切百年文雅潔心長水西況有吳淞派（邦憲尊考侍御公初號水西）肯惜枯槎泛夕陽

郡博許公（綸）遷贛郡節推

郡中文學感何私名德如公海內知鄉邑洪推科甲早仕途贊惜轉官遲壯心素以廉爲節大隱誰知職未卑此去定應弘法意寬平移作吏人師

顧氏林亭對雪

寒日郊原臘意催幾家池館雪中開樽前頓覺非殘夜樹裏疑看得早梅巖壑晃如蘭路月嘯歌兼有兎園才人間盡說農祥好爲道陽春歲晚回

章練塘訪唐左溪寓先入吳興不值

練塘西去水沄沄天外空多鴻鴈群仙棹已乘菰浦月舊耕難戀鹿門雲風光荏苒年華暮江樹參差落日曛回首幾時征戰息老來覊思不堪聞

甲寅辟寇吳興山中

亂離何待覓安居側耳風塵一榻餘廢業已同嫠婦緯移家寧爲武昌魚百年桑梓惟餘夢滿擔家貲只有書賴有鄰家親作伴不妨山郭世情疎

聞鄉中爲倭夷殘破

萬戶蕭條百感生東來消息倍傷情吳兒始識咸陽火漢將空傳細柳兵久敵禹自憐魚已久依劉終恐事難成卧龍岡在南陽外伯有途人說姓名

倭夷累自三江入寇感而有作

獵獵南風徹夜吹防邊多駐越門師樓船健將無揚僕島國飛艖有利支海若漫同魚在釜波官安得漏如卮詎知神禹三江路重譯今來拔漢旗

清容軒同子元諸君對雪

湖南歲晚雪紛紛鏡裏寒塘一片分瓊樹滿林初下葉蓬山千嶂淨無雲巡簷未解留鴻跡泊宅相看盡我群此去蠻烟定消歇故鄉東望足清氛

望湖草堂爲曹隱君作

湖上高齋老更安百年長此得承歡沙田禾黍迎秋熟水國風烟入夏寒龍氣近於簾下出鷗波多向鏡中看昇平景象憑君見况復振振有鷺翰

句曲茅君祠

茅君住處碧峯遥聞有峯頭絳節朝洞口何年騎白鵠雲中時復下靈簫瑶林夜雨芝含秀遠壑春風术起苗爲覓良常舊行路洞門縈曲幾層霄

苕上

白蘋丹嶂寄吾思苕水西來無盡期渡口暗生沙觜出雨來時見岸痕移高林帖石通幽徑野磧連山队斷泚欲向此中招隱士連村雲木使人疑

秋初病起同孫理卿錢■朱端叔問■登道峯眺月

半月秋期思不禁病餘今始慊幽尋千巖樹色浮青靄一道湖光上翠岑鳥道過遲雲已去漁梁流急水初深輕舟短展夕陽下欲賦逍遥興轉侵

峴山諸鄉彥集二首

城南山色擁青螺遠水微風起棹歌客裏迎秋忘却老愁中覓伴不嫌多天寒絶塞連雲暝日暮清笳隔岸過相約總拚樽酒與可堪鄉思欲成波

峴山雲木慰重遊露葉風林氣早浮絶壁暗藏千嶂雨長湖遥落四山秋心隨去鳥飛仍急身似飄蓬老未休共倚清樽如一夢何時還此憶升州

避寇山中奉次朱邦憲江南感事二首

旗旛東望盡妖氛横海樓船異昔聞防塞未能清遠略射鵰空復悵重雲暫爲范蠡浮家計未擬相如諭蜀文推轂久懸　明主念幾時清甸肅氛氲

金虎兵符去路賖麻陽火客雜爪哇蠻方少與山獠習野性生同檻獸斜浮世劫輪空附蟻清時弓影共疑蛇元戎欲慰疆場望願見先驅淨海沙

攜孺子果定居吳興守望

湖上雲山費掃除半生心迹始酬予兵戈轉眼

催人老旅食隨年作計疎鴻寶竟難參洞籙陰
符只合讓農書郊坰不作南陽隱行路人偷說
草廬

移家西去留别交知 二首

移家西傍戴顒山隔别三吳舊往還結束草堂
聊稱隱養成林樾已堪攀春深社客閒相訊到
處山畦坐與班老去獨攜桑梓念朝宵長在白
雲間

倚棹何情别數公昔年同學半成翁江淹春草
空留恨柳惲汀洲底是蓬燕有舊巢思社日鶴

因淸唳戀秋風香山忍負餘生約莫漫移文向
遠鴻

曉度分湖

十月霜寒曉度湖風前偏覺鬢毛皤暗沉孤米
魚房黑亂入溪雲鴈影多老日辭鄉懸涕淚西
來隨處說兵戈淸平尚有還家望莫信河淸壽
幾何

寄投司諫袁莪溪

芳年侍從立鵷行盡省淸嚴近上方諫草自題
仙仗下詞頭常降鳳樓旁晨趨玉珮星辰動世

奉綸音雨露長　聖主求言更令切定沾顏色
對天章

叔皮早歲致政因亂留滯金陵丁巳十
月始還故里感而有作

朝辭建禮住金陵東望螢烟歸未能載酒有時
逢故吏散齋隨處覔名僧毎聞鶴唳常懷及自
入蛇年始面承桑梓舊情吾已愧因君不覺淚
沾膺

孫貢父自武康寄懐用韻

僻居常日掩松關大隱如君不易攀惜别幾經

春草綠望鄉時送白雲還天台不擬千金賦長
嘯思從半嶺閒歲暮封嵎堪載雪不須重問剡
中山

陳棟塘吳石岐二丈遠過山齋

難期二老白雲程深谷嶠谿不憚行樵路登緣
迎客政虎溪無得到門驚園蔬尚泥盤中露村
酒何愁夜易醒自是高人崇意氣敢將眞率見
平生

甲秀閣爲璉川題

城陰高閣俯青蓮入戶山光向晚偏埤口舊傳

楊子宅洞門今護鄰侯編西陵樹隱千巖雪顧渚茶生萬壑烟珍重此中藏秦草長虹莫使夜光懸

柴門

柴門寂寂道心清本擬無懷足此生同舍仙郎多異録舊鄉先輩幾傳經松筠老作通家伴歲序忙如過客情最喜兒曹生計薄不將餘力廢巖耕

亂後東歸途中作似叔臣

澤國蕭條氣早寒遠村時見一楓丹烟霏半掩青山郭水埒空圍白鷺灘田舍尚餘羅漢漢塞鴻空逐路漫漫多情為憶黃花瘦只恐雲林盡改觀

千山圓智寺 即陸士龍草堂

梵宇沉沉舊草堂到來先問老僧房山家秋盡林倉密水國霜清菊易黃短褐西風空喚鶴白頭何日更懷湘前朝感慨知多少禁得賢門淚兩行

西度谷泖感情

西望湖山去路長冬寒水國轉微茫千年丁令終歸鶴一住幷州只是鄉風急駕鷩如共語霜清蘆荻早先黃由拳城北頻過路莫有人疑是楚狂

孫從周招同九野浄南憩天寧寺觀于昂題牓

長夏清齋慰夙閑鷹堂寂寂浄朝氛辭喧尚有閒林鳥訪勝寧無過客鞍迦葉信心留半偈仲將題字覓凌雲取依我欲同先輩相對無言落日曛

贈都院幕下盛生

野戍茫茫落日遲夙塵千里暗旄旗青袍總為蒼生出白髮空懸閉戶時幕府早收和氏價貞心宜有令公知傳聞奏凱東來近不負周家六月師

徵兵

虎符聞說又徵兵百粤三吳俱夜驚經略總開都護府疆場誰築受降城平田處處蘋花合遠戍茫茫海霧橫老我自憐頭盡白欲憑何計請長纓

康山莊 三首

百畝松筠老自由兵戈聊復慰離愁長谿近帶青山郭深樹逢迷白鷺洲藥圃逢春芽自吐石田經燒種還收山家公事從來少況復追呼靜此州

帖石誅茅傍翠嵐荒原時共白雲擔千層落障高堪摘一線流泉細可探柳岸欲藏鶯對語秋田拚與鹿分甘幽懷不爲龐公發老我爲農分所堪

青山鶴髮此相逢住近烟霞第幾峰累薄白堪家作隱孫多元合老稱翁閑如禪子游三昧早

爲衰年辦一笻西望白雲無盡處尚嫌身在白雲東

西樓同龍巖石樓野眺用韻

出郭高樓矗宇清秋光逢動盡替情風塵不入雲林相世路空憨草樹平一片寒塘初過雨幾家烟柳尚藏鶯右軍登覽今猶憶敢以疎狂學步兵

秋日山中

秋來京露戕沾衣遠樹蒼蒼映釣磯未見寒砧[illegible]春已開梁燕乘巢歸堂成不厭山家窮秋熟猶防酒數稀大藥愧無消受福且看鄰下芋苗肥

贈李國輪鳳峯子

强辭榮祿慕青山爲羨高飛鳥倦還巳闢巖扉藏寶籙更容道客問松關清時瑤草方稱瑞旱歲淵龍恐未閒擁膝好思梁甫意莫爲谿谷向人間

中江以開園之作見投奉次一首

江城雲樹坐相連汀草溪花晚更鮮谷口近來名巳重都門早日意先懸居鄰求仲還開徑門

有桓譚可授玄蕭瑟自憐倫客思幾回相約抱琴眠

丙辰臘自武林宿白雲橋曉發

雪擁寒塘行路稀玉峯瓊樹曉霏微千巖巳辦尋梅約一棹逢同訪戴歸賈客候風依草市村巫迎臘鬧林扉江南節候依然在何日兵符淨羽飛

朱塢山家

仙徑南紆一徑斜亂雲叢木有人家門臨絕壁高於鳥竹引[illegible]午夜僅看松際月春

深方發嶺頭花相逢爲問棲賢處野老無言起
暮霞

寧波節推昌鳳岡以査覈至松邸報適
至遷尚書地官郎贈別 一首

執法秦官舊有聞外廷今重漢參軍于公世有
寬平報劉寵行多惜別群問俗遠移滄海駕㦬
災長望赭山雲遴才適有承明詔悵別何年更
覩君

袁子謙桂嶺卹刑

慮囚南去思依依驛路千盤望裏微嶺徼秋來
雲易白瘴鄉冬盡雪還稀 皇仁爲讞刑書外
客夢應從壽省歸莫信衡陽無過雁一緘重與
故人違

丁巳重九郁博徐君峯朱磐石過訪

長谿曲徑與雲平山郭含烟草樹明九日漫過
吹帽客百年何負插萸情天寒越嶠蠻烟息霜
落吳江海氣清重把一杯酬意氣轉頭南北易
浮生

張玄超持所解鹽鐵論來訪

川途紆曲似桃源十里雲林竹作門遠迹久營

安道宅將詩今見李膺孫吹簫吳市人相惜載
筆名山道未尊滅絕五湖空自遠媿君成就一
家言

寄李子南呂山隱君

棲遲遠向碧山幽隔嶺恨若正及秋一院松鈎
酬宿負幾家砧杵動鄉愁家徒已復同司馬道
廣猶堪近太丘亂後頓令添白髮卻緣因亂得
相求

潘東涵載酒同龍巖石賓過訪因泛夾
山漾

蘆荻洲前水氣寒芙蓉潭上碧峯攢湛湖勝迹
從人賞洛社青山耐老看何處西風還憶鱠半
生朋業近垂竿知君亦解停雲意十載爲霖去
住難

戊午除夕

僑客流光似轉蓬減除曾此十年逢遊無共好
思翁慶老欲傳經念小同舍後寂無山鬼嘯蜡
餘初見獵場空通宵爆竹成何用只合視花醉
老翁

家弟叔臣六十誕辰 二首 己未 正月六日

博士登眺道峯

千里幽尋拂旦來上方雲日早先開林花似爲迎人發溪樹還從隔澗迴山勢曲來團嶺閣禪心到處涌香臺擎如關令經行地紫氣相隨𠲜上台

近滄谷大參偕峒峯枉顧山中是日偶入城府道遇因泛舟遊峴

好士同心兩使君漫尋逋客向重雲白公消息從來大出郭逢迎似有聞照夜珠璣投野鶩淹情樽俎勝玄纓鹿門底用勤高駕猿鶴終疑異我群

峒峯招同龍灣登峴首用韻

晴郊南望嶺雲開閭道中藏山勢迴広石倚鐏亭爲酒五花迷迹已無臺波搖島嶼䆫中見風引帆檣樹裏來得爲省方尋勝賞竟留遺愛重徘徊

璉川甲秀閣奉同曹使君

僻居常日倚層樓住近青門學故侯黑髮才名堪自老西山爽氣易爲秋花陰滿院朋開徑溪水浮光合繫舟怪得山公務早蓋幾迴來作習

道家逢夜守庚申君自生年已六旬靜裏定無彭作苦老來應覩劫爲塵莛徊化閟堪三老管領春風得幾人却有好懷嘗歲酒不教辜負百年身

垂老添籌意所甘况逢毛髮兩鬖鬖入旬見爾初盈六到七如吾已望三蘂苑自來慙茂政遲年何以學齊聃却遺扶侍平生恨不著萊衣舞半酣

荊雲洲明府招泛碧湖登峴首

春深散吏一蹐攀樹色湖光映帶間潘令縣中花氣合山公池上水容閒㳷鷗總是催耕意鼓枻聊因問俗還僑各老來無世味也扶衰德出青山

侍御葉淮源移政歸安二月晦日挈子避賀誕辰

覺爲翩翩下玉墀惠風吹動萬年枝不辭驄馬行春早肯惜河陽種樹遲化國山川開霽景滿城花柳趁芳時詎知海上添籌日只許天邊老鶴知

淮源雲洲二明府偕予及少墟石潭二

池近

龍灣招同曹使君宴俞氏園

溢居四月滿林菲法從遲回近翠微席上客如
關氣合風前春共樹雲飛烟覆漫擁軒車蓋薜
劝斜侵侍史衣總為啼鶯聯宿願還承落日送
將歸

谷使君招同唐一菴遊黃龍洞

湖濆烟嶂入青溟東望空濛是洞庭蒼兕晝蹲
林有跡毒龍潛伏草還腥磨崖尚有留題字披
閱曾聞乞雨靈不似青蓮丘壑性片言誰定九
華名 洞東一石拔立漸名為遊人筆洞上幽巖嶼崇題曰白雲巖

贈陳莆溪任全州

蒼梧從來重典籤瀟湘雲盡望中淹夷方久已
供王稅吳下猶聞拔孝廉溪洞南來勾漏近鷓
鴣啼處荔枝甜知君抱有匡時略好把清平試
手擔

庚申五日葉荆二明府同少虛外史任
顧山居雲洲有作見贈次韻一首

聯鑣接隊遠林來山郭含輝映水開中夏農官
猶在野及時甘雨好流杯石門駐馬三星列彩

仗驅蝗萬壑迴招隱本慙叢桂望白頭空負郭
生臺

潘天泉佐守松郡集我共好於大瑩山
房用中江莫子韻

使君閒戀薜蘿裳清夏來過竹裏堂結駟暫移
滄海郡騎龍猶慕白雲鄉松飈待月宵初霽水
榭無冰午亦凉大雅不忘玄晏意獨醒寧似次
公狂

望洋樓為五山何長公

故里風烟重所思登樓惟有仲宣知越裳終向
朔南化范蠡難為泛宅期沙岸晚潮懸客夢疊
潭晴色阻書帷高城鼓角相憐意已共遼天鶴
去遲 何氏柘林舊業為倭人所毀寓在城市故以望洋名所業

王十岳見訪有作奉次

仙舟遠度綠蘿灣佳氣先飄霄上關作令自慙
同靖節讀書空擬向匡山帶方念亂三年別荅
耳晉衣半日還菊氣瀟離堪共把莫嫌苔徑僻
生斑

郡博徐君峯白曾邑今來掌湖學因旌
典奉贈

蘇湖舊迹此指稽當路知君惜羽翰六學總歸
新博士三齋來借舊郎官自來正論推輚固定
有蒼生望謝安旌典獨馳眞異數却應從此得
彈冠

贈別巡憲曹公得代還省

經年按節動春輝夾道攀留擁去騑雲上水清
能照膽庭中霜霽自生威關城出宿埋輪早墟
里開門見吏稀獨有棠陰如紫蓋百年長望使
君旂

保塔山房雅集 有序

浙轄胡栢泉學憲范中方堂憲劉沂東同以
主席見招有記事在集中

湖上追陪擁翠微晴牕初見散霞輝巖城半面
依山立蕭寺千門向水圍夕日漸移尋勝影閒
雲偏挂定僧衣群公總是康時彥却有餘情羨
息機

辛酉萬壽節近滄峒峯捧進贈別 二首

欣逢寶曆永光年北望黃圖路幾千仙吏舊辭
香案出瑤章今重省臣賢恩波總是龍池雨大
樂應聞鳳舞絃萬里越裳今向化須縈同紀日
華邊

帝京高竝彩雲端絳節趨朝路幾盤緱氏山頭
鳴鳳樂濯龍池上擁仙官關城瑞氣秋光發殿
閣凉風玉珮寒四十年來傳寶曆萬方平伏一
人安

叔皮再理栢林舊業

文雅過逢慰此年亂餘重接舊風烟無朝可解
揚雄宅有郭堪依季子田開徑遠投青李帖趁
潮時放木蘭船秋風不負歸來意海口鱸魚較
更鮮

辛酉大水 二首

寇亂頻年人漸稀況堪河伯浸郊扉已虛井稅
供王事那得村舂帶月輝薄海風烟惟有淚中
家林木半無依殘冬社鼓蕭然日却聽啼烏夜
後飛

入夏波宮已盡浮經年田畯尚淹留桑麻盡作
天吳宅井邑空懸帝女秋此日禹功迷野望再
逢堯市上高丘東南民力何須問風雨蕭蕭隱
暮愁

辛酉大水荒山藏公滄領郡侍治松

水部年來重轉漕分符南下擁車旆五分相業先從郡十倍才名總勝曹初政已煩神禹力豐書當及潁川勞閭門此日歌來莫慙媿家山壑裏逢

桐鄉九日偶飯龍山有序

龍山自建陽令遷知道州建爲晦菴道爲元公銓曹有意屬君

九日逢君遠道還千盤水驛越門閒黃花未與秋殊節容路聊憑酒破顏遺愛早聞朱邑政清樽如對孟嘉山濂閩兩遂觀風願月白霜清可易攀

荆子偕諸文學游道家用韻

芳草晴烟十里隄使君清暇共追隨湖山故壘年猶在桃李春風意較遲露冕吳鄉時問俗留情花縣幾傳詩政成他日多遺跡不似高陽只酒池

壬戌九月同諸賢浙上登眺

亂餘重此眺山川佳氣葱葱猶昔年薄海旌旗空紫邏高雲樓閣倚青蓮江楓滿目含霜立野菊何情向客憐老去尚堪酬意氣却多慙負孟嘉賢

朱夷白晦玄李太室吳青蓮過訪山齋

高齋一別阻春明發棹依然歲晚情總爲陶君攜酒過却緣求仲隔花迎空林落日蟬猶咽水國微寒鴈始征從日不知門外事忽將秋思報君卿

癸亥四月澤門袁公復來佐松忽承手翰先及奉寄二首

十年不覿使君顏尺素何從到遠山容節未迷青鳥外誨音如下白雲間江鄉正及甘棠茂畫省重聞召父還老我自憐棲遁迹褰幃東望思漫漫

諫疏年來讀幾迴省中風采一時推匡衡詎惜功名薄黃霸仍勞撫字才夾道喜迎多竹馬他年思報有雲罍何堪不忘山人意一札先投愧手開

奉酬朱荆溪

秋風江上水增波西望長山不易過大雅幾年開白社具茨何日扣青蘿陶君作令歸來早揚子談經歲晚多爪步渡頭鴻去急夕陽千里杳

吾何

山中

丘壑年來白髮添老甘消受郭西崦不堪待問充行祕只合藏名自典籤時有白雲來共席更無逋客與巡簷山家莫自談容易看作清閒水底鹽

贈別胡力菴二守 力菴悴時廉吏也一日以非意去故贈云

仕道於今更惘然清名空爲使君憐開門只合吟梁甫世路何須著祖鞭定表栢年廉士里忍忘公紀鬱林船他時誰復如優孟抵掌重懷楚

相賢

谷近滄憲長遷湖南右轄抵康山辭別奉贈

遙移憲節向湖湘大省於今是帝鄉紫氣早過若水上歲星先照穆陵旁灌龍池水祥光發漢女明璫化日長南國甘棠舊遺愛至今詩雅未能忘

同楊水部吉祥寺後岡登眺 石南

青山遠勢落坡陀采石湖回曲尚多江左清平曾滸此南朝佳麗竟誰何長岡不斷空如帶古樹雖存半少柯三昧獨餘蕭氏迹老僧猶解說波羅

臯磯江上感禰正平李太白作

臯磯突兀淨朝氛江水猶餘濯錦紋瓜步遠山迷野望秣陵佳氣見行雲空懷鸚鵡閑情賦誰吏郎官向夕曛頭白到來歸思繞短吟長嘯不堪聞

臯磯贈謁

勁節中流砥柱迴湘靈空負此鋒嵒祠宮尚有風雲氣霸業寧忘帶礪灰永夜靈臯常自語西

飛黃鶴幾時來江東遺事知多少讀罷殘碑首重回

青山谷口弔青蓮居士

蛻骨當年此地埋盛朝風雅動人懷潮聲似爲鳴冤發江勢原從劍閣來孤嶼月明黃鶴下南湖水長白蘋開夜郎草更神游去縱有長箕不易回

登仙頂寺同姚石林范中州昇山

郊西山勢擁青蒼云有仙壇在上方曲磴幾盤迴鳥道亂雲三合護雲房靈巖欲雨先生潤冊

甑無灰尚有光却怪世无僧忘葛氏向人惟解說
蕭梁

甲子三月東還脚氣頻作承元朗子元
象和曇寳四君府日過問奉謝

瘦骨稜嶒病作魔已强猶復似維摩更生已被
方書悞叔夜其如石髓何世味盡從愁裏化故
山渾向夢中過浮生無限稍寛假肯厭東來倚
棹歌

蕭然亭爲白雉張掌科

高齋帖石洞門西竹樹花枝四面低小結蓬壺

留宿霧常依欄檻聽天雞文章落紙人爭誦誅
章封囙手自題暫得本來丘壑念省中懸切思
俱迷

何元朗郊居

花竹幽深面勢寛郊居那復世情看精廬僅比
端明窟便服初裁子夏冠雅社自堪推祭酒報
書都已謝長安山中[illegible]忽及支離叟時得相從到
藥欄

重陽前一日東不還度水望湖

長湖東下遣鳴榔積氣秋深更渺茫別浦烟光

分盤舍隔林晴日上魚梁閏年野宿侵寒早傍
海軍城去路長僑客未憐蒼鬢改趲程猶望及
重陽

沿路有秋志感

江南烟景歲初成鋪眼黃雲帶日明稻穎曉侵
霜氣積麥畦晴趁雨肥耕公田自合先輸吏邊
計猶嫌未罷兵借問督郵詢末俗幾村茅屋可
前局

傷張監之

故老凋殘歲有閏季膺轉眼又離群天南丘壑

空無主何處烟霞更著君屋下停雲同處士墓
前題石是參軍他時旅雁歸來日滿目蕭蕭望
白雲

故鄉初寒戀念山居

昨夜微霜上樹林朝來殘葉滿庭陰幾家砧杵
侵寒色舊日風烟動客心海上火田茸漠漠江
頭插竹扈沉沉衰年更憶山居好榾柮頻燒自
擁衾

九月晦日同台灘陽衛二司諫飲于栽
溪寶澤草堂

鄉關一別倍離愁旅思千重向晚秋老[illegible]
迎眼過霜辰佳菊待君留清樽引興侵長夜漏
水分更出郡樓林際白雲飛欲去却疑班從立
螭頭

五山令子入泮

青年爭覩白眉光又見名駒繼馬常稷下盛儒
原有俗鄭公家學竟名鄉都門早謝承明詔桑
海重開若士堂兩世交游今白首却慙推重丈
人行

禮衡嚴子讀書顧氏林亭

碧山學士俯流年北斗文章到處傳三策早從
帷下定萬籤重見架中懸詞源遠發林霏潤化
國同沾杏雨喧開歲公車須有詔曲江先賦賞
花篇

甲子孟冬

孟冬嚴氣肅清寒兩見霜晨木葉殘水嚙岸沙
痕漸落凍侵魚藻色初丹迎豐里社醅先潑掌
稅胥徒力可寬今歲追呼應稍息不愁閭左著
衣單

登文石太史快閣藏書甚多後觀唐人雙鉤蘭亭真本

[illegible]書高閣俯城隅兩接丹梯切上台星野不徒
吳分合閩嶠直自海門迴珍函百軼山靈護祕
典千家鄴架開鑑定幾經書博士昭陵遺迹可
無猜

絕句

夢游虎丘得句

吳郡青山出秦人輦道開宮車輝草木劍氣涌
樓臺

偶成

瑤草不出世幽人多在山芳洲一日度塵土半
生閒

蛙

候蟲不鳴世雅意欲從羣池塘添綠水含言那
可聞

題紅白折枝花

花事遲春還同時出上闌不將少霞色掩却白
雲看

城南十詠和董子元

原缺第三十六葉

湖州歌 七首

吳興之山群可呼靈根秀朶壯三吳山中流水
多情思時漲空潭作仰湖
青松白鹿弁山尖瀑布飛寒水作簾洞裏龍歸
何處所民間猶把雨晴占
蒹葭蘆葦水中央掩映清波菱藕房十五女郎
能盪槳行人喚作採蓮娘
菁山塢裏有孤墳金石流傳東老文十里錦峯
遙送目千年名迹盡飛雲
墨妙亭子已荒蕪金石千年倚丈夫莫信病民

愁紙價秪愁作吏愧顏蘇
荒政傳來今種種俗流更事故紛紛先王掩骼
非無謂誰遣愚民發舊墳
功業誰卑安定公道峯無沒舊時營千年重見
傳孫子遠道尋來是趙翁

吳伯章從軍北上 四首

遼將奇策奏長楊劒氣遙連北斗光塞上橫行
他日事一麾須斬左賢王
酒泉獵火到燕然大將旄頭建北邊君去得憑
三箭力列侯須向武威川

男子須行老上庭千秋重勒漢威靈平生左氏
多奇策莫學迂儒只負名
看汝腰間金僕姑北來奇氣欲吞胡捉生須捉
呼韓氏博取勛名是丈夫

題東方朔像壽有玄母夫人 二首

千年桃樹著花遲莫信東方是小兒萬里瑤池
今在否欲從海上問黃眉
羨爾當年是歲星翩翩如鶴下青冥請看手裏
長生訣不數山中千丈苓

長吟

我愛長吟木石淳清風修竹共泠泠多情世味
真虛幻習嬾兒曹亦性靈

贈山陰令劉孚李　二首

爾向空山愁白雲冷風長拂嘯猿群春深不信
藤花老猶道歸霞爛紫文
縱是髯龍無處覓也應遼鶴有時回知君橫被
浮雲惱阻絕青青萬壑哀

奉和陳生善作草聖贈之　二首

羊欣長史今仍見阿大中郎總莫愁鳳藻自來
非細事羽儀他日作名流

自昔臨池推米史又看落紙臥王濛少年已逼
風人眼老大應追索長公

壬辰復下第

匹馬東風意未闌上林花信尚餘寒都門解識
兒曹面亦訝先生未拜官

白鷺

白鷺孤飛向紫脊秋風滿㵎度清朝東林西崦
鴉無數轉覺幽姿絕世嬌

吳興大水歌　二首　癸巳

四月水至十尺強湖人到處走頭任無賴稻畦
覓不得只聞潑剌動波光
頻年大吏征科急顛倒衣裳事督郵忽復太湖
橫水漲莫煩都水下神州

李侍御述祀親歌　四首

東海新傳読法書吳山已結望雲廬碧落定將
青鳥信遙天不隔紫雲車
不向高人問紀年只看驄馬早翩翩君家定有
無之國浮世空傳玉闕仙
閱遍名山望赤城逍遙今見爾深情金庭玉室
爭看近華髮斑衣相對明

聞說君翁高士流早年長揖謝王侯能探靈嶽
真文祕任爾南華赤鳳遊

駕幸天壽山紀事　五首

翠輦行遊天壽山兵符先下紫荊關雄師十萬
防山後任爾人看大駕還
沙河高處看行宮日月門開帳殿通武定營前
建旗鼓花頭遙映海霞紅
十二團營半扈從金錢犒賜羽林同山前駐蹕
渾閒事百里歡聲動六龍
長松落落四天青空外圍圍虎豹營　天子自

駐鉏禍馬上方來拜　太皇陵
行宮傳上太官餐獵部先供雉鹿盤公賞三臣
恩最渥聖心併作萬年看 三臣者大學士李時夏言及武定侯郭勛

吳娃

四月輕風舞柳低吳娃陌上鬭芳菲鴛鴦拂睡
雙雙起羅綺迎風欵欵迷

題竹 四首

蕭蕭疎竹響寒烟况復懸崖有洞泉千聲不厭
清韶奏一曲爭聞嬴女還
仙裾落落動明霞鳳子翩翩弄日華森中花鳥
俱堪謝渭上巖林總是家
萬竹脩然洞壑迴柯亭高韻落寒梅無因得問
三花樹為道風前帝女來
朝來雨洗玉潭沙忽有秋生嶰谷霞百丈飛泉
爭似少千株瑯樹總生花

同定海令李東淙象山令吳少巖集鄞
令何櫱樵公館 四首

海上新吹船颭風千檣賈客自南中憑誰問取
匡時策相對青山憶臥龍
作吏青山愛爾群高情時得坐中分日斜客散

無公事同向天邊禮白雲
四月山中曉尚寒數杯相對刺桐看街頭聽得
饑人語願借征科一日寬
落落啼烏散晚衙疎疎古木數行斜他時記取
明州事種得薔薇館裏花

沈宜山蕭采來遊越中

禹穴重探爾壯哉又堪乘興上天台越中山色
行邊盡吳下鄉心夢裏回

平望湖別叔皮 二首

秋日送君平望湖相將水上弄清菰溪毛亦解
離人思錦帶相牽狎二鳧
湖上珠光射斗牛闔閭城邊千樹秋江花媚客
寧知別水驛迎人暫可留

贈金陵承恩寺壁山上人 二首

蕭然住世紫衣僧自說能參最上乘尺璧本來
眞面目秪應看做水中冰
維摩鉢裏尋常飯王舍城中自在居相逢一領
無生話寶藏都忘貝葉書

贈溧水寺壽橋長老

爾向天台度石橋白雲歸去望中遙前身自是

閭丘子浮世相逢定幾遭

戊申萬壽節松郡節推澤門袁公入賀四首

八月仙都獻壽時萬方蘭移尚　朝儀中天自有千秋鏡徹曉祥光照　玉墀

來道千官御仗間上方佳氣鬱層臺南臣為獻南山祝北闕眞同北極巍

甲子半分天上曆　聖躬常荷域中祥彤庭間及江南事三十年來幸稍康

絳國朝元萬國來虞廷合樂九韶廻近聞大將

平胡虜定有休屠率舞陪

病起

老病渾如九月霜一番著樹一番黃年來已覺衰遲甚禁得西風更幾場

子夜

山月沉沉淨出房多情那復信寒漿殘更再轉城頭角方信衰年子夜長

達道者持奉化士夫書來訪四首

貫塔危樓結晉緣聲鐘說法動人天神通不用摩詰禪味從來數大顛

憐予曾向越中官千里來尋江路難問訊何來無一語也應饒舌笑豐干

昔年行縣萬山中野老扶攜盛代風今日歸來頭盡白可堪千里問衰容

文獻從來此縣多彬彬學士盡絃歌自慚不及文翁化幾度持書遠道過

辛亥除前六日贈龔子來歸高郵二首

憐君風雪載歸舟客裏殘年不可留元日東郊早迎氣滿城簫鼓過揚州

昨日逢君即別君渭陽空自愴離群江途莫道

頻來易西向吳門已白雲

壬子對雪

老去自憐頭上雪春前喜雪中梅世情不厭年光好三白相看映酒杯

山居

白髮雲居久避名松筠無復市朝聲平生閱盡人間世只有青山不世情

丙辰秋胡公平倭凱歌八首

今皇福德亘天齊命將安邊息鼓鼙銅柱直標青海上歲聲傳向玉門西

即臨戎向剎江妖星落地夜鼕鼕不徒殺氣
從邊月直有文光射海幢
悦禮敦詩昔所聞金書玉册動殊論只看談笑
空夷虜頻使旗旛淨浙門
材官十萬下平湖淨掃妖氛草木蘇都下定應
傳盛事東倭今始見生俘
東海元戎大洗兵捲戈無用向龍城吳歈滿道
歡歌處盡說今年始太平
官軍北去畫鳴笳殺盡蠻兵似稽耙博取銀牌
懸作鏡任他弓影掛為蛇
髑髏會駕舊戈船京觀高層起暮烟壞劫未能
侵世界水輪空欲變桑田
一部鐃歌奏凱還千群虎旅盡開顔江南十月
無寒雪却有威風到百蠻

酬方子贈

江關何處落帆來歲暮山家倚棹催千里青山
看不厭滿船猶載白雲回

己未萬壽節別沂東劉憲副

八月彤庭詩我　皇萬方同日覲龍光中黃已
定千年籙南極平開萬里祥

諸侯遙趨絳節朝庭廷今去聽簫韶江關早發
歲霜駕驛路猶傳道指謠
祝謁先從江漢臣遠將金鏡頌丹宸那知夾道
千官列獨指康公有後人
內臺爭似外臺高驄馬行看似昔勞闕下不驚
新法從省中猶慕舊風騷

中秋前四日孫竹沙偕宣龍田攜樽來

訪戲酬　二首

沙岸迴舟水路紆遠尋秋色到吾廬坐中羨我
山光好送與將歸可載無
一樽情深為我攜佳秋偏在月初低怪來不與
青山約早放清光過嶺西

周幼海小像　二首

白雲心迹薜蘿裳著得書成鬢未蒼後去續君
高士傳不應相下仲長光
到處青山是主人識君惟有葛為巾昔年五嶽
同遊日蕭散分明是此身

贈雲樵　二首

青山巉巘白雲多樵路空聞爛斧柯高臥不知
霖雨意蒼生無奈仲淹何

幽居何自倚青山時攬雲華洞戶間盤裏水晶
君定有人間空說太官餐

飛英塔同吳煕野暑坐 二首

寶塔重陰啓四扉一雙瓊樹各成圍入門已覺
非殘夏坐久那知欲攬衣
漉漉人間暑氣遲不堪偏是午炊時禪房寂寂
閒黎睡借却清閒了不知

攜幼子文果守望豢山感而有作 三首

齋閣蕭然臥起遲老來非復故鄉時眉端多少
難言事只有總中遠岫知

松楸何意傍青山爲奉嚴言几席間結就精廬
無限意忍憑鄉思復東還
長孺難留汝尚孩百年長計在墳臺淒風零雨
相看夜知汝他時倍我哀

孫雲谷還新安

八月潮聲到富陽扁舟西去好鳴榔丹楓兩岸
猿啼切望盡千山是舊鄉

槇庵隱居

青林蒙密碧溪灣遠壑泉聲落夢間幾度爲尋
芳草去入門先見數重山

王洪宇水部分剌閩中 二首

星郎出牧暫離群半剌名高異昔聞總爲周南
揚化去不妨先謁武夷君
武夷山色擁青螺九曲源頭試一過知爾遠將
龍節去不辭行處白雲多

贈杜君

少日相違老再逢紫髯不見見成翁那知四十
餘年事只底黃粱一夢中

酬璉川邑雨過山居

水渌烟迷滿壁苔青螺間傍竹門開相攜不爲

行春至信宿聊酬冒雨懷

贈王槐江 四首

舜江名迹上皇遺邑里猶傳後代師洞壑昔誇
嚴子瀨瑤林今秀右軍枝
越上名山說祕圖當年神禹此藏符瑯琊宅裏
多賢後照映何須說鏡湖
吳中初繫孝廉船玉樹瓊枝衆所賢三載相看
渾未足可堪歸去未殘年
千里庭幃意萬重况堪秋葉帶霜紅扁舟南去
知無事一路看雲到越中

元朗解官歸貰其高致贈之

不愛官曹愛樹林遂人瘦馬不須金劉倫酒甕
東山屐直是先生夢裏心

堯山公治松以安靜息民感而有作

浩劫初回民僅蘇使君猶自廢追呼淮陽卧治
多安業一路蒼生少向隅

口占贈王淮孺 二首

竈裏千條青玉蘂松間百丈茯苓絲相從只在
瑤池上莫訝東來紫氣遲

當日方平有宿緣從來徐甲已聞詮千尋落嶂
居休遠一片清霞袂已聯

題東方生慶慈水劉越東五十

千年結子百年花五十于今方茁芽未向瑤池
移得種歲星先已照君家

富貴詩限韻

退食閒歆茶夢寮侍兒調曲度鸞簫無端却指
王維畫凍雪何曾上翠蕉

贈南昌吳子卿 三首

蹟微萍踪君幾年茗西吾亦買瓜田相逢各有
幷州思白髮天涯共渺然

相攜浦上昔年曾轉眼人間幾廢興獨有夜深
清唳鶴聽來猶是舊華亭

城西風物最宜秋猶憶看雲共倚樓湖上青山
吾欲老憐君空逕木蘭舟

癸亥季秋自吳興還松感而爲詩 四首

冒雪衝風歲一回客程迢遞鬢毛催關情老去
惟桑梓猶媿寒潮日日來

海上群從華似杠發華何止晉賢雙自憐淹足
無書社白髮蕭蕭去此邦

五斗曾同陶令君折腰空染後來聞扁舟收拾
豐年去滿載黃花與白雲

海氣圍城散紫霞小園風物領年華他時埋骨
青山去豈有人傳處士家

長谷集卷之四

嘉禾曹旻等刻

長谷集卷之五

序一

六朝聲偶集序

華亭徐獻忠伯臣

予讀六朝人詩取其偶切成律者焉夫六朝人詩綺靡鮮錯失之輕且弱予雖取之安得而掩焉乃予究觀詩人之作代出意匠以增前人之能則敷文之極而流弊之至于此也乃後世之爲律者實六朝人創始言之至于今承信宗襲世無有廢律而成詩者則六朝人之汎波亦豈

可少哉夫詩自三百篇而後雖漢人蘇李激烈感慨以發悲歌之思其去古詩遠甚而風教微矣詩家宗事之幾與三百篇等魏晋人遠不逮蘇李而建安七子之長爭光後時此其故何也蓋詩之流聲不狥其體裁而係諸時尚不專矩墨而專其工能作者能工而時尚不廢即謂之名代之言可也其傳而變變而極雖文勝之末獘亦何以揜其專能哉唐文皇詩英標秀出而神氣不乏然採其華要固隋人之軌而齊梁之波也唐人祖尚之不一再傳而模寫掤切之言殆已盛矣乃其後遂失其精藻而流于膚淺于其風流而涉于左僻斯固衡文者之病而斯人之逸致殆亦異乎六朝人矣譬之山澤之癯而欲自列于清廟明堂之上不待鑒别而陋劣表見其誰得而掩哉夫詩之爲道其原本出于太史之官或遂流于膚淺左僻不能獵風人之韻而汎文雅之波又何若鮮錯綺麗失之輕靡者乎若其偶切駢聯固世之所不能廢者夫人之好有同于予亦未可知也

唐詩品序

詩之來尚矣然生人所含風氣不齊而感遇之情異向其聲詩之變亦何能已耶故秦楚折壞異其商角之奏國風流思殊于雅頌之肯諷其聲調多不相及參觀三百篇之内此義不免而况于後世耶要之四聲異文必諧于歌唄乃爲入調五音異詠必備之絃管乃爲合律故淮也者與二儀並生萬有同形者也以和人聲感鬼神其義浩乎遠矣然律生于心係乎治亂得失之感而發于歡暢悲思之會諧協雖異而感遇之適不可誣已參約其變雖百代殊風五方異

氣亦安能無定論耶唐興承六代之後詞華尤備風軌尚微太宗以鴻哲之才剛明之氣釆擷餘藻濟以格力當時英賢遭遇共諧景會意主渾融音節舒緩不傷宮徵之致其爲當代之祖何疑焉開元以還締文之士習氣尚餘而綦亂之後神理乏缺雖鮮錯之盛未殊而感思之情不能無作故其舒緩之節漸流爲深峇之致而模寫之言始盛矣夫太始之音尚微故黃鍾之宮謂之含少夫少者已微復尚含晦此義何也豈非宮音始乎喉嚨而逺于唇舌之意乎故太

音玄酒與初陽比節而物榮則衰氣盛則反天地自然之變亦何有改焉說者旨趣其論而忘研窮之過殆亦昧乎此矣元和而下調變音殊意浮文散其上者格氣猶存詞旨漓薄其下者調卑詞促心靈流蕩寥觀其時元氣日削國體傷變而藝人風格要亦與之俱下蓋至于開成極矣夫流調不節則律體廢陳格力不持則浮誇日勝藝雖精到亦無取焉而况林埜叢人偏奇怪士意象踈畧音旨直致無尚于風人之軌者耶大抵人各有聲聲韻爲音未有外五音而

成聲者也然律家有變宮變徵之調側商推之弄皆感遇之變節也唐初作者覽物臨游類多散調不勝雅頌之義然究其音節莊嚴渾厚調之口吻清濁流通亦庶乎律呂之諧矣而元和以後固皆所謂變聲也然國風之旨裁于風教發于性情倡于人倫合于典義雖不盡屬絃歌之品要皆有君子之道持是而觀雖晚唐諸子亦可存其變焉

樂府原序

樂府原原漢人樂府辭併後代之撰之異於漢

人者以昭世變也夫三代之樂與先王聲教并亡失久矣而雅頌其旨昭昭有存焉可攷見也漢興承秦之後內有唐山爾雅之辭外有張蒼吹律之能一代聲文猶僅有所立倡孝景祀祖禰以武德昭德之舞及武帝諸郊祀樂及東平王蒼光武廟樂有本有文咸有足觀者而采詩之官時復不廢雖伶人賤工之奏亦有風教存焉柰何六代之君臣復以淫靡之習壞之如秦之於三代也當是時郊廟詩詞出於文學士所撰著似亦有可觀而形氣枯索視漢人之出於

情者不類遠矣予又安得忘情於漢道哉儒者每病河汾擬經獨取重於漢人之撰嗟乎禮失而求之野三代而下合漢道其又安所之傷時憫俗之意一寓于斯豈得已耶後世擬樂府詞者又各以意見不能盡白其義余有惜之乃因左君克明編次及郭茂倩所廣集各原其本意加纂釋云實以寓夫感變之情也

唐詩玉水集序

唐詩名玉水集何也玉水出方流蓋古詩語唐校士名場以命題云玉所產處泉皆方流若珠

在淵中則浮泡圓混各以類也詩至唐其體義始備為一代絕藝後雖有作何加焉顧其人品類相遼絕而辭亦頗遠詩不係諸辭係諸人也今予所選圓融整麗幽寂嫺雅皆類其人乃於其辭悉加評議妍媸在鑑不敢自昧蓋慕之深故知之真也若上官昭容之媚私二李之邪側雖開元盛時亦棄置不錄至於李白之樂府詞杜甫之正律美璞連城又不與諸家相雜

參同契分節序

予所見參同契諸解類膚淺不中魏公旨意吳門所刊古本黜去諸態作可讀而以大易與黃老金冊並列為三圖所見殊謬乃魏公本意謂易道至廣大聖人治世與內養金丹三者皆擬本于易非謂易止聖人一端與內養金丹並列也且內養金丹皆出于黃老今又析言之益謬因為看詳其為分離條節讀者因辭探旨可洞然見矣其上篇治理與月令相符而金丹之符火寓焉惟坎戊月精一條是藥物要旨中篇內養景象其玄而知白守黑十條是鉛金論後係青州從事徐公箋註及淳于叔通三相類相與

發魏公所未備而三相獨緒論金冊首尾詳焉予謂此書惟上智人觀覽自能言下解悟雖千百年世亦能契合軌轍自非上智人雖讀解註無益也故不復釋義

老子指玄序

錢唐田子著老子指玄成以示徐子徐子曰老子五千餘言其初無分章分章自河上公始云天數奇其章三十七地數偶其章四十四總之為八十一其後嚴遵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然其辭義弗貫田子云河上公去

老子未遠其說當有自遂用河上公本其杓亦無分篇分篇自唐玄宗　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始夫老氏何分于道德也其旨益謬不堪觧田子矯去舊名止名老子此非有定見不如是且諸注釋各以意見乖于本旨近時薛子折衷群言爲集解善矣然分離章句讀者不貫通其義田子統會其說爲指玄云嗟乎老子之道微妙玄通究極性命之致世俗所溺之見多所矯拂其所云治身治天下大率人我合一皆借言之也中間時露其微旨而人不之悟

大率多于言外觀之可也諸所指斥以爲與吾儒異誠異也夫性與天道子貢之徒猶不可得而聞今所披露皆孔孟平生所不言學士罕所聞見豈可與吾儒修治之常說等哉顧移之以治天下若漢文帝曹參止獵其淺膚猶可致治安無難況其精者乎司馬遷謂申韓慘刻皆原于道德之意以開後世之疑蓋謬甚矣當世學士類拘名迹而狃舊聞敢因此畢其說

遜志齋集序　代作

予行部至台海上見其山聳拔壁立而雲霞出沒有顯氣焉意當有降靈之異間諸其邑令則正學先生之鄉也爲之慨然悲焉既而赤城郡刻其遺文所謂遜志齋集者往嘗讀之卒業失五卷以前皆至文深慮論二十篇經理之計有深長思矣顧其文似蘇長公而篤論遠覽過之嗟乎先生道德士也其學去關洛遠無所從受得之微言有獨契者焉當是時其所師事之終身者潛溪子潛溪子乃於文字中見道而雜於佛氏先生所自得不雜也其所操志皆聖賢事不屑爲韓柳諸家之學至其正統變統之論高

出千古自左史以來所未見發也以是立例則春秋之義行禍亂之階其有所忌乎或曰革除之政欲循宇文失之迂師晁錯失之薄殊非高皇帝建立之意先生立乎其廷不一言之可乎噫此齊黃輔相之過先生雖得君不在政府然所謂深慮論者蓋有所因而指之也予所爲先生惜者文美粹然學已見其大者不幸遭時轗軻不能孔子知命之年而優入聖域也故慷慨激烈其氣浩然獨存視之從容中道尚一間焉爾孔子云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若先生君子

老平因書以爲序

陸文裕公外集序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陸儼山先生外集者輯畧古義有傳疑錄在史館立義有史通會要以編脩官入試院有科場條貫書法造極三昧有書輯性嗜古有奇器錄考求 聖祖 列契之蹟及扈從 皇上行幸山陵有平胡錄及南巡北還日錄其寓遊歷覽有淮封南遷日記有河汾燕閒知命傳驗錄有蜀都豫章雜抄有金臺紀聞玉堂漫筆其燕

私有春風中和堂隨筆願豐堂漫書春雨堂雜抄及溪山夜話又有同異錄發明格心之業是皆可以昭世執欲人情名一家言也予究觀之其言出入四部精究七畧大昭時憲而細綜物曲蓋兼子史稗官之要而寓經世之畧古稱大雅傳達誠何以加焉公平生無他好飲食政事之外必與翰札相親其對賓客劇談指斥必古今通畧尤好接引人雖單門後進苟可與言亦氣類相許與而畢其餘論以是論著之多凡可以式獻當世授之紀室無不案錄云夫窮居抱藝之士皆營卒歲猶不能自了其業乃公策仕來外直史館內侍講筵簪筆含香之日殆將三十年及外補司省轍迹所至幾半天下其家居不過三數年而已中更料理酬應歲時周覽安所從暇獨能以其餘力自廣如此蓋其慧悟之性自少絕倫且志向遠大學有要領雖其宄竟精到殆亦未嘗苦思槩力故緣情注錄體裁各具是豈恒人所辯哉吾松濵于漲海猶以名都邑著稱物非有寶玉珠璣之産徒以人文蹄越江左而已至稱大方之家則自機雲而後千

數百年始得公一人焉公又出自華宗源長有委道在廊廟而理擅氏宗顧其爲志實欲匡贊當世不徒馳情藝事與文學之士相雄長而已故所述紀凡典法倫教可以興革布措可考見于後世者靡不及焉豈非希世之俊民珪璋之備望者耶先所次詩文集共若干卷此因名外集予揖授黃子標詮次如此云

朱福州集序

朱福州集詩奏各三卷公名豹字子文號青岡居士以進士令奉化餘姚二縣擢監察御史至

福州守因以名集云公雅以詩名又立朝赫
有稱所哀集甚富其弟子明謝以自隨後沒于
京師散失焉予察卿檢其遺及人所傳誦僅及
此又公嘗戒其子凡斜核章疏其人或他今聞
不可廢即不可使聞于後世至于　廟朝大議
故非可傳布人間悉焚棄之嗟乎大人君子之
言所遺于世多矣豈必盡傳哉按朱氏居上海
自公而上世敦行義復有藝文相禪邑中薰其
德莫不稱朱氏多長者其四世祖梗嘗以布衣
召至金陵上安邊十二策謫榜葛刺國進麒麟

因獻頌　闕下有静菴集藏于家其子元振世
其業有壽梅集孫佑仕南昌府同知工詞有治
才著葵軒稿佑子曜提舉清江司有玉洲集公
其子也五世皆以文學見郡邑志殆人間所少
又况行義稱長者哉予嘗承公奉化之後見遺
民稱公善政守其條約種種不忍忘未嘗不歎
公其治有狀也其所羅致門下士悉興于時有
宦業可觀至于今莫不稱我公請爲尸祝之祀
者兹其表見于世又豈必一藝學哉至于福州
之政諸有碑志可攷大率嚴于自持寬而得民

非有學術者不能其稱重于鄉邑非徒然者也
察卿字邦憲行有家法而崇文業可謂餘慶洋
洋足徵其世矣

馮山人江皐集序

江皐集上海唐君世具顧君汝修喬君啓仁朱
君邦憲所刻雪竹馮山人詩也山人名淮字會
東故華亭里人平生晦迹林樾自高其志于世
一無所慕而獨究于詩寓遊應接一于詩發之
有子曰遷修辭立行以君子之道事山人山人
無外内累而俯仰自由故其詩多自得之意不

蹈陳迹寫撰情景多驚人語吳中賢士聞其風
多樂與之遊往往偕之名山川探討名迹乃其
意自屏于世甘澹薄之分非好賢下士先委其
情者不之顧也近世名山人者予疑焉攻其術
藝以鈞虛聞遂與世路抹撥陸沉而不返藝雖
精亦何取焉獨馮山人予謂其弗媿于稱故讀
其詩樂道其人也

笠江先生集序

我朝取士罷黜詞賦不以列于學官學官弟子
鮮從所習業間習之亦無所師承各以其資所

近者爲家自正德建年來關洛之間稱多名士其氣峻邁揚厲不能平後復以藻繢相高視平調爲卑近不屑事故其立功名輒爲氣所使其所陳說或慷慨感激不能通時之變以取轗軻或以浮靡躁進爲時所棄當世所稱名士大率出此松江僻在海上晉室未南即領陸之風稱于海內以開其先可謂盛矣笠江先生聞其風而興起自其少時即性有定養操節有槩雖處群衆遇紛錯應之未嘗有聲色故居鄉稱君子臨政稱賢大夫其爲文即類其行春容和厚而

有典則蓋本于兩漢而通于韓子其詩自盛唐充于自得之意其氣視諸子爲獨平而渾厚視古昔其以仕達固宜然也往余著地氣論謂自昔立國政治與文章相轉運開國之初其爲文渾厚質木視後世文明之盛似不相逮然其時政簡而民安其後文日益豐美行亦華腴而治日與無舒緩之致其大較然也然自漢而下古老先生覩之其文豐美而渾厚所以挽回運化曲成其能固間世而一見今觀諸先生其文之與于世不將與古老先生並傳乎是爲序

鳳峯先生環溪集序

鳳峯先生環溪集刻久矣其門下士又集其續作者刻入至若干卷環溪其所居書院名也先生家食時卽號事雅道日居此中洗心藏密別無他嗜好是以詞源浚發咳吐成章徵文問字者日集其門而應酬閒暇未嘗厭倦故其所積甚富閣學存齋翁嘗序其文云不作秦漢以下語衡山文翁序其詩盛得唐人風皆能道其實際予固以爲知言也夫藝學各有門戶類無全襲其美故少陵三大禮賦尚乏通才昌黎詩

世所稱如橫飛玉蓋遠蹀金珂咸不入選先生問學淵潛陵跨高代其文慨慷軼蕩得史遷大篇旨意非後煩瑣摹擬詩自樂府而下咸遵其美而尤長于律其平澹入陶韋骨氣肩陳杜吾松今日號稱雅道中興先生固其先驅也予慨自昔文學士類多矯亢獨立視已常過高苟其志非共好則等之溷世藝一不相入則視爲敎外別傳此皆其恒也先生德器和厚志操堅定雖其造詣卓絶未嘗以地位自高此又當於文字之外觀之可也且以進士起家致位通顯所

至咸有德政其遺愛見之碑頌與尸祝之報自明州以至湖湘江海之間可徵也未及縣車之年乞致仕夂諸監司以其才望老成德器深重節有薦揚之疏雖欲以林壑自榮而安石不出之望恐亦不免未敢以文章爾雅獨推公於當世也因併及之

翠巖詩小序

夫巖壑之間多超曠之遐雲霞之窟少風塵之轍豈徒潛夫傖父之迹哉蓋深山大澤實多靈景生甫及申感于氣類是以觸目即為之弭節

適情而對之紓嘯雖揚掂三秀之鄉挂笏九霞之表人亦何疑焉莆之為邑其望為壺公山戸發青蒼家涵秀色惟我黃公之宅大類子雲之亭修文之几照耀蒼崖草玄之徑映帶碧落遂以翠巖之扁揭之楣間亦以招靈修之路來僊佺之門也今者執法上霄移麾江海銓校文學以嘉賢路顧其孤標之操遠配靈嶽幽貞之心上出層岫雖驅逸羣之駕實懷縮地之情者焉乃于未能千里命駕抱其曠景形骸之外神遊何已聊為短述用表遐意

山水圖序

吳興自昔稱山水郡晉南渡後視為東土其守令非有力者不能得南宋諸君子亦往往宅其間其名為山水清遠非誣也予自海上慕其風三十年來水陸游衍幾遍山中猶以為未足而郭南先生生長於斯乃復厭于登陟闢小園樹竹石于所居之東偏日夕吟哦以為樂久而復厭之乃置山水圖一冊凡山中煙霏晴晦下上坡陀與夫險僻奇怪之觀花鳥蟲魚之情性畢陳于几案之間靜觀造化揉弄大塊時復陶然

一醉或誦黃庭大洞諸品一二段或蒙然閉關而坐予謔之曰山水之樂其在茲乎先生嘻然笑曰天下之動不能勝靜者理也勞其體不如逸其心者情也故曰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浮世之情見其迹不解其形勞其身不晦其心桎梏其生以伐其真予甚悲之故以為曠宇無涯不如閉戸之安糟粕橫陳不如省叔之適苟求其至有物之相一色之微皆足以自累則圖史之設亦多矣予以為少乎予聞其言始知先生之有得[illegible]稱棄輪息徒屏蹟

璉川詩集序

璉川施先生吳輿之歸安人舉嘉靖乙未進士仕至刑部郎中陞青州守自少天才穎異若出夙成十二歲時其祖翁試蛛網詩即頸聯符少陵語翁大奇之既仕遂以詩名于海內往余於濮陽曹君所獲讀先生詩併聞其仕官之節云初仕爲郎即執法守正不承上官旨意方是尚書爲鄞聞公故長者能容焉其後東橋顧公繼之東橋爲文士所宗夙聞其才行與之深相契人謂東橋重其詩非官方也歲癸丱予謁東橋

于金陵亟稱曰施子不但善唐人詩其任古人之節非與浮世相能者也其後先生竟以不合去如東橋所云嗟乎自昔賢者予所目究竟卒未能與浮俗相勝豈獨先生然哉予自移家吳與始獲盡讀其詩其要領實自開元大曆之間尊事風格而輔以律調求之作者則摩詰之和厚文房之穠郁蔚皆攬其華要綜其矩矱未嘗雜以繁聲靡于雅道可以爲詩矣予嘗評唐人詩五言逃于漢魏樂府雜于鐃歌至其近體詩則傳之萬世有不可磨滅者焉其初詞旨和厚格氣渾融意象含蓄不盡宣泄此其正派也乃其後辭日益工研窮太過自元和以後已自離爲別派何怪乎宋人然哉近世雅道中興横陳藝學始復力追古昔大超玄乘然其純步唐人音節者亦復僅見蓋高材逸駕不可羈縶始有俯視前軌薄窺尺度者焉予嘗怪獻吉序昌穀詩以爲守而未化差乎守化之說得無自騁其馳騖之意耶以書法言之倉頡荒迷籀篆寖束則真行迭變而晉之永和爲宗矣後之作者本領失其神品結構遺于臨學亦將以爲化乎爲

守乎詩學久荒科條不設無以約束奇俊之士遂使駿足横馳鵬搏汎路不能歸于唐人格律亦可惜矣予輒因璉川之作有感云

西征集序

西征集栢泉先生轉參關中時雜稿也先生胡氏松名以儒行聞滁中起家尚書郎推任山西學憲至則經見邊情弛弊條十二事上之　皇上韙其說切中機宜可任特進本省右參政賜敕經理三關然邊臣有不便者遂以不合去既而　皇上念西事重大事體與山西相係敢任

知利害無如公故復有是命而集所山存也重先生者謂其文自西京詩自盛唐可所因刻焉予以爲先生學術正大臨事盡心力不放過此嘗自其大者觀之不但文學也在關中甫期月脩橫渠先生祠及仰止書院鄭國廢渠民已忘其利刻石道旁圖復之攷究諸古蹟始末纍有稽證雖詩詞小作亦多憫俗憂世之念先生有用之學即是集可槩見今茲轉轄浙藩浙故有防倭之役雖藉重臣經畧已定而漳閩之擾尚多可虞中間繇俗不飭儲備未經士兵居制

之法未定具有望焉相都相咈共濟時艱可也先生誠以西事之念念之股臂不搖杌斯腹心安矣因附爲斯集序

峴山雅社集序

石岐吳公刻峴山雅社集與會諸老凡一十有七人起癸卯迄乙卯凡二十有四會諸所倡和有詩紀述有文規約有條件一時勝事咸可觀記蓋自香山洛社之後僅見其盛數年前予在故鄉嘉定張餘峰憲副約來觀社石川張公亦抵予三四書咸謝去今乃獲觀是集如身在峴山歷歷見也其初結約始自一菴唐公建逸老堂則自府別駕湯公所謂一十有七人者惟石川爲崑山人南垣以寓公居長與之呂山固已稱鄉先生矣峴近郭下臨碧湖勝地也逸老堂在三賢祠上堂隅右折而升得平巖題曰朋壽臺郡公祝諸老之盛心也諸老皆一時耆德其約序齒不序官爲具簡素悉如耆英真率之例而以呂氏鄉約范益謙座右語相戒飭緒山錢子所謂老不亂禮耆不倦德誠哉其言之也往時洛社司馬端明尚未七十潞公強使預會蓋

賢賢也其後司馬別爲真率會則奉其兄伯康其意親親也是會也臨溪滸陽白石天泉諸君皆鄉中達彥使軺暫止咸請集非潞公之情乎君源石岐兩奉南山翁觀社非司馬意乎夫風俗之興使人樂觀化而考德業必自賢長者始吳興俗故朴厚宋南渡諸賢居此各以其方俗儀度相詔爲禮至今有遺習視之他郡邑誠有足觀者今諸老秉明德尊高年不自怠於懸車之日其有補於風化抑又多矣近年來寇亂充斥舊遊榛莽而諸老厭棄濁世類有上陂紫府

者焉山陽車馬阻別郊門穎川賓客遝妻松路而石岐此刻不能無悵然之懷矣然其遺跡固與嵛英真率同芳永世則固不容無待於斯也因爲之序

華亭朱氏世譜序

朱氏其先開封之通許人故有開封世譜蓋出于孝友先生之後三遷而至華亭云七世爲士清公士清公婿烏溪里趙氏自是爲烏溪里人其譜永樂間有回祿之變遂不復考其所遷之世而自訛爲南渡之派蓋松人大半爲南渡衣

冠之後朱氏自汴來其跡易訛遂不復辨兹翁時有慈水張君所譜未能深考翁每爲予言之訪求開封譜傳落人間者久未得也翁既去世其子警喪葬甫畢即同諸昆謁予曰警有先人之志君不能竟其又屬之誰乎既乃訪得吳興朱氏譜亦名開封朱氏其所祖始于孝友先生其以厚德著聞名承逸爲湖州孔目官生子服仕爲從官與華亭祖名承進者爲兄弟皆章章可考見而朱氏之宗亦自南渡明矣蓋朱爲宋拚聞家其仕于朝者蟬聯鴻舉而其祖父之塋松之宗山者至今存可考也中遭兵亂至我朝復大顯於鈍菴公之父子鈍菴公生子六人六人之子若孫衣冠文學奕然當世追武先躅令之稱華胄未有先之者殆以此也乃其世譜既燬遂不敢安然自合於吳興所譜今止自士清公始之併其宅里塋墓與諸宜考據者著之爲烏溪譜以昭世則而明遺教翁之志殆可謂盡矣徐子曰譜之於人大矣夫鴻朗休明之業樹之永世緜不與其志而起矣夫族繁則勢離情不係則分踈夫兄弟不相親愛則途人而已

又況久而踈者乎故譜之爲道表成德揚穆親合族類歆久遠孝弟之道何尚於茲者而可以忘乎朱氏之先曰孝友先生孝友先生本行君子也以是啓其世其後昌明休顯有所著聞於時豈非本固而末茂者乎夫聖賢之後其著不少也而使後世不復知爲聖賢之後非之爲凡民者皆遺其孝弟之性而忘其本始也爲朱氏子者守其先長者之訓念其本始而篤其類聚使後之慕今猶今之慕昔其所興起又可量乎

丹陽荆氏族譜序

予嘗眺京國郡城之後山見其上有荊王墓問諸其人始知荊王之後世散居曲阿之旁爲蕃族茂往嘗讀太史公荊世家謂荊王賈與淮南王布戰敗國絕其子孫固在也其以國爲姓者賈爲漢誅鄙既失爵籍恐荊王遂泯名於世也因系爲姓云及讀氏族志乃不詳其所始止爵于荊楚嗟乎何攷覈之疎若此也楚之封國在古荊州之域故云荊楚非其姓也楚之姓曰芊其後析爲若敖爲今之敖氏其近姓曰昭屈景今爲昭屈景氏而荊非其姓明矣若古之荊卿者故衛人蓋出於公子荊而其後不傳故曲阿之荊氏爲賈之後世無疑焉烏程有賢令荊君名文炤號雲洲曲阿人以進士起家有鉅才宏略人咸以公輔期之其治烏程有餘力四方文學士且從之講藝間與予論及荊氏始因作皇塘荊氏譜蓋荊在曲阿有三派曰珥塘吳塘馬莊吳塘始遷在勝國時祥十府君者至野莊翁已十世自野莊而前咸以貲雄其鄉然皆奉公法守尺度公府緩急藉以取辦惟荊氏家里中推重賢良父老至野莊翁益尚志節有義行其鄉

善樂施予人咸伏焉方是時野莊翁所生子皆賢敏有成性諸兄弟子暨族人子率亦有向慕野莊遂延名師聚館穀務咸教育之使列爲君子故咸進而弘其學列爲學官弟子升爲國冑其尤異者與上計吏偕以至舉進士蟬聯鴻舉相繼而起者日益衆何其盛也蓋野莊翁直欲成其先世之志諸賢弟子直欲不負野莊之心以光其先公此譜之所由立也徐子曰君子之有家者自得姓以來而後家道立然必有守家之法而後鴻長之業可保也是故經其德以立本而後化行於其族有宗子之法聯其心然後族聚而不散宗子之法不講久矣然小宗之義可自賢者始夫仕而顯者與古諸侯之有國者何異此可以立小宗之祖焉今世有節行與衣冠之華要如野莊翁者不多見烏程君論及小宗之義雖然自以爲必可行其爲是譜也固其所見之初心也其將見有興起者使大江之南炳然有先王之法以成吾子之志予有望焉

上海顧氏族譜序

東川顧公定芳作族譜以示徐子徐子序曰顧氏居海上其所從來遠矣所譜止自友實處士

擴其所從知者始也予盖重有取焉方處士避兵崧宅里晦迹埋聲不敢自表見其所生止一子曰睦晩稱月樓公　高皇帝戡定禍亂時懲元人法網弛廢首以禮制濟天下月樓公輙謂天下巳平定稍自華其居室即罹禍京師方是所生亦止一子尚幼稱即能自直於　高皇帝能俾其子孫至於今無戍卒累其所貽豈小哉自是爲草堂先生以官學顯以及東川昆季始大繁其宗今世列華見尚文獻父子兄弟同時爲侍從官諸未仕者素業賢雅推重於鄉人吾松如顧氏豈多見耶然其先世積植之難亦甚矣東川公追念之以作族譜欲使族人子各守其業歲時會集享薦嘉睦其於孝慈之道可謂篤矣予惟上海于松爲屬邑其創建視天下諸邑最後且僻在海壖無深山大谷可聚居其族故其民各立門戶擇善業而居雖故家遺俗無譜牒可稽其世是以不三數世有視其族人如途人者往昔著稱大族莫尚於陸伯言顧

焉二氏二氏子孫散居海上視他姓獨衆多宜有迹可攷見翰學顧公清脩郡志時遍訪邑中譜僅見顧陸氏其後止得衛氏淇水流慶録及開封朱氏京兆杜氏東光劉氏嚴陵邵氏四譜然皆宋南渡時避亂諸君子之派至於土著如顧陸氏獨混不聞焉近年來郡中官學彬彬盛於海内始有譜其族者然或附於南渡衣冠之後不屑自其所知者始是誣其先世矣予重取顧氏譜豈非不欺之道以示其後世者哉嗟乎上世得姓之原史籍昭昭可攷水木之所從來雖後世至賤薄要皆其子孫也自昔名諸侯賢大夫之後豈必世世賢且名哉三代以後金石毁泐者不可勝紀而况一家之私譜能久存者寧復有幾吾雖不附於名賢之後要之史籍有不可泯沒者爲立誠推信以示子孫使知有君子之道可以常存而不廢也是爲顧氏族譜序

寧波府志序代作

南司馬東沙張公修寧波府志成予行部適至郡郡長吏以序請予惟郡爲四明之東境句章之舊壤也而久無成志豈有待耶予嘗覽圖經

見所謂禹廟之梅梁亦董之錫與佽飛之雄蹤
區治子之絕藝神異奇詭未嘗不羨慕之且其
君子之轍迹徧海內傳圭接黻類多名世之丞
弼其齊民務本力穡咸以畮鍾之田亢其家貧
者亦澤之萑蒲海壖之羸蜃悉堪資養江海之
間稱樂土者先焉乃其地爲倭夷朝貢路貢卽
以交市至貿販之資固多裨其民而顛越之姦
亦往往不測此其地爲兩浙安危之門戸也我
高皇帝奠定之初首念及此其經畫海上獨加
其慮凡海島居民盡驅之陸地放洋之禁特嚴

且重嶴嶼要害悉置重兵使相爲掎角呼吸可
應環海如帶皆神州赤縣其資儲餉給悉充軍
實無入京師者其措置亦密矣獨市舶之司不
得不仍宋元之舊貢使之來遠外不羈之人或
多所托附聲勢相引誘及愚匠積習既久遂有
項來蔓延之禍遍及兩浙北連淮海夫以　高
皇明照所及已無遺策而末路乃至是豈非法
雖嚴具日久弛玩亦奉法者之辠乎昔人所云
斧鉞不用而刀鋸日敝信哉其言之也今　皇
上推簡重臣赫命專征之師三數年間薄責文

武吏徵求遠略大奏厥績使波宮效順海君復
寧禦夷之長策益加閎擴可謂盛矣司馬公生
其間以爲必大修條教崇示軌法庶幾耳目不
惑可久之道也故以宏鉅之才勒成斯志凡五
邑創承疏密一切事宜及諸典故綜核悉備視
之舊籍蓋十倍詳矣郡守周君希哲曾君鎰當
軍興之日而繼志有成可謂識先務昭遠猷其
政可於是乎觀矣是爲序

山家月令序

余少而鄙野老甘玄素水旱習聞於歲氣廢置

隨計於操書竊復自念地力不窮而變裁由我
天時迭至而舒轉相因斯乃力之所究而機莫
由施課有恆度而人皆可測故土膏一至甲拆
隨之候鳥息喧物因而變苟一違其至性殆盡
失其所生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
以養父母至哉言乎小人俯仰所資其斯有道
矣夫四氣各敷其化百昌同撫于辰是以中星
所屆分至鈞陶日纏旣臨罡衡順指古之聖王
測以神識導其化機含少成宮吹萬合氣出火
有緒藏冰致和所以神化宜民莫此爲大故葭

夵宜晳土圭測日身爲經度心常調燮和布時
令以示則法所以養育羣生靡不至矣余之詮
伏在野無以弘贊大化靜以安生業營養老動
息細故不惑其常寒暄之令奉諸時氣至于樹
藝之能實關農官之教山原異土習尚各宜織
畜不遺效法有自濟以聞識協諸節候庶乎不
失太平之化以符擊壤之化云爾至于柴門洞
啓牧豎前驅夕照光回篝燈自命佳蔬在梓濁
酒可漉布被擁寒農書作枕足以怡神不知老
至斯又宜節之餘波玄潛之至樂也舍是而遨

有所慕余所不能夫亦習而成性者耶

刻談藝錄序

曩予見吳門人言徐廸功少時無他好弄惟喜
讀百家子書乃不知有戶外事余問諸子凡若
良然今其所著談藝錄該極風雅研窮意象自
非蘊通百家會之于心豈易得此哉乃其身析
偃蹇不振厲不能附離淸時潤色王路又無長
錄父算可卒其志予嵩嘗對客嘅指歎廸功云
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自見于後
世豈廸功此錄竟得之窮愁哉予刻而傳之或
掌故不亡其籍則聞而興起者庶以不死酬廸
功云爾

春山遊覽記序

春山富君示予遊覽記乃序曰夫夙植幽標斯
契達生之旨言超上德恒爲出世之懷自昔達
者數子嵇阮之倫寄興忘言綜情玄素無可尚
已其次徜徉歷覽蕭散舒徐俗軌不能縻留榛
樊不可羈縶上畢策身之務下崇訓庭之業舍
眞茹澹抱樸披幽覩澄江而興想眺遐岫而馳
戀玆其淸曠之懷卽同冲舉之樂若我春山君

者何可少耶君自誦習之年已抱閒寂之悃旣
乃仕學兩優緌襟併濯感桑海以浩歎遺蓬累
而長嘯曩控蜀郡登峨眉而遡汶領不但右軍
之馳彼嗣返吳會探禹穴而泛京江略同司馬
之去轍至于林巒蕭疎耿秋猶婘烟霏濛澹會
景入玄招遠風以命駕解世縛而長往金陵弔
古悵望山河澤國間奇怡神洞壑雖玄蹤非木
客同操而靈賞爲波臣所狎故放歌白雲之野
發藻青緗之上幾與傖父聯看野人同賞悠悠
浮世其誰可尚焉嗟乎當途之士攬轡之英傲

視萊蕪則巢許均于廝役歆尚華要則山林等之芻狗及乎情深物歉志務瀉業俗維如野蔦而不斷世累非春氷之易泮雖欲一排霰鞏畧超神理何可得而望耶是以鍾鳴鼎食與谷汲山棲者異顛蟬聯鴻舉與長吟獨往者殊軌竟使仲長之樂志高于曩代子猷之散逸擅其靈異雖其撫世過爲對物太簡要之爲士流之上乘獨超彼岸者也君其有聞而興起者乎

守明續紀序

守明續紀者太府沈公之政前有刺明播戒而此繼作也明之爲郡阻山負海兵民雜居其人矜族而棘枝玩公法善巧詆能浮海負販務完物而取息幣古號稱難治之國非虛言也公來其初灑達欲破觚斲琱爲治顧其俗如此即董脩廢事毋議定一事即疏其委曲建白行之朞年而越人之俗大變公之政跡亦種種條件成巨帙矣明年也以職事隷公屬邑敘述吏事輙皆有公成案可據不覺茫然自廢曰公以文學起家予素所接聞謂公爲文章家丈人爾乃今循謹明法意布仁義之治如此豈但可爲吏

人師哉夫其潤色王路標載泰階立道體而紀諸用昭德軌而垂永世君子之治誠無有大于此者因爲刻梓著在有司使其意不詭于後人云爾

曹公讌集詩序

峒峯曹公以僉憲巡嘉湖之明年爲歲庚申轉轄杭嚴道將代去愴然起興曰吳興號稱山水清遠見之圖史今以執事未嘗一問及人間俗吏其誰耶且予少日治舉子業間以餘力及古詩辭弗肆力今固耿耿存也乃今有簿書操攝郡邑事郡邑事日至一神官酬之日夕不輟猶不能徧或以官程他酬應稍逾時即墳委不自解雖有名山川曷暇對對而秖飲嚼辱山靈柰何今此其去烟霞異境或白首不相及此誠有遺望云此中賢大夫事雅道殊復不少余以賞心事濟之謂之何聞九霞山中有寓隱士長谷君此其人罕外慕以文雅事招之或當啓關一出出則吾事辦矣乃走一胥致予前所語子固聞其人素長者其所致語又殊有睨念遂出之峴山下候公適龍灣徐臨汀至自長興龍灣爲

公同年進士方以藝學爲士人所宗嘗入公言曰
髙人來吾事益濟乃相與陟坡陀望洞庭吊姑
胥尋五花亭遺迹不見見所謂石鏄者各賦詩
一首而歸龍灣舘俞氏芳菲園其主人龍巖君
文雅士也龍灣招璉川子與予陪公集其間吳
興自昔稱多名園乃今無一花一石可覽觀芳
菲固宋人舊名今其中花竹蔚然名之亦稱又
各得詩一首璉川施子以詩鳴仕至青州守其
家有甲秀閣蒼弁秀色參天城間可眺望處獨
甲此閣次日因集公而大司冠箬溪翁適至龍

灣及余亦與焉又得詩各一首嗟乎吏道與名
山川若相仇不逮及故德璉移文以爲俗士駕
招之若山公簡沉放習氏池亭清談習氣不事
事又須所任托矣今公按節餘一年始問及山
墟然所集僅止此耶以舒其素所欝積顧予慨
蹇萬山中白首不與人諧恊其蹊徑固相絶也
然公之勤政事守法嚴肅不少假於人則固名
山川之讐者耶使山公而在也且慙謝公不及
雖不慙謝公而視公爲俗士駕固甘心承之已
耶

水軒郁公哀輓集序

守郡郁公以丙申之十月卒于溫州溫之人士
慕哀之有悼輓集既歸其喪至松松之士復慕
哀之誄此祭酹之作後裒集于家其弟若予將
列以昭夫人情也而俾予序之嗚呼人之所不
可強者情也其可甚深信者情之同也公且巳
矣又安能強諸人如此同哉予嘗究觀之葢有
不容泯者殆可敘其略矣公之守溫也張公以
天子之元臣歸老于家方是　天子向用張公
之志未衰一時附離其聲勢者塡塞其門戸葢

未嘗有以揖客至者也張公大起居第民間室
廬有不便者葢自監司而下未有不承其風旨
忍諸其民者也公居其間挺然以　天子之守
臣自信事有不可輒抗議張公雖不從抗議而
守其志不回不肯輒下令民間以是庇其民民
無甚病者此其守溫之大節也一旦以疾死是
溫之人士失其良父母奈何不慕傷之如慕父
毋哉公之居鄉即自幼無嬉戲䓁性沉毅端良
不妄有言笑望之知爲大夫士也起自諸生至
進士釋褐未嘗結燕昵客其待諸弟子至嚴有

法以是敬畏之如師弟子循循雅道至今皆奉
樹立爲賢人士此其概行也卽出而仕所至輒
有善政以賢聲耀其鄉是皆有師表之道雖老
死其間猶悵惜者也今乃以客死又奈何不重
慕傷之也悲哉賢君子其生之甚不數而天奪
之乃復易易爾也奪者甚易而復泯埋其聲迹
豈人之情哉要之未定者可勝以數而旣定者
究觀諸理是故數不可常而理有定論君子所
恃乎天如是而已矣公以矯矯之節終始自信
而不惑者固亦以理在爾人之覩公也逆其勢

而　抗其俗卒不逞其怨怒而仇之者亦不能
勝諸理也夫如是而悲傷其死以傳于後世則
夫天之所不能奪者至是而後定豈不足信諸
人情哉

魏公世德詩序

魏公世德詩者海上士民頌今兵憲及齋魏公
之績上繼先狷翁閩藩之政也嘉靖甲辰以來
漳南不軌之民連結帶方以南諸夷負載方物
泛海互市因挾重兵利器以抗中國之法其後
漸厥張于溫台寧紹之間公守寧波時上記憲
臣以聞于　朝乃　命重臣經略其事以太倉
爲江南重地國計所資而賊之竄逸適在其近
乃陞公爲按察副使開督府鎭之方是舟艤檣
旗蔽翳海上農吪搖動咸思內徙諸健將爭欲
陵海跳波擣其巢穴公獨以爲兵貴持重賊可
坐困惟調遣精銳以守要害設置疑偵以離黨
與嚴防察以制奔逸懸賞格以鼓士氣自是虜
掠一無所得不數月而潰散海上之民賴以安
堵皆公鎭靜之功也
皇上嘉其休績特進祿階一級以白金一鎰紵

絲一表裏溫旨寵異之蓋自來所無之典僅于
我公一見者也于是海上士大夫相與言曰先
狷翁叅佐閩藩時古田之杉洋有稱亂者方議
戡伐公獨力持撫安之議其後兵不血刃皆復
故業爲良民與公太倉之政先後一轍而數萬
人命得免誅夷可謂世德深長厥功茂異今者
狷翁廟食閩中巳久而太倉之民復圖廟貌祠
公豈非慶澤流通而聲名洋溢者乎蓋國家靈
長之運由乎人造山川降神之異係乎天產天
人相與之際其機微矣然而世濟其美自昔爲

葬特萠穀之器而濟以好生之德爲尤難公父子爲　天子撫寧南服其所操一以安民爲主先後相輝者如是又豈一家之流慶哉上天愛惜有生之類篤生賢長者爲之司命實所謂天壽平格于有道之世而加之意焉者也敢以是序頌者之意云

何禮部集序

禮部祠祭郎中叔皮何君集十卷其兄元朗命其子玄之刻之家塾其詩出自曹魏間覩漢人稍加藻繢而渾成和厚可稱作者七言歌辭在

沈宋後得其激歎流美之致律亦蘊藉可讀其文實原于漢而語稍詳緩似唐代詞人至于宛曲序事以雅致發之則其自得也二君才相伯仲如士衡茂政兄弟稱兩何君自少同張子玄超與予交甚密遂相訂爲古文辭元朗雄深俊拔玄超婉切叔皮幽邁皆非予所及獨叔皮氣體羸乏中遭轗軻幽愁尤甚既又爲仕官所牽稿本遂多散失故所刻僅此倭亂後自金陵歸方將尋理舊業乃不幸奄然化矣嗟乎風人凋謝雅道離折室在人遠文傳迹息可勝悲哉念君兄弟相居處餘三十年阻違稍淵未嘗不我宵綢繆一或握手爲懽必留連不捨今元朗返駕舊鄉敦情如故獨吾叔皮宵徵頓杳讀其遺文何殊山陽之笛西望玄圃已闕携持三歎嘯嘅豈勝感愴其立身操仕元朗序述事狀已詳予所不能忘者君之風神和易意氣慷慨雖盛名先物而以含蓄退藏之意將之當世詞人與其倜儻亦所僅見也其詩散落人間尚多玄之詢求未已當有續刻

洪範或問序

自五行之說興殆千有百年中更賢者論思以至於今予惡得矯其說天下之罪其在予哉乃予謂聖人列天地自然之利可以養民者曰五行後世詭其義謂造化孳有而生吉凶夫能造化孳有而生吉凶天道也天道於穆謂此五物者可之甚矣其過論之也其原蓋出於春秋者世緯說者流漢人劉向五行傳始附其義以通變化蔡子傳其學著洪範皇極內篇以儒者之道緣之非洪範理也厥後作書集傳遂旨趣五行綜其餘論不自知其陷於緯說之家矣夫天

地之道有象有數有體有用故孔子謂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至於洛書者其精行鬼神其變參卦圖其數窮物有其理通治軌闔闢推移猶夫易之爲道廣大悉備者也乃箕子陳範之本意則出于治軌一節統乎理而不窮其變則其象而不行其數與後世之撰不類遠矣後世儒者汲于劉向之過論旣昧地十之數不可通于洛書之九又不知五行一疇不可通于八疇之義而箕子治法之陳平易廣大不可以緯說參之其義亦章章明甚乃徒泥于異端之說使聖人

之教不白于天下是固可惜也顧傳註之行已久後生末學不敢以一得之見遽綴其間聊即問難語名之以俟悟學之士云

春秋稽傳錄序

庚申冬予自吳興還抵浦南田舍計次月無自遣也假籍于叔皮氏得春秋諸傳往予見其義精蘊之三四過至是再卒業始見其說有所未安者數條又左氏微瑣不入傳者弗喋括則弗著遂咸以臆說輔論之名稽傳錄夫傳春秋其大者三家至胡氏始折其衷故胡氏傳獨立於學官博士弟子無不諷誦焉至科士帖括則有陳同父厲辭發其義甚備然則又何待予言也夫理固有影匿易晦迹晦難剔若師友相問辨雖仲尼睿聖不能無望于游夏之徒也至于傳義雜出左氏綜其迹公穀申其辭後來諸所撰論亦其廣公穀自以輔左氏所不及旨意盡矣胡氏折衷其說亦多所罷黜然則春秋之義辭簡而意深其有窮盡耶敢以是說併質之何子

射林序

朱子作射林徐氏序曰朱氏懷六藝之術綜六

十子之餘論信往而道古通于世故而守正誼開牖發蒙莫善于此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予讀而嘆曰嗟乎世有文學如曾萬生之倫身聚闕庭而見廢當路君子有悲之以爲蔽于雲霧而不遇也又況守仁義之教執太平之原不得一造

明王之廷上下其論如朱子哉夫策士曷始始于廣川董仲舒其後唐人延攬多聞之士俾發一問錄一議要在徇時世之論辟略小辯則擢升贊拜輿滯立功名其或引繩墨執正議雖通于天下之務輒亦廢罷不錄故當世誼士

原缺第四十二葉

往往枯死丘壑為人所擯棄乎蓋嘗讀劉蕡之對三廢而太息也昔者仲舒之對引古始尚本實其辭旨宛曲不矯亢當世刺譏公車如劉生也然猶以不稱旨疎外今朱子抱史魚之節離孔墨之辨一矯六官之獎政歸諸周公之法然而數進于有司輒違其選乃不一求合自異于先王之敘殆董生之倫者耶夫大匠不改規矩以求中器師樂不變律以求合節人士守古訓師先王不因時世有所短長泛越其道而自取刺戾夫然後可以當天下之事望其成功也若

徒以龍得水騰蛇游霧為遇故其華名不顧其節則其所施于當路要皆可諱見其視正法之士不過行藏文子叔之意自高其智而皆人之才雖嶽立入士之上何所稱述于後世哉予蓋因朱子重有感于其人也朱子名克裕

玉淙黃義序

玉淙黃先生佐松之三年與諸文學游齊尚書因出所作黃義若干篇授之黃佳獨劇焉之乎實正大渾厚有體要一洗綺靡[illegible]蓋治世之文也先生職在司[illegible]

也為作掌故集自正史至稗于諸書與舊錄所具或至放失及余虞籠之是凡可備誌家之采拾者咸錄焉吳興在澤國上游其俗素樸厚絕無技巧淫靡之習自漢以來流寓及宋南渡諸賢類多居此蓋有自也未其本俗儉嗇加以君子之遺風故至於今以尚禮節稱焉顧余以筆札之役自效其私而衰遲澌薄實多懸負聊附於野史之家而巴山空日汞灘圜采藥之暇以其成錄對之几案千數百年故實一舉目可盡則固山家一種樂事也因序而藏焉

長谷集卷之六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序類二

送董羽用會試禮部序

嘉靖壬午聰明舊典舉天下學士于鄉將升之
禮部會試其才賢者進之
天子之廷親策問焉第而用之以共治天下董
生少年與居其選亦榮矣徐子餞之江之滸而
告之曰
明天子入自外藩纘繼大統敬事　宗廟神祇

是天下一大初也賓興之期在改元之年又天
下一初也子大夫英俊嘉其會遇顧不盛歟又
酌而賀曰吾讀古人書好作古文二十年于茲
人多不吾可吾亦自疑于心今子以吾所學見
可于大方之家則又何疑焉雖然吾之私也
朝廷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非以榮其人士
之考古明義登聞于時亦非以自榮以輔政治
翼天休也臣人者不堯舜其君則已亦不禹皋
不稷契雖見可于時會遇其感無益也其慎重
之哉今

天子春秋鼎盛有道神聖禮樂教化施及方外
四極之內靡不自奮又諸元老大臣保傅左右
誠無有失德可以長楙吾誠慮子少年勇于向
進好更事而樂趨時也夫好更事則國無成憲
樂趨時好則直道泯政治之不理莫甚敝于此
其慎重之哉聞之賈生少年英銳欲改制度易
服色施三表五餌以繫單于圖國家長治久安
是時絳灌大臣多所不悅故其道卒不得行亦
文皇帝長于春秋識治體善守成持重之故當
時海內富庶興于禮義豈必賈生之道然哉此

生之所著聞也其戒之爾已古之君子事必慎
其始告人必于其初今子將有事于
天子之庭出處之際古人所珍重吾不可無所
告吾子明于國家所以治安習于先聖之道業
爲禹皋稷契有不足難者然而年甚少性甚敏
夫以少年之勇易至于好更事樂趨時好性敏
者善警策而樂盡言也吾又安得不盡言以規
其初

送上海令思齋鄭君被　召赴闕序

維皇四年森泰子元甫來告曰我公思齋先生

被
天子召入輔邑人老幼如失父母遠近聞者頌
言相屬則惟我同聲之士風軌各尚義在表章
夫述德顯功言不盡意子宜序述焉乃序曰惟
我思齋先生體茂三才心弘丕造道德昌被為
時名宗雖乃麟文降祉鳳德垂世無以過也至
于博通載籍游泳藝圃金匱石室之書上聖殊
賢之奧經世象物之文百家衆流之論莫不思
通沉鬱談別異同力探至隱妙極當世方其顯
迹賢科分符出牧以清時不可苟祿乃勤力以

宣政政施不可徒善乃明古以勑法勑法不可
枷時乃弘圖以宜俗弛張一惟其度操縱不違
其志于是社倉以餔養教學以率愚勵法以鋤
梗訓言以息訟辨經界以黜欺重廉恥以起汚
勤勸課以興農遵道德以宣化樹恩敵怨興利
補害人蒙其惠士承其德遂致垂簾無事鳴琴
自適退食從容章縫講藝絃歌之化被及邑里
致理之法宗匠當路而神人感悅社稷亨嘉此
其所以駕群材而獨步應
皇上之勤求也夫時方思治則有為自奮君臨

寘契則以道致遠是以古之智能不怠賢力並
建雖遐方僻壤悉有生之通塗偏才末德皆清
平之佳會而况遠心曠度驟若神駿豐才贍智
決若廣川者乎故傅巖鄰于斧扆孔明勤其師
徒元首經略股肱肆力雖德勛不類古今俱逝
至于心迹絶倫名聞不墜風聲相感興起後時
其揆一也惟
天子在位祀天親民嘉惠海內乃令簡核賢能
徵求輔佐力分任使志在勤恤務欲舟車所至
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誠千載一時也

由玆以往明明在上穆穆在下比善勠力翼戴
昌運此則 天之靈宗廟之福子小子承望下
風無敢斁志焉謹序

贈青浦劉司訓遷番禺學教諭序

松江添設青浦縣建寧楊公垚首來為令安吉
王君南金肅劉君文岐首來掌學事青浦在上
海西鄉外亢瘠而內窪瘀不宜禾稻歲所收植
不足充戶稅民往往逃流以死其事利匿稅之
家所習惟刀筆告訐鮮讀書事舉子縣始建設
披茅剪棘以居有司乏財用師無弟子員相視

愕愕乃告諸上官上官分遣三學生及選取民間俊秀子雖非地所割亦雜補爲青浦學弟子其初無願補者旣二公誠信專一言和行安望之可親如出一轍咸顒顒蹌蹌委心爲弟子禮樂文物粲然有可觀者其民習見之始知有禮官之教遣其子學爲文章修義行者始肯以其力事有司者于是奬勵之典日至楊公之政與二君之教咸亟稱之而劉公遂遷爲廣東番禺縣學教諭弟子咸言曰青浦建學吾輩首所得師不可無一言以別乃告諸徐子徐子曰予觀

于青浦之治知王道之易易也其初未建立爲縣民伾伾如野鹿豕逐之藏匿無所得縱之則法不舉今其人委心爲良民子弟習學爲文行登先後二人耶語云五帝不易民而治三王不改地而化要之上有君子之道則相視爲良民亦重諸其初而已予覩學官祀先所任大夫惟開國之初爲多登才君子多生于開國之初而後世鮮哉要之天下之治無不善其初者其法始刱建易砥勵立名節其相觀之法無不善其初者劉公故士族先曾諱寬天順間任廣之程鄉令有善政生時已祠祀之今其孫良爲人師可謂世德悠然遠矣番禺與程鄉相望爲邑劉公以青浦之教教番禺則于程鄉之政不更有光耶

劉先生轉官序

楚國之華容有劉先生劉先生以尚書列于學官分教松江松江故有機雲之風其人多風雅尚藻思至其末流或靡靡事險怪不經童子弱冠操觚弄詞科卽喃喃語君子事不慙悚劉先生旣來則謂同官者曰嗟君子之法其敝至此

也夏道不瀆辭殷人不瀆禮乃周人求備其後遂衰則文縟勝以後孔子傷其時甚矣曰則吾從先進此其意何居而今又敝之至此也劉先生素質厚崇本實與人寡言笑落落不易合及旣覩其俗如此也益自樹其德與人益寡言笑落落不合矣見諸生篤實有本行必進而風諸其類或文詞尚浮華雖著名顯世者亦以下士遇之用是士習稍稍變而之舊其弱冠弄詞科喃喃語君子事不慙悚者始有知慙悚者云今者

皇上俯念南粤擇可為師者得先生于是按洲之貴縣夫南粤雖古遐荒之域自君子入其地必氣類轉移烝烝不奸于治往往見之願先生自愛勿遐荒二心焉往哉

祖皇帝嘗念瓊厓不習選可為師者得趙撝謙先生趙撝謙先生者素禮法士闡道統又善知聲音文字于是以中國之教教瓊厓人其君子亦易良先正其習使安于義則聯諸其凡民凡民悅則風其豪右以向王官之守豪右向王官之守則瓊厓者幾盡中國人矣瓊厓人于是相

率事趙夫子與孔仲尼等死則屋祠之與先王等厥後瓊厓有大君子曰瓊山丘先生其語趙撝謙先生之開其先也如吾所云至今南人誦之[illegible]不忘今[illegible]念潯人如

祖皇帝之念瓊厓也其選先生亦如趙撝謙先生潯州諸君子將有如瓊山者固不可量願先生作而起之使後世亦誦之不忘如趙夫子則吳中之人不亦與榮矣乎

贈太守黃公第三序

黃大夫之入覲也予既為其門下士頌其政曰黃大夫恂恂敦厚道僴易而擴大不盡窮人情矣乃其德則為大令陳君頌之矣曰公寬平長者平居無疾言遽色無高崖大岸絶人之行郡諸生又謁頌于予又頌之何哉夫以大夫之德之政比合而觀之其諸昌于王道者乎夫王道也者無所勞而成功其政渾渾爾悶悶爾乃子謂今天下之為大吏者其治若捄火揚沸其凌轢人若鷹擊毛鷙自以為才能而德色之子顧[illegible]之元氣日削以弱也夫亦伯道之已昌

乎今天下治人其為監司者惟意承氣使之便也則與之曰賢大吏也乃上之天官氏天官氏曰監司者吾所擇任賢大夫也其云賢吏必賢吏也循例拔資而超尚之以風天下則天下之為人大吏者其誰不相觀而尚諸才能者之所為也是故伯道之昌于天下久矣其誰知有黃大夫者乎黃大夫治松其初松人不甚習之也曰黃大夫性遲不速快人意朞年而報政則始知其重厚德人也曩時長老為予言保定趙公之來守也殊無可喜可愕之政而人久不厭趙

公事之十有五年去而恭思之是趙公尚于王道之明著也方是時田里登嘉谷雞豚肥腯四時伏臘社里相饋問閭閻之民飽食而嘻何其樂也然且不知太守尊官相見儀稱大人云或民間有所疾苦拱手告太守求去之如告其父毋太守聞一震怒下木符攝人閭左懾懾恐羣聚其門相誚讓不休而今皆不爾也蓋自正德建年來民始失其生始知太守尊官矣奔走奴屬之役惟恐太守之不下頻也太守亦遂奔走奴屬之事無纖鉅下木符如下一牒民亦不畏

恐矣或一撼觸震威則靡爛血肉可立見自是其歲亦遂不登收田里迫促衣食楚楚泉貨不流通齊民不復可作業無伸眉握歡之日亦既久矣寧獨非尚伯之流弊哉夫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乃獨不言

先皇帝所資股肱郡大農水衡三邊百府諸所需備皆從取給足其民一抏敝則凋耗之累有不可言乎里語云饑攖路不如東手坐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則王伯異宜先本紬末之用亦豈無定論哉夫趙公至于今百有餘年松人猶慕之不衰諸尚伯者與腐草木俱聯則久矣故嘗觀乎天下之理好動者蹶諸途而靜者寧居巧者喜華其初不如拙者成功夫以黃大夫重厚德人守寬平簡易之政其初誠悶悶不可喜卒收成功繼趙公之後又何疑焉夫事勢之流相沿使然松人既罷力之劇則息有醉飽之樂庶其有望于今乎願黃大夫自愛

贈郡太守桐岡馮公序

桐岡馮公以名御史來守松江下車以來剸剔民隱起廢舉墜未及三年綽有成緒百谷用成

閭門樂業士民感化社稷休嘉乃其直躬行已志在利民不能澒涊逢迎曲合時世諸以使事至者往往以不合去去或搆論玄白造瑕掩瑜至以形影異同之論廣離曲間監司者不能無感焉公乃喟然而嘆曰嗟乎攖拏者亡默默者存予亦安能使吾志之白于人人哉即飄然引去士民攀車留轍不復可已于是闔郡大夫屬獻忠一言爲別乃序曰松江絶海徼爲郡民謹謹爲生力本務農不逐生業諸蠶桑枲苧果蔬竹箭之利皆仰給他所加之稅額浮重供輸漕

務其民多愁苦不能自聊所望以寬衍餘力延一旦之命惟郡邑吏郡邑吏不爲之所則顛倒流離以至困死無難也然其稅額繁縮異數年豐凶上下異等東西鄉豐瘠異宜主計者往往輕重其手竊蝕其間以相魚肉國計不加豐而民日益敝轉移出入神變鬼幻民無知其然者郡邑吏皆異方殊俗即不易辨辨亦不能得其肯綮或得其情一二而墮其術中已三四矣積習既久弊益滋蔓鄉大夫仕于朝者憂之公先以進士令上海以治最擢任御史且六年凡御

史幾六年者法當遷省叅或臬副鄉大夫相與語得民與諳知土俗皆無踰公者乃以郡守借公于吏部公亦謂松人之能知已也即慨然以興除爲任夫慨然以興除爲任必有奪其弊巧之利者人豈盡樂公哉則夫造瑕係閒又不但以使事至者亦可知矣斯二者皆所謂不能行其志者也嗟乎後世取功名之士以洪涊含詬逢迎人乾沒于世途爲長技故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舉世皆然乃公欲直行其志不顧人之所忌諱言奇而行殊不見疑

且笑亦寡矣柰之何使浮世末路之見盡如其心哉公所行大政宜諸民者若均徭差處里甲併收運通水利興大學重行義覓督課輕刑罰禮賢儁優屬吏數之不能盡太史公所傳循吏或一節之奇即顯著于世況公所撰政蹟大關人紀纖悉物曲近利民而遐軌爲吏師耶雅欲倣公政成一言爲頌令茲行矣而何武之思不容但已尚當編次以告諸長民者

贈郡守雲巖朱公序

雲巖朱公自南科出守松江幾三年而當京官

考察之期考部兆考公不任掌科當外調公甫聞報只解官去松人士譁然不能平謂公有循政課其最當列郡縣高等而安所聞下其考如此或曰夫既有守官不宜以舊官考舊官不任安所取而遷今官云銓者以爲才而考者故異之何也或曰公在南科任眞覈平不能短長作時態以是有飛語激考部中傷之非考部責也嗟乎有是哉松故東南劇郡列地千三百里民齊其生不齊其俗神奸大家往往出其間錢穀之入于大農水衡三邊百府者可當天下十分

之二簿書塡委充棟宇不足以至于縻爛不可
考其治之亦難矣故守令之選尤所愼重非才
能出時輩而標長者之德者弗得與也豈惟吏
部愼之鄉長老之仕于朝者所推討更愼于部
執事也公在南科久其所論列盡當世要務而
尤以謹厚稱長者故相舉之來其為政率以誠
信為主而輔之以平靜知守令大體自一罰而
上所當親錄者不以為勞其所不當親者雖有
積習亦付之縣執事故囹圄中無甚折閱而讞
議于監司者月不及數人與吏民相親怠語之

未嘗有厲色而緩亦無所抗以是居者致物富
而閭閻安其業民出入府中如行父母之庭無
咨嗟愁苦之聲茲皆所謂王道之理而良牧守
之能也然而例之于世所謂才能者則固異之
矣夫聰明才辨如賈生少年天下豈少若人哉
君子不之取何也夫其為治不至于可愕必至
于可喜夫可愕者誠非國家之大計而可喜之
政亦非天下之福也故遲鈍謹厚其始若落落
不合而其究竟乃可以福天下使無可擾之慮
朝廷之元氣日益渾厚而不至于削弱皆若人

者為之也予又何得不感于公之治云惟是道
也雖通之天下可也樹之百司之上可也而何
諫垣之有若必以世所謂才能者驅馳則公之
治其宜退避又何止三舍耶松之人士既不能
留公聞予言其氣亦略平因請以贈公焉

太守述齋何公擢任河南按察司副使

序

嘉靖乙巳太守順德何公以治最擢任河南按
察司副使濵行貳守栢山劉公兩城靳公法推
王淙黃公以公之盛業不可無所述乃屬之獻

忠獻忠序曰初公仕為戶部郎中行義淳固為
時所稱重吾黨大夫謀于朝曰郡國守相數變
易無功任非其人也吾松嚴爾海上乃出供于
四百里之賦大農水衡三邊百府諸所須取給
焉近年來疲于奔命不能以其力事有司自非
賢如公者臨之與民休息其復有生理哉于是
以公請于吏部既得請則馳報鄉人曰賢者守
來矣松人于是延望公公來與諸大夫同心力
分職務一以愛民節用清心省事為主其治不
苛細惟責大旨雖監司責課煩細檄絡取怒

不以强詰民其御縣邑吏亦不以煩細督過之即縣邑吏不稱亦委曲寬假不强諸其難也民有論自非大顛越不問有不願終相讎者亦聽其自解其平易近人情大率如此至其與士夫交有禮或非意相干亦操端緩平未嘗少假借爲之三年人號稱長者郡邑事亦既不勞而集未嘗有所廢閣監司課其治乃更以最聞嗟乎古人謂政平訟理爲良二千石乃今不始信乎獻忠自髫年聞諸長老言自入　國朝餘百有七十年郡大夫以才賢簡稱者止八公焉若進

賢黄公之剛果保定趙公之清靜上虞葉公之廉明稷山王公之方嚴常山樊公之簡易鄢陵劉公之沉毅宜春劉公之詳密順德何公之精明皆表表著見爲聞人至于田里童稚猶樂稱之不忘者則趙公首有聞焉葢其爲郡一意拊循其民如父毋之于赤子不以束縛斬伐爲功名方是時民朴而吏自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在郡一十有五年去而吏民思之記其事廟中與先賢從祀今公之政大率與趙公同民人不忍相捨斬伐石爲文紀公之德亦與趙公同其垂稱後世又豈間哉以是頌也司
天子之憲度其政必平　河南之治于是乎可覩矣豈直海上之有福星哉是爲序

太守劉公三載考績序

沂東劉公之治松江也以文章飾吏事一意與民休息爲之三年政通人和生民安輯于是巡按監察御史徐公考其成曰心存牧愛才猷鎮靜又上之巡撫都御史彭公彭公署其考曰心切愛民政尚安靜于是以其最上之吏部諸大夫萬亭王公友齋蔡公巠山毛公澤門袁公俾

獻忠序以爲別乃序曰公以名御史按應天諸郡即移治松爲嘉靖己酉先是自甲辰來民旱苦不收者幾五年所逋負官租二百有餘萬有司責督之不能集至煩部使者部使者督之又不集至添設一參政員專主之鄉嗇夫持符扣人門日夜不少休血肉糜爛以至轉徙流離有委于溝壑者公來適逢其會拊循安卹爲計甚勞對諸使者願寛須臾以待天意轉移必有穰歲可征也是歲果大收諸使者欲盡征之公請于監司曰歲雖穰而穀賤傷農乞緩甲乙二歲逋

止征自丙午適明年庚戌又收又明年辛亥復大收遂獲以三稔之力補除積逋十之五六繇徇念其民弗堪也訟庭所陳列悉從寬法未嘗刻深其意簿錄雖不盡廢而笞辱拘係幾以除去民遂大感之監司所署考故實錄也嗟乎兩浙自錢氏納土時虛廣稅額以自重其國浙東瘠壤公士安　奏免而浙西獨蒙其害又賈似道買公田元估沒朱張私產及我　朝所錄十大姓田租松在浙西其額尤獨重竭地力以奉有司之命猶不能堪又況歲無常稔哉所望節

宣其力以延一朝之命惟郡長吏能以父母之心念之而公眞其人也故三年之間禾黍滿家木綿被四野果疏魚鹽之利沃及境內雖有征科之擾猶可潤及妻孥不至於流徙亡困其所由雖恒歲之運旱穰相代而安養存卹陰受其福實出自我公公以願豐名其堂詩[illegible]為民之誠天實臨其上休祥相感考視有徵藍田產玉雙璧粲然豈非仁者之報耶或云公之[illegible]政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日計不足而月計[illegible]餘此尚於王道者之治雖非若撲火揚沸速快人意而治體渾然不求淺功近效及其成也人亦不知其功公之政類是也自非久任不足以盡公之意撫按知公而不能使其不去徒使士民之心有所鬱結予固重惜之也諸大夫以爲可贈遂書之

項郎中令遷之二親重封序

古人言世有幽德之士乃今見項公云項公永嘉郡人所居近鶴山號鶴山居士性耿介朴質乃其中博洽能文辭六經諸史氏傳論騷人風雅大盡通其義吐諸詞論蓋燁然光也中世文

人類多浮夸乃項公能文詞而行槃種種本實居家先孝弟居鄉修比睦鄉人宗事之有事必就項公決蓋自少稱丈人云項公少孤貧事母王氏能以孝聞王氏早寡無餘貲亦不知項公無父悠然樂而老也項公自奉薄乃克修先人之祀若富家人建祠置籩器歲事蒸嘗展孝思若生人子乃其中獨鬱如也或不給時家人汲釜待米至額項公豪吟古詩歌若不知者乃今受大封有祿養鄉人殆爲項公刺刺喜乃項公亦自若不加喜其幽德蓋如此云項公子喬字

遷之以明經中進士第先以繕部主事封項公後轉兵部職方員外郎又移封項公職方員外郎項公配妻氏其封如項公自安人進宜人矣遷之令轉南京禮部精膳郎中今且將出典大藩牧項公居之亦僅如布衣時無所加重云郎中令曰予承乏明時先世遺慶矣乃公之教予者尚于君子之道予不肖德爲君子是天下之罪也是天下之罪也良獨自喜者人子難具慶具慶而重嘉大典展人子萬一之志予殆有私幸云徐子與之曰曾參有言椎牛而葬不如雞

豚之逮親存也良哉予乃知郎中令之私喜固天下良人子矣雖然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次能養郎中令講學而令德修身而專道令之賢大夫也尊親而弗辱吾又何敢弗稱焉

贈梓石畢公遷嘉興郡序

前職方郎中梓石畢公任松江府同知之二年轉知嘉興府嘉興與松接壤朝暮相轉徙不絕習公治松之政甚詳聞邸報卽鼓舞相賀松江雖愛公顧不能留也于是諸大夫俾予序其略贈焉初公自滁守至松全椒戚子賢聞予曰君之海上有眞人至矣備述公守滁之政示予卜故知公久且戚子非誣人者竊爲松人喜之往在京師承公一日之雅詢及職方之政輒歎息不能平謂邊事廢弛徒飾虛僞張功咎此下因循姑息好事者欲矯時弊而不達事體則又啓亂基禍之萌也然建旄節于外必有元老大臣主之于內所與相持者惟一職方得人稍可裁節之然非廟略能斷亦無益也故公在職方諸請乞建白倚挾當路爲重者公悉檢按故事守持正法而又體察時情以應之不少狥當路之

意假借出入也方是本兵有凜然之譽而當路者往往妮私所親視公爲異路人始不能相安于其側矣乃今治民之政則異于是大率以得人心爲主未嘗倚法刻削爲苛密之行征科有次序簿錄無濫惡從容寬厚無抱枉出其庭者三尺童子可與神奸巨橐對錄而輸情可謂近民之至矣視職方凜然不可犯之日若出自二人豈公心迹有所變遷哉夫文武有張弛之道轉移有剛柔之用不但世道有升降而民生異俗要之所居異位而所遇異人自不可無通方

之用也今天下之勢重內而輕外仕爲郡官者務安其祿位而蔑成法郡邑吏不以世路爲意則仕不達故內政務姑息而外事刻薄取能名末流之獘相爲汙濁淫濫無所不至矣昔張文定公語萊公使讀霍光傳豈無見耶蓋士人以文學成名仕道亦皆有可觀者要之氣質用事拘拘爲一偏之治者十居八九不能變化推移以之于先生之道故安上治民而不失令名動有軌業而不遺人情者甚不易見也公平生讀書有要領不爲儒生之學有所扎記率經世大

業自非有資于世教裨于人道者論不及齒也其學術行義大率于仕內見之今者長老爲予言歲星在東南並吳越之間多良牧爲民福星者茲與耶

贈澤門袁公量移姑胥郡序

嘉靖癸亥掌科澤門袁公再理刑於松江松民感公之德政不獲承其治已餘十年一旦聞其來且驚且喜奔走相告以爲是行雖出于忌公者之私然天固有意于松民將卹其疲苦而使之也自去冬聞邸報卽馳望輶車之至今年二月始獲瞻睹風采咸鼓舞稱慶甫四閱月復聞移佐姑胥乃奔而請之監司者疏留之監司者憫念其情懇惻也量以松郡役田托之公謂可往來二郡間慰其心然松人之情不但已也遠近相要結將請之公車矣嗟乎先生筮仕於茲土固朱仲卿之桐鄉而潁川之福星再照臨其地則次公之德政亦自不容泯闇於世也孟秋之月公將戒行諸大夫摛辭述德靡所不至獻忠敢序其略曰我 朝不立宰相建置六官以馭群吏六官之長秩二品階上卿無可制其成

者乃設六科糾其獘六科官甚卑其所操糾察之權顧與尊官相埒而驅馳且俾其言動肅穆交際忌諱日恐科官之議其後其寧無不堪者乎故科官稍有形影可疵則擠而去之亦不旋踵坐此其故也六官之獘惟工爲甚先生轉歷三科在工獨久凡部所出入料量盈縮剩羨備知底裏其關係大體干及民命者二三事不可坐視其害請舉其一言之營建大工川閩湖湘之采木者經數年費數鉅萬而後集一或以不如式罷棄不但三省之民失其命而大工稽滯

其責所歸亦衆矣大率　正殿棟梓計五丈六
尺者鈔尺也例之民尺十縮其一其初部牒下
三省不明著其數搜剔萬山中求如民尺者弗
得也三省憂之束手無計乃懇之科部先生於
是審之工師稽其度本調制而曲成之則三省
之恩怨各有所屬而部所堪不堪可測而知也
先生之志惟以救民成天下事而不失大體爲
主其他是非好惡皆聽之人情不顧忌保全爲
計此君子之所操非浮世相能之長算也故往
時在松江理刑其職也然郡爲東南劇邑東西

縱徑不及二百里而出供千四百里之賦官司
逋責至煩部使者經數年不能完其命先生究
其原始慨然而歎曰嗟乎今世郡邑之官雖孔
孟爲之亦當以征科爲首事然不思撫字安全
之道民病何自而瘳耶夫科法急促而課程猶
阻遏不舉者實原於督併之官也督併之官有
醉飽之私則買限寛刑之費不訾役人之力不
能自辦則移其正課以圖苟免而侵欺之弊因
之作矣役人侵欺之弊作則豪横之積負不訾
委輸上下相蒙而上供日闕必清其源而後可

以言科政也先生立法首革去丞佐比較次革
經催之役所輸多少惟便里無不輸之日庭無
不輸之人吞噬者不容自匿而豪民不復敢負
不加敲朴而官事畢集是法也著之令甲則固
征科中之拊字也先生佐松之政每事經心無
非經濟之略此其一節可言者豈非通方之道
哉且其聽無偏枉門無私謁堂階蕭白囊橐蕭
然臺閣諸老素多推重今日之任欲其再臨遺
愛之邦大布存神之化雖未及朞年而去吾知
其心固非鍝狗其民者也因序而贈之

贈范子于中擢任繕部員外郎序

嘉靖丁未范子于中治濟南有狀擢任工部營
繕司員外郎今
天子當建禮之運修百代廢典　郊丘甫畢即
下　明堂太室之議海内改觀矣然將作之任
自非端人碩士無以將順其美成格心之業此
當路者所致心不苟也范子初任鈞陽鈞陽爲
宗王之食邑又多達官巨族州官名位卑稍欲
伸其志即構論黑白禍不旋踵而至濟南雖大
府有監司上臨之又列在佐貳動不得自專茲

二者皆難郡邑于中居之如駕良駟歷平康無少蹶蹶此其故豈有他伎倆濟之耶夫操端覆平而信道篤士君子之常行視世之作聰明任智敫好更事而樂趨時好厭張超逸于雲霄之上者或不相逮要之誠意感孚使人不言而化積之久遠而論自定彼固非及也于中文正公之系孫自讀書原野卽守尺度人視之落落不易合乃其中明理而操義通時變而信道軌爰文正公之德業深厚有不死者在宇內至于中復光明遠大與其素業耶然吾聞之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功名頓損于治郡時豈人之才能有宜有不宜抑所守有所變遷哉夫治郡邑者以其澤下究于民其勢順而易流廟堂之臣欲其道上伸于君其勢逆而難通自非中有定見執其恒度未有不變而趨時者然自天下後世觀之有至公一定之論不可踰越尺寸取虛名者此固霸之所不及也夫敬怠之相去一念甚微而終身之業由之願吾于中勵其志如初則吾把握爲懽者不徒慰矣諸君有贈詩屬予致之首簡如此云

何元朗詩選序

東海何元朗狷潔高雅自少不與浮俗相能其所慕好直欲與賈董司馬遷爲徒而賤薄舉子業雖列爲文學高等其志固不屑也嘗一再試於有司見其防法嚴散髮披衣而入也輒歎曰古者以禮待士士皆知廉恥節故重其進退今之待士雖以甲科榮其身不足以全其志遂歸閉門著書欲稍自見於後世其後閣學張公孚敬建白天下士有非科目可盡者別開選貢之法若漢人茂才異等與甲科所進士並用元朗始翻然起應之乃入太學訪天下賢士旣卒業卽歸臥家山多蓄法書名蹟會其神理樹藝花藥覽觀榮落之候得意卽命酒爲懽讀離騷老莊一二篇醉卽婆娑起舞每春秋佳日約所知泛舟峰泖間尋顧陸遺蹤輒竟日夕忘返其所著書成名何氏語林上下古今數千載名人賢士之迹品列詳定人爭取讀之藏之掌故與說苑並存焉其弟今儀部君叔皮自京師致諸老之意於君曰賢如何君不可終隱伏使

聖世有遺才之累元朗聞之遂有上謁公車之

[illegible]其友戚勸之行乃餞之江上以詩歌爲別而屬之曰東方生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若慕其人而非其志張季鷹秋風起興寄蓴鱸之思君高其志而非其時今者賢卿大夫慕君高義將出之烟霞之外勿以故山爲念輙復飄然若試有司時也方是仲秋將半河水方生津鼓催發離情黯然元朗倚篷而歌曰直木爲輪曲性故無刷羽在樊不如一鳧千里遠遊焉知其他

龍灣徐先生出守臨汀序

龍灣先生既恤刑南省之明年爲歲丁巳擢爲臨汀守方是倭夷寇海上實始於漳泉負販之豪江淮以南被其禍者殆千餘里士大夫積苦兵間未有寧息

天子憫念閩中諸郡恐或騷動乃命銓部慎選良守牧鎮拊其民而臨汀與潮贛接壤時有門庭之寇尤爲要地乃屬之先生先生吳興文學士也而有長者之德自其少時馳文雅之高譽而謙恭有儀度未嘗有崖岸之迹加諸其鄉之人及舉進士擢任尚書刑部郎即能親吏事慮囚詳讞庭中未嘗不稱平以是當上官意一時郎吏咸稱其長者故恤刑使者出特命之南省南省爲根本地道里闊絶俗多豪右逮于有司率以氣力相推陷故雖有椎埋格殺未易直其冤者先生持公秉明通之以平恕其所決雖或有所憑藉類多爲湔雪不顧以是南省多頌其德者夫郡邑之治務在政平訟理使民無愁歎之聲此循吏之恒也防危慮變務安其生理使深山窮谷不得乘機而竊發此未然之慮也大率時事方棘軍門所徵往往加于旁郡國爲守者不加意拊循其民則深山窮谷殆有不自堪

可爲意外之慮者此惟智者識其微而長者能安之也銓部選擇之命豈徒循其資泛泛授人者耶夫天下安危實係于二千石之治自昔賢君誼辟慎重其任不苟以授人若漢宣帝擢守相爲公輔以風其餘唐明皇拔任賢者出刺諸要地而供帳青門賜詩而遣之皆有見於是余獨慨夫世之爲大吏者任其才能以束縛斬伐爲功名申韓之禍流毒不息至多事時日益以甚其民不自堪則起而應之豈直愁歎之聲而已哉先生行矣願守其平生俾臨汀之人頌之

如南省則
皇上所以屬君之意當矣若復以其文學長養
其民若漢文翁之治蜀以其餘能於萬山中講
求水利如叔孫敖之修芍陂以貽無窮之愛則
長者之德益弘且大矣予與龍巖俞君幼海周
君皆先生友也謀所以爲別其情易已故襍及
如是

衛尉陳君督漕北上序

自壬子來漳閩惡少挾倭奴大寇浙東西郡邑
殘破民奔潰四出不可支

皇上擇重臣開府浙上制置其事訪求經略之
長計紹興陳君大綸適以武舉高等擢任衛將
軍以安邊策上之幕府大略謂練土兵以固其
志察私黨以伐其謀烏合之衆易以計離深入
之寇可以坐困幕府奇其才使領旗牌節制諸
軍又既以赭山險要爲浙中門戶自請一軍守
之以當其衝方是山東連二年大水歲饑人相
食漕路梗塞幕府擇通才使領其事咸薦陳君
于是領符北出以四月抵吳與予方避寇山中
思一見故舊不易可得而陳君適訪予過之霅
上相得甚懽乃相與登浮碧泛前溪觀瞻湖中
形勢予已不任故鄉之感陳君頷語予以經略
之意云欲守湖中必以大兵守南潯爲鎮以張
其勢而以偏師立水寨使知兵者與德清犄角
出奇于菱湖之間以邀其私逃保全之長策無
過此者且其地僻在腹裏必不能越杭嘉北出
以犯霅上其意蓋念予羈旅多愁苦聊以此相
慰然湖中勝算誠亦不出此陳君之家嚴海樵
子與予交甚契陳君素自列爲通家子予聞其
議益聳然異其經略才其所上幕府書見重于

當路固已有自而督運北去必有疏通弘濟之
略山東荒歉得君一人居其間募其壯者以備
南征之師旬月之間可得勝兵數萬豫團練分
布江南七郡使謀臣計士得以驟施其間不徒
束手待敵若今日亦可知矣海樵子出自世胄
韜以立言倡其子今陳君既承海樵子之教藻
翰橫陳不可羈縛且將立奇功以追隆其先長
者海樵子自其幼以才命世駕出浙內諸君之
上稍不如人即砥礪志節以前其驅今自陳君
之迹觀之似非所駕出不知白首之年更復一

礪與否海樵子常示予額上有奇骨終當行仙冲舉之業果爾則人間世所謂功名誠不足論若以英雄餘思妄予為塵中人不識冲舉事則過矣幸君歸而問之

贈李訓導解官還端州序

崧溪李先生分教松江學幾六年一日慨然作而歎曰予不佞其宗宗日以凋謝今茲不歸徒竊斗祿自飽使先人之祀廢而不食予尚可立于天地間哉予李氏之先布在關隴開業鴻朗有遺聞者矣後世中衰遠竄嶺越介在番禺儋

耳之間往時嶺越之俗好伎巧攻擊不喜名法乃今變而之禮樂彬彬然多大儒而使予安其業若南越人久矣予奈何不歸使李氏之先不祀乎于是解其官不待報請而去歸焉李先生為人敦守本行崇禮法聞自其少時已頹然長者之行若二毛人也今其人且老問學之所濡括者必其出諸口非古之法家言不言也其文辭典則不喜為瘦語聳動人故其門下士習其說不忍去之也戲乎嘆曰三代之衰世無善教一李先生去安得復一李先生來也予解之曰諸君知李先生教法惜其去是也乃予則李先生去色孝弟之心油然生也獨非李先生之敎乎李先生去諸君守其說不變師其意而行之使無愧其心則先生雖去猶留也盍勉諸諸君是予言遂贈其去

贈東隅薛子去奉川序

薛子作訓奉川之七年轉南召教諭諸生惜其去也思所以留薛子不可得乃請于鐵城向子謁予言贈其行而述薛子甚詳嗟乎奉川人情之厚一至此耶薛子之與諸生居也竟日無所

可否諸有所請白薛子無不諾諾而行其志不行請白者之志諸生或出孟浪語雖貴人薛子漫若無所聞學政有所梗不究其志師人者輒怒而起亦恒情也薛子未嘗見怒色諸不甚習者久而習焉有所語惟薛子語有所動惟薛子動如臂之使指不揮而自行薛子亦不喜東南文氣近年來頗變為游詞或出入諸子史以博洽騁其能非復昔時守正義而言也奉川雖在山中不免習其說文體輒亦支離不可之于道薛子一矯時弊而歸諸正義其為俗儉嗇不中

禮且朴野無文失禮官之教諸生升薛子之宮有不具衣冠入揖先生者有竟其歲先生不待面者薛子必與衣冠語語無久近無所親昵必委曲其意無棄外者諸生愧而改容習俗今其徒無前所云不衣冠入揖先生之庭者無竟其年歲不見先生者薛子蓋嘗謂予曰先王之教不盡于法而盡于心無所待于詞說之煩督責之過也故有不假聲色而消其志意者予非其人殆有聞于君子之教夫大士乘名而德成大道不言而化行予習其說不敢自附于君子竊

有志焉至于從不從將有人心之理雖聖人亦安敢自必哉薛子仕宦其言行可述大較如此諸生戀戀不忍舍之去殆有自云徐子曰嗟乎後世人心易離爲繁說而行也乃予觀于薛子知古之爲治體者云三代遠矣不必爲陳論漢治近古可師當時爲治者破觚爲圜斲琱爲樸與世休息無所矯揉之爲也甚者丞相飲醇酒不治理按治不問横道死吏執蒲鞭爲辱人二千石守相不關白政事可否上計吏直授丞相曹此其風渾渾無所指擬視諸衰周末世之風遠矣乃其本始成于學官弟子爲其授經守其說不變故有大小夏侯高堂生戴氏分門之旨專其門爲說殆有心敘云故弟子守其師教用之終身無諱者當時孝廉力田不事繁文三公九卿辟舉曹掾屬不數年有超爲公輔者皆其人也當時吏治之良不有由然哉後世風俗薄漸離于道人以其智爲賢以相軋爲私以得其欲爲成能浸淫無善治可哀也今爲人師不約其心于理而資其文以繁雖有聰明才辨文章長于丈亦何取于道哉于方以吏治不興爲恨

因薛子益重有所感而著爲論云

贈將樂徐君游松序

徐君某自將樂來松江省其兄南津君南津君以茂材異等仕松江而奉其母學宮修孝道其行益雅馴可師松人士無不稱南津君篤孝君子者乃其弟之來也念其兄之親之老也自閩至松蓋餘二千里徐君負策挾餅餌果蔬爲其兄一餉老親之供此其孝弟之心旁觀者尚油然而生况徐君乎松人士于其歸也欲贈其行予遂告曰閩故賢者藪也自龜山先生倡道而

南幾百十年矣自龜山而豫章而延平而紫陽而發而黃屈指數之不能盡天下賢者之藪有如閩者乎夫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巳爾雖千萬世君子未有舍是而之焉者也今君其人朴然守誠性者也而道之器具是矣其言煒然光者也而道之文具是矣夫器任道而文明之雖致聖賢無難又况篤于行耶予嘗怪司馬子長南浮江漢而北觀先王之風乃其歸也昌其文辭盛矣然卒以言禍而棄先人之身此為善游否耶今子之來也登常山之坂其高陵天凚而于

飛鳥泛江百折而下陵其水波觀諸瀛海東望三山十洲盡其異景此可謂奇觀也而司馬氏之文其寧有不昌而大者乎然吾所望于子不盡是也瀛海東連尾閭元氣磅礴而世之所謂寶玉珠璣盡不產于此則其所產而稱奇者將必有物焉可訪而尋者也君試求之苟有所得則其過司馬氏之遊而不愧于諸君子者不寧有在于是乎松人士曰是可以贈矣遂書之

劉子遊山序

人性耽丘壑志慕烟霞非有絕雲凌景之思遺世離形之識者不能也五嶽名山之間軌轍尋至苟其所操不能脫略世願棄其穢迹則雖日藉芳草長穿白雲亦何取焉溧陽劉子生長湖山操持文雅吳越之墟名峯屢扣每懷半隱之情尚羈離俗之念歲自辛亥以來帶方狂寇瀆我神州江南見咸陽之火浙上罹長平之禍遂遣南邊之戍開經略之司弛刑亡命充塞衢路佽飛材官布列城闉劉子不堪其事始決征行乃扣靈于窮谷或棲禪于廣院寄心松竹樂志禽魚深山大澤之中多其迹矣丙辰秋余在天

目適逍之日夕留連徘徊不舍乃出諸君贈遺之作俾序其首嗟乎巖嶺高深造物所閟林藪芳潔達士所珍福不在多幽閑為重劉子曰在其間亦知所自否乎大化置我有生一樂也錫我知識不群于衆二樂也文雅有聞上齊天地之撰三樂也不為塵網所迷舉目即天四樂也儕輩挾持皆如南宮列仙五樂也五者駢集出自天然一人之身福德斯備以壽其遊豈易得耶吾將進子之見于方域之外子姑聽之淛上有三神山其水時時枯竭姑射之神人窈窕玄

瀹其將待予一往不但若士之于盧遨也予能念之則海上浩劫皆堪自解面柔海變遷直與王方平一笑可也

贈雙湖凌子序

雙湖凌子世居吳興之雙林雙林之墟水泉清激林木華茂實當山川之會而凌子世居焉人遂稱為雙湖子世以儒名家至其大父漢章先生得遇異人如長桑君者流遂究明堂之術以鍼石治人所疾苦浙之東西無論識不識聞漢章先生莫不推重如古秦越人者云漢章先生

再傳為雙湖子雙湖子自其少補弟子員業進士舉及其父允謝世去人之被疾苦思得漢章先生者日趨凌氏門不相捨于是雙湖子起而應之恒往來吳越間吳越間有疾苦思見雙湖子如漢章先生者殆于今且二十年矣雙湖子抱素樸稱長者人之求治療者日踵其門雙湖子手取其絡脉使其弟子礪鍼砭石轉舒揉弄無息時其人富者或擔千石粟而貧者無一縉瞿然貧者日數至而富者歲不一再來雙湖子治之無異心其厚德蓋如此予問諸雙湖子曰子之道如見人腑臟而揲入筋髓何若是其易易也雙湖子曰予之治病因五臟之輸而總其會其說盡于黃帝之脉書予亦何所加焉若夫邪氣與正氣相為消長而人生死之途定于是也于其間有神明之用蓋存乎人而非法之所能盡也夫鍼石之技其長不及數寸而大不踰一芒運其神官而察其樞領巧其變化而中其總會則邪氣之去而正氣之來若引而進之也夫絡脉之間一室而已而邪正之出入消長不容不相勝其機亦既微矣故聖者作法而能[illegible]

用之雖治天下之道亦何異于茲也是故君子小人之用舍出入其為治亂之機亦在一念轉移之間而已此予之為道者也予聞其說益知雙湖子之得于心者大矣雙湖子別予去游因子先生之門以是說論治必有中其言也因序而贈之

贈倪生補弟子員序

倪生伯巘補郡學弟子員予聞之曰子之舉于有司也以文乎曰然曰古之文以明道今之文以徼道子知之乎曰未也曰古之于道也為常

今之于道也爲變世道之不古亶可悲矣夫道之爲變也其上者偷以明之而文之爲弊至于敝道之賊也則又何文之云今夫道也者天下古今之同理也吾性之所自有也立天下之大物也小而小學焉大而大學焉取之無難也古之人自日用飲食起居節宣皆道也是故無難也夫安得而不肖今之人視其身之于聖賢猶人之于天如是難及也恣情以害性斂欲而忌德動舍而去之其有之焉者衆指嗤爲怪物也夫安得不謂之變夫金可爍而流石有時以泐

而道未嘗變也其謂之變者夫亦君子之自畔矣乎嘗謂今天下爲文之弊之畔乎道也甚于佛老之害者也佛老者自孔子非吾徒也今天下之爲文者宗孔孟而師三王至于論道而指嗤其人之爲怪物也則門庭之寇雖有智力其誰可禦之乎求乎是則所爲文者亦大矣

贈平梁杜君序

古今人自高其志不樂仕進者甚衆要之不出乎其性則流而爲矯或任性而不情則流爲亢厲盧藏用隱居終南其意欲候征徵以重其身司馬子微以爲仕途捷徑陋甚矣呂徽之小心窮谷自快其志而寒餓及妻子傷先世之氣類則又亢跡太過流爲一節之士非君子所宜法也若夫上奉光親家有樂業安於爲吾而不慕華要斯隱居之上矣吾嘗愛王逢原思歸賦念八十老親思樂其志以歸佳哉爲情而失之不早見豈若潘岳閒居覽止足之分爲逍遥之權以奉其親乎吾松出正獻公之後有兩杜氏在上海爲撥賜莊之派在華亭爲外館之派外館世其醫多全活里中人見于歸耕王先生集中

甚詳撥賜莊世以耕讀爲邑中著姓有沃壤腴業而加之詩禮其族繁茂而多賢其尤著者稱平梁君平梁君恂恂儒雅法書秘帙充滿齋閣中以適其貞性而不願仕堂有餘慶之親年垂八十日以田園之樂承其歡池沼足以漁釣亭榭足以燕適寒秋暑退煕春寒往扶侍遨覽子孫遶膝人間之樂莫加于此其視冕冠佩玉逶迤法朝之上思慕其親不得一奉朝夕其情何如也平梁君年已六十而齒髮不衰其子名時登歲在壬子有司薦之南宮人且以公輔期之

原缺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序　三

壽楊誠菴先生序

嘉靖丙申之孟春誠菴楊公登壽六十客至其門稱壽者若干人客謂予宜頌公予盍對客曰楊誠公可謂能自壽者也客曰公能知道家言不敝棄其形神者耶予曰君子之壽德業為大形神次之學上不言名教則仁義微予觀楊誠公有君子之道三皆可傳世而微仁義也寧非

自壽者云客曰善頌矣請遂言之乃序曰楊氏居海上數百年宗連而族繁可謂盛矣夫宗連而族繁則好惡殊而心易離久而為途人易也楊誠公首倡睦族之法立宗長令其族人歲月有會訓飭有度蓋松人掛樹宗者楊氏之宗于是始著矣夫治生之道累織嗇不易得志而富者多以奇勝松江負海當吳會下流有魚鹽沃產之饒五方之人趨焉或折節為富則繫鐘列鼎有素封之奉無難者楊誠公獨能高處士之義舍耒業而食畎畝之入身遭多故使先人之業不墜于地而更大之此其道變化有權而術不遷雖百世守可也今天下仕者高榮名而賤薄位非尊官厚祿則不行其道故有累辱含垢自廢其節者楊誠公守仕路二十年僅得越郡一郎官乃簡伉立正論使上官高其義而客禮之且越人之俗好相訐為奸其持正法如守衡器務使曲直平故越人有獄就決者無不當意歸方是時越人仰大府得一楊公勝十大夫乃太夫人齒髮種種在堂心念之則憮然請于朝歸侍太夫人越人遮留公不可得至于今越

人有事輒追念楊公云夫尊官厚祿人所愛也一不愛其身則自廢何難矣楊誠公仕為郎官非耶且里諺云置宅視子置業視守善業用本能使其德布聞于時傳之後世此謂壽其身者及其子孫矣而況族人與仁義傳世澤哉凡此者皆有永世之德而楊公之名壽于世可無窮矣故曰楊公能自壽者也若夫康寧長世之福則公令子有玄君能修君子之道凡以悅公者無不至矣夫下以令子之賢上事太夫人無恙其樂又何加焉而養生樂志須道家言哉

東川顧公六十壽序

嘉靖戊申太醫院御醫掌內局事東川顧公介壽六十其甥太學生韓君國來乞所以壽公者東川草堂先生之孫也其先世多長者承累善慶之餘益爲善不怠恤窮困置義田默相善人之類而仁其三族之人所以壽諸其子孫者鄉人類能言之是不足以壽公也平時博習百家諸經子以養其心攻黃素之業而盡其術是以內和外充神安氣平所以壽諸其身者雖三尺童子亦能知其有完粹之福是亦不足以壽公也今天下之長才大器思深慮遠而又文之以華藻如我東川公者皆足以當之以是取功名登華要何難乃棄其出身之途乞身留太醫院供奉

皇上之進御雖其精于黃素之術不可徒負于世而其愛君一念良有足嘉者矣

皇上嘗 廟運中斷之餘 本支一綫之脉不可不爲蘩廡之計身當建禮之期百代未修之典莫不運諸 神謨睿思之中凡所以保嗇頤養之道自宜百倍于尋常者也爲臣子者能念及此雖朝夕勞苦終世効力亦何所辭又況精於術藝究知保嗇頤養之方如東川者其所以爲

皇上千萬年之長計實根于一念之誠切有可尚者又何功名之足擬乎夫愛君之念所以愛天下萬世者也吾君之萬壽無有窮期則天下太平皆將享 皇極之福亦無有窮期是則東川之所以爲壽不但一身一家有可言者如此海上傖父北望公之軒蓋在瑤池紫極之旁不能一攀其盛聊敘此附諸韓君之誼云

北溪范公七十壽序

北溪范公者先文正公十六代孫自吳中遷居華亭之四涇里今年四月十有二日爲七十誕辰其子于中自工部郎中轉僉廣臬季于謨舉進士于鄉而仲以孝弟力田侍公公內外無所縈累所居竹屋蕭然殊有俯仰無窄之意里中人廣植金谷者甚衆公以區區一節士居其間未嘗見其不足而多人之餘言必行其志動必會諸理里中人以是重焉自少業醫有名或貧乏者恐其生理或錯赴之如不及至有省其食

爲醫藥之費者此其志直以濟人爲急先其長而居之父母斯人之任豈非文正公之素心哉以是于中兄弟操端履平循循君子之行仕道尚廉恥重禮節以賢大夫見稱于時居者懷瑾握瑜不爲眩目耀時之事雖先世之遺慶有存而公之立教亦略可見矣所謂樂志守分而內外無所縈累者蓋如此予與于中兄弟交甚厚獲拜公于堂上而習其平生故于中自京師走書屬予一言爲慶予謂恒人以生年爲壽而箕子獨以攸好德繼諸康寧此其說何也蓋愛生

者莫過于彭喬然一身之外與千有餘年之後皆非彭喬所能愛也文正公往久矣今之談文正公者猶見其面則所謂好德之徵出乎富壽康寧之外遠矣公平居常以先憂後樂之志訓于中兄弟者甚篤以是而繼文正公則公之爲壽又不但七十之年亦可知矣願公益自愛

南湖宗兄誕辰序

侍御南湖兄壑六尚四年而蕭散于風塵之外且逾一甲矣然居常不甚役役治生產因移其丘竹石樹之屋下所居秀野里與市廬錯而池亭之勝固已冠諸名園之上南出浦漵僅十里掃除更幽絕泉池林麓疎曠佳麗日有騷雅過逢嘯咏徜徉或命酒爲懽與禽魚相適悠然有今是昨非之意諸子日承其懽各置燕息之所春秋佳日放棹近郊狎幽人爲偶而與漁父同嬉雖稽君養生之理太上衆妙之門殆不是過長年之計不已近乎予嘗慨浮世士大夫以仕宦爲家不知此意者甚衆間有思歸其鄉者然齒髮已變衰行林麓中目力不能辨雲物而疑爲巒岫者有之至于早歲歸來若解世縛可

樂也精神鼓舞或移于馬牛之累皆非達生之士矣嘗讀張平子歸田賦仲公理樂志論蓋歆羨之若不可及故于南湖遂有深契焉吾松宦達極盛于今日城內外數里之間部院館閣至藩臬郡牧伯無不具列而早日歸者得五人云春山宮公性喜丘壑吳越諸名山遊歷且遍南江馮公游楔于公左山顧公家移泉石席有雲樹三美四難之樂無日無之皆可追香山洛社之蹤者也而春山與南湖更若有餘興云予聞之生年不滿百而懷千歲之憂者謂之幻妄太

過或苦晝短而為秉燭之遊者謂之貪生[illegible]
于是有神仙超舉略鴻濛而遺濁世者然而[illegible]
夷與道者語錢公若水之不可為神仙以為急
流中勇退人也然則急流勇退止下神仙一等
者耳諸公既皆其人雖無冲舉之術亦登浮世
士大夫所可跂望耶南湖諸子光訓彝訓丕訓
因公初度問所以捧觴之辭不覺及此若夫公
之所以壽于宇內者有峽江之善政與按閩中
諸謠頌可見此弗贅

顧左山六十壽序

左山顧伯從仕至省叅年及五十卽解官歸歸
十年為歲甲寅躋六袠矣而齒髮如少壯時人
言公在山東時多訪名山川得異人服氣法殆
不然也往日有薛頭陀至其家欲授以長生訣
居百數日無所問薛笑而去此其不遇異人可
知乃其性寬和別無所累其心旁所居有別院
悠然靜寄以養其神若不與人間事者性好客
客至其廬卽置酒相樂竟日夕不去亦未嘗厭
客多少常特所設必稱皆出其中政左山不知
也其帷房素無姬侍僅兩蒼頭子侍其出入人

或勸之輒笑曰粉黛變幻何異鳩羅刹[illegible]
其前而以亂吾眞耶其教諸子卒視材所宜而
任之或謂諸子資皆穎達勿徒徇其情又輒笑
曰天有五道縱橫錯列山川流峙各不相能皆
性也人性獨可齊視耶人世祚不齊亦類此無
多為意左山子以是朝宵起居咸獲自適未嘗
因霜露變節為病蓋其心與其氣皆平也予聞
般若之說種種諸相皆如夢幻泡影智慧解脫
方是實際左山素曠朗不滯礙登夙悟眞詮者
耶是可為左山壽因其兄子正傳之請書之

王蔗江榮壽序

王繕部子嘉既獲封蔗江公署員外郎主事及
其母杜氏為安人且年壽同躋六十康寧有常
度子嘉猶以宦遊不獲朝夕問視雖有三弟承
其歡而心固闕然也乃以癸丑初度之辰謁予
言為慶予謂生人之樂莫大於子宦達而身際
其榮然衰老逐暮不獲久駐其年者甚衆或雖
未衰暮而先秋搖落或卽未早衰而起自鄉丈
人勞苦不知文學或雖知文學務奔末利完其
家不知士人之樂或皆已遂其願樂與其子志

向不相謀則失其天性玆皆享榮封者大較然也而蔗江於是數者獨兼焉蓋自少與其兄滙村同列爲郡文學以學行稱於鄉家雖不甚盈植竹灌園未嘗無嘯歌之樂其子貴至爲郡享厚祿亦未嘗忘布素之意繕部君性復孝友出常輩家庭樂事妻孥同德所以慰藉公者甚至故年近耳順頤養日適氣宇若少壯人非徒然者也予弱冠時與公兄弟交甚契因得拜怡逸翁于堂怡逸翁素沉厚悃愊與人交樂易而能忍至其自持則莊重不苟未嘗循俗上下力田

教子砥礪其志節不爲流俗所移動其鄉稱善人焉故蔗江兄弟雅馴于理所以開其先者有自也今其後昌明有慶非所謂食善人之報者耶予所覽見自怡逸翁蓋于玆三世父子同德孫仍益腆厚莫不溫潤縝栗有比玉之德恬澹不事表暴令人久不厭有若水之善翁固出之性成而蔗江及繕部君庭除訓飭冲養益就皆弘遠輯穆其在吾黨不愧士人之類者其有先之者哉夫尊榮其親昔人以爲至孝而所爲壽則固不在偓佺之年也予嘉方自從官典司藩牧其于民甚近更弘其事公之念加訊其政令使所在有甘棠之思則所以榮壽公又何但今日已也而況被澤當世更有遠大之業哉

高氏二親同登大壽序

松有大壽翁曰松石先生其配太宜人莫氏今歲躋八袠而翁又三逾其年昔齊桓公見畝丘老人八十有三曰美哉壽也是固當爲翁夫婦慶鄉大夫乃咸頌之而俾予爲之序華亭以謹厚昌其家者稱高氏自其上世來咸以朴素名至頤元翁有聲學宮而舉於鄉然不以仕道自

榮也止以博士竟其身至松石翁復績學有聲貢之禮部亦自晦不願仕然自松石翁而上推問其本始咸高壽不與里人等蓋其心內守不馳騖於世路故多和平之福而享高年也松石翁四子長君志道舉進士仕驗封司主事時卽蒙

恩封其親而分祿養之亦榮矣今世有榮封者冠裳輿馬日以色澤耀其里中翁獨晦不出卽里中有燕集欲屈翁作上座客祭酒不卽赴至於鄉飲有司以大賓禮肅翁亦不出其謹厚有素心不自炫飾大率如是長君旣榮貴次

亦授職爲博士官其二少尚列諸生間家亦下甚裕自常人舐犢之愛鮮不營善業以益之至於身任其勞苦不自惜者往往而是翁與太宜人殊復不屑此日惟以問學勵其志故二少業不加多而學日益進太宜人爲令學憲子良之姑其父子兄弟之間素閑正論不知末俗之敝習故與翁同德而教子以義方玆皆享高年不自累其心之槩跡也志道仕路方通顯念其親且老卽慨然棄官歸此其心亦猶顧元松石兩翁不以仕道自榮養和平之福者也豈非長世

之餘慶耶予嘗聞志道之養其親以愉色婉容曲盡禮意特搆別館於秀野璲潭之上芳辰令節擊鮮烹軟靡所不至或安車穩楫泛遊嬉樂務爲天長地久之思至其所自守則禮法束縛未嘗少自佚其所以悅兩親者皆君子之道可知已予嘗因志道之心蓋慨然而歎曰人子不幸而貧且賤百里負米如仲由徒步數千里御其母至京師如仲車其高行誠不世見苟其親非孟氏時附太平則將有不自堪者或居業可致時養可備如潘安仁閒居賦所云讀之未嘗不愛慕然牧荆自潤聲稱狼籍有道者竊復羞之又何以光榮其親耶今志道守身惟謹恭嘗一自苟旣已賤安仁而不爲至其力不足以居生自約足以豐養又非子路仲車之勞其生玆固不但以祿養又以善養當之爲子者誠非可企望也翁與太宜人之壽益自安佳不至衰殘以老不有所由然哉是固不可無頌頌曰松茂而貞石介承堅高堂有慶佳氣葱芊黃耇承祉齊厥永年天長地厚子道翩翩子有榮祿巳逮歡顏棄榮趨庭揚波自瀾萊養色怡茅心孔賢

一念旣豐萬吾同詮惟此德門祉福緜緜鶴髮鮐垂蘭芬並妍

上海湯一誠七十壽序

夫壽之爲道以世爲上其次以身夫一身之壽雖南宮列仙超出玄化不能以其餘及諸子孫故世祠緜長宗承彌遠爲可尚慕也一誠湯公上海名醫世家也平生孝友出自性成而愼取予重然諾鄉人雅重之乃其術以活人爲本而無所責報以是扣其廬者日相踵夫人以衣食爲生而畏病疾衣食之生聽之有司者之政其

常也去其所病疾就之安全則聽之醫[illegible]一匹之夫其生人之權至與有司者相埒又其好生之心上既天地之德其爲術豈小哉以是存心可以壽其身以是傳之子孫可以壽其世故予論壽道而以壽其世者爲難此也江南之人喜靡麗尚藏積屋廬田業充牣周沃淳俗所相尚前後襲以爲榮自予所見華居美田業不二三世即轉授之人者比比然也然不復能自悟至有業入未幾而窺其旁者又復有人矣其可久惟吾醫業者三數家雖不大亨顯而子

孫百數年守其恒業猶不甚敝是雖其道可久要之一念好生亦足以感契天人之心與慘刻同類之脂膏者其同不同其子孫宜壽於世與否皆可徵也今年五月二日公之壽介七袠長子建中俾繼其業以活鄉人次執中列爲邑文學有令名公慨然曰吾平生無過分福頽然以老勿以家事相剖諸士友于是謁予言慶公因論述如是

茫湖翁八袠壽序

豐城李氏以有道稱茫湖翁茫湖翁少孤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其學務行義而嚴于義利之辨平居多著作至老不倦若饑豹冗遊桑榆諸稱爲人所傳慕云今年壽躋八十而性喜佳山水所止輒欣然嘯咏爲憔其子中丞公名遂督視江上諸軍住劄金陵謂其山水可以娛翁也遣其子迎養翁還書曰予以三世一身遺値多難乃今壽登大耋諸孫男女合二十一曾孫男十四繞膝稱觴已爲過望汝乃欲以諸鄉之重爲一日之榮造物忌多取予懼其不勝也善哉翁之爲訓其知道乎夫以三世一身之孤而集

孫曾滿前之慶以多難轗軻之身而享封爵盛大之榮感今思昔誠不能忘情矣然招禍有階食報非過自王政所嘉尊賢養老之禮于分已宜而況以子道奉之耶翁之所見盈虧消長之機起乎一念之微者固非恒人所測識也喻大令顯科言翁自養之道有三性喜淸素樂澹泊不以重帛兼肉自奉常有充然自得之意一也從掦數世宦餘之業曾不半低昂以長尺寸性以文行教訓子孫以求先志一也深居寡出常存儆畏卬不以得失遷沉動其心雖受榮封爲

聘君未嘗一入城府耀其名又一也是三者居
貞而不惑其志守素而不華子躬履盛滿而知
戒撫化樞而識變樂天安分而享有悠長之福
鄉閭式教而詞藝馳聲過廬者尚其業聞風者
薰其義則其所爲壽者豈直享太平之樂爲五
福之徵哉後世有推慕翁者曰昔茫湖先生蓋
如是蓋如是則翁之聲聞于世雖使洪崖挾策
廣成飛景亦何以過之又况中丞公騎箕浴日
耀德台衡將以大人鴻朗之業顯其親于不朽
哉敢以是布太令慶翁之意

太守劉公初度序

沂東劉公治松之二年十一月日長至爲初度
之辰先是松人數罹水旱不能以其力事有司
逋負官租且數萬監司委任他郡官督併至嚴
酷糜爛血肉者盈衢路公殊悼惜之每禱念願
得一豐年捄其命歪是百谷果蕃熟民可少蘇
其疾苦公始欣然對賓客有喜色又適北邊醜
虜爲變江淮閒輒議抽民兵有苛細之擾公獨
晏然鎮之以靜止追還銀綱已發運者備綏急
而已自是民益恃公如父母聞其誕辰咸鼓舞

思頌言其盛諸鄉大夫遂屬獻忠言曰王道古
稱易易後世民益愁苦不能自聊以生豈直世
變使然哉世儒不知學術徒以氣質所近者施
之于治放逸縱肆不復自檢飭其敝至于廢道
德而尚才能志力强健者流爲鷙悍意慮精深
者流爲慘刻少恩以之應變酬機事或不能無
一日之效要之壞國家之元氣莫有大于玆者
故筭予論治道之原必主于修身立極而後可
以斂福錫民後世申韓之禍盈天下顧以才能
取榮當世其究不能自福其身况有錫類之治

耶區區朝夕習見公所爲政可言者有三其一
重倫敎先本實有訟倫化于庭者必以是爲曲
直即或樸質少辨不能自致其情者必原其意
其一事無緩急大小必周詳其慮或所見眞切
即監司不能以他議奪之用是往往議不合其
一未嘗以束縛澈朴之政加諸其民雖日馭繩
錄固以法外意行之也嗟乎世之以才能自見
即致千上列者視之公眞若拙于爲謀公寧甘
此不與爭馳其足自非了了有定見不能如是
其所以召致豐穰感動田里不有所自哉今玆

强壯之年方以福星照臨海上爲　朝廷宣布
化樞以安根本之地幸公加餐自愛以慰士民
之望他日當有頌公遺愛傳循良者以壽公芳
名于千萬世也

吳興郡太守徐公誕辰序

湨岡徐公之治吳興也風紀肅然治體渾厚寬
仁平恕與民休息士民咸服從其化諸學官暨
學官弟子咸思序述其事因公誕辰獻焉乃諗
余爲言曰歲在癸丑公始來莅郡適瀕海惡少
誘集倭夷大寇東南自浙之台寧北抵杭嘉蘇

松諸郡咸被其毒惟公一郡晏然安堵諸自置
興以來調發旁郡國材官良家子佽飛射生及
弛刑藏匿諸豪善格鬭者畢集于軍門其供餽
則椎牛釃酒裂布泉輸粟米諸細故微末畢具
正賦不能給則取之外繇口賦鹽官緡錢又不
足則取之方田間架贖殊罪以下金穀豫算中
繇以上其費不貲蘇松被寇甚費更十倍民力
不可堪多亡匿逃死獨公一郡無所苦諸雖寇
所不至亦恐不測咸豫爲儲備徵及閭左晝夜
督促不輟休獨公鎮之以靜無動搖其民民是
以獲務本業墾其田禾黍芃芃滿家彌谷桑麻
枲苧果蔬竹箭之利可以資伏臘飽妻孥運輸
北出進發以時無異平歲歲復大旱江南北跨
浙水悉爲稿壤所種獲不能三分之一公之境
內竟沾秋潤禾稻復穰民間念公安卹之政感
移天心者如是咸頌之他郡士大夫爲寇所遮
逐者咸來依化下公存撫之無虛日以是庶民
安其田里懽忻交通蒸爲和氣作而爲雨以辟
除旱熯信其然乎先是公爲御史按江南四輔
郡四輔郡素饒給多豪右往時御史以憲度東

縛人太急切不及使人自新爲善公雖以風裁
自持而加人甚平恕投牒門下者校証百出止
持其大端諸瑣細悉付之郡邑四輔郡咸獲安
其生業至今頌公知憲體今爲郡亦復總其大
體而以諸瑣細付之縣邑吏夫史氏所稱曹參
守畫一之政丙吉問牛喘劉寬臨民無疾言遽
色豈非知大體之謂哉故厚性寬中之吏視之
威彊相獨稱爲福星湖民所以不被寇獲其生
業雖其地不濱于海要之福星照臨其地故安
靜之政亦復異于他郡可以稱長者壽其名于

世無窮矣頌以此壽公以嘉學官弟子之意

錢徵君七十壽序

吳興多仕族仕而以賢稱者雖不甚顯其鄉猶重之有至老益章者焉若杞齋錢徵君其一也徵君名九韶字鳳儀平生博學有高論其言率堪為世用而仕止于新建簿夫丞簿在宋時為進士釋褐官其立身揚功名始于此今世仕者乃賤簿之往往崇利祿不自重其身天下之俗變而至此治道之不興所由也徵君資性剛毅有任事才新建之政剸劚煩劇剖決大事一言

而辨月廉潔有節氣未嘗因人上下故上官出常格禮之未嘗混跡冗泛若世之所為丞簿者欲獨為科目所限不復行其志以立功名仕已滿三年猶留滯文法與小吏淺闇者相朝夕不為人所察舉迺浩然歎曰嗟乎士人獲際遇為當世開明典昭至德獨何人哉雖然上有厚祿下有清泉進不陟華要退可采芳潔犧牛肥腯為之清廟曷若麋鹿之甘豐草乎乃告歸其鄉幅巾逍遙于泉石之間闢一靜室杜門讀老子謂專氣致柔即吾儒主靜之意以是攝養情性

澹為寡出惟邑中諸長老數人與之交處略同平日歲在甲寅諸長老造予曰徵君介年七十矣初誕之辰適為重九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獨無一言為壽乎余乃采籬菊贈君系之以歌曰壽君高堂言采芳菊飲以沆瀣食以甘谷食飲惟何初陽九芽進宴瑤池被服大霞前引太乙後列洪厓擣鍊日月以烹內華執符黃庭掩映三花太上無言長生所家

太室山人生子序

嘉靖丁未之十月太室李子舉其子于家舉之明日二朱君與吳子報予曰太室誕子可賀也予曰知之乆矣曰昨舉子何知之乆也曰太室仁君子予嘗謂其必有後不待舉而後知也令夫碩果之核其名曰仁陽氣伏其中閱千萬歲華而生生不變三尺童子把核而玩之知李之必復為李桃之必復為桃豈有異術哉以其中之有仁也人之厥初生未嘗無仁心長大而戕之眾矣其甚者修于家而壞于天子之庭積累于先世之長者而喪敗于子孫之才能夫孺子

匹夫之愚者才智不能周其身其所畏塚者亦有限士人以才能奮起雲霄之上假名器之力以濟其無厭之欲者之甚也李子之尊宜散貧以進士起其家卽斂鴻漸之翼恬然老諸其里中里中人不知有官人焉李子復恂恂守行義身若不勝衣而言不出口卒然途遇之不知其爲士臣子也乃其中春容而雨澤遠世路而畏淸議未嘗以氣色加其鄉之人士類中推賢者必指李太室此其初生之性渾然未鑿猶碩果之核投諸土中春候一至與百昌俱萌于大化何難焉故予謂李子必有後不待擧而後知者固童子把核而玩之之見也二朱君與吳子曰善善因請書其言遺之

朱太母八袠壽序

吾黨有博學高世之士曰二朱君仁仲仁叔二君自少頴異不羣然其氣甚高不易可羈縶其家大人左江公背棄又甚早內無亢宗之親外乏籍身之誼卒獲就其令器不溷汲于濁世者其所自蓋有太夫人云太夫人姓李泗涇里名宗也三歲時喪母劉氏繼事戴安人卽其譜十九歲歸左江公奉其後姑亦如事戴安人二宗咸嘉其至行禮重之左江公未仕時爲貲產所累奔命于公府無息時且其氣性方嚴不能隨世上下爲觚圜曲折之行里俗之狡遂多所侮狹旋起旋躓其業遂不自振太夫人內支其家外酬應百出勞苦叢集其身兼產育多至九子女中年多疾疢其後左江公仕瘴鄉與其壯子俱沒哀苦窮促更甚于往時二君尚未成立一切季方提攜外內務日集遂零落不可堪太夫人于是抆淚訓二君以義方二君入奉母氏而外親賢者感心惕慮學遂以大就今之人知二君者謂其能讀經子百家言作古文詞可追武先輩乃其所自樹者令德孝恭不與時世爲浮沉計每得一甘美必捧以奉太夫人良辰令節一花一草可以適目卽命妻孥洗盞爲歡太夫人多釂一勺不覺婆娑起舞爲壽以是太夫人樂志以老昔所疾苦漸以彌去遂享高年今已至八十矣嘗有姻婭慰太夫人云二君必仕爲國器今雖窮無憂也太夫人慨然歎曰嗟乎吾有善子適吾朝夕吾病苦且愈吾窮恥世士有

榮祿使父母不帖席者斯窮人也是其見髙出世情遠甚宜有令子能樹立不爲浮世之習也昔曾參有言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信哉人子及養其親者之樂也又况二君身操高世之行心無役物之累明無人嗔幽無鬼責以是養其親而弗辱孝無大于此者豈羨夫入
帝王之門者耶太夫人自謂非窮人予固三復而高之因序以爲壽

馮夫人六十誕辰序

歲在戊申長至後一節爲二十八日子仁兄夫

人金氏六十誕辰也其子行可偕諸弟介予言爲壽夫壽之于人大矣而夫人之壽尤大蓋以其身占馮氏之榮辱而馮氏之榮辱有關乎一時之治亂不但如恒人之壽至六十者一稱觴已也自其見在之福言之身已抱孫稱祖母猶執饋食上事吳太君稱新婦此一樂也子仁以名御史者飭臺中天下想其風采而身受榮封爲名臣婦又一樂也其子舉進士科餘皆列爲博士弟子而孩抱亦能誦詩列膝前而問朝夕者且九人是又一樂也又况耳目聰明居常食飲如少時其爲福與何以加焉乃予謂夫人之得致此亦甚艱矣方子仁論劾宰臣太迫切宰臣不能堪將甘心焉乃指誣其言爲上言大臣德政
皇上初未甚察下之詔獄三年幾以不測行可乃瀝血陳言以至情感動又復指爲罔冒公事自非
皇上聖明則子仁父子必已淪爲廢壞夫人雖欲求爲白首嫠婦可得耶方是夫人年未五十其子甫弱冠諸少俱未生吳太君且望八十矣

一婦人煢然居其間無羣從子姓堪解其紛難可依也回視今日之榮而壽壽而樂骨肉團聚而門戶清嘉舉觴稱慶于化日之下其感遇之情又何其異哉然
皇上能使馮氏一門之安者實能省察子仁之忠藎而寬澤其責故宰臣不敢肆其奸而天下蒙其澤固　社稷之幸也故曰夫人之身可占馮氏之榮辱而馮氏之榮辱關一時之治亂云若夫夫人之盛德可頌者自少事吳太君夫婦甚孝幽閑靜專自壼而外無聲聞之教敎諸子

彬彬儒雅雞鳴風雨俾無墮志以就德業其尤難者子仁未逮時躬事織紝以奉太君甘旨至約也諸姑姊妹貧者咸相依而食未嘗有厭怠時及既貴顯又能推廣恩私以成螽斯之德閨惟雍穆族屬繁茂二事皆女婦所難然皆誠心實行爲之是固宜其致遐福召休祥以大馮氏之宗也玆皆人所知無待予言爲頌

慶尚寶司卿張八峯母翁太夫人九十壽序

嘉靖辛亥仲冬尚寶司卿八峯張公母翁太夫

人壽躋九十上海令右山喻公俾獻忠序其言爲慶人壽以七十爲稀百年爲瑞箕子陳範而列于五福不誠宜然哉今

天子興自南服渾厚洵穆之氣充滿流布諸元老大臣攀附　龍光顯飾政紀率自南方而起且百歲壽母亦往往出自其間有若今翰林修撰蘭谿唐君督府經歷鄞張君二祖母有若今禮部侍郎餘姚孫君吾鄉監察御史馮君二母及翁太夫人率皆仕族賢明能訓其子若孫以是大壽無疆享有祿養不爲人中之瑞乎今年鄞母適百歲其孫謁告還慶之

皇上特嘉存問之恩翁太夫人與孫母俱九十唐與馮母俱望百蒼顏白髮照映江海之間如鳳味麟趾希世而一見大堀鍾毓奇靈與諸大名臣竝附于　中興之運自昔所難而今亦創見者也鄞母有令子曰甬川先生以文章黼黻當世沉毅正大爲當世賢者唐子曰漁石先生善體量邊事有安輯功又持銓公平得大臣體孫母相其夫君立大節于世教其子文武全才爲古今世家子之冠馮母日勵其子以節行竟

以直聲著于時玆皆海內光明正大之器至于翁太夫人素擅女史之才加之孟母之賢不但善相東崖公龍門之政其子今上海時馳手教俾其一心上報

天子故上海之政捄敝扶殘與民休息人至今有甘棠之頌其後進之給舍又馳書務正學以言故八峯公立朝大節炳然可覩其匡贊之疏糾劾之章爲時所傳誦甚多今自諫大夫超遷太卿豈直遭逢之盛哉酬賢樹功令典具在而賢母之教亦章章明著矣粵自太璞既雕女教

不傳而賢母之風頓熄世之名臣碩士爲世所甄拔不爲不多而有本之學罕見說者謂道學不明于世誠有然矣而家庭幼學失其本源習染漸磨不爲流俗所移者亦寡矣顧夫貞元之氣鴻朗之期有時而開則河嶽降靈葆光多福自江漢而南以際于海秉靈揚休鬱鬱葱葱莫非治平之景象也敢因太夫人壽以頌一時之盛云

錢母八十壽序

吾黨敦素厚稱賢曰錢子復初氏靜菴先生曾孫也乃其初出自少孤而貧其母沈孺人苦節勵志以居竟能扶植其子以至成立不隆落其爲力良難矣靜菴先生素廉介修謹以南解舉進士累仕刑部郎中受知于　英廟超遷四川按察使平生不立產僅守一廛若晏平仲故其子立齋公與其孫養浩皆不能自立且復早世方是錢子生甫八閲月其兄僅六齡耳沈孺人煢然一身紡績奉其姑人且危之也然其性方嚴有識度非常婦人等故自幼課其子以行義未嘗少假借其後長稍成立即使歷門戶而游

錢子以家學遂咸彬彬雅馴於理見者雖不識固知其名家子也今年孺人壽逾八十予之家弟良自少與錢子以文行相規謂可爲閨幃範學若孺人者誠不可泯泯使無表見遂以諸交知之意請予言爲慶予聞之蓋慨然歎慕焉予嘗聞秦皇帝重巴蜀寡婦清以爲貞婦爲築女懷清臺視其所操作上守先世之成利以及子孫數世非有高行厲世俗也且又贍足以自衛其勢順不難非有困苦險阨撓其志史氏猶以爲美著之後世而況孺人有節槩又困阨若是其子又復以文學薦于南宮非趨末利若清之子其爲貞婦爲賢母不于茲可想見乎吾鄉先輩榮達之行大率以無汙濫不樹豐業爲賢至如靜翁簡于紛俗抗心明義不詭隨于世而又有旅常之行絶無醉飽之心又其爲刑官守持中法多所全活以當好生之意其在吾鄉可謂操行不惑者也顧爲殘忘者所軋不盡見于鄉乘吾固嘗惜之然而刑于之化素見于庭除其所貽雖無便利豐蔚之業而清白之風至今猶有稱焉是固宜有賢婦若孺人繼其後而淑其

孤也遂因其壽以槩見云

馮氏家慶序

歲庚申南江兄壽躋七十誕以三月諸子慶之新堂配金夫人前二年亦已躋七十於十一月誕辰慶之如公今茲九月念有四日又爲賀夫人五袠之誕諸子曰賀毋與大人同患難於炎荒且繁吾兄弟之支今寧於家且老家之慶又孰大焉乃戒予言之予聞勝國時海上巨室如列卿之封國者甚衆令輸萬石粟邊圉者錫命爲萬戶長若平湖之賀氏其一也至於今無不

稱開賀萬戶者夫人自出焉夫人七歲時卽甚慧而端舅氏俞春湖愛而育之家其於山西學憲蒲山君爲姑氏其閑於姆教操明義愼閫則皆春湖翁之敎也南江之族與予家咸單薄予之室與金夫人夙相親若娣姒雖皆有嗣不繁也乃相與謀之子謂郭氏書務選堂皇乘相氣且擇名家子別室而修德以承之可也於是南江首搆先塋於北原予乃營之岩霤間旣而南江築女德於賀力求聘焉予亦聘諸秣陵氏自是子兄弟多獲舉子若孫而南江視子子獨倍

其有徵於是也然而南江舉進士官御史某予自進士道卿而下咸列諸胄舍與學官弟子駿入仕路而予子則咸視皮輒囊弗逮也豈形氣之說靈於南江而闕於予抑其每教予又藉二母之內訓非常之爲母者等耶且南江昔者之抗疏直聲布天下光其室宅而寧榮其閭視予跧伏湖山間妻孥至蓬垢不澤而寠瘠之日堅其慶又宜何如也南江聞而讓予曰轉丸飛鉗或不搆於胠篋蟫蝨伏於深淵實祥風甘雨之司命也君何言之戾乎方予竄謫嶺表日與魑

魅鄰內人少不涉異境一旦相從於瘴鄉毒蟲猛摯磨牙於眇軀弱子之旁甚近也以是朝宵恐焉視君之華閻相優游於淸泉白石老而不厭如尊綠之從偓佺也相去殆幾由旬顧言之如是遜乎予矣曰有是哉願無忘此以從德承之初命

贈可耕吳公七袠壽序

可耕吳公善良有行義聞于四涇里而其子之仲君復曠達而賢有高世之意里中人以是重愛公加情焉之仲君善古文辭疏暢淸逸吳越

之間稱才美士迺其初習舉子進取業其行獨高朗不爲俗鞅所羈紲間一試有司不合即棄去公未嘗以仕達責望君任其志徜徉爲山人其賢過他人馳外業者遠矣余與之仲交嘗三往其門候公不獲見見其門巷蕭然一茅堂僅左右列圖史而太半充牣穫具之仲每偕公餉饁壠上歸即擁膝讀古人書與夷白中方諸君衆雅道爲倡和交或遠外得一名酒即欣然持入室起舞壽公雖歲歉乏食得數斗米亦須一醉適然交知雅重吳君聞其乏即兢持米扣其

廬以是雖貧未嘗乏絶如他懸罄者焉良辰美景必將公與里中長老飲嚼爲歡公誠守分無他外慕其子之賢益以全公之天眞雖古高世士弗過也今者歲臘將除之丙子爲公七十壽辰諸交知姻婭將醵會慶公謂須予一言也然予三謁公不見亦將有一言爲贄何待諸公請耶予嘗慨世道之薄唯知慕利祿而不知有務本業敦行義之鄉丈人蓋自漢人孝弟力田之法廢而其俗務侈于功名田野之間雖善良有行義亦與朽株腐木同棄擲不視豈惟人哉其家之子弟耳目薰炙徒悦長者車轍而陋其父爲田舍老翁不足尚而父兄之教子弟亦徒欲以冠蓋耀其鄉見其子一不列于仕籍雖有顔淵子奇之行即不以才賢相眡流俗駸駸其來久矣王孺仲東漢高節士見令狐子容服光美尚愧陋其子不樂何怪乎浮世澳泥隆容飾而耀諸觀美者耶今公不以浮世之望望其子而吳君能以古人之道事其親取給于畎畝之末而忘其外慕一勺之奉其甘踰于列鼎豈有非分不貲之願嬰諸其念者耶故雖七十之年無

衰老之容里俗無怨尤官司無呵責父子之間相依爲樂既無傷離惜别之情錯其神理又無裒多益寡之念馳諸夢寐隱居爲壽之樂何以加諸此耶自昔史氏籍記皆功名宦達之蹟而高隱士老于山林類不經見于簡書之末余故爲公父子深言之以告諸觀風者云

長谷集卷之七

長谷集卷之八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記　碑附

新建松江鹽運分司記

松江分司者兩浙都轉運所分四司之一也其屬有橫浦浦東青村下沙青浦天賜諸場凡課辦文移各以本司印信行事若專官而實都轉運使司僚佐所分轄也其初以亭場官位卑而竈皆土著或有數世擅其利爲豪者其相使若指臂之癰瘇不能卒運動故以總司僚佐分督

之然歲止一巡停止數日輙復去無臨治解舍可住劄竈有所赴愬非走千里齎經月費不能達故往往爲强有力者所勝而課辦亦難集私負販者雖屬郡邑卒吏緝邏亦多逸出其端實起于分司官不住劄之故侍御鄢公按浙中既察竈所疾苦廉諸豪右不法者寘之法以爲非建分司廨舍臨治之卒無以善其後于是上請于朝其經制之畧宏矣自後近淮董公繼之念其議雖下郡有司稍緩即無以成鄢公之志乃銳督之有司者時署府事同知今遷嘉興郡畢子竟容已經其始而郡太守劉公存德適來蒞治即取通判張君世衡所相延慶寺餘地案行華亭令張君敦復刻期興建云總計門堂寢翼十聯址地一十三畝零垣維周固階墀爽豁足以壯其觀望其費一出于本院項下有司夫工之外別無所科劉子既落其成即述職北上而張君署其事乃以劉子之意俾獻忠爲之記予惟在昔經理足國之計租稅之外止有鹽鐵緡錢三物然銅鐵官廢竭已久諸池井鹵斥亦豈嘗有時妖祥間作亘萬世不竭者惟海鹽而已

而蘇松江海聯屬帆檣利便負販四出者大梗商政其原于法弛而官遠豪右橫而纖細屈也故論者以爲振肅條教障寨委流加以拊字輯睦順時宜令則豈特商有所賴國計有所資而已哉二公同心同德諸有司各務其職即門觀偉然令品昭詳如是其著烈亦勤矣居是者知所重焉可也

溧水縣改闢學宮記

溧水縣學宮既遷于香山之十年爲歲丁未四明包公桐來爲令既覩其俗之朴厚務本實然

或失則野曰是可示之禮而不偷者也進之學
宮見其士循謹而能辨雖術業不與而行義不
息曰是可之于道而不惑者也于是進而告之
曰禮有等數道有節目不可不及不可過也禮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是不但樂懸佾舞中
其器數籩菜牲牷異其物采與夫圜璧如望泮
乎若弦橋門之象設有限等也至于天子學門
在乎廟諸侯學門左于廟此其義亦皆判然可
辨蓋左祖右社判神鬼明尊親禮莫有尚焉天
子之學主者得以祖道事先師親之也諸侯之

學主者得以神道事先師尊之也是故辟雍門
右泮宮門左今天下郡邑之學宮左列門覩而
右廟貌所以自異于國學而此獨異之者殆弗
考于其說乎夫義路禮門君子日由之而弗考
其說是無禮義之途轍也諸君皆將入夫子之
宮躋而升其堂與顧于所從入之門不由于禮
則何以窺見其萬一哉夫道有廣大之體有節
目之詳誠不可務其大而遺其細雖心迹之判
必合而觀之斯可以入道也吾其為正之乃與
丞俞君某簿周君某典史吳君某調度體量各

相其事歲戊申某月興始至某月日畢力首闢
門路于左既乃鑿為泮池懸以橋門又既乃拓
地及溪使高山入望以興仰止之思于是深之
為學趨者肅肅觀者奕奕所以辨上下正本始
可以觀君子之治矣予惟夏道不瀆辭殷人不
瀆禮周人之治獨詳于禮君子猶以為求備于
民而民易病然則禮不可為教乎夫世道有升
降而政不可無所華溧水僻在山中民淳而俗
朴類多孝弟力田之行無逐末輕去其鄉者是
固可為堯舜之民者也恒之為治者因陋就簡

畢其期會以為足矣自有學術者視之則俗奢
必示之以儉俗儉必示之以禮變其國俗以致
于王道而後不負人之職業公之治溧所謂寬
嚴相濟仁義並用務變其國俗者也方與校館
諸君講求風化之實修舉射鄉讀法諸令典以
前民行察舉孝廉有行義者作興之以風諸其
民是皆良吏之政可以望其厥成者也校官吳
君某何君某陳君某與諸文學徵予記其事因
序次如此是役之費公實捐俸倡之邑中慕義
者感公之敎相與協力助成其事著之碑陰表

善俗云

閭山馮公祠祀記

閭山馮公裕治華亭有惠政其去也民爲歌曰大水橫發高樹低人死爲魚公淒悲誰使公去傷哉離公去華亭幾四十年矣于少洲公名惟訥復來治松念其民之思公也益視之如家人于其後少洲公以治績入補尚書地官郞去三年民益思公尚神遊茲土故俾其令子來惠我也遂請祀公于學宮遺民徐獻忠少日經見公治理乃爲記曰昔在正德巳巳公來治民任眞

履平不事績飾事有利民者卽力任之雖難弗憚也方是中官操竊名器郡長吏有出其門者頗專事斂括公不承其意旨遂爲所不樂是歲秋大水自邑以西瀦爲巨壑民饑餓死者甚衆而糧額不蠲減監司者又適去任乃不待報請移其稅于高鄉繼而監司者至郡長吏乃從其中搆之幾中于禍民相率爭其冤僅得調蕭縣去民旣素感公故思戀而歌之以至祠祀云嗟乎後世任法之弊乃至不能少展上人之志如公所遇不重爲世道傷哉漢孝武帝以法繩羣下數誅戮丞相御史乃能容二汲長孺不問其矯制發粟至今爲美稱宋名公卿救卹荒政往往便宜自任不爲常法所拘縛公爲守相調量土田以均民稅亦一時濟難之權也乃至坐受其困此非人有所持之何至于是假使所操執不回蹶躓之後卽變易其志中道棄捐者衆矣公之調蕭也其志益耿烈民煩苦百出節財省費務與休息民尤感之其後擢知晉州適滹沱變遷城南沾其利而城北之稅不除公奪衆議力爲去之此其直巳守道不惑于志似汲長孺其

氣和平安雅而又濟之以學力故貴州臬政雖處蠻貊而誠信感孚有不徒然者也公之神靈如日月之明如風雷之肅何所不被及豈待一華亭祠祀哉顧其感德報功出于實心是固公之餘教也少洲公以文章政業名于海內與諸昆炳然足以令公之後其佐松之績別有著不述

青浦令楊公初政記

海內方議省冗官松江府獨以添設青浦縣聞其創議巳三十年迨嘉靖壬寅撫臣御史交章

請之始立縣治刻印命官于是楊公首來爲令按青浦北枕吳淞江青龍艾祁二浦夾而南注吳淞堙塞殆已餘百年雖有少潮汐不可達二浦民不能以禾稻爲生計僅有能自闢者亦不足以給輸將之役往往流亡至數十里無室廬可望其存者多習爲狡突攘蔽雖耕畬有業皆冒流亡貧苦之籍不肯以其力業有司出賦税上供者華上二縣爲此地累久矣此青浦之所由以建也其初予往觀之四望荒寂未能聯比爲閭閻里胥鄙野不堪給役使墟市蕭然不能

備有核且水道枯涸長年不肯出其途予蓋悵然憂之及公來蒞政披草莽樹廬舍爲里居節用度寬刑罰以安卹其民墾荒蕪辨壤土以均課役既而闢通水道以興民利查覈詭沒以平賦訟躬任勞苦率先羣吏調量酬應務存大體爲之二年民人安集細大各利公私便習賦役易辦水利流通舟車交往禾黍滿家民有衣食尸祝之祀畢具邑煥然可與華上相頡是可謂難矣于是郡太守上其治撫臣御史撫臣御史按其治有狀下其典于郡太守以旌公之政其

曹史某等乃咸造予言曰青浦在勝國時海舶輳集民人殷富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今者荒斥之後一旦以縣官臨之且庶事草莽居人未集吾輩未敢望其令成也今幸有賢君焉曰以簿書承其命上呈之上之人不吾過也下督之下之人不吾怨怒也此吾賢君之賜也遂致推典交至不亦與有榮哉願紀其事以垂後世使知有開國之大夫而狗馬之役亦不徒矣是年爲嘉靖乙巳楊公名垚字　　閩之建寧人先文敏公在永樂以後三朝爲名臣其孫以賢吏

稱于世固宜也是爲記

湖郡守李公去思記

嘉靖丙辰潞安李公來守湖既三年爲歲己未以治最擢任山東按察司副使督理河防去去而民思之諸大夫適相與述其政績有不可忘者俾爲之記余惟公有政事才訟曲直一見即決雖巧詆無能眩公者然其文不滐日所論報於嘗不稱平方是倭亂尚未息軍興之法諸調發期會湖視他郡獨以少被寇加多其民朴而尚織嗇殊不自堪也公爲節約冗濫董董守然

格無旁出費公以職事來其官不失尺寸若此者數之纚縷不能盡然有大於此者出循吏之上者不可無聞於後世湖俗故有邀技懷悍少慮以不羈蕩里中者近年選集為兵以備倭寇給重稍餼之而假其操兵日馳逐為豪者甚衆有北土道奸伏匿霞霧山中以白蓮教誑其民修未來禍愚民信嚮之不愛金錢重貲施而從焉既又以妖術誑曰我能致見在禍隨所施盈縮為報應照其形水盆中則官大小冕服畢自見愚民益轟趨之如水下注不可止諸縣邑僻

處舉其徒矣因取其財交結遊民為兵者刻日亂郡城中四外同日應之其徒以朱印白巾為號蓋近時紅羅之種孽也先一日公廉得遊民首事者訊而得其黨疾捕之道奸雖已逸去諸豪率愚民操兵為伍集烏鎮雙林之間者力格而殲焉公則令曰愚民為奸所誑惑非本罪寬之使歸業此非公才智不能發巨奸非見事明不能寬愚民此其功視平倭不相下且間暇整飭不驚擾是非恒所辦也攷之前史謝邈為吳興時有孫恩之亂吳興人胡桀郜驃起而應之

破東遷縣邈有機會不能乘竟為丘墟者所戕此與道奸之亂相去幾何當是時非公才略則倉皇之變公私狼藉縱以大兵臨之而蔓延之禍延及旦夕未可量也今應之有餘力驅除不旋踵視之晉事何遠甚耶事平之後國念城垣弛廢不足以保障甸輔建為敵臺樓櫓堅完壯麗一旦改觀其詳在修城碑可攷茲其大政卓然不但循良可傳而已公名欽德由進士歷任皆外補以其父某依實不得列京朝閣職制云

韓都閫平寇記

嘉靖甲辰以來海上負販之徒誘致倭夷聚于寧波境內潛與豪民為市因行劫陸梁不可制辛亥遂破台之黃巖浙中騷動兵部乃 奏設鎮巡都御史合閩浙兩路兵剿捕而不以蘇松為慮蘇松為南都輔郡國計所資然實與寧紹相望國初設立金山衛兩轄以備倭都指揮以是也承平日久戎兵廢弛與衛民相軋為生不復知有戰鬬事識者固憂之今年浙中大用兵獲破其巢穴于馬跡山賊無所藏匿乘勢北走蘇松大肆侵掠傷殘人命有如草菅自有郡邑

以來所未經見而所謂備倭官軍閉城縮首不
敢出一息郡乃告急于監司方是撫江都御史
泉州蔡公大懼根本重地乃與巡撫都御史彭
公議調各郡土兵分遣將領布列要害親至太
倉身冒矢石以[illegible][illegible]僅得驅逐出境而松江
孤僻實當東南之衝南滙背一帶地方濱鑿縱
横蘆葦蔽塞賊得以主待客且輕捷善鬬濟以
狡獪各郡兵至者屢嘗其毒賊益肆無忌遂殘
破上海縣郡中洶洶廢業無可爲計時都閫韓
公璽棄官侍養于家往嘗備倭海上威望素著

都院便宜策委總率各路兵及少林僧百人辈
權歸一號令可行以五月末旬至松大修戰具
潛遣諜候探其出没以圖便利乃以六月四日
進兵至即破其三艦焚之十一日遣鎮江太平
二路兵駝駐六團僧兵繼之賊聞兵勢已張號
令嚴肅殆將南奔而諸軍十三日部署白沙灣
遂與賊遇大戰斬馘百餘有巨人者尤鴟張善
鬬竟爲僧兵所斃自是羣賊散走所屯據遂空
蓄自[illegible]至[illegible]已四閱月僅得解守備要河口水戰
尤[illegible]賊之技擊尤長于陸故浙中但

以水戰取勝未有自完于陸者量論功次以此
爲首云戰後駐北南滙尚兩月他賊至者聞公
所在即遁去不敢縱劫如前特其故實原于公
之料敵審勢不趨小利及駕馭諸將領鼓舞雄
僧委曲有道也使公領佩征符得專賞罰之柄
其勳略又止此哉是役也郡侯方公廉始至即
日夕計籌以贊韓公別駕李公與邑令黄公調
量兵食嚴其城守諸將領若指揮鎮江樊君某
太平繆君某姑蘇朱君某阮君某陳君某閩黎
君某僧領則月空其人而鎮江別駕張君六合

尹董君則以都院之命來守城邑者也嗟乎蕞
爾醜類乃至勤我諸大夫郎將之力支費數百
巨千始獲一張中國之勢後之日此患未息或
更有大于兹者又將何以待之今 朝廷已命
專征之將欲制其全勝以爲保民之略不得[illegible]
仰他路客兵然其操慮防變不以韓公之心爲
心則恩有之日尚未敢必故記以告之[illegible]哉[illegible]
癸丑

朱氏重修佘山先塋記

華亭之城南朱氏以仕族稱于先七世祖素都

陽人仕元松江府推官其子祐之字元祐別號
松巖遂占華亭籍由武舉補嘉興路千戸總以
子信貴累贈至奉政大夫工部郎中配楊氏贈
宜人合葬于佘山東麓詳見翰林院學士錢習
禮墓誌其後族稍繁衍顧其所親之墓而佘墓
遂荒堙公有曾孫宓豫居四水里生三子仲某
有子曰訓賢而好禮季肺號南溪四子曰承順
承益承緒承祐順緒以能詩名益補國子祐發
解應天南溪公深慨餘其墓廬乃念先世諸塋
咸封樹之惟佘墓不可考順嘗語諸昆曰予數

夢崇墓有樹碑林木者一老人指顧予了了而
弗能詳玆從佘墓耶盍于是檢先代遺文得錢
學士誌乃相與之佘訪之縿老者縿指山間羅
漢栢曰此巋然者故神奇不可伐其下自來稱
南門朱家墓今翁之李秀才中孚諸君于是訪
中孚所由云朱故祖母族藏有先世質劵蓋自
成化丁酉至是六十有七年矣乃遂償其質而
率宗人修復之既雖其荒棘辨其區界則封以
古壤樹以叢木引級為階構檻為堂庖寢斯嚴
垣牖畢具百有餘年之墓一旦維新諸君孝思

深切誠不多見而宰木有知若曾靈光之獨存
者固其先世神靈所護以待諸今日者也順于
夢寐通之豈徒然者耶按松巖公四子曰煥毅
霸信煥仕濟寧州知州毅由薦仕至工部郎中
孫六人惟迪哲仕歸善丞倫舉泰甲戌進士仕
至御史曾孫十五人惟寬仕部州府儒學訓導
附山東道監察御史玄孫二十有七人惟昇弘
治壬戌進士仕監察御史至廣東按察司僉事
今承祐繼其後來孫三十有八人諸君昆弟是
也仍孫二十有九人行朝字者為四水里之派

其墓前對細林山左岡迤至溪名白石嘴墓地
週圍計若干丈諸君修復之年為嘉靖癸卯是
宜記

太玄亭記

甲申之秋徐子作亭瑁瑚之阜仰圓俯方效法
大象縱橫九尺得數八十一曰是惟太玄楊子
取焉吾嘗謂楊子有玄理無玄行不令其身而
令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夫明哲之
燭宜無疆也而于楊子何居君子于天下雖趨
舍萬殊其要以保身為法非其時而行則過而

失中當其可而隱忍不決則昧而無終是皆不足以居成功也楊子游泳于漢新之間其終且投閣不悔是無成功也隱忍不決謂楊子宜云吾固嘗悲之乃其爲言可以敷天下昭後世因考而法焉以名吾亭

採芝記

歲在戊申予坐林霧中春葩漫然不覺脩然遠想古人遊五嶽不足且覬望海上三仙山予堀然蓬藋中如坐甑耳乃西眺姑胥迤邐至金壇望句曲雲物泛長蕩湖至溧陽訪史君于㳿上

拜漢溧陽史恭侯墓祠史君復將予至陽羨山中盡覽玉陽山居勝槩乃西度溧水迴泰淮紆曲方山下百轉至金陵登鍾山王氣若故時焉溧令包君迎予作學門記因覽宗山侯所鑿石河上跨天生石梁南遊無相寺禮石觀音大士少憩竹林下見連理芝之下起三莖上合一蓋生平所罕見也乃採之以歸嗟是遊近千里爾乃至二毛時始得一踰誓宇古人司馬子長與穆天子馳異景者殆何如也又況觀望三仙山凌白雲者耶乃予聞得餐神芝者必仙予碌碌人間世得此餐焉又不覺超神情于異景也因書爲記

開泰堂記

海樓李君所居之秀野里作開泰堂成徐子記之曰秀野里者九山映帶其北如列屏障一水自谷洳來襟帶其前山川相映發旣秀而野殆非虛語云往時華亭市不三里而遙秀野里在村落中草樹蒙密可馳而獵也其後居民漸集物業漸豐貨泉刀布果蔬魚稻之利行賈不遠數千里而至遂有擊鍾列鼎享素封之奉者焉

又至于今日士大夫高門華屋聯比而居其里中里中人皆知敎其子以文學趨近禮法士儒雅彬彬可觀蓋其俗久而漸變變而至盛美如是乃其始則李氏開其先者云李氏有鶴峯先生鶴峯先生海樓之尊公也以明經爲士人師士人附麗鶴峯先生之門者謂其博學宏詞轉盼可以公輔高其里中也乃不能脫穎于場屋止得一貢爲校官人且惜之其後海樓君竟以家學舉進士仕至按察副使于是人榮其里中之有士大夫始自海樓公也相與名其堂曰開

泰六蓋歲氣之始陽道萌生于伏陰之中自復而臨而後始泰猶是里之漸變而盛也乃予謂不但秀野里如是往時華亭止一亭障耳秦之長水由拳俱已沉淪華亭始著稱至于今遂爲天下之壯縣然所以開華亭之泰運者陸氏也豈惟華亭江南古荆蠻聚落耳太伯始開吳人之業今天下財賦太半出其間朝士樹勳名者出于太伯之遺墟爲多王方平與麻姑語別後東海三變爲桑田豈此類耶海樓君自少有天下志其學不但儒者之邉幅凡兵農律曆氣數

諸可以輔佐王者之具無不盡探其要略雖光榮太伯之遺墟如陸氏之業皆可致之無難今雖兩典大郡一察舉齊魯之國未足以究其志也泰有裁成輔相之業吾殆有遺望焉

勤慎堂記

分宜黄松溪先生名所居之堂曰勤慎來徵予記以示後人予惟聖賢之道以敬爲先而惟日孜孜俛焉若不及者進德之基也其見之行事謹畏有常度不敢自暇逸者立身之要法也是以古之聖人以無逸爲所以徵作所先之以小民稼穡之艱難加之以天命人心之可畏所以不愧其身于天下之上而况爲士爲庶人承先世之業參宗黨之間稍不謹畏則縱心生不勤業則怠心生惟縱與怠聚惡長非其何以自立于先長者之後耶自古無逸之君享國之久咸有考壽而敬勝怠者天實臨之以不替其命此其明徵可師又何間于士庶人哉故予嘗有言勤生務本雖庶民之常業可以養其福小心敬畏日用而不輟可以養其德勤慎之心可盡于是矣爲先生之子孫者盍勉于斯堂之名也先

生仕松爲郡博士立身莊重居之九年未嘗有惰容廢業往往與予燕集或主賓情洽有至諧謔者惟先生端居自如雖酢未嘗隨人上下其教諸文學士謂其俗彌文巳甚以實行率之未嘗假借詞說以是諸文學士無敢墮落自外于先生者此其有身教可知也以是訓迪其子孫豈待多言哉是爲記

紫岡草堂記

紫岡草堂者大理少卿董公之別墅其子子元以表先澤志幽尚也紫岡在沙竹二岡之中吳

郡圖經謂瀕海之地岡阜相屬世傳海中涌三浪而成若麻姑與王方平語殆是也大理公自少釣游其間晚歲解官歸不植便利產仍舊所規畫稍樹竹石果蔬與二三高尚士歌嘯爲歡因自號中岡居士名所著曰中岡集子元名宜陽博雅有操行海內名人多與之遊慨然念其世雖代列華要而幽閒蕭散亦若出世拔不可泯闢于後代也乃以紫岡名其堂表中岡之名所由自且以寄閑寂使淸川茂林之在海上恒有所托也徐子曰楊子雲有言知玄知默守道

之極世有好遊之士攬長塗涉要津以榮列爲長命至白髮猶忘歸其鄉其所守顧不異諸斯言哉一旦收聲藏熱不知守其德宅徒勞罷穢郁植厚樹豐日蹈壑谷而不自知悟聞公之風不大慙恧哉然有子世其業使其名迹不沉堙于荒烟野草間守道玄默之明著亦無尚諸此矣

芆門別業記

芆門別業者三岡董居士之田舍其子光裕讀書處也芆門在沙竹二岡之間其土瘠薄多白

沙鬧諸長老言往時耕犂少及地生菰葑望之荒田野草悲焉故名芆門其南三里爲董氏居董氏惟大理君不植產諸皆膏腴畝鍾之田田園金谷充其里中爲東南仕族之望居士雖處華要不與諸昆相軋立壯業獨取芆門之瘠土因瘒汚爲池餌魚畜雞豚周植桑麻以供衣食歲時膢臘之費悉取諸芆門然諸董富有產不謂其失也居士暮年更有所樂之因卜爲壽丘而俾其子遊業焉然自居士創建來未百年諸董之富業已有廢置者而獨居士所闢如故光

裕于是謁予記其所自曰不敢忘先子之力也徐子曰曩予與居士諸昆遊甚習諸昆多顯著無所苦聊有所督畫必仰諸居士如左右手其後肇慶君歸老爲傒隸所苦居士解其紛錯不遺餘力然與大理君義甚敦剝一菜甲可食必同匕筯竟其惟其後營芆門之瘠業誠不與諸昆相埒其友弟亭亭如是宜有令子守其成俾與今闢同垂于世也

環翠樓記

顧氏二龍讀書處有環翠樓云上海邑居輳密

旁所居無園林四郊惟西最豐蔚平衍邑中善
業多萃焉而樓居其中四顧林樾蓊然蒼靄蔬
逼晴薰入射于綺牕文戶之間鵁鶄動搖合吐
殆盡其外浦漵映帶吳淞遠引烟村雲樹瀰望
不極雖四時變狀不常而澤氣清越常有鬱葱
之望又其外㵎洳蒼茫直與扶桑丈人爲隣而
龍氣變見時復下上風雲甘澤潤渥眺極平野
可以豁其襟度爽其神情此樓之大觀也二君
少負公輔之望每懷寧靜之略于是避喧其間
探討至義俗儁遠洱何啻千里乎遊海上必過

二君見其琴書偶列彝鼎橫陳一室之間幽閒
自適未嘗不羨慕焉夫小山招隱稚圭移文俯
仰宇宙之內感今懷往伊孰無情自昔名人達
士寄意丘林入深詣遠何可名數然而曠景遺
絕泯迹不悔者誠失之固至於揚裾整袂車馳
洋洋沉迷不返爲儇儇所笑者又不自知爲幻
妄之業殆何情也今　天子寤寐賢儁以恩治
理二君出而委用此其時矣而故山松菊日夕
依依茲亦故人之情也白首相看歲晏如昨茲
樓公案到此方竟

御山記

御山在六合縣東南三十里左引青山右帶瓜
步儼然大江之上如御頭者云長與徐君于南
仕六合爲教諭官因葬先樂閑公于此而家焉
嘉靖丙戌予南君起爲國子丞辛卯調松江學
教授乃今擢知永新縣瀕行其子毅甫慨然作
而嘆曰予侍親北走燕南走吳不復奉先公之
墓塋閒之宿草不掃數年于茲矣吾親以
天子寵命未衰老而歸也乃予則又何事焉忘
墓閒之宿草不掃松楸或荒頓野人之牛羊或
走上下拔不知罷予不修慈孫之禮于先翁亦

甚矣予小子之罪又何以辭焉于是拜歸守其
墓廬因以御山扁其齋朝夕警念誌不復忘矣
人淺稱爲御山子而乞予記之予蓋嘗讀詩至
遊望郭北墓而泫然流涕也夫黍離麥秀行路
猶悲之而况于先君公之墓丘哉江南之人安
土樂生不爲過時計見予南君葬其親數百里
多視爲奇怪人固慮其不能守遺後世悲也子
南君雖甚盛孝豈能必毅甫之能守哉乃毅甫
以不忘之孝俱後世之人于南君之孝思延之

百世不足遠矣然則又何悲焉毅甫名熊徵

西泉記

西泉者余公煥所居之別號也黃浦引湖杭之水東注于海其南一水百曲縈迴爲白沙里余氏自宋南渡從汴來居之其先蓋翰學安道公之裔中州舊族南徙者余蓋炳然著稱云余公爲人慷慨有操略能振起其家教其子今上舍君塾有詩書之澤上舍君操行軌確馳心藝苑在人中善樹其身皆公之教法也且好善樂施予人有緩急輒仰公酬應如取諸外舍雖再三弗憚以是遠近望公之廬稱西泉焉或曰汴洛故在華亭之西上余公不忘其本始因寓而自見云徐子曰地固有以人勝者杜陵韋曲輞川谷口歷伯千年入其地無不思起其人而薰其業也茲登山川勝槩使然耶要之人賢而著遠其山川草木亦皆衣被輝光不泯于宇內云余公固賢者上舍君復咀道華列文學修然篤行君子也其所增重于西泉不遠且大乎

怡泉記

休寧山水名天下而其所生人亦奇瑰挺拔各

有所樹立可覩見于世爲士者相逐取功名建勳業或不仕亦往往爲其鄉赳難捍灾卹無所用其才則治產積居與時相逐而不責于人其或懷挾獨行依附名山川以舒其胸臆要之皆其地氣使然覩諸他所產腆脮卑近者遠矣程子居邑南五十里汊川之上其先世在李唐時仕爲中丞諱澐者自篁墩徙居之至于今已數百年其相承樹立凡可覩見于世如前所云者甚衆至程子始隱迹不仕乃獨表見璜珮泉源以章其高世之意豈其情之所契若老氏所謂上善若水者耶夫泉之爲義流通遠出不爲木石所阨故君子以爲果行育德此一說也丘園泉石之間賢者樂焉王侯不屈而束帛不慕靚世路所重者如鴻毛此又一說也至于先長者數百年之鴻業屬之其身則又將以屬之其子孫使無忘創建之勞又一說也夫自流通果決之義以自況則可以立其德自其所自重者適其意則可以隱其名自其先業所居使不忘于後世則可以遺孝于子孫是三者皆君子之道可以爲上善矣程子之意蓋取諸比耶子聞其

為人也雖有大才未嘗比權効功于世然意有所然諾則重于千金故旁郡國爭稱其賢自江而南莫不延頸願交也此豈非昔之所謂賢豪間者耶然於世情澹然不入其心適意時嘯歌吟弄悠然與造物者遊其心其於蒙泉之義弗愧也君名栱字子芳

雲洲記

雲洲在曲阿之吳塘其所由名以京口後山雄據大江上鬱葱之氣結為雲物亭亭如車蓋見之唐人記注久矣曲阿在其南故號稱雲陽而

洲因以名焉又其地西望句曲冠蓋宇內三峯矗立萬壑趨赴其雲氣尤勝易飛候云有太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荆氏以神明之冑世家其間產多名俊士其稱雲洲先生者名文炤字搆精廬洲上讀書工古文辭為學者所宗慕歲巳未以進士起家為烏程令其治以澤物利民為本烏程之人尚織嗇務本業自海上軍興誅求甚困先生至即多所裁節始有樂生之心其旁郡國論訟有詭僻不易白者監司必付之先生先生政既慈祥才復練達民間枉濫因得以

湔雪仁所被及殆不止一烏程矣今者將為公車徵進置之台司密勿之地蓋世之澤弘於天下可待也昔人有言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五嶽之雲也先生將為傅說之霖雨以救大旱乎將為卿雲之瑞應以召太平乎是洲僻在南服自其主人槩節即可勝其地配之五岳名山矣予雖遲暮之年他日尚能執筆為之頌因紀其略徵焉

甘泉亭記

雲洲荆公治烏程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

薦揚其才可大用者數矣至壬戌之歲水災盡去雨暘時若舉錙見趾田疇勃興高下如雲廣野鋪綠猶慮窮鄉僻塢田未盡辟乃因諸士講藝之暇南出勸農省其勞乏抵菰城入金蓋見有流泉出自何山者淸瀾洞然沃野沾溉東經道峯之麓下注廣畝乃喟然而歎曰是泉也濫觴一掬潤及萬物五湖七澤相待而浸以生百穀以育兆庶此其一源乎然其伏匿深[illegible]谿神蓄靈祕之高人隱士不求聞達者何以異也諸士咸相贊曰泉在深山窮谷歷千百年無知者

我公省耕問俗留心民事知長育之所自念民
計之有資請搆亭而名之曰甘泉爲去思之張
本可乎因請予記其事予惟公之治烏程其始
至也剔奬更化務在捄民疾苦自一罰而上罔
不究心殫慮旣而息其繇訟均其力役恫瘝無
告咸獲安其田里又旣而留心學校新其堂舍
科士增額橋門加衆乃又置立學田贍給貧士
予嘗究觀其所自蓋其宅心平恕和易近民其
知足以通幽而察微其才可以任重而致遠是
猶泉之有源蒙以養正故清澈甘美而後潤及

萬物誠無以異也以是而名諸亭俾後人知利
民之本出於五行之順序致百穀之美澤皆於
是資焉而公之德政因是可以係民之思矣他
曰利涉大川澤潤生民而發軔之地與是泉同
垂不朽固諸子建立之初心也是爲記

眞率園記

園何以眞率名鳳峯先生平生任眞而率素其
爲園亦不甚飾自然有眞意故云先生世居郊
廛之東即旁宅爲園四週林木蔽翳平田廣野
迤行而秀發雖非盡皆其業自其園觀之固隱
然林丘也其地有廣池瀰漫魚鳥相狎古木壽
藤素多蔭蔽稍位置亭館不加藻設而朴野有
餘間或點綴木石亦不甚餖飣而參列旁午各
有天然之勝雜蒔花藥錯以果蔬綠陰芳草之
間蒼寒茂密時復鳴鳥變聲若招而集也先生
甫入仕爲尚書比部郎即寄情其中酬對少暇
必逍遙著書竟日夕不出其後參佐湖藩方將
柄用乃念太夫人高年即與潘岳閒居之思翻
然告歸以承其歡聞其風者無不高其志節而
園趣日廣所著書亦成矣園東有曲水環帶因

以環溪草堂名其集有自也歲癸丑以來帶方
諸夷爲難海上諸大夫徙宅入城競問高居先
生獨取幽寂有竹樹者居之其性固如是人因
名爲小眞園先生仕官之節著在有司所至必
有開繫久而民益思之其所由然者　平易及
物率多惠政而操行有縣不求人知然而誠心
素業自有所感動不能忘也予嘗幕司馬端明
之獨樂園方是洛中競以名園相高王都尉晉
卿至爲危樓甲觀高入雲表而端明乃作窟室
如野人邵先生以巢居穴處兩嘲誚之其實雅

重端明以都尉衆見之也其後端明爲眞率會集洛中諸老至今猶稱爲盛事其勝在人不在園亦從是知矣先生方爲雅集彷端明故事予別宅在吳興山中想能待予以季孟之閒從諸老之後雖載雪衝波亦當不遠而至若　朝廷待公以政府都門老釋皆將想望風采則予竟頹然以老又何言乎因附爲記

水心園記

喬子啓仁業尚經綸志樂夷曠欲營讀書憩息之所乃西步林皐緣迴溪幾四里得蔚然幽寂

之地焉歲在壬寅之秋鳩工料材斲土疊石位置池館蓺植芳蒴其門巷陰森多栽年柳搖金蔭綠寄以依依漢南之情修篁萬挺清風冷然夏日移秋晴牎聽雨日與此君相對兼之芍藥春葩芙蕖夏采老桂飄馥蒼梧亭蕭巖梅混雪離菊含霜四氣呈玠百昌耀秀拊時育物亦足以發其性靈游居大化也且廣庭空寂危石獻奇羣株玉樹森列旁午蒼雲翳目小雨生潤映帶于暮烟寒雨之中而紫芝之堂香霞之館致塢玉關之幽僻采芳振衣之豁朗瓊臺玉宇小

列蓬島曲橋層榭空接斷烟潭池引水游爲壑谷林扉印水星河倒桂忘言引與魚鳥爲徒則有水心之搆以總其勝于是三徑悠然二仲時至琴書偶列烟霞發秀開卷興闌則逍遙散步偶得意與則嘯咏自適可謂蕭然獨寄俯仰無累者歟嗟乎西蜀子雲之宅南陽諸葛之廬亦豈殊是哉顧其養靜專志游心蓺術思出風雲自甘幽絶遠近聞之莫不歆慕一旦龍騰雲興依附景命陸沉不返眞意俱忘使山中之猿鶴空悲桑乾之悵望何及雖有北山之文亦何待

于王孫也啓仁行將有珪璋之用幸無忘幽貞之意是爲記

遊保塔山房記

余臥老九霞山中不入武林者蓋一十有六年浙省諸大夫交際至者不可無報謝庚申之臘且及除諸大夫以使出者會當集省中至則止獲謁右轄胡柏泉先生及憲副沂東劉公及學憲中方范公于是集于保所塔下是月也月宿畢雨雪閒作無晴時是日晦如常諸公公事畢晝漏且及申出自昭慶院歷坡陀迤邐入山房

忽覩日在山椒逾半頃湖光倏眺見長江如帶
烟霏宿靄退入東溟與海氣錯雜湖上櫟櫂紛
出鸛鶴且摩空矣幻境變出不意若賜自山靈
者焉因命酒入坐沂東公慨然歎者久之中方
曰得無以辛次宗謂城可灌者乎沂東曰是矣
史或訛謂陳同父非也同父蓋聞之辛云南宋
祚終之日伯顏盡擽其策而無犯兵者然此語
竟為防城之一略栢泉語及杭紛靡敝視昔猶
然元末圍城中有握金珠坐斃者可鑒也中方
曰此當自士夫家以朴儉率之無不可變者嗟

乎諸大夫一舉足深慮遠省即若是是邪其有
瘳乎既而夕陽漸高烟嵐四起青山滿月如在
綃縠中予曰此米家障子也相與一笑而别余
所未及報則近滄谷公太參峒峯曹公蘆村張
公二憲請以是眡之

端諒堂記

端諒堂者今吏科右給事中白灘張公奉
敕詞云惟爾承憲共推宿學為時譽髦求端諒
茂明之士無踰爾矣方是　皇上潛求方正士
將備宮僚而公之志節蚤克自樹一時風采外
內咸所推重故詞頭及此實錄也因以銘諸所
居之堂益思自砥礪云堂在華亭治南與憲廨
相望古識記華亭城有日月河今其前流水即
日河也公之四世祖曾一公自葉謝里遷至此
築草堂以居至其伯祖艮菴公任御史時因被
回祿改建為清峻堂其後棄於他族公念宗祧
所自始既仕始復復之歲乙卯又復被燬因竭
力搆成斯堂蓋視昔益加崇煥而深邃委曲自
非大會集未嘗輕進坐客於此蓋其尊重
聖諭崇尚世業以示光復艱難之深意也自昔

華亭四著姓曰顧陸朱張張起彭城輔吳三世
有功其後與丞相濮陽興議立孫皓不合遂散
其族於東上三郡今三郡之張獨盛於華亭自
入　國朝華亭以仕達者大都出張氏族姓既
繁茂至各以所居地名其家如白灘之世為石
幢張其一也其他若城河漕涇龍華塘橋陶行
鶴城三節石牌儒林諸張之名甚衆華亭仕族
止此一姓為然是可以觀其盛矣漕涇為莊簡
公之派城河為莊懿公之派二老名德在諸張
為尤著至今海內稱為端人白灘公列文學時

論及鄉長者以清脩渾厚有君子之節而立朝
風采端方正直有大臣之體惟二公爲可師誠
確論也今公入仕來方正縝密事事不苟嘗云
諫官當以成就天下事爲主與省院諸老集議
徐以一言輔之諸老肅然信嚮莫不稱其有學
有來歷一時譽望遠近慕焉　敕詞所及固有
自也一考之後恬然請告且已餘十年閉門著
書游心法象之外而不交當世諸老知厚者往
往移書勸之再出咸不應其居身之法所自來
已定又非仕官之節而已以是貽之後人則銘

堂之意守家之道與慕尚先長者之心咸具焉
是宜記

上海令喻公政成記

右山喻公來治上海爲歲已酉先自甲辰來江
南連被旱災上海地尤亢瘠民不能自聊以生
所逋負官租且數十鉅萬而豪右有善業不被
傷者習爲欺狡亦往往匿其征部使者督促至
急切前後所逋日益廣所司者雖被譴亦竟莫
誰何公來殊憂之而歲適稔乃進諸父老諭之
曰求福必須避罪安生莫若完官當爲良民以

教子孫毋蹈愚頑自取後累于是民間爭先輸
納無後期者間有狡黠猶挾故習不肯上供則
以刑辱加之而亦非其情也三年之間京儲咸
辦不缺乏他縣稍詳緩卽新舊累積其後不免
嚴法征之雖血肉糜腐不復可得而上海顧獨
安生始復感公爲慈母之愛而忘其嚴父之政
矣嗟乎今世三邊百府諸所需大率全仰于東
南而蘇松爲尤劇今之守令雖以孔孟居之亦
必以征科爲首事而後教化得行焉不然者雖
有愛民之心且重獲罪而去亦何益於民哉公

每念及小民窮困凡不急之務無益之費一切
斷絕不舉雖士夫交際悉從簡省自非公事未
嘗舉酒宴樂至于室家之奉尤加儉約民間自
征稅之外別無他擾或上司別有所責望或欲
移其正料他出者必正言厲色以拒之甫及一
政卽以考最去士民殊戀戀不忍別請予爲記
公名顯科字

公承部檄瀕行適倭寇犯境邑無城可守民
之奔潰勢所必至也主兵者欲自逭其責公
遂被論淹滯已逾十年矣民殊思之

碑附

湖守李公增建郡城碑

吳興城建自東晉不數里而遙至唐李師悅以平黃巢功陞郡爲忠國軍而建節于此置四廂錄事司參軍始擴其城至二十四里元季用兵僞吳築而小之僅及其半即今之制也歲久頹敝在江南七郡爲甚近年倭夷爲亂蘇松杭嘉諸郡戕被其毒士民殊憂之前太守徐公督歸烏二縣料理而財無從出僅飾女牆補穿塌而已歲丙辰潞安李公下車首詢禦備之策士民咸以修城爲急務公乃周視舊城慨然而歎曰萬家生命惟此焉賴豈可循常襲故以虛文自獪哉乃攷求古制得宋太祖手畫汴城之圖凹凸相次環縮相掎即倣其遺意擬立大箭臺七座單臺四十一座其南北水關直受餘不若溪之衝舊設三門而單薄頹甚迺增厚城而一丈六尺脚厚一丈八尺城身加高五尺兩旁各設箭臺以爲必守之勢議定以二縣所申轉呈守巡及水利道既得請又呈達撫按准用二縣估計料銀三千二百四兩餘乃以歸烏二縣衍剩

折銀及本府所貯各縣解到修城銀并贓罰鹽鈔學田銀備由詳奪乃委烏程知縣蔣君某歸安知縣李君某分界督造二縣監生某等及殷戶某等體公憂民之意自願效力者共若干人公咸推誠委心咨其謀度躬親臨視務在堅固百雉惟新三門洞豁重關峻立層臺夾峙奕奕巍巍勢如地險至於箭臺相望連絡壁立射疏相及掎角成勝東南之保障莫有先之者矣丁巳之八月落成距其經始共若干時公之爲政守常達變操端履平仁恕近民精明及隱民蒙其福而吏不敢欺是以上下相安庶務畢集雖玆浩大之役不期年而告成有如是者闔郡士民咸公保生之德以爲不世之舉不可無述以告來世遂紀其始末而系之以辭曰

於美吳興被山帶湖既沃既康附麗黃圖承平閱代城堞殨跌周垣兆飭川谷同辮帶方草竊赤縣凌夷民惕以驚負擔在途於赫李侯思奠厥居策奇制變大展其基樹以崇級洞其川涂夾臺凌跨制衝及踰長垣延袤樓櫓盤紆開植危堞以資射疏睥睨言言版雉渠渠既堅且好

隱然名都於赫我侯阜建其謨郡邑同心蚤夕
劬劬民亦子來庶士敬趨念侯憂勞靡敢忘愉
奕奕茲城險阨三吳千億其年惠我居諸刻侯
之德及廢且枯政令閑閒鮮事追呼民以永思
若顏若蘇何以報功修銘及疊

長谷集卷之八

長谷集卷之九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雜著

跋彭孔嘉詩

孔嘉詩中含沉鬱之思外被組繢之華聲調和
平詞致暢越可謂風流自命者也予嘗謂當代
詞人初過於質木再僻於流美獻吉之出力持
格氣濟以葩豔可謂雅道中興矣惜其和平之
氣未舒悲涼之情太勝豈燕趙悲歌之遺耶每
思氣候和樂發調嫺雅有遐然遠意無事雕飾
者讀之久未得也董君子元持示此卷不覺讀
之終卷歆慕其人惜未接其蘊藉之容光也因
書其末歸之

題中山呂翁詩

予讀中山翁詩始知世有隱人不愧於幽人之
貞者焉翁居萬山中其心空洞虛玄直與烟霞
相狎雖氣凌巖壑而不樂放誕性狎禽魚而不
至絕俗故發爲詩歌幽深窮冥漠曠蕩凌風雲
玄超幻妄而弘浮胠篋間有憂世憫人之心出
於嘯歌擊節不能自已其情者亦可以見其身

雖晦遯心無沉痼矣其仲子向實今世雅士持
所刻二卷示予浙水之東又見一呂徵之矣因
書其後

刻續書譜後

續書譜者宋姜夔字堯章所著書家論著蓋自
中郎九勢天台紫真論訣衛氏筆陣石室論九
生八法撥鐙筆髓諸作孫過庭旨趣其言作書
諸善矣而葩文麗詞不盡其意又後來臨池諸
訣復不可廢者數十種堯章續譜之誠多所妙
悟而其本始顧不已廣乎夫書家本出六書之

義先王至教存焉自古文散失字義磨晦乃始
有法書論妙者云今天下藝書者何止十百家
而六書之教竟莫表見于世豈人之恒情多厭
薄所苦哉予讀許愼說文攷揚恒武子統書蓋
嘗傷之雖法書所尚不可得廢而此其義又曷
可少焉

跋東書堂舊本

予過嘉興郡齋訪梓石畢公出東書堂舊帖眎
予予少時經見此帖于董氏山房云　周府初
刻成進
文皇帝舊本宣德中賜御醫徐叔珙者也今翻
刻已數四咸非善本而原刻存者摘手亦不復
佳予每存念此詎意轉入武庫俾孟光獲再見
耶世所傳閣帖摸本何止數十中惟絳州舊本
太清樓可觀然絳稍峭率太清露骨摸手皆出
五代之下況其餘乎此帖姿態嫻雅在後世諸
刻之上惜其添入諸帖鮮于趙氏之外不免濫
拾然去寶賢堂刻遠矣梓石公云洪武中分封
諸王競嗜寶藏周邸獨得閣帖真本自後世子
遂得著筆意摸勒此刻非他可比數也公今世

博雅士其言當有所自因附云

書陸國聲字書後

予自幼喜法書攷閱百代惟晉人妙入神品唐
四家擅稱鋒鍔不免峭露蘭亭摸本惟率更爲
昭陵所重恭公廟堂碑筋影內藏幽閑獨秀者
也至魯公千祿字則場屋書耳惟二祭稿掉運
有餘態又在坐位之上其帖見武陵郡齋本宋
惟坡有鍾法至於變動飛躍獨南宮擅之或以
米家筆伏失晉人姿態而後固鮮及矣當時臨
摸往往以亂眞售去松雪少習鍾法然不能展

作大字因規北海洋攡樹碑更變入岳麓今所刻如番君寶雲是也入國朝大以草書師丈不復知有晉法惟蠅頭細書僅類鍾耳然不能藏鋒失其渾成之妙近日文徵仲細書碑本直與率更法華寺碑亂眞行書非所長耳偶見陸國聲所寫傳受篇識此於後區區僅及知耳而非能者今老矣徒好而不習祉老不能把鉏鑄徒坐而談農何益也

書農桑輯要後

先曾舊有此書爛棄故簏中予裝爲三冊中間

所論亦有南北俗尚風氣不相宜者然其大旨皆農圃之經也麋鹿之性素喜花藥果蔬老入吳興山中樹蓺尤多使予適情養生皆此書之助與諸經子竝刻不爲過矣

書葬書便覽後

予南刻葬書用草廬先生釐定本徐子曰予嘗泛中泠眺石簰見其上有郭璞墓以葬書旨義質之殊戾不合然其所著論豈後人托附者耶或曰景純守死善道墓乃出其子如漢俍人事此未必然又玄武湖洲渚上亦云郭璞墓或皆好事者附會云乃其書辭節近古不高詭其論視管輅指南之作冗泛無領要相去遠矣

水品後語

予有先人杯土在君謈間頻往來山中發白雲泉探洞壑久遂乃得是說攄論之㬋予謂河伯未見水端良使北海若疠指矣予此論著未入五嶽名山及東泉百源徒自謂得此也視諸河伯之見更有淺淺又敢與北海若抗論耶

書樂府橫吹和曲後

漢曲自橫吹而下類有不傳者何也哀帝綏和

二年詔罷樂府官去鄭衛之聲其郊祭樂及古武樂在經非鄭衛之聲者別屬他官按孝武立樂府官其廟祀樂若大孝備矣以下諸詩群祀樂若練時日以下諸詩瑞應若天馬以下諸詩及燕樂鐃歌十八曲皆其一時所謂正樂也其後有橫吹相和等曲則雜出矣夫古樂必以八音者以天地有形之物可以取聲氣者惟此八物盡之八物異器高下清濁異音調之使平協之使合而後可以宣八風感天地也若鄭聲者止以絲竹絃匏清聲稍以鐘鼓緣之其遲澀雖

諸之音皆廢不用於是恣為新巧淫靡之調惱淫心耳使聽者忘倦而蕩情焉故御此惡之也漢所制郊廟諸樂未必盡用八音與否至於鐃歌之辭亦有風義可興而鈴鐃相錯實非召和之器而況於諸雜曲耶故自孝哀廢黜之後諸曲率有不盡傳者魏武嗜為好古往往改其舊名補以新詞然不知所以去之之故與正樂所以異於鄭聲之說說者徒以桑間濮上為淫俗故以其聲樂為淫聲而不知以煩手淫聲得名初不出於淫風也蓋當世諸侯率用鄉之樂師

如師悝師慧率皆賢智士止以矇瞽易以考律初不為其俗寫淫風也然則變風存於詩者孔子何取焉傷先王既沒之風憫世道易移於俗以是辨土俗異教載俗春秋之示王法也若以其樂為播揚其敝俗而作也則其國有執政之賢者蓋自諱之不暇豈有宣導其欲以治人者哉予既集此因附平日所見俾後之攷音樂者知所自云

書唐樂入破後

大抵正樂舒緩無繁聲雜樂至轉調時繁聲急促故名入破如琴中泛聲皆繁聲之流於鄭衛者也陳氏樂書曰唐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為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為西蕃蹈藉侵削矣今誠削去繁聲革入破之名庶幾古樂也又按秦醫和對晉平公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淫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自鄭衛之變淫聲遂多不復以雅正自節後世因名其聲為入破即醫和所謂繁手

淫聲也宋朝遂以有節者為曲以變聲為破以曲破併名之

吳公奏顲二疏稿跋

此苕源吳公奏疏及顲天疏稿也公諱麟以嘉靖丙戌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後以才望改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公性至孝事南山翁及張太宜人甚謹歲丙申太宜人病醫藥不能平潛以代死疏顲諸天公既沒諸孤檢遺篋得其手稿始知之顲天之後太宜人延壽二年然則金縢之事謂無所感動是誣天道矣先甲午彗星

示變公方出按廣東因論劾汪都御史鋐及王尚書瓊不職語侵張公敷敬疏既發而齋者道死及再上而公之弟石岐公龍在吏部考功司見張復被召入閣而汪邦冢宰疏入公必有奇禍因匿之不上而事已章不可揜方是考察京朝官汪屬余考功儲緒及魏給事中良弼使擠之二君皆持公道不應命乃以疏中語激怒張公投進揭帖謫授泰州判官幷奪降魏給事今稿中云弓字即張也又易汪鋐字爲皇紅爲王弘易王瓊字爲王官爲王𥨘恐爲侍書者所泄也旁所改注及開首四大字則公腕稿時手筆也嗚呼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觀此不益信乎然公之持身甚端而聲望日著遂復入爲武選郞中出守安慶轉山東按察司副使方是南山壽已八十有六弗獲侍養念之成疾因上疏乞歸與其弟日事翁以君子之道山中諸老因結雅社以成其志侍親之暇因獲教諸子以德義諸子行義日隆仕學兩就吳會之西稱望族者先焉公今雖化去典刑不沒遠近承式以爲令門德範諸惡忌公者視其後世何如也公之末子維京以諸兄之意俾獻忠識其後而志之臣書其始末如是

跋旌節錄

夫詩書之言女德尚矣乃其徽美見於閨幃而非居其變者也至於世典所載錄所遇不辰而其行至高卓固有文學士所不逮而爲之無愧於先王之敎者予往往慨焉樂頌之若洪雅張太恭人其一也方尙菴公以御史守漳郡卒時太恭人年甫逾三十卽以其身擔負綱常之重楙視其子蘆村君克繼甲科之鴻業自非德性貞純操履靜專深明立身之義其孰能與於此在易節之彖曰君子以議德行夫德義何容議也行或過中則至於苦故曰苦節不可貞其在六四曰安節亨安節之亨承上道也擔負綱常安而不慝者以之其在九五甘節吉往有尚其𥚃令子之德業往有攸利以之夫先王之敎不盡爲女婦設天以正性命人亦均耳獨女婦秉性靜專不雜不散類享有終之譽非若文學士或有所出入也觀風者采列其行以風天下其厚俗之政亦大矣蘆村今自武選僉浙江按察

計其僚峒峯曹君俾余著其畧諸名家已多所
論著爲書之末簡云

書節孝集後

予遊覽吳興往往得錄俗於其長老則聞湖有
兩節婦爲楝塘陳公之母都氏與周母朱氏云
癸丑之亂始移家霅上獲交楝塘公既而得接
周子於璉川施公坐其人謙厚有儀不踰尺度
郁然文士也璉川平生愼許可乃極揚其母氏
之節槩且曰此君四月遺孤也有操行而文皆
母氏教法也予爲之肅然敬焉其後周子偕半

溪李先生扣予山齋半溪李先生狷介士所交
合甚寡而與周子密交且極贊其所操因獲觀
其母節孝集慨然而歎曰觀其節誠不愧漢荀
氏采而四割股代父母死又出緹縈之上矣李
先生曰周子家素貧母氏績絍而食撫其孤至
成立若此非有丈夫志者不能周子能以德義
事其親俾母氏忘其貧有是母故有是子諸君
贈言珎重良有自也嗟乎守死善道士君子所
難而女婦之良者性行靜専爲之顧有餘力而
禮法典教咸足表著其于家人之道弘矣然至

于克教其子者寧多見耶予於慕貞母之賢若
以爲節操雖隆偷婦人本分事世教衰薄貞俗
瀾倒故節婦治若犄要之古人不如是故孟軻
氏早孤其母覆撫不惑有光閨幃不表見乃獨
表見其三遷之敎云周子自少以學行聞見重
于二君子且遠出遊學擇其賢長者師之家雖
窶瘠不爲苟且浮華以愼植其生斯皆君子之
大節自非賢母抱持之日即有教法者不如是
然則朱母之賢又有出於節孝之外與都氏並
稱爲兩母何媿焉

跋說劒圖

按說劒爲秦人薛燭對越王允常說所鑄五劒
而取純鉤湛盧爲獨良者也越聘區冶子作之
蓋因破赤菫之山而出錫涸若耶之溪而出銅
合二物於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
剛軟之和而後成焉者也劒器古所以防檢非
常脩威儀故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劒然莊子
因趙文王喜劒而規之其所論又出乎劒器之
外則君子之所尚抑又可知矣此圖本出宋梁
楷其危然肅者越王也坐而偃恭而詳者薛燭

也侍王而聳聽佩劍而肅然者以禮承君者也旻胡之纓短後之衣遠在堂階虓立而虎視者侍衛之力也其規畫布列如是而神氣不足以充之識者一見知其摸本鳳林吴氏宗伯藏此因識其詳云

題赤壁圖

此子瞻遊赤壁圖也海内勝地爲高人賞識者何但赤壁蓋家獨多寄意於是何也蓋公之賢達名世貶黄州之謫徒以湖州謝表爲憸細中傷尤世所追惜而前後兩賦曠達不羈不類去國

違時之作至今讀之躍然而快心奈何不重之也壬戌爲謫黄之三年臨皐亭在黄之游其後得故營地所謂東坡者耕其中因搆雪堂公所與客郎黄人潘邠老兄弟及參寥子也是時公年甫四十有七其氣方盛以元豐熙治之君顧與介甫不合不能立朝以行其志其後宣仁之賢深知公矣又與君實議雇役不合而去徒以勝迹遺後世爲圖史美觀是豈公之不幸耶天將加意於艱難之子孫而拔其本根壞其氣脉必有司之者矣是圖然文徵仲手筆以遺進士

荆君者爲題其大者於後

蘭說

予采蘭九霞山中得九花者或曰蕙也攷之埤雅淮南子毛詩草木疏諸記錄蕙乃今之零陵香芸爲今之七里香蓀爲菖蒲茝爲白芷鬱汁二葉搗而和之曰鬯蘭九葉或十二葉花出葉上者爲眞蘭本春産楚辭紉秋蘭以爲佩要之沅湘鼎澧之間至秋始花如建州本惟吴越則花於春和方暢之日得正氣云蘭廣而長節節中紫赤高者至一二尺若不及十二花或九花

皆非上草夫幽蘭不與群草同列乃生山之巔際其與楚人行吟澤畔得之者幽絶更甚矣予僕陟而采之不可謂無所遇然猶有目爲蕙者嗟乎猗蘭之操奈何不爲尼父感發耶按淮南子云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謂芳草之性宜於綺豔夫蘭性幽寂不資灌溉不近人爲壓絶壁沙礫明淨郎多繁茂一經移樹萎謝斯甘若與閑情比迹乎其性耶淮南子以幻劫遺蘭亦甚矣甚矣

大地圖說

大地圖者即陰陽之體若華夷之列者也外立
大圈者大地之體中小圈者中國之體中國之
外曰蠻夷狄戎蠻夷狄戎偏陰偏陽之體也大
圈之外用點者瀛海之形也瀛海尾閭之外至
於不能負載則元氣渾渾矣蓋地力至此已盡
徹上徹下皆氣也所以蓄大地而浮之也然則
東南海島雖浸於海中地體聯於中國矣蓋地
之屬陰者多突而起其屬陽者必窪而下西北
偏陰積氣空虛無用故多負剛骨突而過高東
南偏陽浮薄多虛不滿故窪而過下流水歸之

人見其淋爲巨壑曰地體至此盡矣不知陰陽
偏性各相爲殊知此夫陰陽相對其勢必交交
而中氣立焉是爲中土中土者中天地而立者
也中土之形山分兩戒以包中氣江河竝流以
出其惡兩戒之內相去千里而遂突窪得中坦
然可由爲帝王之大宅何疑焉古人謂洛陽天
之中而崑崙乃地之中此其說妄也夫自洛
之陽城仰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
十六度過此則遠近參勝爪定之天也中土之
會四夷來同聖人中處焉此定之地也燕趙之

音各殊而夏不猶側　崑崙之墟焉可同於此
乎彼徒見地絡糾纏莫高於崑崙而不知陰之
突與陽之窪者各相對待也故有崑崙極高處
必有海島極深處配之而陰陽之中見矣若夫
兩戒者上應二十八宿周遍唐一行之論也北
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
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大江之源所以限
蠻夷也一行之見可謂了了矣而不言中條之
中有沖和之會夫沖和之會地之大會也陰陽
之大交也自古聖人之有天下者生於其間而

河出圖出書皆所繇乘其會者也求地中者曷
不觀諸此乎然則洛陽可都歟曰王公設險守
國形勢爲上關中三面險塞上應微垣幽燕背
負關阸以當戎狄之守帝王萬世之業也若洛
陽者建中氣立明堂班朝受貢事畢而歸以守
險固此周公竝建兩都之初意也

大地圖贊

乾天西北其來何門巽地爲戶曷盈曷虛地絡
相糾氣機相役形氣有尾夫孰尸之天精地靈
洞貫六虛剛柔勝明各司其應精勝者昌知俗

皆一癸皆在人嘉運則玄妙契無心攷徵有[illegible]
撫機得會其道不息

觀音大士贊 為張仲友

世有如是相如夢幻泡影世無如是相夢想行
識蓋菩陀懸虛空慈悲眞常性虛空常自在無
礙[illegible][illegible]境靈感不思議妙應非慧定不落眞常
皆不聞刹那頃若作如是觀便見光明頂

習龍江先生贊

此江西學憲龍江先生像也懷慕德馨往不可
作曠焉有感其何能已乃為贊曰

德馳聲望道合人宗高標山立玉貭春融方介
不移坦夷有容懸軌南服超然鉅公

連理芝頌有序

蘭溪章氏世德華茂至樂靜居士樹德益厚
生后山公益植業與弟素菴先生相友愛僅
一舉于鄉即棄諸孤諸孤仰承后山公殺育
不知其孤也是以益敦孝弟鄉人歆其義焉
歲在巳亥有芝產于前榮異莖合蓋佳氣葱
鬱觀者以為和氣充溢天實相之今諸孤适
於丁未進士列為王官述丙午薦于南宮遊

遺文學有時名皆遠大器后山公夫婦康寧
晚益二千五孫一門四十餘口敦同居衆庶
無間言可謂道德之選軌名理超然者也予
受交知之末嘉慕善族乃為之頌頌曰

燁燁神芝如雲如虹合頴殊莖糾蟠從龍紫氣
韡柯黃裳顒顒坤元授祥挺于前榮佳氣穠郁
發光鬱蔥芳林布穫散寸合種夭矯欲升峯律
右峰仙與在顛御氣雲中懸旌著象輪菌丰茸
系茲元符昭我穆容統宜以居合釜甕休佳
在堂積氣流雖德軌遠揚文標發通景風上宜

靈既悠崇太乙授圖靈修效秉鴻慶有虔祉福
彌豐樹德益滋道欽紫宗永綏厥世祚我皇風

韋軒黃令為顧氏祖修門坊頌

穆穆我侯邦輔維新至仁潛沛善政橫陳撫豺
不搖彌遠不般三江式祐四遠同春有彥在昔
表榮下里閣歲既選門坊額坦與賢眷念式廬
駐軌乃肅共工華光簷宇百年樹操陽春載晞
砥飾其名職明有輝佩茲明德邦人曰猗頌言
在道匪去見思

劉公德政頌有序

郡侯劉公名存德泉之同安人德宇清夷道
心玄曠溫恭典厚慈惠寬和遂契物情近激
民則爲國宣恩不遺微令與民造福還惜勞
神在郡三年豐穰接至宿逋積負漸以補償
且其用法平恕立心豈弟簿錄減省囹圄空
虛生民樂業流徙返服古之遺愛非公其誰
初政甫成遂浙奏績借寇無階攀留何裡耶
須明德以致區區頌曰
猗我劉公洵美名宗神倩内朗外穆有雍移麾
海郡政符青驄拊循厄會民疢在躬畏天悲人

輯和困窮簡劃科條守持平中惠心有孚轉旋
歲功禾棲嘉穗晦獲金鍾積負漸償流徙歸復
哺繈育雌三稔彌豐郁郁我公名理俱崇文數
世珎道闡聖功爰樹民極宣布厥衷最計甫成
肅儁言從公來何遲公去何匆願公復來春澤
再融

安吉守新原江公政成頌　有序

安吉在浙山中自昔爲故鄣原鄉之墟弘治
二年分故原鄉舊地立孝豐縣而安吉始陞
爲州其民生理鮮少而淸議甚著故號稱難
治江侯以癸丑進士蒞治於茲處官如家視
民如子所謂節用愛人二事可無媿者也今
茲政成擢任尚書刑部員外郎士民感其德
政請紀於棟塘先生棟塘先生告之交知者
表章其事乃作頌曰
翼翼江侯張俗是儀令德敬恭允塞其道操持
潔素布濩惠慈平夷知砥不激不隨刻書爲能
擊執用奇嗟此畏途舉心相師維此江侯于道
遲遲心亦孔勞匪驅匪馳至仁不渫至愛不欺
上逸下安棟道成達昔無乾餱今有庾餈昔多

追呼今無訟訾侯之至止民也逶迤古之遺愛
非侯則誰最績上聞天子曰嘻其作朕士綏我
寇司用弼用光詳讞以蹇刑平則祥吏式作彝
惟此郭民戀慕履其來歌云暮借政無期持錢
賠籠留犢欲斷召遺棠陰習無宴池有美江侯
德音祈祈龜珉未泐路口成碑

吳興守嵠南李公頌

顯允李公懷我浴雨載此風依惠及禾黍豈弟
君子我行如砥宜詩永言式燕以喜

侍御尚公頌　有序

仰山尚公按江南四郡有善政其門下士謁
予使頌乃頌曰

於穆尚公允司其直撫秀中方應圖天憲法冠
栢依霜臺正色按我南服洶濡尹力心照春陽
手旋霄霹清波是揚穢翳斯激政除苛猛操融
冰蘗鎔鑄才賢爲器爲璽帶万餘孽羅摩跳擲
樹我赤幟重關固壁經略四疆殄厥醜滅意慮
深沉不靡以泐止文讞疑決流洄溢肅肅宮牆
有嚴有翼民沾澤潤士歆明德文澤沛敷几几
其爲事繩其始謀重其續克有柔嘉濟之箴繹

鑑精若水志果如射清廟珪璋明堂柱石天臨
厥衷 帝錫其極輔我黃圖以慶無斁

郎青鄉君頌有序

郎青鄉君者晉寧化王府鎮國中尉女湯沐
封也其儀賓承務郎傅子號西岡居士好學
能歌詩南遊江漢閱機雲之風乃覽觀華亭
與朱子吳子嘯咏爲徒子因得聞郎青鄉君
之賢夫仙凡異源卑碩殊賴自古聯屬宗姻
未有不以驕矜妬害自取疎廢雖有人道之
常其能自留者寡矣故謝莊自同于朦朧

仲不免于强勉自非上德超倫殊賢守分
能諧平陽之外館光沁水之風物和鸞于飛
而協歸妹之元吉者乎鄉君涉帝子之津下
天孫之渚諧瑟琴于異族衍箕裘之華胄立
行潔于清冰抗志高于黃鵠執心摛順而婉
婉成儀率禮衛炎而柔嘉有慶予蓋聞之有
二善行焉夫深山大澤龍蛇所都固叔向之
母所深忌也鄉君推及恩私簡閱自巳閨悍
之間穆穆雍雍雖古關雎螽斯之德無以過
矣且其少踐椒途早知婦道執禮中饋善事

姑嫜生則調其湯藥沒則代夫苫寢彷徨慕
戀孝思深切是以傳子雖有遠遊之迹實無
內顧之憂優游陶寫俯仰無累豈非鄉君啓
行美德使之然哉是以盛福來同茂其苗裔
聯翩三子鳳騫鶴立彬彬然業爲文學庭除
和氣溢爲休嘉蓋將有長世之福矣今茲初
誕之期三子欲開長慶之端永致嘉年之祝
相與致詞野于謁予爲頌乃頌曰

穆穆良媛遐啓鴻源徽音柔佳懿德靜淵歸釐
有章嬪于傅巖和凰孔鳴綏榮自天順心雍明

執禮翩翩孝道彌豐敬恭爾庭嬀婭始化七
穆清群彙蕃蕪景福載盈詩美綠斯禮重德科
副褘猶隆況侍夙與人紀輝煌皇昊悅欣降福
穰穰休嘉莅陳靈苗三秀瑞露五文朱軒玉瓛
景命芳芬辰增列曜化被江瀕永懋其華千億
斯春

端硯銘有序

予得端石硯膚理泉潤且易得墨眼如海日
方浮底列斗象前隱輔星珍石也銘曰
日浴虞淵斗藏元氣象緯章設華我人紀墨史

寶用為卿為瑞

愼齋銘

自古在昔道哲曰敬立後世極是開其原作愼
作肅小心有翼金人在宮出好不殫惟口之式
旂常珮玉亦孔之威為動止則先民鴻軌偲偲
令章邁種含澤惟此戴公徽義高朗上武明迹
操端履危如在之淵綜其允德有嚴其廬有惕
在心惠此身辟允闡令華永閟其章以憲金玉

寶德堂銘有序

淞石孫隱君作堂於雷溪之陽恭懷表翁與
高人隱士游且息焉翁已近百歲康食殊遠
如壯盛時而隱君孝行有常度殊類萊子之
情其子文郁請名其堂隱君曰吾家自上世
以來以德義名於鄉至我翁孝性夙成終身
感慕既德於後人益弘矣至於勤心勵行蓄
義藏仁遠近乎洽内外有光以是享有大壽
綏寧和樂于孫滿前饒裕寬穆實原於開先
樹本不可誣也寶而守之可以訓後人矣文
郁以告徐子徐子夙重翁之行且嘉隱君善
事其親也乃為之銘

高堂峨峨姥及青蒼佳氣鬱鬱德芬載揚以奉
嚴君祚福彌長寶其令聞惠示厥常綺疏閒靜
几席清凉軌則櫳陳表儀洋洋詠及露斯賦以
考槃翁顏微酡其樂孔將高雲時下朱草生光
緬懷松喬遺蹤平康家慶日隆懋其宗枋百福
雲屯隱節彌章

復沂東劉公啓

伏承既及周爰命辭珍重下士額問遺之厚山
家兒棋搽之勞憶自給闈之參承乂辱荆州之
春變趨陪公所慣從常叨嘯詠高齋編章屢荷

九芝獲仲將之扁二妙超魯直之能邑里生光門楣取重況休息其民再見潁川之政而甘棠之愛方深何武之思借寇無階攀轅尤切豈意武林之在望常懷露冕之行春再賀肯驄式歌來暮天涯遺老瞻望非遙客歲雲山追陪有雅枉桓公之高偶挹庾老之光儀事豈偶然興殊不淺敢忘留泥之鴻迹願常執策於龍門千鄉猶頌夫舊君一息尚依乎有道

繳巡院龍池唐公核實庶官劄子

呈爲核實官員事伏蒙臺下以善善惡惡之心

求公是公非之論俯加諮訪務在精究卑職人微品劣智淺識昧素無水鑑之明何補照離之用然清問下及赤心自露敢不據其情實以副臺下愛國愛民之心乎竊惟人才之在天下有所遇有所不遇遇者得行其志如鴻飛之遇風不遇者欲致其力如涸鱗之望水仁者深究曲察超出恒見不徇其迹而攷其心不偏其聽而大其觀豈非居正無我之道哉今天下毀譽之與是非之端混淆無辨亦甚矣其居官者雖有小智曲能而無顯迹可述然而善事上官結納左右更相標榜盜取虛譽前後承襲不覺其僞者有之或官方誠直民受其庇而每事任眞無所托負不能自取聲聞而埋名歷德者有之或政有卓異儕輩不及因生忌嫉而又拘於公論不可埋滅則加之以好名立異者有之或小事疎漏大節平正不能曲法事人得罪士夫因而自廢者有之凡若此者品類不一自非上人持衡審量博察旁求何以得其實哉司馬遷云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端窾之辨明者察焉卑職謹承憲命考覈省內大小

官員實跡除臺下所熟知及可否未定者不具外餘皆條列於後

會約　姚子明　唐子迪　唐世具　顧汝修　許子元　朱邦憲　顧文甫　朱邦獻

我輩辟居吳興不但地僻可以遠害實亦山水清幽聊堪嘯咏以舒鬱思方此新秋殊爲佳日欲藉壺榼以集群彥又恐費多則擾非力所堪或因費薄又爲山靈所笑擬各持一肴酒數觴以盡其事可辦雖割牲非過乏資則剪蔬咸宜或偶闕持攜止將清與更爲佳士若髫丱有情隨侍長者亦並羨賞持有果核不在限内

何居士翻經偈 有序

五山何居士少業禪宗大超識界身經壞劫而不迷於智仕列満都而不戀其榮雲門達士之宗也憫此世界昧其佛性業火熾而迷天苦海泛而無岸不識真如多生恐怖一纏世網即難解脫因發慈悲思加拯拔以波羅密多心經般若金剛經爲大乘之眞詮也乃集莊解重加修述命工鋟梓大捐迷途白馬西來竟餘法藏天花盡散共植良緣吹印度之仁風振靈山之慈鐸潤甘露以轉發枯株之

駕慈航而濟於彼岸維摩之病直同千劫之心遺教之傳不限恒河之界乃作偈曰

佛憫念衆生苦海無邊岸意界無明盡飄風落鬼國世界盡黑暗無有解脫時指出菩提路轉眼了然見慧照無根種萌發甘露雨清凉除業火無煩惱毒熱法門無二相普濟三千界輪藏悉皆空佛說是泡影不住亦不著自在金剛性

馬嶒寺重建山門䟽

松都馬嶒寺爲禪刹之首同化城之宅名僧開創夙著奇蹤[illegible]而[illegible]刱寶殿既輝於涵影禪棲復繼以精藍益譴焚修殊光法界已慰衆生之望尚虧結束之緣舊有山門今聯火宅穢迹遂干於淨土璇題未表於虹梁雙樹聯虬潛招覲覦四達馳鶩殊葵旃檀今欲重搆雲楣再開華觀限欄楯於週簷肅階墀之密相庶法雲之可聚使慧日之重明刹土必資於善業慈心大仰於群公福田非遠舉目可耕覺岸自隨回頭即是傳大士精善果而悟其法身梁僧文學華胥而超於至理尚賴五明善士共諧締結之心八解禪居得仗棲遲之費永彌天而祝聖徹九地以垂光

長谷集卷之九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書簡一

奉陸儼山學士

近日榮還忠有近出不得奉候水次比歸則知旌御已東三日矣卽欲趨拜門下一展微敬又爲群僕作偷逋逃遁半門庭之累方有深防未卽可出書生薄命自古爲然此輩不甘清苦遂爾相棄炎涼之態一至於此始知買臣有薄婦程公無善交載籍所傳良有足信者也卽日初

夏伏計山中樂事方佳道體增勝湖人朱畬長于寫照茲來上邑忠謂當先伏謁地主輒敢先容于門下忠于湖人情事宜爾固門下所熟詧也月初特有參承不備

奉孫毅齋宗伯

別後不一奉狀以南北濵滬奔走潦倒無由得奉門下起居自領進羅中諸皆不可以聞于門下故不敢一奉狀以干存念也伏計向來道履百福又金陵山川盛麗官曹清散無吏事又西玄諸公朝夕相從游良辰勝事歷有題記是何其樂也人生適意中無觖輒變幻而有吏隱之樂如此雖逍遥無上公何以過之近製幸望垂教義甫張君特于門下誌其妻之墓而必使生具狀蓋欲見聽也張君北回時途中得火病一舉發卽百體震撼不能親造伏望念其積心賜之一言忠亦領愛矣忠遷葬先人至吳興時家下生七芝後又嗣生二芝太府何公于魚爲扁開先堂蓋取嗜慾所至之義固門下所知清暇中得賜一作甚慰向來西玄先生久不見賜便間得語及更甚幸臨風瑣瑣悚息悚息

奉徐少湖閣老三首

別久不能通一問于門下皇恐死罪往年在浙中被誣蒙賜湔白此德良厚甲辰春竟以此事爲人力所勝平昔所自信惟天理二字至此亦不足徵矣歸伏舊廬與世路隔絶雖門下厚德盛業不敢一致書問想亦能量也方今負重望于廟堂如吾兄者不多再見至于知無不爲力足以勝其志亦無如吾兄者竊自念江南民力耗竭莫如今日欲求拯救之長計惟縣官也其智力足以移人之明者既足以營取虛名而任

眞守分一意爲民又多觸人之望始知是非之公不易行有如此者然孔子論堯舜之仁必曰選于衆而後舉則獨任一二人之言者信未可以清仕路而究王澤也吾松輸將之困不止一節然惟解布爲甚今北人所便質厚而價省有平機布若使南人以折價上輸則彼此俱利自羅峯當軸以來愚卽以此望之或以爲小事不建白今根本重地而民日削弱亦豈 朝廷之福耶吾兄能爲鄉人了此則爲 朝廷布德行惠亦既遠且渥矣山野之人別無仰望因王生之便聊具此二節上塵清覽苟其言可采或不遺葑菲之陋亦未可知也余惟爲道自重

二

甲辰上計入都以法不敢私謁不意遂爲人所傾廢年來移家吳興山中守望墓林頗遠世路雖於門下亦不獲一奉書兩年承惠歲曆珍重展玩月令藝蔬時藥不失節候更以其餘推及野老同沾調燮之惠其施渥矣門下方以災變省懼不任馳念更望節宣以副
皇上眷注之重

三

歲底特承賜教辭旨溫厚款懇彌切自門下柄用以來奬拔士類萬彙咸平海內衣被末光多矣歲老年晏如不才久已彌節亦荷眷念如此仰見休容之度感何可言吳生文德久承拊字茲以公差南出稱性蒙昧乃爲狂兒所累賴郡公推治如慈愍得解已甚矣今茲北上若非尊庇必至流落淹滯自門下素所蓄念使天下無一物失所此輩雖微想非大造所棄偶還鄉中見此敢以附聞外湖筆一封竹扇一握聊充遠信

復張西谷 二首

承念及脚氣指使藥物眷心周委佩之難忘竊獨自念古稱四十强仕之年亦以氣力方盛可備任使而僕顧異之獨不傷哉少病風眩頭顱若空左手動搖一大齒亦幾十載加以瘍瘡作苦脚氣又惡性所快兀辛八者今漸遠不御竹房風榭不更飲賞養生百物多列禁忌又不能登山遠陟自同高人之蹤舉動之間莫非老態言之良愴然矣嗟乎吾 先霜露足下

謂僕何如而至此也夫塵土之途以奔走爲近
僕不及人者亦其素心至于閟景山谿淺氣風
寥高懷放曠奇任相狎夙昔之懷誠不敢少議
若使病輪不息發劇靡時幻塊纍然舒轉違意
則二仲在門大雅不覺四難幷合徒抱負俗之
累豈不上愬休哲俯愧高賢哉夫足下既惠施
其愛僕雖陋劣敢不自努于志文子有言太上
養神其次養形審此則紫庭玉虛靈寶可玩乃
知嵇康之論不當至妙持此奉酬足下

二

北歸匆匆使伻闕月即奔足出門不能少承欵
便以致區區至今歉然即日初寒伏計向來道
履珎重備膺諸福金陵之游不知更復何時可
畢吾兄靜養已定且有諸君游居之樂山中寧
相何足爲稱區區念頭一錯遂落塵牖荒跡小
縣他不足其形容惟唐子西山靜似太古頗足
肖似而訟庭囂雜簿錄煩多仍使人厭對數年
靜寄之懷一朝作惡今與諸君爲伍直當奴隸
之可也邑中名山幽僻怪奇之境亦不爲少性
喜羣居不耐獨往不得諸君跳移山就我亦不

能取興而況欲移我就山乎昔康樂有山游所
至輒深入康樂之迹故在近方而居守三月尚
不知其處生之不逮康樂不止文藝亦可知也

與沈徵德

草草爲別殊不盡所欲言俗吏之風家居已列
而況簿牒程書之日耶想念及此赧然爲負即
日初寒伏計道履百福昔時與君擁爐添火劇
霜螯爲酒寒景故在而此樂難尋心雖未阻而
興復懸絶人生離合可勝想歎耶所割正當剡
溪之源蓋出於牛山之雷嶺流出百里合於大

江自此至會稽岸谷之限蓋三五出沒雪夜之
訪其興不容不盡以是知王子雖高人良復嘗
爾今獻入居戴子之鄉又安能致諸君使同王
子之興耶會晤之期未堪爲卜惟有時通故人
之情想爲慰耳

與曹繩之

伏承孝履眞切德楣珎重爲慰滯跡甬東未由
請教乃蒙殷勤通問殊深感激區區竊祿淸時
無所展作雖無自棄之心而才綿力薄無可取
直當路且此中習氣大戾人情山𡶶結曲而宦

士豪横惟闊自快而不欲近人少啣其私則大
張誹論變白爲黑推甚爲泥此其可笑可惡者
也吾兄京中所談此人果不可以人道望之且
略有施爲不免建白動爲所制忌嫉横生腸舒
陰慘之術終見傷殘而已即欲棄官而歸又恐
豺人不知者以憔悴小人相待然末路是非於
今可[illegible]從容渺之間當亦不久也恃愛奉布
少事[illegible]不必爲人道此謹以虎骨一塊虎皮
一張少表遠意幸爲鑒入

與諸守谷

足下行将僕誠不知乃蒙枉顧做盧方以農人
作苦出視渺莊不謂足下遂上道區區小人毋
勤注念而踈懶廢格之久不能上答蕪一之愛
言之早恐即日伏計暑氣未平方勞教思高懷
幽濬當蒙弥養之福僕齒漸增身計未定生平
心曲惟足下能知而足下方有南北宦游更無
可語雖復語之不疑則怪亦何益也近已定計
武康山深俗厚去太古不遠誠得墾闢之勞亦
何所苦縱不能上承沈麟士之踪究竟其事亦
不下堯章白石矣菸雲碧水與草堂照映更得

足下名文記事使大宇之内徐君不死更何於
多望乎近作唐詩品奉呈足下不知山人之言
果足爲信不也

與馮南江

頻年作事皆出乘興未嘗量力度時是以多致
狼狽近來一念及則汗出懸負然已列貧籍無
可脫身矣尚幸貧與氣習不復知苦紙牕靜穏
屋後開荒漸成菜畦接果餒鶴時有佳况野蔬
淡粥神恬氣清不知其爲窮人也他日老兄事
君成功便用此作樣子時復往來結社清明重

九餘勝相遺帽巾逍遥存問鄉曲與野老談水
旱習農桑雖有他樂何以加此不知老兄胸中
果曾著此念不

與莊小山

伏計小山足下秋容在戸文思逼人佳客時來
論心當意區區別後如隱山中舉目無交知之
樂充庭皆嬉青之累且山縣荒凉百凡草創邑
處險促市巷蕭條前騶在野後殿未出東西二
郊傳呼可及卑棲如此爲况可知馳思天涯竟
同隔世不知會晤之期當在何日談玄所止境

界尚懸雖有朝夕之心未尋邂逅人還聊布緣潤未契兒曹蠢懶寔有懸情能將提挈之仁乃擲追歡之惠

與楊禎卿

北歸甫半月即行作吏不能一領尊教乃承貽及殊深爲感即日初寒伏計侍親樂志道履增佳自念附驥以來不能生光同志遽以欲速其功甘心自棄爲門下之辱惶恐惶恐所劃小邑僻在山中墟里荒疎人俗敝陋君侯君見頃刻難居顧以小子習於難阻性復自譴攻苦茹淡

披狹躡棘譬之投竄戎夷遭逢亂梗者聊足勝之又以朝廷養士初非自樹之計是以含餔臨民戴星呼隸乂坐忘疲勦心補拙涖任以來遽界三月人心相安粗堪免戾鋤頑察獎翕然見稱聊以免吾兄之憂耳自恨獨往無徒不聞箴儆漸成荒僻有愧名家更望多賜教言共成初志使君子之門無詬殘之所何幸如之向來太尊體履必備福德敢以糟蚶一罌鹿脯一裹少充問候之敬望叱賤子之名

與張白灘

伏計白灘先生足下江亭之別惠好良深天一之懷教言猶昨自憐蕭散之徒遂取簪書之累側身天地猶恐不堪馳志丘林竟同虛擲傷哉自到邑中纏綿無了相對吏胥改音而語況勤夙夜廢食爲勞疆壤如此政迹可知聊奉爲聞當知自愛

與朱仁仲二首

金陵之遊得足下頗不知爲客及足下歸乃遂寥落不可言足下行別時以公事不得送之江上至今歉然前奉書南溟謂足下家居又不申

謝茲南溟來謂足下當來乃又隔阻如昨也爲之悵然審聞足下大規詩家古詩樂府皆有模範此誹士不能謂足下固當爾乃足下不一示教謂僕不可教耶小兒愚頑乘至無可入門此雖天造爲父如獻奈不多感心自憒憒耶小郎儀可人意不知去後竟何如中郎一弱女且有世業獻有兩兒豈若與無可教天將薄獻亦不應如此因思及之并爲足下啓小爲一握笑足下并書近所作水品數條見山人意與

仁仲足下厚愛深交非他比數一旦爲別悵望
天涯昔之把握聯翩有如夢幻停雲在山朗月
在戶皆相思之眞境也相見未涯柰何柰何到
任以來簿書塡積早出暮入尚不能揮脫且廨
舍頹圮吏無棲舍街衢窄狹不能舒展草邑荒
落蔬食不備野人眞率皆庭揖讓云稱大人無
末世態士夫公論有三代風此其俗之大較也
至於推牕見山出門漱石泉流在巿松陰匝戶
惜此微生遽爲人吏不能周旋一嘯耳伏想南
濵高朗中江玄澹爽白冲淵吳江幽曠小山蕭

灑少玄淸激元朗淵空見玄眞性日供玄覽老
亦堪同君有聚首之歡僕無追契之適天淵誰
判乃至於斯嗟乎身無微晃之榮心有塵途之
苦擧目束縛不堪自由長思倚君蕭然空欲其
諸家事不復堪陳相見未涯更深爲愛

與吳之仲

足下高蹤曠度遂復遠謝人羣深度長水幾成
幽絶正馳宵寐何意忽來春鳥鳴于谷中流雲
宿于欄下又無俗迹況復虛懷足下乃限一水
之涯若逃三舋之梗其爲我計不以遠乎春非

芳萌標聲亦沸客到飹醉醉飽熟夢一切世故
竟似水中鹽味非無非有雖鵝頭剎鬼日跳左
右不能撓撼山人胸次足下舍此主人雖十日
醒亦無益也

與包元達 二首

昨承冒雨臨視濡及從者遍宵話言中多激歎
玄情幽况脫略世途使冠裳之士聞之解悟又
不但與賢生之慨攬　溷世之悲也山人勉思
作吏一出潦倒歸伏衡茅舊宇頹壞徑中之松
竹雖存席邊之猿鶴已逝久矣遂使非熊莫測

朔見庸無從枉輶軒空聞瀉水皇恐皇恐謹令
裁謝不宣

二

別來不任馳戀人回領知塞上風烟與古人傳
記類相似非有道者不能恬然安處也生人遭
遇俱有定命雖坎軻躑躅皆足以進德悟道此
行未必非公之幸也所喜者大夫人康寧無恙
令子學業有進步可以少釋俯仰之慮耳
主上聖明不世出但至孝性成一時所關涉于
形迹不能無震撼然公之此心實爲根本任人

之慮至誠無我必有感通轉動之機出乎幾微之際况聞道有素業處患難無不自得如足下何不可也但言語文字之間更須慎重爲一爲忌若所乘雖悔何及自區區所見雖闇然默亦可也區區尙來專心淨業與老莊爲徒業已閉關謝遣人事惟足下萬里遷逐殊復縈情又不通候者恐無益于足下也

與張玄超

北歸不得一領教殊甚渴想旋卽奔走不能一修問於門下卽日初寒伏計道履百福山中靜

業君獨成緣閉關淸修備攬人天之福區區人間俗吏事業荒疎案牘之勞竟無寸補雖將後悔竟負前錯况山邑蕭條市廛促縮秋風未起衢巷凄然越俗尙爭訟庭充斥言非誠滿牒亦好回遂使蕭散舊懷勤劬爲祟曹劉沈宋隔紙千里憂思跳梁魂情俱俗仰望高人有同隔世嗟長水之舊緣愴崇華之分襲天涯星散四海萍飄言之猶痛况復相思近別猶然可堪闊歲何來二兄有作莫恨多投或能少慰卽同面語人行不任戀戀

復何參之四首

懸弧之日猥蒙見知皇恐皇恐夫年在弱仕人方有爲子之樂而予已久爲人父少年同學已多紆紫予乃未能黃綬爲鄙夫以匹夫假榮之年且欲投石拔距一逞其壯心而如僕者腰嬾一絲頭軒半席十年上計未能少觀㠯化鄉閭飮譴難推祭酒而士儕相指殆且望于絳人之甲矣踟躕黃庭之景而行無下澤之累逍散風塵之外而無容盈之譽其自居則可耳然而朝采菌蕣之榮夕撫蟪蛄之樂繁露易霜轉眼旼

候幾巧好疎造物所笑豈不飄零烈士之悲哉故初度之臨總非懽候而逢親之感涕淚猶長掩尺波之在眼悵初服之不再靈修可起曷釋予懷刻想雖彼竟乖樂志敢此上謝足下悚息爲狀

二

獻忠不才無狀爲淸時所棄玄首未華家無儋祿自惟平生于世未嘗多犯道家科忌想可以入道也故闡爲出世之事其迹誠怪誕不經駭動常所觀聽乃蒙閣下不深罪過謂尙可與言

齒錄見之筆教皇恐皇恐賜來甕綿金柑方濟
時用安得黃庭一粒與燁燁者同觀不復衣被
物華稱公所云也使回聊附謝

三

歲將窮寒心思負日乃蒙覆衣之患遠及羅雀
之門且加兼品殊荷珎貺閣下深居若木抗節
高雲蓋嘗運掞之以為高季鷹思之若弗及今
且晳昆聯袂竟日為讙海若比居窮年不足遂
有圂列餘甘遺之朋舊益鑠末緒暖及寒灰悠
然遠意何樂如之頃將為有玄一行即返棹與

與之約恐不能昭謝併以附聞

四

頃承高雅過臨稍得領沃殊慰馳戀所慊塵土
形骸不能泛之一平舫日往來海上與諸君朝夕
不負區區款慕之情耳久約柘湖掃一傍舍使
得自餐可以年計勝遊營結多矣年雖近老讀
誦未厭大開武庫惟意所裁何樂如之虎脛全
體此繇遂止餘半脡奉上少許恐學仙不成不
免相尋盧扁以須不測故不得盡奉也

與何元朗 五首

足下英妙之年追蹤達士此與機雲之儔前後
身生也今茲又將北覲　天子輝煌士路此與
士衡入洛之年亦相左右此豈易得哉大海炳
靈元氣渾厚既無寶玉珠璣之產則鍾蓄之奇
惟君兄弟足以相當足下自養素珍重挺然樹
立不雜塵滓方今髦士誰復尚之更願足下益
加自愛留心大業勿以丘壑自累他日使人稱
慕漲海之涯有大君子者超駕前輩生光地靈
所以為足下者何如哉不則青陽易去末路何
榮雖有立言竟非名世以足下之志何待予言

自古拔俗孤標之士多所墮落皆所為丘壑之
累者也僕特深愛為此贅言想阿皮聞之亦躍
然興矣

二

僕行北路冰雪為勞流睇遊神愁極悲作既無
澹泊如水之人與之靜對又乏鴻材絶歎一起
其志方是時思得足下兄弟若醴泉甘露何可
得之今既家食則足下兄弟彩影相列近在几
席乃既踰月未得晤對顧在旹中徒縣心想此
意悠然令人出歎潘亭君上謁聊附為狀

三

別來忽爾三月不見高踪殊甚想戀山中靜業伏計精進對時感興攜手登臨領知諸君之業遂成勝事區區竄入越中爲時俗吏挺迍淞江之上何時可能相及乎山縣荒凉百不能備入不可出蹊徑多阻雖有名山曲水舉目無徒不能獨往遙望幽人之貞何啻千里諸君朋從既勝藝事相將亦嘗念及區區否乎王石梁先生當暑北上遂爲異物今日計至殊深哀愴哲人衰謝舊雨枯竭金石雖精音容遂杳惜乎傷哉

諸所遊從幸相轉告海上近有夷商逼近門戶恐有不測戒備多端職在守土良深爲懼諸君履蹈平康高眷眠坐醉醒自由舒縮無礙何可同語斯耶

四

頻年寇亂奔走無停時貲業消耗不復聊生垂暮之年誠非所堪尚賴平日粗有所見不至墮落也返觀諸君聚首之歡如隔世事何可更得邪今在留院無吏事相刮正似上昇清都玄虛日在人間俾業如徙斯脫矣東方生求飽之謔雖在金門而凌駕溷世亦翛然遠矣糊口之計已在吳興春無利澤人所共棄不欲以饒沃累後人固叔敖寢丘之意也前東宣城之計止欲移家辟亂不復更能作業矣稍有寬暇即當西顧白門同兄議此海客之擾未有息播之日老態日生衰殘可念河清難俟言之惘惘

五

平生知契如哲昆者豈復可多遭逢亂梗東西星散區區且七袠稱老子矣遙望金陵如在天上及移茂苑尚復阻滯不能竟踐仲春之約返

棍浦上之集不可數得兄復尋常團聚朔謔無忌如往時耶忽勤覬念寵及名篇情出於素辭徹底裏懸之蓬壁日吟一過如對尊顏矣使人去促未及和謝候節在秋登臨有地此中山川幽寂或堪高人賞識山或有靈必能招引蘭舟徜徉容與亦泊宅後來一樂事也

與何叔皮十首

足下病苦除遂淋瀉僕誠有意乃俗冗即不得造足下良媿昔人巨伯荀君足下瘳損以來大忌討文損思耗氣心淵且復不得近心房櫳牖

導客火冲白靖玄超然松竹之間則元氣可完悠然爲樂矣前過曾東門見山人結草拂衣塵尾心誠恍之雖在驅馳必索四具燕若清談與足下兄弟庶其共之外名香三種膏馥帷帳亦幾芝蘭之意室遠心邇我懷未已足下素自愛想當益力

二

別來無恙飲食如昨僕所寓實公塔下停雲在山時復有振衣之興江山如帶滿目興亡李白游鳳凰臺詩所慨吳宮晉代今去白幾何時吳宮之風靡末諦也弔古悲世興懷何極嗚呼曩時釣澤棲雲獨何人哉僕自懊落入人間便入塵鞅上下雲泥浮沉薪棟爭馳無駿足消脫無淸波辟棄林丘不立強志年望四十進退不決區區衣食之生作計奴醜慨昔人之長往悲後轍之不接飛仙之遐度之踪臥老無深投之壑雖撫中散絕交之志而曾陽揮景之能亦既勞矣而況寒潭餘蚫如獻者哉足下襲志三墳肩情百彥可謂騁衆美而獨出矣且連枝之秀相爲合璧雖元季之芳不足相高而況機雲之還美

耶若乃契志玄黃馳心冥漠攬浮世之長寂結羲皇之餘軌皓齒之踪可以獨寄而不能相舍之端委也草木之心又何忍離之夫大士廢翁貞人去智不羨丹碧方有太素不勤容飾方有至禮區區時世作好作惡何足短長黑白哉丑月之約尚聽于人然亦可計日待命新竹生稍水荷作房此樂在門不當負足下期爾

三

叔皮足下君抱奇節契心上玄搜祕剔幽曠度輒發乃有惠山陽羨之珎分寄同賞可謂至好不落冥矣夫坡有荆溪之慕羽亦抗節上靈中冷之下品裁遂著坡竟以黃州作苦之後壯念頓灰二賢之業如此夫飛鴻之泥與翔鳳之毛上下之間形神頓別僕嘗慨之不謂攬勝之餘復貽景象遐忽之際遐想橫生所望于足下者馳神不極撫化無厭接尚賢之去軌躍貌俗而上騰乃足下有濟勝之具又何難之適野東林不備裁答急洗茶具爲君品之當非建業城下之誣也

四

頃者屬拜翁君於堂上賓雅通家之誼不但會
獵之約奉踐宿昔也乃承賓筵之爲歡以上儀
闔門駿奔積日停贘謂日不足繼以朗月謂賔
庭不厭暢以海觀推君兄弟之意雖酌寒水于
金椒臨大鯤于漲海淹上館之執事殫伏臘而
不返猶不自足也顧僕猥鄙曷可當之結心未
已與念何極僕嘗慨伯牙之義歎知音之難交
游瀟前諸者希寡晩得叔皮昆弟遂相契娛徽
言日至遐軌時發毎念昔人素交之情懼三黨
之梗誠不可使惠莊之塵獨満羊左之烈不踵

也其何不感于君家兄弟之厚君曰僕本犬羊
之質借文虎豹于君子之道無所加隆亦願君
侯無忘切磨共登上倫斯固甚盛愛也嘉貺益
腆敢不欽承爲我謝翁君何多事如此

五

承存念委曲足感骨肉之愛前者草草爲黠奴
所侮平生所見臨事昏瞶乃至於此事已既往
不復追悔今之所信者惟天與命而已天之所
建誰則廢之天之所廢誰其抗之君復役於物
徒自支離而已僕生甚苦自討平所被受惟怒

誇爲多雖有一二可喜可動蓋不能與七八者
相勝也此皆業障塵根自達者視之雖可喜可
動皆不足壆礙其心況怒謗乎嘗怪昌黎六一
之徒歸咎磨蝎身宮殊不知道本粗有見乃復
蹈之則二十年山中事業皆芻狗劫灰已爾來
語珍重此數年來第一幅也當日玩省以謝至
意入城即抵足是憑

六

頃傳帖至足知足下篤義感情之至但又加弊
則似不適耳此爲賢婦表章盛美誠出好德之

心若用弊則事出於足下不出於僕正坐浮俗
強諛之弊非所以重賢婦也僕文乂不受想者
非有他待待吾覊絏內出耳正以其事大故其
文不容苟其傳遠故其成不可速此當照察況
僕才質既類木石復乂委頓泥滓無晶雄雅快
之作爲賢婦布名乂世此方自愧不煩垂促敬
返來弊不罪方逆

七

足下示我離憂之言極其愴悽之情對物感時
理所必至況君非長卿之薄而當萊婦之賢山

林如故布素無諧獨往既非內顧不作正使猿鶴生愁絲蘿掃迹雖有孤高之性難排眷戀之依者也征衣槁素之篇朝雉夜烏之怨足下雖勤事固宜終身無讀焉兩日殘息劇病苦幾至不救閨門驚愕長夜不寐冗困中竟不再奉足下竟忘足下未歸又無論此離憂也今早頗得生路復領足下之教甚喜甚慰若能來此對榻正可相解

八

雲還得承教既領知道候勝常殊慰懸戀子直

列名部籍感足下不可言足下身際盛朝復以恬靜爲意內奉堂幃之樂外多雲山之適福履之嘉寧有大於此者方令槁羅刹鬼擾我印度諸大夫奔走風塵望祝公等爲南宮列仙不可跂及以足下盛德消受得過亦不可不自惜也別來無狀可以上塵觀聽稍欲棄家室行乞都市傍看公等鳴騶呵護亦浮生一樂然未易易耳奉寄此語聊以充信

九

足下連被哀疚荼苦已甚不能西赴末下一修友道言之皇恐海上幻業不足深累寧懷我輩隨緣度世於此浩劫蕭然解脫方是得力處左溪家蒙見存問長息已八齡更一新生者俱未議姻八月中旬聞欲襄事矣此君志量弘遠是其過人處乃不顧其力是其昧處然受其恩者本鄉所感而力所不週眷有議其後者浮世恒情亦何足計但一二家幹甘心相負而閭中老少又不更事柰何柰何西赴之約已具元朗書中若此亂不息竟仗公兄弟爲主人爾

十

昨自珠涇逕抵莊舍未及面承殊懸懸也淮源公量移南陽二守尚留滯奴子在彼想欲附書足下也七月九日子夜卽發不得再從款接山中人自謂百凡可謝遣尚復碌碌不得戀故人之懽昔人謂日出事還生豈日不出時人事始盡乎靈山會裏已非人間世阿難諸尊者問難皈依千萬言不足諸魔復百出變幻想我佛亦無閑目了時但以不空爲眞空固自無礙耳然山中視王舍城中畢竟遠幾由旬所以樂居之雖暫出卽歸踪迹視往時多疎違者想足下不

怪也

與莫子良 三首

別來仰承道愛不任馳戀卽日初兾伏計動止百福仕優而學造極精與自吾人之類尠可肖似兼以麗並幽貞思深壑谷引懷長往抱節孤游是以鶴里增崇山靈獻秀虞黃混世蒙列同踪區區衰寂之人久抱沉淪之志詎意持德不恒遠遊相逼翻飛燕趙失價千金委棄璵璠空嗟三獻遂投結綬之約少效彈冠之誼竊自附于雞肋敢比羨于牛刀自傷違遠高踪浮游俗

駕墨絲徒染補袞無期鳳丸失輝楊范何望蹔秋榮之向晩逐靈修于末路雖有咎持何如拙守傷哉斯慝誰復知之今玆列邑况類投荒里巷蕭條民風詭薄觧室頹傾秪同逆旅禮樂闕略竟似山甿街衢僅一箭之長市野之三商之集耿懷相對翳眼何堪雖有雄心終難發足足下高居無垢野迹猶榮聚首有同心之愛追遊有命騷之雅俯視蒙塵眞同濁世其亦錫以高徽之奏和以鏗玉之節流聲所激貽我夙好庶幾洗雪靈均之辱振起棄捐之志臨書婉戀東望不極

二

遠承寄問且及新作吾兄際遇亨盛陜列華要頌聲洋洋宜有唐初之作且聲文蘊藉韻節華豔視家山詠適諸篇又一機軸矣使來詢知人事委順道心安和閭門淸佳客思無塁幸甚蒙以鄙家相通自非一日行時以掃松吳興卽兼程東下十一晩刻抵家觸巳先發不得隨諸君宴餞形迹雖可略區區情思不能無怏怏不敢不達也卽日暑熱京師尤非所堪望加珍愛以

膺多福向來靜寄惟恐入山不深想年外當有湖上之迹矣諸如西谷小山皆無藝事相狎小山方有世情不敢以此牽累西谷固深自晦不逐時好遂爾獨立非若吾兄林居日也問及緌纓

三

往聞南還自謂可日夕傾倒以慰區區及至面承疏數有間殊有遺意踰江亭一日乃爲別情撓動轉眼天涯不知其樂方知頻年聚首之懽人生所少輕易拋擲私獨怪之途中寄承教扎

并佳扇為既方此夏日置之懷袖間當拿閣下
惠風也伏計太夫人在途備膺福僻足以慰情
舟次佳況必多吟適所許卷軸天末馳情奠倦
于此幸惟留念

與董子元 六首

岡上之游復爾佳勝況君之幽寂上追古昔昔
人所云地以人勝境隨意宜今殆見之雖有古
人與居政可頡頏爾我更不煩拔去趙幟也區
區別業吳興人往往謂予奇怪此豈易語人使
白其志耶與足下語更復作吾遠輿嘗語人子

小是箇中人正此類也往來君岡上如在峴首
左右何時肯放一棹徜徉湖上覩樂天東坡遺
跡一掃塵土耶石湖之遊尚未定想二何來須
有決計履吉榻前或可參麻通之也有客在坐
裁答不備

二

獻忠無狀復有此行鉛刀柔脆猶望一割之試
也然越鳥南枝自有性靈鍾鼎尊重終不換我
自在山林也承以文言相送情思太委曲豈亦
慰我衰寂耶須登小卷可成永好

三

君當顛沛猶念及兒女子遠爲添裝此情非至
愛厚不能轉之閣中均有感謝十九日早當發
舟月末始堪抵舍念君城役殊異賢勞世路若
斯令人益深遯棲之意海上之警未可息肩旁
觀當路絕無經略之志此城雖列輿墟里何異
季孫之憂燕雀之患竊獨懷之誰能聽也足下
稍得自解卽當別謀寄跡困苦已甚無人相卹
徒懷鬱結奈何奈何使旋聊此附復不備

四

忠復子元足下蒙移桂樹殊有庭陰使丘壑之
懷頓增十倍當此落莫豈無遠思淮南小山之
徒一見便當傾倒爾今何人哉所不望于足下
者有如此樹別業春眺之作大有規步便當是
以上人何但咄咄相逼也所乞紅芙黃薇鴛鴦
梅園瓜粒子跂望甚久何不見惠豈青李來禽
果欲與文字相博換耶大地圖說頃當奉覩不
備

五

與足下別時匆冗不盡所云平生知契如足下

能幾人而落落無窓意想足下能諒不佇爲言之也即日伏想秋事有賴饘酵之費足待海內高人閑關修藕焚香獨游可以不負其志區區故有此樂靜極思動遂復委棄而爲人吏自去家來竟日爲勞簿書委積無可了時且浙中法網視他獨密此身束縛百不自由此山人作業之報也安得披衣散誕與諸君爲樂耶外蚶一罌奉足下見信

六

春初草草爲別不能少致情私方此初歸百事

不理想足下亦不見過邇來正思客邸蕭疎情悰難遣忽得報殊慰忠向來別無壘礙閉門靜寄雖在塵中有如深山大澤人迹罕見此至樂也秋來稍葺泖涇別業構屋數椽環以水竹來春作農計畜一牸犢以百畝勞生免墮四體庶幾歌哭于斯之計使子孫世列神農之家服田供稅作太平民足矣其有欲爲京雒之游作冠蓋容者或其命分使然則可至于區區教子之謀良不在此非敢欺足下也陸儼翁遽容泉下鄉土先輩風流謝遠殊甚傷感想足下同此愴悵也諸友甚落落覗前踪所爲淨社之樂希矣不朽之業何敢自云冀足下存念之篤直爲道此客至殊不盡所言谷嗣

復林平泉　二首

別久馳情殊甚向承教札疎懶成習不能即裁復領知見愛或不過也吾兄嘗筆含香之暇想著述充笥可以見貽一二否方今文運大開海內英賢組織藻繢各有可觀至于士君子所責成于平生者恐不但此有深見遠志者更于百尺竿頭進步可也若必閉門立戶以爲自異於

人恐亦非是今之以實行自信不遷就人者吾兄真其人也幸終自愛弗輕動移落常套之中正如美玉瑩然更不加染撰之工此意非吾兄不敢道亦以荅存念之厚也

二

僻處窮山既甘且安故鄉年一返棹習懶既久容節弛曠不足以見禮法之士言之皇恐施璉川纂公德義以書問見托謹以馳上向聞將有棲遁湖山之意依山傍水有源泉竹樹可以寄托幽情者間亦有之但異鄉作計殊亦不易聞

一放舟自適於蒼雲遠水之間取適逍遙亦足
以快其情然必有共好[illegible]慶遠[illegible]王子猷
然後可也

與范中方 三首

別去嶺外數千里豈任悒悒竊居之人不能相
送一兩程雖有小詩何堪爲意兄以先憂之教
自信方今邇瘍未靖有志者[illegible]愛雖數千里外
能無内顧之慮嶺海之間有滿人節士可備任
使者兄稍留意其間他日柄用責成有歸非人
爲以應之古人有言憂者不事而事者不憂吾
之

不敢以是待公也

二

張文學杭还聞閫幃之變中年有此固生人一
壊切況在宦邸復何可堪僻處山中寂無徒侶
雖一二構述率皆古人糟粕無關性義身且衰
謝志復空疎仰思先輩殊多慚恧及裴徵冊及
此感荷良切謹附上常故集四冊唐詩玉水集
二冊其樂府原再經謄寫完日即同所遺翕熟
上常故之作於郡誌遺漏頗多集括郡人之迹
亦可取徵於是得足下一序甚幸

三

適中得七月廿九日書二紙存慰懇至且承檄
郡中刻掌故集郡公及烏程荆令張文學日夕
加情刻有頭緒空疎小述猥蒙稱高人俾區區
將迹輒有宣布何可仰希高誼若承終竟其愛
早賜[illegible]更深爲幸樂府原嗣峯所錄乃是初
稿今已改定奉呈幸教自來擬辭各出意見今
爲此家立一幟於作者不崇無補而大意固於
此道有感焉爾閣下詳其辭旨如不可刻乞併
玉水集便還山中以手澤遺兒曹也原翕具一

詩奉贈大匠之門觀爾揮霍皇恐

與馮雪竹

久慕高雅未由一承動靜向見季方始知仲方
之文範足爲都邑之光也示至紀遊之作調高
氣逸可以稚視風人之場矣區區株守海曲倏
焉以老雲林淵眼不能取奇於几席之間顧念
高蹤與靈移並馳千里不足爲勞閭井不能爲
險者其思致何如也使旋聊批附復何日周旋
湖山濟勝之具

與張在田

別來時欲馳候嬾自作書徒爾懸懸核來承教扎㳙亞知感山居紛事種藝漸有條緒齋中稍疲即自騁筆以度餘生別無惱懷雜亂自覺與人間隔別柞初夏脚氣撥發頗爭行步而今年特甚清閒之福想亦造物所靳不容長日快樂然則人在閒時容易放過更復自取忙錯凝亦甚矣此地別無意外相干時爲變聲近依几席清晨倚山樓聽鶯百囀看雲物變動尤爲第一景象秋凉公挾孺子一來亦當以爲福地洞天不是過也山中別無可寄霜後諸㳙蔬有可獻者當爲公一將耳

與薛子聲

自海上大變之興與一二知識之大夫論其所由獨致於江南者定其閭習俗過侈逾常分有人身經浩劫率當矯以朴素庶可上答譴戒故凡末俗張皇馳逸之事一切更革自名帖一節言之少時經見止三寸濶摺折簡召客止加名帖一倍今世乃以全幅大洪紙後又變爲奏本紙不已又變用金花大紅全幅紙其稱謂古人止於侍生今加變晩生晩學生侍教生之類愈恭則愈卑殊可厭惡遂使奔競無恥之徒以耿耿小學生施於執政大臣貪冒成風人事日變故亂梗所自雖非一端而此亦其一也區區無甚得業然天地生成澌有所見到此不覺深省翻然有存舊守初之心雖一劃一字亦所加意適奉名帖恐駭尊覽故直道其意自後幸相體念勿拘浮論

與唐子迪

晨風作寒溪水將凍冱乃非客棹所堪舍後梅數株出門時已有吐花者溪兄到城即須少駐

與梅君酬問一餉固年華盛事也君善解世縛𣲖處即可爲宅有此梅君更得霰雪飛集與梅增英添色人間樂事有勝此者否耶若復不須老子呼召逕造梅所使主人倒屣不暇益重高意其何可言

復陸思豫

家委作先文裕公外集序其甚荒陋雖有小撰著不過蝸涎自濡或爲鄉丈人道眉目間事耳安可加于大方之家哉仰惟先公特起海上爲一代名家周流館閣出入臺省蓋四十年而鷰

紳之所屬望殆又不止文章而已今觀集中所載無非切治體關風教上格君心而下周物慮視諸稗官小史之作有大不類者故論我松之運直當以先公繼機雲之後區區欲發此意臨文滿薄力有不逮更欲少留數日聞梓匠將畢皇恐脫稿殊深爲愧

復朱南孺

蒙足下揄揚過情推許輩行皇恐皇恐海內方興大運文教渙揚在吾松慕機雲之風多有作者區區自垂髫之年亦輒有慕向與二三同志

錯綜定論志在鴻朗東馳西騖務探古昔然才質凡下學靡究竟窮途損志末路喪眞飄蓬江海徒深悵望一行作吏良朋星散棄志向人壯心幾負足下才豐氣盛雅尚高玄甫及士衡入洛之年已擅延清奪錦之藝茲豈易得耶顧以賦才見推殊逾常分夫登高而賦古稱大夫區區雖有雕蟲小技然下里之詞流調不節憐才屬望竟可踈廢足下亦何取哉近來頗事靜寄凡耗損心氣之事一切不作日就頹落昔常感愴今復以爲得計耳少間當以舊作奉塞來意

與袁子謙

行時以翠巖公遴諸文學諸所輯集雖山人不能閑關謝客遂不及再至江亭一執別爲情更黯然不可堪乃承途中惠書懇至感感媿媿委卷又滯亦以塵居俗思紛綸無可落筆近小出舟航容與水上稍得自命但老年不能多憶不得滿卷也閣下天才秀整且交游俱名世以此充目秪可一笑清朝無外事幸惟珍愛以慰馳懸

復董生

示及採緻策領見憫時之意但今日海上之勢與史書之言既不相合而選練兵卒亦非易易海上地多滿壑十步之間岸谷頓異且多茅葦易設奇伏賊據此中以主待客而我軍難進一也且烏合之衆將領無權不用命者不誅其誰肯盡力乎各郡客兵往往取敗二也今　朝廷已命專征之將有權矣士卒用命矣然以不教柔脆之兵而當便捷梟獍之虜此亦驅市人而陷之死地耳縱有兵卒可用而地失其勢不堪合戰故今日海上之事大須整頓一番使有勢

可據有人可用有將可領而民力不能輸百萬功亦難就若徒撫迫民力而爲之又有意外之變此海上之憂老夫不能安枕之日也承賢論及不覺縷縷

復何晏賓

今日之亂十年前已露其旨而人不之覺屢爲君之諸大人言之俾圖遠害方以爲迂今竟何如也壬子仲冬君之舅氏有玄君北上予語之春末必有寇至須預爲備有玄雖頗相信亦未深也今之海上遭其毒苦自有郡邑以來所未

經見要之劫數使然未可盡咎人也今者大兵東來首須幕府得人孔明三分之業已定於隆中豈徒然哉且山東召募六千人多強梁不逞勢必殘害地方御之稍嚴亦復生亂且海上蕭鑾鈎聯虜復善爲餌誘以北方之人臨之雖有能之將猶將憂之今之將領縱有能名恐於水戰亦非所習萬一小蹶虜勢益張矣訪知倭有八十一嶼去歲來止二嶼今來止十一嶼來年之虜未可量也太平之象遙遙未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賢雖壯盛之年方來之憂亦未可計

今歲江南非常大旱吳興水國亦幾斷絕冬中須積柴米遂承存問不覺縷縷

與叔臣

弟書來念及衰殘此至愛也向來托心崇息影長林容鬢改變不復自知然古人齊視生死忘其枯落爲無上安樂之法故嗜慾樂事尚無關念至於悲愁鬱結何足累心家素貧薄三十以後聊堪營立然迂疎任性不念儲積爲衰老之計一官承乏信其本分不屑濡染歸來遂至疎曠婚嫁長次又不節損遂貽今者之勞名嶽

遊衍徒慕尚平思之一笑今歲雨雪過恒齊明扃今定當晴好弟同棟來瞻拜之後與翁採茶亦大好事莫負華年也青魚四尾奉人所遺去宦十五年尚兼此味然無內愧故與弟同之

長谷集卷之十

長谷集卷之十一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書簡二

奉王石梁先生 二首

久不問候死罪死罪頻年遭諸柳挫凡人間不可意事無不被遇故以先生之義違負如此思之怛恐其何可言即日大暑伏計道履珍重備諸福德郎君向學日有造進此良慰心其諸可喜可愕所謂人間事者于先生想皆無動心也開歲即謀北上若用度可支即有領教之日矣向來汩沒塵土與味俱惡誠得日侍左右一洗其陋此大幸事馳此遠心不任婉戀因吏人沈生之便聊此附呈動靜不宣

二

金陵之日未獲多領教天不佞道德遽罹此禍孝心崩拆山川改色雖有不斂誰不惆哀雖然理不改大數人不勝皇昊雖足下爲之奈何語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道德昌被可配鼎食孔子嘗孤矣㝷不合時世矣五父之殯于今不朽是可以徵道德也以幸足下益修遺志契德上玄則不沒之孝上追古昔篤啓後世矣[illegible]寒舌愧之薄恐不勝凄楚然一身永係宗祧若使徒泥舊禮輕廢珍愛亦非人子大節也區區受知深切不敢不布

與馬西玄先生

奉違以來殊碌碌無狀不得問候門下張生回傳示教言繇甚感仰伏審向來道履尊蕭振起胄範蓋自數十年來頹波靡習一朝盡起其廢幸甚幸甚五月間薇齋先生能道門下貺念之意未由上謝即日舍親朱可久來觀門下盛化謹附狀奉審起居少致區區仰承之意不宣

與顧箬溪尚書 二首

不才學道無成初心日負內不足以光其志外不能庇其業有愧門下之教遂至久違叅候皇恐皇恐往往領承聲聞之念不能振衣出谷一侍左右殊有遐心小壻馮再可赴監卒業謹令瞻承道範以廣見聞伏惟門下心存廟社身寄安危溯內仰望方今尤切幸惟順時加愛以答皇上眷命馮生乃前侍御南江君之子向蒙詩教見及感佩至意廢棄以來久謝諸老通問未

敢輕致謹令附及新刻內經素問一部見遠意

二

向承寄示趙守碑刻之悞仰見吾丈攷究精詳愛人以德即當以來書刻入掌故吾丈學究三才識綜六藝德鎮雅俗道周世用區區寡昧不能親教席拋擲歲時日就衰老徒深內媿復何可言即辰秋序清佳伏計道養純穆更惟順時加愛以慰馳戀自種眞薏仁數升甘菊二本稍見山家意味

與袁永之

自吳興一別輒爾四年甲午初夏冒雨入峴首見所贈長篇乃知浮玉之游足列勝賞回視湖中浮雲滿空苞木蒼莽轉眼故游如涉夢寐爲之悵然但所謂苕西丙舍尚在荒冗未有誅茅之日自笑蝸牛負殼既無遠致而又不能脫然自附于山人處士之列沈淹溷世何有了期仰視足下殆何如也夕與董生于元約過足下浮游五湖因尋訪高人大士家食碌碌虛阻歲時言之皇恐增來乃承遠及書問足感此意玆來本謂得候門下一迴有小迫不得不速歸秋中當過足下因入吳興蕉幾傾倒吳興僕買金蓋比麓發一泉玉色照映甘洌勝常水何時得偕高人移茶鼎試品之金蓋多雲氣今名爲白雲泉矣於足下不得不告

與陸貞山

忠啓金陵蒙盛愛匆匆爲別不及一餞送豈勝馳情繼又兩承寄書訂期作會婉戀之厚誠何可言忠適有家冗併日東歸十年之別且有過門之便不得一造足下握手爲歡良緣不偶思之可笑秋中當有特造厥幾散慕高人之意一

慰夙昔云爾聞與燕峰子天台之遊得竟所云則山川靈祕亦嘗示之同好若又桃都石室之間有所奇遇則卜鄰結社亦當著我一脚此爲至望

與王履吉

近聞履吉養疴山中得無勞否千有餘年風流蕪沒不謂光怪靈奇之運今日復見河洛江海之上時生丈夫如足下其間冠冕金玉者也甚願珍重無多勞苦石湖舊勝得足下爲之主人一旦中興矣石湖志略僕尚未見往時于姜堯

章白石集中見范老有栝蒼烟雨樓是晚年意向此及志否此老高縱横絶所賴足下錯綜其事不敢不問耳僕已業稱山人吳興九靈山中有竹嶼松門靈泉石供足以自老長水之東雖有滯緣更後三數年便可作湖南老傖矣此地與足下南北相望時欲與高士韻人乗朗月泛湖登林屋眺望姑胥臺弔古悲世因訪足下石湖之濵夫不斬此緣終當一發興耳又與董生子元結約乗秋色過足下草堂前小有結構待海内長者繞一舉意便生荒冗負此良緣不任

馳戀

與皐甫百泉

曉起讀禪棲集文詞古雅東京以後未見超越而詩體渾厚閑濟盡去刻削綺靡之習可爲一家言矣獨念至文與日月爭光不免爲造化所忌屈子流泊賈生孤寂自古高人士俱遭意外之變可數而見也吾兄爲人所忌棲泊至此不亦宜乎不羡丹碧而成太素不勤容節而成禮誠亦生人所難要之稍自韜晦可也

與朱子价 三首

人回領知到縣湖山頓增色矣前聞公有厭游湖州之念古來名士多發迹此中昔王僕射儉贈徐孝嗣出守吳興詩云方軌叔茂追清彥輔陰鏗亡故鄣詩袂滿三秋慕廬一水瀕漫漫邇故道淒淒對別津故鄣即今安吉長城也去縣有遺思如此况烏程又山水郡耶東坡謝表魚鳥之性旣自得于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此語正可移之吾兄耳聞近日政令衙宇肅清胥隸各有常度親事臨民頗耐煩瀆此吾兄受用得力處也雖神宇潇曠有逍遙物外之

情亦須自此着力方是實際喜慰殊甚未得面承遣法三核一端作齋閣中便服聊見慕戀之意七月初當請教左右

二

別來西望雲山殊深馳戀縣中安靜無遠馭之勞民間蠶熟征輸日集公餘燕坐日夕清佳曠朗之懷稍足自適否也携歸庚集緣活字零落不堪爲信特命吳中刻成此集經公裁正遂爲佳本惜所謂二十卷者遂散不可復見檢類書中得其遺文五十餘首繼亦入梓以附李故之

後他日或可因而彙聚使子山之雅志不遂泯没亦吾人事也板共九十七面專人奉去不備

三

别後馳志大雅與年俱積不意寇亂橫發毒流江浙移家吳興旦夕守門戶不能遠出一沾尊教而足下舊治之澤遂被湖山文風禮俗視昔一變山城社老咸思明府曩時竊挹高懷化理清淨而今之多事雖欲慕尚畫一之守爲可得耶向以先人墓表上瀆紀室素業無聞誠不足以汙太史之筆誠念爲烏私情非得高雅不足

取重況循良聲迹獲以屋烏相附吳人寶愛賢大夫之言則此石不泐良可慰不才使瞑目耳聞事狀已燬於兵謹錄一通以備采擇

與華補菴

伏蒙垂教至深爲感空谷足音不覺躍然而起雲龍山大作及諸題詠亦俱佳絕敬仰高懷如企翹齊聽步虛聲欣動何可言區區久伏海上不能以矩矱就大夫士之列一覩感化識當世已棄人也雖有雕蟲小技不能紛紜含香一揚聖主鴻業行將作吏折腰人庭之下

玄心曠節相去何當什伯乃承推獎逾分如此嗟乎數奇而寡諧亦人士之常子又安能獨出人士之上一覬非分之望耶兹來得友高人暢其疎節如足下者顧又至甚幸也敢不破其初志以承下風敬對使者草草爲復

復王汾源

兄釋褐會有書見及榜中寂寥已久承魁選特出雖乍鬱鄙生亦頓然生色即此一節知兄潛修厚積久而不衰有終之業可于是觀矣且清資克稱高雅方當建禮之運以兄清修端正承

之足副　皇上至誠感通之望選曹用人每能如此世道不已亨利耶弟自退居以來無一善狀可聞于門下雖稍有著述皆無益于身心竟可覆瓿耳幼子已九歲吳興守墓之托或可見其成立今春始得一孫宗承有寄人子之道聊足自慰此外惟有樹藝果蔬觀天地造物有命榮落有常庶幾安命守分不負老天而已相見未涯萬爲清時自愛

與戚秀夫

都門領教以來忽忽數年小弟自知命分有定

不敢妄有希冀操其素心以臨浮俗誠有枘鑿不相入者兄之教言于是始驗歸掩衡門不復知有人世者七年矣伏想平生所遇有益于身心者無出吾兄之教馳慕之心與日俱積聿捽石來佐郡時領承教貺殊慰懸懸向來每欲一致所私實無其便偶至太倉邂逅龍溪先生詢知將過門下敬附動靜渴欲造兄門下稍圖資益計須久住方遂其心萬惟爲道自重以慰仰承之意椶布一端奉布遠意

與謝仁峰

附驥以來冉冉幾四十年僕已婆然作鄉丈人久矣每念及故舊如公風神省淨襟格安雅常在目中天涯修阻音問無復可通偶潘君得以邑尉仰近龍光書至道及足下德養深穆揚標近甸青山滿目還勝憂游可謂樂矣夫大造畀我以生而又佚之以老而又居之清世業以福德世寧幾人哉方地承之不可思議公以爲何如潘君有揚休振理之才才之大者往往取人嫉忌足下進而教之此至望也

與陳五山

量快活可惜蟻在磨盤不知身履動機又復逐香引類爭角不已不亦悲哉方與閣下念之可也

與陳鳴野 三首

別來每承存念慰以簡書荷佩道愛可勝言謝小弟卧病山中不能特奉一問久矣爲罪前者道出門下以程限拘迫不得面奉起居即日嚴寒伏計道履生春泰階增重小弟僻守下邑敝陋難言雖云有土實類投荒且邑小事繁簿書叢委民風刁滑庭訟紛糾昔之疎逷今爲約束

昔之曠達今爲矜持俗吏之風充繞眉目猛然一省不覺失笑此地名山不爲不少如靈實之怪奇日嶺之卓特四顧徘徊悉堪檢括但性喜群居不堪獨往卧游心想徒縈情思有愧於泉樂之幽探殆已多矣足下鬱思風烟游神冥漠舒出谷之長嘯紆曲水之情寄昔爲徒侶之懽今阻參商之別雖近几席有同千里幸而同世殊若異時悲清濁之遼判傷從違之靡定北望馳神曷勝婉戀苟有不遺之念或承見慰之言則餘生之幸雖枯楊再生靡草復秀無以異也

茲因孔明府之便聊布一信不能縷縷

二

別後承兩惠書問王會稽來寄承畫妙感足下嫉戀之意不能修一謝至今懸情也北來適遇東武諸君問足下動靜領知向來多納吉人之福山中靜業更多于前足慰故人矣自顧猥瑣庸劣徒戀滿時不能一決進退南北奔走未有了期所自恃者苕霅之間有靈泉石供可以自老而高士韻人生其中者亦復不少向所謂白雲泉者涓涓出流遂成曲水生有渴痾而此水

又在苕溪顧渚之旁老羽之迹亦略相當予獨浮名所累未能息肩高臥山人滿眼尚乏此君蹇予未能而羽服在笥不能決判長策如足下言之皇恐茲回遂深此意秋氣高寒朗月在戶當尋足下于鑑湖之濱一探至論足下謂僕更得如常人常言否十洲太華二君已締宿約幸足下更深愉之

三

別來已逾三年豈敢于兄獨忘情衰寂已甚百凡請謝通謁幾以俱廢年外即擬深居吳興山中攜八歲孺子作歸老之計遂不復干預人間戴月荷鋤與農人相作苦此逃名之上算也吾兄奇表偉人不爲公侯之世則將出世爲人仙沖舉之事視我洪忽世較白首爲餓夫者遠矣少洲公督餉北去寄有書物久乏便上之門下傳君歸敢以附呈雲布少候別鴻博江經高作不備

復方十洲　二首

都門作別以來忽忽數年如涉夢境雖馳慕高雅日夕不已迺不能走慰憂勞遂使友道缺然

皇恐皇恐前歲南來領承教劄即爲此君東道稍獲廣其行徑茲者青蓮君復攜尊翰遠惠遂門以蓮君高意上逼天雲自堪倒屣道左況重以吾兄孫命耶但天已向暑柘湖諸公又遠在吳門不能延之海上一暢其觀覽殊無以爲意約在秋底再至爲中山翁開刻梓人當有傾倒之日也謹此附謝向來動靜雖不入山藏迹門外蓬梗已多與荷鋤老農爲列久矣蓮君輒能津津道之此不詳也說苑新序一部奉充信問

二

辛丑都中執別幾二十年不得[illegible]承動靜[illegible]
兩承教翰竟如隔世思慕高雅良不可言邇聞
懸車更慰宿昔矣僕自遇亂遂決計與與攜提
鷄息守塋墓林且三年矣開荒蒔藥稍營活計
共諸世路所嘉惡歸棄擲衰殘日見筆硯蹤廢
日常岸情移席聽篤自謂受福無量堪以沒世
豈謂寇擾不息故土荒迷街巷之間金戈充塞
負也蚤夕景象遂異垂白之年復何堪此欲與
諸兄一集湖上竟復自阻數四矣茲因方子有
事過省略通馳戀之意深秋或可嚮望雅社作

摳衣容爾

與沈青門

鄰門執手遂入塵鞅仰望清光巢許何異不意
迂疎成性執泥典書不能與世途曲折逐返訓
服薄識淺見不能自潤浩劫之來遂至流蕩方
知自在之福天實靳惜吾兄勝地名宗藝家大
匠兼以名流作伍雅社流芳丘中一席遠逾三
事幽泉蛮獄更復仗托高人豈易得耶哉哉
計著述彌多詞揚有賴不惜傳示良慰所懷方
子潯南有事過省敬附爲狀

復陝棘塘 二首

頃承篤於道愛惠及肝腑遠願山中光被林樾
爭出忽忽不能一修其敬媿何可言然平生存
慕得之燕談者殊復不必不但樞戶之間獲承
車轍之迹而已未即報謝方復馳情乃荷手教
徽及江侯德政之頌侯之惠施在民稱在士大
夫竊俗之耳充溢巳久攀戀之日正宜揚其盛
美況有尊命豈容辭謝但不知行在何日可得
攜否

二

谷歲荷貺珍重香卣茶具俱出上儲時有北山
頂役不獲面拜專使茲者復承存念委投錯集
其間誌史詳核詩篇爾雅尤深爲惠不才伏潛
左癖箋硯須疏蹤以太夫人操節有槩未獲一
頌明德[illegible]念[illegible]堂集不覺加慼即日春深氣
和須知道養加勝甚慰馳情東溟約在月末遷
趨門下不煩使者再至其尊尚仁賢出自衷素
蹤千里執勞亦所不辭者也

復吳石岐

伏承讀禮以來未能朝問方以爲愧乃荷專使

及門旣念玆重感何可言倣鄉遭被擄[illegible]
燒蕩人命同草菅平田蕪廢困及城闉自開郡
以來僅及再見今雖有專征之命未知將領何
如靑州鎗手出自弛刑亡命素號難制統馭失
策禍且不測所耕 上帝好生無厭棄江南之
心主兵者有深長之算無機制勝驅除有期七
郡生靈稍堪誠命不然則來歲之憂更將爲甚
雖欲求安於此何可得也承公惠念及此安得
柄用者聳及此哉使旋謹此附復

復施璉川

久臥山齋不復與門外事前玄超來不得不報
謝昇中被衣作坐客想非高雅所便遂歸不上
謁玄超持佳刻讀之正欲馳紊適承寄至甚感
枕瓜初種已縮其半再則如卵丸矣遂付僮奴
還鄉中種之或可復舊形也微物失其土性尙
至於此區區不揆乃於此中僑獅取適其不與
是瓜爲類幾何言之一笑山中時望高人嘯咏
入秋卽悠然可以登覽若中秋良夜則林麓中
山君土之秪取揮霍踉蹌耳并附復

復宋石樓

賜敎玆重捧讀再三識見精深造詣超絶方今
爲詩家語惟迪功徐子庶可聯肩外此非儔也
海內風流久矣謝絶明興以來斯有雅道關維
之間名人輩列足下顯顯特出人群可以爲盛
矣然所謂四病者實超玄乘而詩話之流不過
村中學究淺陋何可言閼公高論不覺灑然矣
僕愛吳中山水淸曠依依二十年近欲稍葺一
舍使西山爽氣日夕瞻對蒙公盛愛感佩無涯
但田畝已集君西更不能別有所設玆議容面
列不備

復王庚暘

曩者荷公殊眷山中行迹宿心係戀汨沒塵中
不能朝夕領敎皇恐皇恐向詣龍田君知有中
秋雅集深欲附近高人以有友人成約兼程而
歸仰瞻明河殊有追懽之典今尙未已也近有
卜居之計不但吳中山水之美誠欲與諸君把
握風烟稍得自比于泊宅之踪而已中冬或可
對晤西塗馳情不任婉戀

復蔡白石 二首

馳仰高踪有如饑渴者二十年始獲瞻承之願

覲德領範無任欣躍窮朽腐微軀機動窅冥不
能暢游於名山之間有負多矣貞老之教固先
天精微之旨其說盡於參同契世遠迹陳亂其
故箋註者雖多真詮悉昧其首論聖人以月令
治天下而金丹之符火寓焉其言眞老養性與
服食之妙用魏公與徐君景休相發明竊不
自量分俗釋義頗亦自信俗氛拘纏尚未全完
其說緒貽進火上合天符又皆口口相傳不見
於文字其說附見白玉蟾與陳隱之書內既晉
珍重謹附來使以復

又

僕之居湖不但山川明秀可付丘壑之懷實亦
高賢所萃禪㮣淸光而元固叔岸之後有公繼
之超然獨出於時流之上僕雖衰遲而會景寘
鴻之外固有餘思矣不幸遭逢亂梗離索太甚
大賢之門未即馳和乃承教札遠及媿何可言
七夕左右暑氣稍斂便當扁舟南向披衣作客
矣敢因子豐行便預呈僭從

與徐龍灣

自兄南還遐想特甚徒以衰遣不敢出門以送

落內媿趙雪林來道既念之意感何可言且徵
及樂府原謹奉去一部中間改正視向來刻時
已多恐欲翻梓悉以朱點出困守窮谷別無晤
對之侶舉念只馳於兄雲樹阻遠可勝悵望龍
巖君之疾遂至自廢言其家事令人浩歎其自
附於兄眞如飛鳥可憐向聞謗讒甚矛仰見肝
膈知兄非遺人者不覺道之還料理秋事冬中
方得還山容求面也

與唐一菴

久不奉候殊有馳情敝鄉倭奴之擾更甚於他

郡邑不但海畔儲蓄擄掠殆盡積貯錢銠者且
及數千此自來所無之浩劫也幸賴可泉蔡公
調度有方徽集得人僅得誅逐相半但其來路
已熟未即厭息將來之憂未得究竟奈何奈何
浙西蘇松尤爲便要必得併屬思質公麾下事
體歸一首尾可以策應不然則亦鄰國爲壑者
也足下亦嘗念及之否江南七郡根本重地邊
幅無虞腹心斯安不可謂此蕞本謀不在攻略
遂輟不講也數十年移家之計未能決定近因
此亂草草西行然久住張本實甚於此七月中

當可面承先此不備

復羅志菴

董子元回領承教惠深感不遺舊歲間領京爲
爲先君心賀之三月會一至湖執事尚在南宮
未得面承不謂執事先布盛愛皇恐讀公試卷
春容典雅命意周匝此用世之文也公家先數
世積累善基先君更復厚德深積厚發爲光大
之業惟執事更加自愛以須後福開歲埽松定
當尊候以致區區詩刻一部犗帕二方少充馳
敬不備

復吳熙野

入湖來瞻望悠悠孰堪企踣乃獲見君兄弟植
根芳苑濯秀清流崑產同岡良璞競美古人謂
深山大澤元氣混淪必有賢士生其間信矣區
區性同麋鹿惟甘豐草西眠雲山遂爲長計自
顧山澤之癯無裨世用而安食寢興獨往可惜
欲以空言自見聊附作者之後猥瑣偃蹇任其
性靈展更霜露倏焉老大嗟乎戎葵不剪尚復
曜榮朝旦布穀時鳴亦堪取聽山農況大塊遺
我以有知清時置我於無苦乃不能結軌文囿

增驅道駕豈復自惜耶適荷披情聊此報謝

與陸胥峯

雲居來領承手教珍重別數年來殊有馳慕向
此不遺之愛殊足慰也賢門集德雲勝霧起大
江之南聞望奕然然有丘壑深情不爲榮華靡
麗所牽此尤浮世所難也區區末士散情物外
與人間世則絕已有定計蹤迹疎賤一無可數
承公存念有感而已聞欲放舟峯泖之間想獲
瞻對聊附雲居上復不備

與俞漸山

都下伏承存念之厚彼此俱不得面一致領教
之心閩中來者道門下德化之美以靜制動雖
古之遺愛不足爲過言者津津不厭其中之感
可知矣鄉邦之人與亦有光何其幸耶生以疎
庸之甚不合有司程矱執志以往如水投石至
于今決矣自念弱柳之姿豈勝霜露雖欲騁其
長轡亦何取于平生哉乃從右選得浙之奉化
縣縣在山中無旦暮折腰之苦且人民衆少其
職易稱或可藉此寡過茲因同年衣彬列爲門
下屬吏敬以布間乘謝不稱報[illegible]之[illegible]平

日小心慎異遇事綣戀不敢草草但不習民事
亦書生之常以門下績逝之才撫而進之成其
初志幸甚行將在道不盡所欲言惟順時自愛

與楊子乘

東濵子乘足下別來甚馳想乃足下過期不來
知有湖山剩緣也向來快亦粗適爲加于舊樂
亦過之鶴心茶夢二者雖各不免要之丘壑之
性竟已成習雖有可好可慕不奪吾意矣近
入吳與山中經月方歸金山之麓發一泉玉色
照映甘冽勝常水計已津津出流下注廣畝今

山多雲氣泉已名白雲泉矣安得足下過我同
賞樂之足下日在湖山中亦頗知其樂否人苟
有所樂雖無所不往亦可王子敬云從山陰道
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今足下親
履其地則使王子敬在吾目邊可也

與巳三閣

僕獲侍鳳峯何公得聞足下直道正義立身事
主爲名士大夫繼又東濵來能道足下閑居樂志
爲東南丘壑主人二者皆思所願師資也今未
能一渡曲江圖參承之便平生缺典有大于此

哉又況禹穴幽深蘭亭雅勝風流曠絶聞者興
起今有足下爲之主人不能及時一賞其不貽
笑靈均者寡矣東濵以門下盛情千里俯及幸
甚幸甚開歲即當趨謁以畢宿願外新刻小書
二冊奉呈記室

與葉若水

攜手經年絃將爲別旋離谷水遂指越山鴻泥
之迹未陳萍泛之牽何忍乃復情近閨幃惟悰
易提神游金粉雅誼難投所有黄庭內經一卷
出自手錄恭行簡聊代緘言願予還依齋經

翻飛二仲之間早過文圃了悟三生之契言不
盡意心逐迴波

復吳少巖

都門一別回首北望不任依戀感公相與三年
眞心契契有同骨肉疎嬾無狀不能裁牘萬分
之一至今皇悚繼聞湖湘之命托意於蒙泉包
侍御鳳峯大參使吾兄少展蟄紆之情近聞又
復移鎭明州甚慰甚慰令器少學已自精采尚
未發解何也薛生來領承教貺象山感兄致蹟
不意再奉使君於去思之日山童野老俱當踴

躍歡歌亦人生一樂也前在奉川稍有補益於民仁兄所知近撿所能記憶撰成一帙名四明半政錄飛鴻已去徒有雪泥之迹刻成須兄一序以示子孫先此附聞不備

與劉鄰雨正郎

往歲獲奉高朗殊慰夙仰之私一見之間即示肝膈誠心直道如青天白日而奇氣疏節望之若不易合乃能令人飲德不忘此大君子之概行也別後遠惠書問更深感荷伏計向來庭幃之樂大慰于傷離之後山川阻濶未由上覿道

華殊深馳仰謹附西玄先生之便少致區區

復王小峯吏部 二首

宦寓吳中久馳歆慕況能忘越棠流情深吏隱與一二高人探討雅道斯可易及耶中秋之集聞之不覺飛動顏色以有約東歸不能一沾玄化愧負何可言吳興故在惟高蹤一度不易再逢此其爲根不少也稍聞當有和篇上于紀室西望馳情不任戀戀

二

峴首之集蒙佳章垂教雖一日之緣不使棄擲乃不得一造別而歸有愧高情矣久不修候伏計事已結絕地謫有期農事方急不能操一舟遠赴爲別皇恐死罪吾丈寄寓以來脫略世情遂貽湖人永好鴻漸雖遐蘭芳不泯世之稱竊公者豈多得耶且靜閱世故諳練物情執此以往何施不可恒人好忌自古爲然至于仕途輻集更復洶于長短之迹非深韜晦不能自免區區一出遂遭顚躓實坐此病吾丈見世已熟幸加珍愛以慰馳戀小詩不成語近來一意靜居不復事此勉爲吾丈而已蒙織七寸一疋奉充

贐敬外新刻開府詩二冊

寄李青霞

與足下別久矣嶺嶠以北時有便道而沉晦之人與士大夫隔絕無從寄問適自吳興還得與浮山公數日瞻對悉足下動靜知福履如常爲慰自公南還宇內觀聽與平生頓異足下養望惜福與大君子朝夕談至道守德宅其自得厚矣生今年已七十又添一子八歲諸孫亦羅立矣萬里相闊別無足道聊以此使故人知別後[illegible]略也浮山北來幸一見敘

寄順德何震堂

違別久矣不獲再侍先公日惟馳情左右不謂陋劣無狀竟至沉淪有負先公厚恩其何可言偶獲瞻對浮山君詢知道駕尚在湖中閣下直已守道任真率素雖有羈負之迹而不干及世路實慰先公屬望之心矣先公德政在吳二百年來為郡不可忘者四人而先公其一也舊年已入名宦祠可見人心公論足慰閣下之孝思生自後添三子八孫已攜二孫移住湖州山中守墓林者十年今且躋七袠矣舉動尚如壯

時聊可自慰相見未涯附此以見先公所望於區區僅有此可言也臨書感愴不盡所言

與味泉宜公

蒙遠來以慰寥寂惜塵土中多負業緣墮入諸相不能了然正有愧于高人也師又不屑久處此地解脫俗思此來亦是夢境東坡謂飛鴻蹈雪似有似無稍謂萬境俱空不當以言語之際見高人則名迹往來俱當謝絶師亦豈能此哉留詩文作不朽計此老大幻業若更勉為之則山人滿眼皆死灰浩劫此處已熟見之不得無

命

與董幻海

讀公抗疏端直詳懇為之凜然吾鄉有直節壯氣者如是榮被多矣　聖主未必不動情直以保全用人大體且其人已老霜露卒至即同天譴故外示優容寧使建言者暫抑後將伸之也但今時為諫官往往畏禍而不發乃發於省部此亦宗社之靈不容權奸之稔惡也先曾綿州公平生議論抗直一政蕭然家無儲積雖處諸是當有之間未嘗一動其心一變其志德門積

慶彌及三世始生足下高明賢達不愧於大科此即綿州之影跡也瘴鄉雖遠扈從雖多必有護將直臣者使之生還也更惟珍重以副海內之望

長谷集卷之十一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書簡三

復劉沂東加耗書 二首

伏蒙詢及加耗一節仰荷造物之仁幸甚幸甚切以郡内華亭一縣言之有東西二鄉東鄉糧輕而收利薄此願糧上加耗者也西鄉糧重而收利甚厚此願田上加耗者也偏聽之則必有受病之處然歸于截長補短之論則有金花銀一節爲之權衡也往年金花銀每兩折米四石

近自巡撫歐公一變止得折米二石大略金花銀十萬兩共折米四十萬石今每兩減去二石是減去二十萬石矣不知此米作何下落但查出此米若田上加耗則將此銀盡派與輕額之田若糧上加耗則將此銀盡派與重額之田如此庶幾彼此無病而民或少瘳矣但西鄉之田大抵盡屬士大夫之家而冊籍類寄于東鄉田多征緩之處而東鄉之田少有寄籍于西鄉者只此可鑑東西鄉之利病矣而府縣總書食民膏血盡在隱弊糧稅之内故無肯明其實迹及不明指金花銀下落區區徒有憂民之心而不知其籍伏望廣訪經知之人只此一節不輕放過便是利民之大政便是任内第一官方也尚須面陳其詳以副門下憂世之心先此附復不備

二

昨承下問耗米匆匆對使者不盡所言無以上稱來意皇恐皇恐切以本處田糧起耗始于周文襄公則有年譜可查其派折多寡定額則有宜春張公萬石一覽圖可攷見文襄起耗者因

當時雜派太多民不堪擾乃將雜派各項名色盡于田糧上一併帶追謂之耗米若本年雜派少或米價高則耗米有餘羨即留作次年耗米也後來耗米遂爲常年定例積羨在官者俱立收頭易銀置之餘庫以致侵欺數多至今有監禁者又如南京兌糧軍船轉搬至儀真每石有過江米七升每萬米則有七百石若他衛兌船直達者則無此米此耗米可省之一端也若當如故積羨數年則田上可全免耗米此誠善法年米價高貴則派折之數加多而上倉米派止

足兌運之數其餘如南京糧之類及運船綱價俱與派銀民獲其利此亦省耗之一端也貴在隨時通變心心為民則耗米儘有可省之處若云金花銀照今坐派京料增多故減去折米之數則文襄公以來原有坐派京料近所增者如道衣九十件每件該銀六十兩而蠲免大紅細布自可抵足其餘所增亦無多端今減折止自嘉靖十七年起豈十六年以前乃無此料而俱派自十七年頓有十萬兩故減去折色二十萬石耶此項可據文襄年譜原存京料及十六年以前以後稚派而查之無難矣今延海荒瘠之民止于華亭之十四保十五保濱海里分上海之十七保十九保邊海里分田糧雖輕收數甚薄不過麥荳五斗上下而已又況天時一旱則赤地彌望誠可卹也此外凡為民田者盡皆沃土豈得因此四保而併輕槩縣之民田盡于糧上加耗乎西鄉田糧雖重然自泖以西至蘇州交界去處其租乃自一石三斗至于一石七斗及上海之中鄉皆沃饒之田豈可類以重額而輕其耗使槩縣盡于田上加耗乎為今之計金

花銀查復原折之數則以補貼加耗受病之田或槩縣于田上加耗則補于輕額或槩縣于糧上加耗則補于重額民必鼓舞稱快矣如不復查出或別有干礙或妄推坐派之多則莫若止將自泖以西之田補貼華亭之十四五保邊海里分將上海縣之中鄉良田補貼十七九保邊海里分所謂補貼云者將沃土量加耗米二分將瘠土量減二分而已除此邊海里分外其餘保分及十四五七九保內亦有不邊海去處皆照舊田上加耗可以減去官田重額之累固善法也補貼雖定而金花原折之數必須查復以寬闔郡之民更于耗米之內扣筭積羨以備加派京料或備補被荒里分錢糧民病庶乎少瘳矣夫文襄之法行之歲久固或有不宜於今者要之補偏救弊不失其初意可也惟高明廣集衆論裁處施行

復劉栢山

伏承千里走書深感不遺之愛兼領向來福祉勝常及令子安佳欣慰留都官曹惟法司繁瑣以門下清心省事臨之持衡守素必有受其福

原缺第六葉

若自門下去後松人仰思德政上自衣冠下至閭巷無不慕戀豈門下有所要結于人耶門下任眞循平以淸淨爲治寧受有力者怒而不使小民忮怨寧有廢閣之咎無寧有催科之謷攀轅之日行李蕭然無不嘖嘖嘆賞此數語者發自衷素爲去思之實迹也政思蒞任之期當在冬中不能假一良便再求晤會得賜教實深爲慰向來別無可爲門下道者服氣寧神游心玄澹聊足自適而已對使草草奉復不備幸惟順時加愛以副馳情

復畢梓石

今時摹臨不盡出能者故贋本極易辨往時米元章極善摹然論者謂其極佳處尚乏神氣如剪綵爲花終非天然貌象況今吳中人稍能運筆卽廣爲摹本殊可笑耳衡山亦多摹晉運轉不圓類多峭直此自古所難故臨蘭亭者幾百十輩惟定武出自率更爲佳其次河南卽已非神品其說盡于筆陣所云本領將軍也將軍非顚牧雖有刃稍戈戟善攻之具皆爲虛器仲溫書止得章草一家耳然非深通八分者不能作

日近教席而扶搖九萬遂陟天衢大失瞻承之願猶幸留都近在千里曹署淸燕或可扎信往來耳使來詢知太夫人家園康樂想非就祿所及然恐足下懸念未能釋於金陵之勝也區區漸陋謬多汲援於文囿之末手札之及辭意周委謹對使者裁復草略子木前委書扇并以附上外具殷帕小書殊媿報稱

復張石牕

仰惟門下留心民瘼以五事垂教皆時務所切可以救目前之困者也小民何幸如之其比限

以十甲可免經催之侵收而府縣分比更爲切要但里長名下數有多寡之不同如一甲所欠百兩而二甲止欠十兩必須均作五限如一甲第一限要完二十兩二甲止要完二兩不可槩責其欠而不分良頑如此則公事旣集民力不匱矣若夫收頭羨餘之積是教收頭以多科而所積之羨又未必正用免之始爲良法收頭八名之說事方歸一庫子不收錢糧固是而鋪陳轎傘之數皆歸遞運所又不免所庫之累鬭往年所庫陪費至于三四百兩而徭編甚輕今欲

復之必須加重徭編庶幾可也至云秪應一節自來爲有司之累今議節省所望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者也大抵有司之務皆法苟無大害則不可更立新法蕭曹畫一之守自來稱善而補偏捄敝惟擇甚之甚者裁之苟非大不得已則仍之可也近者徵科所病者止不由分比而各衙奔走不暇況別有所費乎今市井經紀之民俱攬批牌下鄉大爲民間之病既分里比限更節下鄉批牌民力少瘳皆荷仁君之賜矣

復太守方雙江 二首

伏承問及備倭長計切以夷人變詐百出而加於素不知兵之地是以戰無長算守無成計今者閫將雖有重兵而無將權不足以馭烏合之衆憑城雖有虛名而窮民失業實非長久之道誠當上廑尊念以求其說也以戰言之海上方多茅葦而塘路甚狹彼得以自蔽而我難進步彼聞大軍且至頗自爲計而我顧爲客不知所從措手兩日報至彼已分遣精銳先在浦中一欲牽制我全師二將取便搗我空城欲使自救不暇之策也我之爲應一須選練驍勇從西而下二須招解守備一軍從海口東來東西夾攻誅其游徼彼將自遁矣然須潛使土著燒其茅葦或招其脅從斷其聲援潛遣少林僧搗其巢穴直甚易也董知縣一軍止可往來接應兼備城府若與韓閫同事必有不睦之釁矣然須請之當路使才能推官一員記其功次斯得力也至於守城一事本屬之守禦官軍若官軍不足則以城民足之然須分爲四等其單丁夫婦賃房一間者爲下下戶不役外下下戶之上分爲三等自士夫以及富民自二丁以上隨力出夫

爲上戶其次中家有丁者爲中戶出一丁皆自食其次稍有衣食丁或二三者取其一丁官給食每城夫十名晝日止須一名巡視至夜以九名分爲三番以節其勞如此民斯弗病至有事之際然後以官錢雇募所謂下下戶者供雜運之役使其雖閉城而不饑也使旋先此附復別容面列

二 六月十四日

月內每夕候望氣候不正昨之初昏南天赤氣布滿辰方忽見蚩尤旗黄旗之下天罡主之理

當大戰南滙嘴正當郡之東南淵若韓公果以是日合戰必已捷勝矣之癸丑歲星在辰歲之所在戰伐必克明日辰爲戊子戊爲我子爲彼赤氣生戊土而辰枸子水此戰賊必破散可爲我侯先賀也十四日酉時報至是日果大戰賊勝自此賊散去

復吳悟齋

客歲草草爲別不意海寇卒至人情洶洶幸公尚在城中臨事有緒人賴以安頻年海上所恃惟雙江與公而已二公既去如違父母今雖暫寧不知向後若何民間頌公德政不但平刑愛

民不畏疆禦而已方寇臨城下門已固閉男女爲賊所驅者數千口號聲震天盡將赴溺公力主開門救之垂死仁德動天莫大於是公之後世有興即是可測不但高官大祿報之目前而已今聞迎養尊公孝道篤厚以是心上事明天子忠誠通徹不負拔擢之恩可知矣諫官之職係乎其人其才氣超出者類多激於異情其氣平慢則又不見利害之端公之才氣雖高而多識事體更望加愛以慰尊公之心夫用人行政二者竝列而實不同今天下事可建白者甚多而東南民力凋敝日益不堪與其去一人而爲力不足不若陳天下利害以補時政之闕失與其未信於 朝廷而徒取其辱不若利天下以安其親公今世之傑士於此二者必能裁酌而愚猶不惜贅言者念公之迎養也

與郡邑論守備事宜

昨聞海寇又添一十四船住泊婁家河口聲東擊西兵家之常此地誠不可不備且聞港之賊八十口歸既不得住又不安其勢必將西出以討出路今我城垣單薄水柵脆腐故昨所論十

條欲多備灰石以時修理此第一事也諸惟鐵不易得今早聞朱克裕秀才云普照寺撈盆鐵甚多估計觔數多鑄三枝大銃兩頭共得六枝一人用之其功博矣嘗見虜人鎖子甲用薄皮造成塗裹生漆既輕且堅造亦甚易兩倉起運米可急催出境併力過江餘米盡入北倉其三倉糧未完專委一官督之入城惟白銀可以暫發責併以安民心也市買物料必須見價民快役夫須給工食昨聞拘捉遊僧此尤失策不若因而募其能者用之此不但遊僧爲然凡諸以

藝事在境者皆可用但須根究下落方可以総
間細也倭刀犀利可制者惟大片毛竹拒打其
刀必折此二十年前朱倭制馭徐倭之說也夫
備寇所以安民若因而擾之非自治之長策也
公府錢糧在軍興須以權宜用之萬不可擾及
里甲細民此尤要論

復蔡可泉中丞 四首

蒙廷訪邊事偶以脚氣發不能奔命謹條短疏
上荅至情切以帶方以南諸夷狡黠恣横者惟
倭爲甚而倭之尤變詐者惟對海洲爲甚今之

擾我邊疆即其人也日久途窮大兵四集其生
變詐益甚於前而我師烏合將領無權不能驅
之力戰且其地多谿谷海塘偪窄加之茅葦克
塞進路甚難且軍中不識向利不知氣候天意
轉動甚微不知趨避如近來東風逾月此即彼
之號氣我無轉召之機人情氣怯之應也今之
爲計兵不用多而用精將不貴猛而貴算撫機
不熟應用實難設變入神風雲俱應所謂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者也安慶兵與處州坑兵以地
勢熟示之從北路而入少林僧兵從西路海塘

而入董知縣一軍從東路而入其餘諸軍聲言
統之結營於十里之外爲之聲應以設奇置伏
爲取勝之用凡見小利只思敵餌不可輕趨縱
有小失反設疑間不可自却其所用鄉導恐爲
賊黨須加審察近塘茆草此時已可放燒有蘆
葦處令防海軍人及土著百姓隨軍樵伐彼必
無計應我惟以泥水作滑簽刺作梗二計可行
耳倭刀犀利質本剛脆所畏者大片毛竹擊之
即折以狼筅竹篙應之亦所宜也其所長善用
奇伏每一軍必分數隊多者不過十人彼此策

應上也更須曉示脅從離其黨與先歸者宥罪
臨陣者混殺近有得其來歸者輒戮以爲功絶
其歸正之路甚可惡也兵既有緒愼無燒其舟
船絶其窮路此與閉虎室中相似所殘必甚矣
故在兵家尤忌之兵事不易勞神已多更惟自
愛以善朝夕

二

仰承憂時之念夙晨短疏未竟其說夫兵貴神
速機藏不測今日所慮非賊之難擒直憂將權
不能歸一機不能自神耳董知縣軍練習有素

止可專責其成不宜與韓闔並進故欲以東面委之蓋賊被西師所困勢必東趨高家行直渡黃浦南奔新城新城濵海而城壘可依此賊之所窺也使董從東灘而進至高家行設三伏以邀之董君既聞西師得勝戰必自倍以收奇功此必然之勢也安慶兵本可用又以驍勇四百輔之兩家歟正[illegible]望公能同心戮力以圖成功驍勇既在金山即命安慶兵於澧涇會合竟延海塘東進可也僧兵合從北路者出其不意也若恐賊疑僧兵所在則分僧一半雜於西師而

選其尤雄者北入韓君扎營莫利於新場各路兵未調者皆屬以為兩軍策應但須多用土著為之鄉導多設疑閒以防詭伏其收功必得雄僧之力蓋敵既見懾戰必易摧此固克敵之一機也

三

昨聞賊退此木足為信自愚料之其計兩端彼聞大兵四集調度遲久必有全勝之算故且退避以保擄掠之資然南風方急勢不能去海中島嶼惟金山為近其南麓暫可歇泊稍俟風息

又進至乍山坦擄資貨且遂鋒鏑俟我諸軍散去彼復潛來此必然之勢也又或稍遣柔脆發從之人外示遁避内藏變詐而雄黠之徒伏我近地候我遁近營場肆為掩襲此亦其故智也若果出於前料則其船少人衆必將捨其脅從自宜招撫復業不許横加執録據以為功若果出於後料則宜戒遣將領常持遇敵之心檢其營場探其出沒之迹以為他日進兵之基但調來諸軍勢難久駐事稍平靜亦不可盡數遣發自愚深計必 奏陞董知縣在府其相隨兵士

必可得用近日新守方公招集義勇至為長計集得驍勇五百名令 武舉生 教習步射緩急可以藉用此方今急務也

四

上海不幸有旗擋之變吳人不知兵革肝膽墮裂方是我公出身任事調度有方而意思閒暇若出素定海堧之民賴以全安雖其功績自宜尸祝之報而因循多難未暇及此自公去後綱解目散不能主持其事遂至猖獗之甚延及江之南北以至於今勤動師徒海内騷然區區杇

株禍堄寄處其間未知究竟何如是以吳中父老益思我公矣自甲寅年攜一末子𠛬居湖州思爲分種之計山中有六畞之宮力耕爲食不意今之五月松禍尤酷不能返顧舊廬拊視諸孫方有遥情忽承遠及書問惠以心言感荷存念豈勝爲慰方往德清訪蔡白石途次裁答不能悉所欲言聞公已有總漕之命領承之日當亦非遠爲萬爲 國爲民備加珍愛

與魏及齋中丞

不才承公知遇有逾常分衣被寵光與陽春同

厚感何可言發爲之日以事留滯宜與不得頌揚明德至今爲媿向來辟居吳興山中來藥養生與人間畧無相涉我公分陝重寄近在圻甸縈惜爲念不容不切方今海上之事斷決不早養成臃腫彼中報復不無狂計肘腋受病腹腑豈安我公所統當過爲之慮庶可以應其不測然大要以選用將才爲急年垂七袠得藉威德身見太平之日此其爲幸於人多矣

與郡侯堯山臧公

容歲因門下蘇行不及添別小兒來道兩次遣

□□念不遺老朽山中不能時承動候多愳情也敝鄉遭大亂繼以大荒門下純心王道先尚德化兩年安靜民間默受其福外無可愕之政內守一定之見非見道分明持養有素未必不爲人動往時保定趙公守松之政大畧相似矣今世士大夫先名後實先巳後人一切作爲與聖賢書本不合務爲歡娛峻崇而巳求無媿怍如門下曾幾人哉向在湖城適逢尊大人問及松政以此語之殊亦未信以白石都下書及之也兩年有小詩爲門下作者本圖政成之日附於頌言之末録上記室以表所存

答郡公袁澤門 五首 論錢法

自昔錢貨流通必假子母之權更相出入轉環不窮故其用不竭今時則不然楮鈔不精既不足以爲錢母而白金又多以銅鉛雜造之成色日益卑下則銀輕而錢重故盜鑄之濫惡乘之而起其勢必至於盡廢不行也今欲錢法之行不惟禁盜鑄之濫惡必於造銀之家禁其雜造之弊而後子母可以權行之不竭矣今天下之善錢必以開元通寶爲準者以其每文重滿一

錢十文重滿一兩輪廓周好字文明顯蓋字文
出於歐陽率更而鑄造之精又不惜銅不愛工
故盜鑄不惟無利且不能得其舊模故不禁而
自絶也宋錢之精者不下於開元我　朝列聖
升遐之日亦有藏錢行用於世視開元畧重而
銅工皆不精然亦可參用不可廢也今須定擇
各錢以爲行用之式然後立爲定法使公私通
行如稅課不勾銀一兩者使皆輸錢於官庫錢
多則散之市肆倒銀入官每銀一分倒錢七文
出入相同公私無礙其諸折二折三之濫惡者悉

令銷毁有不銷毁者申明重典設立賞格以禁
之庶幾私鑄之谿徑絶矣至於造銀之原自松
江一郡言之惟布行米行日出數千金而布行
爲多其雜造之弊亦惟布行爲甚商人挾重貲
而來類皆松紋細絲而牙儈攙造披白稿汁之
類其名不一上者九成下至六七成大約每銀
一錢減剋三分之利牙儈擅二分傾造之家擅
一分故牙儈有擊鐘列鼎之富而傾造驟立盛
業是皆刻剝小民之膏血也故民日貧困而嗟
歎盈途雖有精好之錢空至藏匿而私鑄濫惡

所由出也今須嚴爲之法凡傾造之家十家爲
甲以保之牙儈之家二十家爲甲以保之止許
傾出細絲不許雜造成色犯者不惟置之重典
仍使出一罰百以爲備賑之用如此則銀可以
爲錢母母可以爲物準物價自平生計可依血
脉流通五行不錯太和之氣于是乎召矣今世
救弊之政莫急於此亦莫大於此惟足下留情
民瘼終惠而行之幸甚

二　論水利

下車來即蒙詢及郡中水利隱惻爲民之心已

可想見往時呂沃州按臨玆土丹徒令今南兵
部鹿門茅子詢及區區曾具一書當時言者雖
陳不能專聽今檢橐内無存者謹以大畧上復
執事夫東南錢粮所出而蘇松爲甚議者徒惜
民窮而不知衣食之源實由水利蘇松水利全
仰太湖今蘇州承受其委東出於婁家河不至
湮塞者以寶帶橋流注迅疾從夾浦而下婁河
者分數獨多敵住海潮之沙不至壅塞也其吳
淞江承受吳江縣南諸洪類爲民開占塞七十
二水門盡皆狹小故水泄不溜歷年漸久大則

築爲塍岸以收稼穡之利小則積汗爲灘以滋茭葦之益故東入吳淞之水日漸縮小而潮沙之涌入日漸漲塞故青龍地方在宋元時海舶輳集號稱富壤今皆荒廢田地蕪穢知大計者可不深求其故哉永樂間夏忠靖公來治水利南視吳淞不可直達如往時也止引江流入於夏駕浦以入婁河又北開白茆塘以入於楊子誠是矣然徒浚其流而不開其源七十二水門之湮塞如故則吳淞之流不加汛疾夏駕與四顧二浦潮汐之入者不能敵住奈何而不塞也

今之爲計不須徒議下流空靡錢穀必須大開吳江長橋有大洪者三五處以其石砌水門三併爲一除其占塞决其壅滯與寶帶橋急流無異則吳淞入於夏駕四顧可也直達於新城海口可也決無淤塞之患而青浦地方田功興矣其華上二縣支河小港潮汐流通之處每年一疏浚其丁夫不用官錢雇募止令占田之家出食佃田之戶出力亦利專官督之塘長任之汗泥可以爲岸塍岸可以種綿花民利之興衣食可仰而國計不疎矣蘇松六府舊有水利通判一負縣有水利丞一負而上總於僉事近復以冗負裁革此官在蘇松湖三郡千萬年不可一日廢者也執事者萬萬留意

三

公之來任天實使之祥風甘雨所被於民者皆天澤也少讀史書歆慕循吏之政身宰小邑聊試爲之殊未竟所懷而中道捐棄多有遺恨及見我公之政誠心直道慨然以兩漢高人自居純而不雜平易可近聖賢大學之道不過如是每一令出未嘗不私自歎慕故元旦入賀特加

四拜蓋爲吾鄉人謝德政也詎意口碑蒸感反背休祥大喪荐及聞者錯愕禮奪人情不能留挽公雖去任思慕益深改歡爲悲變笑爲哭去未十日倭奴來寇海上騷然昔之沃野番爲戰場昔之化國移爲浩刼南風方競竟後若何皆未可知也議者方謂公有至德天實假此扶出苦海然豈公之素心哉病足數日櫛沐久廢今早兒曹扶侍起坐得承氐步賜來手教領知已致陸出離遠江險稍慰馳念敢附此爲謝幷致區區感公之意

四

郡吏自都門來領承尊教感念不遺今者掌科之命不足以榮門下然足以慰松人之望三年苦心自當食報行路聞之咸合掌上謝以為如是斯不負公此非矯情之言也自來華亭征科之令過於急促公私督併無有寧日而課程更復阻遏反不及常數其故何也役人畏法則買限寬刑之費不訾役人之力既不能自辦則移其正課苟免目前自是侵收之罪日屬於庭而課額益負我公洞見其弊立法以寬為主以集

事為務革去各衙比較及經催之役故雜費頓息民課日輸多少惟便而役人無累是歲糧長有不費一金而畢役者里長有不加敲朴而完官者皆公之賜也只此一事公之官方可類知矣夫今世之推官古之法曹參軍其職以平刑為主公任是官寬平仁恕民無所寃其餘政及民又復如是人口如碑至今不息安得著為令甲以申征一緩二之法哉近來海寇為禍民益窮困市墟巷陌轉眼改觀舊守方公與悟齋吳公苦心極力不能息其哀恫以供多事然視公臨民之時殊不同矣今公職當言路天下事可建白者甚多宰相與諫官共係天下安危其職有經緯之別相道國之經也相得其人百職咸當諫官國之緯也政事關失力堪補輔願公以是存心持重以存其體委曲以濟其事不激於興向不牽於同情天下之事必有可觀而蒙其福者多矣福星照臨豈但一松江哉衰寂之人存有鄙懷不覺臨書縷縷

五

靜居山中忽得教札若從天而下承公不遺衰

朽存錄如昨何感如之歲底東還聞有此報仕途轗軻在他人可惜在門下則見道有日質之衷素無所加損撫臨舊日感恩之人重沛甘雨真若父母來歸自多歡欣鼓舞門下處之亦不勝其樂也士君子平生得意事何甚於此邪急欲面承稍有留滯六月中方可發棹先遣小童齎請尚來閶門福候外詩二首畧見所存往歲得領瓜埠發來手札及都門屬吏持回一書各有報謝俱曾達否

與何柴樵二首

辱承大雅在望不能日侍左右以求誨諭乃蒙
下問專懇居實若虛可知大君子舉動有道集
衆廣益無雖對非之徵亦見采拾自視惶恐生居
此地雖頗用心以求其寡過但浙海深曲人多
刁滑不易制御惟以實心臨之反已無媿其他
外來付之人而已矣責治與此不同人文物曲
各有表覩情亦易狥法亦易施惟積衰久敝稍
自振起漸圖從化而已吾丈高明之資淳篤之
行如鴻毛御風無甚難者但以區區視之家食
頗自知奮一臨民事情志未照初甚惘然經歷

年歲方能熟察方其未察之先聞人言終與已
見不同久而後能然者愚昏而始悟也今在吾
丈豈區區人品可例視乎幸惟每事加察不使
人可欺昧自無不中之理矣恃愛布此死罪死
罪代巡臨省所與處惟知有法進見通問或出
自法外不敎豈敢幸惟裁照

二

都門草草爲別嗣知吾兄入闕少岩在湖湘道
遠不能修候徒勤馳思而已近知吾兄補入新
昌少岩且判明州殊喜慰向來動靜止知恐服

三年餘俱獲福吾兄以大科但日尚淹十年
爲郡邑之政雖造物者有定數而操端履平不
失幽人之正度吾兄心事亦可見矣少岩不知
到郡否茲因潘龍沙天台之便聊寄爲信區區
卧老山中不復知有人間事者殆已七年兒曹
俱分拆爲家止九歲小子稍能誦習方將引入
吳興守先人墓林而貧乏不能自立又非可以
告人者吾兄三四月只將入當要路俯視故人
亦少縈情否相見未涯惟萬萬珍重

與蕭侯齋奉化　三首

四月錢道歸適在湖州附緘殊草草即辰暑氣
初消臨民安豫伏計備承福祉上下和洽不任
馳慕敝鄉朱青岡諱豹往令奉川殊有惠政後
改劑餘姚陞御史仕至福州守奉有去思碑名
宦志可考督學方公深慕其人未審曾祠否如
未果乞賜移文以光前政以副方公盛情至幸
黃冊想有定計前置學田百畝籍坊隅一圖書
手汪保經手太抵奉人專一偷換冊籍故生任
時特造冊樓頓放若此田偷出原冊乞一追究
下落庶幾諸生有賴此則門下管冊第一事也

併及上瀆皇恐

二

奉化諸文學來道公職事洋洋滿耳不任馳慕正惟奉普下吏以致仰承之私忽枉存問迻逾千里裒寂巳久如得陽春其爲欣慰可勝言耶奉化僻在山中俗本朴厚田野之間有至白首不識公門者近年來間有營生無厭隱匿王賦鼓智抗法者不過千百之一二耳茲以長者臨之略其細疵持其大體可也仰公下風不能奉揚神化萬惟珍愛以崇百福外具新刻素問一部犓帕二方詩扇一握蘇黃帖一冊侑緘

三

項生來領承學田碑刻命辭珍重此意良厚不才去奉已逾十年始獲以此勒之金石感當何如第念此邦之人以升沉爲向背竆通爲重輕區區苦心竭慮爲之造福不虞豪横之徒依托要路爲民受枉籲天無從雖匹夫弱婦有去後之思而握柄市恩無感報之日今足下檢念舊跡爲之表章三年素業聊用不沒阻絕江海不能頻前一謝謹附以復不任馳泝

復邑博邵石屏

頻年王項諸文學來道公理舒原舉動可法披納言之孝廉使爲子師集邑中之茂異以嘉文會馳慕高雅可勝欣戀錢道人來領承教䝉寓奉僅及半政別無縈念膳堂圮毀粗備木料軏瓦籍存工吏不能竟其初志至今悵然惟學田百畝籍在坊隅一圖上司故有鐫石成案今蒙竣軒公振其新令永絕奬根學中貧士不能婚葬亦可略備但未知已刻否

與項伯和

不才獲與諸公交處固爲幸甚詎謂幻業虛無轉眼變衰鴻泥與春雪同消鹽味在水中非有思之一笑可耳然名理心迹種種可辨雖庸夫稗客皆不可欺況大人君子哉閣下投我以厚德交我以實意此心不昧其復何忘即日王生來審知閣中之變此生人之浩劫也以理自遣庶不有累懷抱尊君向來宦遊當有佳況閣下既列仕籍即當爲一明天子闡揚治軌青陽易去勿復久留家山自同幽人之迹區區自廢擲以來躬耕百畝上供王稅春秋佳日釋耒長望

與野老爲帷閒有一二同心之士攜酒相問得意放情便欣然傾倒此則可爲知者一道也不備

與陳豫之

不才無狀行時不能少致情于諸公甚謔喜極無惟愛深如薄事過而後覺者如此乃承雄文見寵報逾于投望恐鼻恐家居聞報捷實與妻孥相慶慶閣下積學有厚德當有行道之遇也節遇鄉曲諸公自北來者道見念之勛心感此誼向來思一致謝家人無可入境者乃今始得王

生之便審知使旆在鄞道養益重甚慰甚慰方門山地頗佳雖小支結然有可取勿見棄也方生貧苦在閣下教下能少扶助之否餘不瑣瑣

與汪芳卿

離任時蒙三公厚意不能一致情在京師日候道駕不及一見此意猶歉然舍親朱未軒歸蒙寄聲如見閣下也未軒云欲枉高駕山人何幸得此卽日王生便道領知動靜尚有絳帳之綵此藏修養望第一義自有深味也不才歸伏衡宇稍得著書自遣時與一二同志校讎尺度俯仰爲惟時入吳興山中尋問漁釣之徒採討雲物頗堪爲老惜幾年寘薄兒曹不能生計食指之多不能忘情耳閣下宏翰博詞方今首稱且道器深穆識略遠大自當致身當路萬萬自愛以副屬望之意

與謝禹川

都門草草奉別元宵後一日卽馳車南下顧望閣下在雲霄之上不能再承教愛爲長恨耳兩年家居適有荒扎鄉人食草木死者居五分之一兒曹不能作計食指過多殊有深累平日素

無憂患與二三徒侶相依爲樂事到此亦不能無動心也詢知奉川僅可自遣此乃賢牧在上調養元氣所致他處皆不及矣卽日王生便道詢知道履勝常爲慰養望已素受福可待惟備加珍愛爲望夊欲作瑞竹堂記未及當有求教之日也有詩一紙別具

與王納言

別任時寄承鞋襪之賜是欲區區長履景福之忠也不才無狀不足以稱公期望之厚平日在[illegible]所爲自謂稍有及民可以免戾遠辱轉眼之

間遂成幻妄群小搆禍其力足以轉移上官之
念此誠不善自慮之故亦何敢他怨望耶向來
伏計道履清嘉侍親樂志備受幽人之福道王
生便道審知安好甚慰閣下在鄉曲則有孝弟
力田之聞在士論則冠于賢良文學之首清修
寡慕多士宗之固其宜也近一舍親議及易師
區區首舉閣下惜道遠不能奉達今且歲暮聞
講席固盛亦不必此小就也開歲省試得假數
日之會亦甚幸事生有少念欲達于閣下非面
對不可故也學中諸友殊有慕戀不能備致書

問見間得道意爲愛鐵城聞以憂去蔡東溟遂
爲異物傷哉此公族襯涼薄殊負區區奈何

與戴屏石

自癸卯執別遂成離阻家僮造府又承厚待如
出通家自念守官以來受門下教愛已多況雄
文屢及揄揚過情而又有出于常情者如此感
愧交積未及一致謝茲者王生來審知尚來福
祉勝常賢郎學業長進甚慰甚慰不才家居習
事農師之業歲耕百畝飽餐爲望兩被饑災鄉
人多餓死解懷釋恨惟酒爲佳秋田不收空懸
釀具家人老稚不能具饘粥此江南大旹不獨
一家爲然然惟生爲不堪三年旅食家蓄耗散
一旦遇災不能別爲生計[illegible]叟窮過
生人之劫不能離脫者固其常也生亦奈之何
哉今冬久旱氣不藏閉開歲之災方將爲甚江
南歲漕四百萬取給農中又何以堪杞人之憂
徒爲可笑然一室之困患已切身不覺言之[illegible]
爾吾丈家居化國業有常穆然憂世之志積有
餘日而蒼生之望屬之已久其能忘情哉淮川
諸老先生不能一一致以王生止停半日而[illegible]

溟方作不及措語見間幸道此

與總督梅林胡公

明公經略東南存運神官動中機會數年強寇
一朝蕩盡不但慰悅海上蒼生而已　皇上軫
念邊方捷音　上奏克副委任之意裴晉公淮
蔡之功不足多矣區區竊念邊備空疎人懷疑
懼臨事調發動經日月而餉給十倍尚猶不足
方今浙西要害之地與浙東殊異自九團柘林
以至乍浦雖有衛所而人情極怯一無可恃自
非大有建置則島上諸夷必有復窺其境者[illegible]

舶泛靡常跳梁難測此雖意外之變不可不慮明公當海內屬望更操安邊之常計於柘林九團二處加設兵鎮就募土著居民操習丈八竿鎗五人爲伍若南滙舊練之法有事則官給糧饟無事則優免差徭輪番上直勞者可息魚鹽之利任其養生張仁愿之築三受降城趙充國之屯田積穀彷其遺法使沿海一帶衛所革其舊習悉更新教更加射弩火器長短相濟則緩急可資其用郡國咸堪自立門下之功名日益遠矣蓋倭夷之戰惟仗兩刀滚舞而來人懷怯

懼以團陣之法禦之勢必潰散故惟長鎗制之別無進步前有敎師楊姓者善用此藝南滙之習皆其法也松江所屯田遠在北蔡地方與衛所隔涉百里之外屯田者不涉軍伍抄練者不識屯田是非寓兵於農之意昔趙充國所謂屯田者人人在屯則人人皆田無事則耕有事則戰田以餉兵兵無別費者也今衛所之軍月給米一石則一年給十二石矣今世田直甚賤米十二石大約可得良田六畝以兩年之給可得十二畝矣以十二畝之業給一兵之耕則糧稅之外可給一兵之費且有餘矣其舊日屯田與衛所遼隔者官券給賣別買近田則兵不離衛田不離兵一可省費足食二可禦敵應變古人寓兵於農之意不過如此更復禁其侵漁優其犒賞養兵之費自是可息矣若餘丁出幼者亦量給田給田則上抄差使兵日加多田無横給推此法而行之則官之俸給皆出於田金城積穀之富復見於今日矣若更　奏請各該地方一年鹽課置買良田則尤便利斟酌其說以爲經久之規則固萬世之功也幸執事圖之

與右轄胡栢泉

前遍中得公論水利書感公不遺之意自昔三江入而震澤定禹功尚在吳淞與岷江皆通所不通者惟浙江耳吳淞上源全仰于吳江之垂虹而湮塞亦甚功利在所必講者也安定先生之在湖學特設水利一齋不以此乎今東下垂虹之利幾廢乃至於全委白茅塘於北疏吳與各瀆於南南風則水歸於蘇驅入岷江北[illegible]水逕於各瀆而驅入黄浦東去惟有寳帶橋下直注夾浦以滙於婁江而已其吳淞之水上源

不決竟爲潮沙壅塞此今時太湖之大略也若論其大體先疏鑿垂虹以注於吳淞北浚白茆孟瀆等塘以注於岷江南向流通近杭諸溪以入於浙江斯可以復禹蹟而興全吳之利也但垂虹之疏鑿已大費工力而浙江之通亦駭人觀聽以爲迂論既無任事之人不免泥於因循之轍吳人稅額既重而田功卒無可興旁立之人不免長歎而已又承問及 國初取湖之策自大錢港由毗山而入此用奇之算也今大錢已設立巡檢司以守其潛透之路惟大錢之北

地名小梅港雖稍縮於大錢而爲要路則一也有事時必先築塞小梅專守大錢斯爲長計大率邊湖漊港共計三十八惟大錢小梅爲大故餘皆置閘而二港獨不置以其深且濶也然以備倭之路言之則別有說湖之南境德清爲要故唐末之亂辛徽順築城於金鵞山以守侯景之亂右軍沈恪據東主山以守二山形勢可據至其入湖之間道則石門皂林可通烏鎮雙林近來丙辰之亂二鎮罹其毒以石門皂林透入故也石門之透入者又由於嘉興之守不堅也

然此特形勢耳倭人陸戰往往不敵者以其善擊刺也今衛所之兵所習者不過疊陣法疊陣法者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止於坐作進止所謂不過五步六步七步而止齊焉不過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兵之正者也今倭人跳梁輕捷設伏用奇而欲以正兵應之未有不潰敗者故當以正兵而結營以奇兵而取勝蓋澤國以舟航爲馬以火藥爲弓弩至於登陸則以長鎗爲短兵以小伍代陣法長鎗可制其衝突小伍甚便於策應近年南滙嘴往往收功蓋以是也

倭夷所以棄柘林而趨乍浦者實畏南滙之制兵也更得良將撫機合變設三覆之法以臨之何敵之不可破耶承問以區區條荅惟公采之

復曹峒峰僉憲二首

李典籤寄至手札及見訪雄篇情辭俱切貺念珍重久懷報章以松行留滯還山復多生事有懶未申顧承先投之厚皇恐懷渺四首近作者無與聯肩春草之章不當擅美留之篋笥永以諷誦近至武林實爲報謝諸大夫不謂 公亦以倶事出保塔之集意思因公稍減不知何時復

當面承樂府原刻者亦善工價亦不能酬稍加
之至者必多矣久便手柬布不瑣及

二

先公在上海時忠 自南宮還習見其政蹟渾厚
有餘而濟之以精明其小民懷惠而豪右畏法
一時號稱良吏自[illegible]之後有壯節者傷於揚
厲務惠施者其究爲罷懦故至於今人猶稱先
公爲得體自今讀事狀未足盡之故於起略加
一二語尊人奉返幸更斟裁因暑不敢遠出捧
賀表北上不審復當相見不

復張蘆村敘憲

不才臥老中林須聞諸大夫德軌未嘗無欽承
之意況以交際見加禮有報謝近日武林之行
自謂歲晏咸當會集乃竟乏緣於閣下卽辰承
賜家刻復讀先侍御詩律調和平詞源融潤雖
以感激之思發之而渾厚不乏詎意山頹木壞
早失典刑登玉樓必先才士與長吉相先後耶
然而世德深長名家有繼所謂立而不朽者良
自有在三復卒業函襲珍固閣下之孝思可以
爲式矣謹附致書者以復

與張烏程 甲寅

悝吾先生足下方此旱虐憂傷過情勞悴其身
爲民乞命街衢匍匐天當監臨而雨猶未集者
不可不求感召之法董仲舒乞雨謂宜開諸陰
閉諸陽凡南爲陽北爲陰色以紅黃爲陽白黑
爲陰諸所作用類推也又海上寇聲未卽警及
四水門俱閉亦非通雨之道松江切近寇巢尚
亦大開城竇況此地乎又東坡取雨以虎頭縋
之有龍潭中雨作卽去之遲則雨不能止又有
小兒擊水甕歌水詞諸法書不能盡若諸曹有

淹禁情輕悉與放釋不急之務可傷民間之元
氣者咸須停止此又根本之論念足下爲民勞
苦聊用上布

長谷集卷之十二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傳

董大理傳

董大理名恬字世良其先大梁人從宋南遷始家松之上海世有隱德至其父綸以進士仕至監察御史生丈夫子六而仲即大理公次爲肇慶守忱次爲綿州守懌父子兄弟聯翩華要而大理尤以賢雅首稱焉甫十歲能文辭十二能工草聖受尚書學於孫公衍孫公亟稱之千里

駒既與肇慶君同舉應天解上之南宮數北第輒慕終生棄繻之志守太學舍三年弗歸同舍生多慕其節行師事之竟與肇慶君同第進士高等至今與子推慕二董云釋褐授水部郎主彭城上洪疏剔梗塞修築隄岸下挽送之令必先漕運而後官舟均節夫隸勞逸皆著爲成法世守焉既而改入刑部即究心法家語平恕詳審司寇大宜之命刋詳諸司讞案決大疑獄廷中稱平至其守法持正貴戚近幸無敢其理者至於督視繫囚夜或數起以懲豪强吏恐其以

私意甘心也遂進郎中奉　敕慮浙中囚其所折閱脫重禁者殆數百人囚獲湔白至有象設奉公者方是時
敎皇帝寬假中官有劉瑾者竊柄用事任悍吏督過薦紳稍不如其意雖名流即取蝮鷙之毒九卿碌碌奉其官自救不暇無敢誰何者公以資望推任大理丞既以積勞進右少卿公自念大理天下之平不可徇時短長也益自樹其節屢有大疑獄其持法益以詳愼稱平以是多忤瑾瑾怒幾不測先已罰粟輸邊至是復奪俸三

月竟以是稍寬薦紳之禍如尚書吳廷舉任僉事時被逮中以危法竟累駁論減戍鴈門其一也其後乃有私憾者兩人深相結劾公爲驟遷遂註誤歸歸四年其隱意不明乃上書
毅皇帝其略曰近者言官論列臣爲驟遷出自貪緣方逆瑾憑寵肆虐時窘辱臣百出非
陛下仁聖保全幾陷不測而言者猶復以臣貪緣臣實寃之但臣爲法官位列卿貳既不能誅討元惡又不能奉身引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臣亦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伏

望 敕下銓司察臣任内履歴明臣心迹使臣恬得白於天下臣卽死無憾矣書奏下吏部竟寢不報後九年今天子卽位覃恩海内 詔以原官開住日與高士徜徉結社爲歡有欲論薦公者悉報書止之雖有司以大賓禮於鄉亦謝不往識者推公得進退之義公性至孝友爲諸生時請罷廩食歸侍太夫人督學司馬公嘉獎之移文所司敦勸就試及罷官歸年已六十復色養如少時與季弟懷同居食者四十年無間心此其章章著

聞者也有子曰宜陽能世其家學爲古文辭與予通師友交所知公畧備如此云

徐子曰世儒讀史籍不第深考徒吾循吏而陋列法家大理仕法家二十年乃其心平恕稱長者率不以利害事横諸其慮雖古之循吏曷以加焉顧其所表見未稱徒使其意有所欝結是固可爲淺見者道耶予撰次其仕官大者附漢張廷尉之後使史氏考焉

左山先生傳

左山先生顧公名中立字伯從華亭顧氏出自梁黄門侍郎野王郡中名家稱顧氏幾與陸伯言後世等 國初居柘林以詩著者名景脩生彥廸永樂間以儒士徵居英國幕府於先生爲高祖彥廸生仁仁生璿任阜口尉璿生斌中鄉舉任興寧令以循稱娶康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垂髫時補邑弟子領正德丙子鄉薦與其弟中孚同丙戌舉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後轉北部以望選居本科査詳諸司章奏者三年後以便養太宜人復乞南改授禮部儀制司郎中逾年補山東按察司僉事滿考陞廣西布政司左叅

議母老乞終養歸先生自幼穎達書過目卽通大義顧文僖公清聞其奇俊以心正則筆正題試之頃刻屬草云運於身者皆氣也而所以主則存乎心文僖大異之遂收置門下爲高弟子其在刑部叅駁詳愼多所平反聲稱偉然在山東力持綱紀屬吏不法者往往解印綬去監司有疑讞多取決焉有邑令犯贓先期取赴部請移文銓曹械歸罪之其志務在安養小民非立名也青徐間歲祲流離載道亟欲賑之有司以未得請爲慮先生曰人死不能須臾有咎當自

承之以是全活者甚衆其設法捕蝗尤爲省便
以感望推督銀鑛奸宄悄息究其用世之才什
未一二而政績已卓然矣任刑部員外郎時獲
以　恩例貤封父母後得曰侍太宜人雖仕路
乃遂欣然棄官歸人咸重之長兄中行早世撫
視其孤竟有成立與弟少相敦愛至老不替先
生既乞歸弟亦棄官相從林壑間一景可適一
味可甘未嘗不共也其孝友之性出自天成如
是宅之西偏有地數畮闢爲園池花竹蔚然可
賞因以洪厓名其堂花辰雪夕與三四良朋舉

酒賦詩不復料理人間事諸所酬應悉出自内
因得暢然適其情聯更杜門養靜獨處一室扁
曰鐵漢僧搨討名籍戲於其多閵一奇書必搆
搆而得之必了其義劬則偃息適則高詠其所
自得已多矣有道人薛頭陀者聞其風謂可與
入道也造先生居終日少語長夜無寢寐欲授
以長生訣先生雖晉待之謂人之正氣自可長
留於天地間何待解脫稱仙人薛笑而去先生
賦性木自剛明直諒而靜虛公家法復方嚴且
里中先輩若夏正夫之敦素張莊簡之清[illegible]

文僖之眞純日常誦法不置故其居身有尺度
仕官無詆訾吾黨良士如先生蓋幾人哉所著
詩文若干卷名洪厓堂集四子務學向往咸有
端緒雖未入仕固已有後矣予與先生締交父
一旦萎謝悵望靡及因輯其行畧爲傳云
徐子曰詩不云乎雖無老成尚有典刑顧予雖
言往迹思其懿行歷歷可程法後生自砥以立
名節將不有途轍耶孔子思見君子曰斯可矣
玆雖傷感衰周末俗要之上世聖人固不多生
而師貧之道未嘗闕也嗟乎如先生不謂君子
者乎

姚母傳

姚母者華亭姚生徵鵠之母也其父張翁性方
峻有家法郡文學姚君敬夫慕其賢娶而繼諸
室結帨之日張翁戒之曰姚君文雅士上有繼
母下有前室子愛其子善事其母勿使有内顧
憂自是撫其子來[illegible]若已出姑性嚴厲動以氣
使人酬應稍詳緩即震怒攸事之務委曲當其
心姚君自外歸見其姑無怒容始相安也既其
年生子徵又五年生子鵠鵠生四月而姚君

不起方是時家無餘儲鳳方向學兩幼子嗷嗷待哺姑所須益不給且坊役外擾一婦人君其間雖長夜事女紅含悽骨立不能支張翁憫焉欲迎之歸誓而却之曰棄良人之母徒自安飽如死者之情何乃益自檢飭攻苦茹淡嚴督家人爲生計有黠婢從中間諸姑姑震詈欲逐之甚至裁奪衾罽僅以死餧炊而事之益謹問寢服勞無間嘗日姑病癰號泣供湯藥晝夜禱於天姑之族莫不憐其孝乃從病中諷其姑姑始相憐愛然其茶苦已甚矣鶴鵠稍長俱令就學

夜歸一燈熒然煢煢相對雖飲食不給未嘗假借顏色諄諄以其父勤苦事勵之言必涕泣多方感動故鶴鵠所業日就進及其既娶婦每事雖卒急須兩子歸議之然後行妯娌有誚其不能自主者曰吾父素以禮教吾夫死從子禮之常也凡吾教兩子惟禮與法耳豈敢自悖耶既而二媳相繼歿且歲凶役煩益不自堪鬱結成瘵疾又既而倭難作徙竄無寧時瘵遂潰幾不治矣兩子每夜禱諸北辰旋得奇藥於友生陸君始獲愈愈之三年子鳳以疾終哭之過哀痛鶴鵠恐致疾慰之乃曰汝父素以學行名齋志以歿爾兄復不幸能無悲乎且吾尚記爾父教鳳時事能不痛耶俗尚清明掃墓祭自其遭變來抵墓未嘗不慟慟必病幾死自是鶴鵠不敢爲墓祭凡所以慰其母靡不加情欲其父生也乃其母視生甚輕恒曰待亡人云

徐子曰節之爲義大矣其象曰以議德行夫德行出自性何庸議蓋人之所遇不盡同故曰甘節往有尚曰安節亨至於苦節則曰不可貞信乎苦節之難議而居之不苟也姚母所遇人倫

之變一苦也家貧而累重又苦也夫蚤世而子皆幼又苦也然而卒能成其子爲君子之名行是其所遭雖苦未嘗不貞也其心未嘗不甘且安也子素重二子乃得其母氏之詳因傳其事俾里中知二子之賢所自云

朱母傳

上海朱氏諸長老仲雲先生在元時有詩名其四世孫貳守南昌府佑五世提舉清江浦以子貴封御史曜六世舉進士自劇邑擢任御史知福州府豹咸以能詩名邑中且家世清修無脂

常習豹字子文其人修髯偉貌長逾七尺入視其氣度咸以公輔待之謂當以福德恢大其門戶然而竟其身守先世家法以淸謹稱其沒也一子祭卿甫九齡後竟爲禮法士而其業亦稍裕於前時玆皆蔡孺人內助之力也孺人名眞眞其父怡晚居士夢異人授玉玦十有五枚孺人竟懷十五月然後生生而天性端淑不苟言笑旣以門閥歸朱君卽孝奉其姑甚謹朱君兄弟五人同居食娣姒間有無相通門無間言乃其性獨不喜華靡居常布素未嘗色澤其首面

君初仕在西海後守閩中都會地皆鮮珎所幹集未嘗以此奪其攻苦志君誠賢者然內顧室中無復累其心故其操不改孺仲賢妻之助蓋不少也君背棄時孺人省及家事皆易辦獨念其子有泛駕才不羈御之不成良美器故就傅時卽嚴督之夜課其業極寒暑無休時一不如敎卽割愛杖之杖必繼之以泣或出入里中恐有所昵惑也必命淳謹僕隨焉慈嚴兼切問學日進令其子行義爭里中文藝亦不媿先世諸長者皆孺人之敎也一女甚馴謹擇顧君從義

歸之顧君心重孺人往往對子稱其賢其初設治生咸各有法雖纖紝稼穡必各當其任前後責其成功銖積寸累婚其子至再三嫁其女中禮度酬應內外等數有文且其德器嚴重族黨咸以爲壼中師也旣以家事付其子卽禮佛奉齋靜坐內觀其後恍然若有所得通徹內典寒暑不能變其度泡影不能惑其迹年六十六忽爾示寂人以爲禪定力也

外史氏曰佛以空寂爲宗世人獵取有生之迹恣其私泥於身而不思解脫之樂者皆是也朱

母相其夫君以靜素雖身在宦途其心已空矣故生人事稍畢卽從西方之敎其在古昔子房助成漢業從赤松子尚子平與共好遺其家皆一道也故爲之傳

俞母傳

俞君德音名章對予語嫡母董孺人之賢至於淚下其恩慈浹洽雖漢李穆姜不過是是不可無聞於世乃按太史董君所次狀及德音語爲之傳曰董氏之族著烏程之南潯太史份之大父尚書翁配陸氏生孺人適九江府檢校蔡新

俞公俞世居霅上衡州守之從子曲江令生九江公相遁爲仕族素殷厚且家法修飭曲江公晨且必衣冠見諸婦諸婦中尤率禮稱曲江公意無逾孺人者九江公先任漳漳故瘴鄉九江復有狂寇孺人以愼身守法贊夫君獲全其身名既又導之謁告歸故九江仕下僚獲始終其節孺人力也孺人生子曰護既長無別息孺人勸九江公置側室置後拊納曲有恩意閨閫熈如也側室陳氏果生章章生而白皙魁偉孺人喜曰是兒必承俞氏後大加情調護焉護壯

無子即使護婦申氏子之其意誠欲保全章念其身且老故以肝腑情致諸申也章既長無日夕不引視視必拊摩之即室中有事觸其情見章至膝前即解人以是知孺人鍾愛章也其後護仕高橋所吏目章仕南寧府照磨章生一子名錄孺人猶及見今列爲邑諸生護生四女竟無子養從子錫爲後今爲國子生嗟乎孺人爲賢婦爲慈母賢明仁哲自非賢門令祚安得閑門餘慶潤及人門如此耶

徐子曰予覩董孺人者行其大者賢孝乎舅姑贊助夫君有樂羊氏之誼要之至理本分可爲姆訓所及自古龍蛇雜居不能無角觝之私葢於襁褓聯屬各私諸懷斂帶千金忘其妮溺葢比比也自非義勝欲理勝情何能懿美炳然使人不忍忘情耶故樛木螽斯詩雅流歎其爲風化之本不徒然也予采湖中行義此尤章章可備者云

貞孝何婦傳

貞孝何婦者宋氏字子羽吾友叔皮君之依婦也華亭之蕭塘著宋氏秋巖翁者諱公亮宋氏

良丈人也實生貞孝婦其母李氏有教法貞孝婦復聰明柔雅頗讀經史書又性喜佛氏齋居事內典無女子習氣秋巖翁爲擇偶時叔皮君柘林名家子自幼穎達八歲能屬文秋巖翁慕其秀才與配之然叔皮素羸疾力不能拉朽一受疲即暈絕貞孝婦恒憂之日持誦楞伽祝君長壽者保護調攝不遺一力叔皮君感其意益相[illegible]居甘苦恒如一人戊子秋叔皮君應南畿舉于時伏暑經小舟陽道道崎嶮勞頓弗且死亟歸猶瞶亂瞀或

言不救者貞孝婦日夕泣不食自书曰天乎君棄我欲何所之夜半私起先自經適保母索之得不死保母責之曰人死不更生且汝夫未嗣續何乃苦曰我豈不自愛而我方盛年又何忍夫君獨死于是諸姑姊妹諷諭百出且謹守之會叔皮君漸瘳故意亦漸解而其所蓄意則固有定矣癸巳秋叔皮病復作彌久無愈期宋向保母泣曰已矣吾方有心事獨奈老母何言不能竟嗚咽趨叔皮君凡湯藥羹嘗必出自其手未嘗以疲解九月三

日猶手披金剛般若謂君曰誠乎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福德多福緣障業等等空相爾叔皮君頷是之又二日君忽暴絶家人相驚走叫號貞孝婦遽謂非常不復起即縊于誦經室中家人方向叔皮君不測有此及叔皮君少蘇衆始覺之則竟死矣方二十六歲及啓其藏笥凡襯斂所須靡不豫備人以是知其貞志靜專無可獨生理戊子幸保母索之不索故已爲異物久矣先一日有田人見紫雲如蓋從所居

起而西衆方怪之適果徵是變也前是六年秋巖翁疽發背潰裂欲死貞孝婦剮左臂肉置藥中叔皮君以遺體過之曰父不生男子吾女人又無可自效何惜一死叔皮君更嘗謂眞孝女又聞叔皮父靜軒翁言嗟吾婦也吾婦善事我誠愛恭肅一舉止皆婦道事兩姑調約當禮各得其心自遠近諸姻無弗洽比者叔皮君既肆力學勤佐助之勉無忘翁訓叔皮君多交海內名流或浮沉異路音問隔絶每誦使之通殷勤脫簪珥爲行李費至

是叔皮君哭之曰哀哉子羽而欲就吾泉下廼吾又將何就焉且吾木石之性夙慕孺仲而賢妻澹泊樂志實有古萊婦之風將與我老山中乃遽爾也哀哉其母抆淚曰吾婿九歲獲奇病瀕死吾女方十歲見吾慟亦慟殆有死志吾謂少女非人情方祕不言也及嫁聞有夫亡而獨存者輒唾之曰胡不於夫絶時同死嗟乎迺今竟死也爾其性如此吾復何恨人謂李毋達而見理宜生此女

李子曰余聞宋氏死銘其旌曰貞孝婦蓋泫然

流涕焉余既悲其身之非子也烈肢體起其父
尚乎緹縈之義而又白其志於君子如是果也
易曰苦節貞凶雖貞而凶悲夫使其丈夫則其
所操義至高或不能以身當溺世或事主上衰
亂之遇則身徇其事可著之節豈不炳然君子
哉或又謂毀親背非先王之教死君子之義太
遽疾不節則又益悲矣

行狀

禮部尚書朱公行狀

公諱恩字汝承號嫁溪翁其先汴之通許人宋

南渡時再徙而至華亭之七寶鎮寓三世為道
華府君道華府君子士清公贅塔烏溪里趙惠
卿家自是為烏溪里人士清公再世為憲副公
憲副公別號鈍菴娶王氏封恭人先任監察御
史時生公京師公生穎卓過人釋弄時酬對賓
客即有大夫志弱冠文藝超出琅然有聲公卿
間傳稱朱氏有令子故鈍菴公特鍾愛之甲午
以府弟子員發解南省甲辰登李旻牓進士初
授行人故事行人奉使得職例轉御史公始奉
詔下應天繼奉冊冊立江西藩王宰謝造齎饋

遺所過民間疾苦吏治賢否歸列于朝規正時
弊挺然自樹觀望聳起吏部將擢公御史時宰
以鈍菴公任御史時嘗有骨鯁之忌乃不敢復
置公御史遷刑部員外郎後進郎中公在刑部
奉　天子法秉堅履方不假權貴齊駙馬都尉
張昌平侯家皆貴戚尊重憑寵逾法度無敢誰
何公獨洗磨王章持之如十匹夫　天子雖以
親故不忍致之法然知公持法平非巧詆貴戚
者乃切責二人而後釋自是始斂手知避法而
公之望著矣當是時承平無事自館閣先生以

聲詩相高一時士習鄙俗職業稍尚寬法弛禁
忌公獨守吏事不通問謁出入必肩節門戶京
師遂稱公關門朱郎中關于
孝皇帝亦時時稱問關門朱郎中云馬端肅公
時在吏部稔知公端肅河南人因擢公河南按
察副使尋進按察使范文正公裔孫在洛中久
不振遺產殆盡沒民間公督里胥微辨可數千
畝立塋戶供灑掃簡其賢者主祀事加廩祿焉
范氏刻石頌其德家廟中中官廖堂鎮河南以
剽掠劫制長吏倚威側法黷貨無厭一不如意

即以目皮相恐一時郡縣吏爭營賂遺鑽刺中
土怨言流道公至力持憲執斥縛貪墨吏至空
郡邑廖弟錦衣使者朋昵扇殃櫻壞明法無能
撓之者公出身首擠之廖不能堪將中傷公公
持身謹無瑕可指竟少輯從公法時襄毅許公
方臥病于家歆慕風裁激賞公無虛口後襄毅
繼馬公冢宰念公不衰因轉本道布政使時部
下有鑛利廖欲以奇羨自盈乃唱當路請開之
謂一掊剔可支國用數年省輓輸百萬安得廼
禁與民間公抗章擯其說有云金根連錫之利

人之所趨公私相角其勢必爭往年山東之亂
實起于此河南切近燕趙聯屬京師其民雕悍
少慮好任俠為姦目無公法一基此禍其害不
小殆非數十年財力所能靖安也孰與罷之便
識者謂非公此疏河洛之間幾為戰場矣自是
擢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視江道祖行之日
大梁人攀戀不舍擁塞衢路不能通車騎其後
民有負冤必思公曰安得明星我公至于今梁
人猶有能言公者大江東連漲海不設關阨海
寇出沒吳楚閒闔警而備則揚帆飛度瞬息數

百里無可踪迹備禦一懈則舳艫相銜又復在
境內人甚苦之公知其故首建更遞之令沿江
要害置立水寨遠者相去不過五十里堠堞相
望分地而守一寨有警擊柝傳集又立賞格捕
獲者多得金錢重糈自是寇盜不敢入境著為
成令至于今人猶賴之繼遷南京少冢宰尋進
大宗伯未幾以中官劉瑾誣去官劉在微時坐
法當死公辨其誣出之劉至正德中遭擢寵靈
追念公傳德欲推之要路是時河南之政公已
著立力謝絕不敢近三仕留都竟去之日不復

一見劉蓋避之也時有欲得公位者諷臺官劾
去公知公者咸惜之公為政一以安民為主鋤
抑強梗臨事不懼然德器故長者樂易可近人
亦不甚怨也至其天資迅敏見事逆解辨識端
緒各中機會即有法家疑擬非公至不決故當
時省部中精習吏事無右公者而宅心仁恕不
忍以刻轢為功名繫因稱冤者咸願得朱公決
前後所平反皆備記語在家乘中其受知馬許
固有自也家居幾三十年未嘗言及寵辱事惟
搜則水石樹藝果蔬多蓄法書圖畫俯仰游戲

覽觀大化晚歲喜延方士探討清淨諸所慕好
更置不復問矣或勸多植貲業或子貸金谷
可以不訾輒笑曰小夫穠田得甌窶汙邪之利
尚足伏臘令憑藉穠德使子孫能世守幸矣又
安取多取犯道家忌耶故易簀之日惟存圖書
數千卷無他盈也公性素友愛有弟五人公視
之過于銑菴公之愛其子其四早世撫其孤無
異已出諸少倚以成立彬彬玉樹無凋落者處
鄉曲故舊雖貴列三事恒如布衣時訓諸子執
子弟禮無以綺貴夸侘人曰此吾所與同里閈

少游戲出入偕太夫人行也性率任真不設鉤
鉅不以小節苛禮責過人人以是益親附之卒
于嘉靖丙申十二月十有二日距其生壬申享
壽八十有五配秦氏封夫人有淑行事在秦夫
人誌中子男二長謩次晉俱國子生晉後公五
十四日亦卒女二長適張莊懿公孫仕都察院
照磨出次適陸大冢宰仲子中舍君修孫男一
名大觀晉所出也孫女三長適張少保孫之化
次李秋官孫闇又次陸光祿孫光祚皆謩出謩
卜以戊戌葬公莘村塘舊塋之次徐獻忠曰

子爲子詹師是時琰翁謝事久翛然山人也不
復預言仕朝大節子謩時復參伍旨意往往裁
示章疏及起廢時政之略所記槩詳如此方公
持憲大梁燕乾中貴勢不假毫毛乃其去竟以
此曹累之豈一人之身先後異情實亦自好者
過之也撰次其事待史氏采焉

江西提學副使唐公行狀

嘉靖甲寅四月十有二日龍江先生以避倭去
其鄉卒於華亭之石湖塘距其生成化乙未十
二月念有八日享年八十先生姓唐諱錦字士

絅其先爲晉陽靈石人洪武初曾大父某監稅
於松江之上海因家焉大父容軒府君以長子
中丞公瑜先任知衢州府封如其官其次諱某
娶趙氏生先生先以中丞廕授金山衛指揮使
後以先生仕贈刑部主事母封太安人先生少
以文章爲長老所重弘治乙卯以經學魁南畿
明年登甲科以時名推修　大明會典因親疾
請告歸侍養七年太安人嚴道之始復赴部諸
預修纂咸授京朝官先生恥援例止以常資除
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頽圮披棘負萊

隨宜區畫鼎飭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
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四巡撫
謂賈河淤為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
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
此非細故不若隨宜提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
巡撫藉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巳執法一以
安民為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郡諸公咸
遣子受學因修大名府誌十卷正德丁卯監司
以學優才敏政舉民安上其最陞授兵科給事
中奉　敕清理廣東鹽法時中官劉瑾方肆貪

殘諸所差委一失其堅郎中以奇禍先生查覈
積逋百餘萬引除所司侵盜劾寘於法其餘悉
與蠲除方是復命者必先謁瑾先生旣不隨衆
又無所饋遺太忤其意然偵之無可詆也乃坐
以巡歷不週止擬公罪又遇革免乃於法外請
判深州僅兩月瑾以逆罪誅轉陞南絳部主事
方修　孝陵中官倚　敕欲開橫費一裁之以
法覩舊額省其半尚書孫公以是薦之　敕使
清理蘆洲大洗宿弊壬申陞刑部員外郎丁外
艱部邑重其清素以折奠遺之悉謝去服闋陞

本部河南司郎中諸淹禁過十年未結如黑忠
陞忠廉其可矜者力奏出之竟任內無一滯獄
司寇張公每以戒諸司丙子慮囚湖湘多所原
貸遂薦陞江西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江西士
大夫重清議甚稱之巳卯六月逆濠誕辰次一
日變遂發二司官被械儀衛司後復移禁東廨
兩偽千戶二十校守之濠行守稍暇計約火甲
奪門出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內官
杜茂偽千戶朱真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
晏然時汀贛巡撫王公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

入城巳許其首功其所部奉新民兵率往年招
撫姚源遺寇輒乘亂夜掠燒蕩五十餘家先生
將白之其領兵官畏罪先進說間之謂擒賊多
出萬貌非先生功竟以地方失守落職丁亥究
核江西功罪始白其事復　賜章服致仕丙申
子鏊任內閣中書舍人推封中憲大夫先生平
生學務要領不事邊幅為文莊重典則性復至
孝有古人之行事同產三兄有禮年垂八十神
氣清朗聰明不衰尤以仁厚立心樂易可就高
年令德坐鎮雅俗為薦紳所慕郡邑利病往往

就問之待宗黨尤有恩扶衰振弱出自素心平
生樹立清謹二字爲家法子孫有不率其意者
輒愀然不樂卒之日神理不亂危坐而逝所著
有龍江夢餘錄壺範諸書文集若干卷上海自
創建來先生始修爲成誌配陸氏封恭人宗伯
文裕公之女娣有賢行先卒三子長卽鍪娶朱
繼戴氏贈封俱孺人次欄太學生娶郁氏與鍪
俱前卒又次贊太學生娶顧氏女四適參議王
公之少子應辰及太學生趙國恭人出適沈應
奎談蕃徐爲側室何氏出孫五人繼榮太學生

娶陳氏繼道娶宋氏繼勳娶顧氏繼隆娶陸氏
繼茂聘郁氏孫女三適庠生陸爌進士趙灼及
劉某先生在鄉中素予所尊慕今葬有期日從
賁請拾其履歷大者爲狀將上之太史氏圖不
朽云

河東鹽運司判官前尚寶司丞兼翰林
院五經博士董君行狀

嘉靖戊申四月二十有四日董君羽吉以鹽運
司判官卒于河東羽吉能文章所居名輒籍籍
起歲戊戌舉進士高等授刑部主事當路者嘗
請其文重之慮其不善法家語改授禮部儀制
司其後與一二有時名者選入內閣供奉以積
勞稍遷尚寶司司丞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與史
館校錄今　皇上當建禮之運諸祈報章詞往
往出其手或他學士撰進不稱者內閣授君更
定始進呈君自以受知于時不復有所辭避然
有側目其旁者君殊弗覺也又諸供奉內閣者
不必出自科目能文章但善楷法能辦誥勅卽
雜居之然或有所附離率得以白衣廁其間其
要領類善事諸貴人蚓直蟆屈足勝綿軟可憐

愛羽吉自少有奇氣當衆中吐論譸譸直駕出
其上且以出自正途非諸附離者等故昂然立
群中不善事諸貴人知君者一去位卽相與推
墮之其出爲河東坐此其故也人遂大惜之君
雖入仕久常所用度往往乏絕其置君轉運也
冀其少變節卽可中傷之且意其素狷亢一旦
去非其分將潰憤不堪爲屈平自沉賈生悲憤
死不難也乃殊恬然不以爲意益砥礪其節諸
乾沒宿弊悉與覈實暇則閉關修業與諸文學
講磨道義常祿之外一無所染濟入大利之監

司文章薦列其政行曰持正不屈曰操持端慎曰澹泊自甘志節益固種種皆實錄然非惡君者所樂聞也卒之日蔡[illegible]惟圖書數卷而已河東士民殊哀之君諱子[illegible]羽吉其字也別號朗洲其先汴人宋南遷時居上海竹岡之東始自官一公官一生仲莊贅吳會里韓氏今所居是也仲莊生遁安居士遁安居士生怡竹諱以和於君爲曾祖怡竹三子伯即君之祖愼菴諱經仲綸仕爲監察御史其後仲之諸子多貴盛而愼菴僅能詩稱隱君至君始獲舉進士君父南

田公諱龍晉人也以君推封刑部主事娶翰林編修喬公維翰之孫女有賢德贈安人三子長即羽吉君少有異質甫十有三歲列爲邑諸生十五歲從予游學其器已兆駕跅弛無所事羈策矣壬午舉應天鄉試不第幾二十年其學益贍博中頗爲人所惎嫉坎坷厄塞靡所不嘗乙未在京師爲予道及之予語之曰孔子居鄉似不能言者蓋無以耶乃其性夙善良無他腸腹雖所遭不可堪竟無報復之意平生廉慨不屑治田業其家至今落落如故[illegible]此又今世士人

所難也娶黃氏封安人生三子長懋延有學行娶大參宋楞翁之孫女次馭延殤次戢延二女長適鄉貢士周頌次幼孫男傳洙及二孫女皆懋延生將以己酉之季冬葬于俞塘之南原懋延以南田公命泣請予具狀于太史氏嗟乎蘭臺鳳閣之間指論才美士其先後羽吉太史氏能言之乃其政列在有司觀風者殆已采摭其槩何待予言也顧其才有所發積未盡施諸用而疏節挺然不爲浮世所遷化視曲行之士守飭廉隅不能致于通方之略一不得志則怨憤

鬱結不能一日居者固畏然遠矣君生于弘治壬戌僅四十有七歲若假之年其可觀又止是哉所著有朗洲集若干卷

贈監察御史馮公太孺人吳氏行狀

吾友子仁喪時齋翁時年甫弱冠其哭太孺人也年已踰六袠感今思往悲傷動人乃摭其行實將告之太史氏又慮哀言無緒乞忠序而爲狀曰翁諱遠字惟中其先自德誠公而下世居華亭之雲間鄉至其曾祖子俊洪武中以占田過分編戍瀬南族遂凋落其祖徽菴公仲文[illegible]

雲南憲副浦公清之婿始奉例改南京僉書後
以代歸受徒北俞塘其子存朴公海叟胡秋官
孫女生二子長即翁次暹存朴事母至孝雖近
出入必長揖以告家合掌橋與莫母鄰年皆八
十拜爲姊妹行味必同甘日具潔蔬以悅母母
疾篤日嘗其糞夕扣北斗求代死迄半載始瘥
然竟以勞苦遘疾並沒呼毋三日無絕聲里中
名其旌曰苦孝翁識其實也時齋翁少習舉子
業以早孤不竟徙居楓涇之別業其性方介不
啻俛仰嘗揭壁云丈夫廉節自勵則窮不失義

此其志也配太孺人吳氏諱玉字秀瑛家世陰
陽正科父珪號山齋母任氏水部公之孫太孺
人十八歲歸時齋翁祖姑湘與姑俱在堂夫婦
竭力奉其歡值歲儉斗米百錢所太孺人蚤夜
織紝翁曰數里外負米以養之浦老不任步履
且齒廢不能食太孺人起居負抱不離其側日
咀飼之臨終命之曰汝孝可憐願生好孫以報
汝至辛亥生子仁頭角嶄異乃以鄉俗非居子
之地假館北禪寺就夏先生學其後子仁舉進
士仕南道監察御史時政利害多所建白而糾

劾朝貴一疏明目張膽不避奇禍又作多賢子
爲衣冠禮義之華族翁雖不及見太孺人享其
榮養幾及百歲此非恒所易得而翁夫婦孝行
可謂食其報矣翁之卒以庶弟遠溺斜塘投
水救之弗獲既驚且痛嘔血數升伏枕半載病
已深入力贍其孤嫠逾十年竟以是卒一旦呼
子仁曰命矣明晨我當歸索紙書忠孝廉節四
字示人果詰旦而逝子仁與太孺人抱哭搶首
曰勿亂我太孺人哀苦拮据撫子仁勵學以副
翁志二庶子惠憲愛同已出子仁既貴每導使

賙給宗親行好事子仁承順其意曰嘻嘻笑語
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子仁初仕爲行人出使山
西勉使不辱忠廉之命後使兩廣得見陽明先
生而歸則曰汝得見名公當看樣子後任御史
迎養金陵每巡歷還必問行何好事理何冤抑
得邸報即令誦之聞有大政令問此可得言否
子仁在臺中凡二十餘疏雖其忠赤可尚而賢
母之力亦不虛也壬辰以星變極論諸執政逮
入　詔獄拷掠凡四閱月太孺人攜其孫行可
赴京師街疏擊登聞鼓上陳行可復上血書願

代其死始得末減戍雷州丁酉遐　詔遷鄉葺懷正堂以奉之請記於學士少湖先生少湖以翁毗教辭有教子謹忠廉之訓更名忠訓而記之自是歡養訖壬子爲九十五歲臨瞑呼子仁及諸孫曰汝祖死於孝汝父死於弟皆不踰五十吾獨享遐年又得汝子婦孫息皆孝敬愛厲全矣汝戚戚何爲願吾子孫孝友相承　皇恩世感仰死安矣言畢若睡四鼓忽堂中聲震如雷者三而逝按翁生天順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卒於正德七年六月十四日太孺人生於天順

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六日三子子仁名恩娶金氏封孺人次郎惠憲女三適雍華陸府鍾鳳孫男十一人行可庚子舉人娶吳氏達可娶朱氏學可娶朱氏再可娶徐氏輔可娶張氏皆補國子生繼可庠生娶孝豐吳氏衍可時可會可庶尚幼俱恩出際可惠出娶傳氏曾孫男女各四人翁葬二里涇北原祖塋之穆位太孺人後翁四十年恐泄地靈不敢合祔別卜秀野之北原備翁衣冠同窆焉獻忠童時獲侍翁嫉懃子禮翁所以訓子仁者

因復聞之大率訓君子所樹立當無媿於古人若徒以富貴則所負多矣太孺人見忠往來必以正言相戒故奉其顏色至老不衰而序次其略據其可錄者皆目所睹記云

青州府知府施公配沈安人行狀

嘉靖辛酉閏五月二十二日璉川施公卒其子將請墓銘於箬溪先生以聚狀見託按施氏爲吳興著族唐宋以來代多名賢自至正後遷甫生彥明彥明生士良士良生知福建永安縣謙謙爲公之曾大父有靖民功至今以名宦祠於

永安永安生瑄讀書樂善以壽榮於鄉瑄生封刑部主事鏜娶董氏封安人生公公諱峻字平叔以明經發解浙省癸乙未進士授南刑部廣西司主事遷本部員外至郎中陞知山東青州府瀕行適遇考察爲人所惎忌去其官公在刑部久以練達掌勘末科其氣堅直剛明一意守法不少出入雖權勢不顧也其初石塘聞公爲尚書凡難處事務在調停公議不合卽欲投劾去有鄉夢鶴者雖罪在形影間當司以其久方總制三邊故寘於法後官相承遂不敢出公卒

原缺第三十一葉

而辦公以是優閒自適無内顧心公卒之明年亦以憂勞棄諸子公生於弘治乙丑正月十四日僅五十有七歲安人少公三歲云甲子合葬于清風村之新阡子男三俱邑庠生長于家娶于沐陽衛曹氏次于官娶于武進楊氏于宙聘于德清吳文學氏女五人適陸京兆埛孫元方沈憲長宏男如封張左都御史永明男天德俱太學生其四適布政司經歷茅君艮之男一龍郡庠生其五受光祿丞李氏聘孫男升臨聘于

郡文學沈氏孫女四長適刑部尚書顧公應祥之孫嗣行次聘於知太平府吳公一儒之孫某常熟丞沈君應宿之子葵如餘尚幼予旅寓吳興以來公以文學交殊厚故序次其事取其章章大者表見然不敢藏其微也斯得於所愛之盡言云

南溪朱處士行狀

處士朱公諱惲字釆文所居泗涇里四水滙其南因號南溪云其先世爲亳之永城人漢時有諱詡者行相國參軍事至唐孝友先生以德義聞其弟敬則爲唐宰相敬則四世孫華爲茶院制置使以戍守婺源因居黃墩其八世孫燾于晦翁爲從兄仕饒州教授因居爲饒人教授公四世孫天貴仕元爲松江府推官樂華亭土風居之乃至于今爲華亭人天貴生佑之舉武進士佑之生信洪武中爲繕部郎中郎中公生宓別號南莊贅婿泗涇李氏于祠部員外郎宜散公爲尊姑夫生三子處士其季也處士生有丈夫志南莊公愛異之自少依舅氏居南莊公以不當李氏業遂卜居西鄰南莊公疎散不治生處士治爨之日值歲饑斗米至百錢所而家無

擔石可養于是逐末業乘廢舉鬻羞果蔬畢能中父母須臾不辦其心皇皇搆以勤力父母不知其不辦也南莊公好飲酒李孺人頗不宜南莊公處士内奉母心外私釀具以進南莊公雖以酒病乃其心固陶然樂生謂處士克孝子也弘治某年南莊公患脾疾處士扶侍醫藥寢食俱廢歿且葬輒哀痛欲死時有令戒踰時不葬者處士勉其力即盛暑葬南莊公不能盡如其意初與伯氏居不欲分異其後乃勉從伯氏心自廬于墓而讓伯氏居旣伯氏卒無所歸處士

乃養之終其身人以是義處士之行謂其後宜有興也其性雅澹泊寡嗜慕平生料理人間事無不力未嘗少爲服食計至其周設館舍陳禮樂待海内賢者未嘗倦也處人坦直平易不設城府人有所不可輒告語之所爲恒自負其短不以長勝人至于畏國法守尺度自其立身以至教子恒先焉其過里[illegible]人縉紳寡言笑若無所辨及其應事推移率[illegible]中法理所存先世敕誥九通因建寶敕樓居之去寶敕樓五六武有疏圃先屬宜散公後以畀處士因鑿池種樹

結屋其間題曰駢春堂一日慨然嘆曰憶自居墓時不能容膝今所構足蔽風雨而敵鍾之田可備魚菽之祭足矣足矣自是不復事事而諸郎承志光業舉動蔚然可觀承順以能詩稱承益以諸生補國子力學向上浸浸不已出繼子承祊舉丁酉應天鄉試承緒督家政習文藝有承順風皆處士之教法也娶某氏無子初抱子仲兄子節承順也諸皆庶徐氏生其從兄竹坡公先任監察御史轉廣西按察僉事無子擇承祊後之其母不欲處士曰吾乃後仲兄子獨不

推是心耶後竹坡夫婦謝世斂葬之勞處士躬自任之其族人有紛爭者處士乃[illegible]繼產之說明於有司攜祊以歸後巡撫陳公故與竹坡厚求公所愛無踰祊者竟立之處士因戒祊曰汝先人有家聲勉無墮落諸所嘗取予勿計也祊以是遂宜于人承順與諸弟彬彬和好相師友于家爲鄉人所慕疾革且命之曰吾死汝兄弟友愛如吾在死無憾矣語畢遂瞑目嘉靖壬寅六月二十日距其生庚寅十月三十日爲享壽七十有三年孫四人朝賓朝賛朝質皆

益出朝賢緒出今朝賓爲順子而祊亦生二子克禋克樂孫女二益與緒出尚俱幼將以是歲十二月某日奉安于顧宗涇南莊公之昭位予與承順諸昆交且厚以予知公詳也承益偕其姻吳次一度浙水千里謁狀將徵信于太史公儼山先生因著其所聞如此嗟乎方處士介七袠時諸薦紳壽公爲詩歌予之叙墨尚燦燦未乾也天不遺善人又爲經紀墓中事不重有所傷哉乃其諸孤篤行義表表于鄉人中公殆有不亡者使其後世孫泗涇里祖禰所自不無待

于太史公云

張君婦楊氏行狀

嘉靖戊戌予與張君義甫同下第張君過予都門之館執予手而泣曰人之取功名命矣復何言乃獨負我賢妻抱此恨地下柰何鬼而有知當益憯然悲矣嗟乎君非辯士而解予所傷者必君也君其遂銘諸幽宮予謝曰予乃不能以執事重其身安能重君之賢婦必徵諸太史氏君曰然則太史氏同邑而賢無如孫先生孫先生信君君其善狀以告諸孫先生予曰茲受命

矣遂具狀狀曰張君婦者華亭楊氏葉謝鎮士族也其父爲叔玉公楊氏長者稱四玉伯仲季皆以進士起家叔獨隱居高志生二子及張君婦君自幼有文名其鄉稱賢者叔玉公垂沒時見其女明敏莊重且能修孝道知父母心不類諸女歎曰必賢者配之其後果得壻張君叔玉公下世張君婦輒事其母勤紐紝以支不給既伉張君張君家曾溷俗尚文華列鼎食稱素封者數十鉅家張其一也張君父爲其子聘士族乃得勤敏婦更益喜私謂其子有此婦異日當

昌大張氏門未幾張翁卒與張君更三年喪哀毀骨立如孝子既又張君生母褚氏卒張君心益悲不復能修恒時業乃語張君曰翁昔奉君學且爲君置鼓篋寢中今君乃坐廢白日不驚落翁志耶且丈夫立身必欲毎事如意而後學則聖賢皆豪富人耳張君惕然起謝之自是益勤織紝日程疋布以助張君又善剪彩刺繡文每出一女紅雖姑姊妹無不稱奇巧以貴善價取之曰此吾少時所游戲不謂亦可濟急也每張君有所需俯而取之無不給者張君以是無

身憂得盡心學張君嫡母潘夫人嘗有中滿疾歲或一再發張君婦輒憂之甚躬事湯藥辨寒暖或夜分盥洗焚香禱諸天願以身代姑君常必詣堂上問安視膳畢然後敢退退則事事盡日夜無息時人或慰止之以爲吾固樂此不如此則不樂如病手足矣嘉靖乙酉及張君服闋未忍應有司舉長涕勉君曰妾所以善事君慮君之忘翁訓也今徒[illegible]慍過先王之禮不取大科翁寧瞑目耶乃脫簪珥脈其行張君遂至金陵舉進士科鄉人益以是稱賢婦張君既再

試禮部不第乙未南歸怏怏不樂者久之又勉君曰妾諸父昆亦有屢蹶科場竟以志不怠復振起今君不能自奮徒酣樂海上風　柰何請今勿以事累君張君遂復振發出居先莊簡公讀書處與一二同志相勵學如少年時歲丁酉春張君歸姙兩月念君方遠行徒以此累君心潛買墮胎藥下之即倉卒潰腹死張君聞之驚愕不知所云久而慟曰傷哉不才累我賢妻竟至此耶使予遂甲上第顯于時猶為罪人況未可于天命使如人情哉鄉人弔張君者無不重

傷賢婦志挾婦生于弘治戊午距其卒甫四十歲二男子長啓聰聘國子生楊某之女次啓睿聘葉方伯孫某之女兩子皆殊器嘗撫之曰汝輩昔香如農夫耕不勤何待張君殊念之輒潸泣不止令擇戊戌某月日葬于沙岡阡嗚呼張君婦不顧其身以狥君子賢哉其志也夫達生者必慎其死仁親者委其身不顧婦非達生乃其志獨非仁親者耶夫天道不妃人以公令也稱士人者尚蹇昧不達此而謂婦人何君子重惜其志而略其輕生可也

黃母朱孺人行狀

蜀之世家賢而多仕達者稱富順黃氏蓋其先出自山谷先生山谷八世孫諱庚七者始遷至富順又六世為雲浦君埕以丁未進士起家自郡司理入補尚書戶部郎外調湖州府同知今年其母朱孺人忽訃至以事狀見屬嗟乎人獲具慶者不數具慶又至八袠者益寡且君早歲登科官已至大夫孺人八十有三始棄養太封翁又逾八而康寧似可省君之壽苦而其言哀殊甚云山谷翁之養母安康君也至為親滌虎子未嘗頃刻不供子職不肯墮顧萬里違顏色

西致白雲幾年矣不獲親侍湯藥及同長兄奉其諱若與山谷翁生同時亦當如王裒稚川之見罪也嗚呼忍言哉讀此知君孝思深長乃具狀曰朱氏故釜川著姓居鍾秀山之陽歷世久其父某公娶胡氏生孺人其性徽柔而穎敏務歲即能誦列女傳孝經稍長見　高皇后女誡更喜而習之以是在閨中即循謹有尺度一顧盼亦不妄父翁大異之必欲歸之德門黃氏簪組承數世某公自幼賢雅稱里中遂歸之其初

以爲翩翩佳公子也入其門見其淸素恭儉守
先長者之風竊自慰喜旣參廟卽謝綺繡以事
君子曰丈夫進不立朝秉明節當聽之命枕棲
山谷種德芝田固恒分也勿以顯晦殊諸心自
是操其家咸有法式家食數百指各得其心事
㕘夫翁及周太母曲盡婦道族黨稱其賢中歲
又勸公無淵吟遊自爲計川上有竹千竿賛公
築室其中益肆力於六籍宗人及四遠來學者
日益衆出其門者類以名教爲重咸卓然知所
樹立至夫教子尤力一舉動一話言無非義方

雖公亦自稱之不但鄕閭之慕其德也生五子
其三早殤長𢇁娶何氏次卽堦娶甘氏女羔羊
適王魏孫男子師古娶楊氏師賢娶喩氏夔壽
娶溫氏師朝聘易氏夔驥聘萬氏孫女三人孺
人生于成化巳亥十月八日終于辛酉六月五
日夫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要之爲貞女斯可稱
賢婦爲婦道則母有儀則本節弘茂則習化淳
備自昔世典所載咸出于是雲浦君仕道所至
咸見頌美務樹其志節不徇人情雖挫之不悔
此非有嚴君賢母者必有內顧之慮其所立不

至是因序次孺人行事上之太史氏焉

長谷集卷之十四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誄詞　祭文

東老先生誄 有序

松有邵德先生沈公諱㵾字子公雅操柔恭豈弟令明以春秋明經舉進士仕終按察副使操持明典肅恭惠和嘉靖丙午壽八十有五不罹強疾奄歸玄化思慕遐德乃述而作誄

於皇先生令德懿玄上抱岳靈幽澈華潛含章在璞懷珠深淵知白守黑谿谷渾淪無崖而岸

不猶而廉藏納垢疾息徒三千龍光上騰鳳[illegible]自翻執法上霄侍從皇軒持憲臬司綜化不[illegible]履祥考順敬恭有虔隱名弗耀睿思默詮流[illegible]渥被有慰予聞沒而彌顯教思栩栩動有餘[illegible]耿耿若存

何訥翁誄 有序

維嘉靖十有四年秋處士訥菴何公卒是歲臘月前除二日其子良俊奉翁於玄堂於戲天授純德太璞無文好脩之士咸服令儀一旦沉委泉淵鄉無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作誄曰

於穆靈海揚精暢元挺生二耆抱德玄潛翁曰伯氏與仲聯崑左啓王振右應珵繼身載天懿心含至文孝交天成穆穆殷殷惠心俯物仰彪陽春鄉甸作儀德音恂恂儼階絕景居安履平皇靈長化大吏所賓廣庠結軌比蹤漢吏秀朗有嗣實開其先博雅在旁詩書大敦瓊輝四揚景問內喧蘭玉繽紛豐美及孫靈源洞啓執探其根群義所歸蔚然其論嘉福斯備耆命乃珍番番黃髮王章所尊潛名弗耀利居其貞天遺不憖晞光揚淪鴻冥失軌考德無聞輔軒既駕

乃光高陵逝川不返惠聽何門

石梁先生誄 有序

維嘉靖辛丑中順大夫建昌府太守石梁王先生慶卒於滄州是歲八月其門人徐某來知寧波之奉化縣有自台來者以訃聞某方視事耳聞遽音目應以淚乃為位於廨舍朝夕臨三日即遣人馳慰夫人因諗期日於其子倜來兄弟方有下吏之守不能荷鍤與士為之封樹素旐阻絕悲悵欲死於戲哀哉先生早馳四聞壯樹孤節寡諧時好獨抱幽貞今茲淵謝窮守君墳

樹績雖豐表儀寶遠法音流謝德輝寥落危[illegible]
在望何禪聯依嗚呼哀哉敢以悼往之辭自附
於述德之義而爲誄曰
於維先生岳海之靈遠紹芳躅畢高始庸前元
末季自寧徂臨寄身草昧隱迹范林混氏百年
冠組因尋癸未與賢甲科繼登水木懷思族屬
載明台山朗霽華胄晶熒廼念京洛遙遠庭陰
抗章乞外閒散徃欽授師松黌閑御以臨侍我
泉翁登陟寢興聽鶩鷹藻擊樂空明湖山紫翠
偕我良朋嘉樂方殷　公車是徵再請留都水

部惟迎翁眷其遊山水增情天奪孝思朝霜隕
零僻踊若狂廬居戒征新菲松楸南岡之屏遲
洄徙倚志欲遺榮職方之命出自彤庭外籌邊
[illegible]清本兵聲望倚然遂典專城腰章麗日撫
字靡寧清徹四遠上徹　宸京家慈毋變緇髮
素膺悲今感昔槁木其形苫塊欲絶哀音四傾
俯仰孤寂氣然此生辛丑之歲始逾簷楹趍命
北出餘哀未平夢寐淒捲若狂若驚三老愴見
五夫廢迎戒途滄渚不疾而甍嗚呼哀哉夙昔
孝廉至行純潔握守道素不磷不涅揚標當世

式獻黎髮大璞混然爲環爲玦文心蔚觀道軌
成烈執圖緯秘遺此芳刻濁世絪縕馳驅草竊
流風不殄莽爲壑谷爲紫可朱爲白可堊觸目
愴懷如枘而鑿嫠婦不脩娥眉見惡大士任真
小醜揮霍維我先生持衡秉鈞舉動光明吐詞
謗謗爲玄爲白素履不錯朱貞而孤曾勇而約
出門無岐有言不擇今此末士孰不慕悅嗚呼
先生世濟其哲心靈孔明夙悟了澈諸相本無
何兇爲色是非謗譽如鹽在水似有似無罣礙
[illegible]哲逝哀言競起公生不孜死亦懽喜

山川出雲作爲時雨非公則神濟濟而世雷霆
迅掃樂肅其鄙非公則神赫怒其恥公在宇內
師承仰止六合有外公去如徙高丘蔽日長松
摧顛何爲悲公涕淚如雨維昔之春師我多士
於惟以中待我國士指揮好惡契公內美扳芊
於茹愛角及趾公升天雲我在泥滓公識若心
欲儀其羽嗟此拙生不善爲市三失前僞一載
無晃人惜我任我視如寄朗心清爽悵鳥[illegible]
公咲揪鬚不爲我愧今我強饕公何謝餼天淯
夜長相望戲欷

郁溫州誄有序

維嘉靖丙申十月三日守溫州郡水軒郁公山卒於官嗚呼玄首未華撰志不竟天殞國賓鄉失令儀士類聞之咸相悼慕敢托幽旐以揚斯誄其辭曰

猗歟郁君夙樹明節詩美岐嶷茂姿如劃抗髮俊乂内美穆穆文心早契秀耀華璧千言電掃九史氷釋見薄兩生命遂三錫南宮剡薦龍泉授邑牛刀一試豪俗弭息樹善揚鑣遂稱右職政煩海甸嘉功更戢清操絕塵豐仁配粒强禦

懾寧遺黎仰植珉文去思執輿昭勸遂登曹署茂其鴻迹征商羨貲悉授皇籍羊魚再懸墨階遂剖著令自君今此爲烈乃進朕虞惠及川澤西臺命憲展意嘉石恤功察法圜堵騰悦守公在朝本棐懿業雙旌力授三事出牧東甌凋弊紛余自昔乃拄頹波自樹挺節節用愛人魯語不戮守道彌篤秉心惟塞民所疾苦籲天匪及仰赴於公痛僊悽惻公力維艱不任其福逢怒植謗支廈以木悲窮畏天貞志不惑公備其度不令其禄奪公者誰帝命有錫生旄庇民死社其國漲海秉霻公沫其代虞淵耀芒公輝上薄嗟我鄉士委蘭路側德馨斯遠瞻望彌極噭噭同生含悽在室荊蟬殞謝沾涕几席山川閒錯林巘空列玄丘掩翳光景閒寂

茗源吳公誄有序

嘉靖癸丑山東按察司副使茗源吳公薨其孝南山翁過哀竟感疾不起公登丙戌進士仕尚書比部郎轉監察御史既又以武選郎中出守安慶以至按察所至咸有善政聲望方隆以南山翁年高暮告歸甫七年即隨翁先後化去

嗚呼善類凋謝典刑弛闕郡邑衣冠之士罔不悼慕乃作誄曰

季札辭榮吳氏世起明德不亡上配天紀粥休南服顯其苗裔以光令門食報無已肅肅我公茂承其世鴻名四馳類心三畏學淵而正行方而粹與道合符相古作配雙璧瑩然大科聯美上陪法從下光省署梓刑惟允往欽其位帝命有佳封竟盛麗執法上霄埋輪圻内蹇蹇匪躬載揚其響澄清南徼東及鄒魯剃衆三聖檢察百度國憲昭明民懿敬布推奸屏迹正已不吐

貞亮方亨來歆其蘋懸懸延慵返閭鳥啣邑以
孝名山靈夙著令德惟先有美斯繼武公邁德
逾九未仆萊子承迎望七若孺伯仲洋洋安車
其御雲仍遶膝式燕以喜青山滿戶白雲團几
樂志閑居翛然永年上眞嘉命仙源有委羽鶴
未歸青牛遠去滅度無終幻住何始氷融日水
水生鹽味孰有孰無何神何滓壽者無相沒亦
非死遺名人間鴻泥而已吁嗟我徒空殞長涕

南山吳翁誄 有序

嘉靖甲寅南山吳翁將歸玄宅其子之遊從仰
翁名德咸興悼慕多爲挽歌辭以寫之某不佞
乃作誄曰

天目之山元氣所都發條分派衍爲三吳其巔
高仰結爲奧區吳氏世居挹抱扶輿南山蓯龍
降翁碩膚志懷爽曠狀貌魁梧厚璞秘藏內美
玉如可琢可璞懷光掩瑜立德玄潛不施闡嬰
衣食縠細俯仰賴乎量弘不溢仁洽益敷深山
大澤生此鉅大百福來臻大受彝紆昌其苗裔
既賢且都二餘同根名世日儒孫枝蔚茂咸遵
盛模咸鳳翔翽其羽有儀神爵空傳河東豈徒

有吳承裔神明所衍扎也長邁食報孔殊翁則
遐齡百年居諸厚道永光故鄉之堧潛迹耀名
頌慕載途餘潤騰輝爲世所樞幻業今終遺蛻
而歸鶴駕螭驂升之清都山川精爽亦褱以呼
神遊上玄迹重黃圖

毅齋先生誄 有序

嘉靖辛酉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毅齋孫公薨於
華亭之里第嗚呼惟公清素之節夷白之行況
深之度恬靜之德鄉閭楷式朝野慕戀一旦萎
謝典刑斯遠悲感徃昔追悼何已乃作誄曰

於維我公岳氣降嵩立德承家素絲黃中文章
炳蔚器度春融不吐不茹掖贊群蒙疏邁式業
附麗日豐恒德自天契求及耎簪筆含香早侍
重瞳螭頭紀事彤管若虹揚化清朝樹聲春宮
職重老成學推鉅公運當建禮飭可銘鍾山立
玉淵帝曰汝忠眷命不遺祉福日隆崇階屢進
寵錫今終兩疏解綬三老祝釐里重懸車門若
登龍三命益恭八袠稱翁閭門式德俊造承風
含耀不華懷瑾在躬武公益德尚父加聰撫淹
大化升陟玄空藏器名山錫典上公皇華展命

馬鬣增封崇丘生色下邑被榮光及雲仍啇門有雍鴻休衍溢考德靡從

貞孝何婦誄 有序

維皇嘉靖歲在鶉尾乃季冬四日庚寅貞孝何婦歸於玄宅永捐人世嗚呼哀哉當梁作難瑶光永閟緬玆流風雖殞猶烈邑賢長老咸傳故實諸大夫從政共樹其聲麗玆王章足稱其德不有誄辭慕悼曷已乃作誄曰

嗟嗟令人啟宗之孫玄阜降靈藹祚德門光啟閨儀夙訓夫君緝藻揚摽組繢生芬陳詩夙夜

聯翩瑶琨乃蹇多戾作命不辰緹縈孑巳子道孔任共姜疚哀傺死若臨謂為非福矢心在闇天不勝德制命自心孝娥齎首撰志靈律梁妻明素刻面以珍嗟嗟令人斯義是敦蘋蘩貢豆井閈耀論禮宗崇慕笄縞悲聞明夷之守苦節亦甘氷霜並列玄黃可陳嗟嗟令人孰儔此倫殘形曰孝從一曰貞麗玆典義生光昊青幽標不逝 國命秉靈雲松蕭蕭永覲玆京

楊復卿哀辭 有序

故友前峰楊君復卿以庚戌歲旦委蛻玄宮永別浮世江東之雲物未虐山陽之松路非聊芝焚蕙歎鶴去猿悲因繼之以辭曰

伊海曲之多賢眷清塵而夙邁啓高門之華秀闢鼍造之鴻派嘉樹蔚而中蟠靈根結而上藹聮珠輝以揚媚吹王律而含承望承明以懷思抱美璞而長慨徒疇年之姚戀竟芳辰之變代飄瑶華兮岐路隕靈芝兮蕭墳晞晨露兮曉節凌朝霜兮秋梓感大暮兮遼寂歎逝川兮舊沫入空堂兮燈熒遂故帷兮宵寐憶舊懽兮增悲攬芳孫兮零涕

弔董羽吉

老友徐某以瓣香之意陳辭於故尚寶司丞兼翰林院五經博士河東鹽運司判官羽吉董君之靈曰人苦無才才多取戾人患無名名勝招忌忌者滿前累結不解達士廢名自其夷鄙與世混混豈不有以嗟君穎異夙軼夙樹逸才四出宏詞擅理火邁夷倫壯節益麗芳襲芝蘭美逾桐梓巍科龍嘯清資鳳舞簪筆蘭臺含香粉署夕室受璽晨班建禮仰荷專恩俯酬知巳位列未崇嫉心競起嗟哉君子累名若此浮景

百年未半而世芳華消歇轉眼變異宗愁何禅
得豈足喜才固幻妄忌亦安施白髮垂堂拊爾
苗裔閨幃閒寂雨零其淚大化還返解脫者幾
雲冥鴻潛不復留滓無生之樂孰可縻係

祭志梅林公　平泉太史父

深山大澤太朴猶存鴻慶攸鍾乃生令君力田
孝弟養德丘園操步而行擇口而言淳風所被
里俗咸敦古道臻臻景福用綿産璧藍田爲珪
爲璋推尚哲昆海岳咸聞積厚植深肇開仙源
德沛長流命貫蒼玄　帝命有嘉錫辭洋洋龍

光蔚然有赫其章福終考命順履休祥游神紫
庭齊駕彭殤遺世濁氛飄然遠揚嘉名有永彝
鼎周商

祭挺衷公嶺陽　節推澤門公父

祭於嶺陽衷公之靈曰於乎理有本始開有厥
先如公令子名家之騫爲松大夫爲世高賢拊
翊世猷敬恭有度循謹清白仁明惠寬臨事不
苟操平守常允爲人師王質金相疲殘依恃乳
育昏育爲召爲杜以安以全田畔頌德老幼共
言合掌蒼旻祈翁壽年惟翁養素有道丘園教

子衍業義方道淵近情體物精粗具兼上下
義下周細纖爰居民上練達通方資始在公身
教孔嚴馳公高意千里無前未靚春容遽閉上
仙報稱非理闔郡憐憐願公世祚億千其年廟
公錫典崇階峻垣章公厚積歛福用綿臨風長
望空對几筵望公不起雲樹悠然

祭壯谿范公　中方憲伯父

衣冠之裔禮義之風德音載馳聲聞日隆至老
不渝以伉厥宗大江之南孰踰我翁藍田鬱秀
玉樹彌豐懷瑾握瑜爲璵爲琮出者翩翩居者

雍雍以光其鄉以慰先公嘉木蔚然委泉埒淙
茲豈徒然厥肖有從惟此先公植列上庠先憂
垂訓發我人蒙萬世揚標千仍啓裔翁象其賢
世祚龍從五福咸綏百年考終湖山在望紫氣
空濛歸以藏之靈光閟封生已弗愧沒也敬恭
瞻企玄宮式其有從

祭唐子迪

行人司司副左溪唐君志大以嘉靖甲寅避寇
吳興明年乙卯之四月以疾卒旅櫬將歸念其
平生之志不竟乃爲文以哀之

原缺第十四葉

天生賢良何然不壽生者何心奪者奚冤如君奇偉曠代希有高明慱達暢朗渾厚冐育群生包含衆有身爲國寶心齊岳岫早陟賢科祖德斯茂言念慈幃辭脫華綬逍遥容與以樂長茂中道離違若顛而仆嗚呼哀哉君有靈衷厚德天授飭行所難徃軌亦滿君獨伸情廣悁棄覆冦亂之興成喪厥守君挈其宗溯山而走居食相通合糜均豆富者攢眉貧安其遊日夕怡親善養不疚志慕希文德光昔楢如君者誰擬可醜桉銖惜寸焚溺不救君之美行孰儷而偶

嗚呼君才天挺濟世不難寇盜草竊撫機有論俎豆折衝其氣桓桓爲毋伏藏惡呈其身被髮野祭孰測其原堅氷自霜今復何言天流橫災不戒其存追念前聞吐聲復吞君今已矣頹波漫漫楚此空哀莫返其魂嗚呼哀哉哲人萎謝儀音踈濶我等小人種種黃髮臨風涕淚結言徒咄拊視其孤淚横於臆

奠何子叔毗

嗚呼天生愛才奪我叔毗玉樓高峩遐不爾宜天或禍淫爾非窮奇天欲福善爾行黃義澀世

勝共此暮年冦亂横興東西播遷我在吳與公尤恰憐闇我東還具樂油然問訊必先竟日留連今此來歸旌旐高懸山頹梁壞鄉國喪賢嗚呼何哲人之易萎失長世之永歎雖芝蘭之滿庭遶金玉之令顏申悵慕之蕪辭展哀此而空歎

祭沈伯起

哀哉伯起抗節鴻明擒才秀朗鸞翥鳳騫孰居伍上晨輝俎豆夕貴理瑋蘭薰蕙和孰登君堂梱吐春華門傳舊閥名駒遠紹孰麗君澤左傳

王振右啓瑶鏗合節同聲孰如君昆惜也雅志未酬秋期早迫三上南宮飄蓬徙客金闈遊阻未竟迴籍急節先零清商隕律俯仰迅宿音容陳迹嘉樹難忘空庭杳闃昔聯二美今毁一璧池鳳翩翩今斷其翮屏山蒼蒼君北其宅清陰繞地君委其碧於戲悲哉乙酉之薦吾黨獨豐蟬聯鴻舉十有四公達者四人如虵中龍王戴早折而復吾兄生窮者半泥塗苟容見棄清時幾婆然翁如君者没朽拙何痛悲慙交作爲君臨風

祭何五山參之

柘林三何海內所仰合頴連標不後不前宗門豐蔚藻翰聯翩君實長公芝蘭共茎海若效祥靈光燦然冠蠍同升德義州先聯鑪比揚晨夕周旋一味同甘嘯詠喧闐帶方開難蔓及郊麋浩劫橫流秦灰再燃惟君鄉曲得禍尤偏鴒原離拆蔣徑荒堙羈寓關城久歷歲年望洋高閣桑梓長懸厭薄勞生遽棄人寰豈慷叔子相繼而仙嗚呼予與三君誼同兄弟歡歌憂思實相比類中道長悲爰及伯季人群蕭瑟友道仳離列馭空霄山陽首路對此几筵曷勝唏噓

祭餘山朱臣巽 文石太史父

嗚呼弱冠相攜已通諧契壯盛同盟遂深交締文社朝馳飲讌宵繼忘形解逅惟君兄弟轉眼半生婆然老至霜晨月夕閱幾年歲我入關城君東延憩君來卜築我復西駢夙昔交歡君昆多逝君獨長年庭除增麗子道亨嘉賢科甲第含香載筆螭頭龍尾渥寵移榮金章紫泥振衣高岡青霞結綺游情芳甸泛舟清渚榮養方逢靈暉不駐白日西頹悲風夕起丁年不再三星改次空霄賓鴻井幹飄總歸雲可盼逝波長瀰山陽夜笛永懷何眛穎川松路可勝其涕

祭楊母高太孺人 有玄母氏

松有令族惟伯起孫典戎南來代高其門賢雅誠翁世稱徵君厥配令恭並揚徽文俎豆內欽肅穆外閒麟趾鳳丸翳彿不羣夙著道華遠馳德馨高秀有揚豐少已倫名科早列光發丘林蹁操上蹤合璞潤溫穆穆令人毓祚彬彬孫曾流慶繁祉前陳耀芝三秀茁蘭九雲蔚煒其光厥世彌尊撫化不淹邈茲上升寥寥女羅鬱鬱

華存涉以慧津超之希林齡禩何云玄真是尋孝道令修天長地深高丘敞虧日瞑雲沉委蛇潛神滓濁泯棼吁何其嗟長夜斯晨

祭馮太母 子仁母氏

生人期度止于百年伊誰過之惟偓與佺百年浮世障業牽纏自失其生中道棄捐惟太母氏克完其元混淪和厚太上忘言慈裕好生夙抱靈詮醞成太和嘉福用緜歡三十輻週轂逾三甲倍絳人卜算巫咸子若老萊毛髮巳翩孫曾齊列鶴立鳳騫天章發新綸命是遷光榮千世

百祿安存子道允修安車載輪游行歲時勝悅其心婦子嘻嘻俎豆彬彬里閭歆慕童稚駿奔湖山紫翠林木陰森佳辰麗景勝賞幽尋逍遙遠御樂志怡神慈顏微酡頂謝吝旻四大數週委形歸眞如歲告成如蟬退身生人悲愴去路彌欣上列仙班下偶夫君畢期度世履順考貞芳名滿前餘慶在門通家三世誼重分均猶子相看哀慕何任夙悟上玄聊以自徵椒漿式酹望徹層城

長谷集卷之十四

長洲吳曜寫
馬相何承德

長谷集卷之十五

華亭徐　獻忠　伯臣

墓誌

董隱君墓志銘

董隱君諱懷字世德其先汴人從宋南渡居上海之長仁里里在紫岡之南夾沙竹兩岡之間因稱三岡居士云高祖考仲莊生思忠思忠生以和有孝行見王文肅公所撰先德碑以和生綸天順甲申進士令上饒有聲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其行蹟見邑志娶謝氏封太宜人生

六子其五即隱君御史公自少鍾愛時宋水部琰有重望因議婚其女御史公卒遂往受業隱君有識度而端靜沉毅宋公深器之會家遭回祿諸兄多習舉持門戶者止其伯兄承事公且多病太宜人遂命隱君綜其事既仲叔兩兄同舉進士季亦舉於鄉務益重大遂絕意仕進專事太宜人於家隱君孝自性成所配宋碩人有令德通書史識古今賢孝事復善體隱君意夫婦日侍其旁承養有道餘三十年及卒至情恫慕幾以傷絕經紀喪葬力任勞苦以先諸兄而

歲時諱忌享薦成禮宗黨咸稱之其仲兄大理少卿好文而性夷曠與同居四十年歡如一日客至隨所有殽核以爲娛樂一堂之内塤鳴篪應友愛深切夆慶兄官嶺表蜀諸子於家婿媾學業悉自隱君季兄知綿州以廉節老死隱君任其後事人兩賢之末弟與隱君俱少孤撫愛尤至不幸蚤世而婦有苦節給養護視以全其志竟以貞節奏　聞其孝友無愧大率如是先德以孝行著閩源委深長殆有自云平生慷慨任義好濟人於難三族之貧者舉需其惠與詩

人戚君詔交至老不衰沒爲治後事䘏其孤里有馮熙者年九十病無子月廩給之沙岡瘠土遺稅累里中人欲請爲義冢以息火葬而均其稅於穰田掌賦之役大爲民困欲買田備穀爲助役法後竟不果有遺志焉早歲喜琴多蓄法書名畫時爲小詩度詞曲咸有思致作楷字不苟暇日攷究史傳檢括醫方欣然自得尤崇守朱子小學書親賢好士設館舍陳禮樂以待海內賢者然隱業之外別無慕好也晚歲出遊金陵探句曲問隱界之蹟南入武林觀浙江潮而返興寄悠然人莫識其意既屏居謝事延名師教子相對終日雖暮年弱息義方之訓無少假借此皆其章章概節也生於成化元年乙酉九月二十有九日卒於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八月二日春秋七十有八以明年癸卯十二月二十六日葬於荻門塘之北原子男一人光裕補國子生錢氏出娶李氏女一人宋碩人出適國子生陸應昌先卒仲兄子宜陽具隱君事狀甚詳光裕以予知隱君偕宜陽來請銘嗟乎隱君素業雖無顯明於世然能使林丘增潤門閥延祉

身爲處士詆訾靡及而履祥考順無所愧之可以爲賢矣顧浮俗所慕類皆附青雲之士而沉埋潛德是可惜也乃爲銘曰

鬱鬱靈岡滙爲荻門上有佳林隱蹟永存允茂董公式厲丘園孝弟力田漢道所敦含章在璞閟德潤溫丕顯哲昆珪璋竝興掩其內瑜閟景藏聲至行玄潛蔚其後徽徧祚有嘉考福是承

九村居士秦元甫墓志銘

嘉靖己丑予在京師聞秦元甫卒于家悽然泣傷之方予北上時元甫作述交篇遺予曰願徐

于毋忘舊雨予訖曰予豈好忘耶乃其意匪惡
難幽思出于無聊之甚而自委予如此今遽彌
也悲夫既予南歸乎銘甫朱君朱君曰秦兄以
没齒事累君言猶在耳嗚呼舊雨之云予亦安
敢忘故人乃今仲冬之初銘甫遂來求銘其墓
予乃按元甫世家其先本出淮浙之别子元時
有諱知微者始遷上海之徵沙三場世以貲雄
海上至其曾祖松軒公瓊更慷慨有氣敢任或
傾家賑卹人人稱長者其祖午山府君濟暨其
父水雲翁乎復相繼爲善不衰始生元甫元甫

名文解毋馮氏生生有明性書過目輒成誦七
歲能作詩卽悟古法聳動人九歲作大字能徑
數尺雙手握鉅筆肘力不能運則頭頷足送波
勃中筆勢當是時秦氏子神奇著江南薦紳先
生莫不願覲見秦氏子乃其人柔恭爾雅口吃
吃不能言然一措語無不盡達其意見者愛重
之更甚于所聞時也督學畢茂材巽等程其文
出入經子數千言不窮然念其稚年卽不忍以
場屋苦之太守陳公毎見必抱持之歎曰何物
兒子乃能如此既長益嗜學或竟夜不就寢以

此枯落得羸病乃不復事舉子業闇然樂久之
以例入太學得師友天下賢者其學更益進二
十七歲喪其父水雲翁水雲翁繼先世業益饒
樹其家家以不訾諸所垂涎者闞其室久矣元
甫復翛然儒者不能以口舌自辨乃大爲所惎
家居不能支歲丙戌遂北走燕趙歷齊魯宋衛
之都游名山川覽先王之風是歲予在南宮適
見之道歲時契濶乃執予手泣曰嗟乎予非功
名士子所知矣乃留滯此中徒盡觀田光先生
高漸離之迹世寧有若人振予所苦哉乃不得

從子南軒再訪蓴羹菰米之遊是命也悲乎雖
然首丘之念予惡忍忘之子行矣又一年始歸
見予復啼囈不自禁既乃欲從予吳興山中計
無所出予固預憂之甫三十有七歲乃竟死也
嗟乎人誰不愛壯盛之年乃元甫稚弄時卽病
苦既又多興變故客走離憂握瑾瑜以死天之
所與神奇瑰卓之器不竟爲幻妄耶所著有九
村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青浦沈氏生一子國禎
一女聘爲王中舍子婦先此亦卒元甫有與丹
弟二人文寶文琥文琥幼失恃育于銘甫銘甫

禮部尚書敬溪翁于于元甫爲表弟念其子幼
爲卜盛家浜之原以十一月三十日葬元甫是
歲爲嘉靖丁酉予乃銘銘曰
東溝洋洋望泰子後千百年墓而世手其遺文
復吁嚱

歸化丞朱君墓志銘

烏溪朱氏其先出自孝友先生由通許屢遷至
華亭入　國朝鈍菴公復以進士起家仕至按
察司副使生子六人長爲禮部尚書敬翁其五
諱某別號華溪仕爲都督府訓導官娶戴氏生

五子其五即慎齋君君生甫十二年即父母奄
棄雖諸兄賢者翼輔之食指分裂方有門戶累
君煢煢寡昧咸慮其難樹立也顧其志特然不
群夙慕家學勉力事師友一語可諷誦亦服之
不忘舉動謹謹守尺度一寢處閒未嘗無涉冰
蹈尾之慮以是練習世故且得竟其志列爲學
官弟子娶錢氏吏部尚書文通公任子介石公
之女也復能以勤儉贊助君君逆婚于京師介
石欲留之官中聞白其素志乃相攜南還攻苦
食淡銖積寸累內外各務其業二十年之間遂

能以貲補國子生而田疇廬舍乃與宗中殷厚
者相埒焉庚子春暨諸兄謁選京師留三年始
得歸化丞歸化在東南徼外民獠而擾資儲往
往籍是爲奸利爭君精明臨治之甫及半歲即
綽然有能聲邑有大獄其力能廣爲迹路前此
久不決君承檄刺其奸一鞫而平監司方察君
廉明益任之竟以暑中驅馳病不起君平生未
嘗言人短居常事長者頻心下顏乃其衷有介
然不隨之意以是克自樹自恒人少孤子觀之
蓋傑然可稱矣顧其半生勤苦堂構方隆自謂

白首可宴然爲歡而中道翩飛倏然出世一官
僅六閱月心力俱負此其可惜者也君生于弘
治壬戌二月既望沒于嘉靖甲辰之十月念有
八日享四十有三年二子長大倫後公一日殤
次大任未聘四女長二受蘇守約馬之龍聘餘
尚幼丙午十一月甲寅朔祔葬于竹岡阡之穆
位予遊君兄弟間且右阡守赭公狀甚核乃敘
而銘之銘曰
幼失怙壯遺孤仰視營營俯嗚嗚室中黃粱哺
其雛百昌森深望蘼蕪白石磷磷奈爾何

朱公甫墓志銘

嘉靖丁酉正月某日朱生公甫卒公甫琢溪翁次子也先是丙申十一月某日琢翁謝世去予往臨其喪見公甫匍匐潦倒口嗜嗜言不能與予恰然悲之乃後翁五十四日竟不起距其生正德丁卯甫三十有一年往時公甫從予游予課之舉子業瓌厲少砲即潑潑然如坐霧中雖矣予呵詫之即興起曰丈夫處世即不如班生封為里侯亦緒少年客塊逐五陵為天子縱賊耳安能稿木塊坐穪揩大耶乃謝予去論兵說

劍走狗逐狐兔上下探弄百出為任俠頻往來三吳中見貧乏周予之一可其意則千金擲輕而赴人之急難不憚煩三吳中無不稱闈朱公子者蓋其俊爽邁不能就束縛為蹇鈍事少束縛之如陷桎梏中即撫掌大噱飄然去之矣其資固如此乃其人性孝弟有義行雖豪吟劇飲撫胡牀張兩白眼不知天上下一聞其兄銘甫來即肅然起歛足進退就矩矱不過尺寸如未醉時其同堂尤弟一十有六人無貧富貴賤均事之無異禮其承順翁志盡委曲必使翁日欣欣然樂也翁以是愛之雖好任為豪不怪也其後見翁日就衰稍貶損其志勉復事帖畢作學官弟子後復以例入補國子生駸近禮法士就束縛然其氣乃索然就羸非復昔之朱公子矣翁之喪驚愕不知所為乃不勝痛毒而死嗚呼天之摧落朱氏竟至此耶生諱譽娶平湖陸大光祿女一子名大觀公甫嫡母秦夫人有賢行諸在秦夫人誌中生母裴氏燕山人按朱氏其先本出汴之通許居華亭七世為琢翁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其六世諱瑄歷仕至按察副使

其五世諱慎恒以子封監察御史詳見琢翁誌中銘甫將以戊戌十一月某日葬公甫烏溪祖塋之次來乞銘予予固宜銘乃銘曰

握蘭翩翩者朱子氣摩青蒼志凌世追風絕塵浮雲起西飛一烏促廣路[illegible]然馬蹶千年峙烏溪東流日瀰瀰

南京兵部郎中曹公合葬墓志銘

嘉靖丙午十二月二十日吾友濮陽曹君以南京武選司郎中謫澧州同知卒于家距其生已酉四月二十有二日僅五十有八歲聞者咸悼

君才大任淺不獲盡其用且不能畢其孝養之
志可惜也又明年戊申其子復來泰來奉鈞坪
翁命以西谷張君狀來請銘其墓嗟乎予忍銘
吾濮陽墓耶濮陽爲郡諸生甫踰二十歲即以
詞賦名家嘗獻郡太守愉公鈴閣春深賦傳觀
郡中咸謂士衡復作也旣又上先輩胄定翁宜
晚堂賦翁故濮陽祖賓梅公通家友喜賓梅有
後嘗懸之堂中太守崇仁吳公見而知其才子
也大禮之方是濮陽君之名大起吳中且其器
度坦爽詩才復流暢書有古法吳中賢大夫無

不願式其廬者往往命子弟從君游學正德己
卯發解南省至嘉靖乙未始舉進士中間蓄望
已久多練達世故其仕自南京工部虞衡司主
事進員外郎營繕司郎中轉兵部武選司所歷
皆有聲然未究其用也　章聖皇太后祔葬
顯陵道出江上諸所需皆取給水衡中官誰水
衡支費所由大有所希望欲乘危䠶君未幾果
折枇君已豫備易之諸當路從送者無不歎其
經略才竟事無可䠶而止繼部督造　顯陵瓦
甓先多棓兌經費君率自任其勞工作咸其實

惠遂及時辦集事　聞嘉之賜以銀幣其在武
部諸衛尉管轄之政悉出其考欲濟其私者類
以迷化之術君自持已嚴復謝絕請託大司馬
宋公景素清謹知君至是益重之然人有弗堪
者矣其調澧州也以居水衡時有　奏勢家奪
其蘆洲者勢家倚一少司寇爲君甚懇君廉其
實峻拒之其後少司寇攝臺篆得與考察乃造
君微瑕注之籍焉冢宰聞公淵以其微瑕且涉
形影又知君素也寢不問及再考時有武選前
爲郎者本以御史謫官久當得郡吏部惡其躁

進僅授按察司僉事乃疑君更代時有所短長
也至是乃據舊所注籍考調君宋公造謝曰我
兩以堂官雅知君乃竟不能直君心事是吾負
公道矣君自反無作且念得一州郡試親民之
政或可以報效處之恬然甫治裝痰疾頓作淹
纏歲餘竟不起嗟乎君素以理自信其不能勝
諸人者輒委之天而天復靳諸君如此又誰諉
耶平生多所撰述所存者輿地一覽一十五卷
萃玉稿四十卷及家稿與燕京留都二稿共三
卷其餘能雖星史律曆度曲書妙諸藝家皆可

規乃予雅重君又不止是予性率易事多闕失
未嘗不以直諒相規君固端人也鈞坪翁方正
嚴礫舉動皆有尺度自幼導君必以禮法母太
安人時復以書史訓之以是竟成偉器每作一
事未嘗不顧慮翁若師嚴在上雖位通顯止守賔
梅舊廬不敢過尺寸田畝粗足伏臘無餘儲家
人子止舊所嘗共事者賔婚悉從儉素如做秀
才時教諸郎守其素業無紈綺習蓋自童子至
垂老未嘗或踰翁教法雖古之孝子弗過也君
釋褐後當內除懇以親老乞留都便養乃竟不

能終其志易簀之日囑諸子善事翁殆有長恨
云配夏氏繼陸氏又繼任氏夏贈安人溫恭淑
慎自少以織紝同君勤苦君雖老未嘗不念之
陸封安人貞靜簡默能以孝慈相君君重焉子
男七震來早卒復來邑庠生娶顧氏繼葉氏又
繼金氏俱夏出泰來太學生娶顧氏益來邑庠
生娶朱氏俱陸出漸來聘陳氏賁來聘姚氏側
室張出需來娶王氏側室劉出女二長受吳聘
張出次受金聘劉出孫男三宗源宗沛宗演孫
女一受倪聘君之先世汴人也從宋南徙元時

有仕淮南淛稅者再徙華亭之谷陽里爲清逸
公清逸生謙默居士諱千君爲高祖謙默生彬
趣公錡以子貴封刑部主事世以長厚聞松趣
生賓梅由成化丙戌進士歷任雲南按察司
僉事配夏封安人山東布政使止軒公之妹也
賓梅生鈞坪翁今年八十有一封南京工部虞
衡司主事陞奚以刑部郎中于東公之女封安
人先卒鈞坪生君君諱綱榮安繼之濮陽別號
泖澱之里中多賢者若賓梅與止軒公廉謹若
古菴張公剛方若雲窩彭公清素若東老沈公

與兄野休公俱簡默君父子生其間習見賢者
有師表之益又況家法有所自而性又良厚哉
宜其所樹立如是也卜以戊申十二月二十日
辛酉葬君傳家浜祖塋之西原先夏安人卒于
正德甲戌五月十四日陸安人卒於嘉靖己亥
四月二十有六日至是始合葬乃系以銘銘曰
君有息壤匪菑匪畬君有佳林其碩欒欒攬化
而來委蛻而歸眷被三宮贊爵兩旂幻象依然
玄神閒之隰隰堂陛桑梓在斯雲仍來光嘉福
祈祈

贈順天府通判顧君合葬墓誌銘

吾友顧君應陽將合葬大安人嚴氏於涵橋之
先塋乃以考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省齋府君
事狀來乞銘按華亭顧氏出自梁黃門侍郎野
王其後世散居郡中往往多賢士東江先生之
祖遺吾翁積德累行里中稱善人而先生文章
冠當代操行典則立朝純謹仕至禮部尚書諡
文僖人以為善人之報云配淑人張氏生三子
其長即省齋君君諱天叙字伯常自幼岐嶷有
氣度書過目即通大義先生在翰林久數千里

供饋及諸興輯咸屬君遂不復竟其學君與安
人悉力持其家開拓田園率僮奴樹藝其內機
杼聯絡務修本分之業君性方嚴家法斬斬未
嘗少假借安人以慈祥輔之待僕妾有德意或
間有亡失必潛為補助以是內外相安業日益
集其教子嚴而有法即後進稍純雅肯向學必
締交以歆之或素所厚善持論一不正輒亦面
折不顧忌平生重然諾好施卹家或稱貸遲故
舊告急即復與之不靳安人素有慈悲之性言
色尚和緩未嘗疾遽見饑寒即解衣推食溺之

鄰嫗至貧者隨其門接待必有禮數東江先生
嘗自稱佳兒婦誠然也先生宦歷餘三十年事
無巨細必先遂稟可否得一甘美未寄京師不
敢入口經始堂搆尤善規畫視秀才時事業苟
完苟美雅稱先生素心懸車之日齋寢咸備園
亭可適與其弟伯庸日致門生故舊盤桓相樂
且復先意順承中饋修潔以是閒居樂志悠然
忘其老皆君夫婦孝道使然也君性不樂仕雖
侍郎任子亦推及應陽嘉靖乙酉甫四十有九
歲不幸竟先霜露先生念君少同其貧老不得

送其終哭之甚哀幸有壯子奉其諱且克修先
生世業僅慰其情然哀念君沒齒弗替是可以
槩子道矣安人之父曰澗菴翁世有令德故安
人婦道毋德名冠士族其尤不可及者待妾媵
如手足視衆庶如所生閨幃之間雍穆成化至
於恭儉慈惠出自性成有光德門不徒然也應
陽自傷不逮養府君居官不敢自苟乃獲加
恩上及其後自太僕丞外補處州府同知獲迎
太安人於郡邸僚寀士夫同稱八袠壽後復考
養至甲子及八十有九歲然後[illegible]

原缺第十六葉

朱公有嘉遯之節蓋逸民也嘉靖壬戌四月晦日卒於家方是予居吳與九霞山中其子進士君朝資將以癸亥之三月襄事謁予銘其墓嗟乎遽有此耶公諱訓字良教允川別號也平生性孤介其所操端方誠直無媿於古之節士居常慕鹿門龐公孝弟力田終身不輟其迹與鄉大人無異至其方正不惑行有經度謂爲獨行可也薦紳先生慕其人以高士目之然非任眞率素輕勢分重禮意未嘗交承自厲此其性然也往往散淌長林之間有志學向子平然共好

不必禽慶邂勝不必五嶽名山興到即遊有所自得欣欣然也其讀書自經子百家務通大義尤篤信易道久而悟其旨謂陰陽消長定數也動息存亡定理也下至太玄潛虛洞極經世諸書咸究極焉因詮次蔡子內篇謂其得河洛之精可與卦圖參云嘗讀郭守敬天官書譔曆數抄慨六書之敝取裁於統韻隨其法門作韻源圖譜算學人止誦其九章括語不究洛下之原因著算學會通[illegible]內經悟雌雄設陳之義作金丹纂要[illegible]之[illegible]藝亦檢月令史志論著

其說其論詩三百篇而下獨取建安開元爲則與諸昆相砥礪所作甚富刪錄所存僅一卷藏於家公之游心藝學大率如是至其教子惟以立行爲先謂此皆末務無獎於官以喪志也謂公無愧古之節士不亦信乎公之先世鄱陽人七世祖素仕元松江府推官其子祐之占籍華亭由武舉補嘉興路千戶以子信貴贈至奉政大夫工部郎中其後仕者日衆遂爲著族其孫婺贅泗涇李氏生三子其仲諱其娶某氏生公公生於弘治己酉享壽七十有四年配張氏生

二子長即朝資次朝貴女三適邵文堯蓮承學王之格其墓在顧莊涇南莊府君之穆位銘曰允懷朱公遯榮揮塵川[illegible]不遺朝宵以信孔[illegible]逸民漢推方正銘心[illegible]谷了了成性通藝三才游心千仞生實寄形沒如上觀子世其家心傳有印賢門德里永光厥問

庚陽王君墓志銘

嘉靖丁巳二月十有六日庚陽王君卒予往臨其喪其子拜且哭曰吾君遺命別無所屬惟以墓中石屬吾翁不俗文辭將[illegible]列狀以請幸念之

嗟乎庚陽謂予能知其心抑知其詩也往予目
丁亥入吳與郎與庚陽交其爲人績學而勵行
將自見於世而久不遇其鄉人甚惜之劝其壯
任眞率素介然自守與人卒卒不易合或合而
觸其望亦飄然去不顧蓋其所賢恐惟信諸理
不爲時世曲折之行以是心所觀厚止二三文
學士不妄交也予嘗語之曰人爾充自立必所
容納即或挫其意不能承皆非久生之禍君其
少懲諸此乎其後君以國子諸選得廣東布政
司理問以君狷介特立之行爲制使持其法甚

稱故任內所讞斷無可于其私者以是制使雅
重君直謂君可大用云既歷兩考竟以勞致疾
髮謁告咸惜君不聽既而去之數百里外懇請
之始獲歸晉上理舊所爲詩凡六卷名徽音集
及衰謝遊藻林二集併刻之家塾君之詩渾厚
穠郁以氣格爲主而不爲瘦語嘗與贛人黃注
新安孫良器及郡中宋鑒爲詩友時方以藻繢
雕刻爲工君特雅道出入國自中唐以上有所
自得弗變也君嘗托方千究請予序其詩駁尋
於病不得承其意乃至以遺命相托君固以予

知其詩者乎乃予昔嘗以久生之禍規君而其
享年竟止是謂非知君之衷殆不可也嗟乎任
眞率素不立蹊徑此其資於道甚近然自浮俗
觀之或非致遠之略今世所重甲科一途之外
雖有顏冉之德伊周之才亦不能自致於遠大
君雖褎素可尚仕宦不苟其亦奈之何哉致歸
之後悠然三徑庶幾和平之福僅能一賓於有
司遽爾凋謝嗚呼惜哉君諱良樞字愼卿其先
越之新昌人宋宰相諭其所自出也後徙於烏
程大父宗和翁諱某追贈某部郎中父秋栢翁

諱濬舉進士仕至臨安郡守娶黎氏封宜人生
其兄石巖君士　別室韓氏生君君娶潘氏無
子以石巖季子文燿子今爲郡庠生娶吳氏別
室子文煜聘宋氏女一未字孫男五紹基嗣基
大基廣基植基孫女二俱文燿出文燿以學行
克事君夫婦君夫婦甚愛之同巳出也君生於
弘治巳未十一月十日卒五十有九歲卜是年
某月日祔葬庚村之先塋文燿以武林劉子狀
來乞[illegible]乃銘曰
道場之陰其村曰庚王氏世德歸藏此塋嗟哉

慎卿卓起令名行直而孚文腴而貞雅道探源大昌厥聲持要會情克振以鳴一官踐志不負韋經進退蔚然豁谷混淪幻形易妄壞劫何情委蛻名山觀化洞冥遺昆有托門閥峻承逸軌用章樹茲高陵

錢隱君墓志銘

錢隱君常州之無錫人諱仁術字子推所居齋名謙謙人因稱謙謙子少有異質博學強記能古文辭而志于用世歷覽古文士每病老泉氏縱橫之學謂苟得志壞天下不當在荆舒之下

故其交友士徒昌其詞說無事正養者未嘗一投分焉五舉于鄉不第即棄去爲山人守禮義引繩墨以居世間升沉榮辱事了不及其心每燕閒端坐修髯偉貌望之知其異人也晚歲居張塘不復爲生計有田僅可入百石多樹藝果蔬名藥覽觀天地之化遇高異人即汲寒泉煮茗談至道或商略古今竟日不厭客罷去即閉關靜息有自得之意所居林莽蔽翳而問奇招隱之迹常在其門有病其矯亢至抵掌相笑非爲意也人以是稱隱君焉隱君有子曰去僞能

以脉藥事其親而力耕爲食豐年不甚盈歉亦足伏臘其孫逢原可畢公府事故隱君堪其老云按無錫錢氏譜出自吳越忠獻王佐生金紫光祿大夫彭城郡開國公累封太師昱昱生殿直統統生承奉郎進祥符中仕爲嘉興守始居無錫進生宣議郎僅僅生宣教郎阜阜生將仕郎梓居湖頭爲湖頭錢氏梓生宗起宗起生成大自承奉而下墓在林嶺成大生承事郎志寧志寧生裕裕生文焯文焯生永嘉書院山長士元士元生文林公伯剛自承事而下悉在軍將

山伯剛生梅堂公發子隱君爲高祖入　國朝居瓶橋又爲瓶橋錢氏曾祖惟義配鄒氏祖孟鴻贈奉直大夫配華氏繼王氏封大宜人考鴻臚寺序班楷配惠氏隱君其仲子也娶華氏厥考曰東洋翁其行義具在少傅邃菴楊公傳及閣學靳文僖公志中生自綺貴而淑慎勤儉有內助功隱君卒于嘉靖壬寅十二月丙戌距其生成化壬戌爲七十有一歲華壽與隱君同其卒在癸卯之九月子男二長去疾先卒次即去僞娶皆華氏女一嫁鄒進言孫男三逢原娶金

原缺第二十三葉

於彰殊德惟謙至道用光衍祚孔芬遐軌是揚
金石爲昭永徵休祥

上虞楊公墓志銘

楊公澌之上虞人諱本清自號九峯樵隱精于堪輿家堪輿家爲推論今之有道者輒稱楊公云公少年居貧以章句教授鄉人子鄉人見其爲厚長者多率子弟師事之久而居貧如故也乃推爲縣吏日抱簿書隨群吏爭縣官群吏相師爲奸利事往往得重賄楊公守尺度動以儒繩之不能師群吏雖不得賄故甘心也群吏竊

嗤之乃歎曰丈夫豈無生耶遂謝去其後得異人授以青烏子豁然解其說乃以其術葬父松軒翁殯葬而吉鄉人尊信之凡有喪率從楊公卜其後浙之東西路咸慕尚楊公至走千里聘公云自是積累其家得畝鍾之田生三丈夫子皆磊落出人長子軫以儒學緣其世業足迹所至殆半天下益充廣其家仲子軾業儒而賢又次子轜亦以其術行于時公生有德器未嘗苟言笑和其族婣禮其黨與各中禮數矣恬待前十有四歲卹寡畏有禮養其母羅氏克孝鄉黨兄有門戶累磨錙谷貲之無難享祀其先明禋有敬鄉人以是宗事之又不但異人術也年八十時　詔以冠服寵其老又貸以粟帛公辭有司拜其寵而辭其粟帛曰家有薄田足備伏臘願推此惠養貧民有司賢而禮之易簀之日顧諸子孫曰吾年八十有六旣壽且康豈寧有長生之理可具衣服吾將遷化即起沐浴更衣正襟而坐語軾曰汝力學未成名命也更力以先諸孫吾瞑目矣語畢而逝公之先華陰人宋時從思陵南渡家餘姚之道塘九世祖諱松年分

居千雲樓生二子並舉理宗朝壬辰進士爲歷官禮部尚書燮任御史大夫燮季子詘五府君出承載一後其子諱延年由進士僉嶺南廉訪司初任蕭山尉時上虞梁公某爲蕭山長因納爲壻遂居上虞縣九峯山之南七傳而至公云其世墓在千雲樓者世遠爲豪右所毀公率其宗人修復之自是災變之葬儀如故公配湯氏餘姚名家生三子二女女適餘姚周某及同邑某子軫娶方氏軾娶羅氏轜娶陸氏生有八孫名鈇鉞鐮鎧錄錄銘銅三孫女惟長適同邑袁

氏子某公生于天順丁丑正月二十有五日卒於嘉靖壬寅八月十有五日以癸卯十二月二十有七日葬于孔堰鄉白馬湖山之新阡其子幹與予交軾爲子師以其狀請銘乃銘曰

喬喬楊公其心孔玄撫化上齊藏器名山獲相有鍾白馬靈川雲仍來光詵詵其年

處士汪公合葬墓志銘

吳興汪處士諱淮字本源居城南環其廬皆山也因號友山處士據其譜先世爲歙人宋端明殿學士應辰之孫名涿與乾道五年進士歷知

泰處湖三州因家於烏程其九世孫宗顯生銘字廷貴號愛梅配韓氏生公於芮灣村愛梅翁以力本植其家有聲邑中見監察御史馬公志韓有碩人行克相其夫見主事朱公志生有偉質於兄弟中爲長君克任家事配費孺人協贊以賢孝稱翁之業日起夫婦有力焉平生宅心夷曠每事務大體至於守公法畏清議平心和氣以相酬應終其身無變志歲饑多假貸至穫歲力不能償者亦不責此其常也有司建廄屋數出不貲徵任有力者率多規避公慨然就之後以地主廟基償其直以先賢祀典辭焉又建尊經閣樹碑勒其名長子辟於藩司謁選得所吏目公以孫仍未衍使致仕自後諸孫玉立更以繁稱年既及耆郡中舉鄉飲非所樂也有別宅在南郊與里中耆老結爲雅社商養和樂別無遘厲貽子孫憂乙卯之仲冬廿二日忽奄然而逝去其生成化辛丑二月十有六日享壽七十有五年費孺人先公四年卒爲歲辛亥三月十七日卜嘉靖戊午某月日合葬於青龍山祖塋之側公所生二子相楷相娶王氏再娶沈氏

楷娶朱氏一女適王法孫男八燦娶包煒娶沈炯娶包炤娶吳美娶錢煥聘盧俱相出煒娶周烘娶李俱楷出煒炯炤美俱庠生孫女三一適長興丁良相一聘於歸安慎一德一聘於長興朱某俱相出曾孫男八培聘慎氏餘尚幼夫樹本深厚其末斯茂善人之慶澤世及良若是矣公家種德百年養成渾厚之俗公之令子服勤在公孚惠有澤又足以承之以致芝秀蘭芳清輝照映天之報稱豈誣哉相奉某君所次行狀乞銘其墓乃銘曰

穆穆汪公有闢其先樹德孔殷滋植茂繁閻沾
其潤戸式其賢覆祥握順蔚及曾玄蘭芽布濩
秀啓芳荃喬林聳望嶽氣上宣考命令終委蛻
名山幽宮合偶佳樹駢聯博大用光世德是綿
祇埏永賁以億斯年

喬君墓志銘 有序

春山喬君既卒之明年其子木奉其祖竹溪翁
命將以十一月八日葬君來請銘予蓋嘗交君
其人素倜儻有操節敢任爲鄉邑所信重歲癸
丑以來倭夷寇東海上其所棲泊在川沙窪而

巢於柘林柘林以東歷谷崎嶇溝澮鉤聯雖飛
蹻超距之材卒遇之無可逞其技故軍興以來
徵集諸郡國善技擊者若南楚之飛鏢青齊之
戈鈹處之狼筅定武之射疏皆有材官厥張之
能一入其境不及凌跨而肘腋輒廢皆以地利
不習而用失其長故也先是有以君之才聞於
操江都御史泉州蔡公者因得君團結土兵之
議公是之以屬參政翁公及郡太守方公二公
方憂客兵之困於不習地利思得土著之人用
之而難其畫一見其議卽偉視君乃先以海塘

潅漴之役試之漴成遂授以團練之任簡集果
敢得千餘人各從其所親爲伍因其所便習爲
技嚴約束之而信其資給遣間設候乘其便利
斬馘獲醜幾無虛日當道又以川沙窪委之經
略斷塞窪口其工尤力又南滙一軍主者得人
亦練習爲勝兵兩壘協力其勢甚張自是寇所
巢穴不復可自安轉徙平湖失其利至盡除也
以是云巡撫都御史周公與巡按監察御史周
公交章上其績 欽授冠帶及文綺白金之賜
其後御史周公上其紀功 奏再賜白金下兵部

定其議准起送竣營而疾視其旁者多中傷之
矣又適有川沙築堡之役太守漢門黎公屬之
君旣公且嚴人始有不便者因乘其間毁焉君
憤懣不堪遂以長逝嗟乎功名之際豈易居哉
君居海上樹其豐業而氣不能下人固非群庸
所樂視今復以庶士建奇偉之績將就公車之
徵豈無側目其旁者耶今世武弁習於玩弛其
視死甚重而出身犯難乃屬之無所責係之人
蹈瑕候間於其旁又不知幾若人也其不能享
有垂成之業勢固使然亦奈之何哉其世系始

未詳見進士諸君行狀因志其略銘焉君諱鑑
字子聲上海之六團人其先世居新安爲宋樞
密執中之裔元季商於海上遂占籍焉大父南
莊翁生七子其長名晟娶丘孺人生君君配儲
氏生五男子長木邑庠士娶周氏次朮娶潘氏
次本聘沈氏俱儲出次彬聘王次幼側室范出
女子三適徐待倪邦化唐繼宗孫男三君生於
正德戊辰正月十日卒於嘉靖丁巳十二月二
十日其宅兆在八竈溪北新塋之昭位先是奉
例入太學司成馬公殊器重君平生好爲義奉

竹溪翁志歲壬寅捐田二百助役捐四十畝設
塾教里中弟子捐五[illegible]義骨邑令莆陽
張公請於當道扁其門延其父賓飲以表章之
銘曰
吁嗟喬君際其厄崩角及首馳以疾數奇空復
梔繒繳鴻飛冥冥矯其翮公車錫典輝疆場長
夜茫茫閟其室浩劫未盡陽侯溺壯氣猶能斃
長狄

福山阡志

華亭徐氏其先大末之沙溪人以醫仕宋判御
藥院扈高宗南渡江居錢塘其後元兵南下子
陽府君徙松江之青龍鎮晚攜幼子福三福四
居華亭普照寺南因占籍焉福三公諱進福四
公諱建福四公於先考爲高祖生平甫公諱彥
和永樂間以人才仕禮部鑄印局使甫二十八
歲卒于官一子諱元愷晚號素樸翁生樂善處
士諱義娶黃墳宋氏生先考諱瑛字世玉別號
撫松居士蓋自福四公而下三世無別子先考
恒念之囑不才子獻忠訪墓地以中正德己卯
先考遂下世方是時忠年望三十家甚貧卜之

九峯開風氣不蓄不敢虛治命迄丁亥始得卜
於吳興城西南二十里之福山即唐杜太守牧
之所沈下賢詩所謂小敷山者云初獻忠僅一
子曰椒葬之明年爲戊子生子曰核又自後生
果生㮾其後核復生子曰迪曰遜曰遐曰遵曰
邁曰造且已六人弟獻良生子棟棟亦生四子
曰朋曰九朋曰六朋曰五朋曰始朋枝柯日茂蘩而其本根撥
且久矣嗚呼卜山之命尚章章在耳可忍言哉
先考性至孝甫髫時見樂善翁衰老即廢學亦
走日三十里營甘養養必有甘美其後營葬南

郊極其力然後止教不才子讀書師古人甚嚴有法所納交必規以方正士平生厚德務遠嫌別親故有難至傾家卹之晚歲衰落坐是不悔也不才子雖日誦法孔子質諸其心固多媿之矣先妣陸孺人清漳先生宣之女性慈祥好施予事舅姑能如先考志生二子一女子即獻忠獻良女嫁張巖獻忠配陸氏貳[illegible]良配曾氏貳張氏幹娶桑氏核娶吳氏棟娶盛氏果娶汪氏標尚幼獻忠四女適蕭塘宋朝和及馮再可及烏程朱冠一受孝豐吳維[illegible]聘嗚呼封樹

雖僅安而越在異土今置果標於墓旁世爲湖人守之而烏烏之情誠不能捐棄思念及之五內荔裂惟有金石銘志庶圖不朽鬼無名迹可污太史氏之錄輒敢以不孝之言瘞之墓前百世之下不幸陵谷變動仁君子憫不孝之志其無加毀焉

朱邦憲妻唐氏墓志銘

上海朱邦憲內子唐孺人既卒之九年爲嘉靖辛亥奉母蔡夫人命祔葬于斜橋之新塋先是蔡夫人念孺人行賢而夭且所生子家賓幼未克盡之幽壙至是有隣災始命之邦憲乃介董君子元來問銘按邦憲狀孺人諱蘐曾大父銳仕工部司務大父敎任佽不仕父繼恩仕商城簿娶張氏生孺人孺人曾從父提督江西學政按察司副使龍江公與邦憲祖封監察御史府君厚善府君因以女歸其子中書舍人鍌商城以是復嫁其女邦憲兩仕族固克配也歸之三年爲癸卯其舍舉子甫彌月邦憲以從父計自京師旅人偕以扶櫬事即不得辭別去去而孺人念之憂傷成疾歸已不可救藥至十一月八

日竟卒距其生甲申臘十五日甫二十歲孺人性至孝少喪母每見白頭媼輒悲不自禁既事蔡夫人即視如母不但會計細故不以煩夫人躬操爨下親饋食蚤莫安膳弗憚也邦憲先福州府君早棄背蔡夫人御家嚴事有非意輒恐夫人怒必再三跪解之其佐蒸嘗有孝思與顧謝二姑復敦好如兄弟夫人以是大宜之曰此新婦吾孝女也且遇羣下有恩意惠心孚化未嘗有相欺者平生不易言笑閨門肅穆臧獲千指識其面者無幾邦憲夜讀書必攜刀尺具果

若侍之不去邦憲欲游太學祿汜曰非君所好何徇俗爲此負姑所期望奈何因淚下此其賢章章可述者云初舉子不育卽抱庶子家學子之撫字周匝人不知其庶也今家賓聘大理少卿中岡董公子子元女家學聘太常少卿曲江趙公從子元淸女皆能誦習章句孺人泉下慰矣嗚呼唐氏世有賢長者以有此令女朱自先世邑中多令聞以得此賢婦皆非偶然也天不樹德沒非其年蘭儀玉度委之空寂慈姑悲愴而德配長號其能已乎是宜銘銘曰

高門德宅賢婦令女鴻慶是徵休祥攸斂女德允終婦緣違阻德福不臻天也何怙佩嗣克與宗禋可樹千億自源爰集而祉喬喬西阡洋洋浦漵神君曰翁永宅其處靈壤藹藹以綏其祜祕曜藏徽綢繆仙宇

倪孺人陶氏墓志銘

上海之新場著倪氏族倪氏族所由著不但以貲雄其鄉世修文雅敎子弟有譽業而賢其原實出自侍御史夏長文夏長文爲
高皇帝所棄其子名貴者遂以外舅倪爲姓初甚聰敏不敢光其門貴生某號梅軒始增闢田廬梅軒生存耕公某娶陶氏上海石筍里望族父怡靜翁有賢名孺人十四歲歸倪氏事梅軒夫婦克有婦道生子曰濟次曰淑相其父嚴教之挑燈伴讀每至夜分督家人子耕織相與爲甘苦方是存耕外弘其業而孺人相之有道家益以不貲濱海之俗好以智力相勝見存耕累家驟出其右卽相與傾覆之存耕沒二子孱然內支其家外禦人侮輯睦勠力竟無可乘之釁蹟其才猷表表而孺人贊導于內深計長慮爲

力多矣閨中有五媵未嘗以蛇龍異視之待支子江及女有恩食飲必經其目規誨婚嫁一如所生其後命析產對族長言食產非公爵何有于嫡庶盡所有均之有庶養子名泂者曰固吾先夫意也田房器皿給之俾可衣食外劑量二族親疎多寡卹其困通三百餘畝孺人性安靜輿居皆有常度云自幼至老不知有疾時亦未嘗染他疾識藥餌甘苦惟長子濟病歿過哀哭之失明且十年醫不能治一日有操鍼至門者揮其膜卽復明如故酬以百金揮之去方知異

人也疾革執淑手欷歔曰吾有家已七十年汝
父兄及弟皆中道夭折幸汝綜吾事且孫曾森
森駢列吾前無憾矣孺人生成化乙酉八月二
十三日卒嘉靖戊申十月二十七日享八十有
四年子男三濟太學生娶進士胄時泰孫女生
二女適徐鳴鑾朱貽穀繼娶錢文通公孫女側
室夏氏生男邦奇娶進士楊有玄女邦奇生男
大夏承夏淑娶良醫沈竹莊女生子邦彥太學
生娶兵部員外郎唐元善孫女女二適朱譎張
伯溢邦彥生男甫曦甫瑛女一受工部員外郎

范于中子某聘江娶金山衛指揮使劉氏之女
生男二長邦阜娶訓導戴敬卿女次邦化聘太
學生喬子聲女邦阜生男二江有二妹適黃銘
喬儀與江俱孫出卜以己酉某月日將合葬于
存耕之墓子與淑兄弟通交乂因率邦彥具狀
來請銘銘曰

郝鄍隱姓夏後是藏聱降今恭自彼陶唐仙源
有徵與代彌光坤道維恒擢德啓祥芝蘭竝豐
衍祚流芳有喬嘉林鬱其堂隍連理異莖根株
同章秩秩斯年覊茲玄房

唐孺人李氏墓志銘

自昔論門閥娶婦徒趨綱族而不選其家法殊
非也其先世有長者居嚴有禮性善良庭幃之
間闇然敎化此其女雅馴于理必爲賢婦若唐
君敎甫之配李孺人者焉孺人世家泗涇里父
宜散公諱儒仕尚書刑部郎娶王氏生孺人李
長者恬靜有家法與唐門族相當娶焉其事唐
祖姑宋氏姑楊氏甚謹楊病目日夕侍湯藥不
解衣楊所愛少女將適陳至出奩中裝助姑飾
遣之楊殊感其意其後育陳氏甥于家盼視慈

至竟以成立其尤可稱者視媵妾顧氏子如其
所生諸姑娣姒怡睦如同產下撫臧獲亦皆有
恩意且家政內外斬斬有法延師敎其子內訓
方嚴垂没猶以嘉言行勉焉固賢婦也按其子
咨若狀孺人生於弘治己未十二月十有七日
距嘉靖戊申十一月五日僅五十有一歲子男
三咨若邑庠生娶孫侍御一齋公女咨禹娶國
子生顧怡貞女次咨益聘吳　溪女孫男女各
二嗟乎孺人名家女其所操行類可述天頗嗇
年乃其子以文學自樹啓其後其豐也且其

夫君以文行稱于鄉尤子雅所重是宜銘銘曰
淮橋之陽唐世丘林祥鬱鬱桑梓稠有媛良淑
徽音流門閥用光斎孺修夜珠沉淵耀旦浮玄
廬何年閟其幽大淵遲轂重光周

陸孺人施氏墓志銘

平湖陸氏著浙西爲士族大鴻臚東濱先生四
丈夫子皆科名通顯長公仕至大中丞其少季
名集以所居地號胥涇者配施孺人世家華亭
亭林父樂真翁諱銿母陸氏所生也祖諱某鄉
貢進士曾祖諱仕自監察御史至雲南提刑按

察司僉事施陸世締姻婭樂真翁長姊嫁爲胥
涇叔沂婦以賢節著稱于宗樂真翁素隱德長
者兄弟同居人所稱慕生孺人又婉娩愼容止
有女德東濱先生遂娶爲子婦聘時得雙鯉後
果生二子有奇徵焉孺人性早慧動有禮節姑
王夫人殊愛之欲其知古婦人風乃令仲婦談
授之孝經內則女訓諸書卽通其意布諸言論
郁然可聞行種種類儒生諸妯娌盡名家子閨
幃下上儀範爲姒大契姑夫人意稱賢婦焉歲
甲申胥涇省二親因留學南都適東濱先生不

去人與胥涇兄弟俱被疾聞之
驚不能食時妊且彌月旋誕一男子竟病瘤不
育人謂二鯉之祥誠素定不可過又孝思貞切
理必至此也其後胥涇入補太學交天下之賢
者講學問行諸過從禮際孺人輒能爲具雖不
測所須皆辦同舍生皆知胥涇內助賢然遊去
諸大人且三年日夕積思結爲瘵疾醫輒以莨
蕩藥攻之大損中氣胥涇見其羸然閔之適擕
之歸上堂起居太夫人卽寧其父母然其息已
奄奄雖湯藥不復能支遂終父母家後二年爲

甲午胥涇以明經發解北省而孺人不及見矣
按明州胡子順伯狀孺人甫十六歲嬪于胥嬪
十有工年而卒距其生正德丙寅八月二十有
六日爲二十有七歲二子長光儒府庠生娶沈
氏光倫聘姚氏邑庠生復一女適郡生姚體信
卽光倫所聘華亭族也胥涇博學明道爲當世
所賢凡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咸究諸心先以嘉
靖壬辰葬孺人縣東南一十七里雅山之陽茲
又以形氣之說遷于墓左若干步孺人有德而
不能從夫君之榮綏其幽貺亦不朽之情也迺

屬予銘銘曰

川珠連城配當偶希林有榮光于玫彼美淑媛二孺秀毓景參參振靈宙崇岡無言靜以久後千百年伴而壽

倪母沈孺人墓誌銘

上海倪君邦彥母孺人卒于嘉靖癸丑四月之晦將以季冬葬于石筍港祖塋之原以進士許君狀來乞銘哭且告曰邦彥家海上未嘗經寇亂今者倭夷作難邑中被其毒奔潰且盡吾母病伏又自分等死不外去家人苦擒之不得已

入城府竟棄不肖子傷哉吾母蚤歲勤苦贊成業業成而病病久不能戀其家以沒終天之痛何忍言稍述内行藉諸幽宮萬一其情事幸不惜圖之老父所望也予乃按孺人世家上海沈氏父竹莊公年十八歸新溪倪隱君德卿性行柔嘉有德且才隱君以能稱于鄉即每事咨之始無所悔隱君父存耕翁嚴毅不易當其意孺人奉翁及陶太孺人甚謹乃大宜之翁五世祖郎洪武中任都御史爲高皇帝所賜名夏長文其子貴少附舅倪爲姓以居貴生震震生敏敏生璘璘生存耕世已遠絕里俗刁訐猶挾此造不法語持其短長至破其家弗能直孺人盡出奩中裝倡隱君與伯氏沉其兒勿使翁徒憤憤死其有見殆如是先四世率不仕伯氏亦終太學生隱君始自是教其子科舉學而良吉曲諭日屬其耳警之使不怠孺人實任之邦彥竟以問學名于鄉七應有司舉皆弗錄倩殊鬱鬱度勉使加業以待天命茲豈恒婦人見哉且初蒙難頗落業日食舂粥夜坎壁藏歷以來家人者二十年竟相隱君立其

家自奉雖淡薄成習至于饋賓客豐潔有常度歲時蒸嘗必傷感下涕淚其次襄竹莊君葬事詳謹侍繼母成禮又次嫁族人孤女治其裝若所生又次推及諸貧者歉歲出米麥全活里中人又次修橋梁布道路使無病行者厚道可言種種若此云生于弘治戊午八月十五日享五十有六年生一子即邦彥太學生娶金滙塘唐氏我泉之女女二衛庠生朱譪邑庠生張伯溢其壻也孫男長甫臧府庠生聘石牌張氏次甫臧邑庠生聘鶴城曹氏孫女一受泗涇范氏聘

昔仕族銘曰

鹵壤斥澤朴厚而力立族承家綿世奕奕夏黃末裔邦倪寄跡盛代百年再豐其暦世有賢嬪相其夫君沈駘名門聃季之孫柔貞而選厚育成坤掛志憲慈竟樹其門代謝有常以歸其真名子令孫作福滓滓石箭之原海若效珍千百後年綏以永存

長谷集卷十五終

墓表

樂閑徐翁夫婦墓表

六合縣南三十里爲獅山獅山在大江上樂閑徐翁夫婦葬焉翁世家長興之畫溪其子子南[illegible]以明經舉乙科授醴陵教諭改任六合時[illegible]葬長興矣子南不忍去母周夫人奉之[illegible]子樂子南之教善事子南以及周夫人[illegible]有良[illegible]周夫人被奇疾發無時緩急依之如取左右手秩滿遂不忍去因即爲家而遷翁葬焉故事滿考復銓部選子南念雖家尚無宗

媰可屬即遂出或他調官將失夫人意乃謝不謁而嫁其女夏木氏又爲子娶六合女四時伏臘親賓弟子奔走相問訊滿其門以悅周夫人冀可長恃無恙也忽周夫人病衰不起子南廬居三年薦者強起爲國子丞茲復調松江掌學政子南念翁夫人無與後世志故乃使表其墓云按翁二子長即子南次庚如故居長興孫男子二人曰因曰困因即子南子翁行實世系載備誌石可考其大者孝友淳固稱盛德士所在濟之絕急義行稱長者周夫人又多遺範茲[illegible]

理將天有報稱而植餘慶者焉

南丘吳公墓表

吳興之著姓吳氏首稱焉以延陵季子達節睿知有聖者之資其後世散居三吳類多顯著而前𤦺之里耀德尤長若南丘公其一也公之曾祖宗義生十子其行七者諱璋生光禄丞鳳娶大理卿矩齋陳公女生先生世以貲業雄其鄉而賢聲隱德代有令聞表見於鄉閭至于今不衰也先生自少穎異書過目輒不忘旣補郡諸生益沉潛向進聞菁陽施先生學有宗旨輒往

遊其門凡經史百家言益萃其華腴稱高弟子試於有司每以博洽冠多士然限於時命弗獲脫穎而出其後以選貢超薦於禮部方是時三途竝用少待次國學當進用無難公殊不自屑願就文學官與諸生居遂授江陰學訓導其教人遡理學之原綜聖賢之蹊徑崇雅正黜華靡以追隆先輩之業諸生有志者或乏資備歲延於家給之如常廩其有行義者尤加禮焉當路者以是重之謂爲海內遺才也暇日邀僚寀臨清坐茂詠歌自適有點也之樂嘗歎曰自漢以

文學百石卒史開廣學官之路以興治理雖孔孟爲之不爲過吾儕可不自重乎平生志乎清曠禮度嫺雅謹微愼動未嘗或苟故無意外之累至於孝友之性出自天植侍養光禄翁愛敬備至母不幸蚤世晨夕悲感事繼母馮如其母待弟姪情意周匝門無私議與人交坦夷率素不設城府始終如一日雖儇薄者亦屈於其德而化焉嘉靖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官舍距其生正德癸酉僅四十有九歲門生故舊臨其喪者莫不吁欷悲哀蓋皆感之素也先生

諱應芳字文譽初娶談氏無出繼娶海寧徐北川節推女生二子長士行娶於嘉興知府蔣兩峯次士際聘於南京刑部員外郎凌藻泉女一適進士陸柳齋之子某其墓在鳳林山祖塋之次嗟乎人言士有遇不遇者世情也自君子言則仕而行其志與不遇而晉其令名皆以不失其常爲賢然非有立身之定見與先世之家法者不至是往予初入吳興歸安令戚公賢爲予道前𤦺諸文學以其所立家法與祭田器數請公牒傳之後世蓋衣冠禮義之族也今公又其

族之賢者其子以藻泉狀請予表其墓因及其大者見其流慶云

節婦唐氏墓表

維嘉靖八年節婦唐氏卒于清溪里唐氏之節著稱華亭孺夫匹婦黃其至行咸慕思之懼無所章明于世其于父遠也風軌不樹善俗不揚不稱大節乃謀立石作表布述其事節婦諱素梅父旭母張氏十有五歲歸爲王岑妻明年生一女又明年岑即病没舅姑哀其少不當與亡人配乃以上殤葬岑而圖嫁之既終喪長改服褒食期以必死舅姑懼歸之父母父母復重哀之決計受聘且卜日矣節婦自度非死不免乃縊于中閨弟唐綺者穴壁見之奔告父母救于垂死乃始知其厲志非復敢奪矣于是躬事織絍樹立勤苦訓教孤女動以禮法既長擇壻須敦厚士得祭酒陳公曾孫琰琰故長者憫其志節贍以館穀因得依之以立不幸女復中殞形影相弔有如稿死起居食飲不復類人琰買地將葬其妻并以奉節婦百年之後節婦曰葬女不可無我葬我不可無夫合葬以畢吾志吾目瞑矣乃穿二穴出夫于殤配以壽藏因廬居墓側朝夕祭祀一如生人禮一日疾風雨毁其廬弟招之歸固不去露坐起者浹日琰亟來搆居之其甘志苦節始終不易如此享壽七十年計其哀痛之日餘五十年矣嗚呼天降明德不負其衷貞氣激昂死猶精爽雖痛楚之極亦幾長樂之年也顧夫完性特出薰灼當世輿起濁志雖曰女婦之良不誦法賢聖乃誠與丈夫抗大節者均著名教此可易得哉洪惟　聖皇在上教化昌被禮樂四達有此善俗唐氏爲里世著積善餘慶有此今女皆不可泯于後世其必光于大典顯法貞懿庶幾不負其志斯固掌風教者之責也

長谷集卷之十五

長谷集十五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徐獻忠撰獻忠有吳興掌故已著錄是集賦一卷詩三卷文十一卷嘉靖甲子松江府知府袁汝是與其鄉士大夫醵金刻之編次者其門人董宜陽也朱彝尊詩話稱其詩沖澹無累句所少者警拔足爲定評至其論松江加耗守備錢法水利諸書條析利弊指頗詳悉在一鄉亦足資考核焉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二十卷

〔明〕袁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衡藩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胥臺集二十卷》提要

袁永之集序

書有之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我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詔翰林為文通道理明世務毋事浮藻及為深怪險僻之語綸綍相承確為定式自金華廬陵以來諸公之文其合作者不但文從字順各識其職而中間懇款密緻之處讀之藹然使人足以得 祖宗致治之盛厥亦氣數之一會哉弘德間海内數君子者出譆其為文斷自韓歐以上稍變前習一時學士大夫歙然趨焉而柄文者顧不之喜目其文曰子字股乃數君子亦抗顔不之恤各以其志勤成一家之言行於世然以天下公器趨捨相誚識者非之他日讀胥臺先生投大梁李公書蓋爽然自失矣書中云吾能揔統包容則無可無不可斯言也其中和之經乎夫趨時久則不免於規摹之偏信古過則亦陷於陸沉之弊君子所養苟有定極則和衷之下交相為用奚以誚為先生人品儁上度越一世童子之日即洞大文流傳過江以北人士爭録之曰此吴下袁五郎之作弱冠中南京解元連舉進士高第被選為庶吉士讀

中秘書已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上官未幾兵部
火 上怒下之獄謫戍湖州會赦歸以薦起補
南職方員外郎官止廣西提學僉事夫以先生
之才之職入館後即使得專其職以至今日
國家鴻業經所潤色者宜何如哉然先生性骯
髒不解俯仰人惟時一二要路稔知先生之名
欲招致先生以為羽翼先生謝不往因擠先生
出使不得在近侍而武庫之酷焰乘之矣謂之
氣數之厄非耶先生斥既久始有起廢之命即
又屢非其地使其平生辛苦卒無所試上之不

能振 皇朝同文之風下之不能食昔人稽古
之力而流光荏苒世短情長頹老禪洲鵬集詎
舍矣悲夫先生此中忞忞將誰寄耶乃知前日
數君子者其感激發憤雖稍盭正則要之各有
不得已之情而其本心非敢一於求異也悲夫
悲夫嗣子進士魯望刻先生集成使來問序因
述予所欲論說者如此集凡二十卷先生手自
選校題曰袁永之集序因之
嘉靖壬子上元射陂朱曰藩撰

袁永之集序
嗚呼永之沒已幾二十載矣其詩文行於世誰
不慕尚之者而何藉於余顧念與永之生同歲
方永之發解南畿也余亦舉於鄉明年同第進
士讀中秘書日與永之出入承明相周旋也次
後彼此宦轍雖不能一律然以永之之才而竟
終於外臺發書余之罷河南也又適與之同牛
驥同櫪在永之固為未究其用而在余則已幸
矣昨丁未之臘永之嗣子尊尼以所刻永之集
見寄且屬為敘當是時永之蓋已下世余泣而

存之未有以為尊尼復也歲月易除倏忽便十
有七八載矣雖余於人世齒髮為少延而卧病
江渚亦五換嘉靖之曆平居塊獨諸念皆息而
獨於海內故人之思有不能忘於夢寐者況與
永之蹤跡之同又若是耶頃兒子宗彥遊太學
會見尊尼尊尼意若有望於余者噫余何人而
顧於永之有所靳也謹略載平生所與永之遊
談之槩而庶幾以償其宿心曰嗟乎文章之事
以其時則稱於 聖朝者嘉靖為極以其地則
稱於中夏者三吳為盛而永之所以自處與人

之所以稱求之者皆不肯居其後求之居館中時其聲舉甚隆余下方之士固不能有所窺覦及余出逐爲縣朝於京師與求之相見則求之以典試歸自大梁也向余道其在大梁得見李崆峒語言頗悉余時逐逐困吏事亦不暇諦聽後數年余督餉姑蘇訪求之於桃花別墅時求之以徒中居憂而余又郎署進止自便故與求之始盡平生之懽其譚及藝文亦不似曩時之草草矣求之語余曰杜子美詩人之富者耳其妙悟蓋不及王孟諸公又出所選唐伯虎集示

余而定其評曰伯虎才甚駿惜流落復不自檢東大墮於樂天隊中耳故所存伯虎作百纔一二語稍涉樂天即黜之嗚呼求之遠不喜子美樂天而近於伯虎所稱僅此其際果易窺邪今全牒具在讀者取其言合而觀之蓋可以得求之矣求之耿介有直節在兵曹不能媚權貴人故緩急無左右之者以至得罪其視學廣右又恥絀體其大人卒上病自免其果決自任如此文章蓋特其餘事爾余昔赴求新也求之贈詩曰一亨滄驥足百里試牛刀在姑蘇又贈詩曰

十年一見知非易楚水吳山莫浪分此二篇余寶藏之猶在巾笥手跡宛然而謦欬則不可復聞矣傷哉傷哉余非敢謂知求之而其慕求之則非淺世固有知而慕之而視余又能特深者幸相與推而明之荊西少泉居士王格撰

求永之集序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鎽東箭地不絶産家不乏珎宗工鉅人盖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

明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竒瓌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楊四儁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

英　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于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嚮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若李太僕貞伯沈處士

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國蔡孔目九逵先後繼起蔚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為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黄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浚明皇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寔頡頏其間君天材卓逸文筆華妙自其少時與諸兄尚之補之切劘講習嚮往踔厲及出接文祝之清芬挹唐王之膏馥論議馳騁與相資沃沉思玄詣日進不已既舉進士績學翰林佐政郎署試士中州督學南服益與當世名卿質正揚榷務造閫奥於是制作粲然動師邃古詠四言則法三百篇而下視韋張作古選則尊蘇李而恥言潘陸綴近體則宗盛唐而罕尚錢劉南征諸賦祖述屈宋連珠三十抗行平原徵胡以擬過秦祭董乃倣弔屈其他命篇鑄詞必則古昔雖率爾占舉亦無妄作盖其志存體尚固將超越千載凌跨百代而學博才贍又有以充之故一時作者往往斂手退避晉江王道思與

吳縣顧華玉論古今文章之士獨稱君與武進唐應徳爲後來之特無能出其右者北地李獻吉今代宗匠雄視海内少所許可一見歡然如故交賦相逢行爲贈且命其子他日必求生表吾墓其重之如此惜乎中遭黜斥官簿偃蹇不能極潤色之休光論譔之業以鳴

國家之盛飾至治之績自解廣西提學僉事即歸隱横塘閉門著述將成一家言以詒來世而年復不永多所未就獨詩文二十卷手所選定其子尊尼刻之以傳問序師道嗚呼師道何足

以知君邪顧自弱冠遊君兄弟間極承知獎始
與計偕爲賦晨風再上春官寵我行序贈處之
言斑斑在籍感念平生其何能默乎謹摭所聞
以弁諸篇若君官閥世年立身大方則有太史
氏志之余故得而畧焉長洲陸師道撰

粤自書契作而後有文章三代其郁郁乎秦漢
尚矣魏晋續紛至唐文雖三變終不逺古五季
而下誠無譏焉我 明興以來風化漸被人文
日盛傳至 孝宗朝有若北地崆峒李公中州
大復何公後渠崔公閭少谷鄭公關西少華許
公西玄馬公亳西原薛公咸擅名家力追古作
吾郡則有南峰楊公南濠都公枝山祝公迪功
徐公東橋顧公六如唐公林屋蔡公較之他方
作者尤多猗歟盛矣若近時之雅宜王子吾弟
求之居同里閈互相砥礪極力研討亦已成家

方之前修足稱殆庶雅宜僅四十不禄臨化時
夢兩蝶入袖同莊叟之符迄今爲士林惜吾弟
十歳能文弱冠即發解連舉進士第可謂遇矣
然素性亢直若爲媢嫉見擠瀕死數擗者十餘
年既而以薦起爲職方稍遷提學僉事又以炎
州荒遠思親致疾遂乞休穿舍肆志著述更築
别業於横塘開圃鑿池種秫樹桑將爲終焉之
計時余亦棄官歸求之每遇良晨佳節輒邀昆
季友朋流連觴咏以遂初服歡燕未幾廼歳丁
未夏日遘以疾七日而卒僅年四十有六余慟

絶者數四嗚呼惜哉嗚呼痛哉所著有文集二十巻先一年吾弟夢得殲疾先伯考方齋公語之曰予病將就木也弟乞緩死以集梓未畢故而伯考弗許至是果如其兆抑亦奇矣豈運命所限其數已先示乎吾姪尊尼痛父志之未畢犖犖哀疚卒後三月鳩工刻就茲集將以傳之四方請余序首簡余不學何足以言文尼以余哭之悲而思之殷也乞之逾懇嗚呼詎忍言耶詎忍不言耶因抆淚書此以慰之云爾是歲九月之望兄表書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叙

胥臺先生者我吳袁永之氏即不佞炳忠母舅也永之集吳中梓行已久茲復刻諸衡藩而名以胥臺先生集者何盖先生之嗣曰尊尼號吳門昔以憲副督山東學政青之士人咸出門下而余又先生之甥幸司青州理則嘗侍衡藩之睿教者也一日手是編出示寅長成吾沈公公覽竟嘖嘖嘆曰吾聞胥臺先生綜握藝林海內稱為名士誦斯集也浮英華湛道德盛名果不虛乎子與吳門君為中表兄弟盍鋟梓之以廣其傳于是謀諸友承奉正東海張翁而翁與左長史梅屋鄭君皆雅好斯文者也遂慨然敬啓衡國主捐禄命梓不五月而集告成嗚呼先生之文其傳愈遠矣其所不朽而存者愈無已時矣獨念先生天材雋逸文筆華妙少負出群之姿長抱高世之節天下操觚者孰不嚮風景服靡然從之而享年不永所存僅止此九京殆不可復作也余小子

将安傚乎悲哉悲哉雖然吳郡在東南千
里外先生父子相繼掌文衡一日隱然名
動京師而袁氏之文章遂擅天下即稱頌
袖藝苑矩矱詞林與南鏐東箭共垂天壤
相敝者非耶
世廟時先生以翰林吉士為廣西學憲巡歷九
桂畢飄然挂冠長往屏居横塘之野卒業
墳典肆情丘壑足跡不入城市題其門曰
清風自來往俗客不到門其高亢孤絶若
鳳凰翔於千仞之岡者至今薦紳學子稱

為胥臺先生匪徒以其文也盖論其世云
爾不肖髫齔即從遊先生之門迄今三十
餘年而源流寖遠竟失其傳今是集也幸
賴諸同志者相與從臾之而得覩梓集之
成且喜挂名其末以自附于不朽何其幸
扐雖然重道崇文表揚先哲
衡國主則誠賢矣遂綴數語于後而僭為
之序
萬曆甲申夏五月既望文林郎山東青州
府推官姑蘇愚甥張炳忠頓首謹譔

詩文集二十卷先公手自選校就梓者十之六
而公棄世不肖學乃續完之工訖於丁未八
月距公之歿諡三閱月云始公之将梓集也年
方強艾或規其太早公慨然曰夫修短者禀命
之期也榮名者立身之槃也有生必有死吾何
諱焉古之稱不朽者有三豈以年哉且河清難
覩駒隙易馳以蜉蝣之身寄於天壤之間非有
茂德碩功乘時遘會照耀紀策者不假竹素之
業何以自見乎昔丁敬禮謂後世誰相知定吾
文者陳思賞誦以為名言悠悠我心懼來者之

不可俟耳嗚呼公可謂逆識遠覧矣時公業已
夢得癥疾趨井井上遇故伯祖方齋公謂曰子
病殆死矣公跽請得覩梓集成死且無憾再三
請不許驚寤嘆曰兆矣命也柰何乃命促刻集
竟未及成而妖夢是踐疇曩之談若出冥會悲
夫悲夫惟我先公挺嶽降之靈粹星精之秀強
記神鮮得之性成加以慱綜勤覧蒐羅靡懈自
家群言無不通總弱冠登第即選入翰林讀秘
閣書肆力古作期以文章名世時海内宗匠如
金陵顧公信陽孟公濟南邊公關西許公純德

家藏傳之郡邑必有知了雲於當時推孔融於
異代者矣不肖孤尊尼泣血謹識

衡藩重刻胥臺袁先生文集序

恭惟我
衡國主賢明夙成仁孝性植游心書史宗尚
儒風眞不世出之
賢王宗藩之喬岳也維時癸未之冬臣復亨
以淮佐轉遷司長
召見之暇出賜是集以校讐訛舛且
命作首序以紀重刻之意臣復亨敬叩領
命歸閱之廼姑蘇胥臺袁先生文集也袁先
生乃先

朝名臣吳越巨擘名重當時節秉今日誠起
懦振弱維世挽頹者歟知心發之為言言
成之為文闡道徽猷紀勳樹烈上下古今
表章經史備載是集閱竟而先生之胸襟
人品慷慨激烈宛若瞻神采而仰休風親
炙於數十載之後也復亨何幸而得覩斯
集也耶原梓在吳傳示不遠茲因司理張
君炳忠與先生為甥舅親齋至青社贄於
國主素慕其文遂命重梓以廣其傳且以酬
司理君表揚之心而並以見我

家弟永之文集序

嗟乎余忍序吾弟文耶歲壬寅永之自南兵部員外郎轉廣西督學僉事明年癸卯春仲寄余書曰弟必死於桂林矣所著詩文已成集凡若干卷兄知弟爲弟序而梓之是年余北上五月舟發猶子尼來別余曰汝父之集汝謹護之汝父必歸矣序言未暇也及抵京口果值永之乃眞棄官歸相見命觴歡笑談桂中山水及游匡廬九華諸山之勝蓬底紫蘭莉花盆盎香郁怡然半日各賦詩別去及余北歸永之蕭然閒居

所築橫塘之黃山草堂閉門讀書課農蒔圃每花穠月霽命觴聚昆季然足跡不入城府始永之年七齡即喜歌吟十五應舉弱冠攻時業才名騰沸及發解南都鄉譽帖服繼登甲科入翰林改刑兵二部郎署校文中州以失大璫戍湖南永之自入官結交海內名勝由是詩文日益加進名聲奕奕在公卿間然性孤亢與人寡合頗爲不相知者所嫉今年四十有六暴疾而卒孰期其竟死耶孰期其止於是耶悲哉夫古之文士不享其年者亦多矣今若信陽何景明大梁高叔嗣沁水常倫同邑王寵皆以才華露發皆不享其年所恃以不朽者乃曰有言語在碑版斯言也不亦大可痛乎永之詩儗高岑文喜學先秦西漢當其快意處則沉著懇到體裁踈秀琅琅可誦少有用世之志究其學亦欲得國而治之而今已矣集梓已成因抆淚書此以踐昔歲桂林之言

嘉靖丁未秋九月旣望仲兄聚撰

袁督學誄

夫熙東之殊不競明於爝火冲天之翮不類逐
於烏飛豈好異而凌物哉亦云殊致而已故和
光而處者示之恥也從風而靡者物之薄也若
乃昔掃除以責躬滂澄清以矢志豈不欲趍時
立事同塵赴功而寧行與俗戾身與禍期崇雖
不競道不貶矣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僉事汝南
袁君弱負許表長斐令譽藝綜衆長學貫群典
振羽甲科驅驤天路方展宏規佐明理而竟以
為氣迕時廢謫彌年稍遷遐臯旋復解組鴻漸

塵表蟬蛻世嚚掃榻絃琴以娛泉石之性連席
講道以開詩禮之傳殆所謂足於性而太損不
入貞於期而時累不涅者也春秋四十有六嘉
靖丁未六月十三日卒赴者愊抑聞者涕零唯
予小子夙仰典刑追惟前哲誄諸素旌乃作誄
曰
天命靡純人道胡測蘭焚以芳木伐緣直嗟嗟
夫子使我心惻爾才既豐爾運何嗇茂淑始誕
岐嶷夙成匪琢而粹不鎔而精惇師茂先文希
長卿牧虛上禮邦推儁聲戰藝京闈寔首多士

射策廷廉咸謂稱旨明光儤直讎書造史西曹
奏讞徵金輸矢司武秉文擢秀揚芬鑑同秋月
藻若春雲使無求備錄不遺勳乃武乃文克慎
克勤嗟嗟夫子力弱氣剛城門之火池魚之殃
殃匪外至寔自中傷三木非罪八議奚償參寥
湖鄉凄凄戍舍夜郎竄李長沙投賈湯網一開
漢詔南下橫塘之濱黃山之社山盤水鈞斯適
其天非直也遇亦性之便慵僕既去梧鳳斯騫
踦躨可悲浦珠復還迢迢百粵士習顓蒙庠均
被化禮樂同風進慵當道還決成功人惜其去

子得其中依世風頹塵迷波逐充隱終南爭馳
冀北志士急功貪夫徇祿詎若夫子名全身淑
節挺羔羊慚彼掃門氣椎釣鼇尊聞失尊惟德
惟義夙好斯敦荊棘不去桃李無言廣老難封
雄疲執戟劉向不遷展禽三斥長江一航故林
雙展意外烟霞壺中泉石鸞鄒方舉鵬賦俄成
與善曷據助順難明鄉彫國寶野墜長庚牙絃
絕響謝草靡賡嗚呼哀哉二毛未及下壽莫躋
才傾倚馬志仆聞鷄苔碑月冷隴樹雲低弔鶴
時至驚烏亂啼嗚呼哀哉身化異物魄作山靈

然泐掩閟問字[illegible]江滄擲筆前令遺聲風雨
先壁霜露愁零嗚呼哀哉追惟往昔人孰無死
宜修而短孰與夫子修短莫論象賢茲恃永紹
斯文用彰遺軌嗚呼哀哉

清河張鳳翼撰

誄

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明故奉　敕提
督學校廣西按察司僉事胥臺先生袁君卒嗚
呼哀哉君諱袠字永之蘇郡吳人也少知名為
博士弟子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一丙戌舉進士
第二甲第一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遇例裁抑出
授刑部主事決獄江北校文河南調兵部武選
主事兵部火謫戍湖州遇赦歸久之　召補南
京兵部武選主事進職方員外郎尋拜提學之
命致仕寢疾卒於瑞秀里第春秋四十有六嗚

呼哀哉英才雋發位不究用高節介立年不充
壽國殞楨榦時災鳳麟義激陳辭誼深忘賤遂
作誄曰
赫赫陳胡冑自有虞周歸大姬胙以宛墟莊伯
之後氏孫轅塗正議曰固引忠惟盜兩漢迭隆
條分葉暢德盛司徒五公寅亮三氏流譽九代
增華如鄧之林如崑之崖材必隆搆璞必掩瑕
爰及　聖明文昭武奮汝陽之穫實來吳郡祖
考樹德弗殄厥問慶鍾累葉長發于君未嶷先
覺揔卝名聞才富司馬年後終軍窮探六藉弁

苞七略研精夙夜抗志崇遜明睿若愚性峻容
博宣慈外朗孝友内恭同氣惟六競騁詞椎君
獨早奮弱冠升庠發解南畿允孚儁望射策
大廷親第甲牓宗工鉅儒折行投訪中秘儲材
上應列星秉操孤潔掃跡私庭激怒時貴黜佐
邦刑宏通幹濟靡憚委瑣克慎平反奏讞多可
蔽囚准甸獄用不頗　上急致覧四達旁求
簡命侍從君得中州嵩洛之士髦彥悉收文既
錄呈首蒙　乙玩　宸奎炳述旨明一貫策籌
勦潞默契　神筭權幸嫉功謗讟飛聞潞誅既
正乃詆君勤轉叅戎選流品區分火延武部醉
吏之故君代胥直乇不是午詵媐媒孽拷訊釋
怒　日月臨照終始保全薄示竄謫近戍海壖
講授茗雲絃誦怡然肆青覃恩獲返乘梓選卜
幽勝橫塘之汜柳戶陶蹊瓜畦邵美廷臣亟薦
起廢留京叶既還武銓旋貳職方　璽書揔憲
再典文衡叶八桂荒遐冉裳垂髫君不鄙夷諄
諄誨礪如韓如柳造此多士蔡公連帥大奏夷
功潘伯降體望壓趨風惟君揖客蔡以為恭表
賢彰善植扶風教韓鮮勳節君惕憫吊鮮秩清

祀韓新毀廟百粤之化截嶺踰瀧户挾詩禮
返敎罷孰謂南服式美中邦蒙犯風瘴感疾求
去連帥奏留士庶遮路君亟號言星馳夙鶩
優旨慰荅予告暫休歸榮舊里戲綵而遊大肆
述作積如山丘歲月易邁愴茲駒隙逡旬三載
奄忽一疾顧言無爽瞑目長卑人壽百年君未
中身忠留結　主孝顕成親烟閤謝畫萬里楔
塵鳴呼哀哉生平著書亦文亦史獻實殺青惟
明之紀懲胡發論匪世設緯庚戌虜變戎狄
莫膺闢扞失守　京師震驚賈生憂國身殁言
徵君少抗俗英情天詒余實僭弱夙承嘉惠哲
兄儀制一二同志棲遲騰躍雅志弗違懷我陋
巷銘我蓬闈期在皓首林野同歸西湖之賞蓮
鱸共被佳境在目良友迭逝櫟置尾全亦復何
意嗚呼哀哉冥漠報施與善弗常秀木先伐芳
蘭則戕海内齊名何李頡頏斯文未喪今也則
亡人誰無生無後則墜君則有後象賢克類人
誰不歿不朽是貴君則不朽立言垂世嗚呼哀
哉

沛彭年著

衛濟重刻胥臺先生傳

先生諱㝡字永之世為吳縣人自號胥臺山人學者稱為胥臺先生云先生與余先大夫若源公同舉進士並授刑部福建司主事余以是獲從先生遊先生當群弟子侍側口授經史援引貫穿如探囊出有為詩文操筆娓娓不休已而即就稍更定數字每一篇出同進諸文彥輙相推服至開口談土風地理險夷馴桀課事理成敗利病辯論河決又切閑竅間有考問稗官小史百家雜說者亦靡不琅琅響應四座竦然各滿其意迨後註誤戍湖州湖士素慕先生名咸來詣見郡守禮遣庠髦六十人就學先生以獲罪干　朝辭不受獨與余居僧舍及旦暮携相知者游詠釣弋碧浪金蓋山水間時有扣世事者先生則噤舌不言矣先生七歲能吟詩嘗有日本貢使道蘇驚異延見倡和彌日贈以珍貨漸長奇譽蔚騰嘉靖乙酉薦應天鄉試第一明年擢第方　廷試時宰臣薦先生卷當首選時薦士者衆因皆罷之更用不被薦者先生名乃在二甲第一循選為庶吉士益自感奮日取中

秘書坐臥研核務以著述自任宰臣既嘗薦先生意必德已先生一不往謁乃言先生在吉士少狀出官刑部時仁和胡端敏公為刑部尚書而部中有本科者代尚書草奏覆議天下與十三司獄牘故事簡屬僚練達者典視於是胡公獨簡先大夫與先生署本科歲戊子　朝議遣京官出主鄉試先生以才推往河南頃路賊勢甚張宰臣狥姑息之議欲事招撫先生謂　國家全勢遇小醜稱亂不糴兵撲滅易示後觀而揚　天威㮣欲奏上方略適被　命不果乃於試士策中發之宰臣故銜先生策議復忤先生時岌岌殆矣後賊果就勦一如所策旋調兵部武選司主事　甲令武臣功伐世次籍載以貯內府名曰黃遇其胄衛襲廕必檢對內外黃合乃得襲廕名曰查黃司官率厭瑣冊以委掾吏吏因歷黃索賕有累歲不得襲廕貧窶京師難歸者先生至喟然曰此其先祖非為　國家出死力者耶乃抑勒擯斥之若是　國家報功延賞之典而以資吏為奸殊非人臣敬事意乃躬督掾吏查黃黃無隱者選法一清居四月部署

災先生以直部官下　詔獄是夕主事楊次當
直偶煩先生代未及入而火作至是先生獨承
之辭不及楊拷掠百餘銜者因欲甘心會以事
罷去乃得減死論謫戍湖州凡三年　赦歸用
當路者薦起補南京武選主事舊先大夫以御
史按廣東廣東權貴人惡其執法中傷貶秩及
是亦復起為武選郎中相顧慨然感於延平之
合也激卬　上恩矢心厥職屬當考選軍政二
人蚤夜詢訪銓次賢劣務振公法磨礪武弁莫
敢以私干者䟽上凡選官千餘員悉　報可時

論韙之先生遷職方員外郎出任廣西提學僉
事廣西故百粵僻陬也書籍罕至士鮮於文先
生以身程其課業而時廉勤惰以為懲賞經史
文藝親與講解裁正粵士彬彬興焉先時兩廣
督府當軍興時凡藩臬官謁見咸庭參跪起以
示尊重後習之先生始至見督府獨不屈膝或
謂先生將得罪先生咲而不顧信陽馬御史者
坐舉事一不當　國家明罰至意謫戍南丹且
老矣先生䟽請還之鄉里有見者曰是重馬罪
也乃不果上亟稟其子於學官先生既優游述

作之塗然倜儻負氣嘗思奮不顧身投功名之
會毅然為當世一起頹弊此二事者已少露其
鋒穎矣尋行部蒼梧觸瘴癘遘疾上章乞免官
歸當衛者東其章遣書勸止而撫按臺臣為粵
士驛　聞留先生計且切然竟不能奪先生志
既歸屏居橫塘買田百畝藝秫樹桑闢讀書園
群生徒講肄其中以求稱言偃文學之鄉暇則
邀昆季友朋登陟游泛任意為適每值令節園
花雜開舉觴浮白留連竟晷蓋與世益落落也
居常嘗曰吾少有用世之志今已矣當竭力河

汾之業以文采表後世吾將希漢司馬遷遺風
擔囊裹糧不遠萬里周覽方輿窮勝海嶽采通
都大邑之藏考逹賢遺老之論歸而肆諸文章
庶為不朽一夕忽夢其伯祖謂曰子病殆不保
矣先生跽請得睹梓集成且無憾再三請不許
乃促梓所著詩文歲丁未年四十有六竟以疾
卒蓋不得睹集成也噫亦奇矣凡所著集二十
卷修省集議一卷世緯一卷歲時記一卷　皇
明獻實四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獻實先賢傳
二書因大運蚤徂未脫稿先生體貌頎偉音吐

洪亮昂昂有塵表之姿讀書過目不忘然不以
自恃而益事鑽討楷書行草俊逸遒勁各詣其
妙文宗秦漢詩古風法魏晋其七言者與近體
擬盛唐當其意到一騁數贍沉核無所摹剽而
動與作者合度人所稱金潔玉潤善以追琢先
生之集有矣獨恨先生自許用世而不嬰事柄
不能大有建置退輒托之於言集中懲胡論詰
盜議平黎序及世緯二十篇脩省集議一卷足
見籌畫梗槩云父實母葛皆領先生刑部封子
尊尼舉人先生既友先大夫而為余師余以兩

世知先生嘗惟先生名世異才既以不援樞要
局其祿位功業矣至文章宜假先生大齡畢其
所志勒成　昭代一家之言而　皇明獻實先
賢傳諸書乃多未卒業遽奪之壽是又何故昔
人嘆文章每憎命迺司馬遷上述陶虞下迄漢
武採經摭傳刪次史記十年而蒙蠶室之辱乃
發憤以成遷言書成雖萬被僇不悔矣至班彪
亦以遷書得失繼拾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補
緝譏証之然年蹐五十遂卒業傳子固史稱固
潛精積思二十餘年始終彪所著書則彪不及
睹書之成比遷有缺望焉夫遷為太史令僅守
世官耳而其辱且虧體彪則舉茂才嘗辟司徒
府長望都雖未及據顯握隆若視遷頗進又寡
既矣故天於二子著書以其身成未成為豐嗇
何有意甚耶先生雖中遭淪謫然早發峻科洊
廻郎署學臬閒略有施設蓋類彪而稍優於遷
者先生顧願學遷遠遊不遂及二書未脫稿或
天亦待彪意乎然其集與已成書自足耀今傳
後而尊尼純敏嗜學才聞吳中其潛精積思於
先生之業久矣續纂宜無讓固余既為先生傳

而又以屬望於尊尼者如此
嘉靖丙辰孟秋之望門人鄭南吳維嶽譔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傳終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誌銘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
學而輔以輘轢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碌
碌後人既起高科登膴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為
而砥節履方不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蹈不
測賴
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湛中外垂二十年再起
再廢迄骫髀以死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袠
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曾祖
琮祖敬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鼒母安人葛

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
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
生勢長隱然為文獻之族君於群從中最少而
奇穎異常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
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為場屋
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經胥義務究底極嘉靖
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
名傾動京邑入對　大廷摛衍揚搉上下數千
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逴時權臣方為學士得君
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

置二甲第一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
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敘致本末自謂君
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然無以
發也及君為庶吉士而其人已入閣親幸用事
遂上言諸庶吉士跅弛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
為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之獄初兵部失火
君為武選主事適當徼巡在法徼巡失警當調
官獄吏承風旨掠立文致劾君縱火為奸利鍛
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遣君獨編戍湖州千戶
所會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為南京武選主事歷

職方員外郎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
四十有六始君自翰林出為刑部主事即思明
法以達於政謹推讞審法比所當必允為尚書
胡端敏公所知簡蒞本科君析律詳明剸裁敏
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有
詔以京朝官考各省鄉試君被　命主試河南
較閱精審去取攸當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
揚還　朝改司武選武選所職有銓選有勳錄
有貼黃及諸委瑣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敝事
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並緣為奸展采

錯事方將有為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
適當考選軍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託
審賢否考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廣西在
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
教詔諄切示之矩範而率之以身程以科條崇
雅黜浮矜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
士士方安其化而君勸遊矣君性樂閒曠謫居
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選勝登陟遊衍悠然
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
間有終焉之志雖蟄起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

少忘篤志問學群經子史無所不窺為文必先
秦兩漢為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
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
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
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
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
爾觀世緯所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遴
傳與夫距偽諸篇寔維時敝惜不得少見於事
而徒托之空言可慨也已君淵達高朗議論英
發能以辨博勝人人莫能屈然實無他腸志同

氣合即傾倒無間故知君者莫不賢愛之而卒
不能勝夫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弘治壬戌十月
二十六日卒嘉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配馬氏
封安人繼文氏子男一人尊尼癸卯貢士女三
人適王子恭殷邦柱徐欽葬以卒之後四年辛
亥十月十日墓在蔣橫山全家塢之原銘曰
侃侃袁君維時之碩履道含弘抱貞翼德爰起
高科式揚用聲載緝用明奕其邦楨維邦之楨
弗為道屈矧伊匪人胡彼之恤豈無榮途有命
在天寧玉之毀匪瓦斯全陷則有穽守則有正

孰其生之
天王明聖侃侃袁君守貞用恒弗利攸征身否
道亨亨如之何有言則立言立名存有水無泐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著并書

衜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一

四言

衜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一

明吴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埘癸亭張憼藎甫　校

郊丘篇

明明上帝肇禋于郊我　后饗之率彼百僚○於穆圜丘我　后肇之粤稽禮文　祖訓詔之○崇崇者壇則天垂象隆隆土階南離是嚮○皐門既辟周垣千衛以福以庇帝牛于繫○我　后來饗維冬至日我衮我旒玄圭翼翼○有秩陽位越席斯陳秉我玉瓚曰維　一人○有虔百僚夙夜奔走直哉維清以左以右○皇皇田燭三星在南樂既萬舞升臭于天○朝陽彤彤卿雲粲只煒彼露斯緒風先𪏭只○承天之休降福穰穰撫于五辰誕惠我多方

郊丘十章章四句

方社篇

有嚴方丘于郊之北我享我將于夏至日黎維坤儀陽位斯秩○定之方中肇兹土功溤溤版榦滋于司空式禮弗愆曰維秩宗○既卜既戒告于　祖禰龍旂和軨　天子至止桓桓壺賁

于牧于野○赫赫地祇陟降在兹配以 皇祖
于壇之隅靈來洋洋百神前驅○曰既三獻曰
既九奏薦以黃琮曰維我 后以瘞以埋于壇
之右○雍歌告終 皇遹其行順動以豫 皇
心載寧綏我萬方地天平成

方社六章章六句

朝日篇

路車龐龐于彼東郊維兹仲春迎日以朝○有
來王宮宵中燕息壇官蹌蹌候彼出日○喤喤
鼓鍾晨雞既鳴庭燎寖矣東有啓明○日之方

升出自暘谷燭龍疾馳耀彼若木○赫赫明明
照臨下方太陽麗天羣陰伏藏○皇欽若昊天
寅賓有禮朝日有壇自今歲始○自今歲始豐
年屢康時雨而雨時暘而暘

朝日七章章四句

夕月篇

維夜明有壇西郊之外來享來臨幽宗于配時
維秋分其日癸未○皇服小釆鎮圭以趨羣弁
如星戾止壇隅司儀布位祝史贊辭○乃薦鐏
罍醴齊清酤肆以豆籩載之牲俎六變孔諧雲
門斯舞○邸璧既奠實柴斯升燎之燔之格于
陰精齊政授時糾虔天刑○維兹夕月禮視朝
日于社于郊神祇來格於 皇樂斯創兹典式
○皇之制作協于陰陽與唐虞參于 列祖有
光施我孫子敬守典常

夕月六章章六句

大禘篇

於 皇顯孝肇修禘祀適追 列祖綏我駿惠
奏假厥初陟降有位○嗟嗟 烈祖受命宅土
疆克開厥家 德懿發其祥遐矣思成肇基古

先王○衎我 初祖歆享有秩虎彝山尊全烝
繭栗升歌管象肅鼓有斁○靈之格思蕭蒿在
天丕顯丕承對越周旋降福孔多維湯孫是荷

大禘四章章六句

耕籍篇

孟春元日公田于邁司空除壇集是保介甸師
封人灑掃祇戒○蒼輅耕根遵彼康塗以耒以
耜載于前驅籍彼千畝南郊之陽○土脈既發
習習協風玄冕朱紘 皇來齋宮灌鬯羞醴祀
我先農○錢鎛既陳有穜有稑 皇于三推乃

播嘉穀賁賤以班羣耦來續○饁彼田畯終畝其勸是蘪是蔉載柞載耘黍稷茂止以共粢盛○我公我私祁祁甘雨於惟豐年以洽百禮敬授我民時以詔孫子

耕籍六章章六句

省穫篇

於樂靈囿　皇宮西所湜其流泉漑我膏土奄人于田有稌有黍○皇來雍雍匪觀匪游于以省歛歲其有秋相彼原隰滯穗莫收○此曰築場彼曰登圃禾旣偃𧙍莫之敢取銍艾維時實我廩庾○維此靈囿有沼有臺爾服爾耕莫敢污萊○皇曰無逸稼穡維艱彼昏慢游于佚于盤

省穫五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躬桑篇

出自北門降于公桑龍旂九斿鸞和央央○皇后涖止從以世婦爛其如雲綏蹕清路○川原膴膴有館有壇戒之戒之以祀先蠶○懿筐曲植既勑既具浴種于川率是嬪御○有鳴倉庚采采遠揚言還言歸傾筐是將○以繭以繅三宮是卜冕服既成玄黃朱綠○維　后親蠶維皇躬耕勸相小民王業底于成

躬桑七章章四句

昊天降威

紀雷變也

昊天降威曷用其訩大戾薦臻適丁我躬六月炎暑胡茲飄風曀曀其陰淫雨蒙蒙○維此淫雨崇朝爲虐塗潦盈庭高陵爲壑憂心如焚憯憯靡樂小民怨咨孽自天作○雷既爆爆荐雷不寧以擊以摧震于宮庭瞻彼象闕毁其丹楹皐門有伉垣墉以傾○王宮震矣棟撓折矣出自城闉夫壓覆矣氓之無良嗟犵獨矣震于其躬懼荼毒矣○荐雷虺虺逞茲淫威天鑒孔邇降于郊畿　皇曰可畏朕躬有違青災以類敬天之渝○明明紀綱　皇實敬忌誰秉國鈞召此顯異賦政愈慼民用殄瘁我心憂傷曷知其勩○嗟彼孔壬𧮫詘惛怓職敝左右讒口囂囂卿士大夫及爾同僚噂沓詭隨莫知我勞○喪亂之生罔適其故小民何辜逢此俾怒　皇之忠思無愆于度敷求哲王匪用憂懼

昊天降威八章章八句

有晥其星

紀彗星之祥也

有晥其星東方自出爛其芒炎指于營室自東徂西嘒嘒終夕○粲彼宵燭柄揭于南彗之見矣具曰凶占于以除穢先民有言○皇惕其衷不遑安處天之方懠莫敢戲豫訓于百工交修儆懼○咨爾秩宗邦典攸貞政之僭差爾釐爾繩蹶蹶保章夙夜靡寧○凡此疾威下土之孽六月而見仲秋乃滅敬哉庶徵亂是用懲

有晥其星五章章六句

皇矣

送少宗伯分宜嚴公視禮　顯陵也

皇矣　獻考叡哲維則宅茲郢方以藩王國篤生我　后膺符受曆奕世丕承率土是式○滔滔江漢翼軫之墟我　后龍翔奄有中區誕基駿命光纘鴻圖赫赫在天肇闢徽謨○帝念孝思繼序無忘位號斯崇惇我天常有巽清廟祀禴烝嘗是彝是訓申誥多方○乃命司空伐石京師逖矣山陵琳建厥規以經以營爾卜爾釐

豥極制度備物多儀○秉笏荷殳翁仲祁父其獸維何有虒有虎詭狀殊形訏訏噴噴浮濟涉湘達于荊土○帝勤碑文經緯七曜貞覥丘封篤我純孝億萬斯年湯孫是詔冢人司禁衛其隧道○帝曰秩宗掌建邦禮爾遍其行敬纘其事司分吉蠲太常攸涖相以九賓毋敢失墜○公拜稽首受命于征四牡捷捷夙夜靡寧虔共祀典告奠　皇靈我弁朱裳祇謁園陵○乃薦廣牡乃宿金縣觀其會通象以几筵有牖有鄉飶升遐于天假哉　皇考陟降周旋○綏予一人以介福祉公曰遄歸言念桑梓式墓燔黃光揚祖禰亟其來朝以佐　天子

皇矣十章章八句

雞鳴

送李子仁父宰分宜也

雞鳴旦旦明星有爛子之徂矣使我永嘆○將子何徂維王事馳驅豈無他人爾獨勤劬○道之伊阻曷云能辭既曰仕矣遑恤其私○綏綏者狐逐逐者鹿心之憂矣不謂我穀○我則弗穀憂如之何人各有思遑恤其他○維王事孔

棘維友朋弗覿爾實我牟載笑載色子之徂矣
使我心愁○凡民有言維貫知價爾實孚諒如
食知炙○爾之弗諒我憂則那中心慅慅譬彼
食荼子之徂矣念我實多○敬爾威儀慰我飢
渴豈曰遠而將子來括

雞鳴九章七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吉日

送大司寇崑山周公赴留都也

肅承　王命吉日于征赫赫司寇寘邦之刑於
惟周公邦之老成簡孚五辭五辭明清○維

王建官尊維司寇斟酌元氣是曰北斗招搖孰
法　王之左右衮裳葱珩禮秩斯楙○王曰建
崇洪緒攸基五刑五罰爾其聽之脊占辜功式
下上之刑期無刑咎繇是師○公拜稽首敬命
不易獄貨之繁曰罔敬忌坐之嘉石棘木是議
制民于衷毋敢實墜

吉日四章章八句

載馳

送陳子齡也

歲之徂矣言邁靡遑僕用載馳于彼朔方山川
伊阻道路且長將子何徂觀國之光○皇皇京
邑天闕龍翔多士如雲珮玉趨蹌述職斂材萃
止明堂亦既事舉亦既言揚○維　帝允文制
作陰陽倬彼絲綸雲漢為章雍雍者儒利用賓
王古訓是程徽猷以康

載馳三章章八句

晨風

送陸子傳也

肅肅晨風集于北林之子遠行實勞我心○翩
翩者雉文章有粲弋人獲之三品是薦○將子

奮飛于漸之逵載翱載翔為羽為儀○彼其之
子賓于王所此之弗臧于戍之苦○人亦有言
九軌殊岐慎我幅員毋謂遠而○勉勉夙夜載
爾令德譽命有開保爾終吉

晨風六章章四句

穆穆良辰

壽方山人賀父也宴于清溪堂一盞
集者八人吳之彥也文太史曰詩有
之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人各賦一詩
以為山人壽而泰也得介字

穆穆良辰仲春伊届薄言東郊雲門于邁茂林紛披清渠縈帶樂只嘉賓頡頏斯會肅肅禮容有擯有介旨酒無荒終日百拜君子壽考俾爾耆艾

穆穆良辰一章章十四句

熙熙暮春

修禊石湖也

熙熙暮春曰維上巳穀雨伊臨乃修禊事良朋孔偕從以童稚石湖之陰以遨以戲清川洋洋惠風時至流觴合歡稱詩言志樂矣斯丘古人可企

熙熙暮春一章章十四句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二

樂府

皇明鐃歌十三篇

奮塗山

江之險

都金陵

戰番陽

平淮徐

克吳會

中原清

島夷服

掃八閩

荒五嶺

驅殘胡

俘蜀寇

滇池竭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二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㓗葵亭張炳忠藎甫 校

皇明鐃歌十三篇 有序

或曰鐃歌戎樂也亦曰鼓吹曲云其始出漢武帝立樂府采詩之官夸耀功德聳動蠻夷軍興則雜短簫而歌之故亦曰短簫鐃歌漢曲凡二十二篇存者十八篇而辭義不屬多不可解如朱鷺翁離盖有其辭無其義魏

有繆襲吳有韋昭晉有傅玄乃悉取其題而更之其義主於褒讚鋪張盖亦雅頌之流亞也唐柳宗元集漢曲爲唐鐃歌十三篇義襲晉魏頗足觀采我 高皇帝龍飛塗山虎變金陵神州赤縣汚穢腥羶者蓋三百年而始廓清底定七曜重明九疇復叙巍巍乎駿功休烈上配羲黃下陋湯武較之漢唐譬猶嵩嶽蟻丘江河潢潦懸絕殊甚而鐃歌不作樂章無傳使盛德大業鬱而弗宣臣嘗恥之今

皇上坐明堂開石渠考禮文易服制修憲章壹軌量罔不咸正而玆事獨闕臣不佞輒援筆為之庶以修一王之制作示億萬年之典則雖不敢躋之雅頌列於漢魏亦足企及云

奮塗山

肇 王業也

奮塗山基側微 聖受命六龍飛提尺劍起布衣夷腥聞民罔依 皇耀德赫靈威赤符應白

旄麾武不殺神知幾掃欃槍殄封豨創王畧式九圍洸洸虎臣咸來歸

江之險

始渡江取太平諸路也

江之險險莫測跨荆吳限南北神龍渡江自采石糾六師集羣策威飈馳義霆激雷鼓振雲旌翼吐英謀抗武德攻必摧戰乃克姑孰收土疆斥江水滔滔奄有南國

都金陵

定鼎也

都金陵布 皇綱握乾樞奧坤防卜年億萬求無疆包峻嶽蔽大江鍾山岩嶤王氣鬱蒼有臺高高樓鳳凰建盜室開明堂祖社列觀闕翔辟雍闢武衛張宣政令頒條章考制度朝五方

戰番陽

梟僞漢也

戰番陽胡水赤天晦冥波蕩滷舟縱橫陣絡繹僵屍流國殤泣衆寡分勢不敵 皇赫怒決神策驅貔貅翦鯨鯢揮蛇矛控鳴鏑選大黃殪凶逆貫睛裂腦師辟易厥角崩倒戈北江漢清郢

郢謐威八蠻震九域拓地開疆大統集

平淮徐

定江北也

平淮徐濠泗寧師桓桓征不庭厲長鍛飛重英江之北無堅城汝頓底定青濟兼并芟羣雄息沸爭玉帛會壺漿迎廓基緒揚威靈

克吳會

滅張士誠也

克吳會疆海隅蠢茲凶頑盜越與吳業魚鹽阻江湖富且強奄稱孤政慢荒民毒痛兵不戢干天誅師百萬臨姑蘇殘艅艎壓其區糗糧絕士爲俘城隍覆宮社屠殲元惡釋無辜弛刑禁蠲煩苛計田賦實師徒轉漕粟輸京都荊蠻既懲偃息兵戈

中原清

遂定河洛秦晉暨燕趙也

中原清弘 帝業宋室頹人綱絕噎胡元恣毒螫驅犬羊據巢穴三光昏四維裂民怨咨日流血 皇應運宣武烈延英哥統材傑命上宰除殘孽妖氛息天狼滅宅土中九有截

島夷服

方國珍降也

島夷服息鴟張寇反覆圖不祥負海徼寵南荒逆 王命亂天常出偏師奮鷹揚仗大順侵彼疆百旅集千夫翔破竹之勢孰可當智計窮乃來降

掃八閩

取陳有定也

掃八閩鎮南粵正辭命齊九伐鍛戈矛授斧鉞運飛艫整巨筏冒洪濤涉溟渤梟逆徒在奄忽

神武章文教訖西漸流沙東至日出

荒五嶺

廣東西諸郡咸來附也

荒五嶺抵南交撫黔岷㮙夷獠猺獞和靡厲消越裳來重譯逖明珠翡翠貢天朝文犀瑇瑁海賈可招幅員萬里仰唐堯

驅殘胡

元君奔漠北也

驅殘胡虜宵奔戎有良翰集虎賁高牙雄戟布星屯蹂河朔擣燕雲涉大漠踰崑崙王庭空穹廬焚伏狐竄鼠勦滅無復存築京觀銘功勲奏凱歌賞三軍田燉煌開玉門億萬年華夷分

俘蜀寇

執明昇也

俘蜀寇競武功天設險維蠶叢劍閣巀嶭仰關難攻瞿塘百折盤蛟龍水陸阻隘舟車不通明氏竊命據髙墉虎視隴右窺秦中　皇按劍授元戎殲大憝縛狡童天下混一櫜彤弓五等光建九軌來同

滇池竭

梁王殲也

滇池竭南詔寧蕞遺孽敢不庭抗文告戕禁臣逑天誅馳勁兵蹋烏撒塡昆明剌兀殲達里禽黠蒼裂洱水清金齒震爨翠平疊百蠻仰　皇靈包海外入廣輪掩羸疆陜夏經芒芒禹跡疇與京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二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三

樂府

衛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三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崍茨亭張鳳翼謹肖　校

大雅吟

於穆　高祖天授神武謀臣雲從猛士如雨迅
掃欃槍不階尺土道冠百王功高千古解一文皇
嗣服世德同符卜年億萬肇基幽都威讋蠻荒
澤流寰區長馭丕搆攘除羣胡王畧式固峻我
疆隅解二皇皇九葉纘戎駿業文命孔純九有有
截維　帝繹思温恭聖哲赫赫中興無競維烈
解三

對酒

對酒當歌生逢聖明車書混壹天下康寧旣庶
且富黌校譪譪絃歌聲九夷八蠻通道來庭四
門穆穆無凶人外戶不閉班白不負戴擊壤歌
太平桑麻被野六畜蕃孳倉箱豐盈獄岸刑惜
民用情老死不見甲與兵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四靈畢至黃河清我　皇垂衣拱手無為而成

精列

命乃在天有生必有死何為局促自憂煎人壽
止百年中間憂虞悔吝相糾纏人生苦不足願
得螭龍服騄駬鸞整轡游戲崑崙直與黃姑玉
女相流連出門望郭北荒塚纍纍狐兎穴其顛
周孔聖且賢尚且徂落無爲迂誕學神仙嗟今
之人如虱處褌中規行矩步跼天蹐地及時不
爲樂朝坐華堂暮歸黃泉嗟嗟命乃在天且用
湯滌志意日飲旨酒烹肥擊鮮

鰕䱇篇

神龍失淵不如鰕䱇鴻鵠鎩翮不如鶗鴂瑾瑜
不售不如珉碝糒糒不御不如穭稐聖哲有時
不如下愚解一昆禽三黜不薄士師尼父棲棲見
笑接輿周公居攝四國有辭顏淵掇塵跡涉嫌
疑毀譽之來孰知是非解二豫章多材斧斤所趨
制行太潔流俗所嗤木以樗壽士以智危天道
無親去高增卑君子約已稱物平施解三

豫章行

虎欲食人不能出中林鴟鴞東徙尚然懷好音
吁嗟機械之巧無如人心解一渭水雖清灌溉之
利不如濁涇狐裘冬温徂暑不如絺綌纖輕君
子在下位雖有蘊蓄不能施行解二飛兎騄耳躑

踴吳坂辛遇伯樂長鳴盧狗勝捷不遇韓國孰知其能寗戚飯牛車下不遇齊桓焉能顯名三解

短歌行

有客有客吹笙鼓瑟人壽幾何長不滿百一解歲聿其除時不再來譬彼蕣華朝榮夕衰二解憂戚苦多歡樂苦鮮死生契闊誰則能免三解具我旨酒進我嘉殽且用言笑於以逍遥四解日之方升照臨下土及我少壯式歌且舞五解先民有言惟樂忘憂居易俟命夫何怨尤六解

長歌行

陵苕附樛木秋至先焜黃人生如朝露壽命苦不長日月不我假焉用徒憂傷少壯能幾何及時爲樂康遠遊恣所適輕舉凌八極我聞崑崙丘異人所棲息願得溘埃風白日生羽翼授我服食方告我延年術

燕歌行二首

銅壺沉沉夜何其短衾獨宿怨孤帷鬱陶思君君不知欲見無由覩光儀起視星宿爛參差鴻雁哀鳴聲正悲物情慕侶尚如茲君獨契闊無還期身無羽翼難奮飛道路緜邈逝何之客游

雖樂不如歸殊方異域恐未宜憂心默默將告誰淚如流泉不自持人生壽命幾何時嘆恨無如生別離

孟冬凜冽北風涼草木變衰雁南翔川原蕭條使人傷飢烏叫嘯號枯桑洪河氷堅阻修梁念君迢迢投朔方三年無書寄故鄉欲往從之道路長含酸積憤結中腸自君之出罷絲簧室中蘭鐙夜無光豈無膏沐為誰妝鴛鴦嗈嗈戲兩廂乘居匹處自成行我獨乖隔不成雙終宵泣涕濕衣裳

前緩聲歌

置酒會衆賓列坐進罍觴中廚促豐膳妙舞曳纖裳服飾窮綺麗翡翠雙翹揚長袖隨風飄言笑吐芬芳清歌發皓齒節奏中宮商音容惠且和變態巧低昂觀者盡稱善四座咸若狂選部並呈技雜遝爲樂方優伶紛然進珠黛羅兩行獻酬互交錯堂下沸絲簧櫪馬各嘶鳴安坐夜未央生平惟此樂緩歌安能詳

薤露歌

薤上露易晞人死無時歸有志不得騁何用生

存爲蒿增鬱崪嶢荒草使人悲賢愚同一盡冤
氣竟何之所以明哲士委順不復疑廢世忌太
潔衆口易瑕疵和光而同塵老氏有遺規

升天行

弭節叩帝閽雲霓翳先驅閶闔晝不閉桂樹羅
天樞元君啓玉齒授我以靈符秘文奥難讀学
與科斗殊長跪問要訣妙道匪言説還精以補
腦顏色長美好髮白更變黑延年永不老幽通
邈上玄無爲惟自然凝神游遂始羽化彌閉淯

飛龍篇

輕舉騰玄雲遠遊乘清氣望舒使奔屬羲和爲
我御飛龍駭超驤馳騁恣心意濯髮咸池津駕
言謁天帝玉女歡相迎羽旄紛紛至捷步登文
昌長揖朝法陛太微表中央雙闕秩方位白榆
夾道生羣仙共游戲素霓爲衣裳瓊瑤爲環珮
靈芝粲五色食之千萬歲

客從何方來二首

客從何方來云自京師至手持一書札上馮平
安字開緘讀未畢已知故人意初述思慕情中
想壹鬱志京師今何如萬事與前異問客客不
知書中亦未備道遠無由悉焉知非與是但願
勿相忘書札時時寄

客從何方來去歲發京師茲行已永久來歸仲
春時上堂拜父母父母歡相持親交聞客至咸
來叙別離去鄉三十載無日不懷思語音雖無
改顏面與昔殊昔如芳春花今如濁水泥人非
金石固老醜焉可辭但願保貞素白首以爲期

空城雀

啾唧空城雀日宴不遑棲場無穀粟腹中苦飢
心復畏彈射有翼不能飛性命難保託身何危

相彼丘隅樹木茂多欲往從之道遠奈何乃心
焉敢望青鳥逍遙安食玉山禾庶免鷹鸇搏逐
脱離網羅

塘上行

蒲生水中央託根難久長君情我所知不意遽
相忘解一讒言寔可畏骨肉亦參商結髮同歡愛
信誓謂可常解二中道忽改路獲罪自有故君心
如霾曀述感未不悟解三苦相身爲女寵倖相嫉
妬行止不自由棄置不復顧解四故交雖難忘無
如新相知敝屣雖難棄不如新履綦解五君心諒

不移棄我如泥滓淑慎無愆瑕雖辱不為耻解六

秋胡行

佳人一何姝採桑岐路隅羅袖出皓腕輕縠曳文襦冶容極妍麗觀者盡躊躇解一使君何方來騎從導前驅下車傾橐金巧笑致區區解二長跪陳禮防賤妾自有夫未知國卿貴但知事舅姑解三驅車返家門奉金為母壽呼婦來中堂相見顏何厚解四與君別五載邂逅如路人顏面不相識寧知心所親解五君心懷二三醜行妾所耻愧彼多露言捐軀濁河水解六

明妃引

少小禀貞淑說禮且明詩託身充後宮豔色世所希按圖以召幸傾貲賂畫師無媒難自通竊矜妖冶姿詔下選掖庭和親嫁單于妾當事遐征永與君王辭光輝動左右被服何逶迤僕御咸嘆息胡馬亦傷悲前旌指沙漠去去無還期壹鬱何由愬哀感不自持胡服衣我身穹廬為我居食我以羔酪號我為閼氏語言多難曉嗜欲苦不齊腥羶耻穢辱醜類相詬欺犬羊蔑禮義苟生亦何為生為異域人死復葬蠻夷飲恨

黃泉下青塚何纍纍君恩諒不薄妾命宜若茲自古畏蒙敝蒙蔽易妍媸蛾眉衆所嫉逆者無復疑

銅雀臺

高高銅雀臺下對西陵樹淒風飄繐帷潛寐永不寤歌伎徒自陳歡娛已非故千秋萬歲後精靈倘來聚

行行游且獵篇

大閱講蒐狩吉日簡車徒元戎啓先路左右備三驅戈鋋蔽日月萬騎紛然趨射夫咸袒裼列校集野虞舉烽遂伐鼓搏獸相歡娛繳矢無虛發殺獲任須臾觸鋒殪青兕掩罟躡玄狐飛走不及旋枕藉於中衢舉眥計多寡割鮮進庖廚悠悠旆旌返鐃吹喧道途感彼車攻篇哲后以為模

相逢狹路間

相逢狹路間方軌難並馳雕輪夾輕駟繡茀盤文螭雙雙美少年見之遂忘疲編貝呈皓齒嬿婉巧言辭停轡問君家君家誠易知甲第冠戚里掖庭讓門楣金壁銜列錢錯落綴火齊堂上

羅妾媵堂下列笙竽擊鍾會㕘食僭侈擬皇居兄弟四五人大者選昭儀次者爲婕娥小者克婕妤兄爲大長秋弟則羽林兒尚方屢召見賞賜常不貲階前植寶樹樹樹珊瑚枝自言沐優渥終歲荷恩私金張與許史難可與等夷

結客少年場行

十五好騎射武斷鄉曲中任俠頗有名氣勢凌王公吳刀耀霜雪馬蹄速飛龍腰垂雙鞬帶手挽六石弓晨馳南山獵一發中五豵傾貲集亡金破産以相容殺人都市傍避讐客遼東晝擊不得顧壯士樂遠從去鄉令幾載書札無由通白首始還家萬事俱不同墳墓委蒿萊杼軸半已空賓徒各分散藜藿長不充寄語結客者所貴期始終

俠客篇

俠客何翩翩生長在幽燕丹朱錯華轂羽蓋翔文軒皷刀屠沽肆出入三輔間僕御塞途路食客常數千横行盡豪舉四座皆少年報讐挾七首殺吏探珠丸睚眦無宿怨一飯必周旋平生所交結心慕劇孟賢刎頸無怨尤性命寧自全

紫騮馬

蹀躞紫騮馬虎脊沫流赭千里不生塵𨶒之本無價騎出閶闔門突過不肯下黃金絡馬首珊瑚綴馬鞭束髮事戎行出身常在邊曾從霍將軍單騎殺左賢功高衆所忌漢主吝官爵白首不封侯牙齒今欲落平生一狐裘蒙茸不堪著

鬬雞篇

飛樓表閶闔複道羅第宅千金養死士門下多俠客平明肅徒御鬬雞出廣陌朱冠豔姱姿金距侈繁飾眄睞張悍目揚翹奮輕翼趫捷惟萬端羽毛爛五色雄鳴厲霄漢碎錦紛絡繹游觀娛心意百萬輕一擲日旰各分散馳騁靡所迫

從軍行

六師何桓桓大將新築壇專征非黷武談笑滅呼韓麾下悉超距軍容誠可觀虎皮蒙金甲鶴轡錯雕鞍鳴鏑中彀率揮矛捷如湍兜胄式趨風蓐食會傳餐原野相蹂躪縱横塗腦肝朔風揚鐃鼓壯士慘不歡平生投筆懷慷慨獨長歎遭逢全盛日誓欲斬樓蘭勒功燕然側圖形雲臺端

關山月

新月似弓彎征夫苦未還胡奴吹觱栗彷彿度關山中宵聞此曲不覺淚潸潸那能隨朔鴈飛過玉門關

塞下曲

雜虜寇邊飛狐偏師出靈武紛紛飛符下點兵充部伍輕行盡卷甲設伏齊彀弩馬頭哀笳發聽者淚如雨

出關

烽火照居庸分兵出漢宮前軍度黑水後騎發雲中長驅沙漠靜轉戰虜庭空陰山一夜雪愁殺遠從戎

入關

射鵰馳碣石飲馬就黃河單于未繫頸天驕已請和連營橫吹動齊唱凱旋歌邊月明金甲胡霜耀寶戈封户築京觀功比貳師多

隴頭水

與君別隴頭隴水東西流逝川無還時君去不復留隴水流不歇君情莫斷絕欲免長思慕何如勿離別請觀機中素裁剪寧復完念吝遠行役會面誠獨難

戰狼山

戰狼山師失利孤軍赴鬪蹈危地丹旌耀金鼓沸彎弧挍袂敵王愾揮長矛截雲際揚靈伏順殲醜類虜騎集戎馬銳衆寡不敵士短氣防家突縱虎噬空拳冒刃奮自斃師被圍援不至星奔電駭無鬪志大風揚砂折樹木咫尺不辨人鬼哭僵屍彌野血蔽川烏鳶飛飛食其肉

苦寒行

嗟哉遠征人苦寒難具陳黃塵没馬足霖潦膠車輪朝出居庸關暮走并州路滹沱孟冬月冰堅不可渡塞外多悲風密雪何濛濛浮雲慘無色飛沙蔽長空陰山不見虜斥堠勞且苦昨夜軍書至士馬多物故百里逐水草千里畏餱糧嚴冬冒霧露召募赴朔方狐貉難以居挾纊猶絺綌室處尚寒歎何況征戍卒嘗聞昔人言五方風氣殊眷眷懷故鄉故鄉信可娛

江南樂四首

人言江北好不及江南樂山水信清嘉風俗亦不薄

少小住閶門正近繁華市日暮紅塵合馬蹄如流水

畫鷁戲清波並出横塘口將船繫樹根買魚即沽酒

別家何草草還家苦不早呼兒細問之亦説江南好

採桑曲

交交倉庚鳴蠶月代遠揚江介多游女微行執懿筐信美土風厚倫當感陶唐采采桑中椹釆之為餱糧沃野有遺秉相率務農桑婚茶而新樗築圃以滌場魚菜及時樂頌言萬壽康

折楊柳二首

下馬折垂楊征人各斷腸柔條不堪折遠別使人傷

折柳贈征人征人畏遠行何人吹玉笛吹出別離情

自君之出矣二首

自君之出矣不復為膏沐思君如車輪步步相馳逐

自君之出矣明鏡不復開思君如梁燕朝去暮復來

夜夜曲二首

獨處夜如年夜夜不成眠惟有多情月來照妾牀前

蘭缸明欲滅複帳暗棲塵空持合歡被不見一心人

長干曲

停橈暗相語妾住長干住郎亦秣陵人便可同舟去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三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四

五言古體

南狩篇

繁臺宴集

五日桃花園宴

祝京兆宅諸文士宴集

陪大中丞顧公玩月上方山

脩禊石湖作

劉推官孟材過飲山樓

夏日諸子山堂宴集

九日泛舟石湖遂登郊臺作

宿寶華寺

堯峰觀朝雨

辛巳治平寺示同志

石湖草堂成即事書懷

始發滸墅別親故四首

梁溪獻諸兄

釋褐日與屠文升言懷

立秋日懷諸兄

久繫

近戍

歙居慈感寺

移居峴山精舍

登飛英寺塔

山居

初晴步至蘇灣山

苦雨

春日樓居

夏日山齋作

行園

列岫樓成示諸友

王履吉卧病越溪莊携酒相看

林僉憲世觀追餞還珠洞賦五平詩言別

陽朔試諸生賦五仄五平詩

五仄詩寄王參政應時

別朱秋官瑞卿

送許廷議二首

送戚秀夫宰歸安

送沈元村宰桐廬

送謝鳳儀赴蜀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四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蔡亭張炳忠蓋甫　校

南狩篇七十韻 正德庚辰年作

南畿肇寓縣北極奠京轂宅洛寧宗周王秦阻崤谷　文皇昔龍飛幽薊朝群牧定鼎峻華戎展親分寶玉遼海截疆圉關防包甸隩淵機協神明洪業恢圖卜八葉超三五陽九屯百六宗強錯犬牙枝弱忘牛牿豫章扼江淮吳楚介庸濮閩越承上游嶺嶠衍平陸烝徒謀繹騷魚鹽

業饒沃封豕搆不道虎視騁所欲　王室間多難徐方念無祿佳兵干齊斧恃險窺寶籙張皇飛鏑鳴蹂躪遺黎哭市朝蕩丘墟邑里空杼軸陽精蝕氛祲洪波沸川瀆穢德厭腥聞淫威慘荼毒逋逃列爪牙驍驁寄心腹劉李忍從逆孫許甘就戮長吏膏草野朋讐為魚肉歡昵光五宗睚眦夷三族鴟張亂天常席卷昧神速雷駭艅艎發雲蔽旌旗纆烽燧耀數譟鉦鼓喧林麓誓戒猶刑牲矯誣沉璧轂九江殘破餘安慶攻圍促孤危絕犄角倉卒寡儲蓄風塵河朔昏

齒荊揚蹴維時揚侯烈嬰城抗仲縮百道防夾攻一面當飛鏃墉懸偪陽布塹列君山木析骸病靡告沈竈志猶畾即墨輸秘謨睢陽步髙躅膚功等丘嶽鴻譽流簡牘中丞何沓沓文武今方叔折衝夕投袂超乘晨離局虎臣翕以奮大義相感觸雄戟敦胄士輕騎馳戎僕千慮採輿誦六奇資神獨批尤虛易擣攻瑕堅乃伏賈勇爭先鳴失據思內屬濯征匪逾時薄伐惟信宿葦若旣摧折巢穴先傾覆土崩悉奔潰狼顧相馳逐轉鬬恣隳突援圍趨挫衄我師未成列大憝奄翦撲劉濞卅徒耻楚靈乾谿辱嗟哉茲土民尥蛸罹凶酷僵屍彭蠡濱漂血匡廬溪髑髏烏鳶委京觀鯨鯢築夷滅同振槁豪華如轉燭銅駝靖幾晳黃犬斯悲蹙離宮蔓杞棘髙臺游麋鹿燕樹秋泥落花沼寒蕪綠禍盈異衰榮理至循剥復乾坤荷寧謐江漢瞻清肅捷書騰露布鐃歌雜哀筑九廟馘未獻獨夫罪咸纍　天王赫斯怒宸宴御戎服徂東慕車攻在邑誇鍪續駟介飛重英虎賁夾五祭伏鉞表親征銜璧徯刑劉金聲播遐壤稜威振殊俗戾止陳鞢韐佚游謠黃竹宴鎬諒樂豈橫汾嗟不屬愴彼祈招詩悄悄亂心曲於鑠貴時晦倒載斯戢轂車書混文軌蘭鈒橐矢箙所期各宗盟展也永親睦

繁臺宴集示諸君

飛蓋集梁園華榱啓文燕多士何逶迤我義秩星弁禮容咸可觀獻酬互交薦大烹享王賓饔人進珍膳歌技紛前陳萬犇肅金縣茲晨季秋節時物忽以變芳菊揚其華崇林散郊甸歡樂無常存令名豈徒美孰觧思有終言示諸材彥

五日桃花園宴

靈雨晨復夕新水滿陂池輕鳧駭纖鱗朱榴耀錦葵嬉遊悅令節嘉賓咸在斯鬯然神飈至暑氣清華榱芙渠臨綺疏菖蒲泛羽卮圍棋間六博旣醉無愆儀遂獻蓼蕭什還稱頍弁詩嘗聞西園讌佚樂寧異茲

祝京兆宅諸文士宴集

山澤蘊靈異荊吳多秀民絃歌沐皇澤禮讓藹儒紳宗工秉文律述作善彌綸摛藻宣金石司契窮天人君子敬下士列坐集嘉賓軒車儼登

降脾膁圓方陳絲竹娛心意歡謔各相親翩翰
侈傳玩疑義共討論食苹思欵曲伐木懷苦辛
小儒事章句逢掖趨後塵周行勞惠示下體荷
采甄幸逢休明運文命敷海濵四靈應時集九
軌畢來臻彚征啓亨衢濟濟咸席珍

陪大中丞金陵顧公玩月上方山

詰旦趨廣渡昬莫陟崇岡川原氣候改林麓鬱
蒼蒼陰霞冠陽阿峇徑阻脩梁樵采歸以絶游
豫樂未央旣枉嘉遯儔遂謡叢桂章霜楓麗丹
䑋秋色紛難詳飛月出層霄泫露沾衣裳列筵

面澄湖肆眺臨遐荒不醉諒無歸遡風騰羽觴
令德暢徽音示我以周行恍賢喻飢渴覯止承
寵光各勉日新志豈弟神所康

脩禊石湖作有引

嘉靖丁酉三月三日上巳也其日又
爲穀雨既欣令節乃集良朋爰脩禊
于石湖美㵲之之山陰希點也之沂
水不有詠賦何以述志陶情乎乃作
此詩以倡同游之士

大化陶天地令節屆春陽澄湖包廣臯翠嶺進
崇岡嘉儵躍以嬉冥禽翩高翔微雲謁遠霄冷
風喳脩篁雖無絲與竹散懷䅽壺觴神怡理自
足心暢憂可忘旣詠舞雩什載奏山陰章悠然
傲千古焉用遊義唐

劉推官孟材過飲山樓

日掩山中扉忽枉府中駕登樓望澄湖列宴臨
虛榭芳園榮槿葵遠洲環桑柘新篁冷風來清
陰滌煩夏誦君瑶華篇逸思騁陶謝蘭巵且獻
酬焉知卜其夜

夏日諸子山堂燕集

辭榮謝朱紱守寂棲青門蕭然環堵室何異柴
桑村跡已朝市絶道惟丘壑存忽枉二三子花
下携清尊靈雨散炎燠凉飈扇微溫紫蘭秀文
砌素馨香雕軒氷盤薦瓜藕珍饌羅雞豚醇醪
旨且嘉獻酢禮無煩褰余實糞土愧爾皆璵璠
既醉思有終屬厭復何言稱詩各陳志古詎期
相敦

九日同吳元定朱日宣王履均復圻泛
舟石湖遂登郊臺作

睠玆季秋月言遊重九辰商飈息遠臯霽旭麗

芳津山川信可娛況也諧嘉賓澄湖翔鷁首絲
吹紛前陳載登吳郊基曠望開心神玄鶴唳中
天逸響落九垠仙菊浮清醴茱萸調紫尊且頹
今日樂焉能知古人馬臺既蕪陋牛山徒悲辛
但頹坐上客遨戲永千春

宿寶華寺

杪秋慘憀慄涉晨事遊豫川原殊氣候臨泛亦
寡趣環渚澹澄潦平陸多荒霧水禽紛飛鳴葭
葦蔓零露衝風揚夕波進帆趨廣渡雲霞異綵
翠山麓眇昏暮㭨林鬱岩嶤始興賞心遇冊楓

冠陽阿興矚咸可賦月出照孤澗蒼蒼隱寒樹
法侶欣招邀禪寂夙有慕清曠屏氛雜沉冥覯
良悟萬事徒龍蠖短謠輸情素

堯峯觀朝雨

山中多幽事幽事殊可悅飛雨黯以暮朝光互
明滅崇林嵐氣昏密徑樵采絕紛吾慕嘉遯茲
山亦寂蔑澗水當階鳴岡巒依戶列寡欲謝所
牽冀與智者說

卒業治平寺示同志

千祿游黌校卒業投山林山林從吾好文史可
娛心我友粲華實輸衷逾斷金爭域寡營慮墳
典共披尋嚶嚶和鳴鳥楊園流好音叢竹無俗
氛嘉樹多清陰陶情託泉素遺興惟幽琴寂滅
理無昧清虛念斯沉大道究玄覽物滓澄沖襟
言示諸同好懇悃觀茲吟

石湖草堂成即事書懷

弱質弛耕牧幽悰眷丘壑章句非吾好狥物豈
云樂工拙貴適已焉能縻好爵滅跡投蓬蒿養
痾對山郭傾寫諸良知篇翰時間作茲山蘊靈
異新構果宿諾幽妙難具述烟霞殊丹艧經始

寡人力垣墉謝築削疊石即故基傍巖無改鑿
枌梓羅軒楹滕花布帷幕啓非列岡巒抗館來
鳥雀暮春矣遊遨即事多歡讙園桃舒紅英林
篁苞紫籜物序觀壬容深衷遂棲託隨時順偃
息遺情末寂寞將貽匏瓜誚撫躬媿虛薄

始發滸墅別親故四首

明發辭密親僕夫戒前驅銜恤去桑梓詵詵赴
脩塗通波涉廣津舟楫具烝徒鄰里相俱送屏
岐路隅問余曷遐征偕計游天都玄冬多雨
苦寒裂肌膚百草凄以萎孤獸慘號呼王事

諒孔嚴饑渴亦勤劬古人好從事投會輕棄繻
焉得顧私暱坎壈局陋軀
改歲靡室處出宿歷故彊居人念道路游子行
裹糧迫桴馳迅湍飛旌指脩梁懷土非明哲情
感自悲傷伊予吳越民念兹投朔方節候異涼
燠風氣限柔剛踰淮橋爲枳首丘焉可忘小人
重遷徙棲棲戀本鄉君子崇志業懷寶豈迷邦
無闇聖所耻黽勉脩名揚
父母生諸子憐余最孱孱幼束髪業詩書章句親
口授七齡學詠歌揖讓窺俎豆十四游膠庠章

縫廁群胄十五試明經懷玉屢不售兹晨遠行
邁狗祿事奔走上堂強爲歡慰勉含悲酸幸有
諸兄弟旦夕善自寬兹行非永久無爲坐長嘆
問余何時歸不得羈微官汝實多疾疢道途可
加飡藥物曾携否衣裘恐未完季冬十二月北
土恒早寒汝有諸圖史逆旅且無觀僕御宜相
假相依以為安汝實識事淺世路多險難言若
不出口慎無為禍端念我崇令名辭盡意不殫
長跪聞此語涕下何汍瀾飲恨出門去惻惻復
盤桓

少小寡交合託契悉俊髦疇昔同蹤跡隨時偃
蓬蒿吹噓憐呴沫述作爛抽毫華館集歡燕良
夜美遊遨言笑傾廣坐燈燭粲蘭膏優容荷君
子虛薄媿吾曹昔賢喻製錦不學強操刀嘉薦
濫忝竊仳離誠鬱陶飲餞陳廣陌瞻望陟林皐
燕婉同胞友言別使心忉仰視雲中鴈哀鳴亦
嗸嗸物情慕儔匹誰能不悲號會散各有期乖
隔安可逃慇懃冀衆什好我念劬勞

梁溪獻諸兄

旦發閶闔郊宵濟延陵津岡阜鬱彌望原野亦

相因是時季冬月密雪蔽城闉氷潦膏中塗舟
楫阻河濵桑梓念睽隔風波畏苦辛生平多憂
患眷戀惟交親伯也章縫彥仲氏草莽臣孔懷
棠棣奏說懌頍弁陳提携荷夙昔乖別愴兹晨
努力奉明德願言各自珍

釋褐日與屠文升言懷

多士啓彙征辟雍賦觀斾揖讓陳俎豆奠斝無
衍儀君子崇豈弟式宴沐恩私節奏肅金懸雅
頌揚魚麗肯酒可娛賓嘉肴亦維時埸苗杌維
縶醉飽在蕭斯章服眷新寵綈袍感故知少小

慕術藝夙昔荷提携綢繆斷金好諷詠谷風詩
絃匏本同調出處愼無違王陽結綬日貢禹彈
冠期泰階際昌明皇軌尚清夷黼座拱堯舜咨
席列皐夔璿璣順其序玄紼澹無為天網羅群
髦冠蓋何透迤寵光既優渥撫己益慚悲徽烈
期丹青懋功勒鍾彝夙夜奉明訓往哲有遺規

立秋日懷諸兄

傾曦迫時霄流火知歲徂玆宵判涼温淒氣慘
以殊玄蟬號條枚白露膏中途北土恒早寒絺
綌難曳婁朔風揚胡沙蕙草日摧枯嗟予遠行

役旅食寄邊隅鞶帶非所榮束縛寡歡娛弱質
纏疾疢褊性畏馳驅流俗多忤愆禮法苦見拘
樗櫟非梓材舟艭焉所塗脩名耻不立撫躬昧
前圖道遠自詒阻何由悉區區

久繫

首夏就詔獄今踰涉商秋師聽窮五辭峻罰罹
百憂明明　天子法防衛何其周晨飡荷校苦
夕寢圜扉幽體膚嗟毀傷重以冠裳羞殷湯拘
夏臺姬文羑里囚治長亦何罪縲絏自有由余
實曠官守負舋若山丘賤臣徒叩心焉得違
宸旒所冀沐寬假已矣誰怨尤

近戍

問余戍何方薄竄投粵地於粵信樂土吳俗頗
相類耕桑可寧居方言亦無異玆惟　聖主恩
獲遂鄙人志服官彌六朞千祿豈吾意迂材寡
世用果為時所棄省愆復何云伏禍寧知避三
復犧牛言但媿蒙莊智

僦居慈感寺

孤居城南寺軒館殊清幽連峰窓中列澄湖檻
外流群魚戲藻岸衆鳥鳴桑洲膏雨原野綠東

作集前疇閑戶寡人事玄典日冥搜蕭散娛心
意焉用懷苦憂

移居峴山精舍

山寺閟精廬移居性所適寧知賓客稀漸與城
市隔岡巒何秀美蒼翠還日夕夏木寄以陰幽
鳥來几席開窓見漁舟湖水清且碧焚香日晏
坐遺興在篇籍余本迂散人禪林亦靜僻玆焉
遂吾好已矣思屛跡

登飛英寺塔

浮圖凌泰清鬱逴涼風生山川鬱相向井邑互

縱橫若水天自來隱隱抱孤城旅人何棲棲歲月忽徂傾昔來尚雨雪今茲已朱明日與二三子游宴寡所營

山居

野人性好靜愛此山中居閉門日高卧午窓頭未梳櫛子親樹藝飯我以園蔬春月農事興百室勤荷鋤觀賞頗娛心閒讀老氏書茲方亦樂上何爲歎歸歟

初晴步至蘇灣山

開春苦常陰茲旦喜新霽谷風扇輕溫雲天屏氛翳薄遊遵陽阿散步綠水溢園桃紅半舒隄柳綠初曳高丘鬱嶕嶢故阯慨蕪廢昔人既淪亡今人復流滯

苦雨

淫潦何沉沉浮雲晦昏旦高衢盈塗泥廣澤增波瀾炎州苦下濕憂來但悲歎有敦瓜烝薪飛垤鳴鸛自余客茲方歲月忽迴換遷移無定居喧囂性所憚疾疢時相煎焉能事篇翰願因凱風至吹彼陰霾散

春日樓居

四野春氣改微和揚緒風新禽鳴前簷庭草綠丰茸念茲陰陽移歲序已不同憂來傷人心七情內相攻金石尚銷鑠何況於微躬且但狥所好無爲鬱忡忡

夏日山齋作

首夏稍清和山齋且高卧榆陰綠滿窓黃鳥鳴相和沉瘵雖未輿短篇聊自課無煩掩荊扉窮巷何人過

行園

野墅日多暇山園時一窺新篁漸抽徑高荷初挺池薔薇紅霧委玫瑰香風披夏菘束堪把春韭剪離離未捎抱甕勤聊爲餬口資頗嫌石尉侈言賞潘生嬉肆目無留翫棲心諧所期逍遙匪外獎勞歌知者誰

列岫樓成示諸友

樓居何巍巍巍巍薄太清璇題浮二曜藻榦垂列星我吳實隩區山川孕精靈具區象河漢天目擬嵩衡伊余無所好夙好幽人貞卜居獲嘉壤山川互迴縈創規準陰陽面勢以經營前睇南嶽遙後瞻北麓尊風窓氣迴薄雲户思杳冥

因之遠眺望遂以居高明既齊榮辱理復違朝
市情簞瓢自足樂千駟庶可輕作詩貽同志悠
悠知我心

王領吉卧病越溪莊携酒相看

南湖新水緑仲月夭桃落輕舟焉所如有客卧
山郭憂虞曠故歡言笑諧今諾憐君體虛羸況
苦煩痾作茲晨喜無恙共此花下酌園桑已抽
條徑竹初含籜溪清數游鱗場廣觀舞鶴舒散
鬱抱開佳賓勝良藥饘稼勿苦辛文史可娛樂
願保金石軀時來慰寂寞

正月五日予將往陽朔林魚憲世觀追
餞還珠洞賦五平詩言別

青陽熙初春和飈披炎陬東征遑寧居星言浮
蘭舟朋僚悲分睽壺漿欣追遊攀蘿共危巖觀
魚臨清流山收澄霄雲帆停滄江鷗新禽鳴嚶
嚶同聲知相求玄談騰芬芳深情諧綢繆良因
金蘭嬉非緣罍觥留行辭嘉賓依依生離憂

陽朔試諸生賦五仄五平詩

根鐸試粵壤升堂趨文儒角藝自古昔揚言繇
唐虞赫赫　列聖典循循先師謨孰謂此遠僻
皇風同疆隅朔邑壯以麗山川雄京都豈乏儁
異士思齊游商徒絕谷産豫梓幽渠生蠙珠細
物固若此何云吾人殊袭也甕牖子樗材慙踈
迂一貫昧孔訓多岐悲楊朱來嘆道喪久誰當
開迷途所貴造士者同心希蘇湖

春日思歸賦五仄詩寄王叅政應時

歲律早已變少壯豈再得日月邁隙駟忽忽意
愴惻試上桂嶺望緑野動秀色故國渺萬里矯
首不可即攺火靡尺素朔鴈絕羽翼白髮苦短
短攬鏡幾太息別業在茂苑夢寐煩想憶五斗

恥綏冕一命忝翰墨伏誦石尉引更咏晉令仕
魯叟嘆肆志蹈海信可則豈慕富與貴所願稼
且穡秖感國士遇未忍遽謝劾哲友秉俶儻夙
夜務令德念我涸轍鮒煦沫假恵澤徇禄強就
列量已欲解職逝矣舍此去出處各努力

別朱秋官瑞卿

相送城南隅離懷方未已桂檝繫垂楊氷盤薦
沉李湖陰飛雨來山黑濃雲起茗水自東流眷
然念桑梓

送許廷議二首

驅馬出國門僕夫肅嚴裝苦辛難具述千里行
累糧漠野何肅條落日見牛羊客游慘不樂靡
靡思故鄉簡書我所畏誰能不感傷君其崇令
名努力在方剛

問予逝何之告我將出宿昨者銓衡召佐郡於
鉅鹿皇居切天樞冠蓋相馳逐紛紛青雲士爾
獨違京轂抗義寧顧私居卑敢辭辱凡百敬爾
儀豈弟神所福

送戚秀夫宰歸安

宓生莅單父言公宰武城簡易象玄化絃歌流

頌聲信美越陬牧山川含淑清茗谿散花竹風
俗事蠶耕筐筥率婦子錢鎛無游氓我友秉淵
尚端笏豫休明分符試兹壤祇役念遐征方懷
簡書畏誰軫別離情

送沈元材宰桐廬

夙齡慕丘壑信美聞桐廬兹邦信可悅土風清
以舒端透想至德朴野類秦餘婦子勤紡績畊
庶業樵漁定山表靈異珍木秀而踈漁浦清且
淺濠梁觀游魚山谷多逸民棄世慕長沮名賢
抗高烈嚴氏播璠璵緬兹富春側清風猶穆如

蔓草淪荒臺白雲明廢墟懷賢諒有述遊豫樂
只且坐嘯恢教理卧治敦化初不擾絕諍訟無
爲宿垢祛槐榆蔭郊邑鳥雀下庭除謌謠絃誦
聲章甫歌下車惠物維豈弟約已在謙虛盛德
若不足安常故無譽請誦靖共什神聽其舍諸

送謝鳳儀赴蜀

遄征迫徂冬飛旆指長路川梁阻蛾氷岡巒隱
寒霧北極控關隘皇蹕儼攸駐軒裳欻翔集介
圭共趨赴多士依光華朱黻各有慕燕婉同心
友佐牧理民務一麾非卑秩全蜀式王度及兹

方剛日徽猷勉崇樹

送人奉　勑賜慶成王金幣

宗子肅明訓孝友篤倫綱邁德抗先烈令譽式
宣揚司府亟以聞　皇心豫且康璽書勤歎獎
寳鏹兼玄黃行人實有辭承命以趨蹌陳思敬
禮士枚馬歡游梁小子颺頌聲敢曰告多方王
其秉侯度夙夜遵典常

送鄭司訓之瑞安

晨出東都門送子涉長道車塗畏霜霰舟楫苦
氷潦徂征殊寡歡執手且相告甌粤在南服仲

春宜可到敬敷弘典常多士乃有造挍我對菲
辭冀子瓊瑶報
送馬伯交之南康
佐牧南康州州在匡廬下香爐天際列瀑布雲
中瀉登臨信可娛簿領知多暇懷賢諒有徵斯
文豈淪謝
送叔兄補之辛棠南雍四首
我送叔氏去曰至帝城隅檀車赴脩軌不得少
躊躕游鶤翔高冥迅翮歷九區君子抗遐烈焉
能為陋儒名實苟相眩好惡人人殊傷哉荊山
璞委之於路衢
女蘿附松栢枝蔓相糾纏如何骨與肉中道自
棄捐伊余少也賤樂有叔氏賢友于篤人網與
文粲成篇循循孔墨訓夙夜共鑽研何圖人事
乖綿邈阻山川四載始歡聚茲晨復言旋鬱陶
傷我心氣結何能言農天豈憂歲所患無良田
令德崇日新勉之少壯年
來思歲云暮雨雪玄冬陰遄歸季春月朱火赫
将臨亢旱稍以蘇膏雨灑芳林槐榆蔭阡陌麥
瀧雊文禽感此時物變焉得不傷心黄塵蔽緇

衣何事久滯淫好爵未可縻歲月徒侵尋寄謝
父與母離思誠難任
煌煌　帝京邑制度殊五方觀闕與天侔棖楔
奠中央玄雲翼璇臺綺構相煇煌多士影華組
珮玉以趨蹌小人奉薄伎發跡文藝場恭承
王明惠朝右厠班行弱質懼罪譽致用異圓方
勢利難久居榮名焉可常腐鼠亦奚為陳義娩
屠羊惜無晨風翼隨子返舊疆
送徐民則游太學
北極奠京轂南離開辟雍日月懸人文三五登
皇風群髦若淵海禮讓何從容碩儒秉教典造
士颺懋功君子懷令德嘉會趨雲龍觀光陛庭
下卒業成均中上堂聞絲竹當庠列笙鏞道維
周孔規藝則游夏宗尚友志日廣親賢馨斯崇
君其敬自勗聖哲追芳蹤
贈陳真人
清都靈仙宅桂闕雲冥冥龍虎伏紫汞日月閟
丹經凝虛駐精照抱魄辭天刑蓮花幻纁闥蒲
蔔開錦屏纂組雜星裾橫玉朝帝廷永學長生
術金石擬遐齡

贈許徵君彥明

建業據雄勝鍾山凌泰清千年開王氣五色綵霞明徵君抗高尚家住石頭城還丹鍊紫汞服食斷黄精余昔游藝場逢之於帝京貌類古列仙傾盖如平生何年謝朱紱共結滄洲盟

芳樹篇贈董子元

芳樹發華滋結根崇嶽陰上天垂膏澤美蔭周豊林董生秉奇秀行藝余所欽神水產名駒丹丘翔文禽華亭實珍藪二陸耀璵璠遥遥曠年歲鏗爾諧徵音曰余忝夙誼綢繆逾斷金陽禹聞自昔嵇呂徵在今譬彼九秋榦勁節挺千尋女蘿相依託共有凌霄心為山不厭高掘井寧憚深頑言敦久要無如商與參

釋毀篇投高吏部子業

市虎成三人鑠金由衆口無根騰謗辭太潔蒙瑕垢周公材且聖流言肆譏醜孟軻畏臧倉武叔譭尼叟古來賢哲人萋菲興左右禮義苟不愆人言又奚咎君實懷瑾瑜堅貞但自守惜彼青蠅詩傷哉為疾首

荅沈山人王父

寢跡偃丘牧息交杜繩樞聿以沉瘵屏心將增素娛緬懷榮綺倫獨季疇與俱千旌徒見求何似商山芝犖犖休文子曠代同風期惠余瑶華音邢乘輝玄珠憶昔童丱齡投契諧笙竽及茲白首日招隱營田廬陶公誤塵網悔賦歸來辭折腰良足羞掛冠未為迂偉哉會連生却秦奮英奇肆志甘蹈海鴻舉飛九區鳳凰翔高冥鷦鷯笑藩籬由來賢達人寧顧凡庸嗤君看五湖長旨羨萬乘師相携遯巖谷偶耕學長沮

題盧師陳所居五塢山房

吳邦表靈隩山水蘊清嘉緬惟南横勝玄邃誠難誇飛泉懸白雲疊巘棲頹霞連岡盡叢竹啓塢多桃花信美可以居僻性思移家君家南横側搜討窮幽遐俯臨北麓峻曲抱南湖斜丹房閟芝木列墅羅桑麻既寡徵稅憂兼無城市譁茲樂寧外奬絓組亦何加

四悼四首 有引

夫蒙惠廢言期牙絶奏此由存歿之情深而知暱之感切也死者既不可作追惟疇昔能無悼乎於是賦四悼

李憲副獻吉

李公海嶽秀長庚兆靈異發頴由西陲空群耿北冀摛詞追子長作賦凌賈誼虎視萬古前鴻冥陋哀季徐何抗英特晚逆勞指示金聲叶韶兼總集能事煌煌弘治間文章凖天地抗疏逐城狐挺節詆閹寺入黨雖稽留二張亦歛避青蠅何群飛白首從吏議淮南自狂謀公也實奚累繁[illegible]臺昔攀䅣龍門幸無棄白馬聆雄談朱絃賞真趣三復相逢行綢繆伏高義哲人竟山頹仰止庶可企

祝京兆希哲

祝公萬夫特殊質邁古賢錦心粲星羅繡口紛河懸讀書數行下強記日千言覃思更生㷫沉志楊雲玄虞稗漁厥流丘墳掘其源武庫森矛戟腹笥傾淵泉詼諧識歲星辨議駭談天上譏湯武疵下刺韓孟傲酒德頌劉伶草聖輕張顛臨池欻揮翰錯落龍蛇騫一官苦不達斯文良足傳伊余昔趨侍投贈北征篇慙非陸生材嘆賞屏茂先大雅不可作太息撫遺編

唐解元伯虎

唐公七尺軀雙瞳曄流電逸氣騰龍騏華詞縟雲漢連珠擬陸衡廣志準王粲握槧希古人釋褐冠群彥貝錦忽構讒虎口竟罹患洪獄羞上書浙省溥為掾灌園聊自娛好客日高宴一諾輕千金田季世所羨鴻情猒雞鶩鶻思早斥鷃逍遙富春遊懷賢發篇翰著書何必多雅什庶可玩令名垂丹青炳矣高士傳

王太學履吉

三吳富材傑王子絕代英清揚美如玉髫齔宣令名孝友篤人綱秀敏由天成交醇醉公瑾量雅欽黃生友文徵仲德乃進師蔡九逵業以精詞傾倒峽流賦擲鏘金聲抱璞傷楚和倦游同馬卿扁舟五湖外放浪甘尊㷊卧痾歲消渴躭酒日沉冥哀鵩一何促夢蝶奄徂傾黃鳥聲孔悲玉樓草已成曰余感夙誼古道嗟彫零

十懷十首有引

夫日月邁於隙駟居處限於風牛是以詩有契闊之傷騷致莫悲之嘆叙既往之客歡冀方來之新晤於是賦

十懷

文內翰徵仲

內翰小子師卓行古人傑辭金抗幼齡解組脩晚節丹青紛雲烟篇翰爛虹蜺瑚璉世所珍昭代表三絕

顧中丞華玉

中丞何卓犖江左稱賀循材通略王霸學奧窺天人忘年締友誼白頭諒如新及時樹奇業圖畫登麒麟

施憲副聘之

施公挺茗雲英譽藉九州既欽文翰工再識吏

事優混俗間清濁奉公來謗讟落落千丈松邈焉眞寡儔

田僉事希古

田子奮古閫辭場早騰驤拙宦久爲郎安貧樂圭竇情希五嶽遊志好中山酎簡易良可親偎薄竊所陋

鄭文選子京

子京何恂恂儒雅復溫良藻辭薄沈宋玄理宗老莊[illegible][illegible]羨風流嗜酒慕清狂時爲青白眼厭俗猶粃糠

高廉憲子[illegible]

高子似簡傲意氣揭青旻沉潛繼揚叟玄妙希王丞梁園憶傾盖綢繆洞深情二俊倘可作蘭玉欽難兄[illegible]

屠脩撰文升

屠君浙之秀交余為莫逆叙年類劉盧投誼並膠漆纏綣諒無[illegible]患難竟有力千秋太史公高文永垂式

江憲副于順

江兄秉特達銳頴脫錐囊少年美白皙論交鏡

肝腸賦窺宋賈室詩登潘陸堂盤根別利器努力及方剛

王叅政道思

道思負材逸麗敏儕子安稱雄實擅場定霸忽登壇以吾一日長同心結金蘭商山芝可茹焉用羈微官

趙會元景仁

趙郎天下士弱冠捷龍頭文高列兩京學贍窮九丘辨姦蘇公識食力徐孺侔斯文未墜地之子紹前脩

悼女林詩有引

女林余之第四女也生于桂林故名季林性至孝而慧度如成人五歲忽以疹夭賦此以志痛焉

野蔓委朝露階蘭隕秋霜蘭彫春復滋蔓委時更芳如何令玉樹一旦埋土岡昨暮呼慈親今晨卧玄堂柔姿不再覩貞魂去何方夕寢念髣髴飡咽中腸空帷閒無人忽若在我傍音徽永陽滅血淚日沾裳脩短諒由天欲遣情難忘始知卜子夏喪明徒自傷感彼釋氏言輪迴殊杳茫願結來生因聚首期久長

七言古體

燕京篇效栢梁體

觀魯述所貢獅子歌

夏雲篇

呂梁行

閶門行

夢遊泰山歌

送平虜將軍北伐歌

送大司徒秦公歸梁溪草堂歌

送文內翰還山歌

送陳少參魯南之江西

匡廬行送王太守公濟

鳳凰臺行送楊用德

送江子春之金陵

太華山歌送張邦孚宰三原

送陸子玄遊泰嶽

送沈山人王父遊武夷

送仲兄尚之季弟紹之同緦姪赴試留都

寄趙叅政鴻逵

衙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五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著
長洲後學甥癸亭張炳㸌叢甫　校

燕京篇效栢梁體

恭承明詔游皇都皇都巍巍壯規模彤宮綺構承明廬日月照耀紛丹朱王氣鬱律朝夕殊遼海萬里包彊隅長城迢遥塞外孤西摧吐蕃北備胡居庸刁斗接延榆黄花原頭青草枯諸軍齊挽繡蝥弧控絃鳴鏑墮飛烏百金選士出屠沽六郡良家分虎符羽林期門盡虬須殿中宿衛執金吾　大王雍容俠廟謨細㮯廣厦論唐虞石渠金馬侍鴻儒衡牙珮玉咸碩膚考鐘擊鼓百辟趨槖弓戢矢荷歡娛郡縣述職董征輸蠻夷通道永無虞泰階清夷啓亨衢玉衡順軌七政敷皇都萬年正天樞願我　皇帝壽考與天俱

觀魯迷所貢獅子歌 有序

皇帝嗣服之五載魯迷重譯貢狻猊焉時袠延仕京師薄觀于四夷館退作歌以風

魯迷迢迢遠在崐崘西叩關通道貢狻猊絶漠

知亘幾萬譯跋涉流沙經月氏初從羈縻就屬
國傾城聚觀途路塞攣題械脰苦維縶豹鞹爲
鞲鐵銜勒尾如流星氣憑陵隅目燭地思奔騰
四蹄蹴躃毛髮竦瘦脊硉兀排鋒稜崩雷掣電
望風吼青兕辟易玄羆走當夫股栗不敢前壯
士變色將無猛奚奴綠髯深眼睛戟手嗺髻髺
胡纓須臾鞚引藁街下俛首帖耳猶長鳴封羊
屠狗恣所欲豐芻肥甘日不足英雄束縛亦如
此豢養恩深敢辭厚始知丹青貌不同彷彿山
海圖經中上林已閑射熊館　天子賜見長楊

宮虎賁如雲兵衛列彊弩短刀防噬齧詔謂圉
人破檻車玉階舞蹈龍顏悅我聞異物不可馴
祖裼攖之如有神水衡寶鏹物須賜不惜金錢
懷遠人嗚呼明王愼德畢遠略珍禽奇獸須教
却周征白狼荒服叛漢閉玉門歌頌作先朝故
事傳　敬皇曾迷款塞曾來王當時謝却仰明
聖萬古史冊生輝光今　皇端拱勤內治夷德
無厭惟嗜利何當破械縱山林厚賞金繒絕來
使

夏雲篇　館試

禁城佳氣接丹丘層巒疊巘夏雲稠初從火井
温泉起復向蒼梧赤水流炎帝龍旂來蜿蜿祝
融鸞駟鳴啾啾九疑突兀開三輔五嶽縹紛列
十洲乍看仙掌蓮花動復見天都太乙浮聚散
長依鳷鵲觀卷舒時繞鳳凰樓漢家宮闕排雲
上飛軒曲榭紛相嚮桂嶺遙連北斗高瑤臺亘
對西山爽翡翠翩翩戲錦波芙蓉處處迷蘭槳
禁殿披香望翠華行宮避暑迎仙仗氷檻風簾
六月秋炎蒸不到鳳池頭誰憐塞外征人苦揮
汗褰帷戰未休

呂梁行

吾聞呂梁懸水三十仞盤渦流沫舟難進萬石
巉巖利如戟諸山決裂湍尤峻徂徠五月泉水
惡倒地崩雷赴空壑錦浪桃花夾岸高銀河瀑
布當空落鳴鑼打鼓齊發船百夫挽之不得前
連艫巨筏幾摧折鼉吼鯨吞爭沸㴷誰言一葦
輕可渡強弩射潮潮益怒天吳恃險河伯驕帝
閽重重那可訴憶昔神禹疏九河龍門砥柱功
最多地平天成九疇叙然後懷襄底定無洪波
自從漢塞宣房始河決滎陽凡幾徙遙憐遷客

賦黃樓猶有行人歌瓠子　文皇卜邑都北平
轉漕直達幽州城踰淮歷濟趨輻輳軍輸國計
勞經營當時呂梁多險阨萬國嶅嶅畏徭役疏
渠鑿石殺水怒遺事猶說平江伯只今水利多
是非　天子旰食仍宵衣司農漕粟阻不進使
者樓船捷若飛江淮連年苦彫瘁運餉誰當念
勞勩吁嗟安危有公等白面書生安敢議

閶門行

閶門巍巍連紫極罘罳雉崇墉控疆域飛梁作鎮
限闗津廣市開場通貨殖土風清嘉想端委里

閈驕奢誇邑食城中綺構排雲起城外青槐當
路植梁鴻橋下柳千條泰伯祠前花萬色紅塵
日晚驅雕輦碧草春來迷玉勒魚鑰彤彤開宅
第夾道雲甍對迢遞鴛鴦織就綴文茵翡翠栽
來妝寶髻橫塘二月春氣濃中流畫鷁看搖曳
陌上行行霧縠紛花間往往牙檣繫公子前溪
唱豔詞佳人子夜翻新製朝朝簫鼓出城闉夜
夜蘭燈迎水裔憶昔夫差全盛時離宮望苑駐
行麾錦帆涇遠菱歌緩銷夏灣深彩仗移走狗
鬬雞心未厭穿池鑿石游難徧初從雲嶠起郊

臺更向花洲開別殿穠郁香徑何容與冰簟水
檻疑無暑晝觀劍客舞青萍夜引西施歌白苧
爭長黃池干夏盟檇李胥樓勁越兵舟師電發
艅艎出壁壘星攢組練明自謂千秋長若斯豈
意一朝人事改愁見荒臺麋鹿游可憐故國山
河在吳王昔日起閶門法象天居擬至尊豪華
轉燭何終極世事悠悠寧足論

大中丞胡公巡撫山東走使邀余遊泰
山以病不赴作夢遊泰山歌以謝

我聞泰岱五嶽之所宗巍乎高哉拔起摩蒼穹

天門日月相避隱勢壓九服何其雄扶桑碣石
眇在下安論鳧繹連龜蒙宵夢忽陵騎六龍足
躡列缺驅冷風捫參歷井上日觀飄飄直謁元
君宮白榆赤桂夾御道中有顏如桃花膚瑩玉
雪綠髮皓齒十五雙金童手持靈訣授我讀科
斗奇字殊難通凡胎俗骨不可換覺來相失滄
溟東朝逢海上青鳥使邀我遠遊登岱宗開緘
長跪讀數過星文雲篆恍與夢寐同尚平婚嫁
未畢累長卿卧病還書空何當白日生羽翼飛
上泰岱絕頂第一之高峰

送平虜將軍北伐歌

胡人牧馬窺長城五原烽火通燕京檄書忽報雲中急羽騎遥徵上谷兵榆關二月猶飛雪朔風蕭蕭寶刀折士憤天驕未請和人言頡利甘擒滅我 皇按劍徵虎賁元戎專征出薊門明光殿前授斧鉞介冑不拜何其尊百金選士盡虓虎六郡良家充部伍旌旗蔽日奮横行組練如雲遥衝海御枚疾走提天戈刁斗不設斥堠多射鵰夜没燕然石飲馬朝乾瀚海波悲笳亂奏黄雲起鼙鼓喧喧振邊鄙太白高懸細柳營

烏號齊發天山矢褰帷歛衽駭星電魚麗左右窮合散攙槍迅掃王庭空三軍餘怒猶思戰桓桓嫖姚驍且雄腰間象弭韜彤弓指揮玉匣誅中野赫奕金貂粲上公轅門露布馳奏捷凱歌歸來暮春月草暗龍沙斑馬嘶花深疏勒征軺發禁中頒牧奇六出閫外咸遵丈人律誰言彈場難遥度樽俎折衝知有術宣王中興調六符車攻吉日弘廟謨萬邦文武憲吉甫他日凌烟看畫圖

送大司徒秦公歸梁溪草堂歌

司徒拂衣歸梁溪梁溪草堂雲樹迷金章紫綬嬾朝謁鶴氅幅巾歸杖藜丈夫出處各有時尚書八座官不卑浮雲富貴須臾事且向商山歌紫芝勳烈如公古來少掛冠都門亦何早手調六計致太平位歷三朝號元老今 皇訪落萬事改先朝耆舊登卿宰鸞翔鵠立有公等廟堂隱隱生丰采五侯七貴多帝親氣壓梁竇誰敢嗔危言抗疏至尊喜詔割膏腴還小民蒼頭使者恣饕餮煮海為鹽擅金穴苞苴如山不敢售以此中官俱不悅司徒恂恂一儒者節槩干霄

寧少假封章上乞賜骸骨朝坐雲臺暮田野天恩浩蕩降璽書馳驛晝錦歸故廬裴公綠野名逾重謝傅東山樂有餘誰言直道多遭讒秦趙高風誰不羨路傍行人咸嘆息昨者臺諫交章薦即今西北胡虜強邊戍日夜徵衣糧願公強為蒼生起談笑滅胡報 天子

送文内翰徵仲還山歌

朔風吹沙地欲裂燕京十月多霜雪郭隗臺前落葉飛武侯祠下行人別憶昨徵書下玉京公車薦士遵承明蒲輪遠致商山皓束帛能招魯

兩生丈人家住梁鴻里弱冠爲儒事文史不獨
新詩繼國風自有芳名動人耳五侯持書求識
面群公走幣要相見懸黎結綠欲增價御李爭
誇承顧眄讀書萬卷不逢時獻策金陵悲數奇
石湖未減東山興茂苑空吟梁父詞買臣五十
方就辟白首揚雄猶執戟校書天祿奉奎章待
詔金門宣制冊秋風一夜思鱸魚乞歸新搽紫
泥書誰能忍恥事干謁懶學相如獻子虛客星
浮沉辭　帝座直道難容文寡和江驛梅花悵
遠離柴桑松竹宜高臥憐余薄宦滯京華北雁
南歸每憶家何日拂衣三島去時來問字有侯
芭

送陳少參魯南之江西

金章荷聖恩辭出大明門驛路雲千里都亭酒
一尊康郎城邊春水發滕王閣上懸新月輕帆
直下疾於飛幾日看山遍吳越楊雄白首薦公
車曾作詞臣侍石渠直道自甘終放棄高才誰
肯借吹噓藩參四品官不薄豫章猶勝長沙惡
簿書錢穀亦何勞十載功名至方岳春來彭蠡
雁難聞江草江花杳暮雲南歸正及鱸魚美負

北相思不見君

匡廬行送王太守公濟

匡廬何重重秀出香爐峰疊巒蔽日月疊巘攢
芙蓉天河倒傾瀑布裂毒霧連山晝明滅長風
萬里吹海門彭蠡波濤滚飛雪我聞匡廬山中
有古列仙丹房粲靈芝石室開青蓮使君澶淵
驄馬客刺史今爲二千石去年剖竹官平陽平
陽古稱堯帝彊土風儉嗇民務簡山水豈得如
南康傑本草野人好遊慕子長訪道遍五嶽所
志在四方與君有神交相逢燕市傍側聞匡廬
勝言之安可詳何能生羽翼天路相翱翔

鳳凰臺行送楊用德

鳳凰臺在五雲中天門照耀　高皇宮鍾山岧
嶤蔽日月江水直與銀河通長淮二月冰已泮
君到春衣猶未換千條楊柳映紅樓十里荷花
開錦岸憐君拜官廷尉平躍馬朝朝出貫城太
平堤上鳴珂散玄武湖頭擁蓋行青袍皂帽人
人美三十爲郎官不賤相如未受漢主知賈生
不得吳公薦金陵山水最清妍法曹無事只高
眠養生或注參同契閉戶惟應草太玄看君逆

是悠悠者名位不乆吾人下別後無令尺素稀
定有新詩繼風雅
送江于春之金陵
燕山正月梨花多行人幾日發滹沱山長水遠
不忍別執手聽我驪駒歌憶昨抱策干　天子
王陽結綬貢公喜紛紛豪俊不如君落落交游
能有幾君家兄弟世所無雄詞逸思機雲徒囊
中白刃新脫頴櫪上徤駒思過都中朝江揔真
俠客獨抱奇材人莫識人言袁生真腐儒惟爾
與吾為莫逆讀書秘省一無成卧病文園類馬
卿踈慵頗遭世俗議貧賤不免兒曹輕人生榮
辱難自料虛名翻被旁人笑買臣五十運始通
劉向十年官不調今君作官向金陵河漢浮槎
望使星莫辭案牘勞終日猶勝山林老一經
太華山歌送張邦孚宰三原
迢迢太華山縹緲霄漢間左控桃林塞右走藍
田關仙人掌上長雲雨明星玉女空中起沃野
茫茫白鹿原濁涇浩浩黃河水張君山西美丈
夫朱唇白面間且都官階七品墨作綬專制百
里銅爲符君今別我三原去寒日蒼蒼隱黃霧

關外胡沙不見人隴頭落葉紛無數去年浮沉
金馬門惟君年少最相親看君棲棲不得意似
厭奔走隨風塵男兒樹立貴不朽功名肯落他
人後楊雄不羞執戟郎汲黯豈薄淮陽守世人
往往輕儒生材具如君那可輕此行暫試牛刀
利萬里驊騮自有程
送陸子玄游泰嶽
有客手珮蒼精龍告我遠遊登岱宗岱宗根蟠
九百里絕頂上有秦時封金泥玉簡秘難見古
文奇字誰能辨日觀遙看碣石津雲峰正對蓬
萊殿海中鼇身應天黑三山湧出神仙宅貝闕
參差結蜃樓珠宮掩映藏蛟室君登泰嶽觀滄
海九州四瀆皆安在堂上遺音想絲竹壁間經
傳尋魚亥丈夫所志在蓬桑焉能局促籠中藏
看君一劍行萬里五嶽之遊自茲始
送沈山人玉父遊武夷
武夷三十六高峰層巒削壁何重重清溪九曲
似明鏡曲曲倒浸青芙蓉仙人控鶴去已杳沈
主好奇快幽討禮斗壇前吹紫簫昇真洞口採
瑤草幔亭宴罷寂無聞何日虹梁度絲雲仙籍

倘書余姓字齋心同謁武夷君

送仲兄尚之季弟紹之同鯉姪赴試留都

金陵帝子宅　大聖開洪基千年王氣鬱長在石頭爲城江作池我　明人才邁前古天網磊砢羅英奇梗楠豫梓構淸廟大澤深山方有之吾家兄弟在人口八元數協高陽期仲兄詞鋒淬秋水季子腹笥雲烟披一雙明月出海底光彩照燿珊瑚枝阿咸昂昂千里足追風逐電誰能羈長干市上昔同醉玄武湖畔常相隨荷花兩岸爛紅錦楊柳樹樹啼黃鸝鳳凰臺空李白朽但見麋鹿游荒陂登高懷古幾悲詫酒徒詞客今留誰當年釣鰲差快意此日荷鋤聊爾爲朱輪繡轂豈不好巢許夔龍各有時男兒所志萬人敵肯學斥鷃棲藩籬今之董賈正兄輩棄繻早受　明王知

寄趙叅政鴻逵有引

趙君給事黃門十年不遷久之擢叅政山西超然罷歸余夙投末誼欽慕高軌爰寄此篇

麗萌掛冠去跡傳拂衣歸昔賢抗遐烈夫子亦知幾十年給事黃門裏富貴何心戀青紫鵷鶵豈受腐鼠嚇逸驥寧脫鹽車恥風波久識宦途危長公陶令是吾師山芝野蕨俱堪採安用高車駟馬爲

江生行

余試吏刑曹江生實同官焉惠而好我爲作江生行江生名以達字于順

江生江生眞鳳雛磊落自與常人殊題詩往往凌二陸作賦直欲追三都前年與君通仕籍看花走遍長安陌白晳爭誇美少年高材那識文章伯　君王好士開石渠明珠暗投空上書相如不逢楊得意左右誰能薦子虛自從署職刑曹裡日晏含香吟未已頗厭公庭理簿書時從退食觀文史見君詞鋒如利鍔巧匠運斤無斧鑿黃金白璧價未定大呂玄鍾時間作我曹狂簡慕古人十年結客誰相親致身強欲干名利開口率爾談經綸危言每與流俗忤野人苦不通時務李邕曾觀中秘書楊雄未獻河東賦天曹昨者召爲郎腰間新綰象牙章閉門細究刑

名義對吏何辭案牘忙悠悠竊祿真無補夙夜驅馳入司府感君雅意頗優容置腹傾心忘爾我袖中出示瑶華篇滿堂共駭蛟龍騫託交盡在青雲上然諾豈徒杯酒前論文靡靡日不倦況也高談多口辯源委遥追大雅還體裁近詑黄初變世人是古遂非今鍾期不作誰知音看君自負亦不淺謂我粗知郢客吟國風冲融崇典則弘治以來宗匠出歩驟時窺作者心掃除實賴諸公力顧我繩樞實不才自甘樗散棄蒿萊追攀屈宋他年事任爾横行萬里來

中洲歌贈徐山人

我聞十洲在海中蓬萊高切玄霄宫仙房帝館杳難測璇題銀榜遥相通清虚邈與人世絶中有群仙盡緑髮吸露朝朝飲玉漿飧霞夜夜和金屑秦皇漢武昔好仙東方徐市何其賢靈藥空求勞入海大丹難就想昇天徐公磊落滄海客虬鬚方瞳身七尺仗劍曾排閶闔門掛瓢直向扶桑側嗟余頗好逍遥遊與爾相期到十洲塵世粃糠真可厭笑騎白鹿上丹丘

喻將軍歌

喻將軍好武兼好文生駒秀騎走似電百步一鏃紅心分狂歌痛飲酒數斗琵琶短簫不停手雄心俠氣何翩翩論交豈在相知久男兒負材多好奇匈奴未滅家何為君不見漢之霍衛起奴隷高牙大纛須自致

月夜飲浮玉山醉贈長谷山人歌

山人載酒來山中邀余浮玉山頭飲青天張幕月為燭蒼苔布席石為枕風吹玻瓈鏡湖碎烟開芙蓉畫屏翠試問空山千載來誰如狂客今宵醉吳興山水勝輞川山人近買苕谿田自言堪輿術甚妙謂得景純書秘傳野人無家思卜築欲向湖頭縛茅屋他日期君好結隣放浪漁樵一生足

邵成都仲材過飲草堂醉贈短歌

君不見石崇金谷今安在謝安東山陵谷改人生忽若草頭露河清海變誰能待成都太守休嘆嗟當年同看長安花一朝掛冠武林下荷鋤學種青門瓜世間翻覆無不有浮雲富貴真芻狗何用長存身後名祇須痛飲杯中酒君家兄弟二陸才黒頭早賦歸去來古人往往困屠釣

我輩落落俱蒿萊西湖春來浄如鏡南峰北峰
翠相暎六橋烟柳隱漁舟孤山草樹迷樵徑林
逋逝矣不可攀千秋放鶴何時還與君笑傲拂
衣去流水桃花心自閒

越吟

父為越人能越吟悵然不樂非吾土一身寄食
羞賤貧百事傷懷歷辛苦馮驩無魚彈鋏歌翟
公之門雀可羅世情炎涼古尚爾交態反覆今
如何仲尼棲棲曾不恥買臣未遇困妻子人生
窮達誰自知丈夫毋為失路悲

南中作效高達夫體

僕本橫塘一漁父釣竿三尺常為伍白首惟堪
老布衣折腰豈願趨官府自從　天子放歸吳
茅屋荒凉住五湖窮巷杜門辭俗客薄田鋤口
著潛夫誰知世事如翻手公車誤薦收枯朽寓
貴功名笑等閒東西南北勞奔走桂林卑濕已
難論象郡炎蒸愁殺人身在瘴鄉生是寄路逢
蠻賊死為鄰由來青紫非吾意封侯拜相英雄
事渠輩都無少壯心荷鋤且徇烟霞志浮海居
夷愧孔丘茹芝飲水更何憂明朝拂袖還山去
鴻鵠冥冥不可求

衛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五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六

五言近體

大駕視牲南郊

齋宿院署

人日齋居雪霽

大明門候駕

五日 賜百官綵扇壽絲縷

西苑秋望二首

頒曆

至日

大廷尉江陰湯公命賦四題一蔭胄子二
侍講筵三頒書四讀卷敘異數云

人日宴石湖草堂同諸文學分韻得星字

人日宴蘇司馬惟和宅

元夕戴烏程獻之携酒慈感寺

上元日觀社石湖遂留草堂觀燈

正月十五夜

上巳脩禊天池同文太史

五日

夏日庄居五首

同諸文學避暑石湖二首

立秋日獄中作

新涼

秋

七夕飲吳太學次明宅

中元夜同王子美朱日宣行春橋看月二
首

秋熱

中秋之閏宴王履吉草堂

吳興中秋對月

八月十三夜行春橋賞月

十四夜待月上方山

十五夜飲第六弟山樓不見月

十六夜列岫樓雨

十七夜再過行春橋賞月

九日桂嶺宴集

九日渡黃河作

憑虛閣宴蔡大九逵

張園賞牡丹作

同王太守公濟查駕部國瑞張員外永清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六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illegible][illegible]甫　校

大駕視牲南郊

大路調仙馭朱旗列禁城　帝牛三月繫田燭
九衢明日垂龍旂出山將綵旄迎橫汾畢漢詠
禋祀秉　皇情

齋宿院署

璧薦崇元日郊禋戒百工泰壇雲霧裡象輅羽
儀中越席陳陽位玄端處法宮甘泉徒欲賦文

藻媿楊雄

人日齋居雪霽

瑞雪逢人日充年感物華水從銀漢落山繞玉
關斜帳殿披晴靄郊宮閟綵霞今朝禁城望無
樹不飛花

大明門候駕

虎旅驅中道鈎陳警六飛圜丘群望畢宣室受
釐歸旭日迎芝蓋晴雲拂羽旂笙歌前路擁拜
舞接光輝

五日　賜百官綵扇壽絲縷

鳳詔傳中使雕函出尚方扇裁明月滿絲曳綵
雲長組織觀文藻吹噓荷寵光南薰迎律動
聖壽與時康

西苑秋望二首

星樞嚴紫禁日觀表黃圖華闕中天起瑂臺冠
嶽孤九門環太液三島祕方壺王氣自朝夕清
秋雲物殊

列職偎曹末長趨廣內遊離宮開木榭馳道亘
花洲荷氣薰衣麝泉聲引玉騶金莖雙立處遥
望露華浮

頒曆

一王頒曆象七政理虧盈斗柄臨黃道龍躔指
玉衡攝提貞日馭析木會天行載驗保章氏因
思洛下閎

至日

雲物指昭回玄冥霽色開飛灰占密室銅渾測
靈臺鳳至知時變星迴感歲來垂衣仰玄嘿稽
首咏康哉

大廷尉江陰湯公命賦四題一蔭胄子
二侍講筵三頒書四讀卷敘畀數云

棘寺平反久虞廷奏績殊恩波霄漢下禮樂位
雖趨世祿雲仍美孫謀燕翼圖三槐早已植拭
目斎天衢

虎閱横經地鵷行侍從臣袞衣高黼座環珮擁
楓宸論列絲綸密光華日月親長陪栢梁宴時
奉屬車塵

皇訓三言切天章五色瓜恩頒中使渥詔出尚
方優秘府徵文獻儒林喜校讐瑤函兼玉軸只
尺對龍旂

捂后臨軒日王賓觀國時五雲翔紫極三策奏
彤墀寶鏹瑤琨貴饔飱水陸奇瓊林恣歡燕親
聽食苹詩

人日宴石湖草堂同諸文學分韻得星
字

獻歲逢人日開筵聚德星和風喧谷鳥淑氣澹
堦蓂結勝花爭綵迎春柳變青草堂歡賞洽誰
復羨蘭亭

人日宴蘇司馬惟和宅

相邀人日宴喜見使星輝猶許論心密今憐會
面稀山城新月上江館落梅飛更聽懸河辯賦

厭夜不歸

元夕戴烏程獻之携酒慈感寺

清宵淡綺席上客集華纓月競花燈豔風飄玉
漏聲舞人呈百戲歌管沸千城旅思逢佳節飛
觴細細傾

上元日觀社石湖遂留草堂觀燈

簫鼓喧春社煙花集夜筵寶燈明大地火樹照
龍天清梵香風度祥輪綵月懸誰憐多病客寂
寞獨參禪

正月十五夜

魚鑰通宵啓紅粧作隊行穿花絲管急踏月馬
蹄輕歌雜平陽舞燈疑不夜城四方幸無事長
此樂昇平

上巳脩禊天池同文太史

祓禊乘春暮名賢此地臨清池魚躍澡翠嶺竹
成林鄭女遺蘭葉金人戲水心茲游真極樂何
以異山陰

五日

客邸逢陽午羈愁苦憶家虎符分大内龍艦鬭
晴沙角黍千官戲瓊杯九節花子今江海士空

復戀京華

夏日庄居五首

一畝自為宅五湖聊可家門陰徵士柳園熟故侯瓜脫粟歲堪飽濁醪時肯賒誰能慕簪紱終不換煙霞

田家殊作苦今歲復恒暘憂旱思驅魃祈年笑暴尫且躭河朔飲頗厭桔槹忙病暑成消渴時尋肘後方

門前新漲滿恰好浚漁磯下釣驚鵝浴開簾放燕飛納涼憑水檻習靜掩山扉蕭散無拘束林

泉志不違

樓閣層霄上河山四望通開襟迎爽氣捲幔納雄風登眺身逾健琴尊興不空日長無一事高枕北窓中

山居嫌寂寞賴有問奇人束帶真吾懶科頭任爾嗔論文慚客難携酒慰家貧未得同沮溺虛名累此身

同諸文學避暑石湖二首

理棹泛湖陰停橈占水心風簾煩暑隔冰檻薄寒侵劇飲方河朔良儔選竹林蓬壺何處是只向此中尋

綵鷁浮天上紅粧照鏡中歌翻金縷曲人住水晶宮酩酊山公似清狂賀監同歸舟不惜晚為戀舞雩風

立秋日獄中作

秋風來紫極爽氣入黃圖草木川原改乾坤歲月徂蕭條悲宋玉歧路哭楊朱束縛緣何事真成一腐儒

新涼

好雨消殘暑輕雲澹素秋水亭荷氣入山館樹

陰稠氷簟風生縠緗簾月上鉤狐歌感時物大火已西流

秋

秋氣入虛館澹然神思清風泉滿幽聽睠此間居情丹楓霜後落白雲天際生考槃復何事臨流歌濯纓

七夕飲吳太學次明宅

華館同心侶佳辰濁酒杯斷虹沉古堞疎雨送輕雷靈寢天河隔僊旌閣道迴那堪事機杼悵望鵲橋隈

中元夜同王子羨朱日宣行春橋看月

二首

共賞中元節來陪達旦遊月當今夜好客為故人留皓魄渾疑晝寒光更挾秋乗槎吾與發直欲問牽牛

月白蟾疑動秋清桂欲彫金波浮綺席彩暈射星橋雲遏衣宏嘯風傳子晋簫遥思牛渚會未必勝今宵

秋熱

吳地何卑濕秋天尚鬱蒸大雲殊少雨赤日但多蠅睢憶金莖露涼思玉井冰秪應河朔好痛飲酒如澠

中秋之閏宴王履吉草堂

燕賞憐秋半朋遊選閏餘月當瑶夕滿雲向絳河舒籟靜荷香發霜清桂影疎衣宏興不淺雕藻媿瓊琚

吳興中秋對月

瑶空懸朗月銀漢滅纖雲人在他鄉看秋從今夜分光凝浮露氣魄散掩星文何事南飛鴈悲哀不可聞

八月十三夜行春橋賞月

皎月昇清漢金波散碧湍光摇牛渚動氣歛鵲橋寒乍擬弓將滿還愁扇未團不能明達旦秉燭盡餘歡

十四夜待月上方山

憑高臨寶地選勝陟旃丘海涌金輪出風驅綵霧收素娥懸鏡照神女弄珠遊彷彿登緱嶺簫笙滿十洲

十五夜飲第六弟山樓不見月

花萼樓頭月清輝竟黯然翻憐三五夜不見十分圓陰霧沉朱戶浮雲暗錦筵無由開寶匣一照玉臺前

十六夜列岫樓雨

今夕是何夕雨聲殊未乾月從他處照人擬隔年看兔怯秋毫濕蟾愁桂樹殘庾樓空獨倚對酒若為歡

十七夜再過行春橋賞月

皓魄憐微缺清光喜倍多氷壺浮桂影素練展湖波水即通銀漢橋疑跨絳河人間無此地只向廣寒過

九日桂嶺宴集

鳳嶺攀叢桂重陽賞令辰花開金粟樹酒送白衣人翠靄圍歌席香風逐舞塵龍山今日醉落帽任吾真

九日渡黃河作

河水出崑崙湯湯日夜奔波濤萬壑湧風雨二儀昏洛邑中天室函關左孟門百年戎馬地眺望一銷魂

憑虛閣宴蔡丈九逵

複道飛樓出懸崖雜樹交山川雄地紀井甸散皇郊蘿幌棲龍象風林落鸛巢逍遙歡賞洽竹裏促行庖

張園賞牡丹作

戚里園亭好名花惜看遲雕闌圍百寶金谷鬬連枝紫說平頭勝紅誇夾瓣奇洛陽何足數爭似習家池

同王太守公濟查駕部國瑞張員外永清再過張園

五馬聯鑣出千花複徑開綵霞迷望去香霧逐人來雜戲陳風榭華筵敞露臺諸公能賦者不媿大夫材

侍宴宮諭張師宅

侍從台階逈宮僚地望尊敢參徐稚榻許過鄭玄門水檻紅蕖出風簾翠篠翻晚涼無暑氣高樹夏禽喧

宿高吏部子業西園

别業西郊外相邀興不孤入門惟果木當徑即庖厨狂簡真吾黨浮沉媿腐儒為農豈君意聊此著潛夫

宴浮玉山同王判官天雨

湖泛春愁減山蹲晚眺開魚驚投餌散燕逐捲簾來掃石移琴席調笙促羽杯相如自多病強為一登臺

邵文化携酒山樓

山扉雲卧處湖閣客來時陶令頻中聖侯芭獨問奇忘機馴白鳥靜坐聽黃鸝君莫嘲空寂參寥是我師

王員外汝化過飲桃花園

上客文軒集荒園草宴開自緣乘興至亦為問奇來燕語驚壺矢花飄泛玉杯送春須盡醉卜

夜莫相催

文內翰過飲列岫樓

杜門辭俗客開徑候高賓文史清言洽樓臺爽氣新庚公寧興淺徐稺自情真湖上鱸魚美相期醉幾巡

湯錄事右卿石湖舟宴

湖淨鋪秋水山昏歛夕暉雲隨畫鷁動風送羽觴飛月出罷秉燭夜涼思授衣何時更此會明發恨分違

徐錦衣東園餞龔諭德鳴治

名墅同金谷離筵集玉珂霜庭垂早橘山沼敗踈荷別思聞歌異秋懷向醉多歸朝奏殊績得士滿賢科

宴徐錦衣宅

公子開華宴仙郎廁勝招舞將金作埒歌以玉為簫飛羽千觴急當場百戲嬌厭厭紅燭下歸路不知遥

真州宴蔣參政子雲

燕地相逢日江城再會年歸田惟舊業開徑有新篇細雨淹芳節飛花戀別筵子雲今白首玄草幾時傳

陳少參李參戎邀宴玄魚巖

仙巖開洞府綺宴集賓僚木落河山出秋深瘴厲銷玄言忘日暮逸思入雲霄更喜烽烟息酣歌託　聖朝

宴虎丘竹亭同章應叔徐子言

清川縈碧沚崇阜帶華林燕適喜秋霽游盤忘夕陰歸禽天外急踈竹風前吟聊同嘉客賞遐想七賢心

趙職方子衡過訪橫塘別業

陶令歸田日侯芭問字來燈花連夜喜竹葉一尊開荒徑餘黃菊空庭滿綠苔柴門新月上相送剡溪回

陳杭州見過夜叩山扉留飲

使君真好事子夜叩山扉念舊綈袍贈迎新駟馬歸星河當戶近風月入簾微曙旦聞雞唱江津望鵲飛

馬大參順卿將赴閩藩過橫塘言別

雲卧門常掩星言客暫過風塵十年別骯髒二毛多暑氣清林竹秋容澹溼荷園亭稍堪賞不

飲更如何

飲芙蓉桂花下

幽居屛人事散歩窺西園愛此池上坐獨開花下尊迎風桂子落照水芙蓉繁日入且歸去沉冥誰共言

仇侯園池三首

出郭游金谷邀賓並玉珂林花疑杜曲池水引天河疊石防魚逸開軒聽鳥歌主人能好客乗興數相過

蘿逕重重入花溪曲曲通鹿眠盧橘下魚戲芰荷中陰洞泥丹竈雕梁掛角弓雨餘殘暑退坐待舞雩風

別業仇池勝元戎小隊邀花間嘶櫪馬竹下解金貂飛瀑懸雲竇層臺俯麗譙捲簾看月上歸路不辭遥

鏡光閣

絶磴翔雲上飛軒跨斗廻旗亭開百市魏闕枕三台地入榆關險山迎桂苑來登高還望遠秋氣使人哀

玉泉山

野寺層峰抱山泉百道流風傳環珮響谷和管絃幽度嶺行還坐觀魚去復留誰知　帝城外數里即丹丘

功德寺

宣皇臨御日此地數游觀花下停雙輦松間拜百官雲長依寶座月自照瑶壇寂寞橋陵路惟餘古木看

達磨洞

三秋懐土望千里捲游情陰洞懸崖綴飛泉激澗鳴雜花難辨種怪鳥不知名幽獨下雲嶠遥聞清磬聲

大報恩寺

擔囊游建業下馬問長千風鐸喧清梵雲旛耒麗觀鹿麛歸別院松子落虚壇欲訪東林社時來聽涅槃

鍾山

萬歲玄宫閟三秋紫氣凝悲風動松栢落日照園陵劍舄橋山葬衣冠寶座登萋萋一杯土猶憶鼎湖昇

自龍江泛舟至燕子磯

飛鷁臨江口鳴笳轉石頭晚霞紛落照秋水淨中流遠樹依微見長天下上浮不須牛渚泛真繼庾公游

觀音閣

翠壁龍宮隱丹厓鳥道通大江天設險高閣地浮空山氣昏窓霧潮聲響澗風坐令懷古意對此益無窮

靈谷寺

古寺橋陵側高松數里陰入門吻鹿卧穿徑白雲深谷響傳天籟泉幽和梵音坐令塵慮盡寒日下空林

鷄鳴山塔上

結構空中出招尋象外幽鍾山蟠地起淮水截江流城闕因天險彊埸盡　帝州登臨殊未已還上最高樓

同王少叅在叙陳職方曾得登天禧寺塔

丹霄翔雁塔飛步躡層梯思入三山杳身凌萬象低大觀窮眺望清賞愜攀躋頓覺泠然若津梁永不迷

金山

舟從京口渡地湧大江孤水闊通吞楚山長半入吳海門分脉絡斗極望虛無直北浮雲外迢迢是　帝都

廣陵對菊簡朱侍御子禮

官舍無一事買菊種幽軒留滯非吾意消看豈故園金英團露滿碧葉受風翻獨酌懷儔侶無由與晤言

天寧寺同子禮

靈關陪燕賞高閣上逶迤雲堞窓中見風帆樹杪移野花明繡服僊菊薦蘭卮向晚猶行樂飛籌每恨遲

摘星樓

法界棲隋苑星樓委廢臺高秋躍馬望遺事使人哀池想龍舟戲堤聞玉輦來南朝歌舞地何處不蒿萊

高座寺訪宗伯昭

古寺無來客空山獨訪君松聲響秋雨竹翠染寒雲玄與幽時悟名香靜處聞誰言消渴病不廢長卿文

宿天界寺半峰房二首

殘照已全匿空門猶半開行人失歸徑落葉擁荒苔暝色野烟合寒聲山雨來遠公應好客宿鳥莫相猜

避喧投淨域休沐息旃林未得空中悟聊清物外心玄談參奧義實思滌煩襟一接高僧論都忘永夜深

夜發松陵

杳杳吳州盡冥冥越岫來霜河孤鳥沒雲水片帆開木落天時改星昏斗柄迴風波方浩蕩懷

土思悠哉

入越

問我曷棲棲東行入會稽輕舟下甬里別業訪若溪斷岸魚梁出清沙鴈渚低茲遊豈無意興與子長齊

吳山旅宿

蕭條湖上居芳歲忽云徂久客歌彈鋏窮途慟返車霜繁春望失木落武陵疎仗劍出城去茂陵歸著書

紫陽菴

紫府藏山洞丹梯轉殿廊攀崖上魚貫穿徑繞羊腸石險形疑墜臺高勢欲翔千年令威去誰授枕中方

昭慶寺

山翠分屏拱湖流作鏡看龍宮懸日麗珠刹拂雲寒琪樹幽巖穴瑤花淨石壇登臨謝拘束翻喜罷微官

淨慈寺

複殿聳崔嵬飛軒豁達開金銀粧梵像蒼翠湧香臺月桂臨巖發風松夾澗哀秋陰動涼思頓

覺歲氛埃

宿靈隱寺

石棧危峯逼龍堂古寺開閑陰秋月暗江響夜潮來聽雨同高榻看山對舉杯宋公佳句後千載獨憐才

孤山

長歌招隱士緩步叩靈關園廢梅猶發亭空鶴不還水同清潁水山即富春山徒羨斯丘樂高芬香莫攀

玉泉觀魚

碧沼玉瓔瓏金魚錦繡叢聚花如煦沐翻瀨若
浮空影度輕霞上羣遊明鏡中酒闌投餌處鶩
起一池紅

冷泉亭

湖轉六橋路山迴九里松玉泉淙急澗錦石削
飛峰飄葉流觴礙凝雲古洞封欲投真境宿更
上嶺重重

飛來峰

疊石鏤冰片攢峰織錦文路迷二島盡山自九
疑分色相空中現天香靜處聞行教明月夜飛
鳥入青雲

宿中天竺

寂寞步長廊清虛卧上方客來諸累遣僧定萬
緣忘磬雜風泉響燈分月戶光一從依淨業真
欲禮空王

六橋

虹梁亘廣陌星渚跨中流綠柳雙馳騎紅蓮亂
戲舟山從蓬苑接人賽閬風遊向夕菱歌發平
沙起白鷗

中春同施憲副聘之遊峴山看花胡村

登浮玉而歸賦詩三首

共有城南約相携湖上游筵開山榭敞地遶竹
林幽嬌鳥含風囀飛花引澗流春光已無幾尊
酒為淹留

散步花村裏桑條綠未齊客同山簡醉路恐武
陵迷野老居臨水漁人語隔谿那知城郭近淳
朴有幽棲

屢聞浮玉勝攀覽喜春晴片石湖心起群峯水
面迎渚鷗歸岸整檣燕受風輕世事非吾分沉
酣託此生

碧浪湖

湖水晴逾碧山花雨助紅人烟春樹裏漁網夕
陽中風俗村村異桑麻處處同明時任樗散臨
泛興難窮

湖頭坐

碧浪湖如掌秋來水更清雲霞蕩返照島嶼浮
空明魚似鏡中見舟疑天際行臨流坐終日歌
罷濯吾纓

歸雲庵宿

松徑穿深塢柴扉扣小庵繞堦鳴澗水當戶起

山嵐風逐梅香度雲將竹影含澄心習禪觀清
夜共玄談

同陳教授士仁劉推官孟材唐主事子
鎮登道場山作

鳴珂青嶂曲飛蓋翠微陰與度紆松棧逆張倚
竹林虎巖秋共眺鳳刹晚同臨更愛前谿澗泠
泠淨客心

峴山同劉孟材觀雪

客雪夜仍朝同雲四望遥河山疑縞素樓榭若
瓊瑤絮弱迎風起花繁雜霰飄子猷餘興在東

燭戀清宵

靈巖

君王歌舞地樵牧使人哀土木遺危刹丹青委
廢臺章當香徑合花傍鹿場開且盡登臨興山
河望裏來

雪中遊虎丘

瑞雪從空下名山入望來珠林紛玉樹寶地起
瑤臺絮雜回風舞花迎淑氣開剡溪滯幽賞淨
暮且徘徊

登寶華諸山

夙有登臨興春游愜賞心山盤數嶺盡寺轉萬
松深樹古同僧臘泉多雜梵音仙津何處問即
此可投簪

雨中遊虎丘

愛春常恐盡冒雨亦來游北郭摇蘭槳山塘近
虎丘樹林攢寺客澗水雜花流日暮憑高閣千
峯嵐氣浮

虎丘塔王太史繩武同賦

鴈塔翔雲表龍宮湧寺心乘高宜眺望暇日與
登臨山面支硎逼湖窺震澤深平生飛動意慷

慨一狂吟

避暑鄧尉山閣

入山澄世慮攀閣避炎氛林響湖含雨窓陰殿
出雲棋枰圍竹坐壺矢隔花聞吾願依清淨長
年絕茹葷

同文太史徵仲方山人質父過幻住庵

高賢勞枉過淨域喜相隨路轉青山郭門臨綠
水池一官羞宦業尊酒負花時便欲從蓮社終
當與世辭

寶帶橋與復吉同賦

分野表三吳星橋控五湖天河烏鵲起靈渚綵虹孤陸海環荒服江淮委具區濟川懷壯業驅石想雄圖

蓮蕩舟宴二首

水國偎源裡風檣天鏡浮軟香通細葛野興促飛籌碧蓋迷蘭槳紅衣濕玉流櫂歌三兩發遵渚起群鷗

新霽恍無暑微風宜放船捲簾親水鳥解纜惜吟蟬玉斝休停手青蚨不論錢晚來花霧裡縹緲欲淩僊

韓氏賞菊

黄菊誇堪賞清樽喜暫陪花開成錦障英落泛瑤杯幕透香風入筵迎秀色來不辭金谷罰應笑玉山頹

湯右卿自江陰致菊四種

故人傳尺素遠道寄瑤華命僕開名酒邀賓賞異花白疑冬疊雪紫訝曉流霞盡日看難厭千金未足誇

小樓成

疊石攢幽壑懸崖構小樓山當其壑樹起雲倚洞門流棊局苔花蝕壷觴竹翠浮時時披鶴氅開徑候羊求

伯兄園池三首

別業經過屢幽亭眺望賒遶園編竹槿夾水蔭桑麻魚躍時崩岸鷗眠巧古沙更須除雜蔓多種棣棠花

麥隴紆芳甸松丘鬱古墳池通練瀆水窓鎖筠林雲看竹思中散籠鵝想右軍自憐題柱客終媿北山文

客每携壷訪花常秉燭看賭棊臨水檻乘艇戲風湍膾鯉雕胡飯烹葵白玉盤惠連慚不敏春草和偏難

園居秋霽文休承過訪

逗水紅蕖淨含風翠篠繁因聞蔣詡逕相賞仲長園好鳥時幾囀幽居無一言濁醪催更進飛月已臨軒

病瘍初愈文太史過訪

杜門成市隱習靜好樓居不以文園病寧來長者車庭閒喧鳥雀竹翠淨琴書客散玄言罷蕭然掩敝廬

卜居横塘作

野性厭城市横塘真可居黄山障茅屋緑水通清渠車馬客不到簞瓢吾宴如空齋無長物遣興只琴書

蒼梧作

氣候南荒異蒼梧濕更饒山雲晴忽雨江霧夜連朝病與炎俱劇愁隨瘴不消故鄉那可望桂嶺已迢迢

春去

忽此三春去猶為百粤人江花辭樹盡海燕引

鶵新多病仍尸祿無能但乞身掛冠今已晚何日理歸輪

憶横塘別業

一卧文園病終朝念故山敢希宣室召秪望玉門還橘想千頭足桑思十畝閒如何五斗米猶自滯南蠻

謁柳祠

羅池非昔日柳廟亦荒頹秋草重門閉寒花獨樹開文章真命世今古孰憐才猿鶴如相訴松風晚更哀

謁劉賢良祠

高樹臨流水空庭濟夕陽萬言蜘下第三黜竟投荒事業存青史英靈儼白楊古來稱屈者不獨一賢良

賓州逢馬侍御君卿

同作炎荒客嗟君未賜環丹心戀北闕白首老南蠻歲月杯中酒田園洛下山　聖朝無棄物早召賈生還

南寧報北虜再入山西

羽檄馳南粤天驕犯晉陽何人憂國是諸將失

邊防月滿胡笳動秋高虜騎狂請纓須我輩直欲繫名王

烏蠻灘

灘說烏蠻險今來異昔聞江流清似鏡山瘴白於雲銅柱瞻遺烈叢祠表懋勳伏波如可作談笑掃妖氛

昭潭見雪

五嶺傳無雪三冬喜見花霰喧窓竹響絮捲朔風斜臘已辭梅萼春先報柳芽誰憐僵卧者猶自滯天涯

自柳至平樂書所見五首
象郡極蕭條賓州頗沃饒趁虛多醜女互市半
良猺箬裹檳榔貫花粧茉莉嬌輶軒叨使者異
俗采風謠
邕管真堪賦江南恐不如橘奴金彈密荔子水
精虛海錯羞方物山蕉入野蔬無論霄汗戒魚
米自宜居
藤峽韓丞績昆崙狄帥功左江仍略定八寨未
全通舞劍狼家健彎弧達舍雄廬蘇誰卷冠何
事枉姚公

爵白方言似潯梧瘴氣除蚺蛇晴掛樹射蜮晝
含沙屋覆湘君竹山紅蜀帝花夷堅收未盡博
物待張華
昭平灘險惡最險是龍頭樂聲絃齊敦銅刀鞘
屢抽紅巾翻把隘白晝競釣舟倘得山韓將狐
群豈足憂
虞山別潘臬諸寅長三首
桂嶺不可見虞祠聊暫留腸因去國斷淚以別
知流柳綠迷征騎山青隱戍樓異時懷此地應
向夢中遊

祖道空相送驪歌不可聞自緣憂病骨非敢負
明君宦路清朝雨江帆杳暮雲依依更執手去
住惜離群
毗傳常辭綬梅公亦掛冠高風今已遠直道古
來難笠澤蓴堪茹柴桑菊可飡人生各有志何
用戀微官
唐永州國秀招遊朝陽淡巖二首
久憶仙巖好欣從勝日遊王泉淙澗道翠壁俯
湘流花氣中林濕嵐光半嶺浮緬懷元刺史千
載復唐侯

輕輿盤翠巘吹角轉青山一徑蓬壺入千崖鳥
道攀虛明疑夏屋峭險類秦關從賞真吾癖何
妨、、夜還
浯溪
湘水浮天綠浯溪見底清搨來窺石鏡散步愛
泉聲宅廢野花發亭空山鳥鳴中興碑可讀猶
憶漫郎名
岳陽樓
輕風送客舟新月掛高樓遠樹天無際孤城地
欲浮楚山橫郢渚夢澤接湘流湖海惟書劍平

生此壯遊

東林寺

東林在何處杳在翠微中山色開朝霽鐘聲度午風虎溪塵世隔蓮社白雲空不見陶元亮令人憶遠公

仙人何處所

仙人何處所宛在海中洲月桂黄金闕雲芝白玉樓太虛同出入元氣與遨遊辟穀辭人世長生或可求

客至

客自燕京至真傳諫獵文干戈戎馬暗鼙鼓羽書紛王殿生春草瑶池宴暮雲翠華愁不返黄竹豈堪聞

鎖院聞潞賊消息

羽書河北至潞賊下西山正憶征行苦兼愁餽餉艱龍驤分禁闥虎旅塞壺關殄滅非難事無令匹馬還

獄中始見二毛

病暑復愁霖圜扉晝亦陰上書梁獄恨懷土楚囚心生計嗟萍梗官途嘆陸沉豈知青鏡裡遂有二毛侵

聞蟬

客淚無端下蟬聲胡太悲細吟朝露裡亂聒晚涼時翼薄衝風怯身微抱葉危物情相感激哀怨爾如知

見螢火

陰房難見月螢火忽輝輝巧向疎櫺入斜穿短幔飛飄零依草露熠燿照人衣此夜悲秋意頻將苦淚揮

苦雨

入夏晴無幾交秋雨更多夜簷疑瀑水朝院類江河卑濕妨高卧炎蒸受宿痾天時與人事局促意如何

伯兄至

旅邸兄新到窮途弟稍寬此來知急難欲見問平安小姪牽衣喜癡奴得主歡時時通數字慰我勸加飡

伯兄至不得即見

劇喜移家至翻愁會面難老親憂未穩　明主法應寬淚許沾襟濕衰驚引鏡看由來獄吏貴

非敢怨微官

久客

久客不如意羞稱章句儒棲棲戀　明主每每婗微軀疾病朝參懶迂踈禮法拘虞卿苦無賴著述以為娛

自嘆

舉世惡貧賤何人知子雲豈無匡濟略空負聖明君樗櫟白能壽蘭膏徒見焚白頭不曉事那用草玄文

聞召

十年投杼怨一命賜環恩才拙終何用官微豈足論北山馴鶴鹿南畝牧雞豚避世吾寧敢深憂負　至尊

學稼

自卜山中住長從隴上耕清時非避世薄業且謀生蓬戶貧原憲青門老邵平田園自有樂何用狗浮名

種竹

中歲慕玄寂蕭然無俗塵江湖從所好脩竹每相親淇水搖珍簟湘雲度葛巾北窓高卧處何異上皇人

竹下

種竹遠塵俗誅茅依翠陰窓虛落秀色坐久清煩襟雨過淨如洗風來時一吟惟應嵇與阮千載同予心

新茶

新茶吾所愛更愛雨前茶四月梧陰下壺杯瀉乳花細香凝玉液嫩綠泛柔芽倘得中泠水龍團豈足誇

山院芭蕉花開有甘露可食

芭蕉粉墻下秀色轉分明滿院秋雲影空齋夜雨聲花含甘露重葉展綠陰成掃石同僧坐時聞山鳥鳴

楊花

點點飄仍聚盈盈客更稀輕寬朱幌入亂繞玉窓飛雪作漫天舞春從委地歸章臺無限恨零落竟誰依

燕

最愛堂前燕高飛忽復低趂風穿柳絮冒雨惊花泥簾影朝雙舞梁塵晚並棲綠窓離思切腸

斷各東西

招鶴二首

獨鶴忽飛去冥冥滄海東離哉斷羽翼辛矣脫樊籠影憶空庭月聲憐別院風凌霄自有志吾豈學支公

昔喜依和靖今疑跨令威九霄徒逸響千里竟高飛花下明朱頂風前亂雪衣何時念舊主華表復來歸

送少宰溫公歸省二首

明皇敦孝理上宰沐恩私祕閣虛中軸台階冠

百司親裁丹鳳詔喜慰白雲思報 主能無意朝天定幾時

陳情別紫宸優詔許寧親驛路馳龍紋班行憶侍臣星軺朝入洛雲蓋暮辭秦遙想稱觴處高堂戲綵新

巴蜀路難行高秋出 帝京朱旗迎駟馬絳帳送諸生劍閣盤雲棧花溪抱錦城里人如有問稽古咲桓榮

送管汝濟使韓府

哲后臨軒日韓侯建國時三川常北拱四牡獨西馳玉牒分宗姓丹書載誓辭君才過枚馬定有孝王知

送林中丞

入朝持白簡出鎮擁朱軺地重分三輔官清肅百僚息民除疾苦問俗采風謠臺府居多暇輕裘看射鵰

送大方伯金陵顧公

浙地先諸省公才冠一時久虛台輔望早受聖明知衆昔歌來暮民今慰去思他年論事業直與古人期

送劉京兆獻甫北上

行行辭祖道此去尹皇畿曉驛朱輪發春江綵鷁飛憂時相贈策惜別獨牽衣包拯遺風在無令雅志違

送陳德夫使魯

帝曰封同姓皇華送使臣河山藏漢誓寶玉展周親殿說靈光古經傳孔壁新余生好文獻一為訪先民

送陳侍御原習謫教海陽

蘭臺長啓事白首尚為郎衆惜馮唐老余憐賈

誼狂炎荒竄魑魅末路避豺狼早晚天書召重
瞻司隸章

送人謫全湘

百粵文身俗華風近若何沅湘秋鴈少嶺嶠夜
猿多訪古過銅柱懷賢弔汨羅南中饒瘴癘去
矣慎風波

送錢振之出守肇慶

領郡諸侯貴之官萬里遥文能招海賈政可化
山獠瀧水湍尤險蒼梧瘴不消無卑南粤地一
統聖明朝

送張行之飭兵榆林

美爾獨提兵余嘗慕請纓陰山通漢塞黑水抱
秦城　天子憂邊務書生識虜情少年仍燕頷
萬里可横行

送陸德儒守漳州

聞説閩中郡漳州獨在南經冬無雨雪晴晝有
山嵐蠻語時難曉夷風想盡諳投荒君莫嘆悵
別我何堪

送魏冬官師召榷稅蕪湖

爾向蕪湖去蕪湖據上流青山謝公宅采石謫
僊樓榷稅司空職帆檣賈客舟何時牛渚下泛
月與同游

送樊少南二首

絳節朝天日星軺入計時千官辭輦轂五馬返
州司考課遵周典郊禋覲漢儀君歸無太緩卓
慰吏民思

三年終一見又復向安州才大官難稱民窮盜
可憂宦情吾轉薄吏事爾偏優別後能相念新
詩倘見投

送邵仲德戍漳州

遠戍投蠻府孤舟送逐臣危言難悟主直道豈
防身共下悲岐淚誰憐折檻人賜環應不久無
用怨沉淪

送沈明之改守霍州

霍嶽今中鎮堯都古冀方土風存儉嗇吏治想
循良勁翮終高奮明珠且慎藏官途自有分莫
厭簿書忙

送黄士尚宰仁和

僊郎於越去雲外望飛鳧花縣終朝静琴堂一
事無好山誇上竺新水愛西湖訟簡公衙散登

臨興不孤

送胡子忠

昨傳登瑣闥今又謫長沙賈誼曾悲鵩陽城欲壞麻安危言路繫慷慨士林誇落職君何恨惟應去國嗟

送顧秋官伯從赴留都

伯也今司直西曹俗事無簿書多暇日山水美清都柳綠廬龍觀花香玄武湖莫辭刀筆吏讀律乃通儒

廣陵送田敬叔二首

聖代憐才子微官事遠行論文尉夙昔傾蓋見平生望鴈趨彭蠡觀風過皖城定知錢穀暇玄草閉門成

尊酒三秋別江湖萬里遙歸心楊子樹離恨廣陵潮明發分岐路星言肅使軺鬱陶那可寫懷念奏長謠

送王汝化

久別苦相憶相逢嗟二毛微官淹驥足小縣試牛刀物論循良美民情撫字勞鳴琴如有暇努力繼風騷

送王太守懋德入覲二首

吳邦稱富庶召母頌寬慈法豈緣儒術風行息訟辭循良民不擾清淨我無為五馬朝天罷遄歸慰去思

朝宗趨萬國述職會諸侯玉帛陳庭陛冠裳謁袞旒奏言今法舜考課舊遵周黃霸家殊賞由來政績優

送李侍御伯瑞歸成都

繡斧臨吳甸星軺返蜀陬題橋心不負攬轡志應酬棧閣連雲險花溪濯錦流文園如有作寄

我慰離憂

送王道思提學山東

嘗聞鄒魯地小邑盡絃歌禮俗今逾美文風近若何孔堂尋竹簡泮水詠菁莪君去搜材傑還應列四科

送勞員外赴留都

別駕黃堂久分曹粉署新循良民譽美清苦宦囊貧寒菊荒官舍秋湖淺驛津峴山攀送處應有去思人

送陳士仁之官留都

儒官一命改絳帳幾年分教擬胡安定貧如鄭廣文簡賢登漢署讀律致堯君相送苕湖上驪歌不忍聞

送王侍御子正之官長沙

憐君驄馬客尚作折腰行栢府名猶在琴堂政已成升沉隨造物簡易近民情即日開宣室天書召賈生

送沈侍御中甫按江西

驄馬去行行觀風向楚城埋輪情慷慨攬轡志澄清朝雨侵郊草春風變谷鶯都亭長揖處矯首望遐征

送翁僉事德宏之官嶺南二首

南粵幾千里迢迢炎海涯莫愁庾嶺瘴且醉曲江花荒服今同甸夷風久變華論程余更遠不用說長沙

炎州新建節青瑣舊知名已奏循良績猶傳諫議聲量移淹驥足高奮展鵬程此去瞻風采當令一道清

送馬太守抑之歸大漈

落日清江別孤舟遠客歸才為衆所惜道與世相違市虎終難信樊蠅枉自飛秖應去思者攀送獨沾衣

送何給事善充守衡州

衡陽楚上流太守古諸侯五馬橫金去三湘露冕遊猿聽巫峽夜鴈數洞庭秋今日辭青瑣還將諫草留

送人之潮陽

一官新捧檄匹馬赴潮陽山瘴開南嶺江花近夜郎棄繻踰險隘投筆事戎行長揖轅門下龍韜出豹囊

送人使琉球

萬國朝宗會諸夷款塞同乘槎向海外授節送閩中霧湧鰲身黑波翻魚目紅君才如陸賈編髮變華風

送鄧司諭宰政和

青衿數敬典黃綬寵新封去以蘇湖教言追卓魯蹤菊金粧露綻楓血染霜濃相送空相憶知君何處逢

送湯廣文之安吉

青衫困場屋白首薦公車泮水歌千邁苕川夢

卜居槐陰清夏好別恨故人疎明發瞻桑梓股
勤欲附書
送朱尹敬之赴召
宣室召朱公單車赴洛中名齊循吏傳政有古
人風乆席今來士趨庭爾奏功臨岐吾欲贈願
與繞朝同
送賀尹應璧赴召
賀尹關中傑牛刀試我邦蓋公祇清淨漢吏自
循良露冕時行縣鳴琴不下堂他年看茇死到
處有甘棠

送人官吉府良醫
上池曾受訣中歲早知名去試青囊術歸誇綵
服榮折肱當日驗種杏幾時成藩府長沙近煩
君弔賈生
送許仲貽會試
足馬去騂騂雲霄萬里程志同題柱客材擬棄
繻生獻策趨金殿觀光向王京送君懷 聖主
徒有子牟情
送楊子任會試
雨雪將殘歲關河斬早春桃花通閘水楊葉隔

江津禮士方求駿懷材久席珍 聖朝多制作
去矣享王賔
送趙子衡就試浙中
年少有奇氣昂昂千里駒易從商木授禮向孔
庭趨久客嗟彈鋏明時早棄繻文章與事業樹
立乃通儒
送王元寀會試
才子薦公車鄉人祖道閭去陳三禮賦行上萬
言書待詔遊金馬承恩侍石渠誰憐茂陵下貧
病有相如

送章伯庸會試
章子青雲器材華似賈生正逢求駿日羨爾棄
繻行曲水攀僊杏瓊林聽早鶯懸知獻策處倚
馬萬言成
送文一壽承王九禄之卒業治平寺二
首
告我非遠別言從湖上居劇知山水癖無柰友
朋疎竹徑觀棊局雲門讀道書太玄如就草不
惜寄吾廬
子去依黃憲予常慕遠公烟霞勞夢寐詞賦鄙

雖虫白石宵吟和青精午飯同何時命高駕相訪具茨中

送喻秀才還成都

觀光游太學卒業返成都和氏非懷璧淯人枉按圖錦江三峽險劍閣一隅孤早晚題橋志吹噓狗監徒

送伯兄赴任臨江

疋馬出江東孤帆望楚中征人離思切官道祖筵空驛樹沉寒日江濤吼朔風功名願努力不用嘆飛蓬

送吳明仲會試二首

趨庭游建業觀國赴燕雲賈誼年何少終軍志不羣學箕誇步武倚馬羨能文三月泥金報高堂慰遠聞

儤郎行獻策 聖主急求才駟馬先題柱黃金已築臺鶯聽禁籞囀花賞曲江開遥羨含緋賜恩波沭上台

送陳啓之讀書西洞庭

儒史真吾好山居獨羨君下帷窮古籍閉户理玄文學道淵如海興詞爛若雲五車須盡讀前輩有清芬

送叔兄與之游太學二首

金陵爲帝宅太學是賢關此去脩絃誦平生慕孔顏橋門聽講暇泮水采芹閒莫負高山仰須將逸駕攀

王闕天爲塹金城帝作都萬年留王氣三輔拱黃圖月憶秦淮水花憐玄武湖少時遊覽興送子不能無

送紹之弟赴試

千里赴功名孤帆向 帝京江清楊子渡秋早石頭城倚馬材何逸題橋志竟成汝兄真望汝努力振家聲

送陸幼靈

池館花飛盡誰能對別筵思迷芳草路節換暮春天辟薦機游洛遭逢隗入燕君行呈絕藝楊葉擅曾穿

送楊子任慮囚福建

駟馬還鄉國樓船赴海濱去將三尺法惠此八閩人敬忌宣周典欽哉廣帝仁武夷山更好遊賞莫辭頻

送僧還金山

高僧何處住孤錫向空飛驛樹連天盡江帆帶雨歸湖聲喧講座山色映漁磯遥憶東林下精廬隱翠微

送翁仁甫按察四川五首

巴蜀號蠶叢關河險更雄昔人曾用武今子復觀風閣鎖秦時棧山餘漢代宮不須談霸略此去擬文翁

夙昔憂時志平生許國身莫誇題柱客好學卧龍人劍外風塵靜毫端政令新憲司官不小看爾使經綸

憶昨交南役奇功爾獨收和戎遵廟筭款塞許蠻酋終繻纓先請班生筆已投但令長優革何用即封侯

伏枕聞君去離筵悵我違秋生百粤早客向五羊歸總臬持霜斧登堂舞綵衣蜀人知望久行矣速於飛

送別何其促論交況最深征人匹馬去古樹亂蟬吟峽轉黄牛急雲生玉壘陰成都逢卜者為我問升沉

送蘇惟和北上二首

送送皇華使南歸又北遊暮雲湘浦餞春水洞庭舟念我終青眼為郎尚黒頭君行無太速駐節好諮諏

白下真兄弟南中復主賓不堪班馬動又見柳條新楚水心千里湖山夢雨春還因入朝者愁絶望鄉人

送張憲副國信還巴陵

夜夢巴陵道朝辭桂水遊宦途真塞馬心事已江鷗楚澤騷人怨長沙賈傅愁此行雖失意猶勝客炎州

送王蘇州子正入覲

歲首書王正星言覲北宸關河殘雪暮江驛早梅春衆擬褒黄霸民思借寇恂還期明試後敷奏惠吳人

分題得百花洲送王子正

名郡椎千雉芳洲麗百花昔人此歌舞今日更繁華細柳米輪映清波錦纜斜紛紛去思者攀送使君槎

送仲兄尚之赴試北都二首

江上忽相見離觴歡共持看兄棄繻日是我掛冠時伏櫪心逾壯題橋鬢未絲黃金臺下築誰笑買臣遲

荀氏八才子白眉兄最良傳家秪忠孝華國有文章卞玉終辭璞毛錐早脫囊大材應晚就拭目薦巖廊

送陳司訓教諭丹陽

離思惜紛紛江亭忽送君楊花如霧雪草色似春雲絳帳仍敷教青氈復廣文蘇湖塵未遠千載挹清芬

送舒侍御紹安還朝

覲風歷吳越攬轡已澄清柱下流芳譽臺端表直聲秋空孤隼擊雲路一驄行此去題封事還期答　聖明

送慧公之京

寒律窮陰紀晨征戒遠遊浮雲望飛錫細雨送孤舟朔鴈遥天外霜楓古渡頭歸應沾一命休憶故園愁

送慧公住持寒山寺

古寺人天外精廬杳靄中君依蓮社去心與白雲同溪水看清淨寒山對苦空何時聽說法為我暢玄風

贈施聘之

使君驄馬吏樗散棄江湖到處留詩草從人覓酒壚梁鴻曾入越梅福已藏吳何日開宣室徵書下　帝都

贈何伯直

每過何京兆論文慰索居自言消渴病嬾著茂陵書簿領終朝困琴尊累月虛新詩無吝惜為我滌煩裾

贈焦將軍

二十執金吾昂藏膽氣粗天閒雲雜錦牙帳虎為符秘略資神授成功仰廟謨爾曹思報　主急為殄匈奴

贈白都閫

將軍白起後膽略更雄麤威振三江靜風生百粵孤尊前時舞劍花下月投壺豈說南蠻伏當令北虜無

賦得采石渚贈馬貞外順卿

采石臨高渚青山繞故城狂吟弔李白長嘯憶

袁宏地撼江濤動樓懸海日明風流今已矣徒有昔人青

贈嘉定尹李資坤

漢代多循吏今公亦大名無為民自化不擾政還平魯雉馴中野潘花滿縣城遥憐練川水應比使君清

贈邢處士麗文

梅福變名姓梁鴻棲市廛懷賢高士傳招隱左生篇谷湧蘇門嘯花迷剡曲船安車與駟馬何日下林泉

贈湯太學子重

買臣官五十今子更蹉跎莫惜功名晚休論甲子多材高於屈宋詩酷似陰何定有蒲輪召無勞詠在阿

贈鄭山人

谷口子真處青山知幾重柴門秪麋鹿不見有人蹤散帙讀高士荷鋤隨老農煙霞已痼疾此外復何從

贈峴山際和尚

遠公禪寂處峴首最高峯淨業依修竹玄心對古松下簾時賣藥植杖復為農獨坐茅齋裡裂衲手自縫

贈紀山人

嚴壑懷肥遯松喬引上齡餐英泛朱醴鍊氣守黃庭作伴惟孤鶴傳家有一經夜來南極下應見老人星

贈武林余道士

羽士類茅盈餐霞住赤城鍊形同鶴瘦服氣與風輕飯併青精辟方將紫禾成玄都桃萬樹靈實幾迴生

訪都太僕玄敬南濠書院

結社依支遁時來問字人高談維稷下著述侈先秦架上臨池帖床頭漉酒巾懃非徐孺子空掃榻間塵

訪呂山人彈琵琶

半塘山墅僻萬竹野亭開積水殘霞滅遥天獨鳥來雲行驚柱緩波急羽觴催未盡龜年技蘭橈載酒回

湖上別王員外道思

離筵湖上別使節廣南來為問苕溪水何如庾

嶺梅還鄉馳駟馬戀闕望三台報　主平生意
千金得駿材

簡王直夫博士

伏暑愁消渴終朝念索居城烏窺睥睨窓竹淨
琴書泮水通丹籞宮墻切紫虚何時騎馬至蔣
逕擬親除

寄高子業吏部

河洛多才子高生更不群家貧偏好客年少最
能文閉户成玄草歸田卧白雲梁園一分手何
日不思君

寄凌司訓時東

君家若水東余住峴山中握手經年少論心隔
地同病抛人事嬾靜悟世緣空每見南湖綠悠
悠憶戴公

寄楊用修太史

宣室召何日滇池逢幾春每懷金馬客欲訪碧
雞神書向窮愁著名因遠竄新古賢多蹭蹬不
朽亦斯人

寄王蘇州子正

聞君為郡日豈弟與民宜政事殊前輩文章即
左司白堤遊幾度汲搨卧移時今代書循吏誰
如杜父慈

寄題王僎古越溪庄三首

遠憐王子敬卜隱越溪傍看竹過蘭若觀魚度
石梁家貧供稻秫客至具壺觴春服偕童冠風
雩樂未央

左思詠招隱潘岳賦閑居花木蘿新逕桑麻翳
曲渠灌園通樹藝閉户理琴書結綬非無術誰
當薦子虛

雞犬桃源閟煙霞剡曲偏花村茶碓遠柳岸水
車連野寺傳齋磬晴湖蕩畫船惟應康樂輩載
酒共談玄

題徐太守沙岡別業

別業在何處沙岡花木深秋緣農圃計遂遠市
朝心山色入茆屋溪聲生玉琴寄言徐孺子閒
逕許相尋

和湯右卿客游燕京懷故國之什

逝川傷歲月懷土望鄉關春鴈何時至征人幾
日還花飛千樹雪雲白萬重山惆悵都門柳烟
條未可攀

次大司馬總督蔡公途中言懷二首

炎海分南極迢迢天一涯登壇雄節鉞行部倦風沙事業麒麟閣功名駟馬車當今韓與范百代擬聲華

元老彻南伐生黎敢內侵檄傳蠻部遠師入鬼方深投筆羞班業留田識趙心南中今已服七縱幾成禽

答曾叅政懋遠

大雅何寥闊新篇好更多誰知刪後作復繼郢中歌藻思徐庾權雄詞左鮑過吾衰詩力減一爲起沉痾

答李淮安子中

故人江上別贈我以新章每恨知音少誰云大雅亡才何慙鄴下官豈薄淮陽尚憶論文地玄言清夜長

答程客見懷

踈慵人共棄慷慨爾新知正憶文園病翻投白雪詞磯平新水漲樓豁晚山奇斗酒花前醉相邀定幾時

哭琴士張大本

銀燭然清夜瑤琴不可聞繁絃悲下里高奏想南薰竹淚深湘水霜笳咽塞雲鍾期今已矣雅鄭更誰分

少司空永康徐公挽歌二首

翼聖登三事居民亞六卿棟崩孤衆望席仄軫皇情朝罷宮懸奏鄉停巷杵聲細推消息理天亦忌功名

烏府澄清志黃堂臥治才民歌廉范去人仰寇恂來宿草孤墳掩甘棠幾處栽儀刑今已矣圖畫有雲臺

大廷尉江陰湯公挽歌二首

嶽降開名輔山頹逝哲人縣車朝露促留劍夜臺新生死哀榮畢行藏事業屯玄泉一此閉宿草幾秋春

靈姚翻中野僊軿祖北邙卿嗟蒼碩盡國痛老成亡卿月昏無影台星黯不光唯應青史裏刻傳繼于張

哭王儀吉二首

經年憂女病一夕哭君亡細檢詩盈篋難禁淚滿裳茂陵書未就鸚鳥賦堪傷生死交期

蕭悲白楊

天道殊茫昧斯人竟若何年逾文考短詩並子之
安多日月名難敝丹青事不磨越溪庄上路寂
寞更誰過

張貞女二首

玉質泉臺掩花魂草露危鄭究悲孝婦抱節擬
共姬縷血凝為碧氷心誓不緇秋胡羞再面地
下莫相隨

蕙折嬿多露珠沉耻二天豈知傾國貌空結墮
樓緣蝶夢香閨月鵑啼青冢烟千秋姑恶鳥遺
恨至今傳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六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七

七言近體

大駕還京五首

秋興六首

大漸二首

中興三首

駕出南郊

齋宿省署

候駕

立春日早朝

五日從游西苑應制

出左掖喜雪呈少宰徐師

恭謁孝陵

朝陵三首

金陵懷古

大梁城樓作

謁岳武穆祠

泛洞庭

登匡廬山

陪大宗伯張公游鳳凰臺遂宴西園作效

法華庵寄吳興諸友
度虎谿閘寄馬侍御君卿
答大司空劉公見懷
宗伯昭過訪辱詩奉答
答陳太僕魯南
答蔡丈九逵
答顧吉見懷
施憲副過宿列岫樓
奉次大司馬總督蔡公征黎二首
次電白觀海
次遂溪書事
次文太史見寄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七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illegible]蓋甫 校

大駕還京五首

霓旌曉發罷東巡羽衛天行望紫宸黯黮風雲懸太白闐闐鐃鼓翼鈎陳長楊校獵陪群后岱嶽登封禮百神問俗陳詩重游豫千秋詞賦鄙橫汾

韎韐彤弓親視師凱旋十萬羽林兒山川暗警龍輿度日月行瞻黼座移江右已通吳貢賦淮揚親覩漢官儀丹書白馬千年約鹽海銅陵異日悲

大駕喧傳戒北征旌旗猶閃石頭城行宮鼓吹紛淮甸馳道煙花接鎬京閶闔雲開宮扇影鳳池風繞禁鍾聲千官鵠立朝班裏縹緲爐烟望聖明

朔方諸將本梟雄附翼攀鱗易立功北去關河三面險南來機杼萬家空運籌制勝聞司馬王戚金貂羨總戎今日凌烟誰第一我 皇親為奏車攻

江淮租賦古稱雄數歲征求苦不供士馬豈堪勞餽餉倉箱何以備荒凶屯田久已思平糴銷甲誰當復務農胡騎昨聞窺上谷急將漕粟轉居庸

秋興六首

清秋抱病強登臺南國浮雲萬里來尺素亦隨鴻鴈杳一尊難對菊花開風塵擧目山河異老大傷心歲月催遥望金陵霄漢裡泠泠黄竹不勝哀

月白霜清上庾樓感時懷抱更悲秋榆關烽火連邊徼漢苑芙蓉夾御溝　天子征南親拜將嫖姚專閫未封侯羯胡群盗猶猖獗轉餉征輸盡可憂

塞上秋高胡馬肥材官羽騎救重圍受降城壞人難到住牧河深事已非監課不登邊餉闕各兵常借羽書飛　文皇定鼎開天府獨石居庸拱　帝畿

南徐北固是楊州吳楚風煙動地秋四顧關河今夕照八荒戎馬幾時休鐃歌奏凱喧川陸禁旅專征衛冕旒三載巡遊車轍遍軍中時望六刀頭

金陵自古帝王都　太祖開基孕寶符王氣千年盤日月山河百二擁荆吳宮城曲抱秦淮水寢殿平臨玄武湖寂寞遺弓龍去遠宸遊今日自歡娛

仙仗行宫舊内居花間往往駐鸞輿徒聞漢帝横汾曲不見長卿諫獵書　天子射蛟開水殿奚官牧馬遍郊墟蒹葭苜蓿秋無限悵望燕雲萬里餘

大漸二首

南征北伐罷王師淚灑千官大漸期慷慨輪臺下詔日凄凉玉几託孤時白狼未受西戎貢黄竹愁聞蔓澤辭寂寞橋陵松柏裏行人誰起雍門悲

武皇仙駕已千秋細草荒烟蔓廢丘龍虎圍營新選士金張邸第舊通侯花深輦道萋萋色水咽宫墻曲曲流往事蕭條都莫問咸陽黄犬不勝愁

中興三首

大明九葉中興年　憲廟諸藩親且賢花迎羽

盖朝馳洛雲引祈常夜入燕代邸璽符同勸進
渭橋冠冕奉周旋蓬萊春日朝宗會獸舞嵩呼
望九天
紫禁青春拂曙開葱葱佳氣指三台臨軒詔出
宮花賜耕籍躬勸王輅田即喜賢生宣室召更
聞司馬洛陽來遥想賡歌鳳池裡群工稽首詠
康哉
十道循行使者勞鳳啣丹詔下雲霄山東扶杖
覲　王化河北投戈款　聖朝疇昔尚方頻賜
予何時少府罷征繇留都根本開基地苦憶供
輸走百僚

駕出南郊

鑾輿曉出大明宮文武官僚扈從同衮冕遥瞻
九霄上旌旗如在五雲中笙鏞隱隱郊壇閟輦
路迢迢帳殿通殷薦禮成柴望畢天長地久歲
時豐

齋宿省署

大祀南郊卜孟春西曹齋沐集儒紳日長官舍
無公務鳥下庭階少吏人岸幘彈碁殊不俗檢
書燒燭喜相親抽毫欲獻甘泉賦授簡慙非付

從臣

候駕

仙韶廣樂半空聞閶闔朝開鹵簿分隊隊五花
中厩馬紛紛六郡羽林軍行天警蹕馳清道合
殿爐烟散綵雲晬奕趨朝迎法從光華親覲
聖明君

立春日早朝

青旂蒼輅轉東郊剪綵裁花賜百僚京兆獻春
傳木德天門頒朔舞雲韶魚迎淑氣窺泉脉鶯
囀和風變柳條惟有農祥協晨正願因千畝降
鑾鑣

五日從游西苑應制 閣試

蘭官桂殿翠微中鳳輦宸游引上公鶯語巧隨
歌管細榴花嬌映御筵紅長秋揆日分絲縷侍
女承恩戲角弓魚藻萬年同宴鎬甘泉欲賦未
能工

出左掖喜雪呈少宰徐師

春空瑞雪舞縈迴八表彤雲曙色開明月猶懸
馳道直銀河疑瀉御溝來上林入夜花如霰黄
內平明玉作臺無羨郢人歌獨步願調商鼎和

鹽梅

恭謁 孝陵

高皇陵寢枕鍾山悵望宮車不可攀表裡關河環羽衛歲時朝謁走鵷班雲中絳節虛無見天上金燈縹緲閒王氣直連豊沛遠神靈長繞鼎湖還

朝 陵三首

諸陵遠在京師北 帝遣祠官祭告來隧道陰陰連大漠仙宮杳杳閉蓬萊玉魚葬地悲難盡龍馭賓天去不回紫塞黃雲千萬里雍門西望使人哀

七聖衣冠宅兆同左包遼海右雲中金輿玉几開前殿太乙鉤陳儼後宮陵寢萬年凝王氣松楸落日起悲風先朝侍從今誰在密勿經綸有數公

尚憶 文皇戰殺胡我明功烈古來無關門虎據雄三鎮守衛龍驤走萬夫石獸崔巍窮制度金縢詒翼闕謀謨小臣稽首 長陵下想像神靈聚鼎湖

金陵懷古

古時王氣說金陵今代金陵是舊京鍾山作鎮開天府江水為池抱石城盧龍觀裡花空發白鷺洲前草自生六帝霸圖悲霧滅千秋 皇業憶龍爭

大梁城樓作時有潞賊之警

飛樓百尺層城上極目中原感慨多天設潼關包大華地分嵩嶽枕黃河西山寇盜悲多壘北闕旌旗望凱歌日暮憑軒空涕泗幾時諸將罷干戈

謁岳武穆祠

朱仙當日恨班師地裂天傾宋室危百戰河山空左衽千年松柏盡南枝江潮夜月英魂現禾黍秋風故國悲和議祇談秦相失燕雲先已棄遼夷

泛洞庭

曉發江潭下洞庭樓船天上坐揚舲中流雪浪茫茫白兩岸雲山點點青楚客掛冠歸夢澤漁人吹笛和湘靈岳陽樓上須沉醉盡典朝衣忍獨醒

登匡廬山

迢迢廬嶽近天都萬丈丹梯鳥道孤樹裹泉聲
飛瀑布空中烟霧起香爐峯形下瞰蓮花嶺江
勢遥呑彭蠡湖白鹿仙巖何處是郤看五老在
虛無

陪大宗伯張公遊鳳凰臺遂宴西園辱
教次韻二首

春遊相賞鳳凰臺晴日江山四望開歌舞空憐
遺事往登臨無復昔人來緑岡踈竹迷朱檻曲
水飛花逐羽杯共美上公傳郢調誰云詞客有
仙材

蘭堂桂館列清尊飛蓋華軒集上園四座笙歌
爭選部幾叢花竹自成村江梅破臘香風度簷
鳥鳴春麗日暄秉燭夜遊方未已鳳城鐘鼓報
初昏

元日宴都司

喜從元日宴華堂莫問新春客異鄉殘雪漸消
萸試緑炎風初轉柳窺黃椒花竹葉同隨俗對
局探鈎各擅場共勸一杯還一歲萬年長此祝
君王

陪文太史徵仲修禊桃花園

風日喜臨佳節好林亭更愛小莊幽藥欄舞蝶
雙雙戲花沼群魚隊隊遊旋摘園蔬當鷄黍新
栽徑竹間葵榴亦知生計須農圃便擬青門老
一丘

立秋日山樓觀雨簡朱日宣

急雨翻盆湖上來好風吹滿最高臺涼生冰簟
秋先到病減文園暑盡回失意琴書聊自遣感
時懷抱向誰開朱雲不見空相憶應對山僧弄
酒杯

中秋日西湖舟宴

朱簾畫舫競遨遊騎吹喧闐集渡頭繞岸山圍
青作障重湖波淨緑如油烟籠樹色含微雨風
引荷香接素秋今古繁華歌舞地東南佳麗帝
王州

九日雨花臺諸僚友宴集

高臺登眺俯神京令節歡遊出鳳城晴日滿山
羅綺隊香風隨路管絃聲江空落木孤帆急野
曠寒雲一鴈驚陶令孟嘉俱已矣紫萸黃菊倍
關情

九日陳太守允揚邀登峴山

澄湖碧水映晴空寶地青山列梵宮坐擁笙歌娱九日亭邀冠蓋會群公茜花滿徑番秋露晝角層城度晚風樂矣登高還作賦忘懷真與孟嘉同

登大茅峰

三茅峰並翠岧嶢宮觀參差傍赤霄歷井漸疑天闕近乘風猶阻帝臺遥空中玉節元君降殿裡珠衣羽士朝安得異人傳祕術凌雲徒有思飄飄

觀碧巖瀑布泉

岧嶢石磴躡香臺翠壁飛泉響萬雷急雨倒懸珠沫亂微風斜颭水簾開銀河似向空中落素練遥從望裏來廬嶽誰言過弁嶺碧巖今擬作天台

蘇灣山面碧浪湖其下有田可買頗懷築室之志苦貧無貲作此解嘲

山田十畝傍湖陰草屋三間對竹林地占清幽宜卜築天教閒散得登臨葛洪自有移家志陶令能無結社心已矣謀生真計拙東西南北任浮沉

湖上觀雨

湖氣昏昏雨欲來山嵐如障蔽樓臺瑣窗白晝霾陰霧巖壑清秋起暴雷落雁漸依漁網集歸鴉遥帶客帆迴晝空終日知何益且復陶然進一杯

桃花園

新莊近築桃花塢僻寂城闉遠市喧紅槿籬疎環曲岸綠楊池小面幽軒時邀賓客教開逕日課兒童學灌園乘興再來看芍藥一尊相賞過郊原

采香涇新莊

誅茅闢闔城之西路轉采香涇上隄濃陰榆柳綠當戶秀色芙蕖紅滿谿力田輸稅半栽秫鑿沼養魚兼灌畦每憶長公高隱志杜門從此可幽棲張敦字長公

黄山草堂成

小堂僻寂横塘濱溪水曲曲桃花新古榆高柳自成墅沙鴨野鷗時近人邵圃瓜熟足生計蔣逕草荒無雜賓長夏江村更何事釣竿終日坐垂綸

灌園作

緑水青門一畝宮土墻茅舍百花叢霜前早橘已如錦秋後殘荷猶自紅抱甕還同漢陰叟避秦豈學東園公臨流濯足不歸去酒熟隔離呼老農

詠白燕

燕燕差池繞畫堂鷟看縞素雪衣娘梨花月冷迷春夢柳絮風輕淡曉粧巷口誰家營玉壘掌中何日舞霓裳不須更詠空梁什飛去飛来總斷腸

池蓮盛開清晨往觀

林塘開滿芰荷花波面晨粧亂綵霞簇簇紅衣承日整娟娟翠蓋倚風斜滿房新子含蜂蜜萬顆明珠滚露華避暑秪宜河朔飲胃池寧似野人家

連理秋蘭詩有引

余自西粤携歸秋蘭三本今歲季夏花盛開奇芬秀色迥異常品中有兩花駢而為一合帯聯英又不特連理並頭而已客有以為瑞者喜而賦之

幽蘭呈瑞挺芳姿紉就同心佩陸離兩兩紫英開並蒂雙雙緑葉綴連枝謝庭玉樹真堪侶楚畹瑶葩未足奇向晚光風更吹拂月華香霧坐相宜

寗去

茂陵歸後日書空壯志銷零歲不同俗事厭聞緣耳洗新文喜誦為頭風右軍山下鵞成字陶令籬邊菊幾叢薄暮閒奇人已散倚欄翹首送飛鴻

同孫行人文會飲胡安定墓下

澗水潺潺響白雲空山伐木聲相聞林深過客畏虎跡地僻居人馴鹿群密竹短墻圍梵院高松細路轉胡墳花時莫負春游興共爾狂歌醉夕曛

江寺副于春過飲横塘莊遂同泛石湖

每逢北使問京華忽漫停驂野客家小飲花前張草具勝遊湖上附仙槎納凉宜坐迎風便聯句忘歸恨日斜惟爾別來才思進江淹今已筆生花

宿大司空安仁劉公山莊二首

桑麻彌望原田繞竹樹成行澗道分舟楫時通具區水軒窓朝起弁山雲蕭踈生計漁樵事淡泊機心麋鹿群此地何如簪組貴野人休更勒移文

憶昨追趨書省中自公多暇日相從豈知朝市浮雲變猶喜江湖握手逢山静停杯聞木葉夜閑來燭看芙蓉求田問舍能無意北里南鄰作老農

宿施憲副聘之古朴樓

丈人宅子若谿濱余亦乘舟訪隱淪高樓遠望

見百里古樹濃陰遮四隣隙地種桑知有利薄田栽芋豈憂貧細談往事傷心極湖海棲棲歎此身

盧師陳卜居城東携酒相顧

長安城東新卜居閉戶蕭然只著書苑静烟霞聯禁密官清鳥雀下庭除論文苦愛高人傳好客時來長者車躍馬携壺相問訊為余沽酒解銀魚

卧病桃花園文太史期過訪詩以速之

闔閭城北桃花園桃花夾塢如桃源一春病卧惟高枕終日著書長閉門眈幽苦憶山林僻好静翻嫌鳥雀喧報道羊求不時到幾迴開徑候高軒

過仲兄謝湖別業

五湖一曲輞川莊修竹千竿蔽草堂素練繞門秋水淨翠屏當戶晚山蒼窮愁亦有田園樂習静能無著述忙弟勸兄酬自玆始也須斗酒醉柴桑

伯兄携酒肆志園賞菊

天明折簡報花開日午移舟載酒來荷鍤親除

將生徑解衣同醉陶潛杯幽姿百種嬌風樹冷艷千叢裛露臺此日共歌棠棣什伊予慙乏惠連才

夜飲仲兄山莊

斜日携壺叩竹扉長公扶病倒荷衣避賢轉詫交遊散樂聖休論世態非興劇酒隨紅燭盡狂來歌逐綵雲飛中天月色真如畫不羨山陰雪裏歸

滸溪草堂為朱天民賦

滸溪新卜草堂幽况有漁磯枕碧流一徑榆陰

不知暑四窓山色更宜秋楓林散歩吟紅葉水檻閒凭對白鷗羡子高情同魯望筆牀茶竈只扁舟

題陳職方魯得五山別業

嘗聞五老匡廬勝豈識閩中五馬山天外層巒同縹緲雲端飛瀾並潺湲蒼蒼秀色時當戸寂寂幽棲日閉關何用拂衣遊五嶽羡君茲地足躋攀

題孫秀才菰城別業

土城傳自春申築山館今為武子居窓引溪雲飛白鳥池通湖水浴紅蕖夾洲隱隱菰蒲亂樵路迢迢竹樹踈羡爾投戈習文藝閉門讀盡鄴侯書

送大司徒鄒公歸湖南

懇辭榮禄思田里竟觧朝簪别 帝闈優詔特教馳驛去明時何以拂衣歸兩都錢穀誰能計八座功名世所希國有老成天下福士人徒爾羡知幾

送戴孟光宰金壇

建業關河拱 帝居金壇風俗類秦餘華陽洞閟仙人籙句曲山藏太史書鷄犬千家花縣静絃歌終日訟庭虛飄飄銀漢星槎去卧病文園獨曳裾

送湯太史時敏謫官安慶

嗟君謫宦意何如僕馬星言畏簡書江水遠浮天柱闊楚雲時傍小孤舒每司簿領趨公府曾捧絲綸侍石渠不久 皇恩召宣室長沙無用弔三閭

送南仁父守徽州

三載西曹為大夫金章象簡出皇都使君五馬初乘傳漢室諸侯重剖符春雪消時河水發亂山深處郡堂孤知君不薄新安守訟簡風清一事無

送人官南康

羡君作宦南康州廬嶽佳䨺擁上流瀑布銀河當面落香爐雲氣半空浮江花自發匡君廟山月長懸謝客樓幕下公餘倘無事為尋彭澤菊花秋

送人游洞庭

洞庭天險東西峙震澤波濤混太清萬石雲霞

開錦繡千林風雨雜簫笙毛公壇下藏金籙鹿飲泉頭濯素纓閉户著書吾有意何時與子避浮名

虜退二首

昨聞胡馬寇榆林今喜元戎奏捷音選士防秋徵六郡出師終日費千金風清細柳鐃歌動月滿轅門殺氣陰蠢爾匈奴猶未滅諸君宜軫濟時心

陰山西去草蕭蕭飛將誰能捉射鵰當宁聞鼙思頗牧軍中投石望嫖姚虎符夜發抽兵急羽檄晨馳轉餉遥邊務即今彫敝極願將封事上清朝

山中寄履吉

千山萬山當面迎采秀探奇余獨行天寒洞庭一水闊落日縹緲孤峯明草玄吾已欽前輩作賦君今畏後生若問高陽舊徒侶竹林應有七賢名

法華菴寄吳興諸友

昔愛湖山野寺居今依淨水借精廬陰陰橘柚開虛館密密桑麻遶曲渠風土漸於鄉國近壺觴無柰故人疎年来更有文園病媿似虞卿強著書

度崑崙關寄馬侍御君卿

崑崙關外即邕州遷客那堪此地遊九折坂盤疑棧道萬重山險抱江流時平不見干戈警身病仍聞瘴癘愁五嶺古来無鴈到思君何處慰離憂

答大司空劉公見懷

北雁南魚各異方吳江越水路茫茫人生聚散那堪說世事升沉秪自傷十載東山閒謝傅幾時牛渚共袁郎相思獨上高樓望忽接新詩淚兩行

宗伯昭過訪辱詩奉答

蓬户蕭然仲蔚居忽傳高士駐文輿憐君失意長為客顧我窮愁強著書海內獨憐青眼在花前猶恨綠樽虛石湖新水晴如練好買扁舟看釣魚

答陳太僕魯南

金陵西望思悠悠苦憶風流老太丘對酒那能論往事寄詩粗可慰離憂秋魚學士新招隱題

杜仙郎故倦游豈是竄身求貿郭秖緣餬口卜
菟裘

答蔡文九逵

一自君王賜五湖閉門高枕著潛夫支離農圃
全踈嬾嘆息交遊半有無金馬門高瞻日月清
楓江冷憶蓴鱸子雲白首真能事草得玄經冠
兩都

答侵吉見懷

湖頭新水没漁磯桑柘青青葉漸稀谿柳晚京
蟬亂響渚蒲朝齊鸛群飛養生藥物身無恙玩
世功名事已非谷隱巖栖真我願異時浮海莫

相違

施憲副過宿列岫樓原詩奉答

岩谿惜別動經年吳地相逢倍黯然握手論心
疑夢裡狂歌痛飲對花前高樓只合元龍卧塵
榻寧於孺子懸本為情深遥命駕何須興盡便
迴船

奉次大司馬總督蔡公征黎二首

羽檄星馳出鳳城虎符風發集狼兵軍容坐撼
山川動殺氣先回草木生王節臨邊蠻霧靜樓
船横海瘴烟清朱厓此日封京觀麟閣他年勒
姓名

交南新築受降城海外親提十萬兵專閫功高
推大將請纓心壯笑書生轅門風急朱旗捲幕
府霜寒畫角清露布早馳黎母捷磨崖誰數伏
波名

次電白觀海

電白城高海上開飛樓千尺俯蓬萊三山隱見
從空起八極溟濛入望來蜃氣朝蒸疑是霧潮
聲晝湧忽如雷遥思驅石當年事直欲乘槎去

復回

次遂溪書事

荒村古堞樹陰陰下馬停車試一臨城郭蕭條
經戰後山川摇落對秋深劉琨報主聞鷄舞諸
葛臣時抱膝吟北虜南蠻憂不細江湖空有廟
廊心

次文太史見寄

愁緒揺揺似旆旌每懷前輩有儀刑高公詩寄
題人日方朔名傳是歲星吳苑菊荒三徑在楚
江雲遠數峯青折腰五斗緣何事休恠楊雄憶

草亭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七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八

五言排律

南都紀遊

元正聽朔奉天殿

廷對

入館呈諸君

寄壽太傅木齋謝公三十韻

紫陽巷

張氏園亭

遊張公洞簡宜興令谷嗣興

答谷嗣興游虎丘見憶

自夏徂秋候　旨未得歸

南嶽登絕頂

送張瀌卿歸賦溪

送莫水部子良歸華亭

賦得桃花洞贈李正父

七言排律

寄上大宗伯石潭汪公

桂林卧病書懷

秋菊盈園客至輒醉效白太傅體作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八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蔡亭張炳蓋甫　校

南都紀遊

六合齊文軌多方協帝猷山河包魏闕日月拱神州佳氣瞻閶闔光華憶冕旒樓臺三輔曉風物五陵秋財賦東藩會綱維北極侔寢園崇矢服武衛擁貔貅地接王公館花迎伎女舟通衢分列騎官柳引鳴騶濟濟來陽禹彬彬奮祖劉威儀方陋漢制作遠追周

元正聽朔奉天殿

宵炬開閶闔晨鐘聲未央穆清須象魏斧扆翼旂常庭實輸文陛官縣合洞房燕和瞻至止獸舞儼成行土德三元會乾文七曜光發端申歲事敬授禀王章協律調玄籥司儀肅衆賓春融仙掌露寒薄玉戈霜銅渾初昏轉階蓂孟月芳苔痕疑隱綠柳色半舒黃綵帖鏤金薄椒花薦羽觴雲官歌萬壽太史紀東方靈沼流澌釋新田土脉張九衢揚木鐸千畝勸公桑翼翼飛維正巍巍帝座昌都俞欣道泰游豫悅時康

廷對

警蹕臨軒出公車待詔來羽林羅廣陛法從擁蓬萊天語絲綸客人文日月開非能勞夢寐調鼎想鹽梅喜起賡龍會條陳董賈才小儒真忝竊拜手咏康哉

入館呈諸君

卒業銅龍署從游金馬門吹噓忝嘉薦感激荷殊恩朝散花迎珮公餘月滿軒槐陰親几席鶴舞對琴尊竊祿多遊豫披文共討論諸君盡材彥述作冠詞垣

寄壽大傅木齋謝公三十韻

翊運調樞軸乘時陟廟廊四朝全禮數八座冠班行名使華夷重功存社稷康鍾彝標事業甲第聳文章玄化思弘治明公佐　敬皇披鱗輸骨鯁補衮詠羔羊侍從雲臺下逶迤黼座傍訏謨勤獻納夙夜慎趨蹌坐視金淋草歸舍玉署香建明真不朽遭際亦非常共羨時宣召惟知日贊襄休休綿國脉肅肅布王綱剥復機相倚艱屯意叵量悲風天地慘遺詔古今傷萬事俄然改孤忠誓敢忘危機嘗虎口正色忤豺狼牢遂明農願終傳辟穀方斯文關泰否吾道卜行藏謝傅東山墅裴公綠野堂升沉更世代盤錯歷風霜訪落勞存問徵書荷寵光安車迎再四束帛備玄黃虛位相推讓趨朝勉對揚主恩未不忝臣節去彌芳明哲身能保林泉志竟償羽儀尊泰華桃李望門墻世祿誇名閥詞林有令郎伊余蒙品藻美烈媿鋪張未及陪珠履徒懷奉羽觴佇瞻南極下遥祝壽無彊

紫陽菴

複磴上重重靈關訪赤松壇危瑤草合龕廢白雲封珠鳥懔賓馭星橦想道蹤丹砂難變化紫黍費陶鎔海上方無驗桃源路莫從何當棄家室緱氏倘相逢

張氏園亭

未窮游覽興延賞辟疆園戚里聯閶闔椒房冠掖垣迴風排繡闥納月啓華軒芳沼芙蓉列幽庭翡翠翻鶯花疑杜曲水物愛桃源歸騎林塘晚昏鴉樹樹喧

游張公洞簡宜興令谷嗣興

靈洞虛窗豁香臺曲磴連陰陽開福地日月閟

入天度險高還下探奇折更旋浮嵐迷晦黑怪
石駭騰驤色雜丹青飾形疑鍾磬懸把杯承乳
溜張炬認芝田羽化窮幽訣霄昇想秘詮寶符
何在矣丹竈尚依然浩蕩歡方洽飄颻思入玄
因懷葉縣宰鳧舃望翩翩

答谷嗣興游虎丘見憶

仙宰鳴琴暇旃林駐節遊河山標上界物序賞
初秋遐眺憑危閣高攀陟峻丘花迷芝蓋轉泉
涌羽觴浮陰壑碑文蝕玄宮劍氣流霸圖還憶
古勝槩屢窮幽錦札勞題贈瑶璽阻獻酬無緣

同惠遠送汝虎溪頭

自夏徂秋候旨未得歸

徂暑慙流滯何時許罷歸過湘無鴈到望闕有
愧飛拙宦心真懶傳經事已非周任稱就列梅
福嘆知幾瘴癘炎州劇蓴鱸澤國肥江湖隨處
好早晚築漁磯

南嶽登絕頂

南嶽勢何雄高高聳祝融目窮三楚盡身在九
霄同雪瀑懸銀漢星梁跨綵虹古臺朝望日陰
壑晝乘風麈狩遺踪杳仙昇往事空坐觀飛雨

至雲氣起封中

送張瀟卿歸賦溪

長聞賦溪勝何日五湖游山指洞庭去水從天
目流草荒嚴子墓橋泊范公舟錦浪迷紅芰清
波戲白鷗菱歌花裡出畫槳錦中浮君去秋應
盡霜楓滿渡頭

送莫水部子良歸華亭

華亭生二陸之子熟三墳月露早今體陽春慕
古文清逾何水部俊掩鮑叅軍錢穀寧勞汝林
泉獨見君告歸辭紱冕消暍臥松雲海上方堪

試天台藥可分丹砂延壽命竹素累功勳玄草
如刊定魚箋好寄聞

賦得桃花洞贈李正父

聞子幽棲處桃源路不迷崇臺窺鶯嶺別業對
花溪竹樹攢危壑烟霞斷石梯桑麻墟里接鷄
犬白雲低中有長生客金丹竈已泥他年問津
去相訪武陵西

寄上大宗伯石潭汪公

高卧東山老秩宗懇辭榮祿遂明農丹心魏闕
孤臣淚白首江湖萬里情侍從三朝真感激竹

居八座亦遭逢美名久矣人爭慕直道由來世
不容蒯北周南雲杳杳吳山楚水路重重鴈歸
彭蠡知何處家住匡廬第幾峰棠棣花前紛屢
舞鶺鴒原上喜相從市朝莫問多更改兄弟遙
應盡友恭未及識荊贈氣象曾因御李荷陶鎔
佇看瑚璉登清廟莫學神仙事赤松

桂林臥病書懷

南中春半已飛花客裏傷春更憶家舊說炎荒
惟象郡今來卑濕倍長沙山嵐弄雨初疑霧海
氣披晴忽變霞杳杳蒼梧分嶺外迢迢銅柱極

天涯殊方物候偏驚早到處夷風未慕華月報
峒蠻驕戍堡時傳江獠劫鹽槎投戈共喜交州
順游釜猶嫌荔浦譁遠道甲兵愁阻絕羸軀疾
瘴苦交加折腰元亮辭先賦病肺相如思轉賒
跛杙新秋還甫里杜門終日臥官衙尊鱸自足
供饘粥薏苡休教載使車莫恠掛冠胡太早二
毛無意戀烏紗

秋菊盈園客至輙醉效白太傅體作

小園無日不花開更喜黃花滿徑栽謝病長鄉
抛著述避人陶令賦歸來霜枝高下依朱檻露
蕊浮沉薦羽杯日引兒童相燕賞時邀鄰曲坐
莓苔香氛似入芝蘭室叢艷爭看錦繡堆豈羨
季倫金谷好已拚李白玉山頹酒中深趣真堪
樂身外浮名秖是災但使有花無俗客百年知
醉幾千迴

江都陳娥許嫁姑蘇崔生強暴將奪之
抱節而死二首

生存異鄉縣死逝異墳丘單鳧違昔侶隻鳳失
今儔碩結來生誓還同一處遊
妾顏花比豔妾命草同彫寶幔空塵積泉臺詎

恨銷貞塊應不散暮雨復雲朝

莊居二首

百疊山圍屋角一灣水繞門前試問橫塘風景
何如瀼西輞川
避客誅茅山郭養痾却掃衡門焚香終日靜坐
荷鋤有時灌園

春日肆志園漫興五首

一瓢逍遙農圃千駟笑傲王侯尼父從吾所好
於陵與世無求
粉墻綠垂楊柳溪水紅映桃花山店酒旗高颺

江津漁鼓頻撾

床頭濁酒初熟園裡好花競開莫笑潘郎拙宦
偶同陶令歸來

梨花一番細雨戴勝百囀和風白白新鵝戲水
雙雙舞蝶穿叢

風顛雨橫無賴花落花開不知忽見簾櫳新燕
恐看庭院殘枝

石湖次彭孔加韻

秀嶺雲藏鳳刹澄湖月偃虹梁風帆遠隨落鴈
漁網高掛斜陽

芳春樓

花氣遲遲春晝花陰寂寂春宵素女臺前掛鏡
玉人樓上吹簫

飛麗亭

朱栱春鶯對囀繡簾朝燕雙飛借問蘭亭綺麗
何如金谷芳菲

寒玉泉

千挺琅玕濯雨四簷環珮鳴風湘簟不知炎暑
北窗高卧誰同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八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九

五言絶句

虢州許氏園亭雜詠十三首

堯峰山十二詠

橫塘別業十四首

肆志園

橫塘歸

返照

野步

渡江浦

登月華洞

興安道中

迴鴈峰作

黃陵廟

送人官曲阜

西蘆辭三首贈上海諸徵君

並頭白菊

與諸文學分韻得頭字迺萬字上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九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燊亭張翀盡甫 校

虢州許氏園亭雜詠十三首

柳溪書屋

高柳蔭清溪烟霞閉茅屋中有科斗書奇字不可讀

賓山草堂

山色晨昏殊彩翠紛千狀呦呦雙鹿麛交卧青苔上

雪岫

危崖綴陰洞窈窕藏曲折洞裏黄精花六月含霜雪

蜡祠

九月禾稼登十月場圃築坎坎蜡鼓喧爭唱迎神曲

松麓

傍麓羅古松松根多赤苓月下松子落有客誦黄庭

方橋

稻畦通竹逕水磑激花渠盡日濠梁上清流數鯈魚

曲塘

別墅抱迴塘水竹多幽趣白鷗飛復來灌園忘日暮

延月亭

微雲濟絳河初月輝輝出素影照青林幽人坐石室

花嶼

疊石為魚防花卉羅奇巽春風二月時花落游魚戲

釣臺

溪水清漣漪溪毛紛可數竟日弄釣竿得魚長尺五

蔬圃

蒔植學為圃拮据人不知山中酒新熟客至烹露葵

竹園

幽篁密復疎雨餘色蒼翠天風振崇林琛珮聲相類

葦浦

蒹葭蔽極浦琵琶含秋風夜聞滄浪歌知是河上公

堯峯山十二詠

半峯亭

連峯翠岩嶤孤亭半峰上山下雲起時翻向懸高望

清暉軒

樹杪見風帆正對南湖水山月流清暉來照軒窓裏

碧玉沼

泠泠碧玉沼青萍鋪水面風吹萍葉開水底魚皆見

觀音巖

複磴轉危巖寂寥古龍象空林人跡稀但聞清磬響

白龍洞

陰洞山之阿谽谺石勢逼還疑蟄龍起雲霧閉深黑

多景巖

應接無閒暇日與賞心遇惟應山中人鮮識山中趣

寶雲井

古甃浸寒泉稚子時時汲迎晨入翠微嵐氣侵衣濕

偃蓋松

高松若車蓋偃蹇北山隈不蒙匠石顧詎識明堂材

鐵塔

鴈塔蔽浮雲縹緲人天外風鈴鳴四簷獨往聞幽籟

妙高峰

逶迤羣峰首躋攀與何已曠然心目開盡此丘壑美

東齋

楓葉紛紛落荒逕無人掃萬念杳虛寂閒門閉秋草

西隱

朝坐東齋幽夕宿西齋靜跏趺對佛燈沉沉清夜永

橫塘別業十四首 有引

余別業在橫塘頗有黃山石湖之勝

孱文內翰徵仲題其門曰宅近青山

同謝眺門垂碧柳似陶潛爰即所題

賦十四絕句

宅字

伊余性好靜移家黃山側黃山何逶迤正近幽

人宅

近字

山居遠城市更與石湖近石湖妙難言秋來水

如鏡

青字

連山何青青四圍如畫屛清風敞高閣明月懸

廣庭

山字

地僻罕人事日長唯閉關扁舟時汎湖雙屐還

登山

同字

自余為老農事事田夫同食也百畝田居也一

畝宮

謝字

衣食一無營朝市兩相謝守寂聊自娛山中日

多暇

眺字

山樓頗高明豁然宜遠眺開襟當雄風懷古一

長嘯

門字

青山既遶舍綠水還當門即此足避世何用尋

桃源

垂字

經月不出戶下簾終日垂危坐誦老易逍遙澹

無為

碧字

空堂寂無喧落葉疑人跡秋深涼思多雨洗苔

花碧

柳字

臨水植芙蓉緣隄列楊柳愛此芳樹陰風寧亦

何有

似字

雙鶴皎如雪時有凌雲志惟應考槃者高潔性

相似

陶字

濁酒一壺罷其樂何陶陶仰天雙耳熱且復餔其糟

潛字

卜築歲巳淹耕讀時相兼丘園自有事還著老夫潛

肆志園

折腰元亮嬾肆志魯連迂絓組從他慕田園且自娛

横塘歸

片月出雲嶠荒烟起茅舍薄暮見漁舟來集潑潭下

返照

返照射空潭千林亂蟬響幽獨悵誰語徙倚孤亭上

野步

新月生西嶺窈窕穿叢薄林深不逢人時有松子落

渡江浦

閱武乘春令揚帆及霽晨柳烟迷極浦花日蕩芳津

登月華洞寄潘泉諸公

晨登月華洞洞口雲微微桂嶺杳何處孤心雲共飛

興安道中見杜鵑花有感

杜鵑蹄巳老杜鵑花尚開昔從此山去今見此花回

迴鴈峰作

北鴈不南去南人今北歸故鄉愁尚遠欲與鴈同飛

黄陵廟

日落黄陵廟潮生青草湖蕭蕭斑竹裏山鬼嘯相呼

送人官曲阜

花發潘生縣風清宓子琴君行瞻孔廟絲竹有遺音

西蘆辭三首贈上海諸徵君

君家滬瀆城城西蘆子渡蘆子何蒼蒼秋風吹白露

秋鴈集復飛寒潮明更滅日暮風起時蘆子花如雪

長江不見人漁舟聊何處風吹蘆子鳴颯颯似人語

並頭白菊

白菊白如雪雙花一蒂開遥疑兩素女乘月舞瑶臺

與諸文學分韻得頭字起萬字止

頭白不再黑持觴須自勸関颯幾盈虧世慮徒千萬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九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

七言絶句

皇太子生肆赦五首

燕京上元歌四首

金陵歌十首

太平堤

峴山歌十二首

桂嶺十首

自靈巖至西洞庭山四首

北湖

望縹緲峯懷蔡大九逵

觀音巖訪楚石和尚

恭和東陽王夏日襄陽歌三首

答大司空劉公二首

少宰徐師薛荔園十四詠

送汪僉事赴湖南三首

送文太史徵仲歸田五首

送蔡師古遊漢陽

送人還臨海

送人遊武當

送許彥明還金陵

送陳道原武舉北上

劉司空宅觀趙王孫所畫逸驢脫羈圖

石湖草堂芭蕉甚盛賦詩乞之

紹之弟惠麝香百合千葉梔子二首

春來無日不飲為酒所困乃不知春去悵然有述二首

溪上作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炳忠華甫　校

皇太子生肆赦五首

海內歡傳出　聖人萬方雷雨一時春元良繼體傳千葉宗社開祥自九嬪

電繞青宮瑞露流星輝紫極慶雲浮多男不用高禖祝淑女還同太姒述

天祚皇明曆數長我　皇純孝格　高皇震索已符文母卜河清先肇啟賢祥

冕旒朝御奉天門拜舞羣趨賀　至尊告廟禮成書玉牒衮衣端拱法乾坤

彤樓放赦跪千官爭看金雞丈五竿馳詔分頒諸道使覃恩均洽萬人歡

燕京上元歌四首

九陌烟花遶建章春城游冶鬧新粧處處寶燈疑不夜家家歌管類平陽

火樹千枝照掖庭魚龍百戲雜優伶樓頭綺綴懸明月地上金蓮布曉星

侯家邸第入青雲一曲笙歌十里聞花作氍毹

金作埒燕姬月下舞羅裙

紫陌香塵蹴踘田紛紛花霧路歌來太平無事都行樂魚鑰彤樓徹夜開

金陵歌十首

金陵定鼎開基地虎踞龍蟠王氣多旁枕赤山為曲阜外連江水作黄河

高帝龍飛自鳳陽金戈直指掃天狼親驅虎旅收姑孰更遣舟師取豫章

首起塗山作沛豐轉漕江左類關中長驅已報崤函破略地仍傳瀚海空

地轉天旋大駕崩千官灑淚哭龍昇翠華玉舄虛無裏日暮悲風起孝陵

一自文皇宅北平漁陽上谷衛都城西通關陝為藩鎮南指金陵配鎬京

別寢靈宮構紫微嚴更清署秘端闈花開舊內無人見草緑長門燕子飛

海内風雲溘晦冥空廊寂寂閟丹青麒麟閣上圖諸將玄武湖頭匽百靈

花發臺城苑殿荒六朝遺事使人傷翠華想像宸游處碧草萋萋輦路長

岸夾垂楊起畫樓秦淮錦浪接天流朝朝絲鞚來江口夜夜蘭鐙集渡頭

廣陌香車九軌來長干里接鳳凰臺烟花萬戶聞歌舞宮殿千年閉草萊

太平堤

菱葉荷花夾岸秋金堤十里抱芳洲鳳凰臺對蓬萊殿玄武湖通太液流

峴山歌十二首 有引

吳興山水郡也而峴山為最勝前臨碧浪湖中有浮玉道場金蓋洞庭弁嶺環奇拱秀且近城而幽臺榭紛錯

竹樹迴旋余甚娛之旅寓既久得十二絶句

峴山更比襄陽好漢水何如碧浪清千里桑麻環沃壤萬家樓館抱重城

城外苕溪接霅溪道峰高並弁峰齊誰言剡曲和嚴瀨莫羨藍田與瀼西

春水桃花緑映人曉烟楊柳萬條輕歌船合沓晴湖戲游騎聯翩綺陌行

金蓋苕蕘插紫霄洞庭雙峙駕雲鰲具區不數

三江隂天目還同五嶽高

浮碧亭前瞰碧漪窪樽石上倒金巵叢祠尚表

三賢惠碑勒長存叔子思

三月桑洲緑漸匀千村蠶種浴溪濱青葉爭看

趨市客攀條時見挈筐人

浮玉山浮碧浪湖鷺絲白白間花鳧鯿魚潑剌

金銀躍菡萏紛披錦繡鋪

蘇灣山下竹連岡學士墳前卧石羊牧豎採薪

爲野燒漁人吹笛起滄浪

紫荇青蒲密復稀水清花落鱖魚肥曬網朝朝

漁艇集採菱處處渡船歸

說法空尋最上乘繙經静對佛龕燈前身恐是

王摩詰今世來為有髮僧

黃菊丹楓照眼明山青湖碧愛秋晴夜坐南樓

看月上曉開西閣候雲生

梵殿香臺竹樹間風檣雲纜寺門前客館不知

黃葉落書窓惟有白鷗眠

桂嶺十首 有引

城西鳳凰峴下有范氏園桂樹數百株花時游客如市嶺西更有魯家園樹小而花更繁人無遊者

千株古桂密屯雲數里香風[illegible]開翠幕周圍

高復下亂飄金粟碎紛紛

華麓山前繞稻田鳳凰峴下桂叅天村童野老

盈筐採賣與遊人不論錢

繡褥文茵席屢移羽觴催送酒淋漓戲將紈扇

承花朶醉脫羅衣掛樹枝

風舞飛英杯面浮酒香花氣紫霞流絲囊盛滿

懸衣帶更雜鈿蟬插髮頭

緩步松陰過嶺西嶺西叢桂蔽廻谿野人落帽

低枝亞稚子携壺小徑迷

魯園花較范園多谿水當門覆薜蘿莫學桃源

賺劉阮向來遊客少經過

偃蹇亂枝玉露溥清秋仍得醉中看若教朗月

臨青嶂何用乘風向廣寒

錦繡山河拱地靈黃金堆裏擁丹青恍疑戶掩

流蘇帳又似堂開雲母屏

日落深林客漸稀傾城士女看花歸香塵不斷

人聲遠惟見籃輿轉翠微

自靈巖至西洞庭四首

靈巖古處是琴臺舞榭歌梁已草萊西施洞指
雲中出范蠡扁從海上來
龍爭虎鬬事千秋越壘吳宮麋鹿游更分震澤
爲彭蠡亦有三江賽十洲
天開地鈌浸方輿滸滸波濤混太虛縹緲峯頭
看浴日毛公壇下閟丹書
七十二峯天削成青蓮萬朶晝分明若爲飛舄
都游遍不減蓬萊頂上行

北湖

樹裏茅堂面太湖水精宮闕對蓬壺晚來雨霽

開簾看七十二峯如畫圖

望縹緲峯懷蔡丈九逵

遥望中湖縹緲峯丹霞削壁幾千重桃花曲曲
緣源路我欲從之訪蔡邕

觀音巖訪楚石和尚

聞有高僧住翠微雨中來訪白雲扉空山落葉
無人跡但聽泉聲百道飛

恭和東陽王夏日襄陽歌三首

漢水方城帝子宮玉臺瓊館五雲中自有舜絃
消永日不須班扇引薰風

習池蕭穆疑氷井峴首陰森似雪山倒着接䍦
花下醉銅鞮滿路踏歌還
荷花如錦柳千絲暑殿清虛坐弈棋便儗襄陽
爲閬苑更誇仙子是陳思

答大司空劉公二首有引

大司空劉公以七夕中秋重九日三
訪予於峴山法華寺予方觀潮浙江
皆不相值辱題二詩於法華壁上敬
此奉答

自嘆身如不繫舟乘桴放浪五湖遊秋來欲問

行藏處黃葉僧房對白鷗
七夕中秋獨舉杯重陽誰與共登臺觀潮自向
錢塘去訪戴空勞剡曲來

少宰徐師薜荔園十四詠

薜荔園

七十二峯浮五湖崦西山水賽蓬壺輞川金谷
聞人說薜荔園中即畫圖

思樂堂

高棟層軒勢欲飛夜臺冥漠掩泉扉昔今行樂
今人憶只有空梁舊燕歸

石假山

山生花石石成山幻出峯巒几牖間不是五丁神斧鑿何緣三島愜躋攀

水鑑樓

空明潭水映朱樓秦女吹簫在上頭夜半素娥開寶匣一輪明月掛中秋

風竹軒

仙家軒館極清幽蹊竹千竿翠欲流自有冷風驅鬱暑翻疑長夏似深秋

蕉石亭

太湖花石玉玲瓏更受芭蕉弄晚風坐久一亭雲影亂綠陰浮動酒杯中

觀耕臺

綠野風和暑氣清東菑農作喜新晴食力豈慚徐孺子登臺親課隴頭耕

薔薇洞

密葉繁枝結洞房萬紅千紫鬬春粧莫教一日無歌舞錦繡叢中醉幾場

荷池

草閣虛無俯碧沙清池綠水出蓮花風凝翠蓋傾珠露日射紅衣暈綵霞

栢屏

編蓬為戶栢為屏黛色蒼蒼四序青蔣逕不除無客到閉門終日草玄經

留月峯

峯形如月影參差霧縠冰輪隱半規不用班姬將扇比秪疑張尹畫娥眉

通冷橋

冷冷山澗響松風絕壑雲深一徑通此去赤城知不遠石梁天上掛飛虹

花源

春晝清溪泛落花中湖別自有烟霞武陵未必如西崦雞犬桑麻邑萬家

釣磯

片石湖心作釣磯投竿終日坐忘歸晚來處處漁歌起醉看青天白鷺飛

送汪僉事赴湖南三首

曉發匡廬泝武昌輕舟幾日渡潯陽清楓兩岸啼猿夜黃鶴樓頭望故鄉

鄂王城下漢江流衡嶽雲連夢澤浮九月清霜

飛木葉一聲陽鳥使人愁

分司憲府鎮荆蠻皁蓋朱幡冇莫攀倘過襄陽問耆舊何人高卧鹿門山

送文太史徵仲歸田五首

劉向為郎已十年賈生憂國竟南還嬾從天祿成玄草寧向柴桑乞酒錢

明光殿前辭紫宸黄金臺下送行人長淮風浪多新水茂苑鶯花已暮春

五十傳經試一官誰能徇禄不如閒偶來金馬承丹詔焚却銀魚向碧山

豈有移文勒北山灌園終日不辭艱三花火室惟高卧五柳衡門早閉關

燕京二月梨花飛澤國春深鱸鱖肥相如四馬臨卬去范蠡扁舟湖上歸

送蔡師古遊漢陽

漢江鴨緑與天通一日飛帆向楚中峴首斷碑懷叔子鹿門高枕慕龐公

送人還臨海

南游會稽北入燕看花長醉酒壚邊輕舟杳杳望吳越秋水鱸魚時扣舷

送人遊武當

洞庭南去即三湘衡嶽盤空接武當雲覆龜虵長五色下生芝草與琳瑯

送許彦明還金陵

霏霏雨雪滿江湖雲外哀鳴鴈影孤歸到金陵親友問松江惟有四腮鱸

送陳道原武舉北上

少年能武復能文此去須空冀北群投筆封侯豈難事手擒胡虜獻明君

劉司空宅觀趙王孫所畫逸驥脫羈圖

誰寫驊騮意匠深幸辭羈勒就長林雖無滅没追風相猶有騰驤歷塊心

石湖草堂芭蕉甚盛賦詩乞之

苦憶楞伽舊草堂芭蕉幾樹緑雲長遠公解識山人意分得清陰映粉墻

紹之弟惠麝香百合千葉梔子各二本

碧玉亭亭縞素粧朦朧斜月轉山房天香國色真無比麝腦何須賜尚方

百合花殘麝香開殷勤移向藥欄栽最愛濃香清溽暑那知三伏與黄梅

春來無日不飲為酒所困乃不知春去悵然有述二首

春來日日昏昏醉不是登山即泛湖中酒朝眠猶未起却嫌門外客携壺

落盡桃花滿綠波不知春去恨如何驅愁無計還憑酒莫厭高陽酒伴多

溪上作

清溪曲曲泛飛花千樹緋桃爛曉霞何必武陵堪避世橫塘自有許由家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一

賦 頌

衘滌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一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蔡亭張鳳翼甫　校

遠遊賦 有序

余弱冠登朝讀書中秘繼官刑曹調武選武庫員外郎尋有廣西之命昔孔子欲居九夷不以為陋廣西古百粵也今海内同軌且余既仕矣安敢以遠辭乎爰作遠遊賦以述事抒情焉其辭曰

沐鴻私於嘉運兮擢遺仄於樊丘曳華綬以登進兮践舊京而嬉遊幸朝野之無事兮肆驩虞而靡憂謝文墨之塡委兮稽圖牒以諮搜差穀旦以休息兮爰嘯侶以集儔升北山以遐眺兮遡大江而榜舟或閱武於廣場兮或祓禊於清流尋廢興於六代兮仰駿業於　皇猷念無荒之有戒兮信佚樂而不偷乏佐時之竒畧兮竟投裔于僻陬駭頹駟之龐眉兮惟馮唐之白首嘆滯淹於更生兮笑浮沉之楊叟羞子安之巧宦兮蒙良史之譏醜偉潘仁之拙宦兮賦閒居

而不朽衆捷徑以窘步兮固余顏之所厚獨修姱以委順兮諒余心之所取苟貪婪以競進兮寧坎壈以自守昔孔聖之周流兮居九夷而弗陋下惠之直道兮遭三黜而無咎顧樗櫟之非材兮雖棄捐其何有奉簡書以畏忌兮戒僕夫而啓行出檇李之下邑兮游臨安之故城痛越霸既不終兮宋社又以圮崩肅陽侯以先驅兮導浙水以揚舲感錢鏐之雄武兮提尺劍以縱横悼伍胥之忠憤兮浮鴟夷以隕身忽怒濤之山立兮儼白馬以耀靈沿桐江以容與兮憩嚴

瀨之澄清躡高臺以長嘯兮懷哲人之典刑於是兮歲將徂玄冬告畢雨蒙蒙其下淫兮雪霏霏以蕭瑟霧靄霧曀以冥冥兮同雲曖其無色鴈嚶嚶而南翔兮日忽忽其西匿坐脩夜之難旦兮步列星以太息繹甯越之曩歌兮材士顑頷而失職心侘傺以紆軫兮思絓結而瞀惑水泉涸其不流兮石巉巖而阻塞既儃佪以川浮兮復崎嶇而山陟野蕭條而無人兮獸躑躅以屏跡愁車殆而馬煩兮汨吾朝征而夕于役形枯槁以渴饑兮精消鑠而内蝕寃凋瘁以踰佚兮

滂浪浪而霑臆撫壯年之不居兮耻脩名之未立於是歷覽粤觀豫章州（州古樂字）嶸閣於江渚兮詠瑋辭以徬徨帝子不可作兮王生亦已淪亡睇彭蠡之巨浸兮追鴻伐於　高皇想湖水之盡赤兮殪元兇於大黃翦鯨鯢於溟渤兮陋巨鹿與昆陽謁群忠於叢祠兮覩丹青之耿光甄孫許之壯烈兮實後先以相望咸致命以竭節兮終身殲以名揚越臨江以信宿兮矚玉笥之崇岡修降禪於漢武兮欽登封之閟藏忽獻歲以發春兮廻青陽於幽谷鳥嚶鳴其相和兮麗

冬榮之嘉木悲去鄉其日遠兮時反顧以蜷局魏牟皇皇以戀闕兮嗣宗途窮而慟哭何賢哲之違觀兮猶委心於榮辱諷龍蛇之至言兮勵浮雲以自最聳韓廟於衰彊兮哀逢辰之不淑黜百家以述聖兮排二氏以箴俗雖馴纚以開雲兮卒羅殃而斝（古與字）逐弔楚纍於江潭兮披騷經而三復椒蘭妬而搆讒兮嫉蛾眉而謡諑怨靈脩之不化兮傷郢都之傾覆式彭咸以自靖兮葬汨羅之魚腹涉長沙以夙駕兮嗟賈生之夭年遭漢文之殊遇兮何卒困乎絳灌之巧

言闢宣室以徒召兮賦鵩鳥而自憐挺異才以命世兮竟賫志於重泉亂衡陽之洪河兮臨沅湘之大川覽吳楚之上游兮極耳目之偉觀瞻柳侯於永郊兮薦蘩蘋以羞筵世溷濁而甕蹇兮紛妬忌以蔽賢慨四子之一轍兮羌異代而同患士不遇以永歎兮諒自古而已然望朱垠以俶裝兮指象郡而驤軌肆流目於南疑兮悵重華之野死蒼梧曼曼以在望兮悼二妃於江之汜山巃嵸以造天兮嵐昏昏而晝起桂樹叢生於巖阿兮春炎炎其若暑壤瀕海以沮洳兮

土墊濕而恒雨猩猩狖以伺人兮咸雕題而黑齒蝮蛇蓁蓁於中林兮蜮含沙於淵水雄虺九首以觺觺兮封狐捷而千里何此邦之炎瘴兮固蠻族之所止徵禹跡之所不到兮掄職方而未序詫漢帝之喜功兮肇開拓而彊理猗皇風之泰昌兮界昆吾以為宇包五嶺以作藩兮括百粵以置吏朝越裳以重譯兮撫交州而即敘耿余躬之陋微兮敷文教于玆隅炭泮宮以振鐸兮選青衿之秀儒懼聖遠而言湮兮病曲學之支離列四科以作人兮惕五教之未施憑丘

墳以順志兮寄絃歌以自娛聞老聃之適戎兮講道德之玄虛蒙莊遁于漆園兮馳放言以恣睢虞卿窮而亡聊兮猶發憤以著書苟斯文之未喪兮竊希志於前規吾將籠今古以騁騖兮掇罔象之玄珠亂曰去鄉遠遊心不樂兮自冬徂春將馬薄兮炎州卑濕風土惡兮魑魅晝出瘴癘作兮狐死首丘不忘故兮代馬北風尚知慕兮世不我知羌誰愬兮歸歟歸歟娛竹素兮

思歸賦

旅荒徼以羈處兮心忳忳而多憂陽春逝以流

邁兮曜靈迅馳而不留涉恢台之炎夏兮赫燋灼以鬱蒸瘴曀曀以中人兮觸沉痾以驟興寒熱搏而襲逆兮苦痁祟之相乘乏單豹之内養兮二豎伏而伺升哀吾生之孔艱兮逢百罹以備嘗進觸藩以跼蹐兮退曳尾而摧藏嘉魯連之肆志兮雖貧賤其何傷世好朋而習佞兮思婞直之揖殃遯幽谷以逾紀兮忽奔走乎遐方豈好爵之我縻兮實簡書之可畏收孟明於三北兮蒙竊綠之深惠奉周任之炯戒兮勉陳力以就位羞鉛刀之一割兮庶伐檀之無媿老冉冉之將至兮疾疢糾其相仍俟河清之幾時兮恐朝露之易零誦夫子之雅言兮疾沒世之無稱紛王事之鞅掌兮顧天闕而乞身積穨思而寢息兮憎慍惀以怵惕喟中情之莫我察兮眷懷歸而未得夜申旦以不寐兮就角枕而反側蟲薨薨以潛飛兮聽空除之蟋蟀先秋氣以衰唫兮感時物之數易魂營營以夢歸兮覲故鄉之髣髴歎驚寤以在床兮悄懭悅而愁愁昔鍾儀之囚晉兮操上風而不忘彼莊舄之仕楚兮詠越聲以徬徨覽季倫之奏引兮思娛老於河

陽繹陶令之賦辭兮脩初服於柴桑人情各懷土兮豈必經營乎四方余既不能狗華以苟祿兮又焉能棲棲於此邦孔接淅以違齊兮軻濡滯而出晝欽疏傅之炳幾兮脫桎梏於組綬梁歌噫以竄稽兮梅掛冠以遯吳仲樂志於園藪兮張興思於蓴鱸鴻冥冥於寥廓兮超繒繳而遠徂非斯人其誰與歸兮永逍遙於江湖亂曰玄鵶黑烏號寢宮兮鳳凰翩飛匿林中兮人各有心紛不同兮靜躁殊趣貴中庸兮塊獨居此將安從兮我思古人希哲蹤兮

弔董相賦

江都有董相祠焉余謁而悲之作賦以弔其詞曰余有事于江都兮敬謁董相之故祠悼哲人之遐烈兮獨慷慨以申辭何夫子之純懿兮生不逢夫休特黄虞日遠兮禮法敗衰弦歌不陳兮譎詐相欺秦肆并吞兮燔燒書詩周孔道墜兮異說恣睢漢興馬上兮陋習未除叔孫小器兮又何制作之能為猗夫子之中庸兮卒潛心於下帷綜羣籍之華實兮宣六藝之精微蹤游夏以升堂兮抗孟荀其並馳發奥義於天人兮王道粲其綱維彼武帝之多慾兮徒仁義之外施表章經術兮何獨棄此大儒豈斯文天喪兮實公孫其蔽之兩相驕主兮匡王禮儀虎口幸脫兮終身擯遺貪人敗類兮讒言罔極忠信弗臧兮仁賢杜塞悲士不遇兮撫遺文而太息蓋自古已然兮士入朝而見嫉駑馬克棧兮騏騄困於下勤幽蔡盈疇兮嘉禾萎而弗殖文軒不知御兮敝輿是飾閭姝嫫母兮妍媸眩惑吳干龍淵寧弗利兮謂不如鉛刀之斷擊濁世滑樊兮又孰能遠夫姦慝昔晏嬰之辯智兮尼父[illegible]

封而受厄姫文之拘囚兮崇侯構其仇隙伍員之殞首兮太宰進其僻說三閭之沉淵兮由子蘭之嬖溺韓非斃於說難兮李斯爲之讒賊嗟賈生之通達兮曾弗容乎絳灌宜夫子之於公孫兮沉下僚而削迹

懲咎賦

余以田禄之嬜逮繫詔獄者百日幽困之極賦以自懲其辭曰孟夏徂暑兮從獄辭歷秋秋兮曠旬時遭幽辱兮抑志而自尤縶岸犴兮褰[illegible]因余不德兮嬰禍罟罪纍積兮逢此震怒祝融孔威兮播凶虐挾飛簾兮火大作天降孽兮突焚如官弛禁兮蕩丘墟乏裨竈之先智兮愧國僑之訓令謀不臧兮詎曰予命　皇聽察兮恣無私詔覆訊兮窮刑書嗟僂校兮荷黑索體膚傷兮屢抶扑日冥冥兮錮陰扉寢下濕兮棘重圜卒孔武兮恣殘詬蟲蟲蝱蝱兮靡夜晝鼠羣嚙兮蝎潛螫人燈半滅兮不見月星雨淋淫兮積庭潦辱塗泥兮羌誰告叫天閽兮蔑由閽構讒言兮玉石不分夫何辜兮罹險酷身阽危兮備百毒昔殷湯兮拘夏臺桀覆冢兮禹緒衰周文

嘆兮羈羑里創易彖兮述玄旨冶長縲絏兮尼父亟稱鄒陽繳書兮卒以自明伊古賢兮蒙困難余何人兮避茲憂患懲夙衍兮心怦怦而弗舒惜壯歲兮日月不居精內蝕兮玄髮變世莫我知兮又誰懟亂曰有鵷萃止集于梁兮爰爰者兔越崇岡兮鳳鳥翩翩時不祥兮憸壬敗類忠賢藏兮詒厥典則思先王兮

宣幽賦

閒居無事兮聊秉翰以宣幽馳精思於玄奧兮貫華實於皐流準徽謨以布則兮騁逸軌以旁

求綜陰陽以經緯兮降質文而上下窺先民之用心兮統萬象以變化躍弛張於鈞注兮既疾利而閒暇錯宮徵以低昂兮肅雝雝其和平爛五色之相宣兮斂意匠於經營爰殊致而百慮兮要矩式於準繩窮藝圃之根柢兮邈灝噩其難名樂休澤之汪濊兮忘仄陋之末伎度流俗而橫鶩兮冀端緒之未墜翔脩翼於寥廓兮何迫隘之足累

北征賦

涉徂冬以就役遵脩轍而遐征緬井甸之絡繹睇郊牧之縱橫泝嶺津而戒揖指通闗以抗旌慨故里之睽絕憂煩傷以寡歡玄雲翳其下覆兮密雪霏霏於林端飢烏叫嘯於中野兮增冰憑岸而沈瀾念徒御之劬勞兮畏道路之險艱聊騁目以宣寄兮申鬱陶於詠嘆惟小人之薄劣兮謬薦名於有司屬康休之嘉運羅俊髦於綱維握貞固以殺率範禮防以馳驅策駑足以遐蹈矯勁羽於卑棲沐皇澤於天路企棫樸之周詩

潛思賦

夫何玄象之迅速兮日月忽其不居測天地之閉藏兮驗四序之盈虛宵耿耿其未旦兮獨室處而靡寧志蘊結而未舒兮靜潛思於窅冥哀民生之寡儔兮汩秉素以含貞退踽踽以畏咎兮進嘒沓而遣悶譬流泉之胥潰兮憂麼麼而靡騁誦小明之嘉什兮表靖共於正直懷北門之苦心兮畏室人之交讁諒哲賢之委順兮抗遐烈以為式攝威儀於弗愆兮復溫恭維德基播芬芳於天壤兮彌耄耋而弗渝苟中心其何疚兮要神聽以保釐

閔俗賦

閔世俗之謾諑獨脩姱以練要懲遺烈以旌植飾戢羈於中道秉幼清於初服固周容者之所誚昔姬旦之申繇列如石以矢辭披騷經以繹趣謂追曲其淪胥紛儀一而心結耿詠贊於曹詩諒執雛之弗渝又焉能遯夫毀咎戒虢坯之戾緩和啓吻而弗狃考聖哲之所臧寧孤抗以寡偶彼蘭茝之昭質兮挺幽谷而彌芳覽珪璋及筐筥豈敢錯其圓方苟呰呰以慆慢恥志墨其弗章保厥美而委順庶旁燭於無疆

西征賦有序

趙子景仁既得告趨庭東魯反旆西秦言邁靡遑遄歸孔棘友人袁泰叙平生之悰慨申秉曲之鬱陶作西征賦一首夙昔綢繆諒非毫素之所能盡所貴好爵攸縻周行相示云爾賦曰

沐皇祇之優渥奮遐躅於天衢稟官常於夙夜狥王事以馳驅母氏告余以言旋兮指故域其奔趨遵首丘之夙慕慨陟岵之辛劬叩　帝閽以哀籲曰揆余之中情恭　明詔以將諗簡吉日以遄征出國門而東騖遵脩路以啓行望旗旐之旆旆兮僕夫詵詵其靡寧總余轡于魯邦兮出徂徠之下邑泰山鬱其具瞻兮遵孔林而憑軾想遺音於絲竹兮悼壁藏之綴緝懼聖澤之湮滅兮撫斯文而太息朝濯髮於天津兮夕還轅乎西秦覽嬴劉之故都兮觀俗於岐豳信河山之險固兮士習武而朴淳遭人文之賁朗兮多逢掖之俊民挺殊質於荒陲兮馳英譽於京甸甫弱冠以作賓兮卓羽儀夫冑彥流藻論於淵泉兮決逸駟於奔電宏典述於秘府兮彌博聞而洽見歷九州以尚友兮合道術以相忘譬音聲之倡和兮咸取則於宮商念德音之日遠兮宣惠好於兹章豈言說之云喻兮庶示我以周行

別知賦有序

僕之密交有王子犪吉焉多能才美獨行人倫少同濠閈長羣膠庠諧聲共術實相孚聽王子之貢於天官也僕感陽禹彈冠之誼循四路贈言之情慨然賦述命曰別知要之終始焉爾

昔余未燥髮兮馳篤慕於英哲曠矯迹之難儔兮詠禰心之寡協維王生之好脩兮荃中情其

固結亂神緒以昭休兮承丕祇之宏業騫逸軌以高驤兮抗先民之皇烈既沈志於經墳兮復窮精於簡牒辯機緯之義象兮探術藝之琛奇吐黃中之緒論兮布卓詭之妍詞式大猷以申典兮何古人之足師包豈弟之上仁兮含條理之令姿敦人綱以周慎兮秉玉度其溫如誦棣華之嘉什兮玩蘭臭之易辭翔藻譽於東序兮騰茂聞於遐甸握靈珠而弗售兮慨和璞之徒獻豈命運則然兮偭時俗之蔽聦宰犇力之方剛兮從有司之嘉薦叩天閽以彙征兮闢亨衢而豹變期良田於晚歲兮庶脩名之早建

秋水亭賦 有序

梁故都會多池臺園苑慨梁王枚馬之遺事竊心慕之思遐游愽觀訪古咨今以快其平生未之有能郭子舜符向余言梁之美曰吾梁産也梁之郊平臺在焉有水濱之吾構亭焉䟽以葦蓮蔽以藻荇凝神發智是甚宜於秋因感蒙莊秋水之旨命曰秋水授泰賦之其辭曰

體天地之中區兮理陰陽以經緯辯貫利於墳衍兮制廣輪於郊遂睠梁王之故苑慨崇臺之無縈鬱崷嶢之敦丘兮蹇陵遲而陂陁垣墉鞠為茂草兮穿谷杳篠而谽谺流仙馭之縹緲兮曾弗備降乎峻基之嵯峨枚馬弗可作兮大雅契珍而寥廓悲晉文於異代兮降百氏而求索藻翰信是娛兮究宗工之矩矱依藝圃以慰止兮漱皂流而濯溉挹紫雒之沇瀾兮涉波溠之泂潰遡瀍澗之中坻兮踔灘冽以昇兊嘉飃沸之檻泉兮擥檕柘之蓊薆薜荔兮縈楣樞白茅兮芰荷雜蘭杙兮松櫨芳芷褭兮藿為帷糅椒桂兮鏤莖縿杜蘅兮飾桴榱超形神於虛朗

䟽心智於潔清齊萬有之眇域兮測五氣之虧盈達終古之大觀兮馳宏論於莊生

麟山賦 有序

婁有九峰焉其一曰天馬黃門楊君士宜之别業在焉天馬麟也乃自稱曰麟山泰闢其勝而未之游也援筆賦之其辭曰

偉吳會之隩區兮紛靈異其難詳維山川之閟峻兮苞元化於陰陽施九峯之岸額兮奠樞位於婁分揭珍符於藪澤兮蔽海陬而枕江島岑巀嶭其設險兮絶陘寥廓以如堂陟俯[illegible]之

森羅兮切閶闔以飛翔綿絡繹以迫隘兮森嶸峙以開張騰天馬之嘉名兮表南服以作基竦泰清以貞觀兮駭積岨之歷㬮綴雲構於玄宇兮儼神明之攸居崇林鬱其昇翳兮脩阪危以逶迤鷓炎樹之冬榮兮雜栢桂與檉椐絳氣馥郁以氤氳兮瑶葩粲以葳蕤羨幽人之滅跡兮維嘉遯其攸宜馳玄情於寂寞兮澄煩念於冲虛挾長生之秘術兮永逍遥以無為

中麓賦有序

章丘之南爰有胡山其中麓則司封郎中李子伯華之別業在焉嘉靖十有八年　天子聿承天李子以職事忤從遣吏走姑蘇邀余賦之其詞曰

瑋中麓之嶔崟表章丘之名區首岱宗以發原跨溟海之東隅槩泰清以揭峻括九地之方輿夫其崒巃嶃巖嶙巑巋巀苞含星辰隱蔽日月蘊陰陽之精和與濁世而隔絶衛乃物產瑰異珍奇挺生赤芝美箭嘉木瑶英梗楠梓樟檉椐楈櫯之材紛綸撽揉固不可殫紀而悉名也則有瓌瑰之士卓犖之倫秉山川之靈秀總文質之彬彬涉道德之廣囿漱仁義之芳津鑽孔墨之遺耤狎榮綺之逸民於是乎選岡岑以創構因堂防而締基屬峞嵬以幹室廓閌閬而敞扉雜椒蘭以圬壁纚松桂以雕楣信戒汰以歛度亦昇陋以崇規逍遥乎其中誦讀乎其下左琴右書且蠶且稼遵蠖屈以待時順賈藏而求價感風雲之遘遇奮鴻翼之翺翔曳纓緌以風議握銓鏡以低昂作周楨於王國登漢道於泰康信吉人之秉哲寔茲麓之發祥陋移文於遯載徵君子之行藏

陜西諸將破虜頌有序

皇上御極之六載文教聿興武功載揚維時西北諸虜數寇邊鄙狡焉不靖夏六月遂犯我花馬池毀我藩籬蹂我禾稼於是提督尚書臣憲選將厲兵指授方畧諸將臣卿臣瑛臣義臣佐率所統漢土游奇諸軍協規同力分道並進臣雲貫勇陷敵覆之固原窮追遂北俘其醜虜三百餘級器械畜產收穫萬計聲震荒外臣憲馳捷以聞　皇上賜璽書褒美乃命幕府第其功狀頒賞有差昔周之宣王興脩文武之業以恢

張周道時則玁狁未夷命方叔征之六月出師
不遑安息故詩人美之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
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中興之功於斯為盛
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奄宅寓甸肇我
太宗文皇帝親御六飛芟夷餘孽定鼎北極開
廓洪基肆我　皇上嗣統中興内修外攘思光
祖宗之業推轂授鉞懷頗牧而興嗟蒐卒補
乘咏車攻而嘉嘆是役也師徒不勤弓矢無辱
膚功休烈視周宣有光臣謹作頌以章中興之
盛且以震動海内傳示罔極焉頌曰

於鑠　皇明九葉重光　帝矢其謨嘉靖中邦
華夏蠻貊率享來王蠢茲戎虜干我天常負固
匪茹犯我朔方蹂躪師田繹騷邊疆天錫　帝
祜允文允武推轂授鉞折衝禦侮桓桓元戎分
陜開府乃扞牧圉四鎮攸撫稟受成算壯猶克
舉左右節制進退規矩六月維夏虜敢跋扈隳
突城堡深入險阻神憤而疾士赫斯怒元戎帥
之爰整其部維時虎臣協規來聚嘽嘽推推熒
帷承附二矛重英長轂百旅鍛乃戎兵飭乃樓
櫓旌旗蔽雲矢石如雨賈勇先鳴闞若虓虎戕

之固原俘其醜虜獻馘連連輜重咸取五日四
捷奏茲膚功捐裒震驚王庭以空露布朝馳于
甘泉宮　帝嘉乃勞寵賚攸崇錫之金帛既以
彤弓策勲飲至廟謨斯弘昔在周宣委任方叔
六月徂征戒茲戎服玁狁于襄以匡王國赫赫
高皇草創天祿夷德腥羶底于刑戮昭哉
文皇光纘歷服六月出師迅掃獯鬻殺胡奏捷
奄定傾覆拓地開疆式固鴻休　皇帝聖哲與
神為謀功光周宣　祖宗是倖維茲駿功元戎
之力　皇有虎臣効順率職武功載揚王猷允

塞干羽兩階遠人來格弓矢斯櫜疆場永謐
皇帝壽考於萬斯年百祿是遒如日如川　皇
帝孝友光於神明獻馘　九廟洋洋來歆小臣
作頌以颺厥聲

河清頌 有序
公

明統天基命玄化浸潭休烈宣章珍符靈契譎
儻曼衍紛綸旁魄揭之策書傳諸故老難可悉
究肆我　皇上度宗視朔迪喆考祥蓋六載于
茲而黃河清焉肇自靈寶達于平陽六日為期
凡五十里澄逾滄浪洌並湘渭邑居聚觀司府

列狀謹按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伯上應天漢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易坤靈圖曰聖人
受命瑞見于河是故歷代寶焉以為聖哲泰亨
之徵昔宋元嘉中鮑照作河清頌彼偏方閏紀
政荒民慢猶且闊誕矜夸盛稱幽明同贊神祇
與能矧我四隩同風八蠻底貢雨暘若時昆蟲
閭澤協氣薰蒸謳歌彌布爰降顯實以昭景福
凡我王臣鼓舞抃躍夫稽之圖緯既如彼考之
功庸則如此而 皇上方謙冲警惕懿鑠弗居
祭告惟謹然兹事非細不有述作曷示康休臣

謹作頌雖詞義鄙猥文采不足庶以揄揚盛美
褒贊德業被之樂章竊附雅頌云頌曰
洛大河兮發源崑崙道岸巆積石兮駭奔龍門
踈九道兮曰鉤盤鬲津渟滀漩漫兮激厥襄陵
趨傾赴壑兮兼包并吞憑澳渻溗兮逝者徂征
潛流地中兮灘洎是經并渠千七百川兮汩漱
壤墳脉絡縱橫兮涵滀濁黃曲直疊折兮浩浩
湯湯涇水什石兮其泥數鍾人壽幾何兮河清
靡常於 皇受命兮肇兹吉康斤斤不顯兮上
帝降福簡穰河水清兮錫貺豫梁亘下上兮逵
于冀方水維緩兮湜湜其清清且瀾兮顯渙揚
娟衡風謐兮蠙珠曜光陽侯弭節兮河伯獻祥
龜龍負圖兮游戲水中央嶄嶄齒齒石沕嶜兮
藻繁榮曄淇園之竹青青如簀兮鼛鼓下列河
水清兮 皇心豫說 皇謙冲兮夙夜憂勤曰
皇天無私兮惟善是親謂河清為異瑞兮無若
康兹小民綏遠為邇兮在予一人迓天休兮
敬共明神神懷柔兮小民救寧時雨時暘兮豐
年屢臻截九有兮天衢之亨允猶翕河兮地天
平成纘禹功兮侈厥頌聲億萬萬兮孝孫有慶

皇太子生頌有序

明嘉靖十五年孟冬之月六日 皇太子生率
土胥慶臣泰謹作頌曰
孟冬元旬誕降皇儲於昭前星燭于北樞 皇
帝乃薦饗 宗祖叶禮神祇登億麗之玉牒進
萬年之觴疊啓奉天以受朝羅百工以奔趨騰
渙號以宥赦沛鴻恩於九區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一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二

七 連珠

七稱

七擇

連珠三十首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二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憼蓋甫 校

七稱

昔枚乘作七發而效者相繼傳崔張曹之倫世所傳誦心竊慕之然恨其騁奇詭之辭窮廣遠之思轉相祖襲頗無意義近信陽何景明亦作七述關西趙時春復作九難誠古人之亞匹也何之病局而不鬯趙之病繁而不精豈子雲所謂麗以淫者乎袠吳人也作七稱以夸吳之美設爲秦客以發其端末乃終之以　皇業云

秦客有過東吳先生者東吳先生盛稱吳之美客曰吳故蠻夷之國而僻陋之邦也自夫差通于中國暨聲教浸以蕃昌乃後孫吳擅割司馬渡江而聲名文物始盛然蕞爾一隅建國分州者謂之偏安則壤成賦者列之下等烏在其足夸也今先生亟稱焉是猶楚人之詭雲夢而未覩夫洪河之險蜀叟之談劍閣而不窺夫崤函之固也竊爲先生不取焉東吳先生咍而歎曰甚矣子之膠于故習而惑于舊聞也夫盈虛消

息者皇天之運也變遷流盪者后土之宜也故
風氣之開闔有時而禮俗之淳瀉靡一賢聖之
盛衰有期而世道之升降不常且夫晉冀之地
虞夏之所都也而殷周為墟岐雍之州秦漢之
所宅也而唐宋不居何則王霸代興而功業世
易固不可局方隅而定論泥典籍以槩觀也今
子習故聞舊而訾吳之陋亦何異於拘墟之見
窺管之智哉吾將語子以吳之美而子自擇焉
客曰唯唯
東吳先生曰婺女之野斗牛之墟包以江淮鎮

以會稽沛泗經其北彭蠡匯其西左控滄海右
引具區三江五湖異派同歸鍾山王氣乃奠
帝居洞庭天目峻極太虛山則嶔崟岝㟯嵯峨
嶢屼崚嶒巃嵸崚嶁鬱律嶻嶭嵬嵬嶄巖隆崛
峻崖千尋仰蔽天日烟巒雲岨氤氳瀁浡崇丘
長林香草珍木橿楛梔櫝枌梓桂朴椑柙櫧槲
櫻枒棫樸椅梧櫅檀蘭芷莪蓼萬蘿扶疏苜蓿
蘘荷昌陽芣苢萇楚蘆葦莞茂葳蕤不一而足
其上則鵷鸞孔翠雉翟鷫鸘之所翔焉其下則
貙犴貘貜犀麑熊羆之所藏焉水則鏗訇澎湃

湁湁湯湯沸潰漼洧泫泫洋洋澔溔瀄汩始乎
濫觴深不可測廣不可量經緯溝瀆吐納陰陽
其中則鸛鶖鵞鶴鷗鶬鷁鸂鶒鷺鷥鵁鶄鸕
鷀以沫以游蛟鯔鯸鮐黿鼉鼇鼈王鮪堅甲載
沉載浮紛紛紜紜詭狀殊形象譎乎夏鼎名詑
乎山經此山川之巨麗而藪澤之異觀也客以
為何如客曰茲特九州之一隅荊蠻之僻壤山
卑乎五嶽川狹乎四瀆未足稱也
東吳先生曰揚州之域禹貢所錄周原廣墳下
隰沃野厥產瑰瓌大貝奇琛明月之珠三品之

金瑊玏璆琨瑤琨瑕英果實則橘柚榴柑柰李
來禽枇杷楊梅般闕樝橙竹箭則篠簜蒼筤箖
箊篔簹綠沉鍾龍緣丘被岡羽毛齒革骨角之
材漁鹽鉄冶錢刀之利江湖陸海百物攸萃嘉
禾碩穀穱穎岐穗麻菽馮戎瓜瓠綿絮貢賦之
饒數倍中古腐紅粟乎海陵登雪粲于天府爾
乃關廣市啟通廛車接轂士摩肩工輻輳旅駢
闐磊砢充溢貿易譁喧輕紈細縠弱燋精絺賓
布罽毹丹服織絲純錦綺繒苧羅縑繡象篳桃
笙篴漆卅朱五方之貨商行賈居揮汗場壓徼

利乘時富甲乎卓鄭財溢乎猗朱斯物產之淵
貨利之丘也客以為何如客曰夫投珠抵璧者
聖王之烈也黷貨請環者鄙夫之陋也是惡足
稱哉

東吳先生曰闔閭經營夫差締造重城六門複
梁周道準樞極以作宮憲營室而抗館揭姑蘇
之崇臺披長洲之茂苑雙闕軒翥連閣逶迤華
殿中央隱隱巍巍飛甍藻棨井幹璇題洞房曲
阿刻桷雕楣圖畫雲氣勢侔宸居巧運倕爾精
竭般輸又乃廣以孫吳衍以陳隋臨春結綺承

露飛蕭耀日亘虹望仙通天鏤以紫沉屑以香
檀綴以覆思塗以椒蘭火齊珊瑚瑪瑙琅玕琥
珀菌芝錯落其端罘未央之巀嶪小阿房之聯
延此亦閎麗之觀軒敞之娛也客以為何如客
曰昔楚敗於章華夏滅於傾宮子之所稱異乎
吾所聞願子更端

東吳先生曰西施閻娵十五二八妖冶婑㛂靡
嫚可悅皓齒丹唇髮漆膚雪螓首蛾眉星目桃
頰纖穠合度長短中節秉中濮上之姝阿谷下
蔡之女曾未足以儷其妍姱並其卓絕也於是

曳輕裾珮文璫振縞衣披霓裳步閒館游洞房
流顧盼耀清揚騰口輔協宮商奏溱洧之褻詞
宣淇沫之豔章彈竽箏理笙簧謳吳歈詠越吟
唱巴郢操蘇任駭千子茂嚴春聲靡靡音愔愔
震人耳盪人心既乃整華裝以迴旋捷七盤之
妙舞長袖若飄飛髾似舉機疾體輕揮霍閒靡
伎窮陽阿節中激楚縱橫俯仰忽若迅羽已而
歌曰明星爛兮夜未央燭煌煌兮照華堂樂莫
樂兮不可忘復為歌曰蔓草零兮露朝晞雁南
翔兮秋氣悲八命促兮我心哀斯亦聲色之至

樂歌舞之極歡也客以為何如客曰縱耳目之
慾者聾瞽之媒也溺燕游之好者蹷痿之根也
而子何以稱哉

東吳先生曰專諸之雄要離之桀伍胥之悍梁
籍之烈荊楚之奇材吳會之大俠選風胡之湛
盧疎薛燭之巨闕鍛鍊五金照耀霜雪犀渠鶴
膝干將鏌鋣魚腸扁諸鮫函蛇矛烏號夏服利
棘銛鉤集亡命報怨讐叱咤則風生喑嗚則電
流棣於越入郢丘挫勁曹衄強劉義勇冠乎萬
夫英聲騰乎九州至乃蘭滜春和叢臯秋鷹隼

王良之輕鑣馳伯樂之駿騎彎啓盧之勁弓縱繁弱之迅矢挾彈繳於峻陵張罿罻於廣澨走東郭逐韓盧搤蒼兕蹴玄狐摶乳㹳格貙貐殪巂觜斮鸒鸒擒麋麖㸲玃狙落鵷鶵摰鳶烏中則雙加殺不單獲割鮮染輪超距投石飲如川流校若山積斯亦勇俠之雄馳騁之樂也客以為何如客曰此霸王之餘業弋獵之陋觀固未足稱也

東吳先生曰吳之創基肇自泰伯季子守節以讓立國言公北游禮樂是習遂乃躋洙泗之高

第列文學之哲科變斷髮之麗陋登春臺之熙和家陳俎豆戶溢絃歌士業振鐸人競操觚彬彬乎郁郁乎買臣嚴助莊忌之徒已足多矣迨乎三國畀分六朝虎視俊茂嚮臻尤號多士周瑜魯肅之謀畧張溫陸績之諷議步騭諸葛之風雅顧雍呂範之政事虞翻之奇偉趙咨之機警王謝之勳庸機雲之秀敏唐有敬輿宋有仲淹咸學貫乎天人材亞乎旦奭功圖乎彝鍾名流乎史耤步儒苑以高驤翔藝林而遂隽德為世程言作士式客以為何如客曰美則美矣更有進於斯者類先生卒稱之

東吳先生曰胡元僭擾貳縣羶腥中原魚爛大盜瓜分兩儀崩裂三光晦冥　高皇帝握靈符麾義旌奮鳳陽據金陵深根固本兼包并吞因揚州之財賦攬江左之豪英總鷹揚之梟將糾哮闞之勁兵謨諜則劉宋陶李攻討則徐常湯沐翦翛鯨於彭蠡殄封豨於涿鹿掃欃槍於滇南驅天狼於漠北混壹乎車書會同乎荒服編髮沮類焦齒貫胷黥首梟聵文身反踵侏離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而臣伏然後蕩滌苛雯宣布

慈仁廣建宗姓登叙賢能制作禮樂刊定章程綱張目密以貽子孫觀其序華夷則羲農開闢之功也鋤凶逆則湯武征誅之烈也立法制則成周損益之監也颺祖訓則神禹典則之遺也故乃集謳歌騰頌聲薦馨香荷休徵降甘醴耀景星河圖獻洛龜呈獸一角芝九莖騈百祥擾五靈浸潭旁唐匝沓紛綸玉牒不可勝紀彤史不可殫稱蓋自生民以來莫之與京實由起東南以席卷西北資吳會以囊括幽并也故建業舊都豐鎬伊匹億萬斯年配天罔極我吳之美

猝難究述聊陳大端以祛子惑客曰鄙人生長西陲局于見聞敬聆高議請誦終身

論曰昔周之衰也玁狁犬戎世受其禍而平王卒以東遷漢興匈奴彊盛以孝武之雄略統霍衛之猛將因文景之遺業慨然有滅胡之志而獸奔鳥散亡徙竄匿終不可盡逮乎五湖劉趙鮮卑赫連拓拔爭相長雄中華之禍極矣唐之中葉吐蕃回紇長驅京洛如踐無人之境然亦未有混壹區宇據神明之統滅黃炎之裔稟其正朔服其左衽者幾乎百年如胡元之慘者也

腥羶汙穢瀆亂糜沸亦厥初混沌鴻蒙之運也

高皇帝以濠陽布衣談笑而驅之犬羊豺虎屏伏舊窟乾坤清寧諸夏生民復覩衣冠禮樂之故斯與羲農之闢創何異哉而儒官學士未有鋪演光揚以繼雅頌者昔吉甫頌周奚斯稱魯下暨漢魏猶有其人煌煌我　明功烈若此而闃然無聞其何以詔來裔編詩書哉我　明之

王業實起乎金陵而資於吳會是以秦末望氣之徒咸云東南有天子氣而始皇東遊蘄以厭之乃不知其發祥於我　太祖也泰舊為

皇明鐃歌十三篇敘我　明戰伐先後之序茲復為七稱以著　王業之始於吳匪獨稱吳仰以稱我　明焉爾

七擇

清虛先生抱壹鬱之奇疾煩懣噎塞卧痾五湖之陽者三年矣有逍遥公子聞而造焉先生方塞徑闔戶惡聞人聲偃仰呻吟據槁梧擁重狐氣息僅屬使閽人辭焉公子曰竊聞先生玉體不寧違陰陽之和失起居之節廢飲食絶耆慾謝賓客不敢請也然有術焉可以起沉痼瘳膏

肓上等算於松喬下齊齡於彭祖而况先生之病未至是哉於是先生延之上坐矍然凝神而竦聽之

公子曰崆峒之虛崑崙之丘珍草叢生靈藥莖馬丹砂空青玉屑玄芝溉以甘醴灌以上池五采爛熚香氣酷烈葉垂朝露花飲冬雪盖千年不彫矣於是使黃帝採之神農嘗之岐伯伊尹和跗盧鵲雷公越人之徒交製其劑先生豈欲飲之乎先生曰余厭湯藥久矣不能從也

公子曰嶰谷之陰終南之顛是生竹箭籦籠篠

蕩背萬仞之孤崖臨不測之深谿激以清泉刷
以勁颸俯濯玄霜仰干青霄峴屼戌削森槮泬
寥猨猵䶅鼠夕叫晨號鶤鷄雉鵠嘯匹呼曹節
幹空洞枝葉扶搖於是命伶倫斬伐于野剪截
製而為笛宮調徵協涉清夜遊曲房月出皎兮
順風微揚繁奏要妙宛轉無方乍掩抑以激切
終泛濫而徬徨呈絕伎於君明極巧思於季長
斯固足以蕩滌志意疏雪精神使聽者忘疲其
樂洋洋矣先生能強起聽之乎先生曰僕病未
能也

公子曰嶧陽之孤桐太冥之椅梧輪囷重巘偃
蹇崇阿晞朝陽之淳精吸天地之元和卿雲陰
其根惠風拂其膚翔鸞棲其條威鳳巢其柯乃
使匠石運斤堂䙞選樸剖陰莖以鏤鐫削孫枝
以彫琢紘以園客之絲珥以寡母之約捉螭龍
於丹漆錯圖像於翠綠調以成連操以巴渝子
春撫的伯牙揮絃音諧節亮手疾心閑奇弄迭
奏逸響遥傳忽樓㩳而縹繚復衆衍以纏綿至
若靈雨新霽炎暑頓清蘭堂桂館飛軒廣庭坐
蔭嘉木賞集良朋理南薰之雅曲汎清角之新

聲綠水白雪東武廣陵峩峩湯湯猗猗愔愔將
悲復懌乍浮更沉六駟仰秣玄鶴舒鳴桓譚不
能究其旨叔夜不能窮其精斯琴德之至妙固
足以悅性而愉神矣先生能強起御之乎先生
曰僕病未能也

公子曰九秋之夕天高氣清溫房窈窕邃宇幽
楹蘭膏明燭霧幙雲屏於是布綺筵促瑶席辭
衆賓留嘉客羅八珍羞薦包炙羽觴風飛二八侍
側屏笙簧罷竽瑟徵才人選姣淑姱容麗態娥
眉曼睩灼若春花瑩若美玉妖冶難言奪人心

目被華桂振輕綃綴明珠垂步搖沐蘭澤揚翠
翹曼流眄以目成復將歌而含笑粲貝齒以發
聲動丹唇以宣調陋北里之淫哇追陽阿之奇
妙激飛塵於梁端遏行雲於天表蔑吳歈而鄙
蔡謳駭緜駒而走王豹虞公失色秦青袐音掩
孤竹之管廢雲和之琴使夫歡者酸鼻悲者蕩
心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先生雖病能強起
聽之乎先生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如公子之言是益吾疾也

公子曰中山之醲酎宜城之醇醴酃淥其名春

清殊旨竹葉馨香蘭英甘美蜜勺瓊漿挫糟浮
蟻嘗以康狄嘗以玄石單醪聳飲一醉千日則
有子雲伯倫陶令畢生操觚挈榼承槽捧甖枕
麹藉糵未歡先醒浮以太白盛以彤樽酌以太
斗罰以兕觥飛羽流波黿醽川傾筋骸和暢思
慮沉冥陶陶兀兀焉知死生雖有潡沉結轖之
痼惰窳憒耄之形靡不疏通涌溢而灑然清冷
也先生能强起飲之乎先生曰此亡國之味腐
腸之藥僕雖亡恙不敢躭也

公子曰東海之中爰有丹丘珠宮貝闕月殿星
樓璇臺切天絳宇雲浮林生白玉地產黃璆靈
芝五色桂樹千秋列仙所集羽人嬉游則有王
喬羨門安期洪崖鬼谷之儔升紫烟以遐舉驂
朱鳳以夷猶擬丹蕖於危嶠採翠若於清流超
太虛以出入混元氣以周流朝飲沆瀣夕飡至
精恬澹冲漠無思無營肌膚若氷雪容顏若處
子後三光而靡彫歷億刼而不死固將等龜鶴
於蜉蝣而遺濁世如泥滓也先生雖病能强起
從之乎先生曰此秦皇漢武之所不能非俗士
之所敢希兾也然而先生有喜色矣

公子曰將為先生延方伎辨說之士究同異於
楊墨綜名實於申商陳功取於范蔡角從衡於
蘇張窮堅白於龍皙肆虛無於老莊是非蜂起
剖决毫芒舌如箕吐口若河懸深之入黃泉高
之升青天詰之無繇析之無端聽之者忘倦聞
之者靡厭辭未及終而先生曰善

公子曰此猶末也復有仲連排秦端木存魯陸
賈下越子卿折虜功存片言義冠千古斯固辯
士之雄而非通儒之所慕也吾將使仲尼揚鐸
孟軻皷頰董生持籌賈誼侍列繹仁義之源述

唐虞之烈發天人之奧建治安之業使稷下屈
其辨談天卷其舌先生雖病能憑几以聽之乎
先生於是恍若聆至言聞妙道沉病去體蹶然
而起

連珠三十首有序

連珠之作興於子雲廣於班蔡盛於陸機言約
而意博文微而旨深假引喻之辭含風刺之義
聯屬成章貫而不絕故曰連珠蓋文之美者也
嗣而為之得三十首

臣聞二曜貞明則列宿順叙四時迭運則入氣

均調是以天子董官必先於論相大人輿治莫
要於格君
臣聞萬鎰之璞受琢削以成器三品之金資鎔
冶以為功故士必養而後成賢必試而後用
臣聞應龍善化翼雲而興鴻鵠冥飛得風斯奮
何則槖籥以吹噓致用賢豪以假借成功是以
飯牛之竪附秦穆而名昭屠狗之流攀劉季而
業顯
臣聞峻嶽蔽天撮土無資於蟻丘洪川浴日涓
流莫加於焦火勢之所去雖高必隨力之所分

雖大必抑是以宗魯裂於三卿炎周畢於七國
臣聞兼金百鎰輕於脱粟之飽文織千純劣於
卉服之温是以虚聲非實用之倫賤品逾常珍
之等故淮陰擧蔑以輿劉殷浩名浮而禍晉
臣聞量以容深深逾量而必傾衡以權重重越
衡而反折故程功貴於度德而分職先於叙材
是以愚公憊於移山夸父斃於追日
臣聞咸池雲門八音合而諧聲辟雍清廟五材
集而作構是故大君取士采徽藝而畢庸明主
甄材廓殊塗以並進

臣聞千將弗試混鉛刀而孰辨騄耳弗御雜駑
馬以無分故英奇每困于下僚俊傑卒章於多
故是以毛生攄脱穎之奇而曹子奮登壇之勇
臣聞膏肓之痼瘳於瞑眩之藥顛悖之行更於
逆耳之言是以林既奮奇辨而屈齊景茅焦抗
危論以悟秦皇
臣聞皇天垂象羲曆莫測其高滄海匯流亥歩
莫窮其廣何則無形者非有形所能該難知者
非易知所能盡是故遠近之辨尼父屈於齊嬰
堅白之談公孫伏於魯叟

臣聞精之所感理何深而不洞氣之所會思無
幽而弗通石馮神而能言柳肇帝而自起是故
燕地之霜隕於叩心之臣東海之旱枯於飲冤
之婦
臣聞江海潤下由於浸漬丘嶽積崇始於陵遲
是以書垂灼焰之辭易示堅氷之戒
臣聞辭輯而民莫言善而邦輿是故鄭僑有辭
趙武致敬王滿正言楚莊以懲
臣聞福由徹而成著禍自下以增高是以季郈
之雞卒起三家之孽梁亭之瓜終諧二國之歡

臣聞烈士狥名尤慎保身之智高鳥射利長操遠患之機是故范座騎危卒免刑誅夷吾東縛終致羇顯

臣聞康衢之坦大車有覆軌之警洪河之險纖舠無折舵之憂何則禍難迫於前則雖危必安情偷肆於內則雖平必陂是以明者慎於所忽而狂夫敗於不虞

臣聞言無逆順投會斯從交無淺深中機則售是故閭丘矢辭而拜相壽王進說以受金

臣聞情之所觸雖無感而相求義之所要雖相

懸而靡顧是以魯女懷漆室之憂祖朝獻藿食之策

臣聞撞鍾以梃聲雖洪而不揚貫鍼以纓緒無棼而不理故蒙莊取譬於庖人賈傅託喻於屠坦是以網罟糾纆必藉提綱之智政刑隨錯寔資理劇之能

臣聞銜勒以馭馬而泛駕多超軼之材刑威以繩下而越禮多瓌奇之士何則細不足者大斯有餘卑無能者崇而後顯是以蒙簡舞盛之譏者終膺曲逆之封負牀第之累者卒流京兆之舉

臣聞物體有定應用無方人性有常緣情斯異是以明鏡照形妍媸各隨其象洪鈞播物小大各因其材故聖王垂兼聽之公達士秉大觀之智

臣聞日之明也掩月而陽烏匿於虞泉天之高也絕雲而彈丸縱於浮晦何則勢以時移無高弗下情緣物改靡明不昏是以君權輕於閹尹之賤主威奪於婦謁之私

臣聞世之所棄雖適用而必捐時之所崇雖厚施而蒙錄是故齊狗之惡時捷於韓盧趙璧之

珍或賤於燕石

臣聞芝蘭之烈伏幽谷而彌芬蠙珠之輝沉深淵而愈媚是以弓旌之招明主首加於側陋竹帛之業材士爭奮於丘園

臣聞旭日方升則堅冰立泮朝霜既隕則貞木後彫何則繫乎物者易移而存乎我者難奪是故禽息甘碎首之危弘演勵納肝之節

臣聞燕雀處堂莫悟覆巢之禍虎豹在山寧知陷罟之災是故春申困於李園武靈幽於趙兌

臣聞基廣難傾樹基則固源弱易竭濬源斯是

故姬文之業過曆而後衰齊白之勲没身而即敗是以俗儒徼速效於崇朝王者要成功於必世

臣聞嬰讒易入雖親必疎怨讟繁興何膠不觧是故意苡之謗受疑於明君隕霜之悲不容於慈父

臣聞鷙鳥嬰維不改凌霄之志神龍失水無損從雲之心是故申胥守死於秦庭子卿操節於胡朔

臣聞禍福隱相伏之機成敗炳互形之兆是以幾望之月晦旲攸因昧爽之星大明斯繼故逄滑禍吳而福荊英公棄籍而從沛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二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三

論議

懲胡論二篇

詰盜議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三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寰蓋甫　校

懲胡論二篇有序

昔賈誼鑒秦失而作過秦陸機痛吳亡而作辨亡述興替之原較短長之算詞義卓美余心慕之及覩趙宋之所以亡與我明之所以興慨然有作命曰懲胡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義取諸此使覽者悟焉

上篇

宋室不綱御戎無策承五代昏亂之餘中國積衰之後燕雲督亢棄以資敵靈夏河西失而不取遼人歲擾於北陲夏氏日蹙於西鄙喪師者不誅削地者無罰因循和議專事姑息金繒百萬歲輸遼左逮乎中葉武備益弛王安石呂惠卿之徒創行新法流毒海內青苗手實差役免役之制紛紛改易民不聊生下有土崩之勢而上不悟民有倒懸之急而主弗知施及徽欽以昏闇之資而縱淫荒之慾神仙幻惑之技土木花石之娛唯言莫違崇信奸回斥逐良士諍臣卷舌而不諫忠賢喪氣而不談內有章惇蔡卞林靈素之徒以順其意外有童貫王黼之流以養其禍橫挑邊釁失好強胡繇是女真氏崛起海陵憑陵近甸驅哮闞之羣總狼虎之衆電掣燕趙雷震魏冀舉河北如拾遺下山東猶振槁兩京失守空若無人連城之將望風而獻欵跨邑之師駢首而就戮徽欽北轅華夏左衽裂冠冕爲椎髻變聲音爲侏離冒曶瞷齒深目高鼻之胡橫行乎九服三綱瀆亂神人俶擾淫穢之俗羶臊之風腥聞于天雖太古鴻濛之運五胡

鼎沸之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是時也雖使秦皇漢武爲之君衛青蒙恬爲之將猶且難之而區區高宗昏逾於桓靈懦甚於懷愍舍建康而弗居卽臨安以爲宅航海以避敵屈膝以請和任權奸爲心膂疾忠賢如仇讐紀律崩壞政刑棼錯由是武夫解體億兆離心遂使帝王神明之統棄爲犬羊大盜之藪而宋因以亡矣夫李綱趙鼎張浚之相非不賢也張韓劉岳之將非不健也京洛秦雍荊襄之地非不險也完顏女直之主非必有劉淵石勒之雄也兀朮斜也

粘没喝斡離不之酋非必有英衛韓彭之畧也然而兩河失守宗社丘墟者武備弛而國是乖和戰之議舛而南北之勢殊也何則材官勁卒代北之所産也強弓利鏃韓魏之所習也良驥名馬燕趙之所有也金城天府崤函之所據也彼胡皆有之而欲以蕞爾江左之地與之抗衡合一隅之士馬以當九州之驍騂引弭絶之脆弱以支方張之凶醜譬之驅童竪以敵賁獲走韓盧以搏猛虎其不格明矣向使宋之君臣脩其政教公其誅賞進忠良而遠壬佞選材勇而汰慄弱厲夫差報讐之志効勾踐忍辱之奇釆戰攻之上策絀和好之鄙筭定金陵為都會跨江淮為障蔽控秦雍為門戶通襄鄧為咽喉固其疆場豐其穀粟兢業以持之傢勤以訓之文告以申之敵愾以耻之相時而動乗間而發固可以笞兀朮之背繫女真之頸混壹書軌而光復舊物也又何至國亡身辱為天下笑哉

下篇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遭宋祚將頽金籙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獎其凶盗據神州穢彛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服自開闢以來獯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者也然而醜俗腥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麀之穢翕乎宮帷篡弑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既絶四維攸斁由是大盗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並起而亡胡于時據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殺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與項相去幾何我　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緫江河之旅攬霸王之畧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挺起塗山首下釆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鴻業内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爪牙川至寤寐以來王宋之英歷受以納陶劉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以崇李湯之任羣策畢亟百戰咸克筭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兇授馘雖黄帝之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三靈効卜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劇寇如燎毛掃堅壖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

醜逺遁龍荒千古之兇除百王之恥雪駿功茂
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　太祖者也天下既
定厭苦兵革雖肅清沙漠歲以爲常猶未能窮
追遐討使王庭絶於幕南困獸竄於故穴者也
我　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婁敬之讜謨念留侯
之遺策以為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
久長之至計也睿衷天啓秘畧神授爰即幽并
以為畿宅左控遼海後枕醫閭三關虎踞九邊
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
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

連年北討志滅裔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
燕然築京觀於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
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躬擐介胄
蒙犯霜露離法宮之深密而騁騖乎不毛之地
如我　文皇者也其為子孫計萬世至深遠也
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已巳之秋土木
之禍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君
有君廟算亡失于謙竭忠于内石亨輸力于外
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　皇輿于紫闕
正　帝座乎黄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

饒之藪遂棄為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
以來火篩小王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
肅疲於奔命朝廷旰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
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萬長驅深入蹂踐疆
埸殘毀城堡烽火通於秦渭羽書飛乎京鼓挫
衂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債
帥成風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脩屯田廢而徒
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戈日
不一飽寒冬栗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褫魄
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

生痛哭之秋江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
之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
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自夫金元肇禍虜志
叵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
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知　文皇
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詰盗議

或問袁子曰子東海之人也今海有盗若之何
捕之請試言其畧袁子曰夫海盗之為患久矣
蘇之州縣崇明居海中而太倉嘉定常熟皆濱

海海之利莫大乎魚鹽故濵海而居者多業魚鹽而習剽刼且其地多沙渚洲港浮海而後能達故土著者憑險以弄兵而羣不逞之人亡命避辠咸竄匿其中緩則鬻販魚鹽以自業急則剽敓商賈刼掠村聚以為利賦役之弗共禁令之弗及非一日也元季張士誠李伯昇之徒起自泰州之白駒場販鹽為盜遂竊據吳粤以與中國抗南面稱孤幾於覇矣　高皇帝覽殷鑒之不遠慮島夷之難制設立太倉崇明金山三衛以防海盜承平既久武備漸弛巡舟戰艦朽蠹而弗脩弓械于櫓缺敗而亡用武官遷延陽託捕盜之名而陰資煑海之利奸弊相通禁防盡廢崇明一縣萑蒲為藪而太倉之民亦多效之乃至衣冠之族世與賊為婚姻而甚者則豪奴佃僕往往乾沒冦攘而主弗禁也又以為守令者緝捕無術撫綏失宜平居則受其賄遺凡鮮船鹽艖入境者多取其歲例年飢盜起肆出行刼而弗敢詰州縣之權益輕所衛之司徒設一旦興兵臨之則嘯聚以抗勝則憑陵近地敗即竄逸大洋散而復合莫之誰何雖非腹心之

以乘其舴艋之小標鎗火藥以御其刀矢之弱凡江中之羣盜海濵之鹽徒習知水戰而樂為我用者雜用以夾攻之而市井之亡賴望風而靡者悉汰而弗用分布偏哨四面合圍飈馳電駭諸道並進人不及旋矢不及發而小醜夷矣又且豫為規畫檄告鄰疆西則江陰通州東則瞰消寧波嚴加隄備以防豕突退無所歸散無所止一勞永逸且絕後患斯萬全之萬全者也或曰用海人因鄉間斯誠善矣近有漳人失風而漂至崇明者賊嘗以數十舟而環攻其一舟賊以覆敗漳人頗應募以滅賊當事者疑而弗用是乎袁子曰奚獨漳人哉凡知江海之利者悉可用也疑而弗用敗之道也故天下之患莫大於狐疑而恥功之不出於己也疑而忌未有不敗天下之事者也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三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四

序

國寶新編序
中庸臆說序
江南春詞序
粵稿序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四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鳳翼甫　校

皇明獻實序

袁袠曰紀載之書尚矣遷固而下罕稱良焉何哉世代遷移文獻湮滅傳聞者易以訛舛兼之好惡人殊隱惡溢美者多據事直書者少自非弘功異烈奇節碩材章昭顯著膾炙齒牙者鮮不失實矣古者左右史紀動紀言義兼美刺事綜小大靡不書之後世史失其官官失其職不

職則略匪諱則誣吾何以觀之哉吾何以觀之哉我 明興 高皇創業豪傑景附謨謀帷幄之臣風議于內鷹揚介胄之士折衝于外丕建勲稱光享爵號勒名于金匱石室者不可勝數 列聖繼承教化滂流人文開宣瑰瑋卓犖之材珪璋瑚璉之器溢於天府濟濟雍雍於斯為盛雖方圓異用甘辛殊和然其匡翊贊襄咸有可述而紀載未備懿美不彰詞儒博士甚以為病暇日忘其狂斐慨然有作肇自洪武迄于嘉靖武寧王而下凡若干人皆其著者據所聞見

録其大節略其細美又所紀者止於亡没存者弗録嗟乎天禄石渠之藏既已深秘莫之能覩咨之縉紳先生又多異同紛紛不可考證孤陋乖剌詞不雅馴非謂必信必傳庶 國家一代材賢之盛炳乎不朽是泰之意也乃若有美無剌志而弗辨紀事之體當如是耳

北征録序

祖宗之創業艱哉 高皇帝功過武湯遠矣定都金陵便委輸東南耳北方之事未之經營焉豈草昧初定思與民休息未暇歟 文皇帝躬

擐甲冑張皇師徒窮追遐討深入漠北以靖胡虜妖氛殘孽蕩焉廓清幾無孑遺乘輿所至蓋漢武唐宗所不到者諺云不一勞者不永逸神謨武烈詒翼遠矣嘗聞之故老云胡人廟祀者古今三宗焉漢武帝唐太宗我 文皇耳虜經禽胡山望 文皇紀勒銘石必下馬羅拜嚙指稱威神云

平吳録後序

余嘗過張士誠故宫廢墟殘堞鞠為茂草有足悲者及詢之父老往往能言其槩方其據吳僭王財賦甲兵雄于四方亦隗囂公孫述之徒匹也卒之彊圉日蹙猶欲嬰城巷戰以蕞爾偏隅抗我 王師妻孥為戮彼其政教弗脩淫湎汰奢賢豪弗為之用迹其所施設足以自亡而已矣哀哉録三卷吳文定公寛所撰後有論

平黎詩序

大司馬三山蔡公總制廣東西之四年既征努灘蠻明年交南降是秋九月以十萬之師浮海征黎師三道入窮追數百里封五指山而還崖陵地闢最句破村峒二百七十斬首五千三百

六十奇俘百二十五人降八千三百六十人環土以寧廣西叅政王君鳳靈既勒碑以頌維時公大閲于雷陽道出遂溪觀海于電白先後賦五七言近體六首藩臬之官自布政使劉君可按察使葉君照而下和者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小子泰亦既與其末矣公復命序之泰聞老子曰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是以古昔慎焉然而商宗伐鬼方三年乃克馬援征五溪觸犯炎瘴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豈黷武哉誠不得已也公

之征黎下令戒妄殺既誅其渠率因撫安其遺黎是豈不戢者哉君子曰征黎之役有八善焉孽自彼作師出有名慎也士兵咸集群帥以和威也簡能選良委任得人明也師至如歸民不知役豫也用命者賞不用命者戮律也殲渠折首脅從者釋信也兵不血刃役不逾時智也一勞永逸止戈偃革仁也公之功大矣哉而公之心不自假也是以形之歌詩恤民窮箴吏弊閔將士之勞苦哀黎人之無知憂愁嗟嘆而不能自已推公之心將使黎之宿寇盡化為良民而

豈直以誅殺為威哉昔趙充國討先零罕开留屯罷兵竟下兩羌而揚雄為頌其事公之功豈直充國比惜忝也無文不能紀頌功德如子雲之於當時也今廣西之古田荔浦諸蠻閒出攻剽八桂之人喁然而望曰安得公以征黎之師征諸蠻使我民永有寧居也他日圖形雲臺勒勳銅柱必有繼吉甫穆如之頌以鋪張鴻伐者而何有乎子雲哉

河南鄉試録後序

忝奉　命校文河南道出燕趙涉衛趨大梁降觀于郊野其土風往往嗇而愿約而愉憂勤而寬舒及試士其言亦多毅而不隘直而不夸孫而不迫辨而中其義核其慮詳雍容和平蓋猶有先王之遺焉夫河洛故都會而天地之中其書圖則羲禹之所則也禮樂則周公之所制作也周之盛也其在成康之際乎成王營洛以正四方於時風俗和平賢才衆興故詩人美之曰藹藹王多吉人暨乎漢室梁孝王嘉禮儒術招致賓徒時則有鄒枚司馬之流相與作為賦頌以褒贊功德其制度宏麗文辭瑰瑋蓋亦雅頌

之亞也嗣是無聞焉豈世道升降使然哉我明興設科取士其始賢良文學太半出於荊揚吳粵之間河洛之士蓋鮮焉乃　孝廟時則彬彬矣今　天子修弘　祖構海內興起禮文偏隅下邑亦蔚乎多士在河洛固宜有異材茂等如周之所謂藹藹吉人者奮出其間區區詞賦之徒直薄不為耳昔者先王之制治也以質文相救後世則文弊而質日衰識治者蓋深憂焉夫文勝則變而趨質質勝則變而趨道是故與其文也寧質河洛之文不勝其質吾是之取爾

衰也不敏惴惴焉惟不得人以塞 明詔是懼故敢盡布其說以為諸生告若夫低昂之衰閑衛之密則琴也序之詳矣奏故畧焉

九江郡志序（代閣老京口楊公作）

國有史郡有志志以述事事以藏往藏往以知來是故文獻足徵焉勸戒不忒焉夫志史之翼也君子參伍以通其變小人法守以脩其業由俗以出政省方以立教不出書契而知天下者稽之志而已矣九江地介荊揚當吳楚之衝據金陵上游歷代為重鎮 國朝加重焉郡故有

志海陵何君棐以憲副飭兵于茲懼故志歲久殘滅多疑謬鼇而新焉質之典籍咨之見聞芟繁秩亂搜隱闡微而疑者信謬者正殘滅者修矣志成請余序之詳其書該而有倫煥而成章約而弗遺其事覈其義精其文質而贍或發凡以舉要或緯圖以法象體國經野以為民極故首之以疆域封山濬川使同貫利故次之以山川設官分職則地利可興而民不失業故次之以官蹟政平治理則教化敦而賢才出故次之以人物辨方正位以君民也故次之以宮室蒐

乘補卒以戒不虞也故次之以兵衛兵足則民附民附而後可以時游觀節勞佚也故次之以古蹟存古者莫若衛其園陵故次之以陵墓異教非絲也創之自古昔故又次之以寺觀該古今之變綜事物之情者莫若文字故詩文終焉風俗之因革制度之卑高食貨之盈縮役賦之煩簡下至溝塗津梁倉庫瑣屑粲然畢具往者存焉來者攷焉故曰文獻足徵而勸戒不忒可以觀可以興矣何君之涖九江也朞而報政曰武備詰矣廩庾實矣膠庠作矣百廢舉矣非志何以示遠斯志也盖政成而後作焉君子又嘉何君之知所先後也

大司空顧公董役 顯陵工完序（代大宗伯張師作）

嘉靖己亥 聖天子幸承天躬視 顯陵相其陰陽以 睿宗獻皇考舊寢規制未備無以揚億萬年無疆之休且將奉 章聖皇太后梓宮祔焉乃命營度其事凡規制一如京師諸陵今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陵顧公憐寔被簡命以董是役公初以大中丞致仕家

居　聖天子采言官撫臣之薦起公巡撫湖廣
不盭廉務卓有成績特進公吏部右侍郎以總
百揆未幾　聖天子命陵寢事嚴經畫之任非
公不可乃改今官公受命惟董爰咨爰度載經
載營選徒鳩工率屬董官程力庀材朝省夕戒
殫厥心力逾年大工告完凡　顯陵玄宮寢廟
及舊邸　世子府以暨逵嶐縝親陽春諸門咸
底落成庚子之秋九月余蒙恩進官南京禮部
尚書便道祇謁　顯陵則見山川縈鬱雲漢昭
回楹桷有嚴丹黃焜燿肅肅乎奕奕乎美輪美

奐寢極制度備物多儀誠曠古之偉觀昭代之
鴻制也維時潘臬都閫諸公會于武昌合辭以
請于某俾序其事余惟是役也四美集焉　聖
天子因心之孝羣公卿勤事之忠司農無告匱
之病甿庶效子來之義是役也實兼之矣夫興
作國之大事也聖王慎焉章華虒祁垂譏於魯
史新廟路寢見美於詩人何則孝莫大乎繼志
而事莫嚴乎慎終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況乎山陵
之制可無慎歟今　聖天子躬勞萬乘按視園

陵塋拱木而興哀撫堂封而增感凡宅兆之大
寢殿之規悉裁自　聖衷酌今古之宜定豐約
之準猶憖休哉眞孝同虞舜制陋百王矣然非
顧公之經畫有方夙夜匪懈其能役不逾期工
不告病若此哉余不佞嘗忝文學侍從之後且
楚人也樂觀厥成其能無言以颺休美詔將來
乎是役也董之者顧公相之者則大中丞平湖
陸公杰侍御長樂陳君豪山陰朱君箎也其諸
藩臬郡縣百執事而下亦與有勞焉者也

送黃國信冊封晉藩序

建侯樹牧大典也致辭宣命寵使也夫禮有經
斂福以睦族分瑞以展親錫命以須爵授祿以
奠食疆枝幹以扞疆圉張藩衛以翼王室典莫
大焉詩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言樹侯也
是故有茅土之封有弓矢之錫有寶玉之分有
帶礪之盟告之以文辭宣之以彝章經之以度
數訓之以典制　王布命臚傳言公孤出令史
賛誥使承辭寵莫大焉詩曰肅肅王命又曰載
馳載驅言使事嚴也　皇帝弘敦孝理敬篤懿
親諸父昆弟罔有怨咨秉憲貞度率德考衷既

戢且難支熙斯蕃維歲有典常式序辟王楙𢦏
封以康于家維宗伯氏揆于庶官黃仲子行將
命斯徂奉簡書以靡遑揚旌節以言邁詵詵西
鶩涖止晉藩夙夜恪共既勤且勞誦皇華之嘉
什懷北山之私念還歸伊邇桑梓攸寧凡我同
官咸侈茲役申之飲餞介以贈言

送汪侍讀校書建陽序

侍讀汪公奉　勑校書建陽衣冠贈之言曰是
役也贊颺　王猷綱紀古訓軌學者以軌物其
在是矣稽合同異抉擿謬戾采遺闕疑非公事

也周衰處士橫議縱橫堅白促數耗亂不可勝
紀而載籍始繁漢興懲秦除挾書禁增置博士
員書稍稍流布然多斷爛傳會矣詞賦蟲篆劇
于八代稗官百家之言殽于兩宋雖復有好古
洽聞之士亦且沒溺牽制莫能緒正以附于孔
氏支離磔裂迄今未已　王猷鬱而弗宣古訓
墜而弗振學者無所法守妄嘗竊議以為凡叛
於孔氏者可盡黜弗錄使無滋蔓也　國家稽
古飭治列於學官者固孔氏之舊也而章句之
學日繁在建陽為淵藪師弟子舍是莫能授受

各守其說以相正徼利之徒日削月改標竊承
襲以相亂沒委棄汜濫豈孔氏之舊歟古者有
校文書藝之官論道于內輶軒采衣之使采詩
于外脩其教齊其俗一其道德防其淫雖有邪
衺弗售也後世左右史混采詩之官廢典書者
無詔道人無禁罷雜相眩亂無足怪也今海內
同文　聖天子好文願治日御經筵宰輔而下
數召對顧問深惟根本將刊定六籍詔之萬世
公實拜命奎章頒傳騰示無極虎觀動色庶幾
復見孔氏之舊幽而復明鬱者宣墜者振無泆

守者悉就繩墨述作之光教化之實其在是矣
奏不佞樂斯文之興起也敢以言獻

送大司成馬公陞禮部侍郎序

嘉靖庚子冬禮部右侍郎闕詔慎簡其人於是
南京國子祭酒綏德馬公特被簡命衣生以言
贈曰夫敘材詔德者董官之要也宣力輸悃者
率職之經也執要以馭置則官弗靡守經以靖
共則政弗忒此不易之道也今　天子明聖內
人必博謀群稽而斷以獨見非其人弗以父知
人則哲厥維艱哉夫國子祭酒古大司成之官

必大司成之視少宗伯其禄秩稍異其司禮樂宣教化則一也周官宗伯掌邦禮以典神人和上下而大司樂隸焉其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古之司樂其卽今之祭酒歟　高皇帝崇禮師儒敬敷教典加意於成均官祭酒者必選宿儒居之當時如宋公訥胡公儼以身為教卓有師道乃後陳敬宗李時勉諸公咸以剛嚴稱何則慎簡之意猶存而敬敷之典未壞也邇來循資計禄之風滋而簡賢使能之意泯俗吏以教化為可忽而庸人以禮樂為無益司衡者昧董官之要而就列者乖率職之經化斁而習偷楊子雲有言曰模不模範不範嗟乎國學之設殆文具矣公之為祭酒也董其規條嚴其約束懲其惰偷作其耻讓正已以率之明倫以範之夏楚以威之鼓鍾以樂之而國之子弟翕然向風其視宋胡諸公殆有光焉庶幾克舉古大司樂之職者歟今公進而佐邦禮典神人和上下秉寅清之德以宣禮樂之教直與古伯夷等泰賴竊有望也今既賀　聖天子之知人又

多公之受知也於是乎言

送大理寺丞林公赴留都序

莆田林公初校文南畿南畿之士習翕以變矣既而校文北畿北畿之士習又翕以變矣　天子曰楙哉既弼朕教肆明于刑欽哉慎守于初力超拜大理丞或曰大理古廷尉以法訊萬民率乂于天罰者也公操文衡倡冑子以播成均之教而使之低昂法理舍條典以事折刑其衍于素矣噫是　天子所以慎簡使而虔共元命者也夫人情廣則作奸狹則思欲先王立禮以為之防防不足而刑生焉故曰禮失而後刑刑有倫要辟有旨簡而輕重之亭淺深之量權之以致衷民於是乎畏威而遠罪奸懾而欲窒刑平而禮斯節矣故曰監于茲祥刑夫禮刑其致一也曷為其衍于素也先王之制刑統於司寇讞於史而詳於正參聽於三公三公無所不統可以脩禮可以正刑司寇則致刑以輔禮者也大理之秩亞於司寇其三刺五覆纖剸辟宥與　天子相可否視司寇等故曰廷尉為天下平今之法較若畫一司刑者秉成憲執之而已矣

而科條之出入日傳月會深文隱律動觸機罟
刑敝而傾禮衰而日失其序上替而下殘誰之
咎歟公以禮造士率是防民其無刑矣故於公
之行也不言刑而言禮

送侯世言守池州序

侯子出守池陽就衣子而咨政焉衣子曰夫守
有三物愼擇之耳矣考典訓察時宜布經制敦
彛教齊法軌創章程權變化之利弘久大之規
者守之善物也是故綱紀脩而弗替惠澤流而
弗竭我作而人述上信而下尊是曰善道君子

由之其次則愼威儀壹辭命廣積蓄平賦計公
聽斷出滯淹基廉而示儉覆敏而張勤官不失
紀然易替也民不失業然易竭也是曰法守君
子弗貴也又其次則彊以威衆察以伺物矯以
近譽諂以趨利法敝而弗理刑繁而弗情令龐
而弗統權侵而弗抗上慢而撓下疑而怨是曰
民賊君子弗爲也夫三者匪愼何擇焉是故俗
之汚也我知之矣政則蠹也政之蠹也我知之
矣牧無良也求以牧民而術之弗愼將何觀焉
夫池土沃而曠有遺利焉在輿農富之源也民

朴而野有遺俗焉在董士教之則也農以足貨
士以興禮治之衷也守之經也

送史邦直序

今之仕者率重内輕外恥庳而慕崇其外補者
上自方岳下至牧守苟非知道者鮮不戚戚慍
懟詆訾當路至乃沉浮歲月幸稍久不遷即竊
自喜慶曰吾終不失爲京朝官甚矣俗之敝也
佻躁者獲顯譽沉寂者蒙群譏矜激詭而鄙中
庸賤狷節而夸通流學士大夫靡焉同風至謂
宰銓衡者亦以是爲人材高下其最者則爲京

堂官次之藩臬又次之州郡守嗟乎果若是否
抑人之行能不相遠仕于朝者其才與賢果皆
與人殊否也外補者其才與賢果皆弗若人否
也牧守奉　天子德意宣布慈惠左右百姓方
岳則禮秩益尊而職業益崇政務棼雜視京朝
官所視事蓋倍蓰焉其勞佚難易蓋什伯焉乃
以是爲低昂何抑且今之公卿即多昔之方岳
也即多昔之牧守也豈其行能昔弗若人而今
與人殊邪是故在外者不足戚誠盡職焉耳矣
在内者不足喜誠盡職焉耳矣史君愿慤厚温

有長者稱其去郎署而僉憲臬也不戚戚於外內吾固嘉之以言

送許廷議序

許子廷議拜官順德衮餞之郊也許子揖而言曰子何以規我今天下之官秩卑而事脞者莫若丞簿其次則郡貳與倅與推郡有事守統之貳與倅分而聽焉米鹽徭課溝涂盜賊各有司存至訟獄則推專焉有失其平者必於推乎取直嚚然而號焉獪者怙勢狡者匿情簿書文移紛然而來焉又難理也吾懼焉汝之易格而澤之難流也子何以規我衮曰是則然矣吾聞

敬皇帝之世也官從其訓政守其序量材以制爵揆事以考成時則太宰許公實司其柄以馭置之而百工以和舉于朝者皆民譽也下至司府執事程功效能官不易方事不改度民用情而刑不黷胥史無收獄岸無淹法一而澤無壅則吏多良而政弗頗也今

天子神聖赫然思治糾虔天刑小大之獄必制于衷而司刑者日失其序喜察者狥苛茂下者揚已刑煩而俗敝則有由矣今吾子恭慎而溫文博敏而樂豈

恭則禮下慎則約已溫則無虐文則不匱博敏則事不惑樂豈則道民和率是以蒞順德鮮不給矣又何懼焉且吾聞之基仁則固踐猷斯顯楙善者後達累德者世昌昔爾先公大宰丕樹宏業以光輔

先皇夷夏率享駿功碩聞載在天府今少司寇公克篤先烈世濟厥美用簡在

帝心以掌邦禁三典五罰實審聽之獄辭明清而要會簡乎則少司寇公之訓也子之往也務基仁焉以踐厥猷其庸多矣許子聞此言也而後喜可知也遂書之以授使者而後行

送汪汝玉序

國家稽古議辟律約而詳官備而職參聽審克制民于中司寇有卿有貳有屬大理有卿有貳有屬上下相權倫要相經率天下之麗于法禁者惟律是聽雖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惴慄屏伏不敢以其私出入以是單辭明清而獄貨不繁號稱易治然縮疑焉大罪至於亂政疑衆此其剸刺磔膞宜無淹旬日矣然且三公不敢議司寇不敢詰廷尉不敢訊囊口側目辜功列而弗問刑書具而弗占簡孚以為疑在宥以求

山林之下鬱而弗伸或者謂鴟義奸宄縱詭
隨以怙寇虐今之刑失之太輕宜峻重典以申
邦禁此其說是矣而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
推也黥椓劓刵椎鑿釿鋸株連蔓引亂獄滋豐
而刑發腥聞使元元叩心無所控籲此其失之
輕歟故或者謂今之刑宜用輕典茲二說者將
焉取衷夫刑以弼教以裴褒哀敬以察情忠愛
以成此意論其序慎測其量作其恥格其奸而
止矣三禮之降八議之設此言輕也刑以明辟
以糾暴一成而弗變四誅不以聽訖于威富體

于公族鋤其庸回黜其伏慝而止矣火烈而畏
水弱則狎此言重也是故附赦以律而輕重以
情情以權時律以經制經立則易執而難犯權
鈞則上威弗褻而下無辭周官之法聚之圜土
坐之嘉石役之司空聽之以束矢參伍低昂輕
重之權若是其詳且慎也而五刑之經執之弗
撓故曰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言律有定也今之
法律其當重而輕當輕而重司刑者之過也而
說者不于其人于其法觿卷恰囊倡為更張督
責之說吾見其貸獄日繁而民無所錯手足也

汝玉筮仕拜南京大理評事其於法律輕重之
間諒已審矣於其行也述是以相貺

送大中丞林公出撫畿甸序

列官以建庸非材莫授也稽事以程業非政莫
顯也仕也者舉吾職焉耳矣行吾志焉耳矣奚
崇庳之擇然而勢分於相維法窒於並制下焉
者述上焉者沮焉材者與脩不材者隳焉嗟乎
秩庳而克遂者鮮矣今之官其仕于外者自岳
牧而下惟撫臣之是聽令莫敢慢也事莫敢撓
也材者吾甄之不材者吾剌之甚矣職之易舉

而志之易行也然而有難焉馭吏難於肅也和
衆難於寬也肅以昭憲其戒也察而苛寬以宣
惠其戒也靡而弛是故有糾繩之典有保釐之
秉問俗以立軌徵故以脩紀辨官以樹猷蒐慝
以布利而職乃舉矣大中丞林公之出撫畿甸
也考言於二三子初公之為御史也執而無回
覆而詳繼為廷尉也簡而比恕而慎率是以往
吾見其肅而弗苛也寬而弗弛也又何難焉參
也厚公之教也久且喜吾道之易行也於是乎
言

送李尚絅序

淮當水陸要衝阻海薮江俗剽輕驁悍習戰鬬任氣易動難治　文皇帝之都北平也歲漕百萬導淮徐洑沛歷濟以達于京師宣德初平江伯陳公瑄來董漕運作鎮于淮物水土高下置版牐脩隄防議徒庸均佚勞國賦歲倍維時漕卒多戎伍驕縱驟狂大為居民憂莫相統壹跡請　王官制之詔簡刑曹往聽獄辭稍繩以文法卒徒用戢無敢或譁嗣是罷置不常卒莫能廢每三歲一易焉大司寇慎簡而使之非良莫舉焉先是暢君子實實往視事未幾以最遷凡我僚屬私相揣量曰是役也必李子尚絅否慊弗勝夫李子深於律而詳於事又甚敏焉夫大司寇知人非李子莫使矣既而果然則又動色相賀以大司寇為真知人以李子為必稱職乃李子則惕焉懼弗勝問所以出政者於衷子衷子曰夫政猶治絲焉棼而理之亟則糾纏緩乃緒也且君子於事不患不敏患弗審不患不詳患弗知防於律不患弗深而患弗以情夫能用情者寡矣情以照之又聽以衷雖過鮮矣夫淮其俗易動又多戎焉是以弗戢非衷將何以聽子盍務衷焉詩曰不兢不絿賦政優優衷也

送陳允揚考績序

長樂陳侯守湖之三年將考績于天官衷贈之言曰始余之配湖也入其境地辟而農勤俗啬而士愿以絃以歌于蚕于漁婦無休事工無淫度賈無貳價吏無滯獄醇醇如也衎衎如也嘅而嘆曰兹其樂土歟何易治之若斯也及詢之薦紳先生下逮甿隸咸曰吾儕小人得康居而阜財習禮而服義晏然無虞者侯之力也余曰夫侯之政何如曰存以寬慈出以簡易率以忠信表以廉潔守以恒久勵以至公明而弗察勤而弗侵和而弗弛貞而無固此侯之政也若是而已矣衷衮曰夫為政有體布治有經審體而後政成循經而後治達循良者守之體也仁惠者政之經也體乖則亂經悖則迷政之所由數也是故寬慈以布利簡易以程功忠信以作孚廉潔以軌物恒以考成公以平施明則難眩勤則不匱和則有容貞則弗撓十物備而政興矣先侯而守湖者去而思思而頌有三公焉曰太

梁岳公麻城劉公淮陽萬公岳之政廣而果劉之政敏而達萬之政嚴而肅咸有遺思焉侯之繼萬也濟猛以寬是以湖之人思萬而樂侯君子曰知政之體審治之經惟侯有焉考績者考此於侯之政可知矣

送陳侍御原習謫海陽序

夫騏驥僨於鹽車莫邪挫於族庖何哉材奇難逞而鐔鍔易挫志以勢屈功由時隳維士亦然矣然坎壈畸窘實無如侍御者侍御立中臺最久故多所論列其觀侮亦最深且著然譽亦以

是最顯　武廟初諭養子干假威權漸不可長有　旨罰粟輸邊及　駕南狩中外噤弗敢發獨抗議再四綏挽旌結由是直聲益譁然瀕死者數矣凡指斥勳貴悉忤諱忌尤好激揚曰吾職如是每跡出則耆耇髦逸蒐羅無遺及是以年勞進太僕少卿命下不拜手疏時哲自代

聖天子赫怒謫教海陽臺諫交章乞留不得命朝之士大夫相與言曰海陽僻陬侍御暮年炎海瘴癘棄司直以投荒裔其孰無辭衣袞曰似矣而實非也夫翕張者勢倚伏者時惟君子能因勢以矢志矯時以奮功翕張之相感倚伏之無常巧者弗能避也智者弗能謀也直已而行夫何患焉且明君操黜陟以馭物君子委乘險以致身賈傅畢命於長沙馬援殉名於武溪獨侍御哉或曰是矣激而後發尤而弗懲疑若非中道者噫今之議者類不樂成人之美如是抑孰知侍御者初侍御念太夫人在堂告歸色養者累年其再出也以臺臣論薦奉檄心喜亦惟太夫人是命今太夫人棄養者久矣陟岵長號適追先訓勠力王事陳謨以靖共鞠躬以匪解

竭蹇干之節則進讜論慕岳牧之風則讓庶官溫恭銜恤符明發之懷盡瘁畏咎協北山之什義切於輸衷而迹疑於沽直智者識愚者否夫何尤焉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公其知所自信矣

送沈生赴潮陽序

沈生游太學者二十年矣走場屋輒不利就試于天官拜潮陽衛幕將行請余言以光行李潮陽去京師萬里僻在海濱為瘴癘地又多島夷山蠻入出攻殺為害前代多流人遷謫播越擯

居炎荒往往不得調　天朝統有夷夏環海為
疆爲言丹服之地悉為編氓隸諸職方而嶺南
諸郡遂蔚為大藩貨賄百市雄踰揚益文獻彬
彬驟則天府矣沈生無謂潮陽荒僻瘴癘非人
所居也馬材之良者涉隘阻下上山澗偪仄般
辟益超以逸不良者浴以清泉飾以華鞲豐芻
閑牧策之九軌之道而契需虺蹐汗膚傷吻不
前者屢矣士亦有之履危者智精投艱者慮熟
班超之西域馬援之武溪誠壯夫所不辭也詩
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言王事嚴也沈生行矣
無謂潮陽遠哉長揖轅門折衝尊俎勤撫綏之
奇績標銅柱之壯猷昴之而已

送楊夢羽序

余以罪戍湖州道逢楊子於清源為余述觀游
之勝曰吾之北轅也首登姑胥之臺焉則慨吳
粵之廢興感蠡胥之忠智既而涉大江陟金焦
歷波濤之險窮山川之奇遐觀幽覽快心娛目
而興未已也於是遵齊魯之郊弔姬孔之墟登
乎泰山觀乎滄海而止焉若是其壯游乎子以
為何如余曰子之觀游誠足夸矣抑異乎吾所
聞夫子與吾吳人也吳之先有泰伯之德焉可
以崇禮讓有季札之節焉可以興辭遜有言偃
之文焉可以脩典訓抑猶未也夫齊魯者聖哲
之林而禮樂之淵也泰山者丘嶽之宗而滄海
者川瀆之歸也是故可以觀可以興登高自卑
陟遐由邇仰止而趨盈科而進是則觀游之功
也夫山川之美眺望之奇又何夸焉楊子曰唯
唯吾固願有聞於吾子

送歐陽大夫序

歐陽子以司空屬董磚于蘇事竣問言於袁子
袁子曰虒祁成而夏盟叛章華作而楚國危蓋
自茅茨土堦之風寖而峻宇雕墻之刺興土木
之階禍也久矣故議者以為勞民傷財莫此若
也然而有不可已者亦莫之敢廢也是故得其
人則民不知勞財不告匱非其人則民且散矣
不惟勞也財且殫矣不惟傷也嗟乎艱哉今
天子敬天勤民銳情於古禮脩郊社　九廟之
儀不得已而有事于土木乃命官董磚于蘇而
司之者多非其人往往為民病墨者則以出納
為利威褻而令弗行簡者則以校會為汚法弛

而事弗集其有懲墨以介厠簡以勤反是二者之為而材弗逮焉綜理之弗周侵牟之弗禁引日月縻貸財而受欺于羣姦者莫之知也其為勞民傷財也一而已矣吾聞歐陽子之蒞事也介以率下勤以程功敏以稽筭威以防姦財紓而弗告匱民節而弗知勞其庶乎說以使民者哉吾聞天下之事其利害鮮不繇人以今東南之民力困于誅求亦已甚矣使有司者皆歐陽子其人則民猶汔河小康也歐陽子行矣請以余之言告夫繼歐陽子者

送右布政使吳公陞雲南左轄序

今天下諸省荒遠者必曰雲貴廣西而廣西為最事更難治其大者如　宗室日蕃猺獞日熾狼兵日驕士伍日耗山多而地少土瘠而民貧加之以瘴癘之炎蒸灘瀧之湍險蠱毒虎豺蛇虺之不測是以仕者多巧避茲土其吏于茲者多不樂久居苟且歲月以覬遷擢鮮克盡心焉泰起廢承乏于茲一時藩臬諸公皆極天下之選凡有政令必集議廣思恊恭和衷以求至當務釐宿弊俾可經久廣西之民嬉乎愉乎若得慈母而坐春臺也未幾右布政使南海吳公以材望擢雲南左轄藩臬諸公咸賦詩以贈而命泰為序夫仕以行道也道苟行雖荒遠何損道之不行雖密勿何益故孔子欲居九夷不以為陋我　國家　皇風遠被無思不服越裳來朝
[illegible]即叙而況廣西固九服之隩區也奚荒遠之擇吳公蓋三年于茲矣其盡心猶一日也庶乎能行其道者歟公以甲科之英筮仕留曹參藩閩佁所至輙著聲績其在茲土凡財賦之出内軍伍之登耗徭役之贏縮政令之弛張因因革革盡心以謀之而動罔弗臧雖勢拘分室不可直遂者亦必委曲以求濟公之才雖未盡用而道或庶乎其少行矣雲南之視廣西頗號樂土且事之難治無如前所云者以吳公之才且盡心焉又何道之弗行哉泰也辱公之教頗久蓋有志於行其道而未能者敬書此以相質

送伯兄通判臨江詩序

夫志以言宣思繇情會江文通有言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況乎棣華之感切鴒原之愛深者乎伯兄脫穎海濱空群京甸牛刀甫試驥足方

勝章鮮適賦政之宜製錦徵學優之美彊遂不抗已見司城豈弟無為先占佐郡簡書可畏督力方剛捧檄載馳分符爰發遵江干而雪涕指翼軫以星言南浦浮雲仳離遡嘆西阜落葉裹散興嗟歲云莫矣人何以堪凡我寮僚咸申賦贈在余小子敬引緒辭

送陸子傳會試序

夫投功名之會者馳騫擦之思希竹帛之業者脱拘瑣之跡是以終生牽繻長卿題柱班超投筆郭丹封符咸能慷慨以成身激昂以揚譽聲

流無窮達人慕焉故曰志者立業之基也戒之在卑術者集事之榦也戒之在小鴻鵠之志翱翔九宸不奮翼則不能戾于天騏驥之志騰踔萬里不鼓蹄則不能致于遠然而志以時償功由運舉何則所託者然也余少負不羈中遭罪廢流俗喚詬歡然受之友人陸生子傳獨能捐疵玷之瑕締纆綿之好披豁底裏討論朝夕匪獨然諾杯酒讌笑之暱而已屬子傳有會試之事將獻策金馬之庭致身青雲之上過余言別猥徵贈言夫士之未遇孰不高談孔墨抗議稷

高美管晏鄙申商者乎及其得志庸庸焉皆所羞鄙者之不如此非志卑而術弗慎之過歟今

天子明聖求士如饑闢壅滯之門開特達之路削拘攣之格懸不次之賞言合則光榮計從則尊顯誠千載一時也以子傳之材奔鶩橫厲奚所弗濟無亦務廣其志而慎用其術耳矣吾聞之物有必致事有必獲取魚者罟射鳥者弋君子立志以俟時不因時以毀志懷術以赴會不緣會以易術詩曰遠猶辰告請以是為子傳勗

送叔兄補之會試序

夫自黨術之教衰而偷僻之俗興矣鄉里之選廢而僥倖之習成矣論辯之興隨而巧偽之風熾矣薦颺之途塞而眩鬻之端滋矣上之求士也以言不以行士之應上也以文不以實久矣王道之難行也古之君子藝備而後官官必量其材德懋而後祿祿必稱其事學而後從政政弗迷而化理張焉今之君子藝之弗講患弗官也德之弗修患弗祿也學不成章而急急於從政鮮不迷矣余觀乎士習之卑而斷斷乎知王

道之難行也士之始學也師授業父訓方舍章
句弗攻也去佔畢弗肄也剗精竭思於記誦帖
括之間耽耽焉務求售於有司其售也則志盈
而意侈日覬月望于爵秩之崇卑小大若是耳
矣甚矣士習之卑也古之君子居環堵之室而
慮周乎四海生叔季之世而心馳乎黃虞遭時
則行之否則懷之豈與夫苟聲利富貴相鶩逐
取快於一時者而已哉吾叔氏早有令譽學同
術道同謀蓋嘗有志于古人之學者黍不材樂
有賢父兄之教於叔氏之會試于宗伯也請書

此以徵久要之言

廣交篇送董子元

易曰同聲相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凡厥
含生之類靡不然矣矧伊人者不藉交友何以
崇脩德業講習藝文修叙彝倫發揚聞譽也哉
慨夫交道之難久矣張陳以凶終蕭朱以隙末
仲叔云亡嵇呂不作孰嗣休美昔余既有知也
馳志四方傾心三益既從大夫之後譽髦滿朝
耆耇在位雲蒸林立各附所趨同心合契實無
二三豈不以聲響殊科岐塗異軌有不可強合
者乎揃廢以來遯于荒野門有翟公之雀戶無
賓相之賓昔日白首相期青松指信二三君子
或雲泥升沉風葉聚散各在一方愍焉興歎殷
生云人壽幾何何由復促話言共傾肝膈者乎
上海董氏子元胸懷豁暢器度爽朗邁志無前
負氣不羈燕以洞該墳籍雅善篇翰是以雲間
騰小陸之稱吳下垂阿蒙之嘆如司成陸公子
淵内翰文公徵仲特加賞識謂為後來之彥伊
余小子嘗獲侍先大理公遂忝通家之好屢接
下榻之歡無言不訓有投必報今春子元援例

南宮觀光北都過余橫塘別業問奇楊叟徒愬
侯芭之誠贈言老氏莫助孔父之美嗟乎皇皇
帝京雍雍國胄衣冠萃止俊杰相先考德問
業博文遊藝斯猶坐洞庭而聽鈞天萬舞之奏
趨宮陛而觀璆琳琛貝之貢同聲之應豈曰無
人抑余有聞交不貴多而貴寡慎擇為難交不
貴始而貴終久敬為難子元行矣請以廣交之
篇就正有道之士

送王醫士序

吳俗尊鬼而先巫有疾弗事醫矯舉祝史求旦

夕劾悏中人之産者即椎牛擊豕次則醪牲魚菽以薦嵗嵗焉禍福死生悉歸之神其殆也始謁醫求治焉治則曰神果福我即不治則曰吾事神弗虔醫果無益噫惑甚矣其知之而聽命於醫者又罕遭良焉繇是俗益尊鬼而醫之術幾廢不講曰吳無良醫噫其信矣乎夫鬼神之說幽昧闊遠吾弗知醫則吾知之攻療砭焫劑兩節宣古先聖王以濟夭死其大者保王躬下殖民族黄岐所陳周禮太宰所掌要不可誣曷為其盡廢弗講也吳歷古昔醫多良入 國朝

益著且蕃而王氏尤著有諱賓者 文皇禮辟弗就棄去舊學學醫乃杜門集諸方書遂專門吳之舍巫而謁醫者必走王氏王氏術業精即委王氏治無弗効者賓之裔孫其能世其業比試禮部入直太醫院茲將歸覲余固侈其家世而贈之言且以警夫吳之尊鬼先巫者

贈李仁父序

李子仁父之宰江陰期而政成凡臺部監司有事于常者咸檄下優奬褒舉之辭翕然一口於是丞簿而下移書以告表子曰邑有賢宰為當路者所知子宜有言以揄揚其事且書辭述李子之政甚備余始而疑以為今之為政者類飾情以矯譽彊以張威察以眩智激以示潔捷以覬利諛以伺意虐用其民而惟上之援上之人方以為材且良也而加奬焉此今之恒蔽也李子之受知于上官者得無近是乎江陰去吳甚邇商旅往來聲相聞也及詢其土人則曰吾邑有賢宰不獨上之人知之而下之人愛且尊焉量弘而材敏心慈而守堅斷而恕廉而公貞而固靖而理前之宰是邑者誠鮮儷焉所以儞之

者與書辭無異余聞是言而信李子之賢也夫江陰大邑也宰未期月而監司材之僚寀述之士民懷之不賢乎初李子與余同舉進士又同讀書中秘既而出宰分宜無幾微見顔面乃令政事卓卓若此李子誠賢矣乎夫江陰視分宜地廣事倍以李子之材臨之宜無難者進而陟臺諫參樞機事更有大於江陰者吾願李子之慎之也

贈烏程錢尹序

余嘗讀老氏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

自朴旨哉斯言乎此養民之要也夫水至靜撓之則泥濁黄而魚鼈弗育木至靜摇之則枝條枯而禽鳥弗附此擾之患也善養民者能勿擾而已矣擾則民困善養身者亦能勿擾而已矣擾則身危困與危非壽之道也是故目眄施嬙耳屬絃匏口甘脆膿體便纖華思慮逐乎汰奢精元斲乎蕩淫四支逸而中心勞者此身之擾也煩其教令細其科條密其誅求苛其朴箠文法叢生胥徒恣睢上難知而下易犯者此民之擾也善養身者專精而寡思嗇欲而調氣而後

血脈通和筋骸堅彊身安且康善養民者順而弗理靖而弗謀無為而為不言而言而後風俗和平教化興行民安且寧夫康寧者基壽之道也壽考者禔福之本也故善養身者知善養民不善養民者不知善養身錢侯之宰烏程也行之以勿擾之道期而民化於其始生之辰也有俞章者袁子之門士也乞言以為壽余知侯之善養民也必善養其身敢以是言進

贈龔封君序

國制仕于朝者七品而上三載既考績得推封其父母嘉靖七年明倫大典成　皇帝既誕告多方乃命于百官封賞遂行毋拘典常於是龔子鳴治得封其父為脩撰母安人先是就養來京師乃並受寵命袁袠贈之文曰夫禮尊尊親親王者觀會通以行典禮既追王祖禰乃緣人情著為章彛下逮于公卿大夫士疏爵以命之訓詞以嘉之而人道備矣子為公卿上達于王大父官如之昭殊寵也子為大夫士上達于父母官亦如之示有等也始封也稽之天官以校其功勤過弗録也而官方檢矣制之太史以嚴

其行能志弗誣也而爵命尊矣是故黜過以昭勸而人知為人子矣徵誣以象賢而人知為人父矣舉一事而衆善集焉者其封其親之謂也頒爵以貴貴也序能以賢賢也崇本以尊尊也脩睦以親親也知為人父以教慈也知為人子以立孝也知為人子而後可以為人臣以厲忠也故曰爵禄者君之所以使臣也服命者子之所以事父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其封其親之謂也其龔子之謂也

贈姜徵君序

包山者吳會之鉅嶽震澤之雄鎮老氏之奧宅赤霄之神區也巒紆嶺複陸衍原夷巖洞窈深堂防寥豁標奇孕秀靈異難詳既多竹箭橘柚之利寔繁瑰瓌卓犖之士文質彬蔚禮俗朴淳業佃漁者寢跡丘園厠章縫者馳聲黌序詳其土風抑為美矣徵君嘉遯考槃居貞履坦王侯不事飯疏自居安原生之貧宴羨榮公之至樂樵采以給私養耕牧以輸王租男稽女蠶夫琴婦瑟祺壽伊始弧辰誕臨潔清酤以饗神烹肥

羜以召族百禮既洽九福斯綏維是子姓斐然有文伯氏力田仲也秉禮揚蘭芬於胄學宣藻煒於藝場稱觴之下既翕且耽孟氏不云乎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言念天倫揆之人事孰樂於斯申之緒言介爾眉壽

陸太夫人壽序

陸子浚明謫官都勻便道出吳下還上母太夫人壽衮生登其堂跪而進觴曰太夫人春秋七十矣都勻去吳萬里羅鬼險惡浚明獨無意乎浚明曰吾王事也庸何傷太夫人曰爾命也庸何傷初浚明之官京師也太夫人嘗就養焉衮生以年家子嘗就拜堂下是故太夫人之懿行衮生知之獨詳故忝議胡公愛太夫人特甚乃館陸公於門下太夫人善事其親相夫子闢外內肅如其經營約束雖婦人猶男子也浚明於太夫人為仲子伯叔游國學蔚有文譽浚明登進士高第讀中秘書拜工科給事中慷慨論列歲終上數千言多見采納乃益自感奮譏彈貴勢詞旨激直無少孫避兩下詔獄家人方共危之太夫人獨喜曰吾兒言官職當言言而獲罪

雖危榮矣未幾竟逑竄太夫人終無懟曰吾兒慎之無賈厥令名縉紳先生聞之者咸咨嗟嘆息曰非獨浚明之賢乃太夫人者賢母也衮生曰貞士累至而行明忠臣時危而節顯浚明書生昌言國家大事直聲震天下可謂奇男子矣非太夫人孰能成之語曰居仁者祥多作善者壽昌使斯言而信太夫人之壽未可量也

少司馬武陵陳公集序

序曰文體之變極矣治世之文和以平叔世之文促以詭故曰文章與時高下豈不然哉　孝

廟朝長沙文正李公以文倡天下天下學士大夫咸趨宗之曰李公今之昌黎歐陽也其後有崆峒李公者出而文體稍變學士大夫翕焉同風習崆峒子之文然實未有究厥旨歸涉其堂奧者也夫今之言文者鮮不曰西京先秦及考其述作則艱深其辭譎誕其體支離麗雜偶俳刻棘而文體日陋噫西京先秦果若是哉泰昔游郎署數從陳公論議既從公受書獄中嘗聞公之論文曰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榦也意者文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詞者文之華也體弗慎則文龐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修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矣今觀公之集深醇雅則質而弗俚贍而弗穢含氣布詞一根於經史而約之以理其宗長沙而卓然成家者乎其視今之為文者體裁之弗辨而猶曰先秦西京曾胡元之弗若者何如哉集凡若干卷勘者教授泰和郭君愷序之者始蘇袁泰也

大中丞胡公集序

始泰為弟子員時天水胡公來守蘇數與泰論文且示以法曰文莫盛於退之而文之體則變矣詩莫盛於子美而詩之體則變矣故文必以六經為準而秦漢次之詩必以三百篇為準而漢魏次之舍是雖工猶為棄源而遡委舍根而培枝也況未工乎泰服膺惟謹然困守章句繼服官政未得畢志古作者之塲如公所教也公去蘇有徐生者將梓公集以傳委泰序之泰三復終篇乃知公所著述即所示法也昔在李唐韋應物白居易先後守蘇咸有惠政且善篇翰今韋白之集具在韋之詩冲玄興遠而調高白之詩率易辭俚而理暢世稱作者然竊恨其未極根源而苟安於枝委也泰也陋不足以知公之文姑以所聞於公者序諸首以俟知者賞焉

唐伯虎集序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闕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乃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雋材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內翰文公徵明相

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翩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邪頗為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驚嘆以為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嘗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為吏恥不就免

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廢縱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思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虎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之口而蒙白璧之玷為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於人而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譏徒資唉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劌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佯狂以酒自汚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於難過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長滿坐風流文采照映江左外若脊汰而中慕沉玄勤究内典旁精繪事余童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已遠九京不作撫誦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摭庶存梗槩云爾

王履吉集序

王履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材慱涉墳藉沉

精篇翰下筆綺辭壯思滔滔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者最其文試必首列然非其好也試于鄉輙弗利乃貢入太學北游燕趙觀廟朝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歸而嘆曰夫神龍升于赤霄尺蠖伏于泥淖黄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蒿此其志大小懸絶何如哉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夫儒者握寸管挾方牘而揚聲名於億載彼得志者寵紱垂朱高爵豐禄以焜耀一時不知駒隙雷滅雲浮草腐後世無稱焉此與蠖鷃何[illegible]

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盖窺古作者之奥而病作矣乃養痾于虞山之白雀寺洩其精於聲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卒之前一日夢兩蝴蝶入袖寤而嘆曰吾殆已矣夫莊叟之言殆謂我也嗟乎亦異矣履吉詩初宗李白既乃宗杜故其詳才力雄濶辭篇麗贍去輕靡而就沉着尚鋪綴而畧陶鎔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興寄冲作思調清逸遂窺陶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憶與履吉啣杯論文

窮夜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之可作而竟已矣獨恨夫天之忌材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勃賀咸以才夭近代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泌水常倫閩鄭善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才若斯邪豈天既畀之才乃奪之年邪嗟乎履吉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哉

廖學士采風集序

袁子曰古者列國盖有風焉禮曰天子巡守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所以察儉奢稽淳僞同教化一道德也自巡守之典廢而采詩之官亡矣傷哉然猶有輶軒之使焉自漢以來求之或眇也今監察有御史將使有行人而他諸司或參與焉然監察之職在乎糾歷行人之職在乎專對而諸司徒苟共事反命而已非采詩觀風之意也傷哉傷哉蒲圻學士廖公鳴吾以太史使楚周爰之暇發為辭賦衍為歌詩首述王制旁采民風山川之夷險今古之興替靡不綜括於家見孝友之理焉於友見規箴之益焉渢渢乎義含美刺辭兼諷諭矣故自命曰采風集始歙有刻而體無倫次太倉知州楊儒魯復謀梓

傳屬袁詮而序之讀是集者尚有得乎采詩觀風之教也哉

國寶新編序

盖罕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沒而莊叟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昔魏文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袁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也我　明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鴻儒巧匠川涌雲蒸與文者上規黃虞下獵秦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草創之初人文未開雖

氣存淳朴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
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媲美雅頌同風有識者
盖深惜之弘治間　君臣一德夷夏清晏奇英
妙哲方軌並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時有關
西李夢陽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相與表裏
以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璘崛起金陵頡頏
其間塤篪應莫敢軒輊又如祝京兆允明之
宏博唐觧元寅之奇俊鄭吏部善夫之古澹朱
叅政應登之藻緻孫山人一元之清曠王太學
寵之雄麗都太僕穆之冲泊景中允暘之醇邃

王憲副韋之雋質趙憲副鶴之新警咸號名家
素稱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
而顧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開
篋之思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委
泰校而叙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
乎其人是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
乎泰於玆編而有感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
知存者弗録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陜二人河一
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中庸臆說序

序曰王跡熄而伯術興聖學湮而異端熾洙泗
道微衆言棼錯漢儒去古未遠學者各守其師
說以相授受要之不大畔於古乃後轉相支離
愈失其真將焉折衷哉有宋諸儒倡為道學表
章之功誠不可誣而詁訓繁蕪章句碎裂大非
孔氏之舊中庸一書人自為說談高妙者崇虛
寂而忽精微析名物者黜簡約而爭瑣細是以
或失則禪或失則俗黨同伐異其失均焉至乃
朱陸交辯有如聚訟嗟乎孔父不作孰知是非

苟其大義無乖細目稍異亦何舛謬而互相詆
訾一至於是良可慨巳吳興施先生聘之挺豪
傑之材希聖賢之學沉潛汾洛寤寐關濂嘗從
游餘姚王公之門斐然咀華卓爾入室懼微言
之將絕憂後學之靡宗著中庸臆說一編懔望
道未見進心冀以虛受人之益脫畧前聞紬繹
新得既不苟同亦不苟異誠聖學之樞鑰古經
之羽翼也謂予小子粗知好學俾序其旨惜也
窺管識陋望洋心疑吾斯未信竊有離闈之嘆
就正有道實所願焉

江南春詞序

江南隩壤吳會名都揚州表於夏紀數澤夸於周藉江海溝瀆既多沃澱岡巒墳衍寔繁生殖賦貢雄于九服貨財流于五方儒賢卓傑敦言公絃誦之教禮俗豈弟襲季子揖遜之節風流論議則矜高王謝辭章篇翰則因循張陸美風洋洋難殫述矣加以皇圖晏寧戶版蕃滋閭閻櫛比構宇綺錯既庶既富頗涉華奢服食技藝奇巧焜燿遨遊舞咢駢闐充溢歲無虛月時無閒日令節嘉辰往來相屬春陽百戲驩賞九旬

復端獻壽兼簡迎祥剪綵鏤金互遺夸勝燃燈張樂競賽紫姑是以水涘山隅聯輿並鷁楊園花墅累榭駢筵閶闔天門塵囂衢市虎丘靈界踵接儼阿童冠成行娼姬侍列娛心騁目感情蕩意雖乖雅化亦徵繁會矣有元倪隱君者高潔成性文采有章家本江南綴江南春詞二首頗敘樂土之懷兼感黍離之嘆韻旨清逑寔為雅製我吳先輩追和厥辭或述宴游或標風壤或抒己志或賦閨情迭奏金聲積盈緗素袠也無文亦嘗尾續并邀同志抽演緒餘蓋曰猶賢乎已云爾

粵稿序

黍子居百粵者歲餘抱病強起周爰三江講肄之暇時憑絃歌自娛安焉若將終其身既而歎曰夫仕以行道抱關擊柝且不可以苟祿余官豈為貧者哉投劾決去章一再上　聖天子哀憐詔賜骸骨歸乃拂衣涉清湘下洞庭太江陂衡嶽匡廬九華窺岳陽黃鶴赤壁小孤之勝探奇入幽睇遠窮高翛然起千古之懷逸思雲寘沉痾頓差歸而屏居橫塘寒蹐詡之徑灌於陵

之園一琴一書且耕且漁希乎夷乎逍遙天游誠不知無懷大庭之孰後先也嗟乎人各有志倘天假我年不即塡溝壑猶能竭其精思勒成一家言以畢河汾之業或未可知也是稿諒無足觀不欲棄去者亦疾沒世不稱之意也同心君子冀假亮焉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四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五

記

湖州府學尊經閣記
遷尹和靖書院記
長洲縣學射圃記
廣西副總兵公署續題名碑記
嘉定縣令題名記
遊玄墓諸山記
遊張公善卷洞記
遊金焦山記

遊西洞庭山記
閩溪草堂記
菰城草堂記
遊桂林諸山記
遊乳洞記
遊朝陽淡巖記
遊浯溪記
遊南嶽記
遊匡廬小孤山記
遊九華齊山記

池陽觀龍舟記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五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鳳翼甫　校

湖州府學尊經閣記

湖州府學尊經閣成太守陳公璸謀立石詔遠乃命教授陳子祥麟以告袁袠袠曰湖有學宮蓋自漢始乃尊經閣則創自今矣夫飭政者務立教敦教者務正經經正則統壹統壹則民勸閣之創也以立教也其規侈其功艱願子記之袁袠曰夫尊經者世衰而後為之者也先王之始立教也張學以聯材選師以布軌植行以崇倫尚齒以習遜考業以居功賞譽以勸善威罰以懲忒此教之所由興也世之衰也文繁而偽滋言淆而質敝政靡而紀斁禮喪而俗偷聖人於是乎述上古之訓脩先王之業度禮義之衷稽因革之會定性命之準以道民趨而六經者作經者所以示民有常扶教救衰之本也末世典籍棼錯訓詁繁興習章句者陋而寡效獵詞華者靡而忘實議同異者辯而不情此三者叛經之大患也上之人懼焉於是乎尊經以示之而

民乃不惑故曰尊經者世衰而後為之者也閣始功於嘉靖丙戌秋成於戊子夏高五丈有六尺袤廣八丈有三尺延之數與高等匠石五材之費總千二百有奇今中丞劉公士元之刺湖也實肇厥基繼馮公曾萬公雲鵬度地歛材廣方隅計徒庸經畫者三載而工告成矣協事者則烏程知縣鄔子紳戴子嘉猷歸安知縣戚子賢董役則訓導張子文閣左右為顏魯公任孝子二祠戴子所續建者夫祀顏以勸忠祀任以勸孝忠孝者經之訓也附之者亦尊經之意也

遷尹和靖書院記

和靖書院舊在虎丘西菴遺基久湮天水胡公纘宗來守茲土考道之暇大懼荒沒為往哲羞抑無以法將來即故地祠而祀焉又以僻在郊外學者罕至乃徙祠於龍興寺榜其門曰和靖書院扁其堂曰三畏列楹周阿揭虔妥靈顧瞻弁裳聳焉起敬又以香火於緇衣懼歲久浸怠乃選縣膠弟子員絃誦其中脩皇王之業趨孔孟之軌以無忘和靖先生之意公暇則游焉橫經析疑躬督肄習設俎豆醆斝于堂上懸夏楚

朴箠于堂下葦以學官申以科條將使四方則之後世傳之曰蘇湖之教其再見乎公之志也初尹肅公師事伊川為程門高弟遭宋不造閹室嬰金酋之害沉淵逃劉豫之聘振鐸于茲卒以窮死所寓齋亭又復圮壞使其不得志於當時者又將無聞于後世惜哉公是舉也蓋兼三善焉屛淫昏之鬼以攘興教崇往哲以脩典刑振黌校以訓齊群胄後之人能率其故典時加敦勸俾無遺墜則觀於之什協于閟宮矣諸生誦法孔子而不知相勸于古道者其何賴于茲院成命泰記其事而鑱之于石

長洲縣學射圃記

長洲縣學蓋故有射圃云孫侯視學之明年整壹法軌興脩禮文士既向風乃考彝章循典訓曰維是射圃之不治鞠為灌莽于何考德事其在我乃即禮殿之東隙隅而卜食焉芟屛繙翳羅剔砂礫量物鳩徒庀材計庸凝土摶埴基高崇庳辨階位列方以畫侯塈豐軒堂門楹翬華荼張而射圃完矣乃屬記于余書不云乎侯以明之習于虞庠試于澤宮夫禮射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　明興文教煕洽邇來承平既久而法禁漸弛黌校崩頹絃誦滅息汚萊陁竄講肄無所又何射圃之能為君子曰孫侯其達於禮矣今天下之典教者皆若人焉禮教其興矣乎是故記之以志廢舉且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廣西副總兵公署續題名碑記

副帥張公鎮廣西者十有三年威武大揚蠻方既遏乃嘉靖壬寅之冬拜貴州總兵以公署續題名記相屬余謝不獲乃為之記曰廣西古百粵地也周秦以上不登於職方漢始置吏

皇朝初命楊璟朱亮祖拓地開藩封以　宗王鎮以大將督以重臣守以内官其始三府並建百粵用寧居重馭輕安不忘危慮至深遠也景順間廣東西黄蕭養侯大狗等耗亂命故襄毅韓公雍討平之成化初韓公以憂去蠻孽再叛朝廷採陶魯之議乃改立三府于梧州而廣西則設副帥乃後藤峽左江賴以帖息而脩葺古田柳慶諸蠻日以番滋數出剽敓卒莫能翦何則權奪而勢分事格而令不壹彼重則此輕理固然也弘治間議者欲復　高皇帝之舊制改

三府于桂林而大司馬鈞陽馬公竟寢其議八十年來雖名將踵出如歐信康泰諸公皆能策懋勳樹宏譽以隨時立業而馬俊之變竟付之莫問此則權輕之明驗也張公挺卓犖之材閑孫吳之畧沉鷙有威機權多智二十而總戎行三十而建旄節奇功累建俘馘無算其大者如立都狼之堡前癸灘之蠻禽思田之逋寇降交南之元憝皆躬履矢石跋踄山谿累華以從搴旗而奮用是百蠻震疊三江晏謐雖狗鼠間發而豺虎柴弇行旅無壅師徒不勤故能受元老

特達之知紆 天子東南之慮金帛優錫爵秩荐加位極元戎手握重寄斯可謂光乎前人也已念惟題名之石創立已久姓字已盈大懼往哲之遺烈湮沒莫考爰琢貞珉以書鴻伐將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奮功者勸償事者戒不其韙歟余聞古之名將位益高而心益下撫士卒如嬰兒故能得其死力為 國家戡大難立大功紀之丹青鏤之竹帛聲施乎無窮豈特焜燿一時而已哉今西北告急玁狁孔熾如張公之材固不止小試之南陲而已也余既以勗張公又以勗後之人

嘉定縣令題名記

余讀漢循吏傳而歎吏道之難也漢有天下四百年吏以最稱者幾人哉今天下吏親民莫如令權壹而職專苟心乎愛民奚所弗濟故先哲以未嘗親民為耻意深遠矣 皇朝統有萬邦列聖重守令之選繇是循良相望光掩前策而百八十年來其赫赫可稱紀者猶僅僅也嗟乎難哉難哉嘉定古東裔地也距郡治百四十里志曰故昆之疁城鄉縣治在春申鄉練祁市

宋嘉定置縣元為州 皇朝初因之乃洪武二年復縣置令而迄今未有題名不其闕歟順義張侯重以進士來令茲邑期而政成謂是弗可已也乃蒐郡乘詢黃耇由洪武以迄嘉靖得若干人將鐫其名字爵里於石而以記屬叅惟嘉定瀕海而襟江數患盜警且土無異產舟車艱塞百貫罕游民苦重賦令於茲者不尤難哉按郡志宦蹟載俟斯而下凡六公弘德以來雖未及算續然吏治精核而純實亦少衰矣豈漸靡使然哉張侯之亟是也其有感也夫人古者令

之鑑也往者來之轍也辨體以經治者存乎典彰往以詔來者存乎文典以軌物文以永世公署之有題名古也以觀以興以勸以戒賢則企而刑焉否則摘而詆焉其庸庸者則恥並列焉是先民之所以旌淑而警慝者也非所以崇侈飾觀也張侯之亟是也亦猶行古之道夫覩茲石者沿近以遡遠規今以準古雖百世可知也

遊玄墓諸山記

吳之山惟玄墓最僻而亦最奇面湖而險隩丹崖翠閣望之如屏背鄧尉而來法華障其前銅

坑青支迤邐其左游龍界其右岡連嶺屬詭狀異觀相傳郁泰玄葬此故山以名山之奇經唐宋不顯自萬峯和尚披蔡鑿石修乘其下故山亦名萬峯其陽有萬峯塔院過此則有中井井故萬峯所掘於山為中渟泓澂沸飲之如雪山多美箭耆蔚崖巘閒級石而上得浩公房湖閣望中縹緲峯益軒而法華益卑楓林橘柚丹塗綺錯閣下多高松風起則谷嘯水涌聲聞數十里宴碧照軒宿新院而軒院皆面湖望中如浩公房湖閣惟益高卑也其尤奇則在絕頂一登則洞庭諸山悉陷伏浮於湖而湖波遂泯茫蕩為一色不知其所窮山之麓有奇石甚詭麗在盧橋下勢欲飛動茲山之奇晨則觀日出夕則㴱倒景而四時皆可居自東崦入四面皆山望鄧尉鬱鬱已有武陵山陰之想緣溪至虎山橋橋亦在亂山中而六水繞出其下波聯震澤映帶不已趨玄墓者必自茲始而奇亦畧相及是故詳記之

遊張公善卷洞記

張公洞去宜興四十里而善卷稍遠乃與溧陽

近初方山人賀甫述二洞之奇而尤奇善卷謂其上乾而下水也勢如重樓云余之會葬于溧陽史氏也文仲休承實同舟焉舟發而雪甚入荆溪則四山皆雪也望之如瓊臺銀闕而孤月照耀下上一色於是肅徒揚舲引觴浮白誦來思之什歌月出之章望溧陽而進焉歸塗逢華君從龍乃相與為善卷之遊循山而上攀蘿踐苔蛇徑盤紆百折而抵洞口石開開豁土原平敞外峻中軒敞如堂闕仙牀旁列玉柱上竦鍾乳交懸險滑難入詢之土人曰此乾洞也下有

大水洞而小水洞在其旁乃緣崖而下壁削泉飛湍濤噴激聲如萬雷從者凡數十人雖喧譁不相聞下多亂石沉浮水面而洞無徑可入且冬月水冷不利涉余獨攝衣跣行者百步同遊者咸莫能從焉既乃踞坐磐石飛觴沉飲又令一僕肩立休承題名陡崖而出遊善卷之明日乃至張公洞洞在山麓而洞門仰開俗所謂天窓者也洞口多雜樹蒙密翳蔚望之深黑既下則甚明曲磴盤複香臺崛峙石形紛詭森若刀戟懸如鍾鏞綠逾翠黛白疑霜雪路愈狹而石

愈奇縱橫起伏殊難模狀乃張列炬而觀之册竈芝田往往而在深昧不可窮乃穿後洞口而出袁子曰余之遊二洞也而知方山人之言未足據也諺云耳聞不如目睹信矣乎夫上乾下水善卷之奇誠罕匹矣而天窓之異未可少也余嘗觀華陽林屋咸自外入未有自上下下如天窓者而張公之石特怪奇過善卷遠甚夫二洞者未可以優劣也既游之明日休承圖之而余為之記

遊金焦山記

金焦山屹立江中流險峻而奇然金當潤州之咽喉渡江者苟好事必遊焉而焦山則僻故遊者特鮮余之遊金者再矣而焦獨闕庚寅之秋余將北轅也乃有事于金焦焉時秋高氣清天風和融水波寧緩竟日而遊兩山亭閣軒臺攀躋畧盡客曰夫兩山者孰勝袁子曰金狹而巧所眺者廣焦廣而幽所眺者狹此兩山之槩也夫江發于嶓冢赴于海而潤州者當其下流江之奔也勢若赴壑金焦者適當其衝束其隘口截之使緩此兩山之功也昔余有四方之志焉

如浙之天台鴈宕閩之武夷江右之匡廬荊湖之衡嶽武當洛之嵩邙魯之泰山晉之恒霍秦之終華蜀之峩嵋劍閣咸思縱觀以畢吾願而未遂也蓋所覩巨麗者三焉曰震澤曰大江曰黃河此天下之大觀也而金焦者抑又其次乃於是作遊金焦山記

遊西洞庭山記

夫覽山川辨物宜稽民俗舒情性遊之槩也西洞庭去吳城百里余自胥口抵山館于林屋山人山人負經濟之學數奇而山居因山創樓名

曰玄秀消夏環其前縹緲倚其後山之勝萃于茲矣是日也遂登縹緲之顛山有九峯而縹緲獨峻援而上掖而前旣登則東洞庭如帶而七十峯特小湖常諸山皆若屛拱落日陷波中金紫萬狀遊之明日泛消夏灣觴于小龍山而歸又明日度蔡嶺憩明月灣登石公山山之陽有石板其半沒于湖猶可坐千人乃相與濯足而歌曰山㞐巖兮石如砥湖瀕洞兮百川委又觴而歌曰震澤定兮水朝宗億萬年兮仰禹功於是舍陸而導舟復館于蔡氏明日乃遊土方諸寺山人知余將歸明日乃同遊毛公壇觀林屋洞洞深黑而中甚卑入者皆俯而進余獨與文子探隔凡而出題其旁曰通仙隔凡洞之最深處也山人曰子歸矣山有曲巖其石如黛峻而秀不可以不觀乃觀之遂張帆而歸袁子曰西洞庭東南之沃壤也梅梨橘柑楊梅枇杷魚鹽茶竹之饒錯以良田山之人朴愿而信塗無婦人可不謂美乎自夫差以來不被兵燹圳又美矣同遊者伯氏邦正文子壽承潘子脩伯山人者蔡氏九逵也復有諸蔡皆同遊歸之明日而記其事嘉靖庚寅夏五月六日

聞溪草堂記

出閶闔城西二里為武丘鄉里名采雲有橋曰聞德跨據通津引官漕渠水匯為溪緣溪多竹樹腴田沃澤陂塘墳陵居民業漁稼本作俗龎畜殷君良貴挾溪而居乃自稱曰聞溪子構堂三楹軒敞夷奧中列古圖書樂欄花石曲增幽勝聞溪子性率直遇事飈發無留隱間歲挾貲游江湖藉奇贏為酒食具歸即召里中賓徒博飲柝落浮沉閈閭暇則約僮奴灌園督子姓誦

讀章句君雖混跡市賈頗敦尚行義為鄉之善人始余市門居宅廛駢闐車馬紛衝貿易縱橫有排踵擊湫隘喧囂心殊厭苦之暨官京師日奔趨公府塵塗鞅掌厭苦益甚頃以使事歸則家大人已卜鄰聞溪矣辟喧就寂得少息焉孔子不云乎里仁為美余既得屛居聞溪又喜殷君之相鄰也乃為作聞溪草堂記

菰城草堂記

菰城草堂者孫將軍之別業也出湖南城門由碧浪湖緣溪而入崇岡秀嶺左環右拱匯以清

泝包以廣墳谿多蒹葦菰蒲之類故曰菰城郡志載春申君屯兵其地累土為岡勢若城郭四門排谿營壘分列城之陰多高山複重其下多良田沃襄肥桑美箭樹木薈蔚陵衍陂陀登覽之奇蠶稼之利土風之美居民之淳殆湖之武陵輞川也孫君因城築室彊地疏池夏則芙蕖獻芳秋則桂橘呈秀圖史充室觴斝在房暇則徵賓張宴酬娛終日乃命其堂曰菰城草堂而屬余為之記

遊桂林諸山記

余到桂林者旬日即下蒼梧病瘴瘧還省即日上章乞骸骨不報卧病四閱月復出視事乃七月二十日熊師子敬邀余觀劉仙巖出城南七里得白龍洞俯瞰清潭石室窿然敞而高唐李渤命曰玄巖宋初更名白龍其陽即劉仙巖也相傳仙人劉仲遠居此歷磴而上洞府高寒旁有穿雲仙蹟兩巖望中陽朔諸山森若劍戟皆獻奇目前應接不暇飲極歡秉燭而歸同遊者鄭太守賀甫羅儀部時行也明日登桂山疊綵巖觀風洞歷華景山下有洞深廣如厦屋博寶積山山多怪石其旁有呂公巖山之顛有諸葛亭或曰珠合無所考又明日出就日門東北行十里餘得清泉寺小飲復二里謁堯廟復三里登堯山觀天子田山有泉分二澗繞出堯廟淙淙可聽雜以松風如怒濤決峽小飲澗旁飯而歸環桂之山皆石此獨土蓋桂之鎮也是日復至七星山入棲霞洞穿曾公巖而出桂多巖洞然深奧怪奇未有逾七星者也復觀玄風洞而還二十五日將趨全州按察使葉公昺助副使鄭公本醇僉事林公世觀追餞于虞山謁舜祠

觀韶音洞讀宋張南軒碑記山石奇峻下臨灕江旁有渡曰皇澤灣洞口有南薰亭唐宋刻石具存余嘗讀范文穆公成大評桂山之奇為天下第一初未之信薄言觀者乃知非虛夸也夫其千峯挺拔怪怪奇奇嶸而觀之誠天下所未覩也然猶恨其多險峭孤危之狀而無高厚蜿蜒之觀山之體意者其弗若是歟且以桂山之奇秀若此乃無有鍾靈萃淑卓然名世者出乎其間而徒多猺獠獞狫盤據竄穴枕戈負弩以為民蠹是曷故哉豈山川之險怪固生此類歟

是余所疑而未敢以范公之言為信也夜宿靈川公署而作此記

遊乳洞記

余既試士興安問土人山水之可游者得乳洞出城西南十里路多榛莽至洞口有清溪石梁洞有三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下洞有泉流石壁間匯而為溪觸石湍激有聲洞門軒敞其中虛明夏涼而冬溫其下石如田壟溝塍如磐左旋至中洞烟霧冥濛有石柱三及石室石牀復左旋百步至上洞入門平曠水淺可涉

石乳玲瓏有五色石横亘其上秉炬深入石愈怪奇三洞蓋宋李邦彥名也有碑記及張孝祥大書上清三洞皆在下洞口上洞有范成大詩刻徧讀之小飲下洞而歸夫桂多巖洞然三洞並豁亦足奇矣興安土風簡朴氓不知遊而三洞者竟不能闕見賞名流如范張李諸公將山川猨靈因人益顯歟譬之士苟有奇偉瑰瑋雖在遐壤必能振奮施其聲光鵲起顛露欲自閟匿不可得也余於茲遊而重有感焉七月二十九日記

遊朝陽淡巖記

余嘗讀元結集知朝陽淡巖之勝癸卯四月五日謝病歸發全湘七日抵永太守唐公國秀招遊兩巖自瀟湘門外渡江登朝陽巖巖多奇石翠黛如畫謁寓賢祠小飲前軒稍東轉而下石壁峭削俯瞰清湘曲欄危磴始抵洞口泉聲淙淙蓋外有磵道由地中而入者子濯纓焉復飲前軒而罷午後趨淡巖巖去朝陽二十里道中風土清曠不殊江南薄暮抵巖巖特高敞爽塏土夷燥可坐萬人巨石磊砢或玄或蒼如倨如

翔洞門寬豁朗然虛明雖夏屋帡如也酒數行出洞已昏黑二鼓還舟中是日和霽歸途大風雨渡湘甚危始知名山勝地登臨信有緣也漏下四鼓作此記復賦二詩

遊浯溪記

四月八日夜至祁陽九日登浯溪溪面湘遡香橋溪水繞出山左聳峙然不絕讀大唐中興碑及元宋人詩刻題名碑旁有鏡石高尺五寸闊二尺五寸厚三寸餘嵌置崖石間上有宋人詩跋石色黝黑如漆光瑩如鏡可鑑人鬚眉隔江

草樹田壟一一皆見予意石甚小且奇恐好事者竊而去山僧云昔有竊去者石遂昏黯然無光一無所見乃復歸于此則更明澈如初此殆造物者之效奇不可以恒理推也謁魯公次山書院登笑峴亭亭據危崖崖面江特奇峭畧如嚴陵釣臺崖石有窪尊次山所鑿也復登唐亭亭亦在危崖上稍卑於笑峴而荒破如之漫郎宅已鞠為茂草矣歸舟賦詩紀勝幷寄唐公

遊南嶽記

四月十一日至衡太守何公善充招遊廻鴈峯峯即衡嶽七十二峯之一也衡陽胡尹復宴余于花藥寺寺在廻鴈峯西十二日子夜至衡山大雨十三日謁南嶽廟廟在縣治西三十里卯刻陰雨過開雲樓里許即晴至嶽廟風日開霽旅愁豁然廟在衡麓下清泉繞除古松夾路閴無人迹惟落葉荒草而已廟圯甚飯布政行司撫肩輿趨上封寺寺在祝融峰頭去廟三十里山路陡絶飛瀑爭流行十五里憩半山亭下瞰潭岳衡湘河山如繡過此石磴愈峻輿人皆肩扶魚貫以索作牽纜前驅路旁多高松怪木珍草奇花香馥穠郁莫可名物上半山亭五里即雲霧冥晦只尺莫辨陰風東雨令人毛髮灑淅又十里入上封寺又三里登祝融絶頂謁四大開山祖師像觀捨身崖坐會仙橋飛巖絶壁下臨無地而虹梁跨其上信非人境也轉望日臺俯視一氣冥濛了無所覩望中可辨者紫蓋芙蓉天柱三高峯而已飯罷下山過觀音巖訪楚石和尚贈以詩由西路歷祝仙菴雞仙巖澗道飛泉山僧皆鑿石刳木引泉而飲至此忽開霽如初仰睇祝融在雲霧中恍若九天之上回塗

飯南臺寺寺頗幽勝去祝融已二十里又十里下嶽廟乘月歸舟中漏下已一鼓盡秉燭記之明日賦五言詩六韻

遊匡廬小孤山記

嘗聞廬山為吳楚名嶽蓋五嶽之匹也四月二十六日夜抵潯陽二十七日早飯罷貳守同年毛子行甫邀遊匡廬縣郡城南行三十里抵東林寺寺在匡廬之陰峯巒廻抱磵水湍激竹樹蒙翳清曠幽邃信佳境也過虎溪橋觀白蓮池酌氷壺聽明二泉登北麓讀李邕柳公權虞集

碑文下飲三笑堂題詩而出行十里至匡廬山下始攀嶺三里至昇雲亭又三里至錦繡亭亭下為錦繡橋橋跨峻崖深谿飛泉爭流澎湃鎗鎗如銀漢掛綵虹巖石紫翠黛綠古木陰森真錦繡也又三里至半雲亭山之半也過此山漸陡右磴廻旋甚危峻又三里至甘露亭即甘露泉在焉過石門題曰廬山高旁有石崖刻歐陽文忠公廬山高歌又三里乃抵披霞亭自此有小徑北上為竹林寺乃周顛仙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奕處上有　高皇帝御碑亭旁有拂

水崖東下復度嶺抵天池寺酌一滴泉登文殊臺仰眺赤霄峯兀在天上蓋廬之最高峯也太史公嘗登其顛俯瞰蓮花芙蓉鐵船諸峯皆下界矣謁聚仙亭露飲文殊臺前賦七言律一首乃從舊路下山抵東林已一鼓矣四鼓抵舟二十八日體倦不及遊白鹿洞順風而下午抵湖口縣薄暮抵彭澤登小孤山山在大江中流四面斗絕惟南面有石磴可登上有小孤廟山多奇禽群宿樹杪無數見人皆驚飛散而復聚者數四不可名或玄或黃或朱綠蒼翠其白者知為鷗鷺而已落日射江中如練如綺誦謝元暉詩痛飲而下中流賦五言律一首夫廬之高深鉅麗信匹五嶽然竟不獲一遊白鹿以快生平之願頗以為恨而小孤之奇絕足與金焦君山爭衡古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余之失白鹿而得小孤殆是謂歟爰記之以俟他日為白鹿遊張本

遊九華齊山記

自安慶趨池陽二十里外即望見九華諸峯甚奇麗五月朔抵池太守柯君光仲郡推雷君時

雍招遊齊山出九華門外緣翠微隄南行三里為齊山山多奇石巖壑秀美觀集仙洞招隱巖小九華轉上清巖山之最奇處也讀杜樊川九日詩刻及朱考亭和篇南下三奇亭觀石鼓洞妙空巖仙人橋是為三奇飲亭中一鼓還舟明日再由齊山路東行五十里至玩華亭渡五溪又三十里抵九華山下陟嶺十里餘到化城寺謁地藏塔院及李白書堂小飲法堂貴池尹江子　青陽尹張子舜臣皆來會即馳下山是夕宿五溪人家又明日午後始還舟夫九華凡

九十九峯初名九子山李白易名九華遠而望之奇峯峻嶒縹緲霄漢間如青蓮花爭開競發烟雲蓬勃翠紫萬狀信東南名岳也然皆峭拔不可登化城踰高入深複嶺廻抱竦竹清泉鯈然出塵齊山卑而景最多亭榭巖竇窈窕下上愈探愈奇翠微隄兩旁皆澄湖如鏡溪山映發昔王子猷有言使人應接不暇奚獨山陰道中哉

池陽觀龍舟記

遊九華往返繇池陽城下時午節近江中多龍舟數十艘蜿蜒曼延色按五方長年纖師所衣如其色約一舟二十餘人急槳競渡輕捷風飛摐金伐鼓喝呼震沸江水若起立漢戲魚龍角觝意即此類司馬相如言千人喝萬人喝不虛哉池士女咸出觀江干多方舟幕布布席羅酒漿飣著笑謔如狂問之池人云以是祈年昔夫子不非蜡祭朝服阼立鄉儺豈曰無以幾今海內承平久幸數遭豐年是以黔首得康虞佚游戲如此非　帝力孰致茲爰記之以示有位者毋禁可也唐人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池人念哉瞿瞿哉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五

碑　誌銘　墓表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六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憲翼甫　校

大司徒秦公封丘廟碑

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而王制亦有受成於學之文又則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也大司徒秦公褒兵鞠旅與劇賊遻嘬殪之封丘以奠洛師在禮封丘宜有廟祀而廟宜在學宮左右　武廟初閹豎專柄毒螫海內群盜竊發霸州人劉齊等招集亡命出入齊魯間所過隳突殘破城邑賊殺長吏燔燒剽剔流血成川積尸為丘兩河南北悉被蹂躪不復能制遠近繹騷撼搖京師已而長驅洛邑攻延津逼封丘公時左叅藩司率先捍禦群議洶洶謂宜宵遁以避其鋭公叱曰封丘蔽遏省城吾當與之存亡耳獨策馬登陴急選車徒鍛矛矢申畫曹伍訓厲胄𣪊為抗禦備則又移檄監司要駐閫帥相與冒矢石擊賊於劇脚之野一鼓而殲其鯨鯢俘其醜虜復追之長垣捷奏　天子由是賊徒駭散奔伏他郡[illegible]沮

不復𢾕逾月而竄於狼山卒以蕩平噫祭法所謂能捍大患者非歟方賊勢猖獗郡縣披靡莫敢枝梧至有迎降納欵者遂使草莽竪子橫行六州無辜之民備受慘毒　當宁旰食張皇遏戍僅乃克之向使典領方岳宰守郡邑得如公者分布盤錯其間式遏亂畧懲之於始盖不待狼山而後息肩矣公之功於是為大廟食之奠百世可知也宜紀之以告來者詞曰　武廟嗣服昊天降疕君側弗靖寺人敢之攘竊威福濁亂綱紀高下臆決僭儗　天子淫刑峻罰動觸機罟神恫瘝顴階禍賈怨頷頷群宄嘯聚繹騷封豕猰貐淵藪逋逃隳突齊魯憑陵河華吞噬咆哮長驅中夏屍丘血渠殘破邑居焚掠剥灸蕩為丘墟幾輔震驚疕洛感脅窺我延津得之詷諜顯允司徒佐藩于梁秉鉞褰帷齕其披猖俾彼封丘洛邑之屏抗其吭咽捍我要領我鍛我戈我服我矢王事孔棘示以必死群譁弗臧神機潛握遮留閫帥相為犄角虎旅桓桓蛇矛如湍執訊獲醜截腦裂肝奔潰顛踣鹿駭狼竄大憝肅清綏章有粲乃慰乃止梁有厚喜家室

謳吟荷鋤負耒粱有城隍維公殿之爾耕爾飬
維公燕之以削以築爰卜斯食思樂泮水作廟
翼翼清酳殽脯坎坎擊鼓稽首萬舞願言多祜
考茲新　宮丹艧攸崇史臣勒辭以紀膚公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陳公神道碑
銘

兵部侍郎陳公洪謨既考績　天子制贈其父
為兵部侍郎階通議大夫先是陳公官刑部主
事既贈其父為刑部主事階承德郎而故太師
長沙文正李公亦既銘其墓矣乃今加贈禮宜
樹碑隧首復乞余銘謹按陳公諱良字時佐常
德之武陵人也王大父春雲南澂江府推官大
父維新浙江海寧衛經歷公初為武陵縣學生
按察副使嚴公詮督學器公升之府學成化庚
子中湖廣鄉試甲辰中乙榜授四川開縣學教
諭開僻縣也俗獷陋學官多弛縱以便諸生無
師弟子禮公乃嚴立條格身先之程業肄文士
習丕變然未有舉者九載左遷常州之武進訓
導以母喪去官服闋補京衛武學訓導有　詔
舉學官有才行者武學以公名上而兵部不果

行惜哉公之官武進也兩考福建浙江鄉試咸
稱得人公有用世志而弗究厥施教其子洪謨
卒舉進士為時名卿公之志亦畧酬見矣公善
屬文所著有開縣志西谷漫稿生正統丙寅九
月二日卒正德丙寅四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
一配王氏封安人贈淑人子男三洪謨次洪範
榮府引禮舍人次洪道女一適刑科給事中楊
琥孫男二一德蘇州府推官一貫孫女三墓在
長山坡之原銘曰於鑠陳宗世躋顯膴澂江慎
罰海寧除戎絓纓聯蟬邁種維公木鐸再鳴式
颺儒風敷教以敬飭材則公秩庳志廣施嗇名
崇奕奕司馬既孝且忠皇皇典誥永賁堂封

奉政大夫柳州府同知伊先生墓志銘

嘉靖甲午九月二十六日吾師伊虛室先生卒
遺言必求生銘吾墓按先生弟伯羔之行狀曰
伊虛室先生者吳人也諱伯熊字臣舉其先海
府沭陽人也宋之南渡而遷于吳云　高皇帝
之初建金陵也徙人實京師故高祖彤者又籍
上元為上元人封尚寳司少卿高祖妣朱封宜
人曾祖愻曾祖妣梅伯祖佩舉進士官工科給

事中祖溥封南京刑部主事祖妣顧贈安人繼
陳封安人父秉舉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僉事
妣蔣封安人僉事公之赴蜀以道險欲分蔣夫
人與仲子伯羔乘他舟以防不測先生年十三
對曰死則同死耳柰何分舟乎遂同舟赴蜀故
金華潘公璋亦官蜀試先生文奇之命其子少
司馬希曾公同講習弘治庚戌歸南京兩試儒
士不第補應天府學生故御史四明方公誌提
學考先生第一命諸生為經文會擇諸生之明
經者校文而校易者三人則先生與太常卿崑

山方公鵬少司寇太倉周公廣也正德丁卯中
鄉試戊辰會試今太宰吳公一鵬同考校易讀
先生初二場文奇之列高選矣而先生以逆瑾
用事非求官時遂不終試吳公索三場文竟無
有也既而知先生名深加嘆惜賦詩送歸由是
名益振庚辰會試不第就選深州知州富民滿
存投刺獲罪存堂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為前守
復讐而前守適移書言深人短長先生謝曰人
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即良民也對衆焚其
書深人始安前守公務弗辨府使下州督促供

張繁費民不能堪先生至則懲其慢令完其稽
牒不旬日而辦乃後州事不愆期而府使不再
來矣於是節浮費均徭役招流民辟荒萊奬黌
校正禮俗而深以大治深地錯文覇寇刼肆掠
乃增城浚湟簡士卒較騎射廣偵候山東鑛賊
作亂聲張織輔先生以公事出署事者驅民登
城賊未至而民先疲先生歸悉散遣之倡勇敢
申保伍期寇至則乘城民便而盜亦戒不敢犯
境州人張廷雄干貲三子者濟惡武斷鄉曲持
官吏陰事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廷自當毆殺罪

而匿其子乾于勢家乃計捕其子罪以謀殺而
群飲殺人者則止坐一人凡訟辭一覽即洞情
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某先以累坐
死察其寃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其友獄某
曰伊公信人也許我不死矣忍負之以速死邪
凡經擬斷因自謂不寃而上官亦無改擬者諸
上官有事畿內若清牘稽倉檢災覆獄類承委
先生即事事當上官意無弗下禮幣勞奬者今
皇帝之入踐大統　駕出真定栢鄉縣真定
要衝也先生承檄攝事平道路理橋梁飭行宮

潔庖湢上供軍衛下至帷幕器皿靡弗恪豫事
集而民弗擾胡僧班丹录竺奪民田萬事敗有
力者爭佃之乃歸其田于民而徵稅如故勢家
有侵民田者丈量而歸之癸未將安人喪歸深
人遮道泣服闋改守祁州祁去深百餘里耳下
車深人咸來謁絡繹于塗三月無虚日前守祁
者多良吏乃仍其舊貫益尚寬簡山西鎮守太
監張某族殺人求援於張張曰知州豈冤人者
邪他縣令嘗誤入人先生承委覆決其無理取
勝者謂人曰伊公不可欺遂以實首夫能使中

官不敢以私謁而無情者吐實此豈齷齪俗吏
瑣瑣者能之邪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
忠信之感人也其他宥輕刑故如此類者尤衆
北方力役繁三歲一易乃即役之難易家之富
貧而審均之正其冊籍狡吏斂戢民間養官馬
者日困則為教以孳牧之術嚴其殿最之令而
民稍蘇矣訟罰贖者多令入穀為斂散賑貧之
法徵賦則民皆先期納不笞一人禱旱捕蝗必
躬必誠而旱蝗亦不為災野蚕成繭令請以聞
則抑之李得山四世同居為請于上官旌以[illegible]

服每造廬存問焉陳泰有粟二千石畧倣義
以千石振鄉之不足則請致鄉飲鄉大夫之貧
而有守者加禮而周之在祁三年遷廣西柳州
府同知去之日祁人遮道泣猶深人也柳道遠
多瘴以病致仕歸歸則習服氣養生之術然竟
以此卒將卒不亂語大生曰吾得正斃矣夫何
言雖然吾死爾必愼用而下人先生學有根源
著易義四卷行于學者從游多名士性行方嚴
步趨繩矩而尤篤人倫事兪事公孝友其弟伯
羔教子以義微言細行皆可師法憶泰童而事

先生者四年訓以彛倫博以經術乃今又以墓
銘屬場室心喪之誼實鍾厥心又懼無文以恢
彰徽烈為遺言辱惟先生學為醇儒仕為循吏
德行為名賢必有尸祝紀精以垂不朽者其何
賴於予小子先生生于成化甲午七月十一日
享年六十有一先配周大司寇莊懿公之孫繼
傅子男四大生廣生周出廣生先卒敏生魯生
傅出敏生舉壬辰進士任慈谿縣知縣女四長
周出嫁國子生朱完次俱傅出嫁何逵陳淵王
有輔孫男一在道孫女三許聘胡應王顯朝一

幼墓在吳縣查山麓銘曰吳有大儒明經術鉤研幾深洞十翼繩趨矩折行作式河汾師師士雲集深祁醇醇民寧壹績彥龔黃古司直志崇秩卑壽年嗇黃璆玄砮委沙礫查山厓巖考終吉小子刊銘表千億

封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馮公墓誌銘

公諱復陽字休父慈谿人馮故大族世載令德大父民始以賢良薦于有司辭弗就篤學純行為族閭式父鈍習儒業歲貢授清流縣教諭有子四人公其季也始從父訥無子且貧莫利為

後而子姓中公最賢乃後公公之事從父猶父也公資材敏警而學尤精深上遡經史下綜百家言靡不貫悉他學士為時文者咸推讓公然獨數奇試場屋即斥弗利歲癸酉乃不入試有勸之者曰命也夫吾文豈難一第邪且吾有子矣豈必在我乙酉子岳舉鄉試丙戌又連舉會試皆高等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庚寅考最選員外郎　天子嘉乃績褒宣制辭敷錫封典而公適就養來京師遂冠服趨闕下稱謝士大夫咸榮羨公公乃自稱曰今吾封如子官猶吾弟吠

公性朴直儉恭寡交而秉禮外若簡易內操剛嚴子岳之榷稅蕪湖也廉潔之譽表于薦紳實維義方之訓公旅居京師頗不習水土又沉病驟興竟弗起卒之日為嘉靖辛卯四月十一日生于成化丁亥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配范氏封安人子男一即岳娶陸氏女一適陳秀夫孫男二長熙暭次熙載岳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於某山之先塋乃屬銘於袤袤於岳為同年進士知公深乃為之銘曰於惟諸馮克開厥宗奕世令德載振于公有斐經術畀材維豐胡

卒不施適逢其凶利我嗣人逮于其躬文裾丹纓秩隸司空奄其遐逝考終玄宮我銘其幽昭茲髯封

封淑人趙嬪陸氏墓誌銘

始余官京師居邇趙君鴻逵甚驩善君時為工科都給事中有直聲一日以其季子伊來受易朗然玉映美丈夫也叩之則靡不該涉而經義尤精深志騰踔謂古聖賢可立企余心奇之竊嘆非趙君不能有此子久之乃知有毋夫人之賢居亡何趙君上封事言大臣過惡語極剴切

今皇帝詰責者再三衆皆為君危趙君晨入
朝夫人則具青衣鞋襪以俟疏留中未下趙君
歸舍夫人則又温言慰藉如常及 命下止奪
俸京師士人皆歡傳 天子仁聖又嘉趙君讜
直乃不知夫人實相之也然趙君坐是不得內
轉竟出為山西叅政而伊亦登進士高第矣未
幾語夫人曰吾將歸休若何夫人曰夫仕行義
以立名也君之宦成矣而且有子子之齒壯於
君而君弗歸將焉覬乎趙君乃抗疏歸歸則謝
絕世務築園為娛不問生產事 皇帝以言官

爭論薦起君叅陝西政竟不肯起乃夫人日崇
有醴以佐賓庖園中花盛開君觴詠盤礴不知
有家夫人力也歲甲辰夫人患瘧悶膈氣遂不
起正月之十有九日也趙君乃命其子述狀而
以銘委叅按狀夫人姓陸其先嘉興人也曾
大父信贅平湖嚴氏遂為平湖人祖謙壽官父
端世清白力田母張氏夫人其伯子也温良樸
厚夙禀自天既歸趙君躬親紝辟屏斥華飾克
儉克勤內外宜之趙君之推獄建昌也莫敢以
私干者獄囚雷某坐死刑十八年矣君廉其冤

也将出之其姻適館公衙乃為徼語舍人曰雷
誠父繫破家然有金被數件請為謝夫人知之
以白趙君君怒甚將遂弗理也夫人曰人命至
重彼誠冤當理之豈以語言之故而輙弗理耶
竟理出之夫人性純孝太孺人之危疾嘗藥羞
膳不遑安寢及喪哭盡哀享祀潔豐御下有恩
畧去驕貴之態趙君從宦踰二十年篋無私藏
羔羊素絲之德夫人實助焉始以趙君貴封孺
人繼以伊貴加封淑人生成化丙申某月某日
享年六十有九子男四傳娶沈偕娶姚繼姚偁

娶吳伊娶張傳偁俱縣學生伊舉壬辰進士歷
任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女一嫁國子生俞鐙
孫男九邦轂邦頴俱縣學生邦謨並傳出邦秀
邦忝偕出建賓偁出邦秩邦程建陞伊出曾孫
男二宗十成十長孫出也墓在縣治北許家浜
銘曰赫赫趙宗允自黃門正色立朝諤諤有聞
繄孰相之曰維小君既贊直言再決勇退公志
先定試以謀內周任有言庶幾無愧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篤生諸雛賁我家邦翩其遐舉丹丘
斯藏

封太孺人申母施氏墓誌銘

嘉靖壬寅上元日廣西僉事申公卒母施太孺人傷感致疾其年六月八日亦卒長孫誠撰狀乞銘於余余之同母妹誠室也頗知孺人令德之詳乃按狀而誌之施太孺人者吳江之施家村人也父昌母俞氏幼稟淑懿勑贈錦衣衛經歷申公聘為側室及歸外内宜之生僉憲公既長貧無以為教太孺人脱簪珥延師教之正德戊辰僉憲公舉進士拜樂安令時流賊犯境太孺人方就養官邸僉憲公有内顧憂太孺人曰汝母我念謀人之邑惟力是視耳未幾改尹德平或謂德平人獷悍宜峻刑太孺人曰無以為也蠻貊之邦猶可柔服矧茲地隷鄒魯素敦信義者乎僉憲公乃務任德教聲績卓起入遷錦衣衛經歷尋出為湖廣僉事改任廣西以不能事上官罷歸太孺人喜曰乃今得與吾兒長共朝夕矣然竟相繼不禄命也夫太孺人性莊靖不妄言笑御下有則歷事舅姑夫子及正室吳孺人咸當其意伯子恩吳出也遇之加於己出僉憲公歷官廉慎太孺人訓也子男一即僉憲

公惠娶吳封孺人女一適葉惠孫男二長即誠邑學生娶顧繼袁次講國子生娶史孫女一曾孫男三長孝邑庠生聘曹次弟未聘次忠聘王曾孫女二太孺人生於天順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四葬以甲辰十二月二十日墓在梅里村柳字圩銘曰詩咏嘒星易贊顔趾於維孺人誕毓厥子載貽孫謀永錫繁祉

樓顯章墓誌銘

樓之先家會稽宋南渡始顯有諱异者仕至徽猷閣學士太師封楚國公有諱鑰者參知政事少師謚宣獻隱君之九世祖也再傳曰楷楷生思垕思垕生紹紹生澄澄少孤育于母氏來家于蘇就戚府碎教授事其母孝澄生宏宏生序序生子二長即君君諱翰字顯章幼受學於進士奚元啓通章句大指然不樂仕進乃以訓其鄉之子弟君性高簡歲不一入城府恥干謁王公貴人雖鄉飲不赴顧自謂拙也名其齋以拙所與倡和悉逸民學士詩冲遠慎體裁享年七十有八生于正統某年月日卒於正德某年月日配錢氏先卒生子男一曰節繼曹氏生子男

二日復曰渙女四孫男六孫女四卒之又明年月日將卜葬于清溪之原乞銘於余余聞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樓氏自徽猷而下兩世爵上公代有達者迨隱君三世弗仕矣然皆業儒素表于族閭揆之天道將必有昌其後者以耀厥光終隱而已邪銘曰載熾而昌中閟以臧卒蹶而張於維孫子尚勿替以荒

盛嬪莫碩人墓誌銘

莫之先湖州歸安人宋南渡徙吳江之綺川里族世貴顯　高皇帝時有諱溫者嘗以耆德召見參議大事而貞孝先生轅則碩人大父也父諱震字霆威正統五年進士歷官建寧府同知母馬氏雲南參政升之女碩人承襲華閥夙閑禮訓植性端貞娥惠曉書計能誦讀孝經小學稍通其大旨及笄而歸于盛君用勤盛故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之後用勤又以世業薦授府醫學正術劑多奇効且敏幹每為上官任使碩人獨約束其家人閫序雍肅事舅姑曲盡禮孝凡祀享饋饗必躬親致潔豐敦尚儉素屏脫華飾易置田畝産業益殷初碩人舉子多不育乃

為用勤擇娶馬氏生二男子愛之如已出則為開塾訓誘督責成立逮下之慈廣嗣之義君子以為難享年六十有二生於成化四年九月七日卒於嘉靖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子男二長延年娶夏元澤女次幼並馬出女二長嫁王珏次諸驥卒之明年某月日將祔葬于奇禾嶺之先塋乞銘於余銘曰猗世冑令只乃作嬪君子宜于而家維德之徽矣仁維逮下兮以燕翼繁祉封若堂兮考玄宅土之剛兮安且吉銘厥幽兮永無斁

吳圻父墓誌銘

吳圻父名封吳人也父爟太學生母錢氏圻父其中子也太學公有子三人而伯叔咸夭死乃今圻父又夭傷哉圻父少受學于故太學王君履吉甫弱冠卓然為高第子操筆章藻粲然可釆兼圻父藝書奕名理咸悉其槩而行業潔脩儕流多稱之娶楊氏楊頗厚貲稍為治田宅得其力然圻父能自樹勵志篤學且多計筭持其門戶不敗力田營貲雖老農老賈弗如也外貌娟溫而中懷臧否頗多口怨性復淑蓄事啡意

者壹鬱不能忘厚自奉養肴羞皆膏粱珍奇膊炙辣習以為常卒以此病火毒攻結疔瘇發作脣腫潰心腹蕉裂旬月而死傷哉圻父躬穎秀之資而年止長殤名湜下士老母在堂孤嫠在室煢然無子女譬之蜉蝣朝生夕死傷哉傷哉初太學公忘年交予圻父視予猶兄也朝夕相依從談惟文史耳死之前三月與予觀浙江潮歷西湖諸山出岳武穆祠下論說趙宋興亡扼腕歌呼痛飲浮白徘徊孤山慨然不能去頹之想素不賦詩至是篇章肆作雅辭翩翩觀者

嘆美乃今死矣追念武林之游俯仰今昔傷哉傷哉銘曰耕疾淵亡古所悼也鳳孤鸞傷今則天也自天殲良又誰告也

胥母陳碩人墓誌銘

袁袠曰夫禮士踰月而葬乃今碩人之卒且十四年矣葬何遲也悲夫余讀其子雲鳳之狀而傷碩人之志也碩人之將死也雲鳳冠矣方業賈碩人泣曰夫賈利以養也而父死今吾又死將誰養乎而其為儒吾死不死矣雲鳳乃感激習儒業未幾補郡學弟子員試輒高等將仕而後葬其母也乃今葬矣余傷碩人且傷雲鳳之志也乃為銘其墓陳碩人者吳之滸墅人也父某贅錢氏生碩人有令德而故胥君妻其妻繆乃繼碩人胥君客青徐間浮淮逾河轉徙敗逐歸途遭寇暴鈔略殆盡殊無聊碩人曰有亡命也卒而生貨貝易耳乃屏被質貲縮用經費而家日殷矣舅氏春秋高性且亢急碩人志承色養饋饗紉刺敬豫潔良咸當其意聞舅氏誦讀詩書則端聽靡懈通其大指胥君有弟某四十而無子舅氏頗憂之碩人跽而請曰吾子猶叔

子也禮當後遂立為後而胥君之弟婦某氏頗不遜碩人則折節下之恭而有禮兄弟妯娌雍如也胥君之亡也碩人病羸柴瘠骨立孤燈澈帷矢死銜恤日拊其遺孤久之疾喘壅逆而卒享年四十有三生于成化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卒于正德十六年六月四日子男二長即雲鳳娶鄭次雲鵬娶胡後胥君弟女一嫁顧宣孫男一玄中銘曰孌彼者嫣令儀令德宜于而家式和且則曰未亡人矢死靡忒煢煢遺孤爾誨爾迪胥臺之松慈雲之栢有鬱者封卜食斯吉於

千萬年銘辭罔泐

朱隱君墓誌銘

隱君諱臣字秉忠蘇之吳縣人也曾大父克潤大父仲聲父廷吉以博士弟子選升國雍含光砥行未仕而卒秉忠年方幼孤喪祭備禮且上無諸父旁寡庶兄讐宗肆不令之猾黠傑搆喪貞之厲交侵黨侮既不與較亦不為讐於是杜門力學兼翰摘文聲稱籍起公府交薦提學御史王公鑑之召試奇之命隸縣膠以母老辭後復試于鄉不第遂絕意干進肆志丘墳每有述作見賞名流令儀部楊公循吉故太傅王公鏊咸降尊折行投布衣之交篇章賡和吳人稱焉隱君行誼潔脩孝友純篤事母沈夫人克盡孝敬暨其喪也望望焉皇皇焉孺慕連憂情文兼至再從伯死三喪相繼買地以厝焉陸氏之姑寡而無依則迎養以終其身周氏之姊貧而守節則置別第以奉之其厚於人倫類此至若輸粟入金以佐縣官率先樂義縻曾不惜有司旌嘉輒拒不受故工部侍郎永康徐公之刺蘇也高隱君之行署教曰學博而洽行古而方其米

處士乎乃延致鄉飲嘗一赴其意後絕不往隱君高朗毅方貌宇豐碩冠裳古雅言必正色交必正人雖居逼廛市而志抗青旻著書樂道投壺雅歌有儒者之風勢位聲利曾弗嬰於心故右都御史盛公應期為隱君內姪歲時候問肅拜床下了無遜讓聞者嘆服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君生于成化乙酉八月庚子卒於嘉靖癸巳十二月庚午享年六十有九配盛氏故醫學正術盛公俌之女生三男子曰寵娶李曰完娶伊俱太學生曰宏娶陳繼張遼府禮生女四長適錢鉉次字顏焞先卒次適兵馬副指揮袁袞及國子生陸徤側室張氏生三男子曰宣君卒之二年以中殤夭曰寔曰守女一皆幼孫男五用成用明用章用平用康孫女七寵等卜以某年月日葬君于吳縣至德鄉李王村之先塋乃以孝廉彭君孔加所撰狀乞余銘銘曰考碩懿兮世作科錫詠謚兮古足徵包質文兮蔚彬彬耀巖藪兮揭儒林

陶舜舉墓誌銘

君諱凱字舜舉其先鳳陽之定遠人也五世[illegible]

丞哥吳元年從軍徐丞相部中洪武初没于纓兒繼隸虎賁衛以告變功授寵驤衛百戶陞山東威海衛副千戶永樂中子俊襲調蘇州衛之石所俊生茂茂生三子其季曰寘字孟寬寘生君君少習儒業頗通書藝而樂與材士游孟寬無他子君乃承志斡蠱以儉勤振其業凡通都大賈商于蘇者多主于君以重貲託此其忠信基之矣事孟寬及母閔氏孝敬隆篤性喜延納而量存含弘口不言人短長有犯弗校也濫假貸者亦能曲從之配王氏蘇州衛百戶廷威之

女子男二冶聚朱繼姚準聚龔繼吳女一嫁韓應夏孫男四應龍應鳳應麟應虬孫女一君生成化某年月日卒嘉靖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七冶等卜葬於吳縣胥臺鄉胡搭里祖塋之次來乞余銘初孟寬之卒也故京兆祝公實銘之且曰余知孟寬也以凱而冶之言曰吾父與祝公游得其翰牘者數篋今猶襲藏之尊賢好文即此足銘矣銘曰裔武弁業文儒跡閒壘志詩書廓先緒兮崇後基

沈子仁墓誌銘

吾姊夫沈君子仁既葬其子應奎請銘其墓初子仁搆奇疾醫鼻劾有醫曰是蠱也陽虛胃食附子乃多食附子延三年竟不起子仁之亡也予甚悼之吳江俗夸許挾貲負勢陵轢氓農其長鄉賦者率乾沒多收利其羨贏出貸以取倍稱之息民殊苦之獨子仁純愿謹朴長賦稱平家有田數頃不知其數歲租亦不問出入倜儻好客客至即投轄燕飲終日待姻親尤有情沈故右族而群從多賢先後舉進士子仁如常時弗以驕人也沈之先居長洲之葑門六世祖師

孟徙吳江師孟生公哲公哲生宗德宗德生本本生紀子仁紀之第三子也子仁諱山生成化丙午三月十日卒嘉靖戊戌七月五日享年五十有三配袁氏即我方齋從父之仲子也子男三長即應奎吳江縣學生娶鄭次應賓應斗女二長嫁倪用次太學生陸芝墓在簡村之陽銘曰愿以醇古之良民既有恒產亦有恒心篤於親子仁其仁

陶母閔碩人墓誌銘

余既銘陶君舜舉墓其子冶泣而請曰吾父之

亡也吾大母閔夫人者寔哭之慟遘疾弗起今
茲將合窆於先大夫之藏先生其予之銘按狀
閔碩人者諱壽寧吳縣人也父廷圭母朱氏愛
碩人不忍嫁也乃贅陶君孟寬于館及孟寬徙
居剏治生業碩人善佐之精酒醴辟枲麻享賓
祀先下御僮奴咸有禮節外內賢之碩人生于
天順某年月日卒于嘉靖某年月日春秋七十
有八子男一即凱娶王氏女一適陳金孫男二
女一曾孫男四女一詳具凱志中表子曰世之
婦人鮮不驕其贅壻者亦鮮不利其父貲碩人

善事孟寬無德色從其夫出居棄貲產如遺不
少利斯豈世俗婦所能哉傷其子凱以死雖凱
之賢而碩人之愛慈亦足多矣余故不辭而為
之銘銘曰佐厥特兮順以貞慈迺嗣兮殞厥生
生則殞兮垂休名

太學生董宜陽妻楊氏墓誌銘

董宜陽妻楊氏者華亭人也董宜陽父恬官大
理寺少卿而恬之父綸為監察御史楊氏之父
檠官應天府丞府丞之子則今吏科都給事中
秉義也兩家閥閱等又世姻連故楊氏歸于宜
陽宜陽者董之傑也楊氏承父兄之烈秉禮遵
教實婉美于宜陽蓋交相愛也姑蘇表生者世
交董楊故得數聞楊氏之賢大理公不祿董門
中落而府丞公父子顯貴焜燿里閭乃楊氏不
忮不驕脫珥屛瑱黽勉有亡以佐宜楊宜楊好
學與四方魁儒游日事文史絕不問生業蕭然
貧也而楊氏布衣糲飯績紡刀尺終夜猶有聲
嗚呼其難能已宜楊之計偕北游也楊氏念之
竟以病死死之先宜楊在京師夢其妻來京師
死之日宜陽在興濟復夢其妻乃果以是日死

嗚呼豈思之所感無幽弗通邪余嘗讀劉氏古
列女傳未嘗不嘆賢婦人之難也或謂婦人陰
性多妬悍否驕此豈其然哉如楊氏者又惡媿
古列傳邪余讀宜陽之狀而知楊氏婦道之備
也孝于父母敬于尊章孫于夫子友于娣姒睦
于黨姻嚴于婢僕潔廟享豐膏燕時牧摯旨蔬
醬事無專成動無違禮彼有賢父兄以道之其
遷移薰染則有自矣然遽夭死是曷故哉楊氏
生正德某年月日卒嘉靖某年月日年二十有
六子男二鳳孫後四旬夭蘭孫女一玉瑞某年

月日祔竹岡先塋銘曰龍有淵鳳有穴意而人
以藉世閥璠珉完良玉玦蒹葭盈兮留夷折天
寔為之兮夫誰孽

沙良憲夫妻合葬墓誌銘

沙之先忭人也洪武中有諱福一者以醫名始
家蘇之長洲福一生景名景名生讓讓生濬君
其伯子也諱綱字良憲夙稟爽雋雅好絃歌長
業化居家日饒豫厥考商游荊襄君獨操門戶
靡內顧焉上娛二人旁友諸弟良田華宅推讓
弗居家有汝敦之譽鄉稱辭包之美焚券以振

窮捐金以周匱宗婭懷其德僮奴樂其恕年未
艾服即營葬喪楊孫之逮庶幾有焉若乃博延
良師嚴督嗣子愛而知勞尤足多矣厥嬪錢氏
實娩令德丰儀端靜資性慧温婦道克修母範
有淑恩洽族黨德化妯娌小星均惠螽斯嗣音
組紃罔懈蘩藻致潔倫弗苦節予無妄施猗歟
賢矣君生成化壬辰年八月二十日卒嘉靖辛
丑年十一月二日享年七十錢生成化甲午年
六月二日卒嘉靖壬寅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享
年六十有九子男三人珙娶朱琛娶劉府學生

玘聘胡俱側室盛出女一人錢所自出館甥常
孰縣醫學訓科陳慈孫男五人宗洋聘錢宗源
聘韓宗流餘未名珙等卜以癸卯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合葬於武丘鄉緜雲里之新阡乃奉琛
所撰行狀來乞銘銘曰沙之先國為氏翁肇昌
隱於市賈而儒攸好義孌嬿妻協休譽仁逮下
繁厥嗣翩青衿亢來世奄同穴玄穸閟幽鬒封
梧檟樹渙　皇私在悊裔

章翁墓誌銘

章翁吳人也諱濢字惟德世居吳之雁蕩村曾

大父智能大父思恭父鏞母周氏翁質直奇穎
解絲竹繪畫家素業賈而統順中民間舉弟子
員者輒驚避坐是廢學然時時讀語孟古史即
通其大義性孝友事同母兄淮甚恭淮或有言
弗校也晚歲淮悔悟歡好暨其沒也哭之哀人
以是多翁居鄉言論侃直美髯正色聽者悚敬
稍不可即赬面斥之以是不諧於俗久之其人
卒愧服中歲謝去家事課孫士元習舉子業夜
然膏對坐書室中以為常嘉靖丁酉士元薦於
鄉翁方以疾戒飲捷書至大喜命酒豪飲歌呼

累日客至輙盡醉忽曰吾可以休矣遂卧病不起享年七十有四元配方氏繼謝氏又繼黃氏先翁卒子男二長杲娶屠次榮娶蔣女二壻嚴冠沈暲皆方出也孫男四士元甲辰進士南京刑部主事娶金氏龍聘張杲出也炳娶葛燦未聘榮出也孫女三壻吳鳳王應龍王時泰曾孫男四培齡培祜京壽一未名曾孫女二墓在吳縣靈巖鄉吳山西麓合方碩人兆禮也銘曰載服賈兮業以振卒聞詩兮躓以興嗇厥躬兮嬴於孫利後昆兮繇繩繩

故中憲大夫大理寺少卿董公繼室唐夫人墓表

唐夫人者故大理少卿董公恬之繼室也董公上海人而唐夫人者其先鳳陽泗州人也蓋董公官于京師而繼娶云　高皇帝之起兵鳳陽也有唐春者從焉功授某衛百戶　文皇帝靖難師起累功授大興衛指揮使遷籍京師遂為京師人唐夫人之八世祖也七傳而至孫嶙襲大興衛指揮使贈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寔生夫人而大理公先娶宜人喬喬卒繼宜人不終卒乃慎簡貞淑而唐夫人善事都尉公又善事母太淑人張有令譽乃歸于董歸則善事其夫子又善約束其家人居無何大理公遭誣落職頗懷不平將上書訟其冤唐夫人曰是命也夫是命也夫今時何時邪遂歸姑太宜人謝方在堂問大理公曰新婦奚能曰能事夫子又奚能曰能約束其家人太宜人曰是獨不能事其姑邪太宜人嚴少當意者唐夫人事之即當太宜人意太宜人賢之董族蕃門戶昌盛先御史公有子六人而三子者為顯官子姓妯娌姻

黨僮奴唐夫人善彌縫之即當人人意又人人賢之大理公友其季懷同居者二十年如一日也寔夫人佐之大理公有妾某氏頗傷公心遣之歸遂將其所生子歸唐夫人曰是吾夫子子也母當歸子亦當歸邪遂不告大理公而追其子還大理公好古圖書且好賓客客嘗滿座而性復落魄不問家人生産唐夫人獨彌縫之凡饗祀餚饌賓庖之需咸取給於内即事事中節大理公之亡也門戶日益衰且多外侮又獨彌縫之特其門戶得無實墜大理公舉子艱五十

七而唐夫人生子曰宜暘宜春又某氏所生子
曰宜旭宜春早卒撫其二孤曰是吾先夫子子
也吾子之子之一如已子喬宜人有女三其一
存曰是吾先夫子女也吾女之女之又如已子
先是謝太宜人之亡也唐夫人哭之慟幾絕大
理公之亡也又哭之慟又幾絕病矣既而病甚
曰吾有子矣又奚傷獨宜旭未婚耳又為畢其
婚而卒唐夫人嚴教其子亦嚴訓以義節以禮
端其師保慎其交游制其經用罔弗度而宜暘
者又善承悅禮而敦文志卓然不群名籍膠庠

間君子曰觀大理公之存也唐夫人有婦道焉
其亡也有母道焉萊妻與母雖古列傳所載又
何以加諸吾故表焉乃其詳具狀志吾不表表
其大者

中憲大夫臨安府知府王公墓表

故中憲大夫臨安守王公既卒之四年仲子良
樞謀伐石表墓以彰遐烈乃奉大司空安仁劉
公誌銘俾姑蘇袁生表其事表曰王公者諱濟
字汝舟故越之新昌人也宋之南渡有曰鑑者
遷居烏程之庚村王公之八世祖也高祖燦曾
祖文祖賢禰宗和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兵
部郎中配施宜人生二子伯曰觀仲即王公王
公十歲而誦詩書十四而明經補邑學弟子員
成化丁酉薦于鄉辛丑舉進士觀政于兵部虜
因扯因帖木兒來歸王公以材譽奉命管押安
置之廣州至則約束撫馭信宿而反初授南京
兵部車駕司主事車駕司有馬快船千艘歲中
人貢方物于大官率利多占凡一人多者十艘
少乃六七悉私載貝貨賈販騷擾驛傳而料造
侵牟費且不訾武衛彫耗滋事者畏中人聲勢

莫敢問王公於是創制布規立廠水濱董以司
屬工費有經而中人之舟始減什七矣乃又以
材譽遷郎中怨者曰王郎中驟遷官也大司馬
三原王公方謂淹也上書訟公功謗乃寢大司
徒九峯孫公亦官兵部公與齊名三原公亟材
之而公之歸艱也莅公孔暘贈以言曰汝舟未
至車駕不在車駕汝舟既至車駕不在江淮時
人以為名言既乃補武庫司郎中武庫司與皂
銀歲久多積羨而勾校無法胥史為奸王公於
是數實簿正日程月稽歲終則會其贏于戶部

稍遷臨安守臨安滇之劇郡也土多金珠貝玉象齒文犀奇香珍藥流溢五方其俗好貨習鬬輕死樂盜劫殺公行王公於是勵躬率下俗變盜弭張教興文甄材颺陋嘗薦士楊宗堯發解滇省宗堯卒以文顯蓋居臨安者三年而境內大治部剌史疏其績太宰叙其能將大用之而公引年乞歸矣歸則田于庾村之陽屏跡司府放懷湖山故少保閔公中丞張公憲副吳公別駕沈公侍御陸公少叅王公相與結社遨游觴詠終其天年初　武皇帝之立也詔進王公亞

中大夫階今　皇帝之立也又詔進中奉大夫階大禮成又詔進中憲大夫階享年八十有三云表生曰夫士孰不欲用世哉而志以運際功以材局是以有用有不用而用者亦未必究厥志也王公位不過岳牧秩不過中奉而功揚於郎署澤衍於滇夷國稱瑚璉鄉推儀羽雖志不盡究抑亦用世之髦杰矣表生戍湖者二年考德之暇嘗周咨父老曰王公長者也且以仲子良樞之賢乃於是表王公之墓云

張文理墓表

張文理者名敞字文理蘇之長洲人也曾祖謙祖昱父灝字思本世力田居葑溪至文理家始昌文理以田為家昧爽率傭奴操畚鍤趨田中力作課相瓴勤時藝耘耨咸有成法視他農歲率倍入其初盖田數十畆末年畆乃什倍又善籌筭廢居歛散畜約斬費由是家大昌以貲雄一鄉一鄉人咸推之舉以為長他長鄉賦者咸破產以償官且多逋稽鄉小民咸病其多收乃文理不破產不逋稽亦不多收為小民病而家日益昌乃推所贏餘以恤其鄉人之不足者脩

橋梁創義塾鄉人稱之文理性純孝思本之喪也致毀中禮母薛夫人在堂年百歲矣躬羞食飲察寒煖起居之節候伺顏色必得其歡心薛夫人老健強不扶杖文理獨掖扶之歲時薛夫人坐堂上文理拜於前諸孫曾元羅拜於後幾滿堂薛夫人顧益喜呼文理曰老兒子此與萊子何異哉薛夫人喪文理年七十矣其哀毀猶喪思本也始文理以田起家諸子咸業農其孫乃多力學者曰元卿曰之綱俱為太學生於是張氏頗以文學顯文理享年七十有二子男四

人孫男十二人曾孫男十人女二人孫女十二
人曾孫女四人袁子曰自世衰俗偷而孝弟力
田者寡矣文理雖不仕孝于家得百歳之母歡
心可不謂難乎服田力穡以廣其堂構子孫仍
仍凡五世文理以詩書貽之尤難矣哉

殷君同妻姚碩人合葬墓誌銘

嘉靖丁未三月壬申日殷生乾將葬其父母於
支硎山之祖塋以墓銘請乃按刑部主事章伯
允之狀而志之志曰殷君者吳人也諱福字天
祐世居郡城西之花園村曾大父晟大父遜父

瑺母印氏家故力田而瑺早嬰尫疾業中衰君
出綜家政入侍醫藥父病尋差家業亦理人稱
孝焉歳長鄉賦稱平新安大賈浮巨木於吳者
必主君君敏斷有信義持籌立水濱凡梗楠豫
章之材圍徑小大價高下一言立决賈人咸帖
伏鄉之人有不平者輒就君質是非性喜賙貧
里社久廢割腴田以復之嘗鬻一僮奴其兄忽
暴卒問其父且無嗣矣即以歸之君伉直不畏
彊禦每論事虯髯輒奮張歳乙巳吳大旱飢君
奉縣檄督浚河渠晝夜勞苦不少休子姪請少

綏君曰此公事急於救焚可便私自逸耶遂遘
疾不起卒之前猶商榷畚鍤便宜比屬纊不及
家事獨曰開河開河而已嗟乎今之受直怠事
者視君何如哉君生成化之庚子享年六十有
六卒之明年配姚氏亦卒生於成化之壬寅享
年六十有五姚故横塘之儒家女也父仲暉世
業耕讀既歸殷君淑孝儉勤外内宜之子男二
人長即乾邑庠生次卯生側出也小星之惠人
尤以為難女三人婿顧琇尹倖錢恩孫男女四
人銘曰力於農以亢厥宗勩於公以瘁厥躬夫
秉化兮妻令終埋雙玉兮藏玄宮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六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七

行狀　傳　誄　祭文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七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著

長洲後學甥龔亭張憼蓋甫校

封安人母葛氏行狀

母姓葛諱某字某長洲人也世家婁門中之華陽橋父敬母傅氏母生而仁慧貞婉粗通書計年十六而歸于我父我祖介隱公有丈夫子三人俞祖母生伯子教諭公趙祖母生仲子儀制公暨叔子即我父也介隱公老分三子居而仲父與我父寔同居介隱公暨趙祖母依焉我母

上順舅姑旁接妯娌下御女奴咸有禮則介隱公喪趙祖母獨主家而伯母韓夫人病不能下床趙祖母性卞急無當意者我母日侍側能當其意對他人嗃嗃嚴對我母未嘗不欣欣說也伯母韓夫人生子二人曰袞曰裘女三人我母生子四人曰表曰褧曰褒曰袠女五人吾兄弟九人者皆吾母自乳之而韓夫人病不能乳子女我母又皆乳之袞褒生同歲我母兩懷之必先乳袞而後褒袞不飽不乳褒也嗚呼昔詩人叙鳲鳩稱七子均愛然未有乳猶子均且先者

也伯父暨我父教諸子雖家貧必館良師傅我母親中饋必致豐潔人問之我母對曰夫醴酒之設所以尊師傅也師尊而子成子成而宗亢夫尊師所以迪子迪子所以敬宗也婦人之職在中饋中饋之事先宗廟師保次之敢不豐歟敢不潔歟趙祖母喪仲父暨我父猶同居者垂二十年友于怡怡白首無間言而我母暨韓夫人亦終無間言乃後孫子蕃所居且隘我父母乃遷于采雲里之新第袠之逮詔獄也我母聞而驚悸病作袠配湖凡二年念我母病嘗請於

上官而歸母不言病也哀冲太子生袠蒙赦歸我母曰而今歸邪我病久矣引袠手撫其體骨瘠如柴袠泣數行下母曰吾病久矣而無憂也不五月病大作遂不起我母生天順某年月日卒嘉靖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六子男四人名列于前婦朱史吳馬女五人壻張瀾湯儔張守誠申誠伍孝光又庶子男二人女二人未字孫男九人孫女七人我父卜以某年月日將葬我母于寶華山之先塋命袠狀行實以乞銘志為不朽之圖竊惟誄謚之興表志之作所以昭炅

勸来也矧如吾母累善者耶小子衮陋也無文
且迷眩不能詳憶憶我父時侍數言我母歸時
方食貧與韓夫人昇被紉刺以佐家韓夫人使
女紅日製韈貿易而我母稍手緩不如韓夫人
則以夜繼之必欲如韓夫人備嘗諸苦辛者四
十五年及衮官刑曹今　天子勑封我父為刑
部主事我母為安人冠珠翟帔霞褙鸞命服煌
煌我母曰吾昇被時寧意此邪而我母性儉素
不喜華飾所被服一如食貧時非大禮宴命服
不服也我父重然諾好義凡宗人姻交貧無依

者咸樂助之財而宗人姻交多負我父我父間
不能平我母進曰人之負我非我負人柰何不
平邪我父笑曰真吾妻也我母慈子婦有過頗
含怒於心弗撻也其視童僕亦然胥星之惠蓋
斯之澤詩書所載蔑以加矣伏惟當代之宗工
鉅儒立言為經序事為史如我母者忍無惠之
銘耶哀子衮泣血稽顙謹狀

右春坊右諭德屠公行狀

屠公諱應埈字文升先世陳留人南宋徙嘉之
平湖始祖曾一曾一生亨一亨一生澤民澤民
生湘湘生機機生太保康僖公勳康僖公有丈
夫子六人而公最幼繼室封一品夫人牛氏出
也始生之夜發策筮之得震之漸曰鸞德如玉
飛上高木皷其羽翼光照四國康僖公喜曰是
兒其貴乎必以文名稍長日誦千餘言機警不
羣康僖公每宴客輒探句令對應聲出奇語坐
客盡驚年十二三康僖公為諸子論說史傳未
竟令諸子逆計成敗公越次懸斷若素習者康
僖公愕然曰生兒不當如是邪年十五康僖公
薨號泣癯毁人以孝稱服闋蔭入太學時伯仲

皆舉進士貴顯而公一再試不第里中人或訕
笑之公乃發憤讀書貫綜百家言文名大起嘉
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二丙戌舉進士選翰林
庶吉士時閣臣務紛更制典諸吉士皆少年負
氣不肯謁諸閣臣出又不避騎遂奏出諸吉士
悉改部寺等官公拜刑部主事以才望著本科
參核明允平反者甚衆歲季秋囚當决者已三
覆奏矣公上疏請緩死　天子覽奏如所擬得
全活者二十餘人戊子之歲　天子命京朝官
主各省試公奉命校文江西時閣大臣有爵其

三子者曰即第當董貴君公唯唯退而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故巖穴之士得以自見若茍狥私請將安用選試爲於是遂行至則夢人有以戳進者辭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事竣還報閣大臣怒曰署主事悔乎其以我力不能令若遂戍乎而閣大臣竟以事罷去庚寅調儀制主事辛卯進員外郎壬辰陞祠祭郎中尋調儀制郎中時天子定禮樂肇建郊祀公與有勞焉癸巳改翰林院修撰仍五品服上疏辭免尋乞歸省乙未奉命校　累朝及　皇考寶訓實録丙申　訓録成賜白金文綺侍宴謹身殿陞侍讀經筵皇太子生詔使河南諸藩諸藩王所錫賚秋毫無所受戊戌同考會試秋主考武舉時稱得人是歲交阯不靖詔諸公卿會推才猷言語冠世者往諭之廷舉今吏部侍郎茶陵張公暨屠公或謂險遠公奮然曰臣無横草之功幸侍講幄得奉使命當宣　天子威德揚聲萬里外不亦偉乎頃之竟罷遣使云已亥陞春坊右諭德時春宮初建慎簡僚寀而諸臣幸有渥恩覬為宮

僚者甚衆於是給事中御史槩論諸宮僚公亦在論中章一再上所論十八人者皆罷免有旨獨留公或謂屠公曰　天子方知君誠以此時奏賦頌必得近幸公喟然曰臣蒙恩待以不誅雖捐軀暴骸無以自效廼欲乘機徼進邪公素脩謹横被口語頗懔不平且耻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曰臣有狗馬疾願放還田里倘不即死敢忘所以報　陛下者疏三上得請歸而疾作壬寅牛大人卒公號踊幾絶氣息僅屬勉治襄葬遂大漸丙午正月之十三日竟卒卒之前夢遊衡山揖衡山君而進焉與坐見大署兩廡間曰卒明年正月十三官至二品增壽一紀晨呼其諸孤曰我殆將死矣我宦遊二十年官不踰五六二品增紀者其易歲之義乎我殆將死矣至是果不起嗚呼異哉公簡伉倣儻不事家人生產作業耻言九九之數輕財樂施振窮周急諸所假貸力不能償者輙焚券待昆弟尤厚呴呴然無宿怨也所交皆當世名士篤於友誼泰之與千鄉也與公實聯名又同舉進士同讀書中秘特相親暱武庫災泰下　詔獄罪且不測

公旦夕且壼飱潛餉遺獄中數存問于家人遣戍之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公獨匹馬出郊外握手别雅好文史雖疾甚不釋手為文章竒宕有氣常希司馬子長楊子雲之風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方　天子幸承天公扈從夜投宿民舍中或中官至爭舍輙避居舍外卧卧未湏臾輙起鼃或楞腹冒霧露疾馳數十百里乃就食飲緣是得竒疾方在告奏承乏西粵道出檇李候問床下公疾已不可為猶開口論天下事亹亹不少休性好臧否嘗稱曰讀不盡

天下書丁不盡天下事乃若此已邪公之志直欲縱横古人凌駕時輩楊功名於千禩而竟若此已邪公生弘治壬戌卒嘉靖丙午享年四十有五配項氏累封宜人少保襄毅公之孫參政公之女子男五孟玄太學生娶金氏仲律中甲辰會試娶張氏繼沈氏仲行府學生娶包氏叔方聘趙氏叔章聘牟氏女四長適富于文次適呉邦棐俱太學生次適呉繼庠生次許常氏孫男四謙同餘尚幼孫女四孟玄等將乞銘於太史氏以泰知公之深也乃以狀請嗟乎妖夢是

踐竟嬰二竪之痾哲人其萎徒切百身之贖爰昭紀懿以表幽潛立言君子庶採擇焉謹狀

鴻臚寺序班湯君行狀

君諱湮字某其先江陰人高祖某曾祖某元季兵起從呉之集祥里祖某以子貴贈承德郎大興縣尹考某君風義魁朗材質敏達少受易於施太守煥伯為高第弟子亟為武功伯徐公有貞參政祝公顥所稱然耻佔畢章句乃棄去走齊魯燕趙縱觀京闕所親或規之曰吾安能效儒生俛首膠庠覬一第邪以例授鴻臚寺序班

日與王公貴人游爭致門下有疑事必與君商謀沉慮確斷悉中肯綮君性慎密絶夸矜揚露多所援助未嘗言于人雖出入薦紳間能識幾遠勢　武廟初閹瑾熏灼即拂衣歸人尤以是多君家居逾二十年罕謁公府見流俗汚敝士大夫承接守令如事侯王甚醜之曰吾嘗抗禮公卿無少遜屈今乃欲澒涊降志如輿儓耶部刺史南海林侯雅善君欲即公署廢地為闢舍君辭之曰有憲籍在吾不敢私也刺史而下咸致禮敬君籍成㮣又多心計善廢舉遷化皆益

雄而節縮慎費奇羸無滲泄晚歲築臺榭園池雜蒔花木觴詠其間戒不逼雜賓惟叔氏文守君暨故祝京兆先生相社會宴臍至即張筵陳聲伎相娛令節則載酒徜徉湖山終其天年云嘉靖巳丑七月十四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九生于天順辛巳九月某日初娶何氏繼章氏側室張氏高氏子男一仕偉高出內閣供奉序班娶諭德沈公良德女女二長章出歸國子生仁和汪師夔次張出歸長洲仰龍孫男五鳳徵鳳來鳳翱聘徐吳周餘幼孫女二余忝君族姻以其孤仕偉之請也乃述其大者以俟立言君子銘焉

上林苑監錄事殷君行狀

君姓殷氏諱清字德秀蘇之嘉定人也高祖考潮升生以迪迪生輅輅生維維生君君志量弘偉負材氣少頗喜田獵馳騁好義任俠投機應變有策士之風既壯乃佐厥考以儉勤尤其家鄉人咸推之以長鄉賦有事者咸取直於君入貲補鳳陽都司知印丁母李碩人憂服闋授後軍都督府神策門吏目能其官都御史王公憲材啟奏帶自隨贊助陝西軍務與有勞焉三載考績　武皇帝賜勅命進階登仕佐郎而子甫以鴻臚寺序班直內閣乃上疏乞致仕曰臣東海民也因緣際會竊一命之榮圖惟所以報陛下者敢不盡力惟臣父維犬馬齒衰臣鮮兄弟乞以不肖之身放歸田里得終養其天年不勝大願命下吏部以例進上林苑錄事致仕歸至楊州聞父喪驚慟幾絕奔還治喪事毀不踰禮內外稱之未幾甫以觸忤權貴出為撫州檢校在任九年歲餽之粟且手書誨之曰慎哉毋

畀而官三事之訓爾其敬之哉尋陞山東按察司照磨君戒之餽之粟如在撫也甫念君老棄官歸方將以孝養而君不祿矣君篤於倫誼制義田以贍其宗人鄉之不足者則賑之歲歛散以為常而勿收其息嘉靖丁亥歲饑有司勸貸輸粟千石以為倡有司上其事于　朝表其門曰尚義之門而君復減糶所賴以全活者甚衆有司高其誼數請鄉飲力辭之君抗直好面斥人過頗有不足者久之知君無他腸乃更德君君起布衣官京師游公卿間公卿咸材之與之

游及歸老田里輕材好施逍遥林泉累石為山廣樹花木以自娛富而能散貴而不驕賢矣哉生成化某年月日卒嘉靖某年月日 配秦先卒子男四甫泰出歷官山東按察司照磨申側室高出冲坤俱側室尹氏孿子也女五人婿封樟姚炫葛士龍朱世揚一 幼孫男四人度庶序賡孫女四人墓在沈浦洪祔先塋禮也葬有日矣惟太史氏銘其幽焉

中順大夫鎮遠府知府伍公行狀

伍公諱餘福初字君求更字嚋中其先楚大夫舉之裔也元至正間有諱顯之者以處士徵不就乃自檇李徙吳中一傳為貞隱先生某國初以賢良徵為湖州掾貞隱生宗理宗理生時美時美生允剛以公貴封工部營繕司主事公其仲子也髫丱補郡庠弟子員弘治乙卯應應天鄉試時丱而試者三人公與海門崔桐吳郡蔣燾京兆尹賈公某見而奇之曰此三鳳也累試輒不利御史張公璿提學南畿嚴重少許可考公文第一亟賞嘆焉正德丙子舉鄉試丁丑聯第進士授長垣縣知縣長垣古蒲城也下車慨然曰蒲子路之所治也吾夫子之所善也敢不勵與乃名其堂曰三善而刻銘其壁邑故有逢于祠改而新焉乃於是均賦役禁吏胥䟽滯囚登俊髦而邑大治 武皇之南巡也道出長垣供億繁費公處之裕如而民不擾三年政成召拜工部營繕司主事 天子推恩臣下得封其父母乾清宮成復拜金幣羊酒之賜我朝置繕工司專理贖刑其輸內局者中人悉倍取之繇是輸者咸避內而趨外弊日滋甚公乃白其事于大司空趙公璜而䟽正之法始畫一嘗攝營繕司事季終所積羨餘悉輸之公帑不以自私趙公曰自我為司空不私羨餘者惟伍主事一人耳尋以言事得罪幾阽危丁李安人艱奔喪南歸尋丁外艱居喪有禮服除陞刑部員外郎尋調兵部車駕又改職方職方所轄者將官也考察精嚴請謁不行陞武庫司郎中亡何以讒謫安吉州判官州之西有唐李衛公祠圮於火矣公創而新之督造黃冊釐剔宿弊吏不敢欺冊上諸郡皆駁安吉獨不駁考滿陞建昌府同知單車之任不以家累自隨清操堅苦而同官

曁者以公為迂陰中傷之而公決志歸矣章再上　聖天子惜其才遂有鎮遠之命不就歸未幾得旨致仕公性高簡外若方嚴而內實和坦不知者謂公傲而實非傲也所至以文字自娛放情山水嘗與殿撰舒公芬謁孔林闕里飲七十二泉又縱遊泰岱燕山武夷天目諸名嶽相與倡和者皆當世宗匠其詩舂容雅麗不事剞劂而氣格自殊所著有北馳錄西山探梅集安吉新志遊天目山記虔行錄而吳中水利論援證精覈議論通達公之用世亦槩見乎此矣家居杜門謝客手不釋卷恥問家人生產其胥悉為豪奴所有其黨有黠吏深於鄧思賢之術訐告紛然而有司反左右之公之子孝光繫獄者數月公以此鬱鬱成疾乃後事稍得白而公竟不起矣袞童時即辱公知既同官兵部而孝光者又袞之同母妹夫也公既歿孝光撮公懿行將以乞銘於史氏乃委袞次敘其事顧予小子惡足以發潛述幽所託以不朽者有太史公在

謹狀

陳體元行狀

陳體元諱乾蘇之吳縣人也其先鳳陽人宋靖康間始遷于吳胡元時有名良炳者官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事其後有新齋公者仕于　皇朝為郡醫學正科新齋公生本道本道生彥斌彥斌生仲和仲和生公學公學生體元陳氏之醫自學士公始其專門小兒醫則自本道始本道贅于孟氏始傳其顱顖之術而實大顯于君君承襲世業于古方書靡不探究其治疾審察精氣標本虛實溫涼燥濕之用其言小兒壽夭病之起不起時日淹速若刻券契百不失一吳中治嬰兒者必走君無弗應手效者陳氏術業高多通顯者獨君不仕而醫名實冠吳中旁郡邑咸奔走之君退遜謹朴言循循若不出口自薦紳至輿隸咸愛敬之或侮之亦不較也娶董氏先卒故翰林檢討徽府長史桑之女生丈夫子四人伯曰志遠府良醫娶李仲曰恩楚府良醫娶楊繼顏叔曰惠府醫學正科娶王季曰慈常執醫學訓科贅于沙女二人嫁孔彥義吳用孫男七謂諫議諒諧讚諭諫縣學生孫女七曾孫男三曾孫女二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

春秋若干墓在武丘鄉駒字圩

李空同先生傳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母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倡為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員外郎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語侵中宮　昭聖大怒　孝廟不得已下公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

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　孝廟色變李不敢對叩頭叩頭而已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　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　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来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

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劉公曰　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蠱亂朝政給事中劉茝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公文日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　先皇帝於地下耳乃令公草奏文多載集中疏入　詔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　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棠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憾

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為黨人公與焉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矯旨羅織公罪械繫逮京師再下錦衣獄公之內弟左國王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力救得免放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宿習褒奬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為動又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材高負氣不肯

同流俗人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與公有嫌遂
相奏訐　天子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信
獄榷苦殊甚公不稍為屈竟文致閒住而布政
使鄭岳適為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
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賴刑部尚書林公
俊力救得亡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
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所著有空
同集若干卷余戊子歲使大梁以書投先生辱
賦答相逢行一見甚驩談讌累日夜是後人從
大梁来先生必有書遺辛卯以所著集見託屬
續之日遺言必表生表吾墓而先生之子伯材
馳書京師曰亡父落落大節世或未盡知子必
傳之嗟乎先生之名同天壤敝可也而何藉於
予世有不知先生輒開口雌黃者請三復於斯
文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
古未遠古文未丧然自遷向雄固而下亦鮮稱
矣唐則韓柳宋則歐王蘇氏父子咸以所長擅
稱而說者猶多低昂謂宋之不逮唐猶唐之弗
逮漢也　我明文章發于金華數子而宋劉二
公雍容述作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
而朴醇有餘要亦氣運熙洽使然也　列聖紹
統人文宣朗暨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之雄
材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
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
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蕩滌萌宋胡元之陋而
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蔑以尚矣李公材
最高其人負奇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
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讎嗟乎斯人也豈世俗所
能容哉

胡端敏公傳

胡公名世寧字永清浙之仁和人也幼有大志
數夢偕于少保立朝議軍國事弘治壬子舉鄉
試第二癸丑舉進士授德安府推官以薦陞南
京刑部主事數辨疑獄陳備邊十事復應詔陳
六事奏入皆不報遷員外郎時逆瑾擅朝劉瑯
為守備都官咸修謁公獨不往機戶侵官鎰累
萬公擬盡本法御史阿瑾意劾公失入庭中議
皆直公阿瑾者竟抵罪進郎中陞廣西太平府
知府郡邊荒上官雅不庭參公下令延見長吏

撫以恩信而絶其私饋及因他出過其營單騎
直入坐帳中縱閲騎射良久乃還子弟應嗣官
者輙為保任由是民夷皆感悦太平州土官李
璿阻兵拒命潛檄龍英州趙元瑶捕斬之因大
城壷關條治蠻事上之丁内艱補知寶慶約㟩
府母受訟中人横歛者悉裁以法治如太平時
擢江西副使備東鄉兵撫馭反側征姚源賊王
浩八及建昌毛坊盜皆有功因城廣昌南豐新
城三縣頼之宸濠反有状莫敢言者公發憤上
疏其畧曰江西失火延燒萬室基地便利盡歸

王府償負所責逼及閭閻莊田所侵激民立寨
三司官多受鈐束問刑叅吏舉奏成案買辦漸
行於遠府騷擾遍逮於窮鄉臣下多懐二心禮
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寧王自討護衛以來威
勢日盛乞戒諭止治其國内毋撓有司有　旨
戒濠濠乃行萬金間用事諸大臣奏公離間親
親妖言誹謗逮捕甚急而公先已遷福建按察
使因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訊逾年數從獄
中上書皆不報言官交章訟公寃久之得減死
戍遼東瀋陽中衛躬稼行間授徒以自業凡四

載濠反書聞赦歸田里復湖廣按察使擢僉都
御史廵撫四川處松番軍餉令近邊者輸租于
邊而縮其額以所縮加徵内地内地勿輸邊復
條奏安邊便宜四事今　皇帝登極召為吏部
右侍郎聞外艱去既免喪上疏乞早定追崇之
禮而赦群臣議禮不合之失因言宦官外戚不
可假以威權言官不可加罪藩臬守令多不得
其職累數千言召拜兵部左侍郎進言保養
聖躬在慎起居節飲食願慎用醫藥又撰講義
三章以進一大學惟仁人能愛人章一洪範惟

辟作福章一易繫辭不出戶庭章二疏皆留中
大禮成陞俸一級丙戌知武舉引疾改南京吏
部左侍郎進工部尚書尋以左都御史召道改
刑部尚書用議者言加太子少保仍左都御史
掌院事入見辭免宫保上疏宜虚心以執中使
喜怒賞罰發皆中節及論聽言用人之道　上
嘉納焉既總憲務持大體奏上畫一之法申明
職掌凡十條乞復執法被誣者官詔付所司施
行而考察奪職枉者始許言官論辨矣改刑部
尚書凡中外諸司獄囚叅讞務允不以文法嫌

然禍福自阻至罪在不測衆莫敢言者必奮身
論救正德中土魯番謀奪甘肅哈密入貢者為
之內應副使陳九疇知其謀大索甘州城中回
夷衷甲者悉戮殺之而身自搏戰敗土魯番兵
至是憸人鼂能還上書言哈密之不能興復者
由陳九疇妄殺啟釁也事連致仕兵部尚書彭
公澤時王瓊復總制陝西軍瓊故與澤交惡而
大臣陰主瓊遂捕九疇下獄議坐極刑公嘆曰
使我典刑獄而殺一忠臣吾寧先死乃抗章申
理願以數口保之　上大感悟陳得減死戍遼

東彭編氓隴西彙柳瓚誣巡鹽御史王朝用陰
事有　旨逮治公奏恐傷憲體事竟直焉劾去
郎官之錄囚不當者其因事建明得著為令者
三翁姦子婦未成者減死一也竊盜自首得減
者免刺二也庶人在官應守法而不守者並依
枉法科三也復因災異陳言勤聖賢一事恤民
任官九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陳兵政十
事土魯番刼曲先衛人牙木蘭以為將蘭擁族
帳內徙土魯番遣使求蘭將甘心焉大臣即欲
予之以易哈密公言曲先本服屬中國蘭反正

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縣遠無益事實正
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無為土魯番所欺請
勅下王瓊先盡復瓜沙之地收合亡失屬夷封
殖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以制番使相破滅
此伐交之上謀也且請廣屯種興鹽利預收糴
以足邊儲而薦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
楊必進堪統軍旅吏部言諸人皆不可用公遂
引疾致仕三疏始得請居亡何起為南京兵部
尚書參贊機務不拜猶手疏勸廣嗣育容直言
惜人才未幾薨于家賜謚端敏贈少保公忠貞

廉約練暢世務而尤愛惜人才其憂國薦賢之
心老而益篤初抗論逆藩幽囚遠戍間關九死
及遭　聖明益感知遇危言正色蹇蹇匪躬朝
野想其風采雅志儉朴位居端揆布素如寒士
門無私謁接引後進談議世務終日忘倦嘗曰
學貴經濟不專在詩文也讀衍義補著膚見四
卷居遼陽著春秋志疑十八卷幼精騎射及遇
盜于滄敗楊虎劉六群賊述滄洲退賊事略一
卷德安行稿太平實錄雜稿各二卷姚源建昌
征案東昌撫案共六十卷撫蜀雜稿一卷讀易私

記四卷詩文二卷自述年譜一十六卷其奏議二十卷已行于世襲官刑曹尋公國士之遇命其子純受易及公去位時顧謂襲曰吾老矣天下方多事子其勉之公之所以望襲者何如而襲乃若此已邪純之赴肇慶也走姑蘇請曰先公知子子不傳先公而誰傳邪嗟乎士為知已死空言奚足酬哉以公之忠勲而襲附以不朽是予之幸也夫

論曰方宸濠之謀逆也吏于江西者咸刼於積威勢怵利啗惟其欲之是聽志富貴結腹心如

潘鵬王綸者不少也間有稍知逆順者不過循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脱虎口為幸耳孰有奮不顧身如胡公者哉蹶朝入而禍夕發左右出入門戶寢居皆逆徒也而竟脱身間走得免灰滅及械繫掖庭備嘗百毒朝之用事者悉受濠賂遺批抵機穽幾陷不測卒賴御史徐文華等抗章申救僅而遠戍而濠之逆謀始彰露中外亂臣賊子人思誅之矣然而已卯之變孫許駢戮遠近震驚向使當國者採徙薪之讜謀謹履霜之明戒先事制變禍亂何自而生哉胡公身不踰中人言期期若不出口及論大政事決大疑侃侃諤諤守死不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事有不可者即閉門草疏無少顧忌嘗憤守正者遭誣落職懇懇言之正色立朝孤立無與今　皇帝知其忠鯁雖數進逆耳之言而曲加優納不以為忤一時新進用事之臣雖極恩寵然　天子所敬憚優假者胡公一人而已見幾勇決進退有禮世尤高之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莊助曰古有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若胡公者其近之矣

御史大夫盛公傳

御史大夫盛公諱應期字斯徵蘇之吳江人也其先出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高祖寅　文皇帝時官御醫有寵曾祖俶不仕祖昕父瓘俱以公貴贈官公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管濟甯牐牐當孔道公私舟爭利先進公柬以法而時啓閉之吳文定公寬以少宰赴召時方封牐蓄水以濟漕船吳公尊官也守牐旬日乃聽得過公之守法吳公之樂成人美聞者嘉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歛戢挾私貨

者輙没入之時太監李廣𡚁用事諸中貴群怨
于廣廣固𡺘之矣而廣之家人販私鹽南来聞
公嚴悉投鹽水中廣益怒乃嗾太監秦文誣奏
公阻薦新船為大不敬詔逮錦衣衛獄謫雲南
安寧驛丞稍遷祿豐知縣祿豐古祿瘞也烏㸌
蠻所居俗獷悍習盜公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法
而弛捕盜之禁盜咸首伏化為良民陞順慶府
通判管糧稽逋擿伏宿蠹盡革父喪歸道陞武
昌府同知服除改長沙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分
巡金滄洱海諸道所至屏肅景東知府陶某土

官也父子信讒目相讐殺公縛其讒人寘之重
辟曉以大義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
攝郡事而子朝鳴尧狡不法肆行剽奪民殊苦
之奏下所司觀望不理公出鳳不意單車馳入
其境毋子惶怖伏罪乃窮治其黨歸所侵奪於
民公策鳳氏終必為患請降其秩設官制之因
會奏于　朝議寢不行後鳳氏卒叛如公言復
建議請閉銀礦以絶禍源而鎮守太監梁裕貪
虐無厭公與巡按御史張公璘副使晁公必登
共禁制之裕因誣奏公及張公晁公俱逮下制

獄張竟考死獄中諸大臣及言官連章申救會
乾清宮災赦出先已進本司副使乃得復任尋
陞河南按察使清嚴彊察戢禁大行陞山東右
布政使謹出納屏羨餘正己率物胥吏莫能為
姦未幾陞陜西左布政使鎮守太監廖鑾縱其
弟姪廖鎧廖鵬漁獵民財侵盜官帑姦贓狼藉
有司脇息莫敢問公以法剪其羽翼廖滋不悅
思中傷之乃檄公督造絨罽檄文嚴峻費且鉅
萬公按籍知廖前已侵費數萬不以上供持數
示廖將奏之廖惶恐跽謝乃不復造　武皇之

西巡也駕將至榆林人情恟恟衆議加賦以備
供億公請於正賦内每户以丁粮為差出銀米
若干聽准來歳賦入之數民爭先輸納比　駕
至士馬供億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若無事者
時江彬寵從寵倖勢焰薰灼自鎮巡以下咸重
足屏氣呵辱如奴隷公獨與抗禮干請不行同
事者咸歎服焉　武皇帝亦知之曰盛某好官
也明年四川缺巡撫陞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蜀險遠夷獠雜居天全六番招討高文林數出
寇掠而洑民謝文義亦糾㸌蠻為亂皆討平之

提閘璽書褒嘉錫以銀幣丁繼母憂歸今　皇
帝登極起為江西巡撫江西遭宸濠兵燹之後
歲饑民窮寇盜充斥而鄱陽湖尤為淵藪盜出
沒其間者漁舟為之鄉導公令編號以驗其出
入而調遣官軍以防邏之立團保之法使相覺
察盜無所容一時逆散於是輕徭賦議賑貸奏
免雜調緡錢者數十萬請留解運者數萬輸米
南京者四十七萬銀二十萬而積穀以備荒者
亦百餘萬有　詔賜羊酒幣帛尋陞兵部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前任兩

廣者多通土官餽謁土官多玩易之號令廢弛
而蠻寇竊發公至大閱鈎稽簡料凡太監及總
兵私役軍者悉勒歸伍而兩府官屬之暴橫者
痛抑之且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
聽關白乃行由是二府不悅大興謗構矣歸善
縣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為亂發兵討捕生擒文
積及其黨李萬全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
四百餘人土官劉召據思恩以叛討破之斬首
一千九十七級俘五百餘人召赴火死餘黨悉
平田州土官岑猛作亂事聞下公體勘公上疏

陳方略下兵部覆議而公已改官矣初二府嗇
憾騰謗於當道當道者欲事調停遂除公工部
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實奪之權也乃引疾致仕
會河决徐沛漕渠不通　朝廷憂之詔選廷臣
可以治水者僉議以公名上陞公都察院右都
御史總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
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
開漕渠而僉事江公良材議同及少卿黃公綰
詹事霍公韜亦各陳便宜並下公看詳公親詣
其地相度咨訪議既克協乃上疏言黃河之患

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
以為之匯故遷徙不常為患特甚而其性避高
就下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
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出汴
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
汴城以北東行至兗又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
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河徑下邳州會
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并入汴北一
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漕河自此汴
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

橋亦已湮塞自曹單武城諸縣楊家口梁靖口
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
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
道為今之計大畧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𤰞疏
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
者築長堤而障之也𤰞者𤰞別地而不與之爭
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
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
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𤰞也廷議以聞
詔可以春和興役而公已命官分治舊河使通

漕船堅築隄岸以障黃河之衝復濬趙皮寨條
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乃簡屬吏之能者以
任新河之役量地以授工程功以授食役不告
勞財不告匱垂成而謗興有詔罷役而公得罪
以歸矣時戶部尚書鄒公文盛刑部尚書胡公
世寧咸力爭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
臣言官數論薦竟不用以死惜哉
論曰余觀盛公之治河而知天下之事難成易
敗也昔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乃更命禹
古之人興事建功若斯之慎也而景泰弘治間

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困於多口賴　朝
廷之明謗讒弗行卒以即功信哉事之難成也
余嘗道徐沛間詢盛公治河事皆有法工纔四
月耳而完者已十八九使當時稍假以歲月烏
患無成哉公剛果廉幹嚴於馭吏請謁弗通怨
謗弗恤庶幾有大臣之風余故傳之冀國史採
焉

湯隱君傳

隱君名𤨏字文守吳人也大父彥祥官大興縣
知縣大興公嫡子濵者無子而弟瀚之仲子為

隱君乃立為濵後隱君事所後父母如所生父
母且均執三年之喪事庶母陳有禮伯季皆高
貲而隱君獨嗇約友于懽怡不忮不求此其孝
友今之人能之哉嘗受易于故信陽太守施公
文顯強記博識華實彬蔚凡經史子籍下逮稗
虞伎術百家之言靡不綜述袞嘗隅侍觀隱君
範儀端凝意思安和恂恂如不出口而詞旨婉
切曲中事理聽者悚服故京兆祝公允明以文
藝師表海內嘗賦懷友詩咸海內名流而隱君
居首嗟乎祝公豈妄許可者邪早歲挾貲歷齊

魯燕趙覩山川土風人文久之歸吳築圃灌園蒔植果木棄絕貿易賈屋閭閻城門收其廛息計口而食而家業稍殷乃隱君則泊如也隱君善居鄉居家睦族里喜賓客排難周匱難殫述矣袁子曰書稱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如隱君者終其身無踰閑無蔑禮一鄉之人愛且敬之無間言非所謂吉人為善者耶

司經局洗馬尹公誄并序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巳亥故司經局洗馬尹先生卒嗚呼哀哉帝鑒弗祭神聽遠而遘此

閔凶胡弗憖遺人亦有言金石難敝百祿攸綏莫匪豈弟蘭以薰摧玉以縝玷棘也云茂瓀珉或銜嗟乎戲盈不齊報施或淫跖壽淵夭匪徵自今君子肅括議道自已舍命弗渝朝聞夕死嗚呼先生短折弗遐吉往凶歸委糶彫華棐崇秩卑抑志隕名國喪儀羽士蔑典刑曰余小子夙荷采甄惠以周行敢不勉旃亹亹德音孔卓而昭今也云亡孰示不佻令聞于宣芳烈靡紹顯諸譔述庶其有詔何以宣哀載覿誄詞勸之旗旌百世可知誄曰嗚呼先生含精抱和研幾秉哲量宇淵塞風規峻潔早歲飛聲遂擢芳烈藝圃騰踔詞場載冀縟思雕藻粲若虹霓約理專辭根柢標揭鵠舉鸞騖握瑾懷瑜譽被和璞乎尹自殊載磨載錯劌其廉隅工師于遴為璉為瑚冠我多士蹈于天衢展也君子醇乎大儒華實並茂器幹斯隆發策金馬卒業銅龍　王之吉人衎衎雍雍既載彤管遂保青宮潤色鴻業揚厲膚公羽儀具瞻模範攸崇總統群籍同異是究王几黼幄在　帝左右爾有嘉猷入告我　后夙夜媚茲蹶附奔奏大人格心申錫簡

懋其斷梓材明堂云構溫溫恭人顛實揚休具曰邦彥莫其大猷胡蹟而踣志盡年道金石銷鑠逝如泉流蕙折蘭摧悲此勁秋天弗憖遺與善為讎朝失楨榦士喪典刑杳杳玄路蕭蕭素旌几筵備物以象平生潛寐弗寤永閟精誠壹慌鬱翣游魂于征遺氣在疚擗踊靡寧凡我及門義切心喪德音在耳孰也可忘心悽日泫五內摧藏敬陳誄文敷此腎腸

祭故少保大司馬端敏胡公文有序

少保兵部尚書胡公以庚寅之某月日卒于仁

和其里之私第嗚呼哀哉國喪楨榦士摧儀表天不憖遺吾將安仰癸巳歲仲秋之望衮薄游臨安追念疇昔知遇之恩竊懷死生契闊之感寢宿草而悽其伏堂封而涕泗爰陳鄙辭式篤清酤其文曰倬矣胡公允文允武神降海嶽篤生申甫昔在強藩元凶搆逆抗疏發姦幾蹈不測錯甘吳戮汲寖淮誅請室久縶遂左遷投忠瀕九死節貫百折公之令名遂懸日月皇軌重離卿臺荐晉肅肅有位風紀爰振既齊五罰遂掌六師正色率下朝之表儀嘉猷平章密議獻納維　帝念茲世也寡合山立淵渟禮進義退古社稷臣維公無媿公之勳業金石難朽爵秩維崇德澤未究卹典寵渥謚號光加華夷悼惜朝野興嗟眇予小吏嘗侍司腐封非謬甄消壁誤錄獎引周至訓誨殷勤竟遭玷缺徒累高明纍纍堂封奄觀宿草敬奠一觴陳辭以告

祭玄冥回祿文

孟夏徂暑盛德在火融風乃作布茲赫羲燔我郊廛騰光橫厲裂灼玉石散披雲霓衮我遺黎倉怳不寧弃攝敞徙凛焉兇兇維是在位用震厥心行火所掀俾保所徵豈其出內速戾召愆秉我璀璨昭假明神庶幾撲滅惠我上下玄冥為牡回祿維牝决以時息滅其滔滔無或昧蔑寧莫我聞群祀攸司敢不祗告

祭中大夫參政張公文

維靈肇濬昌裔夙承遐澤先烈丕嘉洵軌敬式懿質淵英靈脩準直紬緒丘墳研幾蹐籍卒業南宮斐聲東序策薦賓興宏馳髦譽雲翮冥翔鹽車失利設貳中都牛刀小試法禁明壹玄化滂流稽弊班程謖格彊柔賦均士則訟簡繫囚洋洋絃誦男歌女謳崇墉疊雉經始版築物力厖徒隄防減蓄安豐有功楚相攸續蕃用阜財灌溉種稑考最銓司剖符南陽報政期月參德龔黃肅肅憲臬獄慎低昂藩司左轄慈惠彌康敦誼丘園無際好爵曰利幽貞遯于寂寞於維我師詞垣矩矱　皇之藎臣日侍虎幄訏謨左右寵眷斯隆優賚緋魚衎衎雍雍司存獻納夙夜在公陟岵瞻號靡逮私衷季冬者月戊子者歲凶問騰奔神情震憒哀踊籲天胡茲長逝息彼形兆歸于太素凡我小子悲悼靡寧敬陳醴

奠冀格幽冥

祭祝京兆先生文

維君侯之睿哲浅天地之玄機漱芳液於藝術愽輿旨於文辭準皇墳以約軌黜百家之支離曰漢氏去古其未遠庶斯文之在玆揉精思以述作宣英藻於端倪綜群言而廣涉歷九服以疇咨洵多聞而洽見旁羅絡以無遺沐皇澤之休薦遂策名于有司何抱玉而屢黜戢雲翼於亨衢嗟豫章之竒碩弗見售于工師狗微祿於嶺表沉下僚而弗耻理民務於夙夜流慈惠於百里佐天府以聽政維豈弟以約己畏簡書之糾纆返初服於桑梓雖志業之弗究侈譽聞其彌張閔時俗之拘迫溷穢垢以含光維逹人之忘我窮意欲以娛康奄秉化以遐逝超至情而上翔慨典刑之淪謝徒悼慕於遺章苟靈爽之未昧或昭鑒於罍觴

祭施邦直文

維君金玉碩膚淵雲學殖摛藻揚芬脩姱蹈吉早騖書林甫通仕籍亨衢未騁濛汜已迫奄忽泉扉沉淪異域大命近止游魂莫招含襚有禮

旟旐蕭蕭凡我同盟孰不悼悲我館我殯匍匐救之祖奠在庭輿哀致辭水浮陸走歸窆玄墟蒿歌已矣德音永違

祭吳懋憲文

維靈明文稷藝稷道基仁翱翔世表游泳詞津豈弟且惠博約脩循才華淵濬問譽日新金門通籍彤陛垂紳南辭家食式作王賓奄忽晨夕長訣交親泉扉掩恨繐帳棲塵几筵惻楚旟旐詵詵祖送于郊首丘于閩天道茫昧孰究其因共綴哀辭友誼莫申

祭封虞衡主事伍公文

維靈履垣丘樊考槃澗陸練要脩姱彌性力穀義高閭閈仁洽黨族栢松旌心蕙蘭中服平康錫極豈弟千祿繁祉攸宜祚胤孔淑子舊孫騫螽羽麟角金冊龍章賁于泉谷既醉萬年假樂百福以熾以昌衎衎粥粥眉壽未艾大命奄逮蔓草露零虞淵日伏旆旐有翩輤帷不復天則為之靡究嘉告哀訃遠遺擗摽悽慼敬致一觴庶鑒情曲

祭楊宜人文

維靈異質蘭芬坤儀玉栗世胄高明弘農伊匹
敬佐君子有踐家室於穆莒州邦之司直嗣我
徽音百男斯殖小星肅肅螽羽蟄蟄溘彼朝露
帷軒自飭諷詠栢舟矢死靡忒煢然遺孤拊畜
備悉訓以書詩踐猷邁德承志祿養匪躬秉職
維茲滑甘有曠晨夕訃音奔馳擗踊莫及凡在
戚交嗟咨悼泣敬奠牢尊升臭窀穸靈其有知
鑒此楚惻

祭董夫人文

維靈夙稟柔嫕有齋恭肅天作嘉止世胄華族
相攸來歸燕譽載育蘋藻靜嘉梱閫雍穆吉往
凶來蘭摧玉毀百祿未總大命近止蕭蕭素旌
哀哀蒿里祖奠牢觴昭假筵几

祭毛安人文

維靈玉性幽貞蘭姿婉懿夙閑禮文丕承華系
作配君子徽音用嗣肅肅閨儀虔共婦事既偷
且勤宗親燕譽命則弗遐奄然徂棄孤帷棲壁
宜旐隕涕遣筵敬陳幽明永異

祭王封君文

維靈挺殊材於深谷秘丘樊之德貞抗逸民之
高躅敦素位以中行斂芒角於金玉播蘭茝之
芳馨儀靜山以成性抱淵冲而寡營胡仁者之
弗壽盡年道而志毀彼勁木之堅孤亦梯摧而
條萎諒陰陽之遷易彭殤又焉殊執維智哲之
委順乃達觀於斯理猗子姓之卓傑紹休訓於
夙聞縱天衢之冥翮宣藻譽於藝文忽飛書之
馳至述家難之憂屯銜哀踊以長籲念陟岵之
辛勤紛五情之震潰指故域以奔趨曖玄雲於
黼翣結淒風於總帷陳几筵以備物象平生之
光儀薄陳辭以申奠冀神靈之格思

祭太學周生文

維靈弱冠明經趨庭說禮博敏旁該資材並美
丕承父兄卓有風軌卒業成均馳譽冑子雲翮
方舒蘭英遽委志抑年遒逢凶構否命也為之
悲曷其已煢煢者嫠呱呱者泣淑慎乃躬之死
靡忒輤車旟旌顧瞻悼惻涉濟浮淮歸即玄宅
祖奠有辭靈其來格

祭王復吉文

夫哀緣情感戚以文興物無不毀理有難明詎
煎金條彭壽淵傾嗟乎復吉竟不厥生昔在通

年英資物表川嶽含靈璣辰運巧孝友人倫仁
賢國寶德隣雍審玄詰莊老文維貝錦賦則金
聲勝賁浹譽沙朔騰名鄉今二陸戸擬八荀奇
蹤電逝逸翻雲冥豐材蹇命脩塗蹈步抑志丘
阿歸神泉路沓旻弗仁胡測其故自昔有死溘
如朝露漢維賈生魏則文考唐之勃賀咸以材
天不朽維名孰暮孰早君能立言亦復奚悼

祭伊師文

嗚呼先生昊天不弔夜此懿碩祿秩未崇壽年
靡極邦人咨嗟列士悼盡耿予小子曷其執式

昔在童蒙顓愚寡識於維先生以引以翼潛心
董帷卒業匏易鉤玄極深章辨句析惠我諸兄
悖約有則朋來如雲達材成德嗚呼先生學維
藝術行寔表儀黃中內含直方外資懷瑛握瑾
矩步繩趨樂只豈弟敬慎威儀乃紹先烈克濟
世美學古入官休聞亹亹于深于祁大邦是理
仁懷威懲俎伏奸靡古有召杜今也可儗考績
循資佐守炎荒爰觸瘴癘遂痼膏肓懸車遄歸
與時行藏何期不祿奄爾云亡泰情踰佾句義
切心喪矢辭告哀溥薦嘉觴

祭施母吾夫人文

維靈植性柔嘉秉心貞壹華裔承休高門作匹
克相夫子邦之司直訓齊家人夙閑壼則栢舟
矢心之死靡忒蕭蕭敝帷信如皦日㷀㷀三孤
我拊我恤大耋之嗟奄返玄室泰誼忝葭莩息
同子姪夙昔登堂欽承懿式歲月潛移哀秉內
極顧瞻几筵曷勝愴惻

祭少宰徐師文

荒彼具區百瀆之委禹績奄奠職方攸紀鴻流
海匯金庭嶽峙堪輿毓秀靈祇効祉實孕厥祥

克生我師誕發神穎夙粟岐嶷醇精宅性間氣
毓資因材之篤元造匪私瑰玉在璞和氏則獲
時維少傅碩望有赫我師輝映乃尚瑶席方陽
番顧騏驥振策明廷靡遺師錫自命威鳳覽德
潛龍應占遂就與軫肇服官聯在公夙夜有翼
有嚴中秘遂清群彥卓犖我師弱冠九流綜博
賦奏甘泉書讐祿閣金匱之藏以斤以斵既掌
國史亦侍經筵雍容授簡暢叙微言鈎析疑奧
諷搁疵瑕奏詞旁說罔陳於前惟 帝懋簡俾
代綸制巽音以申喉司是寄視草鑾坡秉筆螭

陛堯言風渙人文星麗髦士有造式重賔興南
輔郁郁寔典文衡雅體攺變英才彚升事 君
以人植我國楨嘉績多宣輿望傾企太宰經邦
握居其貳儕茲崇責以贊吏治眷命斯殷蒼生
拭視我師被遇奮激遑遑惟公暨明對揚休光
銓擇流品董正官方黜幽釐冗顯滯登良肅肅
天曹六事之首三王跨前我師步後權隆招惎
守正謇詬悖憎僔沓竟困儕醜貝錦階厲起自
讒言薏茲叢謗亦以涉嫌青蠅群嗜古今共然
跡雖或磯道則奚愆我師明夷順受無懟多口

何傷奉身而退舍車用徒拂衣辭位朝罷夕發
遵養時晦國是旋妥亮節彌昭清問勤佇屢顧
於朝西洛遲起東山誦謠鵬鶚既逝弋者安招
廟廊永謝丘樊獨樂綠野蕭散平泉寥廓嘉樹
數榮幽葩吐萼撫景寄懷將終一壑大人遘會
羽儀群倫道之云厄歸潔其身淹速乘變與化
屈伸我師出處曷愧古人小子顓劣早慕術藝
中遭三黜未售一第曲荷甄錄葑菲弗棄驥尾
幸接龍門叨際元數信雋名以邑宣士衡信才
譽以華延矧予末學筮仕孱年誨導噓拔獲免

墜顛我師肥遯予亦謝劾偕投逸散復同井邑
方欣承教素衷實獲卒業後陳從遊暇日昊天
偕信莫肯慭遺中台倏折巨鳥遽儀邦域震悼
具位驚馳哲人其萎孑將疇依我師鍾粹允充
大受橫罹汚蔑終靳耆耈沃膏徒屯宏施未究
既厚其生胡嗇厥就秦風興愴橋言結悲脩途
乍隔夙誼豈違貞婺殉悅國士感知在三之義
悠悠我思几杖已邈寢筵猶設赤舃朝遺華軒
暮稅生榮死哀冥靈庶慊敬奠清酤胥腸如裂
嗚呼哀哉

衛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七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八

箴 銘 疏 啓 贊 字說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八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鳳翼甫 校

后史箴

穆穆中壼王化攸基正位于内易贊坤儀二妃助舜三母興姬於惟國風肇始關雎内德之茂曰儉與勤明章婦順以佐一人既肅且雝逮下敷仁蘩藻攸潔蠶桑是親昔在夏禹塗山協德殷湯有莘聖有莘率職班姬進規履正不忒淑慎無愆嬪御是式載稽哲王務脩陰教習禮稱詩阿保是詔無怠無荒以正家道萬國承流是則是傚樊衛宣譽馬鄧稱賢令貞覆頃敬以勉旃戒有終聖訓昭然戒于滿盈百福乃全 皇明基命 九聖重光徽音内嗣媲美宣姜載詠多男王猷允康敢告彤史旦夕無忘

簞瓢室序銘

袁子曰昔孔子之門人多矣獨亟稱顏氏之子者何哉豈不以其能安貧好學乎而韓退之省乃謂簞瓢陋巷此哲人之細事噫何言之易也古之安貧者如黔婁原思榮公東郭之流抑亦

難矣而獨顏氏之子最著彼有孔父者為之依歸且亟稱之也然又獨惟古傳記所載稱回有兮諧宮徵宣章華兮路哉功靡朋龜兮焉攸同

久病乞恩休致疏

臣由嘉靖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兵部武選司主事緣事革職十九年三月內因科道撫臣論薦蒙　恩起用復除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陞本部職方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二十年二月內蒙　恩陞今職領　勑提督學校赴任間不意感冒風邪致成痁瘧氣血虛羸行步

艱澁即欲具本乞休恐孤　聖恩輙復中止已於本年十一月內力疾赴任勉強供職至二十一年三月內出巡蒼梧地方偶觸瘴氣前疾增劇加以痰喘吐血四肢痿弱不能動履日就沉痼醫藥罔效尸素是慚伏念臣之愚陋一無所能仰荷　皇上棄瑕録朽略其夙愆擢之久廢未及朞歲再轉官階覆載生成之恩雖捐軀糜骨亦何能報但狗馬之疾自度無勿藥之期首丘之心猶冀遂生還之願伏望　皇上俯念私情容令休致或賜罷黜以延殘喘臣實不勝祈懇之至

久病曠職懇乞休致疏

臣自去夏染患瘴瘧具本乞休未荷　俞允勉強供職以來病痼益深氣血愈憊醫藥靡效鞭策不前兼以家有老父衰羸見年七十三歲自聞臣病旦夕驚惶累書促歸情詞哀切臣雖欲陳力就列而方寸已亂夙夜每懷顧惟祗犢之情深報劉之日短百憂千慮歸心如焚輙敢冒瀆　天聽懇乞骸骨伏望　俯垂矜納早賜生還使臣得苟延殘喘少報親恩亦我　聖皇以

孝治天下之一端也臣實不勝祈懇之至

遵　勑旨以效愚忠疏

臣以菲薄猥荷　恩私賜以　璽書之重假以提督之權伏讀　勑旨一欵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事干奏請者從實奏聞欽此欽遵臣出巡柳慶地方有賓州南丹衛充軍犯人馬録先任御史誤干　國憲　皇上不即加誅薄竄炎粤恩至渥也臣惟明罰勑法者　聖王之義赦過宥罪者　聖王之仁故書曰罪疑惟輕仁之至也仰惟　皇上視民如傷大小臣工有詿誤

獲罪者咸蒙矜宥惟此馬録一人尚編戎伍悔悟已深懲創日久且年垂衰白情懸桑梓有足閔者伏望　皇上廣好生之德推一視之仁特將馬録放還田里使得遂其首丘之願臣職忝外臺不知避忌輙冒斧鉞之誅妄希雷雨之澤臣實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脩清容軒疏

慈感寺清容軒者地因淨域基據化城臨清流而作構六塵無染對峻嶺以啓扉群有咸會堂擁天花蓮座時聞夫梵偈林分寶樹金沙屢渡

乎慈航比丘上乘既皈依而駐錫逸民傲吏亦游宴以停驂勝國則文敏王孫清容學士相繼藏脩邇年則西谿僉憲南坦司空共圖創後是以土木𦀅新旃檀增麗朱堂紺殿藉以煇煌峻閣長廊因之聯次但岸石善崩軒窓就圮歷歲未久復隍可憂金像莊嚴恐致藝瀆緇流出入亦懼傾危欲謀億劫以無虞須賴十方以普濟特願發菩提心假方便力共助垂成因果廣種無量福縁

脩彩雲橋疏

彩雲橋者據横塘之靈境跨吳會之通津蓋四達之所經趨九衢之所輻輳者也年悠歲久石圮岸崩行道咨嗟居民慨歎既妨游息亦病輿徒嘉靖已亥有胥臺袁子管别業于斯丘繼爾處竹王翁考新官於茲懷務躭幽僻未謝囂煩肆顧傾頽爰謀攻築於是雲門道人矢心發誓

差日鳩工展宏基於曩規無煩驅石之費揭雄觀於今構冀免從橋之危凡我十方各捐一木務使星輝月偃卧蒼龍于水中蝀舞虹騫填烏鵲於河表自今伊始駟馬騰題柱之人億萬斯年匏葉免褰裳之客

啓

謝陳駕部敬輿惠鹿角霜嘉魚六安茶

竊惟犬馬之齒已長蒲柳之質先零百病交侵千金靡效執事閔念羸軀惠班靈藥康子之饋敢曰不嘗越人之功庶其有望至於嘉魚出乎丙穴香荈産於六安珍貺荐加至情莫報敬因來使附啓謝辭

謝蘇侍御惟和惠何首烏丸啓

竊以交藤産於南廣奇功特録於李翺甘枸出

手河西異種首傳於漢武斯誠養生之良藥不死之秘方也執事脩合適宜蒸曝有法俯憐蒲質惠此寶丹上池之水曾何足云大路之金方斯更劣香生槃筥價倍璆琳實懷濟人利物之心奚啻解衣推食之賜敬當服之無斁言念不忘聊陳鉛槧之辭愧乏瑶琚之報古玉圖書一附充清玩不具

戴刺史像贊 有序

戴侯上仁豈弟令德中和蜚聲鐵甸發策 帝庭承使廣諏詢之猷典禮宣寅清之譽三命益

恭一麾弗屑雖龔黃之澤未究而原邴之節彌高逍遥中林優游大耋敬瞻碩範爰頌洪休贊曰於維君侯德中庸兮利賓王庭文譽崇兮駪駪四牡使命恭兮典司邦禮翔南宮兮分符遐壤忝黃龔兮𢺳屈坎止遯林中兮式厥閭里俊德風兮有斐悊嗣躡逸蹤兮試宰小邑仁聞訌兮陜岾有懷慕儀容兮我弁朱裳丹青聳兮小子頌德思令終兮

陸義姑姊贊 有序

余讀劉向古列女傳叙魯義姑姊舍己子而存兄子其義至高及覽黃門陸子浚明傳其姊事頗相類古今人豈相遠哉他日有繼更生傳列女者安知不以陸義姑姊與魯義姑姊並傳也余高其義而為之贊曰有美碩人秉心均壹友于兄弟字我諸姪於維陸君邦之司直遠竄于荒靡顧家室煢煢靡依孰拊孰恤賴我碩人念其朝夕恩斯勤斯以衣以食我怙我恃以有今日昔在更生魯姑是述千秋嗣𡠹永垂壺則

范元春字說

范姑之曾孫曰元春者昏而未字問字於司城

伯子伯子曰盍字仁卿客曰夫以仁字者何居余應之曰夫易言之備矣元者大之謂也始也天德之首也在天為元在人為仁而於時為春令仁德之大者也四德之首也故曰元者善之長也天非仁弗生物人非仁弗成德夫易言之備矣孟子曰仁人心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周子曰德愛曰仁孟言乎其體也韓周言乎其用也易則備矣夫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由仁存者也天子以仁保民侯王以仁保國卿大夫以仁保宗士庶人以仁保身甚哉仁道之大也

先王之為人道也莫大乎名名以經禮禮以制義義以守信信以成德德成而名從之是故男子之始生也父名之既成人也賔字之慎之至也夫元春嘉名也仁美字也敦仁以成德懋德以踐名是字之義也客曰大哉言乎未之聞也爾元春其識之以無忘司城伯子之訓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八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九

書

與郡縣論捕蝗書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九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㷆忠薑甫　校

復大司寇蘭溪唐公書

袠聞周公吐哺而下白屋之士公孫延納而禮東閣之賢故能光昭周道隆顯漢業令聞不匱也世風驕諂古道彫喪孰有降卿相之尊而問布素之賤如公者哉伏誦來教過垂奬譽猥謂連珠之作可追古人袠何敢望古人也念自廢黜以來為世所棄買田石湖之陰卜室橫塘之側杜門窮巷蕭然環堵雖乏井丹之高潔而竊希長公之肥遯力田之暇猶欲肆精纂述之務以從所好蓋虞卿窮愁著書袠雖不佞敢忘斯義伏惟相公閣下明德懋勲乘時翊運立言為經述事為史傳所載不朽者三蓋兼之矣袠聞難得而易失者時也難成而易敗者事也是以古之君子憂勤以赴二焦勞以興事進不失時仕不苟祿颸鴻譽於丹青紀膚功於竹素故足多也今飛龍在天多士濟濟而康熈之績未登於三五制禮作樂沿襲簡陋九夷八蠻猶未能

嚮風而承化此誠君子憂勤惕厲之秋也孟軒
有言違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當今之世舍公
其誰望乎區區之心誠不能自已也

上大司馬增城湛公書

奏聞量才叙職者　天子之務也陳力就列者
庶官之司也是以詩有伐檀之刺易著漸磐之
訓尸禄竊位雖下僚不可而况乎論道代工統
六師平邦國者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公今之大臣也道德簡于　帝心
聲名孚乎士議正位司馬筦鑰舊都所宜恢張

文教除飭戎衛銷伏禍於履霜固　皇圖以苞
石此公之職也頃者家兄表以不阿貴戚獲罪
魏公兩遭箠朴重以論劾深文巧中掊摭百端
天子震怒下之法司禍且不測吁可畏矣哉
夫中山之勳英衛不足侔韓彭不足擬是故生
享茅土之封沒著丹青之誓子子孫孫繩繩繼
繼　國家報功之典亦不薄矣苟能懷滿盈之
懼戒驕侈之萌覩昃日而畏慄尋覆車而知鑒
又何危溢之患哉夫魏國元勳之裔而兵馬七
品之賤官也以賤官而抗元勳之裔此何異奮

螳臂以當車轍累九卵以承千鈞哉然而官有
崇庳效忠則一禄有豐薄盡職則同故忠臣犯
逆鱗以輸節志士蹈虎尾以授命又焉能畏首
畏尾而患得患失者乎僕雖不肖嘗粗覧古今
之槩矣韓彭葅醢豈曰無勳梁竇駢戮良由不
戢周絳侯安劉誅呂一遭變告身繫縲絏歎息
獄吏之貴幾陷虎口霍子孟擁昭立宣為漢伊
尹顯禹雲山邪謀不軌卒罹赤族此古事之明
驗也暨乎本朝驍如涼國功如武清逆節稍萌
參夷立至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今　天子明並

日星威符雷電貂璫婦寺仄足稟命雖議功議
貴著之國典豈可不自保全數冀僥倖哉奏
天子之舊法官也讀書讀律蓋有年矣未聞以
京朝官而可躬加箠撻者也無將之訓漸不可
長此而不言焉用彼相賈生有言士可殺而不
可辱夫京朝官有犯律須奏　旨参問然後加
刑此所以養士大夫之廉耻尊　朝廷之體統
也赫赫王章式如金玉彼何人斯敢自變亂奏
又聞之猛獸在山則藜藿不採放日中天則魑
魅屏伏是以淮南寢謀於汲黯王氏歛手於鮑

宣正色危言之士固權貴之所望風懾息者也
威福陵遲肆無忌憚其所由來者漸矣在原之
急率爾陳告伏惟矜其狂愚而特賜處分幸甚
幸甚

上李獻吉先生書

僕束髮讀書粗通六藝之術嘗恠俗儒是古非
今甚謬甚謬今有人文如馬遷詩如杜甫行義
如曾閔謂不如古人何也君侯發頼關西空群
冀北陵轢四始扶搖九霄我　敬皇帝疏張天
網羅絡髦彥分布銅龍雍容虎觀而君侯獨沉

滯下僚出入錢穀發憤孔業掃蕩陳言吐詞則
沉宮振羽宣藻則日光玉潔而我　明之制作
文章卓乎可觀矣維時徐生虎視於荆吳邊丞
狡躍於齊魯何子揚瀾於河洛而君侯獨騰踔
蹂躪總統包容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也昔賈傅
困於長沙子雲沉於天禄李生長流柳侯廢棄
彼皆高材蒙詬直道獲謗禮法所繩流俗詆醜
不相假借孰為吹噓者哉此嗣宗之所以慟哭
者也君侯抗疏豺狼昌言婦寺　明主寬膏斧
之誅憸夫設罟擭之險危機伏發末路嶮巇青

蠅有辭白璧無玷禍與材謀毁不勝譽復何怨
懟奏凢懷傾企如飢如渴恨御李之無緣悵識
荆之不早天假良覯慰我私衷用布腹心求通
左右舊綴歌詩數章不敢以巴俚自諱唯君侯
裁焉

復大中丞金陵顧公書

語云嶕嶕者易缺皦皦者易汙信斯言矣屈平
讒於上官伍員毁於太宰賈傅短於絳灌董相
沮於公孫自古賢聖蒙垢負釁困於多口者焉
可勝數豈獨公哉何則道大難容行危寡合萋

菲易惑而疑似難明也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
國又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居今之世行古之
道而欲免乎謗訕者鮮矣來教望僕以著述不
朽之事此公樂成人美嘉進後學之盛心也顧
僕何足以當此夫立言者藝林之大業而生人
之至榮也經典之後作者愈難左氏敷簡奥之
文莊生馳閎肆之辯楚騷布卓詭之辭遷史序
雄奇之論之四子者不相祖襲出類殊孔孟
以來未有逾此者也嗣是鮮儷焉大底逓相模
倣愈趨卑下耳竊謂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

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沈澹兼是六能而假以歳月立言之道庶矣以公之博聞強識而騁騖於作者之塗勤一家言光詔來世奚所多讓而乃以精力不逮自諉夫古之立言者率多中歳何則少年輕俊閱見未廣計慮未周雖詞鋒銛鋭而論議剽捷終乖軌轍將何以訓來孤陋罷駑之餘萬念灰解著述之事徒乖夙志祗承來教悚赧彌日敬陳所聞以復左右

復大中丞顧公論詩書

辱教作四言詩法甚善抑鄙心有疑不敢不吐露胸臆折衷於大雅君子也楊子雲言斷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有法信哉斯言聖人復起不易也今之論詩者古體則以漢魏為宗近體則以初唐盛唐為準夫五言起於蘇李枚乘之徒七言始於栢梁故五七言古體必擬漢而又當取材于魏建安諸子去漢未遠猶有古風而晉宋過之特渾厚高古不逮耳下此則潘陸陶謝去漢遠矣五七言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王岑高孟崔儲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下此錢劉元白稍涉淺易而才力頓弱故作者罕尚焉此其法也四言自三百篇後鮮有繼者獨韋孟為優魏晉而下辭既偶儷而氣亦緩弱顏陸諸篇殊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雲稍為古質然非其至者也尚不逮陳思況雅頌乎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為法而取材于漢魏茍如來教欲舍三百篇而宗茂先淵明則五七言古體亦將舍漢魏而法晉宋以下近體亦將舍初唐盛唐而法大曆以後此甚不可也諺云取法乎

上僅得乎中學者生於叔季不能大觀遐聽游心邃古而茍安卑陋未見其有成也僕所作郊丘諸篇殊淺庸不足觀此局於材耳然不敢棄彀率破繩墨以私創法程也吾丈言為世則方當冀其瑰奇卓特之辭以媲吉甫穆如之頌寧屑屑茂先諸公邪敬復左右卒終其說以教我也

附大中丞顧公書

近會王道思吏部論古今文章之士道思推足下與常州唐太史順之為後來之特與俱出諸

右書尊仰何已承寄示郊社諸古詩爾雅深厚
探脫近習直陵三代建意甚盛愚見竊有未安
廼章之不可復元古猶衣裳之不可為深衣祚
褒飲食之不可為汙尊杯飲矣若刻意効之必
成刻棘之苦如作四言則韋孟諷諫張華勵志
淵明停雲皆詞苑之高則也柰何必取雅頌而
步趨之盖上古之文簡而主理後世之文繁而
主辭宋齊以下辭之敝也漢晉之間固有彬彬
學者尚之足矣傑亦自恐老憊氣衰為此卑論
質之道思頗以為然敢告之足下真以為然否

邪選伯虎集甚精廣志賦與連珠柰何遺之尚
冀收梓之免餘憾也

復大中丞顧公書

辱寄題列岫樓詩駭心震目如聆鈞天廣奏茅
簷草屋何以戡此烟霞增妍山水動色茲樓之
名天壤不敝矣所云唐伯虎集序欲為賢者諱
仰見吾丈忠厚之至但敘事之體必須核實尼
父以來未之敢違也假令吾丈欲為伯虎諱千
載而下誰其信之昔文皇觀史敘隱太子事云
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千古以
為美談伯虎誠過亦未有喋血推刃得罪倫教
者也吾丈高明何乃爾邪前示伯虎有連珠廣
志賦實未見當續梓之傑頃亦作連珠三十首
請教冀評削無庸虛美也秦再拜敬復

復大司空安人劉公書

今晨慧公過峴山樓居始得夏秋書問傑罪戾
之人百憂千慮無可言者分當縱放山水間近
者臨安天目富春嚴瀨遠則天姥赤城一一游
之陶朱五湖子長萬里豈獨昔人邪長興去此
半日路耳屢欲飛棹伺候門屏一遡胷中壹鬱

之懷恐公復趨溧陽乃不果耳九日有客期登
碧巖聞此地有瀑水數十丈殊可觀公嘗游否
秦再拜

再復劉司空書

書來言買田議昏事甚厚甚厚昔仲宣遠依劉
表子美寄食嚴武彼非久要然且附託傑公之
故吏也嘗辱國士之遇兼有葭莩之親天假良
緣卜隣擇里何所不可且長興閒多良田桑竹
之饒耕魚之業足以卒歲誠鄙心所希願也但
旅人棲棲不遑安息殷憂極辱況敢懷土昏姻

之事所不忍言詩不云乎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游觀之娛豈吾夙心亦計出無聊耳僕嘗慎河清難俟羞與草木同腐今身名辱矣無以自見猶欲以三餘之暇勒成一家言發其憤懣庶幾不朽亦猶瞽者之不忘視也公謂何如峴山誠孤寂澄湖如鏡岡巒縈複登臨歌嘯亦足自遣碧巖之游有事不果俟月稍圓當謁公於茂林脩竹之下也悠悠我心相見言之

與高吏部子業書

黍不自量竊欲附於古先哲人追其遺烈承父兄嘉澤得奮跡畎畝廁班行中依望　聖天子光華素位守已不敢有所建明又自知愚陋命途屯蹇乃心日思東歸嘗希尚平仲蔚之風顧築室大山長谷以三餘暇日取古詩書且畊且讀上自皇墳丘索經傳子史下逮稗虞百家言悉通其大旨凡天官變異陰陽律曆輿地卜筭名物瑣細伎術之流靡不該綜約十載就緒乃效子長觀游歷諸嶽鎮藪澤窮其險要考土風民俗厚薄方言清濁及達觀異人與之論議期遠者或六七年近者五載言旋故廬發為典述

必有可觀不朽之業庶在斯文懷抱此志未敢以語人語云可與智者道耳所懼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天假數年諒非虛語足下積蓄道德廣涉藝文傾蓋綢繆久要相示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夷門洛邑儼然在望言念君子我心忡忡告之話言幸甚幸甚

附高子業書

曩者數辱過視伐其蒙敝弭節負郭之巷舉觴茂林之中逍遙文史夜以繼晝自惟亡俟生之奇而有虛左之顧　之段干之德而辱過式之禮非楊雄之玄而當造門之敬匪杜甫之賢而接出郊之驩是以臨別之日倚夷門而長謠望天邑而太息知遯跡之亡窮痛離群之有恨別後復收來書申之嘉言兼聞伯氏發迹並珪璋以秀朗連驊騮於長途斯天倫之極樂也言慕容音何時可再金門多暇持戟自適玩覇王之明畧鑽孔墨之遺訓勉事　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夫得高枕於丘中永逃名於區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石友簑笠在戶桔槔空

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玆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予也相思無窮言不盡意努力自愛還憶音書

與王稷吉書

傳曰心志既通聲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袞謂斯言非也士之遇不遇由人哉鴻鵠不能背風而翔非翼短也蛟龍不能違淵而奮非變化不足也士不能矯時而顯非材劣也是以說操版築呂望鼓刀甯越商歌夷吾束縛孟明纍囚百里奚自鬻子胥乞食不韋賈販買臣負薪公孫弘牧豎此則忍恥以立功包羞以顯節建高勳於竹帛流鴻譽於人口非其材之獨殊亦由所遇然也明珠不易工而長價良臣不擇主而效能智者不狥時以改業達士不順俗以詭物覽消息之分辯通塞之塗則蟪蛄焉知春秋哉是故士之屈非詘於不知己詘於命也士之伸非伸於知己伸於命也通乎此而殆者鮮矣稷吉足下才包乎群肖而名播於王公然而材佞不足以弋位智計不足以存身文詞不足以眩俗技藝不足以利用

戢翼於繒罟汗膚於鹽車者屢矣此豈有司之罪也哉夫忌盈者天之道也損滿者神之謙也多材者士之累也危行者身之災也固窮者聖之脩也委順者德之考也身名俱榮難矣嗟乎卞和持璧而號九方皐相馬而嘆以今揆古豈難知哉袞再拜白

獻仲兄書

袞白仲兄足下省覽家報乃知病瘖京邸不獲就試命實為之非戰之罪嗟乎復何尤哉竊以生人之業立德立功立言而已時有利鈍勢有逆順志以勢違功由時建是故高勳茂烈智者不能先圖安榮尊顯明者難於逆覩語云烏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離朱之明不能自見其睫何者勢弗便也士之砥礪名行者豈少哉循孔孟之訓述詩書之藝履繩而趨蹈道而行口無辟衺躬無瑕釁然而宗黨之弗稱友朋之弗信司府無推揚之譽王公罕薦引之助何者時弗可也故曰聖不能違時賢不如乘勢由此觀之立德立功之塗斷可識矣考往哲之遺業較碩儒之通論功由我立德自我宣播菁華於典述

粲章式於辭文範模無窮綱紀不朽立言之道斯為美矣大者刪脩群經次之勒成諸子揚其流則跡傳並與綜其實則史籍攸著下之託意命辭宣情暢鬱詞賦論辯讚頌規諷小道可觀猶賢乎已古之為士者少而誦習壯而試用靡不由此是以漢氏制作猶有可觀賢良文學往往而是自漢而下誠無譏焉何者絃誦之化衰而賓興之典廢考課之法壞而論辯之意微聲律之學興而經制之規弛粗通訓詁者謂之學士稍知帖括者謂之經生上求下應靡焉同風

愽雅君子所不忍聞弟也資材既局聞見不實上無良師下無益友兼之習業時好牽纏故習刮劘靡効譬之越人之燕卒難燕語憤悱之機何可言喻孟氏不云乎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張墳典之大業廓俗學之迷途示我德音吾兄勗之而已

復趙會元景仁書

辱書知景仁無恙且教僕以安貧處困之事幸甚忝念兄髙材利器真之津要鵬翔鸞奮必有可觀又若為文辭雄奇雅則有西漢之風令羿居邊陲山且無事貫綜六籍淹該九流及此少壯奮其材力子雲相如可企及也僕兩遭凶變自惟無媿於心而抱終身之累和璧毀玷商金消鑠哀思成疾殤瘖累年狼狽艱危書空抑鬱人非金石何以堪此今將抑心忍詬遵虞卿之旨襲史遷之跡自天運草創而下勲臣碩輔文儒節士粗加隱括美而弗刺以昭我　明人材之盛雖文采不足後世倘有逐臭之夫效顰之女考摭事實採備典章書成之日死且不恨矣兄同志者敢一陳之西秦在萬里外且覊王役

興念君子心如奮飛日月如流努力各自愛

附趙景仁書

始僕以奇禍見閔豈意重以奇禍閔子近聞與諸賢俱脫樊籠而從佃漁深慰下懷方今豪俊之士王役獨僕與子即安田里鳶飛戾天而魚潜重淵大鵬摶於九萬而斥鷃樂於蓼蒿　明聖陶冶群生與造化侔夫復何言僕自放廢以来絕迹世務推順物情荷笠植杖上山下澤以勞為樂時吟小句不為篇牘欲伺氣完力充方有所為為之當出於尋常也男兒生不用於時

死當垂法於後終不與草木同腐耳子知我者其以為然否乎遊山之舉此日足可遂崆峒去茅屋一舍耳仰瞻翠微之色言念良朋之約慨然有雲霏鬱兮山崔嵬望佳人兮殊未來之嘆不知何時西輮敬汎掃以俟東吳西秦各天一方時臨南風不勝悵望

復屠太史文升書

書辭開譬委曲勉以古誼知吾子意良厚也讀之泣下顧僕至不肖何敢身自作孽為士大夫羞今且蒙誣受侮撫飾百端流言飛謗上達京

轂永言思之痛心消骨僕所以包羞含詬強顏飲食不即引絶者懼鄙心之不明而讒口之罔極也吾子復責僕以文業自見敢不勉力竊惟身名挫辱空文何施譬之齊紈蜀錦一遭垢膩雖復剪飾華采徒資唾惜而已來諭游觀事敬當如命

與陳太守允揚辭兇集學士書

僕以王役竄伏湖壤辱子大夫高誼猥加禮遇竊聞有命將選傅士員相委託僕何敢如此昔孔樂朋來孟驩英育彼上聖大賢開來傳道乃爾自任然猶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下此不自揣量鮮不蒙被譏醜自有若且然他何言乎今之所選者皆膠庠之髦杰也賢大夫操鼓冶之權良傅士布雨露之化材父兄礪礱錯之訓求之有餘師何賴於僕僕之下劣湖人知之而僕自知尤審昌黎公有言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在昌黎公則可耳且抱皋之人分當執戈荷殳下與輿皂伍不且宜杜門省愆今薦紳逢掖之士矜憐孤危禮問數四尸饔相屬方內愧不暇何敢復如此耶老氏曰代大匠斵

者希不傷手是有司存敢因使者以辭

復李驗封伯華書

鵬鷃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耻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於三敗雪曹劌之積耻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賡廈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閒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虞亦嘗涉其藩域擬其菁華矣顧以家

無櫓石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晝誦帖括夕覧古文啜菽飲水簞瓢自娛幸得錄名於有司接迹乎多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纔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則欲攄覇王之畧高談濶視無復諱忌又以性本踈迂加之簡嬾深衣袵褏弗合時制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萼咸欲締交絶弗與通遠希長孺之㧞衛青近鑒李家之遠國忠觸怒蓄憾切齒仄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乎武庫之災讒言先入

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搒掠百數自夏歷秋黑索纍纍坐卧圜土陰霾晝晦不見日星命危草露顙天無門而　聖上垂恩曠蕩宥其大戾投之於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溥田百畒足具饘粥躬操錢鎛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力桔槔當戶簑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流濯足抱甕灌園釣輕鯉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酒一壺兀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首箕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趣效轅下駒規規如褌中虱哉

勸郡縣捕蝗書

伏聞下令捕蝗甚善甚善天災流行降戾敝邑田野嗸嗸朝不謀夕良可憂也執事者有民社之寄憂民之憂下捕蝗之令督責胥吏連坐保

甲蝗多者賞無蝗者罰苦心焦思視民如子居今之世孰有如執事者乎僕嘗讀姚崇傳知捕蝗之法其言曰且瘗且焚善乎崇之捕蝗也然獨恨作史者畧其文不知如何瘞且焚也僕嘗以意逆之可行與否惟執事者察焉古語云夜虫之就火飛蝗蔽天網罟所不能加挺刃所不能及苟非焚瘞何以捕之其法當於田間之曠土掘為深坑縛草為炬昏則然之炎歘所騰蝗必飛赴四面從而掩之蝗墜坎者咸就焚滅其不死者下土瘗之此捕之之術也僕聞除患貴

早救災貴豫古人有言涓涓弗塞流為江河炎炎弗滅燎原若何言貴早也及今弗捕後且亡及民之顛連靡因靡訴深可痛也當今之財賦以吳之一郡當天下之太半誅求百出日剝月削今之吳非昔之吳矣加以師旅重以饑饉雲漢之什鴻鴈之篇至不忍讀飛蝗不捕秋必無望年饑盜起可為寒心頃有捕蝗者下令蝗一石易米五斗利之所在衆必趨之此亦一術也古者遇災則徧走群望故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神之聰明至誠可格心乎誠矣何患弗歆古之良吏蝗不入境雖入境不為災言能捕也執事者憂民之憂亦知蝗之不能為災也焚瘞之術不敢不告惟執事者其圖之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九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二十

雜文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二十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袠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蔡亨張翀蓋甫　校

知艱

或曰用人與知人孰艱曰知人艱矣易言之昔者殷宗知傅說於巖野姬文知姜牙於渭濱齊桓知甯越於商歌秦繆知孟明於俘虜何哉知之艱也蓋有知之而弗用者矣未聞用之而弗知者也何哉知之艱也袁子曰惡是何言之易也是何言之易也玉在璞良工弗能辨其瑕瑜

珠含礫良賈弗能計其貴賤是以尼父失之子我唐堯失之伯鯀曾參三至而見疑大舜歷試而終陟周公畏懼於流言成王非闇也顏淵不信於掇塵宣尼非蔽也愛奪於偏昵則慈父不能保其孝子吉甫之於伯奇是也跡涉於嫌疑則忠臣不能得於明主魏徵之於文皇是也孰謂知人易哉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知人艱也是故賢愚淆於毀譽是非亂於愛憎進退分於強弱低昂沿乎諂瀆以倚魁為危行以激詭為高節以蒐瑣為篤俗以隘狹為檢躬以柱戾為知剛以便給為善變以脂韋為豈弟以提緩為易良以矜誕為博聞以噏呰為協變詖佞則蒙顯擢偷懦則據要津廉潔則受譏評忠讜則罹貶黜修正則來忌讒獨行則遭跋疐悃愊則曰選愞木訥則曰駑愚狷介則曰褊心直諒則曰要譽諫諍則曰訕上辨慧則曰太察飾於明明肆於冥冥術善欺也力軋則忮權交則傾利動則劇勢相取也巧言調於笙簧多口深於矛戟謗易行也上倡之下和之群分於塗別類合於氣求靡使

然也故曰知人艱矣昔者管仲以齊霸而世多鮑叔子產以鄭顯而世多子皮臧文仲不知展禽晏嬰不知孔子非用之艱知之實艱生乎今之世由今之俗匪蔽則嫉爾故曰知艱

擬嘲孟嘉落帽文

九月九日令節時良大司馬戎機稍暇宴會斯張集于龍山旂旆央央賓徒如雲材彥翱翔稱詩展志合歡舉觴登降有節獻酢縱橫孟君既醉弗以德將落帽不知儀度失常衆賓譏笑請舉罰觴先王創禮敬為大綱賓主百拜終日無

荒冠維首服服乃身章夏收殷冔典制攸洋足以尼父有正其衣冠之訓詩人有𢹂以威儀之方相箴垂議甯𥷌示防側弁屢舞是曰不臧郤犫教享甯惠徵亡冀欽慎恭曰季登揚遽瑗敬上過闕趨蹐褻衣無陳古稱敬姜鍾儀南冠操土弗忘管寧皂帽終歲有常君今越禮甘酒傲狂請出童羖飲以兕觥

告司命文

袁子蒙赦歸吳杜門遯俗歲律告終殷憂窘束家有巫童祠竈徼福維神司命陰察氏族陟奏

帝庭善滛畢錄作孽降祥響應靡伏袁子於是長跪稽首發憤布辭維予小子願摅鄙思繫神正直聰聽弗違后皇陶鈞秩類平施頗偏參錯孰究端倪他人便捷惟志所如我獨何辜逢玆百罹進嬰跋疐退履邅危他人婧慧孛貌妍姿發言盈庭附和相隨匿情矯意讋溢聲馳我獨醜惡謇訥言辭失心砥行反搆讐讒群輕折軸投杼猜疑他人巧宦立登要司一歲九遷遘會投機巍階峻秩夕薦朝躋我獨蹭蹬困于數奇脫身虎口幸而擯遺名編尺籍役服厮輿他人

富侈貨賓山積姣服珍羞深宮廣室燕娭以嬉婉孌侍側窮奢極娛揚揚自得我獨貧窶黎炎糗食冬惟絮褐夏乏絺綌垣傾屋破家徒壁立文史之外身靡長物憂心如焚疾首銷骨多凶纒綿屯困叢集寡妻慈母倫喪奄忽兒呱女呻無家無室朋交不通衆親絕跡凡此數端孰貽伊慼我願司命以告帝天錫臣吉祉宥臣罪愆反訥為佞舍醜增妍貧往富來毀釋譽全靡我我爵增我壽年逍遙康寧百憂永蠲衆多益寡均壹不偏嗷詞既畢俯伏遷延仰聞空中影響

有傳汝言則爾帝命罔愆凡厥衆生疇能獨專窮達者數得喪維緣吉凶倚伏禍福循環短長紛錯自古則然汝不知足尤人怨天便儇巧慧終為禍先恬淡寂寞百祥歸焉穫滿戒傾居高思顛縱慾敗禮奢溢夭年固窮蹈道往哲所賢希冀非分徒召戾艱堅汝夙志毋或二三帝鑒孔赫奚俟多言袁子再拜受命退守太玄

賢聖解

玄鏡子既放頗耽於麴糵溺於文史客有譏之者曰夫麴糵者伐性之蠧也文藝者喪志之累

也是以夏禹踈儀狄聿忠遠茂先誠惡夫子辭之妨道而丼醴之敗度也今子湛溺于斯毋乃玩春華而忘秋實作無益以害有益意者弗可乎玄鏡子仰天而嘻頻首而笑作而言曰甚矣子之陋也吾將語客以要言妙道而祛汝之沉痼宿迷也夫文藝為聖麯蘗為賢是故不出方冊而該三五之業不離竹簡而冐皇王之道叙彝倫於片辭闡風猷於寸管高之則天地為統深之則江海為匯遠之則義農宣其精近之則姬孔述其教誦之讀之則足以發滕而震謳詠之歌之則足以陶情而冶性揚休聲于四裔垂令名於千葉故曰文史其聖矣至麯蘗之為用也合賔主之懽通上下之情和血脉理筋骸洽百禮降五神使夫懦者立志鬱者忘憂彊者擾剛者柔昏因藉此以昭敬鄉射資之以立耻不衣而不寒不食而不饑是以中山表其醇河朔侈其味子雲忘其貧徐邈賞其趣阮公乞步兵畢吏薄吏部劉伶本酒德之頌王績樂醉鄉之逝故曰麯蘗其賢矣且夫游藝以喪志者僻矣之陋也甘酒以滅禮者狂童之愆也曾㬎丸以

畀賢聖之德而妨大人之業哉

譏應

褒為郎者六年以罪戍湖或譏以不能明哲保身蹈于幽辱乃感東方生班揚之旨畧述性命之典以應之其辭曰客譏袁子曰吾聞秉時者奮功用世者興業是以傅說操築而立相甯越商歌而舉身百里奚自鬻而覇斉李斯上書而佐秦公孫發策於牧豎買臣奮跡於負薪皆攀附光華匪依明聖輸納謀謨操握機柄勲隨時建名與身立其次亦能守知足之戒遵見幾之訓考明哲之規蹈中庸之行乘高而不危歷險而不困身名無辱物我兩得今子誦詩書之緒言脩孔墨之遺烈自謂學無不通化理畢達宣辭若星羅肆辨若河決高慕軒農而侈談稷卨幸得遭　聖主踐亨衢緺組紱曳丹朱曾不能奮材智吐英奇排閶闔而直上翔文石而獨趨響震而景從電耀而焱馳逐逐乎班行棲棲乎簿書進無脫穎之能而退失僉懲之義然且贖官棄守負纍包羞拘析楊陷纍囚肩被黑索首貫三木九死一生為世大戮既不能效蕭何之

仰天以自裁又不能為鄒陽之上書以自明名編尺籍身隸戎伍多口群譏憂讒遭侮而子曾弗瘖寧不有愧於心歟袁子笑而應曰夫神龍之奮也下上陰陽吐納雲霓倏忽而雨澤九垓有時而困于豫且者遭也良馬之驟也捷若迅風霆若飛電一日千里有時而憊于鹽車者遇也君子能修身以俟時不能必時之我庸能察幾以遠禍不能必禍之不我從必若所言矜富貴而鄙賤貧夸顯榮而譏困難則是因羑里者不如飛廉惡來之用事也厄陳蔡者不如季孟

高飽之得志也且夫困不極則智不精憂不殷則名不成是以朝饑因乎夕晦隆暑兆於堅冰昔者夷吾束縛而創霸孟明俘虜而顯名范雎折脅以報魏孫子臏足以破荊絳侯樹勳於縲紲子長發憤於宮刑更生竭忠於城旦黃霸受書於幽囹或身殘而志愈勵或運蹇而心自亨或守死以善道或履險以居貞始拘攣於跛蹇終解脫於艱屯故能生銘功於彝鼎沒垂譽於丹青使數子者狥匹夫之小諒忘聖賢之達節吾見其輕鴻毛於溝瀆而等蜉蝣之生滅也惡任其足稱哉今子述蕭傅之自裁而不讀箕子之明夷夸鄒陽之上書而不察冶長之非罪咎明哲之不足而曾不知非智巧之所能避也故曰良工能御而不能使御之必獲良農能稼而不能保歲之不凶役智以規利不如安常以委順行險以徼時不如居易以俟命賈生不拜相於漢文之朝非絳灌之讒也命也李廣不封侯於漢武之世非霍衛之忌也命也故士或七十說而不遇或一言而蒙召或一歲而九遷或三十年而不調是豈材智之相懸亦由其遭與弗

遭也嗟乎患得患失者鄙夫之愿也時行時止者哲人之則也用之則為皐夔不用則為沮溺世譽之而弗喜衆尤之而靡戚無思無營一消一息汜乎其若浮靚乎其莫測以天地為粃糠以古今為朝夕又焉能緣物以律己而舍我以狥物哉

移文桂林府崇祀解公縉名宦祠畧

前件為崇祀名宦以勵風教事照得先　朝廣西參議解公縉以王佐之才挺名世之運發跡甲科蜚聲翰院受知於　太祖高皇帝及　成

祖文皇帝入掌絲綸獨參機密嘉謨讜議知無
不言一時諸公才氣罕比不幸中遭潢庶人之
讒萋菲日深而忠藎彌篤百折不回一心無變
旋罹斥逐遠竄炎荒始參藩於廣右復投畜於
交南孤忠自如勁氣愈厲竟歿禁岸瘐死幽圄
旣而天日復明白璧無玷芳名大節久而益彰
本道素懷企慕每切嘆嗟承乏此邦適求先哲
雖風流未泯而崇祀尚闕良用疚然于懷況歷
考名宦祠所祀諸公雖政蹟風節各有可稱然
英聲茂烈皆未有如解公之比者也仰府卽將

解公官爵姓字依式製造木主以禮送入本府
儒學名宦祠以稱尊崇先哲激厲風教之意毋
得稽違仍具行過日期依准繳牌

題趙黃門先世戶帖

表袠曰久矣夫宗法之不立也遠冑易湮疑事
難據匪誣則畧後世將何考焉是故杞宋之事
君子蓋愼之也趙氏自七世而上未之或知也
然卒賴是以知其所自出友一公為趙始祖嗣
是而高曾祖禰乃可明焉今百六十年矣亦世
有令聞以踰厥家至黃門子乃大奮先世之休
烈而後趙宗益顯是帖也君子於是乎觀古德
於是乎考宗法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二十終

胥臺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袁袠撰袠有世緯已著錄是編詩不失體格而時乏堅蒼文亦俊爽而醞釀未免少薄初爲其嗣子尊尼所刊詩文各十卷題曰袁永之集此本爲萬歷甲申衡藩所重刊改題曰胥臺集實則一書故千頃堂書目載袁永之集二十卷註作胥臺集也前有左長史鄭復亨序言衡府司理張炳忠爲袠之甥以是集獻於衡王因爲開雕云